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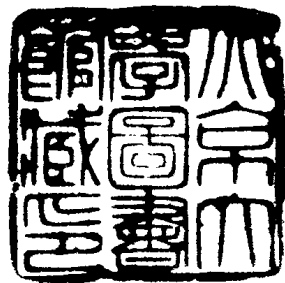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0/9/1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書院刻補修本

..... 一

古懽錄八卷

〔清〕王士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 九四

大成通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楊慶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理齋刻本

..... 一八〇

續高士傳五卷

〔清〕高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遺安草堂刻本

..... 六二七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一)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 六九五

#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  
書院刻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州道學

編二卷補編一卷》提要

中州道學編序

嵩陽耿逸菴先生輯中州道學編斷自二程迄于當代凡若干卷來章符與校讐既成因爲之序曰自洪荒初闢以來稱開物成務之聖首推伏羲氏伏羲始因河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蓋無不燦燦於此嗣是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傳皆所以發明其理推衍其緒是開五帝三王列聖之統者伏羲也秦漢而後讖緯九流釋老詞章百家之說麗然雜出雖號爲儒者于古聖人微言

中州道學編序

李序

大訓皆莫之能識二程撮學庸於殘經之中拔七篇于子籍之內以卽理言性以大公言仁以無妄言誠以主一言敬又以鳶飛魚躍逝者不舍指點本體以窮理格物存養省察發明工夫合內外貫天人使列聖心法昭揭如日月蓋千餘年所未有者其後龜山載道而南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朱子擴克闢布集厥大成雖人歷四傳地隔千里淵源相續無異同堂闡學之興原本于洛所謂私淑而與有聞者也又其後于元得許文正崛起于懷孟於明得

薛文清查跡於鄴陵自曹靖修孟雲浦而下代存其  
 人世守洛學綿綿不絕是開有宋元明諸節之統者  
 二程也夫伏羲降於宛丘二程生於洛口固皆豫產  
 今編道學而必以二程為首猶之述列聖之統而必  
 以伏羲為首蓋天下之公論非懷人士之私言也嘗  
 曠觀於宇宙之間而知中之時義大矣土為五行之  
 中離乎土則水火木金無以成其質信為五常之中  
 離乎信則仁義禮智無以成其德心為五官四肢之  
 中離乎心則耳目手足無以成其用所以河圖之數  
 中州道學編序 李序 三  
 奇偶各居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豈非以中為事理  
 象化之本原哉豫處天地中理數氣運為四方之樞  
 紐其道亦由斯也風雨交會陰陽洽合寒暑均平節  
 候調適清淑中和之氣磅礴鬱積蓋必始乎此而後  
 可旁達而遐布其開列聖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伏羲  
 開諸儒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二程夫豈出於偶然哉  
 編中諸儒或仕王朝或伏草野迹不必同要皆以聖  
 賢為歸吾願讀是編者居同井里則傳其道守其業  
 處分疆域則尊所間行所知大道為公四海九州之

人皆與有責焉二程之學夫豈僅望于中州人士哉  
 康熙二十九年冬至月襄城李來章頓首拜序



中州道學編序 李序 三

中州道學編序

道何昉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天  
者道之所從出也學何窮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即人之學不窮也  
豫土居天地之中為陰陽交會之所蘊氣中和藏脉  
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  
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愛  
道之失傳既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  
此為百世定統宗非為中州明諸系也去世未遠若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道為甚微大謙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脉絡  
分明清淑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末代迄  
不窮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  
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子讀是書不禁歎先生之志  
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徽是  
皆非知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  
若前徽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孰一可遺以此編之不  
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脉也存  
道脉馬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

編是書也為中州存道脉也為中州存道脉則專錄  
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  
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產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  
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為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  
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  
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  
得也逮唐虞夏商周之聖敷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  
上下留其學於典謨誓詒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統  
周程張朱推為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接濂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二

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興感於此地關學於三傳後  
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不第表章孔曾思孟之書  
而揭其旨直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  
月中天而不可抑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鍵  
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代不絕人  
運澗東西朱衡南北流風餘韻何地處有不有深心  
考其里居誌其履習溯其支派明其造詣生茲土者  
尚不無遙遙典型之慨安望南海北海間而興起者  
乎先生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

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錄可  
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有數行表其姓字纏纏洋  
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羅之內噫先生之於  
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謂示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  
知取矣知法矣謂諸其轍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  
許也蓋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即聖人之道  
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  
非其學即道非其道也方今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三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

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嚶嚶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

大儒

御賜扁額親灑

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一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  
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  
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  
海內外家茲戶誦罔不以程朱為確遵學術之正莫  
有踰於今日者行見中州道學一編播之海內舉向

之讀關學問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  
而上溯洙泗而由鄒魯而遠証圖書皆不外是矣先  
生是編為中州有道脈實為斯世存道脈為一世存  
道脈實為千百世存道脈余服膺是編舊矣庶與中  
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序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柘城賈克勤頓首拜謹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者心所自具之理而學為心所實致之功以致實之功體自具之理此學之所以必範於道而道之所以有資於學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乃從其最初言之自繼善成性以後則於人心為至切矣仁義禮智為性仁義禮智之見諸行為道性蘊於心而道自無不具於心也倘曰道自為道無與於心則倫常事物皆可無之端矣而豈其然哉二氏之說日熾千百年來蠹蝕吾道學者每眩惑而莫歸於正固可為

中州道學編序

再序

之深慨矣而其不惑於二氏者又不盡出於一途有舉業之學制義是也有詞章之學詩歌古文是也有訓詁之學分章析句敷暢經義是也惟聖賢之學以道為準而其從事之方不越乎心其靜而湛然中存者心之體也動而炯然不昧者心之用也其讀書窮理心為之燭其持躬涉世心為之衡也無論時之久暫遇之順逆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不繫於私天下於是尊其名曰道學蓋重之也然其名既尊有竊之者而道學偽矣有忌之者而道學又危矣恭逢

聖天子在上統承唐虞道行洙泗表章六經四子之書

以濂洛關閩直接孔孟而虛無高遠之流不得逞其張悟之見一時正學丕振嵩陽耿逸菴先生有中州道學編一書其獨詳中州者猶子與氏所云世未遠而若甚遠欲使人知所興起也孔孟以前聖若賢備道學之實而無其名有宋程氏兩夫子尋已墜之緒於遺經昭揭大道以紹先而啓後誠道學之權輿也程門高弟多卓卓可紀康節開先天之秘旨胸有真樂品高而韻遠在元則許文正接道學之統在明則

中州道學編序

再序

曹靖修開道學之先而薛文清托籍於郡並稱中州大儒其他凡學宗二程言行足傳者例得附載間有未尚不盡同而行不畔於道者亦不忍沒由宋迄今得數十人逸菴先生采輯刪潤敷易藥而後成子居嵩陽書院時有商確及子留滯京師而先生以是編授梓且遠致之屬子為序子竊自惟向及見是編而不及見其梓似為憾事然不及見其梓而得首先讀之實淡自幸也因念逸菴先生竭數十年精力經營書院藏經史聚生徒倡明絕學於其中是編出而遊

書院者各手一冊以奉先儒之典型既啓其地復垂其訓相須而有成又漢爲後學幸也予向讀程子之書見其言道莫大於仁言學莫切於敬今証之是編而知仁統四端義禮智皆仁也敬貫始終存省知行皆敬也統學以敬盡道以仁而學無不正道無不明中州道學之傳可約而該也願讀是編者勿徒作前賢志傳觀而取法其所以爲學庶不負撰次鉅行之苦心已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九月牟陽再觀祖頌首拜

中州道學編序

卅序

三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統緒傳於人人之所以承統緒而光大之者存乎學而已矣上古聖人不言學而學傳於道道傳卽學傳也後世聖人詳言學而道傳於學學傳卽道傳也自孔孟而後道統寄於儒者漢唐以來江都河汾昌黎力抵中流然所造未純其於聖賢道學之旨猶未窺其堂與至宋周程張朱擴大而推明之而道學之統乃稱極盛焉然關學實興感於洛而開學則三傳以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者

中州道學編序

王序

然則道學淵源其尤盛於中州矣乎兩程夫子受學濂溪復推而廣之其定性書識仁說氣質之性論顏子好學論視聽言動箴道學之蘊發揮無餘嗣是大河南北景慕芳徽者親炙私淑後先相望歷宋元明以迄

本朝蓋五十餘人焉或遠或近或同時或異代或相師相友或獨立門戶或顯而布之經濟或隱而蓄之靜修要之各有所學則皆於斯道有所發明也不有人焉爲之誌其里居詳其姓氏溯其支派表其服習顯

其隱行雖與生同地而居同里有不知典型之在望者又安望天下後世感發而興起乎嵩陽耿夫子憂斯道之失傳慨然以爲己任既嘗著理學要旨孝經易知諸書詔示來學復廣搜博採得其年譜得其遺書得其語錄輒不禁三復玩味手錄一冊因編輯成書使中州歷代名儒一展卷而如親其人如見其行是卽先生之學所見端先生之道所見端先生之教所見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體以仁恕爲用而道學一編所載程子以下諸儒雖所言異詞所行異

中州道學編序

王序

事而揆之誠敬仁恕之旨寧有不同此心同此理者乎先生知學在是道在是教卽在是故不辭勤勞搜羅靡遺訂正詳慎俾後之學者讀是書知其名賢生於何時產於何地所著述何書所建白何事出則效其名節凜然事功顯著處則法其窮理盡性修身制行一時中州人文之盛可追踪伊洛於以上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以開示來學以廣勵天下以接統緒於往古以存道脈於千秋是先生之志也夫

康熙辛未孟夏新安門人王桂謹識



中州道學編序

逸菴耿先生中州道學編成或曰天下大矣而以道學名者必推尊濂洛關閩猶孔門之有顏曾思孟者也濂源相承要歸一致是綱也何得獨以中州名也不幾私乎然非私也何也蓋中州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宇宙清淑之氣於是乎在鍾靈毓秀實誕偉人二程子乃生長於洛爲洛學開諸儒之統云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子而遂失其傳二程出而表章經書以典起斯文爲已

中州道學編序

熊序

任真詳切實體用兼備其大者曰識仁曰存誠曰主敬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至理闡發乎身心性命之義蘊綜括乎修齊治平之要務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二程之功豈在孟子下耶橫渠張子至京師見二程與語道學之旨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方求闡學典起實感發於二程自龜山截道而南而豫章而延平以至朱子擴大而推闡之集諸儒之大成克傳道於無窮者闕學卽洛學也地雖不同而心心相印針芥不爽此心同此理同止有此理止有此

此學原不容岐視之矣或曰二程不嘗受學於周茂叔乎然程子有言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是關其緒者濂溪而昌明其道者實二程也迨菴耿先生興復嵩陽書院與都人士講學其中子雖老矣然亦時相過從聆其緒論大要以仁孝爲主而體之以敬醇粹切當夫復何議居恒悲大道之或漸於是集道學諸儒之生長中州者自二程以下歷有宋元明以迄

本朝凡若干人採輯成書授梓行世將以公之天下後

中州道學編序

准序

二

世有志聖學者咸得取而折衷焉俾此道之常存於天地而不息者先生闡揚之心蓋亦苦矣中州云者謂之洛可謂之濂溪關關亦可卽謂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亦無不可也聞孫夏峯先生有中州人物考湯潛菴先生有洛學編取而參觀之益信此編之非私矣予固喜而序之以公之同志者康熙辛未五日同里焦欽寵錫三撰

集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命於天而具於人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推之于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準何嘗岐風土殊方域哉然天之所以傳斯道者有斯人則所以生斯人者有斯地鍾靈毓秀繼往開來蓋亦有運數存乎其間未始不可於大同之中稍存一派別之觀也自龜龍圖書出於河洛聖人則之以畫卦演疇千萬世道學之傳實助於此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我夫子而刪定費修集

中州道學編序

其大成以傳之會于子思孟子洙泗春蠶之闢鄰友淵源蓋終古一見也秦火以還歷漢唐以及五季或書於記誦詞章或流於異端曲學支離破裂聖道湮晦千五百餘年於茲矣有宋濂溪以太極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謙仁存誠主敬要歸於致知力行由是洛伊親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是斯道之一大關鍵也迨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以傳之朱子獨取程子之書會萃折衷益之以集註章

句或問復編輯小學使人知入德之門造道之關  
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元許文正得朱子小學四  
書敬之如神明教人無大小咸從小學入明曹靖  
修薛文清皆謹守程朱體認精深踐履篤實純粹  
中正俾異端邪說不得逞其虛無高遠之習從此  
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三百年來在朝在野親炙  
私淑代有傳人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於兩程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屬之者甚厚蘇門一席肇開於先

中州道學編序

而唯陽繼之溯流洛伊尋源洙泗其亦有起而光  
大之者乎余故取程門以下諸儒之有裨正學者  
彙次成編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之吉嵩陽耿介謹識  
於敬恕堂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理學盛於宋而實肇於二程上接洙泗千載之  
統下啓考亭百世之傳伊洛一脉其聖道之大  
宗乎斯編之輯所由來也

一中天清淑之氣挺生賢哲其間文章華國勲業  
蓋世代不乏人茲編止取有關道學者錄之其  
他或載諸史冊或見之志乘各以類從非敢遇  
爲區別也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斯道開自杏壇師友淵源親炙私淑皆有承傳  
其生同時居同地響應氣求固已至有曠世相  
感而以此心此理默契印證靡不同也則以之  
列於道學之目其有顯微關幽之意焉

一諸儒傳有可採者錄之從詳至著述不多見  
而師承確有可考亦用數語表之不敢沒所自  
也

一諸儒語錄不能悉載摘其精神者存之一斑可  
窺全豹覽者幸勿嫌畧

一道本中庸故吾夫子謂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  
智之過是編要歸於昌明正學其或言涉高遠  
志慕空虛即為聖人之所擯棄非程門存誠主  
敬之旨槩置弗錄嚴其防也

一中原文獻自程子而後於元推許文正於明推  
曹靖修薛文清蓋三先生之學皆醇正精確尊  
信洛闕不失孔門家法學者體得此意則造道  
之基入德之闡端在是矣

一余問學疎淺又地處山僻於諸儒文集購求未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二  
富一時采輯不無遺漏廣蒐博覽增定成書不  
能不俟諸後之君子

中州道學編姓氏

卷之一

宋儒

程子純公

傳 定性書 識仁說 語錄

程子正公

傳 四箴 顏子所好何學論 語錄

邵子康節

傳 語錄

中州道學編

目次

謝文肅良佐

傳

尹彥明焯

傳

朱公刻光庭

傳

張思叔釋

傳

李端伯簡

傳	劉贊夫	傳	呂原明希哲	傳	孟敦夫厚	傳	邵子文伯溫	傳	語錄	中州道學編	呂居仁本中	傳	靳裁之	傳	程可久遐	傳	傅景初伯成	傳	元儒
									目次										

傳	姚文獻公	傳	許文正公衡	傳	白崧翁居敬	傳	趙季明居信	傳	薛嘉甫大猷	薛直齋友諒	傳	卷之二	明儒	曹靖修公端	傳	薛文清公瑄	傳	讀書記錄

李希顏

傳

李文達公賢

傳

閻子與禹錫

傳

李恭靖公敏

傳

白堯佐良輔

中州道學編

目次

四

傳

喬廷儀籍

傳

何文定公塘

傳

崔文敏公銑

傳

許莊敏公誥

傳

王肅敏公廷相

傳

王錦夫尚綱

傳

李君賜承恩

傳

九季美時熙

傳

李育吾根

中州道學編

目次

五

傳

李肖雲繼業

傳

語錄

李子仁士元

傳

魯鄭卿邦彥

傳

謝仲川江

傳



陳道微麟

傳

周竹溪道

傳

呂新吾坤

傳

孟雲浦化鯉

語錄

楊晉菴東明

中州道學編

目次

六

傳

王惺所以倦

傳

呂忠節公維祺

傳

孝經本義序

張孚若信民

傳

琦峯如珠

傳

語錄

李淞冷會

傳

清儒

孫徵君奇逢

傳

語錄

湯潛菴斌

傳

語錄

彭德馨如芝

傳

中州道學編

目次

七

張尚若潛

傳

語錄

陳元熙裕

傳

許酉山三禮

傳

鍾爾知國士

傳

中州道學編卷之一

嵩陽耿介逸菴甫軒一門



宋儒

程子純公

程純公顯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為河南人太中大夫珣之子也生而神明十歲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問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歲時與弟伊川以太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令其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一

樂何事於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調上元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與先生度以為如是則苗稿久矣立發民塞之而是歲歲以大熟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人事父

兄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樸陋不知學先生為立鄉校教其子弟暇輒親詣教課所遺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備其秀者教之學後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俗以大變時有制令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視為具文先生以為古寓兵於農之道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以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二

遵教令為深耻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為本求賢育才為先一日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克此心焉耳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

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管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日嘗爲卿戒之帝嘗歎人才難得先生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先生積誠意動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動帝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補闕拾遺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擢拾羣下短長以活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數賞以爲得御史體會王安石信用先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聞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一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防正者乎設令由此事倖小成然典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會張御史載於中書大忤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榭諫之任繫朝廷

紀綱其言是順行之令委言當賜譴責使不同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卽紀綱廢矣改命書鎮寧軍判官陸辭召見帝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留語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義語執政日程顛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顛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秋也而道之興廢係焉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洟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先生嘗曰熙寧初安石行新法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不合安石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  
苟容語佞安石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  
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  
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  
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法之行亦是  
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  
其罪可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  
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  
退卜世汙隆卒之日無識與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各卽其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  
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克  
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清  
而能遠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  
人也如時雨之潤宵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  
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欬曲自盡從容誘掖咸  
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嘗不歎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已內主於  
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  
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  
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  
物而不以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  
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  
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緯微密雖去聖人千  
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傳學者靡  
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尙在禮記中  
先生特爲取出表章之四書之名實助於此居洛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六

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藜粟不繼而  
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往來過洛造  
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  
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  
伯從祀孔子廟庭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者果於外物何如答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為外幸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一本則又  
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七

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  
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  
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  
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  
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期明  
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

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  
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  
觀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八

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  
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偽言此體  
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  
有得益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平日習心未除却須  
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思不能守既

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語錄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九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操守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以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戒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

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遠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但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  
者是大賢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祭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  
忿凌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富貴騷人因不善學問騷人害亦不細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

之道則可以盡成生之道

有人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圖欲為不善又有羞

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微上微下語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千歲之運

不學便老而衰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凡人幾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子路真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

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一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徒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弄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命可也

昔者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之此與敬以直

內同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

天地間無適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

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往而

非道此道之所以須更不可離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

旋間得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一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日常變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首

澤之潤渙然沐釋怡然順理然後為得也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質美者明德蓋查滓都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教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人爲之襲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闢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

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之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夏莘孫先生曰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

至誠感動意欲化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拘性已成勢難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四

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萬擊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諫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寶靜菴先生曰先生自再見濂溪後便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思其熟會無極太極之妙胸次恬適活潑渾是周子光風霽月氣象元氣會於一身時措體乎二五同心則裕變化而神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悅此其有深心大力潛移默感之妙



行乎其中雖安石終不爲我化然亦極相信服告  
不我加矣所謂昏昏在天下國家者其運於無迹  
神於不測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先生嘗云吾學雖  
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今思之  
惟是天理純熟故從容廣大不滯於一隅和平中  
正包涵乎萬象天理二字真尋孔顏樂處大總腦  
會乎此更可尋得淵源樂處所樂何事矣又不徒  
觀其氣象而已也

程子正公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  
公受學於春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  
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  
賢堯舜所之爲堯舜仲尼所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  
而得者寡矣告名對不報已進太學時安定先生胡  
瑗主教學以顏子所好爲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

爲延與論學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正獻公手也  
遊太學與先生講齊說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  
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  
爲己任配豐簡繁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  
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  
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  
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祗命於是得召對稱宣仁太  
后自以爲樂政殿說贊念上春秋宿常陳養成德爲  
宗社生靈計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

王也切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關必正言前後左右皆正人使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導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今上富於春秋宜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何皇帝起居動息以語經筵官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謂養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閣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官獨立於殿爲特乞聽令坐講以養至上崇儒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七

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外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告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粥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齋宿豫如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齋宿豫戒其風動上心所論說帝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開帝在宮中澍水避蟻因請日有請日然先

生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痛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晏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顛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經筵得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可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六

開陳是非悟主心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

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太中公憂去官服除除  
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  
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日間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  
門人邢恕為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滅氏赴涪渡江中流  
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在涪  
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為憂教歸不以為喜自涪  
還洛容色晁晁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  
進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九

厚不河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大恩不知是何以承德  
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  
崇寧中言者論其著書毀朝政有自追毀出身文字  
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  
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  
卒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  
奏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川先生氣  
已微張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  
嚴學造純慈自如自信中立不倚甚愛表記中君子

莊敬曰強安肆日偷之謂守為學要其修身行法莊  
重有體規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弟顯於  
家庭辭受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  
廣濶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  
異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  
材成就則予未敢多讓然先生晚年恭而安樂天知  
命幾於化矣淳祐初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  
庭

顏子所好何學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二十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數曰然學之道  
如何日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虛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告其性而亡之故曰

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三間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歟矣蓋傷

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四箴

其視箴曰心兮休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觀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臞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誼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則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蔽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語錄

仁自是性愛自是情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  
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因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至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後非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  
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甚人也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死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

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  
其當皆窮理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書曰玩物  
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  
不學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備以謂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發摠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  
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莫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  
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僞也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  
一也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且取他長處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  
涵泳主一之意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  
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學也

問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使肯學時則亦有可移之理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大凡儒者未敢違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者正能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多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

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

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廟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祭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潤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

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

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

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

庶乎寡過矣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

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贊先生像日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辰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鮮執識其貴

夏峯孫先生曰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

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個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

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不同總之各成其

是而已矣同而異者一本散為萬殊也異而同者

萬殊原於一本也其着落在五常百行其着力在

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

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為天下善聞已不負師傳矣

賈靜菴先生曰先生與其兄同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各不同者有明道之廣大正不可無伊川之嚴毅惟其一遵孔門之訓故玩味心得實踐躬行者一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六經太極圖說通書為主至其所以教學者則又獨標居敬窮理為學要而遂為百世道學淵源之宗嗚呼誰能出不由戶誰能不由斯道也厥功大矣

邵子康節

邵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其城已徙洛為洛陽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廬於蘇門之百源山以居學堅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其城令時扣其廬勞苦之曰子可謂篤志矣開之學先生悅之從受學嚴事之即旅亦必禱坐必拜也之才乃舉其易圖授之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探賾索隱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始終之故慨然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為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裏不修防軫正而不諂通而不污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不敢甚異於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遇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

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  
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難竟緣  
亦歡愛稱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論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  
望至尊重見先生尊禮之與偕和游居程純公每見  
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  
德篤行且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  
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  
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  
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家食貧至經  
月無酒不能餽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  
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日病且老不復能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

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口而  
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安能使人行也  
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歎於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以是夜五鼓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耳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  
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  
請益於朝常博歐陽樂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極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  
於象數而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  
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  
深矣按法溫良好樂日康能固所守曰節盜日東  
飾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  
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語錄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  
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  
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  
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  
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  
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  
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心者  
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  
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獲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  
于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

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程子曰堯夫詩云須信盡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  
詩這個意思從古未有道人道來

又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朱子曰康節本是裏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縱覺難便搜身  
退是張子房之流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橫渠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問

又曰堯夫詩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同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所知者惠

迪吉從道函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

吾又安能知也

敬軒薛氏曰易先天譜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

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

朱子詩曰大易圖象謬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  
理已具但非聖人寫不出來

謝文肅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河南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  
受學語次舉經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  
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卽  
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  
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盡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  
是良佐遂時時靜坐質少魯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微  
其顛有此也與劍州楊中立同受學純公每言楊君  
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  
公語焉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已又曰焉飛魚天  
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  
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  
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  
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  
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但賢發  
得太早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  
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

處克將去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  
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良  
佐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  
正公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晚益平質  
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  
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塲太學博士  
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乃舉子見  
齊衰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一以貫  
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壹

震大有省晚幸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行部過之  
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  
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應之曰  
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  
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  
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  
事矣蓋誠篤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清時請歸蔡應  
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豈習戴記  
決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夫

其于貢之高謙易嘗現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豈  
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謂之不父命志道  
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  
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生平未嘗干  
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  
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撼多矣信得及便  
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間召對  
除書局卒益文淵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貳

尹和焯

尹焯字彥明河南洛陽人少孤事母至孝為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日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焯讀之慨然曰噫是尙可干麻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辱麻仕也焯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麻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焯在伊川之門最專篤四方來學者正公輒令南焯開誘之且曰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疾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羽翼乞錫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沒焯修其學獨篤深居持養非甲喪同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精康初宣撫種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起召至度時不可為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階洛中家置廬遷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其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焯夜為赴水自沉者得已云焯徙跼止於洛日先師之所嘗讀易處也聞三畏

齊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召為崇政殿說書辭

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誡程學焯復辭日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二年矣使焯溫經筵所敷釋不遺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名起行既至召見日朕渴卿久矣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焯退喜日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敢不敬乎又日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衆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宥可識見迂陋已發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焯莊極弘毅不欺闇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日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前宗實稱日觀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日有疑便問病亦不

妨溢純至如此卒年七十二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他只就一個敬

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日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

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呂涇野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會氏也故學

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耳

又曰曾子易簣之時真是夙壽貳他不得尹和靖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進士舉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語歎曰是尙可以

于祿仕乎哉遂不對面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

亦不違人之一身只有個出處進退滅生壽歿而已

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朱公拱光庭

朱光庭字公拱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

純公主鄆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司馬溫公

薦為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

儒臣講習輔聖德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諸進退大

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

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

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隣境

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為賑救至不暇食遂病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公拔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

先生於洛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人

德之方履行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責育惟恐不及

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講明道於穎昌退謂

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

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

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

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創三年事諸父盡道

御諸弟友愛家人敦睦無間言為人方正望之可畏

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  
惠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  
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  
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  
至於沒齒不渝流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  
神明貫金石雖尙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張思叔釋

張釋字思叔河南新安人家世微年長未知學爲人  
備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浮道路羨慕之問何以得  
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  
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因至僧寺見道  
楷解師悅之欲祝髮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謂之曰  
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  
歸自涪陵思叔年已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謂守此則無  
不可爲之事窮理造微伊川甚愛其類以族子妻之  
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  
張釋俊尹焯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思叔  
長於爲文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  
叔若到今日自當召用必能有爲嘗記伊川言行一  
編名曰師說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李端伯額

李顛字端伯河南族氏人元祐中仕為秘書郎閔肆  
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後與質夫相繼  
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謂與人交洞  
照其情於處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劉質夫綸

劉綸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程先生從受學純公  
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  
無疑焉以祖蔭為壽安主簿遷潞安長子令邑俗故  
淳古而綸又誠心愛利丁切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  
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管一人富鄭公歎以為古  
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  
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綸治春秋  
深通試為太學博士卒於官綸明粹溫恭既聞道內  
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  
忘學將終啓手足盈穰安然逝綸在程門但有所知  
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綸及李顛端伯有力焉正  
公嘗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  
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綸庶幾似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呂原明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洛陽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母申  
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  
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  
必冠帶以見長者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  
入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德器  
成就大異衆人以恩補官已而遊太學與伊川先生  
隣齊見其論學悅之首事以師禮聞見益廣務躬行  
實踐畧去枝葉一意涵養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先歷  
知曹相邢三州遠近師尊之晚年閉居日讀易一爻  
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  
孫評論古今商推得失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  
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  
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  
之所由定也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  
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他人耶徽宗時召為光祿卿卒

孟敦夫厚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從學伊川後伊川沒門人畏黨  
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張璪池徽卿傅學天焉特  
稱為高義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邵子文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闈父教出從司馬君實及二程遊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辯宣仁誣誘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語錄

天之於物也無不發生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於易否泰言之詳矣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

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

未至於聖人則不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日不貳過又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過之地也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呂居仁木中

呂本中字居仁洛陽人少從楊時游酢尹焞三子遊  
紹興初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  
卒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意家訓師友淵源錄各若  
干卷行於世子大猷大同大器孫祖仁祖謙祖儉南  
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九

靳裁之

靳裁之許昌人嘗問西洛程子之學山是學問益強  
智識日明裁之嘗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  
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安國師事  
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程可久過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  
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  
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  
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調  
饒州德興丞改知進賢縣調上饒縣迥居官臨之以  
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營  
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  
革暇則賓禮賢士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傅景初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濟源人少從學朱子隆興初舉進士  
累官集英殿修撰知建寧鎮江府皆有善政理宗時  
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伯成純實無妄每稱人善不啻  
如已出年八十四卒諡忠簡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元儒

姚文獻公樞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其先承平柳城人遷居洛陽自  
幼力學志期甚高宋內翰九嘉有重名稱公茂有王  
佐之譽與楊惟中北魏太宗甚重之賜錦衣金符以  
郡中行臺於燕時臺長惟事賈賂與樞不合遂棄官  
攜家來蘇門壑荒雲門詠茅為堂作私廟堂龕宣聖  
容傍及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  
肅以道學自負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逝世而樂天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語孟諸  
書傳之四方時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盡室來  
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濬郡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  
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為太子太師  
不拜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  
年升承旨後二年卒於官諡文獻子煒禮部郎中居  
官忠厚清慎克紹先烈至中書行省平章政事諡文  
忠從子燧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時許衡與樞講道  
蘇門燧年甫十二即從之遊至元七年衡以祭酒教

貴曹奏召舊弟子十二人驛致館下燧與馮元貞初

詔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仁宗時遣正  
字呂沐知微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辭不拜以  
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諡曰文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許文正公

許文正公衡字平仲河南懷孟人也幼端慤為兒時塾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長父母以家貧令為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數日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為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授又難得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佚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至

兵亂中晝夜誦思不厭也言動復諸經而後發嘗苦中過河陽屬甚道傍有梨果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王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管留難自是出入經傳泛置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取向來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澗掃應對進退之節為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

與人交脫懸延接莫不惻然感動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教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遷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為己任日網常不可一日以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眾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兼雜糠粃菜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無受也元世祖以姚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至

樞薦召授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為教風化大行世祖崩程乃還懷比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華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擅權置放橫大臣阿爾之衡正色不憚會命其子簽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退論列其事樞聞上蠶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

教之爲善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幾幾劉安中等以來致節下爲作讀欲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子弟皆切齊齊待之若成人變之如已子出入差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未領解則引証設譬必延曉而後已嘗曰教敷五教在克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懇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街自請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日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

而教成詩還懷十三年詔王惲定曆梅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銜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銜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銜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羸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焉家喪葬一遵古制不川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誠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十八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年病革值家祠祭祀莫獻如儀既徹家人饒怡怡如也願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夙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送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其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所至人樂從之遊所去人不忍舍被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

感悔也或未曾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俯視一世少與可見衝心降之日先生神明也論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語錄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至一也至一足持敬也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九

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九術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個知得真然後到篤行之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須於盛怒處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筋來勿與競事遏心清涼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遇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六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謙獨之功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狂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氣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形著也

白崧谿居敬

白居敬字行簡號崧谿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舉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卒殯殮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僞禮幣請居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頽聞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戶屢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崧谿先生甘守一貧備無甌石晏如也識者謂其清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常不以窮約易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空

素得朱子學証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車優游二十六學前蓋其實錄云所著有春秋正義尙書新註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張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詳說道學發明理學詩說翰林直學士薛友恭與公遊最厚為之贊曰落落崧谿今誰其儔聖賢義蘊知無不周盧玉之價世則罕爾耽玩羣經退臥一丘惟坎止流行之是聽故樂天知命而不憂謝人境之紛華探理窟之深幽疏正派於伊洛蹈高躅於巢由

舒卷無心獨與道遊童蒙求我勉以踐修教必自於渥掃應對之始學卒致於升堂入室之儔然先生之操履幸遺書之可求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空



趙季明居信

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幼穎悟過人日記萬言官至翰林學士追封梁國公益文簡生平著述有經說史評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堊制追遠錄等書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薛嘉甫大猷

薛大猷字嘉甫湯陰人元至正間第進士舉而不仕隱居教授學者多宗之所著有四書講意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薛友諒

薛友諒號直齋永寧人以明經擢用累官翰林院直  
學士歷官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嘗請升周程諸  
儒從祀孔子廟庭建書院祀先聖先賢人咸重之卒  
人鄉賢祠

中州道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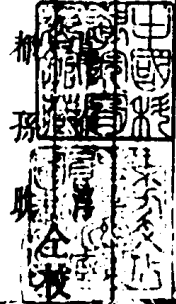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五

中州道學編卷之二

嵩陽耿介逸菴甫軒

男 孫



明儒

曹靖修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  
為月川先生端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  
踐日事著述坐下足着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  
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一

堯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  
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  
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  
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為霍州學正十餘年  
弟子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迨其教不忍違郡人亦  
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  
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  
霍序弟子上章留之蒲序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

上得免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貧不能歸其喪後二十年學士黃謙為返蕙澗池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通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輯畧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諭靖修薛文清贊曰氣純質清理明心定為信好古距邪開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為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二

饗記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要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

也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日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這憂勤惕厲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致

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四書者孔曾思孟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為學不能辨損友益友可乎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是道故無形體之道

皆自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則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畢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觀其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格于啓足戰兢不已易贊之際得正而繫殺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夫子荅顏淵問仁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為仁舜所謂執中也于聖相傳益不出乎此矣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者何蓋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

之理言即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

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乎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即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皆一中也易之時詩之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為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為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以做一場話說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為仁為仁莫大乎行孝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之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曰孝而已

異端謂非聖人之道別為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日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蕃何往非理之有  
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謂未有天地  
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與人物不相干涉吾儒之  
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  
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感而遂通則  
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  
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  
宗以天地萬物爲幻以人事爲粗迹欲盡爲屏除一  
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嘗謂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辯只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名  
餘不消說

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膺河南鄉薦亦云  
河南人祖仲業通經史教授鄉里不樂仕進父貞洪  
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生先生自幼  
於書史日輒成誦端重不爲兒戲年十二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  
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鄆陵時以  
朴貢多寡爲黜陟父髮之乃補鄆陵庠生應舉中河  
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值父疾日夜侍湯藥惟謹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擢監察御史手錄性理大全  
晨夜誦讀潛思密玩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  
通宵不寐正統間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  
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  
器成就之一時遠邇咸稱薛夫子云轉大理寺卿因  
忤王振放歸爲民家居七年造詣益遠終日正衣冠  
危坐如對神明江陝弟子來學甚衆洛陽閭閻錫徒  
步來受學告以居敬窮理爲要嘗謂太極者卽吾仁  
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

性非學也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哉遂引疾致仕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度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衣冠危坐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八

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從祀孔子廟庭

讀書錄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中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

然已具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四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於萬善無不該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

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物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說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

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

通函又何必卜筮而知凶乎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伎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審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修

己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

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誠為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誠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絀如此方是為己之學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一

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

無非佳善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

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灑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

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憾

然不寧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三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

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

者其能然乎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

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前聖賢之

心始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

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

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

有疵議術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

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教化各具者即小德之流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

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三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

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

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

學也

朱子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理本善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四德仁為人知為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已矣。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四

可以寡過矣。

英氣甚昏事渾濁不露圭角最好。

萬物不能礙天之太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已

最難。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則循天理而樂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

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五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校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中欲人同其惡。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

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

子下。

嘉靖中科道為三樂。等會歲日。故禮部侍郎薛瑄

河汾之靈秀拔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奮而下造諸未之或先者也考其生平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贊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羶藜而不因難以移心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絕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正道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六

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澎鬱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李希顏

李希顏邠縣人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為宗從游者甚眾太祖為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為書徵至京師命詣大本堂授經累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州郡屢聘課士不赴後貞寡合竟以束餒終所著有大學中庸心法二卷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七

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自少爲學，卽知聖賢所當慕尚。宣德七年壬子，舉鄉試第一。方晏鹿鳴，有群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登癸丑進士，奉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文清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焉，講論彌日，歸乃大肆力於學。皆本於躬行實踐。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郎。英宗北狩，公從之。英宗復辟，改元天順，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江西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道中官輔行抵家，襄事卽促就道。公先後凡五上疏，乞終制，情辭哀切，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公感疾，決旬上命，御醫調治不愈。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八。命禮部致祭，凡九壇，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達。公立朝三十餘年，進賢退不肖，以格君心爲己任。皆聖賢有本之學。一時先達如楊文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薛文清公瑄，皆敬禮之。其詩文言論，必一衷諸道，有古樸集若干卷，行於世。

與薛文清先生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九

嘗竊以爲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爲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於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旣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得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其由也已。其志可

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揚諸公意者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揚庶幾於聖賢之道得聞萬分之一必不爲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日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閻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爲有司惟進赴試不幸而中既而以公務至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二十

山西得見閻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爲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爲鄉人亦明矣而憂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哉此某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閻下於是願遊其門真無虛過一生惟閻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閻子與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於墓三年終制有司以聞詔旌其閻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關之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轉開州訓導卽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之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稍涉不義卽相戒口勿令聞先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二十一

知之人以此之司馬溫公之在洛云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特宦遊三十年清苦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歿之日家計蕭然如黔婁其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購而殮之所著有自信集行於世

李恭靖公敏

李敏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  
史巡按畿內力革宿弊以蘇州餉道經海口舟多覆  
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蘇州以避其險軍民便之成化  
初用薦起選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請禮之餘於縣  
南築雲山建小屋數楹積書數千卷與學者講讀其  
中設置學田以供膏火之資未幾而生徒雲集屋舍  
不能容適侍御白公行中巡歷至斯見其隘陋遂命  
有司改作之憲以扁額書院之名始此服闋歷山西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四川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撫大同  
大同居極邊孔廟舊無雅樂以敏奏得頒賜令諸生  
以時習肄風氣丕變三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具疏請  
書院勅額詔賜紫雲書院以久病告歸日與諸生講  
習其中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為條約期在躬行  
實踐而襄許之間彬彬有理學之風矣值河南大饑  
敏條上救荒數事召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旋改  
總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尋拜戶部尚書孝宗即位  
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日視何由知請增

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  
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  
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道遠多非費乃會計歲  
支外悉令輸銀兩省便之因災異上疏勸帝修德任  
賢優詔答之以疾乞休帝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  
傳歸未抵家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白堯佐良輔

白良輔字堯佐河南洛陽人自幼喜讀性理諸書景泰二年成進士思受學於河東薛瑄瑄未許良輔乃以十庭為費踞於門日昃不返瑄以其誠延置弟子之列居茂餘盡得其所學拜監察御史巡按山西陝西俱有聲遷人僕卿天順中卒於家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若干卷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四

喬廷儀縉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少穎敏師事薛文清先生成化初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叅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五

何文定公塘

何塘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爲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  
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  
侍郎贈禮部尙書諡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塘生  
而端凝不事嬉戲七歲時入郡城見家人有彌勒佛  
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  
問前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  
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  
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只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謙  
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  
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詰  
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爲瑾所容乃累跪致  
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觸犯忌諱調同知開州晉  
東昌府同知卽乞歸肅皇嗣位起提學浙江敦本尙  
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洪甘泉郭杏東  
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  
郎嘗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日事一親躬菽水率子

如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

哀毀顯矣若不能更生門人請修文錄曰聖賢之道  
在六籍昭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  
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  
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  
十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南曰聞諸先正  
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而克  
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聞中林對山嘗言當柏齋  
時以學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凌駕惟柏齋不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而躬行關中馬溪田亦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於  
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公  
之正學可見矣

崔文敏公銑

崔銑字仲臯河南安陽人父陞以進士歷參政清直著聲銑資稟穎敏風骨岐嶷十歲從父授四書毛詩明年從諸儒講太極圖周易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桷冠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尊錄同考會試宰執私託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屬瑾怒矯旨以練達政務為名出翰林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勲主事益約名流講求經史瑾誅召還職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謔頑戒進豫為勸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課耕投徒意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克經筵講官權南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闢經學正文體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釋吝不倦且周貧養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為助者耻於黨附拒絕之乃上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眾

銑教以研經飭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家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

存非翼經之文不聞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

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陞

南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

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端嚴仇爽言

動有矩矱人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憲齋言讀易餘

言及勘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鄒郡志諸書

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許莊敏公誥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在童  
韶岐嶷不羣十歲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  
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選廷級倉場  
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穢在法誥即劾其狀邊人懷  
之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為大司馬誥例宜  
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誼絕之瑾尤怒  
矯詔黜襄毅公籍京誥廣西金州列官欲置之灰誥  
歷險月瘴與鬼魅伍挺捷無以容會奔襄毅公表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除卽絕意仕宦抱道清養後徒講學若將終身焉及  
之當路交薦以諾見遺履微有傳顧則起尙責丞疏  
病還里居十餘年景廟改元復憲南京通政對恭讓  
輔臣薦誥宜克禱無改特轉學士為經筵講官上拜  
熙聖學四事一日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日主聖經以  
求道是三日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日屏雜說以防道  
害其於進講語多剴切陳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  
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  
監祭酒事誥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為士釜尊德為

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遊方旅視者幾三十

人誥購地塋之衣食不給者期之奏罷教職不稱者

二人一時成均肅然尋擢吏部右侍郎上疏乞休不

允擢南戶部尙書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誥天

性孝友仁厚敦重人倫惟以貶諸實行達之世務為

學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中庸本義

太極論性學篇等書贈太子太保諡莊敏學者稱為

函谷先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王肅敬公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生而穎異。讀書日記千言。十三歲補邑庠生。即以能古文詩賦名。弘治壬戌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為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尤究心國朝典章。聖學矩矱。父疾疏歸。既及哀毀。踰禮詩知高淳。晉御史。按陝西。尋歷提學四川。山東。皆正學。衝毅考校士。風翕然丕變。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為條。教行之。其教人養士之道。至今尚遵為成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晉湖廣按察司。數決疑獄。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巡撫四川。晉兵部侍郎。南兵部尚書。召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廷相累疏懇留。上皆溫旨慰答。即命廷相輔行。沿途勞費。裁省甚多有。至帝廐馬之賜。廷相位九列。而子弟猶布衣。所親嘗副。以為請曰。以吾痛厚祿而戴高位。亦足庇弟與子矣。彼學業無成。強冒朝廷名器。其謂之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皆盡心為之。而不自以為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讀書。老不釋卷。惟以身心

體驗為自得。凡有益國事。行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自世。儒轉相傳。襲為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廷相力辨之。嘉靖中。分宜秉政。賄賂公行。廷相應天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語甚痛切。其持守堅定。不避權倖。類如此。所著有夏小正解十二篇。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皆淵源乎道德性命。而研精於禮樂規制。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錦夫尚綱

王尚綱字錦夫河南鄭縣人生而穎異五歲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自童穉時已立志為聖賢之學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曹有賢名調吏部歷稽勲監封兩司時尙書張綏依何逆璉勢微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綏甚仰之不閱月悉坐瑾黨伏誅逆菴楊公為尙書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州為山西參政疏請待養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谷山中築讀書臺養粹疑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值邊警遂菴自家宰告歸復起為三邊總制見綱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授之不閱月奏捷遂菴特疏薦聞母喪奔歸起復歲值大饑奏救荒十三事遷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爲蒼谷先生蒼谷文追秦漢詩題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尙也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爲首則學問之所得者深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李君賜承恩

李承恩字君賜河南祥符人父母早喪祖父母鞠之  
幼不為童歲入歲就塾師端慎如老成人弱冠入邑  
庠為弟子員督學使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  
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闈不第乃帶囊買理學諸  
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心得見之著述辨晰精當多  
先儒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過於經而穿鑿好異  
者失之於是著易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拾蔡學庸  
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太極圖說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西銘於是各為之解以發  
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雜陰陽其不離中以不雜為  
體不雜中以不離為用焉飛辰天魚躍於淵至矣哉  
承恩平生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劄記數往者願知  
來者逆說存稿若干卷卒年四十九

尤季美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自幼卽厭棄詞章一意  
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鄉試除章丘教諭課士皆以  
躬行為主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為祭酒特重  
之令六館士俱事以師禮壬寅年四十念古人道明  
德立語因自責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陞  
戶部主事尋以母老乞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  
不履公門常坐一小齋見後進來學其喜啓迪不倦  
嘗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惡前人是好勝又曰道只  
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於是令學者只於見  
在職分用功惓惓於孝弟為仁之本主忠信及有一  
言而終身可行其恕乎之語其立教簡易平實而造  
詣之純德器之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稱其哀然為  
一代真儒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所著有擬  
學小記聖論衍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李育吾根

李根字伯生號育吾孟津人生而穎慧不類常見十  
二從父中丞公授周易洞解與義十五補博士弟子  
員中丞公遭讒謝世蚤事其母孟孺人克盡孝道日  
下帷攻苦以冀光顯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絕  
意仕進日侍九西川先生於洛究心聖賢之學涵養  
造詣卓然係吾道之望晚迎母命就信陽博士尋擢  
國子學錄雅意作人與新安孟叔龍交相砥礪扶滿  
輩移職方員外郎晉僉憲備兵延安未幾遂解綬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徜徉林泉二十年課子若孫沉酣典籍潛心默繹有  
所得輒著之篇其論學得伊洛宗旨三川賢士大夫  
仰之若泰山北斗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有修竹館  
集大儒家訓永思詩集共若干卷藏於家

李肖雲繼業

李繼業字伯耀號肖雲河南襄城人其曾叔祖大司  
農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田購書集  
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公承先志益加  
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四子之書訓勉後進期  
于躬行實踐學者皆稱為肖雲先生云公所立為學  
程規甚密人初疑以為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  
準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眉宇從容順逆若有  
餘樂則未嘗不心醉數服以為不可及而從遊者日  
益衆矣嘉靖乙卯登賢書後屢上春官不第將隱于  
山中延于親命筮仕東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  
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處不為彌  
縫嘗曰吾守聖賢之訓方寸自有神明豈敢剝民奉  
上以一官頓喪生平乎久之諸監司皆不悅公亦知  
直道難行遂投劾歸既歸移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  
書院課投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為  
有洛學之風焉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  
肉待弟有恩義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益衆矣嘉靖乙卯登賢書後屢上春官不第將隱于  
山中延于親命筮仕東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  
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處不為彌  
縫嘗曰吾守聖賢之訓方寸自有神明豈敢剝民奉  
上以一官頓喪生平乎久之諸監司皆不悅公亦知  
直道難行遂投劾歸既歸移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  
書院課投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為  
有洛學之風焉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  
肉待弟有恩義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語錄

易者天地人物之彙聚也非私欲淨盡不能燃契其理洗心藏密四字正是聖人吃緊為人處

易所以尊為天地之性情然義成輔相之道實寓於其中聖人作易與天地同功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

天地之道於人性中體驗出來倍見親切

天地與人本無二理能盡己性則天地在一身矣盡

性功夫要在敬以直內時時涵養穩有萌芽益加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學

察此慎獨二字為聖學關鍵也

勿欲是銷鍊吾性者須克治得盡又時時提撕警覺

認識本體真見天理流行呈露於前方是學問得力

處

利之一字壞了多人品學者必先有骨力方可肩

荷斯道集義之功正所以培養骨力

孝親是人生一點良心最為真切人能擴而克之便

與天地相似

威儀言辭皆根於心不是外面工夫能於此處着力

則為學便有把柄

學者第一要變化氣質矯輕警惰四字最為吃緊

學者須是信理流俗毀譽付之勿論若一有討好念

頭則為所動矣

朱子小學一書是作聖根基最有功于天下萬世常

與五經四字之書並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學

李于仁士元

李士元字子仁河南人弱冠舉於鄉卽有志聖賢之  
學會尤西川講學於洛卽首爲依歸溯伊洛以窮洙  
泗兩人深相得也初授如皋教諭嘗進諸生語之曰  
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  
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  
如在如皋時遷代州知州視民如子諸所興除爲民  
永賴者不可枚舉及罷官歸里日以西川爲規型篤  
信不移未幾以疾卒西川歎息曰斯道孤矣萬曆末  
年從祀鄉賢蓋公論久而不泯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魯那卿那彥

魯那彥字鄧卿睢州人嘉靖乙酉解元庚戌進士授  
行人時嚴嵩柄國遂疏終養學以程朱爲宗海內  
師法之隆慶收元起吏部主事不拜上疏陳十事首  
言聖學以教爲主刑部侍郎耿楚侗曰臨大節而不  
可奪吾信魯君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謝仲川江

謝江字仲川洛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以上不負君下不負學為已事侃侃焉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雖觸權犯忌遭大譴責不悔也自謝政歸田  
怡然日以直道買罪非名教所棄絕今而後講學之  
志庶大慰也於是從游尤西川之門與李春野陳仁  
泉諸公互相証發朝夕不倦著有滋心語錄皆其所  
領悟有得者也穆宗繼統召還罪謫諸臣江閉戶日  
久與長安當事者不相問問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十四

被登用止復江冠帶而已及卒遺令子孫不必營求  
入鄉賢其捐介類如此所著有岷陽諫紳滋心語錄  
行於世

陳道微麟

陳麟字道微洛陽人素朕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  
故其為文屢不售後念家貧親老乃稍屈就之遂聯  
捷成進士初任河間府推官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  
削籍歸里從尤西川講學麟嘗謂作樂娛屍為凶喪  
陋俗斷而去之時稱為砥頌波一注云所著有歸田  
漫錄卒祀鄉賢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十五



周竹溪道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河南懷慶人師事何文定以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土人肖像祀之

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六

呂新吾坤

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以舊染之汚也自號新吾嘉靖丙申十月生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乃一切棄置然坐澄心體認木自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史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作拍良心詩辛酉舉於鄉母病日夜侍側衣不解帶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號泣絕粒者七月居喪哀毀骨立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調大同大同貧尙撫字扶植柔良裁抑豪橫兩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七

地甚德之王家屏任吏部特疏薦戊寅陞吏部主事呼峰不少退選在部十年轉郎署丁亥陞山東濟南道叅政己丑陞山西按察司辛卯陞陝西右布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所至皆正己率屬德遺曠美盡杜絕之尤嘉意氣獨錄寡無佞者知天下將多事嚴飭邊防後遂為成法癸巳陞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甲午陞刑部左侍郎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于告歸家居四十年遇邑疾苦輒身任之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

者咸稱沙隨夫子云坤管謂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  
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  
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  
人以道鑄天下又曰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  
之存亡民之生歿於是乎係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  
而潰之今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  
憂勤拾遺雲餘號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肆  
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千三百爲桎梏世教  
蕩然無復珍域宜自吾儒釋史外諸清奇高遠奇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人

妄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豚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  
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  
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管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  
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自作  
輓歌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潤居  
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  
疎奉天理二字於府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  
陽家言所著有象禮翼去偽集閩範安民實務等書  
行於世贈刑部尙書賜祭葬

語錄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遺父母之初無一  
毫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  
處天之初無一毫欠缺天之孝子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於生常  
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人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爲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  
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之自  
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孔子謂益者三友曰直諒多聞蓋得三友難能爲人  
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謬天南地北縉紳紳莽得一好  
友志同道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  
爻聖人特偶舉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日使千聖作  
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離不了陰陽道理故  
論簡要自乾坤二卦已多了說窮盡雖萬卷書說不

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復完吾降衷之性

孔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蓋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率真者無心過疎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靡深其惟君子乎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聖賢地位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動氣纔動氣便無涵養矣

聖人心中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悲天命

憫人窮也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孟雲浦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生而聰敏八歲授小學讀之輒悟大意二十歲一夕寢不成寐念人生世上決無隨俗浮沉可以為人之理亦未有問所師承此念可久而弗變者因至洛受學於尤西川之門自是專心聖學卓然獨立有欲罷不能然而後已之意隆慶二年戊辰以選拔遊太學與江西鄒青螺山東孟我爾門川黃慎軒為友相觀摩而與我強尤厚善幸本自京師歸與里中同志擇城南川上建兩賢祠講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習其中癸酉廡鄉薦庚辰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父憂中途聞訃哀慟辨踊絕而甦者再喪制一遵古禮三年廬居粥素不入內室遠邇同志聚講者日眾立為合約自冠婚喪祭以及家庭日用服食好尚之類大要以厚風俗崇禮讓返樸還淳為主甲申服闋補戶部主事差推河西務至則劾劾宿弊盡革俸德諸費率士民講聖諭明正學旌節義莖露骸賑貧窮路河士民依若父師去之日為立生祠歲時致祭丁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丁母憂服闋補積勳司員

列陞文選司郎中掌銓事守正持公允權貴請託俱

不行裁奔競拔淹滯故事遷除方而重臣先關自政府化鯉以用人取自上裁遇缺具名疏請不為白雖政府有言亦不之計孤行一意而已尋以忤旨被黜歸里杜門謝客與門人講學嘗有言曰孔孟行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集義宗旨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不免義襲冥行其學以無欲為宗以孝弟慎獨為要倡道兩關月川之後一人而已天啓朝家宰張阿達題覆贈光祿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卿學者稱為雲浦先生祀鄉賢又建祠特祀

語錄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性即心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並言詞有攸當理非二致由是觀之心性之一彰彰矣夫何疑

孔子言仁多矣言性與天道者亦有之記者則謂罕言命與仁而子貢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何也蓋聖人只言工夫未嘗輕談道體考諸論語不曰

孝弟則曰忠信不曰謹言慎行則曰忠君愛民何莫非仁何莫非性命天道亦何莫非心乎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慎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爲何者非獨此是爲學緊要工夫若此處忽畧則無學矣

特立者多忤世隨俗者必失已與其失已也寧爲忤世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四

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易言洗心不但曰蔽密而曰退藏於密退字極有味

卽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黜讖中庸之篤恭於學

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一密執

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况人乎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卽

不然安得無悶學者宜知此

定者心之體動應亦定也蓋變化云爲非於心體有

所加無加於心體何定如之故程子以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爲性定

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立

志爲先志欲爲何須要辨別

孔云聞道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後世專節敦行之

士儘有可觀先正却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五

楊晉菴東明

楊諱東明字啓昧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而穎秀沉  
潛敦固八歲就外傳茹苦力學口誦心唯有屹然必  
為聖賢之志事兩尊人出告入面小心恭謹迥異凡  
兄年十八即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于學問萬曆丙  
子領鄉薦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甲申遭封公喪  
哀毀逾禮合歛葬祭一遵紫陽家禮服闋授禮科給  
事中上疏請立東宮不報以請崇重孝經保全善類  
等疏凡數十上會河決齊染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相食骨柴薪相枕藉公乃繪為流民圖申之以說窮  
饑此灘之慘宛在目前疏入神宗惻然傳三官省覽  
遂出帑金數十萬往賑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乙  
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歸來始建首善書  
院弟子執經問業者不遠千里真有朋來之樂所往  
復同辨者如鄒南阜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羅耿天台  
諸君子皆當代名儒相與羽翼聖學諸如修學宮置  
社倉廣義塾敬老恤孤滿腔惻隱濟人利物日集取  
居躬操按疏薦二十餘次動以卓夔覆契濂洛關關

目之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卿陞大司寇引年乞  
休謝政歸里卒贈禮部尚書公天資近道勤于學問  
初見仁體有入荒我陽氣象所至興學起會接引惟  
倦直欲結明聖教振起斯文其見地卓越往往發前  
聖所未發所著有性理辨疑與學問答饒民圖說山  
居功課等書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惺所以悟

王以悟字惺所河南陝州人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  
即求為門弟子學術純正敦尚躬行於鄉之先儒曹  
月川備極篤信中萬曆甲辰進士丙午分考順天鄉  
試稱得人鹿忠節善繼出其門授那臺令潛泊若寒  
素值歲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法煮粥民沾實惠  
或施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  
久之叅政山右蕭然行李單車就道至即條上利病  
關切民隱甫三月即賦歸來與張抱初張泰宇呂際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八

石諸公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從學者甚眾以疾終  
祀鄉賢所著有月川年譜

呂忠節公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  
聖罔維祺為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  
丑進士授山東司理以孝弟感民為之化擢吏部  
郎清倪道謝塲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弗定先請見  
於慈慶宮門抗疏詞獲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  
于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  
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譁逆璠卿之幾中危禍  
戊辰懷宗御極起璠卿轉奉常上防微八事授南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九

五九

部侍郎清覈侵冒以百萬計餉可支三年庾不苦竭  
調南兵部尚書汰冗員登勇敢兵實不濫復拔取多  
士立豐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邑  
士立伊洛社以守先待後自任與王惺所張泰宇李  
虛齋王文苑孟守健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  
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陸象山  
之言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  
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歎其在富貴者適足以  
播惡遺臭戾寅流寇詭求招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

人心洶洶如沸維祗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  
侵窺河洛率家人分守北城營家貨以勞軍士辛巳  
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絕家人殺十餘賊次日西城  
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祗日受國深恩與城存  
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賊首  
曰呂尙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勦何逼人太甚維祗厲  
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賊令  
之廳罵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藩同被殺  
觀者皆相視流涕維祗音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會相傳得力於  
戰兢十二字故會子易箒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  
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夙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蒲頌  
學宮復輯孝經本義大全書成之日有芝十八莖產  
於庭又有或問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  
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爲明德先生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  
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

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  
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會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  
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會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  
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  
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子父  
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  
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  
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堯本乎親睦舜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  
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  
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會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  
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  
天下後世而會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會子以遞傳于  
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僞于  
炫邵黜于安石于是講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  
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同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  
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



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惡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卷之二

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合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陽士鈞論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典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發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朱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沉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益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

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間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惡禍亂明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踰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張孚若信民

張信民字孚若河南滎池人童時知慕月川奉以為程讀洗心藏密語悅之自號洗心居士十五遊於岸間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為已任以明經授院西令因士鮮知學為之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家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不避權貴論藩司檢校與關中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泰晉之間以及汝穎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

晚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於正學書院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聘其中壽七十二卒所著有理學彙粹訓蒙要纂四禮述洗心錄等書

賈鈞舉如珠

賈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為鈞舉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飯卽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為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清定省一循古禮諸語默動靜起居酬酢必得母意歡洽而始安會母背生瘡疔禱弗瘳額以身代屏膏粱不入口日飲食惟粗糲克腹而已他人弗堪先生曰吾母病復舊吾食亦復舊也二年疾愈食復常母每封戚屬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

稱其孝外人習見之皆無間言待異母弟敦友愛凡事曲體母心視手足情重一如痛癢之切體也夫妻相敬如賓敦崇古禮終身嚴而不弛於辭受大節尤繩尺惟謹非其道一毫不苟取與人憚其剛方不敢以私干之而樂易平恕未嘗矜世絕物處內外尊卑間怡怡如也懷利濟心不以貧困阻其志值明末寇亂年荒人相食乃收集族衆維持之悉活其生有奔竄來歸者分其室廬居之更謀生計俾無轉徙流亡之患下至蜂蟻微物日掘危厄亦必置之生地其側

隱慈愛蓋天性然也平始教授講學從游者甚眾衣冠必整步趨必嚴初不以顛沛流離稍失禮容師弟雍雍於澤畔隴畝間依然春風世界也是時國勢搶攘正學湮晦人心厭故喜新日浸淫於邪說而不自知先生獨力崇正學教人先之以德行而文藝次之其講求服習一以程朱之訓為遵守不為異端所惑惟優游厭佚於經書性理諸書身體力行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為西河夫子復出也所惜者早年歿世未竟厥志然歿後五十餘年士猶追思其學而奉為正宗因祀於鄉以志不忘應私淑如此觀多者何如哉則雖未竟厥志而其道固常留天壤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

語錄

道體渾淪磅礴在在露分剖端倪要人自識之

道有統合處可以該散殊一本者萬殊之所從出也

道有散殊處可以認統合萬殊者一本之所發也

天地有不言之行生人亦有不言之行生常露之常

境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是布帛菽粟此中

所以不可能也

夫子雖不得與堯舜晤對一室講十六字之秘却以結勒長途撥億萬年之夜勞人肝胆豈許易識

道無間於纖細優優政洋洋之實際也

虛靈之內萬理之藁衿也惟隱微之藏蓄既深斯機

絃之躍露必靈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合內外一形神之道也

禮中有自然之和若忘禮而美和則箕手踞足成其

禮體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七

世路甚阻馳驅優游有何不可若是脫輻必不能四

達不悖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

矢栝矢風之會不可期聖作明述之事有可任至夫

子自言則又曰述而不作其斯為聖人之謙而不居

者乎

東南西北今日經宿明日又不知作何地周旋亦思

聖人為甚如此忙迫

箕穎高山水之韻達士曠懷結賞固自有定但不知

彼視皇皇道途者以為無緊要事耶抑亦度德量力

不得不拘此局量耶

天下至美之事無論聖人實之凡民皆有羨之之情但不著不察者衆矣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若運世之防維既失攸往何特以利用

荷簣丈人沮溺輩聖人有所遇便與之言直視天下無地非促膝接語之快緣而彼不之知也

學者入德之門惟以居敬爲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昔人言之詳矣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學者最當恪守

學者方幼時知識未開卽當以格言正論爲提撕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其於非禮之事斷不肯爲矣

道無分於大小統此愚不肖之全體天地聖人之合

脈耳在天曰無聲無臭在人曰不覩不聞

李淞冷會

李會號淞冷河南尉氏人生而聰穎八歲就塾師端重如成人十五歲後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飯之頃必置書於前反覆尋思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歲中鄉試副車歸則建書舍於居宅之東寢食其中窮理敦行務以聖賢爲期凡墳典經史諸書無不潛心玩味焚膏繼晷至困憊猶不就寢性至孝恪遵家訓常恐一言一行之玷貽二人憂及遭父喪哀毀骨立殯葬盡心竭力務遵文公家禮由是文行益著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遠方負笈至者常有餘人崇禨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中副車旋里進修益力絕不與外事嘗書於齋曰聖學法天天無一時止息人若稍自懈怠便非法天之學素有大志嘗語人曰讀書所以致用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我輩今日必須存先憂後樂萬物一體之心方不同獨善一流人物其自任之重如此訓課諸弟子必以敦孝弟厲名節諄諄相勸勉謂學者不必務爲高遠但能於天理二字事事體認時時省察求其可以無愧便是作聖之基

以故出其門者或仕或處類皆光明俊偉之士時人比之胡安定王文中子云時值流寇猖獗將由尉攻汴公倡義守城寇知公爲人望賁符至城下招公公奮怒督衆發矢石擊之及城陷罵賊不屈死年四十九

國朝定鼎閩邑公舉忠烈旌表其門公剛毅醇謹仁孝由於性生持已嚴正而不爲崖異之行接人溫恭而絕無依附之意儉於自奉而濟人利物則好行其德淡於希世而正誼明道則務盡其功於聖賢微言大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義每精思詳辨使正學昌明而虛無之說不得以惑人引人爲善必多方獎勵以堅其志其施教則因材造就壹壹不倦以期底於有成大約本之以誠正行之以敬恕故顯微無間而身世咸宜也生平之嘉言謔行士人恒奉爲典型至臨難不惑舍生取義浩然之正氣長存天壤聞風者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所著有四書雪光錄尚書管見史畧及詩稿文集若干卷

孫徵君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後爲河南輝縣人兩朝敦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先生資稟不凡能言甚遲甫能言即手指門楹字能識之七歲入小學十四歲入邑庠十五歲食餼十七歲舉於鄉與鹿伯順定交先生志學自此始二十二歲丁父憂喪葬一遵古禮結廬墓側三年如一日二十五歲丁母憂復廬墓三年學者從廣中問業服闋歸曹貞子舉仁體以告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四十五歲督學御史特舉孝行建坊時鹿伯順家居先生朝夕相與論學御史黃鶴嶺特疏請徵聘辭爲子侄輩暨從遊諸生申社約給諫王正志保舉取用辭五十三歲因寇亂倡衆守容城得全已而結茅於雙峯爲避地講習計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

清朝定鼎順治元年甲申遂歸北城建方稱寅東薦舉擢用以病辭會諸友於靜修書院乙酉劉大司馬王猶以舉知薦辭祭酒行塢以讓賢薦俱以病辭丙戌

六十三歲門人請錄問答語嘗言此理包涵天地貫徹古今却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只隨時隨事體認天理還有甚不了當處問朱陸同異曰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已處着力若實修不講專較量於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真切爲己之學在新安集諸老爲尙齒會共十人庚寅攜家來蘇門讀易於閣齋樓著讀易大旨衍河使者馬玉笋贈遺盛請益且以夏峯田廬見贈遂移居夏峯於黨城舊同避地來者各分用數畝使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治以濟其乏巡按御史陳潭水薦舉山林隱逸以病辭約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赴磁州張湛虛司馬之約丙申題夏峯丹堂日兼山堂有聯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隨氣至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朋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於此見先生之所得矣壬寅書經近指成大意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心者何敬而已矣惟敬始能凝聚此理於心而無所放逸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

而何以精何以一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其直揭千聖心傳類如此丙午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先生爲遜菴說贈之云遜難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卽于田于淵德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已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魏蓮陸刻茂寒居巷問於保定庚戌湯孔伯再過夏峯留兼山堂決旬偶及中庸盡性章先生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早已知其賢於堯舜然却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是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頃刻間使之極得其所便是贊天地缺陷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亦各有參贊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是歲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辛亥與官紳立興學社於百泉書院乙卯先生年九十二歲偶感疾十一月己酉未時着衣冠令子孫扶坐而逝先生天挺英姿孝

友出於至性早得訂交鹿伯順卽以摛荷聖學自任  
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周規折矩不失尺  
寸故其生平出處常變辭受取予悉秉諸道八十年  
如一日常言吾之學與年俱進而有三變焉天啓乙  
丑丙寅則陳太丘郭林宗癸未甲申則管幼安田子  
春今老矣其術武公乎蓋自爲寫照如此識者謂先  
生太和元氣合濂溪明道而爲一人其操存在隱微  
宥密之地而行事不過人倫日用之常其檢攝在威  
儀動作之間而精神遊無極太極之始以爲溫然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一 古

也而未始不肅然秋也以爲行之方也而未始不嚴  
之圃也其從遊之盛近追洛伊遠過河汾三十年間  
中原文獻在夏峯天下模範亦在夏峯可謂知言矣  
所著有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理學宗傳家  
禮酌歲寒居荅問孝友堂家規叢輔人物考中州人  
物考行於世

語錄

學而時習之此學字是千古帝王聖賢滿不得分量  
斷不得工夫試看下面章章句句都是時習如爲人

便當孝弟不當巧令與人謀便當忠交朋友便當信  
受師傳便當習如治國便當敬信節變件是學件  
件是習不獨論語卽學庸孟子五經以暨諸儒語錄  
滿不得學而時習之一句吾夫子自志學以至從心  
所欲不踰矩正所謂學而時習之也此學不明專以  
誦讀著述爲事何啻千里

放心如何求總之是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去得一分  
天理自復得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復全則心不放而  
得其正矣求放心三字是千古聖賢要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一 古

人一日之間儘知有善可爲然或於善之中一涉表  
暴或有要譽惡聲之意便是作偽皆所謂已私也顏  
子無佞無施正是克己孔子無意必固我無己私之  
可克也其餘日月至焉當至之時與不違同一境界  
而至之前至之後又未免有己私隔斷此段功力非  
戒懼慎獨終無自慊之時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樊絮工夫只在克己  
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他克其不敬不恕  
之已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其於諸

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無怨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偽欺慳之分陰陽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至誠參贊位育原是實理實事誠而曰至純乎天而人不與所謂言天道也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形著動

變皆盡人以合天所謂言人道也故中庸為傳道之書子思得之曾子傳之孟子齊治均平握樞在定靜

安慮集義配道操功在勿忘勿助周子之太極程子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之定性其庶幾乎虞廷十六字數千年守而勿失賴此教人以撐持之真謂無時無位送不與參贊之事

也

問戒慎恐懼之時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

潑潑地乎活潑從戒懼來離戒懼竟活潑不得

一友自叙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實而涉世之

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

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

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平有緩急入

山入水聞警即行省得帶帶既無磨顧又免人覬覦

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

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

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單

紙筋派也

大學自誠意時便提出好惡二字到得平天下只是

好民好惡民惡而已中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皆以

好惡發之微首徹尾無斷無微總此一事孟子論夜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氣曰好惡與人相近箕子陳時以無作好無作惡為

王道錫民之極益可見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不知言無以

知人此是孔門家法至養浩然之氣則發前聖未發

之蘊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是何等功用然其歸着

則在集義使義襲而取惡能慊心必有事焉而勿正

勿忘便與聖人同一無息天道同一不已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夫豈有他道哉程子曰孟子學已到至處

知孟子方可與讀孟子



湯涪卷狀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人生而穎異自幼不  
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獲嘉開塾講小學人皆  
仰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  
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  
乏書嘗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為常年十六就傅  
北郭外值流寇薄州城公冒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  
陷太夫人罵賊賊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  
論以有己在強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書  
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給北歸  
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  
林院庶吉士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第一僕一馬  
單瓢飲水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  
沉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  
奉  
上傅選翰林升道山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  
才猷賅裕之

論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

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  
繁官吏科歛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  
且至則述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  
亦皆兢兢奉法再闢葭關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為  
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頓覺風移俗易偶行部遇  
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米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  
為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叅政轄領南二府據四  
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最劇嚴整公設密計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  
省親值贈公偶病欲留養傾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  
疾至是其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  
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  
文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  
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誤巖強不可為臣病貽  
親憂不可為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  
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  
于夏峯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

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達至窮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鉉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僦僧舍以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

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克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

試壬戌克明史總裁官學亥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每當進講必反覆屬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啓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召至乾清官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

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陸釐

上亦加獎諭

賜資優厚此行又入見

賜御書三軸日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聖駕南巡迎

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尼從至江寧儀直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已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

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懸弊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

以

召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賜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復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

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

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聞

召命卽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  
比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克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共疏備奉

有令回奏請改工部尙書詣潞河勘木回一夕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擢尙書品級

賜祭墓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修默

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

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用倫

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

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

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

爲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閒

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

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

受學者則竭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

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與

學育才成就爲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

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所著

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稿

若干卷行於世

語錄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

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

能快足而氣餒矣

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

而生矣

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

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

冗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能致知

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

學者於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

力處

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為堯舜者何在議得工夫自不容已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何思何慮口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獲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作從戒懼慎獨而出學者先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四

凡人為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為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畧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知行並進敬義夾持于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刑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也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於此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為矣所以平天下到底只說到義上去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一無息而已君子之為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五

大凡學人其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個便不濟事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着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一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

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彭德馨如芝

彭如芝字德馨南陽府南召縣人幼承庭訓篤志於學十四歲為督學使首拔有聲黌序未久即會食讀書務求大旨不屑屑於章句該博經史上下古今有擔荷一世之志遭遇世亂雖流離困苦未嘗廢書堅定之操始終不移

清朝定鼎戊子舉於鄉終困場屋未遂青雲初選汝州

訓導歷奉十年遷真陽教諭八年遷河南府教授所至以興學造士為己任居洛設絳帳於明倫堂門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受業嘗百餘人捐俸為僕講學課文寒暑風雨不輟暇則閉戶讀書一切外物皆不入其胷中數年之間門下成人小子遊泮宮登桂籍者接踵丙辰秋余興復嵩陽書院公惠然過我邂逅雙柏兩溪之間談天人性命之理莫逆於心嗣後亦數有手札往返論學戊午陞任江右石城令盡洗從前積弊與百姓更始復捐修書院聚邑中大雅之士講學其中自公之餘高卧北窗輒吟咏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自况未及二載即告歸布衣牛車逍遙里閭不改韋素家風然勉

學誦人之意終老不衰易費之夕無論知與不知咸  
歎息典型淪亡爲之第泣焉公前後爲學官三十年  
其陶鎔砥礪成就爲多初刻意爲文章晚年聞道與  
羲文周孔相晤對蓋其自得深矣

張尙若潛

張潛字尙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大義  
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寇踰河朔其父  
大司馬公乘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行通曠壑  
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  
父大司馬公父子相聚於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真樂  
有出於常情之外者

清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

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

切琢爲聖賢之學癸巳聞太夫人抱病盡力請終養  
抵家太夫人喜慰病遂瘥甲午病復作公躬親湯藥  
默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  
五日哀毀骨立踰年丁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  
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甯  
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  
懿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  
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於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  
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論學無

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  
可以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  
集十卷

語錄

易雖兼辭占象變總爲君子指示親以立命蓋形氣  
者有盡之物終爲造化所制理道者無窮之義必以  
聖賢爲歸固云趨吉避凶實則理道原超乎吉凶之  
外常伸不屈如造化能使龍比遇困難而不能使之  
不忠能使曾閔遇家難而不能使之不孝能使顏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不壽而不能使之不德冠一時名高于祀能使孔孟  
不遇而不能使之不爲聖賢故易曰過涉滅頂凶無  
咎繫辭曰其要無咎君子弟立身於無咎可以先而  
弗違亦可後而奉若一部易經總示所以無咎之道  
孔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孟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  
其意義本合此易所以主張造化歸權人事獨爲五  
經之冠也

崔文敏士翼一書一生學問具此當日學者爭奉姚  
江良知之說頗悟空息流爲禪悅文敏毅然以憂倫

躬行矯之其功不在禹下

昔有問數學於伊川先生先生曰吾所知者福善禍  
淫耳至若某日晴某日晦予安能預知卽知之亦復  
何用然則數學固至人所知而未必爲至人之所尙  
也

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

大子謂子張曰汝以爲必鋪几筵酌獻酬酢然後謂  
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必行殺牲羽籥鐘鼓然後謂  
之樂乎行而樂之樂也今置和序於不講豈云知禮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樂者乎

陳元熙塔

陳修字天熙新安人天資聰穎五歲入小學弱冠補  
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西銘有悟即有志於濂洛關  
圖之學而檢身制行以雲浦明德兩先生為法開館  
授徒著四書認註說蓋前此藝文家爭為新奇可喜  
之論特謬朱註格乃取大全索引存疑淺說諸書潛  
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籍記輯為成書康  
熙癸卯登鄉薦甲辰成進士猶以訓迪諸生為業同  
安邑呂大宗伯簡齋先生講學於弘運書院即潔誠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往謁簡齋先生深相得以為真切為己之學竟日談  
論疑經不倦謁選授馬邑令適陞慶破之地招集流  
亡賑貧恤孤興學課士分枝晉關簡板稱得人以邑  
多述欠終不可為痛切白之諸憲請告歸來益殫心  
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執經問業  
者屢滿戶外復取平日所讀理學諸書如朱子近思  
錄語類往復尋繹以啟發卒于家所著有四書認註  
說

原缺第九十三、九十四葉

鍾爾知國士

鍾國士字爾知河南河內人生而穎悟七歲就塾師  
即知攻苦力學家素貧雙親皆年老無以為養弱冠  
即設立蒙館教生徒以供甘旨遭母喪哀毀過禮結  
据以營葬事服闋乃奉厥父渡河而南居偃師之蘇  
山下讀書講道從遊者日眾聞梓城孫徵君倡道蘇  
門遂業舉子業不憚數百里徒步從受學得聞伊洛  
淵源身心性命之旨欣然至忘寢食一時海內賢家  
往來徵君之門者皆以鍾子為篤學樂與之訂交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無志氣求無虛日矣徵君既考終復還嶺山置立錫  
地管松數椽題曰存心齋讀書其間筆瓢疏水尋孔  
顏樂趣甚自得也暇則攜榼與二三同志登子晉吹  
笙嶺上跌坐古松下談詩論文竟日忘返嘗欲結茅  
其間做公和嘯臺堯夫安樂窩卒不可得已而設帳  
釣臺手錄楊誠齋易傳一節朝夕潛玩寒暑靡懈與  
從學諸子講論孝經發揮孔門言仁之旨孜孜不倦  
居禹十年雖家無甔石之儲而胸襟瀟灑問遠視塵  
世無一物足以擾其懷者人之得與之遊莫不飲醇



酒坐春風殷殷鬱愈久而愈思焉嘗往來嵩少箕  
穎間流連景物吟咏性情平易而造於理丙寅夏偶  
感疾自作輓詩沐浴更衣視手足而逝公資性警敏  
復刻苦問學負笈夏峯指授以聖賢為學之方反而  
求之身心融會泠然絕意進取渾出處行藏為一  
致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凡生平所行無不可告人者  
其與人為善之誠淋漓懇摯委曲導開導務歸於成  
就而後已資靜菴太史嘗贈以詩云學探淵源徹與  
自志存體認養微陽逢人勸善如飢渴到處安身樂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左六

退藏則可謂深知公之心矣所著有存心齋詩文若  
千卷藏於家學者稱為爾知錄子



中州道學編二卷補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耿介編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讀  
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壬辰  
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後以湯斌薦授詹事府少  
詹事是編專載中州道學自宋二程子至

國朝陳榕等五十七人人各有傳傳後或附語錄及  
所著書末附補編一卷乃乾隆庚午登封知縣晉  
江施奕簪所編兼收漢杜子春以下傳經諸儒介  
亦與焉然介於漢儒宋儒門戶判如冰炭韓愈諸  
人乃所特黜非其偶漏奕簪不自為一書而附之  
介書之後非其志也

# 古懽錄八卷

〔清〕王士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懽錄八

卷》提要

古懽錄八卷。海岱山人所撰。自唐虞下迄明。凡出於  
 古懽者。皆古詩。良人唯古懽。山人取之。寧尚友之。意云  
 山人小官。官懽。雖在兩河。必有減某。其後之志。幼讀  
 詩。至秦風。蒹葭。輒流連。三陽。掩卷。有望久之。考  
 樂府。門十。賦之。沛。未嘗不。想見其。及。冀。將。且。暮。遇  
 也。徒以。程。又。督。謀。世。市。特。數。弱。亦。代。政。迴。即。中。外  
 忽。四。十。年。以。昔。之。願。行。誓。未。中。然。未。決。濟。史。忘。也  
 故。所。閱。歷。之。地。以。茲。揚。吳。昔。秦。晉。蜀。魯。名。山大  
 川。奇。峰。秀。壑。五。世。不。磨。以。扶。別。出。而。以。五。七。言  
 寫。之。康熙。己。卯。山人。官。御史。大夫。世。稱。雄。俊。山人  
 居。之。澹。然。其。門。蕭。寂。以。進。德。修。道。退。食。之。懷。剛。賢  
 諸。文。莊。神。下。述。稱。官。說。高。山。徑。何。遠。之。書。有。當  
 于。心。輒。掌。編。印。單。讀。皆。諸。期。互。倚。而。略。仿。高。士  
 貧。士。二。傳。之。節。而。皇。甫。士。亦。所。稱。神。謙。完。長。好  
 書。學。言。必。之。唯。秘。教。夜。宗。淵。淵。而。德。之。後。考。結。諸  
 人。之。書。以。少。月。讀。遠。世。所。考。而。以。已。之。意。無。其

此謂士大夫高其尚或獲持吏贖得仁智之學以唐  
王右丞韋蘇州自太僕宗之東坡山谷輩亦間有取  
焉書或錄一通付于河門人朱君修延俾藏于其區之  
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山洞底之巖屋山房後有匾者  
庶明吾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重傷後王士禛序

漁洋山人撮子史百家之言自唐虞下迄勝國凡高  
人逸士之可尚友者隱顯不殊采而錄以通乎八卷  
取會詩良人惟女權而以名其書錄一通付于河門人  
朱君修延俾藏於其區之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  
洞底之巖屋山房而後是則欲廣其師俾離版以  
行垂信于序蓋予與山人交最久稱心相知其志  
慕曠逸雅嗜山和雜履華隱居於榮神則吾兩人  
性情同也撰是書以山人官御史大夫也世稱雄峻乃

山人退食自怡心如也然古之大隱在朝而者非山  
人其誰與吾嘗謂古大臣漢明弼德真為天下  
非特其臣功懋也蓋亦集虛而揚謙爵祿不入於其  
心故視富貴如浮和佳況古高何足以此為之不矜不  
伐伊尹王周以寵利居功周公之明聖是皆聖人也固  
然他如留侯之辟穀裴之保野韓之解白歐之思禪  
彼其人雖靈神播留謀于廟堂之上與出處極而  
川觀者何以異哉則乎此則以山人尚友之意所

記也則隱其取類通而見義遂固在此不立彼也吾  
自皇甫士安傳高士而後宗敬微同道祖聖皆有作  
今觀山人所撰益條條皆以為勝之而後者倘若高  
隱傳三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別類別行  
亦高士也隨其書曰晉稽康所贊其一自擬合四  
十二數得待吾等咸和後果益以考諸嚴行三傳  
予與山人志相既同後復有續是編者將不遺焉  
兩人也夫高士采華序

昔東坡作序自注池今甫以為論韓白優劣此不知亦  
地且不知魏公也夫魏公相三君出天下可謂愛其  
心勤然每記於蘇得惠忘寵辱高世舉志之傳  
以混其迹惟東坡與同旋夕知之最深而今甫以子  
句注之或為吾新城夫子小撮高第晉登封軸其  
曠懷高第蕭然自適讀漁洋諸集隱一有湖山丘  
壑之志則存自之志有不謀而合者言世世近  
薛夫子清授古懌錄八卷今藏於具區之漁洋

山皮近反覆披讀大約於朝奉之語取合人以寄  
尚為校記高隱則崇氣節於放逸則尚廉潔至  
於涉父道又道士高僧一讀一咏有會於心乃筆  
於簡而以傳次其走後真不歸於屬世警言依明  
理達至非徒眼世儼物結情飾飾以自鳴孤高而  
西則斯集之作殆亦清介恬澹之操隱為流弊今  
觀夫子退食如茶一區香一壺書一卷穆馬藉簾  
造化因物所謂古懌口履公是以視富形一碎釋暮

樂天者其意致又遠矣嗚呼漁洋山之子最出者也  
應足觀理靜足棲心論潛法藏之觀可涵含大虛  
漱滌萬類以斯集置其中則山川靈粹高士清  
樸真堪共有千古而世近亦得探奇曠挾幽澗  
放舟具區之間以自廣所與其巨海同目曷者露  
巖峰皆可與古懌相印証者世近雖不敏尚敢行  
白畫意為夫子記刻以附是集之後謹為序

以故自持媒，晦其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南華經

許由 巢父 子州支父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鸞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子夏問：天下為庖人，雞不沽尾，尸視不越樽俎，而代其矣，不受而逃，去又白為九州。長由不欲，謝遂於河，其友巢父擊牛飲，飲之，問其故，曰：吾欲名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古懽錄卷第一古

濟南王士禛 胎上 撰

新安人朱澤廷 翠庭 校

被衣

齋缺問道，手被衣，被衣曰：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如一汝度，神將未合，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睡焉，汝新生之，精而中，求其故，言未卒，齋缺睡寐，被衣方說，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叔游游欲師事其名譽，污吾精口，幸擯上流，飲

堯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道有出處，主病方且活，不亦晚治天下同上

咸宜

伯牙學琴於咸宜，三年而咸宜為其精，袖其案，情志專一，尚志論也。咸宜曰：吾師子春，立海宇，修精人，情乃與伯牙，乃漢萊山，留伯牙曰：吾得吾師，刺

船而自舒不返延望舟人但聞海水汨漫山出寶  
冥羣鳥悲脚愴然歎曰志生情移我情乃投棹而  
鼓之為水仙操與府齋題

### 藐姑射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南華經

### 健德之國

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名為建德之國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君其游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  
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遠君者皆自往  
而反君自此遠矣南華經

### 原憲

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窻桑以為樞而  
覆牆之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往是  
原憲革冠縱屨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居之曰憲聞之世財謂之寶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南華經

### 楚狂接輿

陸通者魯與魯性躬耕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遣  
使持金百溢車馬二駟往聘請治江寧使者去妻淫市  
乘曰門為車誰何深也妻事之也斯辭以自食親織  
以為衣食能者暖其樂足矣不以念之於是夫員金  
龍妻戴狂器夏名揚遊諸名山食桂槿實服黃菁

子隱居於首山高士傳

### 漢陰丈人

子貢遊楚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土澆澆之然用力多而見功其寡子貢曰有械  
於此一日灌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示之機  
後重前輕勢水若抽其名為機丈人勃色曰吾聞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我非不  
知羞而不為也南華經

莊周

莊周者少時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遺世自放楚威王使大夫聘周方釣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司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生為留骨而貴乎寧生白尾塗中為六支曰寧掉尾塗中耶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高士傳

於陵仲子齊士傳作陳仲子子終

楚王遣使三玉於陵聘陳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妾可為妻曰夫子左萊右藜樂至其中矣後駟連騎所安石邊窳穢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奈何曰客賤之如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送相與送之為人謹野高士傳

古懽錄卷第一

古懽錄卷第二

執事峻蕭和詢

執事峻字伯陵京兆人治清節隱於所山日鳥逐以書勸峻之報曰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立之道於茲始踴能者見利不肯者自辱亦其守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爾徒欲偃仰於容以遊輪齒耳道高尚不仕卒于所山所人立祠稱所居為高士傳

向子香字伯陵十三世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問

論清勇居曾弟弟子秋風馬融許國桓麟皆宗

之大將軍嘗武舉賢良石松同上

邵曼容

邵曼容養志自脩仕官不肯過六百石親自免去

書漢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脩道靜默世服其德高不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揚雄稱之曰谷口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高士傳

###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居中以讀書為性少事元  
始末王莽顯改福一朝棄妻去九江傳以為仙後有  
見於會稽者更姓名為吳市門平諱○吳志與梅  
福避莽亂入吳從會稽餘不詳以江南山水行踪因居  
之後人名之曰吳市門西吳里語

### 嚴遵

嚴君平卜筮師都市日問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別開肆  
下簾而授者如揚雄者書論世人士曰蜀嚴遵與  
李強為益州書曰吾得君平為伴事足矣雄曰君可  
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漢書

### 彭城老父

彭勝不食粟有者父來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煎薰之竟去夫年非我徒也  
趨而相莫知其誰漢書

###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性尚中和好道者易潛隱  
於山清易為損益邦國也其言曰吾已知富不如貧矣  
不知戰但知死何益也其女為婦早教其女事父相  
與與北海禽慶子為俱遊五嶽名山不和世終漢書

###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帝即位乃更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顏色訪之使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水帝疑其為光遣  
使聘之三反而到會於北軍司徒侯霸與之素  
舊遣人召光光不答乃投札與之曰君身足下位至  
將足甚為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旨多傾絕定朝  
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無其腹曰吐吐子陵不可相助為理和光不取不取  
良久乃矜目應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和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和升與



歎息而後復引之入論道者故因共跡足以足加帝腹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堂帝定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即即除諫議大夫不至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初處由嚴陵濼後漢書○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八  
濼第二是嚴陵濼水經注

周黨

周黨古伯也太原廣武人王莽竊位記法杜仲建武中  
徵由議郎病免遂呼妻子居澠池後被徵乃著短

多單衣穀皮錯珥待見尚書召引思伏而不語自陳  
願守志治曰明王聖主也君不宿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  
帛四十四遂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後漢書

王霸

王霸字儒偉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王莽篡位棄  
冠勒絕交宦建武中徵召霸高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茅

星蓬危連微不致期妻亦美志節初霸與令狐子伯也  
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以也霸子方耕於野  
投書而歸見令狐子沮喏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去久  
卧不起妻問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美而我見重蓬  
髮歷齒父子恩深不覺自去卑妻曰君少修節節  
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舊志  
而慙是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君是哉海內終身隱  
也後漢書

逢萌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王莽世解冠挂東都城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走武而位乃之狼和勞  
山養志修道德書微節記以老髦迷路東西使  
者曰尚不知方而所至亦無齊中不便駕歸連微不  
也○前與平原王君公友善君公重亂不志儉于  
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嵩東王君公後漢書

韓順

韓伯子良天水成紀人脩道山居執操不回隗囂稱  
上將軍使聘囂欲以爲師囂曰禮有未賜子義里往  
教予欲相師但入深山去高士傳

李弘

李弘字仲元居成郡里中化之稱名爲神人送之因  
共酣飲日餘不知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奔逸不之官  
揚雄曰不事不靈居於可言之何漢書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信陽侯陰  
就劫殺之既至故爲設表依蔥葉之節丹推去之曰  
以君侯休供甘旨故未相逼何其薄乎更殺之饌乃  
食及就左右進華丹笑曰吾聞桀爲人車山宜此邪自  
是隱閉不問人事以壽終後漢書

蔣詡

蔣詡會中三種唯羊仲求仲性之遊二仲皆挂產遊

名之七後漢書

張仲蔚 魏景卿

張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則天官博  
知物爲詩碑所居蓬蒿没人呼人莫識惟荆楚和之  
三輔  
法錄

鄭敬

鄭敬字汝都去吏隱穰陵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  
誦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陰以茅蔭爲席汝曹先  
賢傳

韓康

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  
子信康買藥康守侯不神女子患之於是韓伯休即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後漢書

梁鴻 高恢

梁鴻與妻往羅共入霸陵山中誦詩彈琴以自娛東  
士御若齊魯之間去道吳依吳伯通居廡下爲

人貧泰伯遜察而異之。會於鴻潛開著書十餘篇。  
及卒葬吳離家。曰：要離烈士，伯嚭清高，可令相近。  
後漢書

鴻友人京兆高恢，好者如隱，華陰心平，亦高抗終身。  
不仕。同上

### 王符

王符字孝伯，安定人。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篇，號《潜夫论》。度遼將軍皇甫嵩解官歸，安

鄉人省以符得，為美。和育時，又曰：王符在，何想驚遠。  
此衣不及帶，屣履去。迎呼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  
一逢掾。後漢書

### 孫期

孫期字仲威，濟陰武城人。少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牧豕大澤中，性其學。者皆執經坭畔以追之。後漢書

### 臺佟

臺佟字孝威，鄆人。隱武安山，鑿穴為室，采采自業。

建初，州辟不聽。刺史行部，使世事，致得佟，載病往。  
謝刺史乃執，執見佟曰：孝威，若身，汝是，甚苦，若何。  
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以明使君奉宣詔。  
書夕，惕庶事，反不苦。神遂去，隱，終不息。後漢書

### 矯慎

矯慎字仲產，扶風茂陵人。少與黃老，隱避山，欲慕  
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普甚重之。遺書曰：仲產，  
足下，勒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橋宿，不為，亦有西風。

何嘗不歎，蓋同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避。  
亦有理，圓養人，施於物，欲至，以登山，絕迹，神不著其。  
操人，視其驗，吾欲先至，其可者，於意，何如。慎  
不答。後漢書

###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  
守詣，見之，真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真曰：真  
曰：以明，真見，待有禮，故敢自同。真若欲，真曰：真

將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懼然不敢復言順帝西巡  
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宜飲洗耳之水  
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辱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  
得御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退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後漢書

表安

大書積地文錫洛陽今去業行見人亦皆除雪至表安  
以獨坐行路除雪入亦見表僮即問何以不去安曰大  
雪人皆然不宜干人也後漢書注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車人居穀城聚西力穀衣食婢家  
數步往受其長如世見其為車平內文招之不往去  
之太原守即越牧郭孫書自授丞相孔光辟不至後漢書

周魏

周魏字巨恭御史大夫舉子梁冀三辟皆不屈隱  
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後漢書

表閔

表閔字長叔汝南人築土室庭中閉門不見客危  
滴稱之曰隱不違熱貞不絕俗高士傳

郭泰

郭泰字常行陳梁河間西中一角塾時人乃折  
巾一角以為其宗中後漢書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讀書樵山自耕種非其力  
不食常齋磨鏡具備以自給陳蕃黃穰交辟不

就子穉字孺子登而隱不仕高士傳尚書令陳蕃疏  
若處士往穉妻肱表闕章著本意帝問蕃曰徐

穉表闕章著孰為後志對曰閔生去公族閔道漸  
訕著長於三輔所謂不扶自如不鑿自雕至穉為  
爰自江南早著之域而角之傑也後漢書

管寧

管幼為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箒甘掃上堂膝席皆事 三國志

###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行朝議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尉生爭  
慕其風恬歎曰昔戰國之世當士橫議列國之主擁  
簪先驅卒有坑儒性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  
碭河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大將軍何進欲致之使  
同郡黃憲致書勸曰昔人之隱也呼則放聲乎流逆巢  
棲茹薇其不遇則裸身大笑披髮狂歌今之生

雷平壤遊人間吟曲籍裴衣裳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而不亦唯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飲  
後漢書

### 焦先

焦先自作一榻牛廄榻或獨止其牛廄冬夏恒不著  
衣卧不設席或終日一食輒去後野乃從其廄生因  
露寢冬雪去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以故 三國志注

### 龐德公

龐公居岷山之葑未嘗入城府刺史劉表致延請不屈

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陵之上暮而得所棲龍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孤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 後漢書

### 司馬德操

河中有魚梁洲龐德公居漢之隍司馬德操宅洲之陽  
望衡對宇愷愷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 水經注

○德公襄陽人孔明女其初將嫁德公初不  
令出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慕德操往入  
其室呼德公妻而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欲  
索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饌復更德公還直入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襄陽記 ○德公字德操潁川陽翟人  
有人偷鑿德公別州括囊不納時人或以人如河內獲  
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德其婦諫曰人賢所  
疑而君一皆言佳豈豈君之意德公曰如卿所言

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

龍丘萇

龍丘萇隱居太末志不降季王莽時連辟不拜任廷  
少會祿都尉掾吏白請召之廷曰龍丘先生至賜徒  
履義者伯夷原憲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灌辱焉  
召之不可遣功曹李福脩書致慰曾蒙稱一少萇  
乃乘輦詣府願得生死備錄尋卒廷不刺三日

後漢書

古懽錄卷第二

古懽錄卷第三 魏晉南北朝

孫登

孫登居汲郡蘇門山中懸崖百仞叢鬱茂而神以甚  
察好讀易彈一弦琴有竹實數斛許曰而已惟善  
悲或沒諸水去而觀之登復去矣阮籍登山履視之  
箕踞相對商略終古屹然不忘復叙檀栢等引  
之術猶凝矚不轉籍乃對之長嘯良久笑曰可  
更作籍復嘯意甚思還坐宿許聞其上嘯然  
有聲以鼓節鼓吹林谷傳響乃向人嘯也世說新語集序

張翥

張翥字子明鉅鹿人孝悌前後辟命并不應魏太  
和中求隱學之士郡累上書甚遣不行廣平太守  
虜統利官三日網紀白承前致版渴統教曰張更  
生可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公者也此豈版渴所  
可克飾哉但遣主簿書致禮云年一百五字平

三國志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道園嵇康。河內山濤。年相。比。有。此。類。者。許。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當。集。竹。林。之。下。肆。意。酣。飲。世。謂。竹。林。七。賢。風。譽。前。於。世。也。多。行。吟。詠。  
世注

嵇康

嵇康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世罕遇之。敬焉以為神。  
晉書

阮籍

阮籍志氣宏放。開戶視書。思月不如或登臨山水。竟日忘歸。  
晉書

扈累

扈累。名伯童。京兆人。初平中有青牛先生者。常負青耜。莖華。年百餘。累隨之遊學。童亂從。勤後詣洛陽。獨居道側。以麻執自障。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  
魏略

寒貧

寒貧者。本姓。初。子。淳。也。安。定。人。客。三。韓。信。宿。儒。樂。文。博。學。好。精。詩。書。後。好。由。事。常。積。老。之。五。千。文。周。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食。不。求。味。冬。夏。未。嘗。衣。絮。冬。連。結。衣。獨。居。窮。巷。車。騎。亦。滿。問。其。所。欲。不。肯。言。淮。曰。與。補。精。衣。服。取。脯。一。升。而。已。  
魏略

皇甫謐

皇甫謐。字。靜。安。定。朝。卿。人。居。貧。躬。自。稼。穡。常。極。而。農。有。高。尚。之。志。自。稱。玄。學。生。嘗。作。玄。守。論。曰。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嗜。費。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舉。孝。廉。賢。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武。帝。借。書。讀。之。  
晉書

董京

董京。字。威。華。宿。自。祖。道。遠。遊。詔。時。乞。於。市。得。殘。燬。敗。絮。結。以。自。覆。此。京。則。棄。之。孫。楚。常。就。酒。或。以。糞。溲。後。數。年。過。去。莫。知。所。之。但。於。夜。書。寫。一。石。竹。子。詩。二。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其采稻求食。或去其邊。拘繫。以  
資養。後詣洛陽。市藥。會王已洛中。王公已下。并多  
橋。統時在船中。曝藥。詰責。車乘。以重。立不之顧。太  
尉。竟克性。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何。統。昔。何  
濟。窮。能。水。載。乎。答曰。可。乃。換。龍。折。旋。中。流。作。錨。鷓。鴒。  
鷓。鴒。亦。是。且。波。言。夜。驟。觀。者。皆。憐。問。能。作。鄉。土。

間。曲。手。統。以。足。扣。船。為。暮。歌。向。女。之。章。少。海。鳴。清。激。慷  
慨。方。且。應。和。合。水。漱。天。雲。由。御。集。雷。雷。畫。其。王。公  
已。下。皆。悲。止。之。乃。已。遂。命。旌。旆。羽。騎。鼓。吹。亂。作。往。船  
三。匝。統。危。坐。如。也。若。坐。所。也。充。曰。此。是。鬼。是。木。人。在。心。也。  
俾。會。稽。不。知。所。終。晉。書。

何準

何準。字。幼。道。廬。江。漢。人。驍。騎。將。軍。何。充。弟。五。弟。也。高  
情。遊。世。驍。騎。勸。之。令。仕。答。曰。余。弟。五。之。名。何。必。減。驍。

郭文

郭文。字。子。農。河。內。軹。人。少。愛。山。北。歷。華。陰。觀。石。臺。  
步。擔。入。吳。興。修。杭。山。中。窮。谷。坐。人。之。德。停。亦。於。樹。下。  
覆。其。上。而。居。之。恒。著。鹿。裘。草。屨。采。竹。葉。木。實。自。供。王  
導。聞。其。名。迎。置。西。園。温。嶠。問。之。曰。餓。而。思。食。忙。而。思。室。  
自然。之。性。志。至。獨。世。情。郭。文。曰。思。由。憶。室。不。憶。世。情。  
嶠。曰。柳。下。梁。鴻。之。五。也。後。逃。歸。臨。安。山。中。草。葛。共。度。閭  
並。為。傳。贊。晉。書。

程湯

程湯。字。深。尋。陽。人。篤。行。純。素。耕。而。後。食。釜。庾。一。升。  
所。受。日。徒。王。導。辟。不。就。隱。於。南。山。子。莊。子。祖。休。導。湯  
教。不。交。人。物。語。不。及。俗。性。以。弋。射。為。事。及。長。不。復。獵。或  
問。之。曰。獵。自。我。初。自。物。未。飽。頓。盡。始。志。節。其。喜。者。州  
府。禮。命。及。公。車。徵。并。不。就。子。越。有。意。擇。焉。子。法。歸。者  
武。以。教。務。多。務。亦。不。學。子。莊。嚴。示。問。曰。世。至。古。自。隱。

程湯。字。深。尋。陽。人。篤。行。純。素。耕。而。後。食。釜。庾。一。升。  
所。受。日。徒。王。導。辟。不。就。隱。於。南。山。子。莊。子。祖。休。導。湯  
教。不。交。人。物。語。不。及。俗。性。以。弋。射。為。事。及。長。不。復。獵。或  
問。之。曰。獵。自。我。初。自。物。未。飽。頓。盡。始。志。節。其。喜。者。州  
府。禮。命。及。公。車。徵。并。不。就。子。越。有。意。擇。焉。子。法。歸。者  
武。以。教。務。多。務。亦。不。學。子。莊。嚴。示。問。曰。世。至。古。自。隱。



操晉書卷之八

郭翻 晉書卷之八 布林子也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能言。不交世。其得得俱為度亮所稱。以車博士徵。不就。嘗乘小船暫歸武昌。昌省墳墓。出而將軍使翼躬往送之。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耳。也。翼俯身入其船中。乃去。曾孫希林布林子。嘗以自隱。居不仕。晉書卷之八

范毓

范毓字稚春。濟北廣人。居青州。世以人稱其小。其父常父。衣屨常至。毓少履高。操呼者。上隱遠之士。劉此徐苗等皆教授。惟毓不嘗門。其詩自守。凡所亦遠。七弟。晉書

索襲

索襲字倬。魏人。虛語如也。不志州郡。命太守傷。晉書卷之八 終日之志。應曰之。皇業。知人之

西州。如和人之。而。棄。室。不。強。賦。而。志。忘。在。州。野。野。之。為。遠。在。生。之。不。顧。蔑。以。知。心。益。立。其。之。晉。書。

楊新

楊新字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衣褐。德。德。然。自。得。陳。省。異。谷。音。旨。未。嘗。交。也。常。卧。之。牀。下。甘。苗。神。穎。川。荀。翻。造。而。後。經。眼。目。不。容。時。以。為。其。志。之。能。史。

王蒙

王仲祖病。鄒。其。長。物。稱。藥。節。命。州。為。景。法。林

謝尚

表虎。字。少。貧。少。為人。備。載。運。祖。謝。祖。而。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清。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其。有。清。致。而。福。五。言。又。所。未。嘗。遇。歎。美。不。能。已。而。遣。訊。乃。是。者。自。詠。其。所。作。詠。史。詩。目。此。相。如。亦。相。賞。世。說。

○表虎少貧。漁。亦。嘗。為。詠。史。詩。是。其。風。情。也。少。孤。而。貧。以。運。祖。為。業。難。而。修。軍。謝。高。與。牛。滿。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散。服。汎。江。會。竟。三。運。祖。中。混。

謝靈運詩。辭多藻拔。乃遣問訊。答曰。是書臨汝。亦誦  
詩。不其祿史之作也。尚嘉其勝。殆予與送活中。且  
自此名譽日茂。晉書秋

謝靈運

謝太傅。為洛生。祿謝本有鼻疾。故其言。獨名流  
愛其祿。而弗如。恒以手提鼻。如之。林。○謝靈運。性  
尚山中。空石室。臨濟谷。悠然。曰。此亦與伯夷何  
遠。晉書

庾三規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宿佐。設酒。五。胡。之  
徒。登南樓。理。誦音。調。始。道。聞。笛。道。中。有。履。聲。  
甚。厲。定。是。庾。公。諸。賢。欲。禮。之。公。徐。曰。諸。君。少。休。老。子  
於。此。興。後。不。淺。日。便。搗。胡。牀。與。諸。人。詠。讚。世。說

王逸少

王右軍。既去官。興。東。事。人。士。嘗。山。水。戈。釣。之。娛。○  
士。許。道。共。脩。服。食。徧。采。名。藥。不。遠。于。聖。遊。名。山。

注。冷。海。數。曰。初。平。當。以。無。死。世。○右軍。初。度。所。江。使。有  
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幼。得。去。充  
許。詢。支。道。諸。人。之。義。冠。世。至。無。室。東。中。興。之。同。好。  
嘗。與。同。志。脩。禱。山。隱。之。蘭。亭。亭。自。序。其。事。○世。所。傳  
蘭。亭。帖。也。一。十。一。人。詩。必。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  
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觥。本。傳

王徽之

王子猷。岳山隱。夜大雪。眠覺。開。窗。命。酒。四。望。皎。然。  
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戴。時。在。剡。便。夜  
乘。小。船。就。之。徑。宿。方。至。道。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  
曰。乘。興。而。乘。興。盡。而。返。何。為。見。戴。世。○王子猷。去。都  
尚。五。清。下。蒼。閣。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過。桓。於。岸  
上。遇。王。在。船。中。客。云。是。桓。子。野。王。使。令。人。與。桓。開。云。聞。君。善  
吹。笛。試。為。我。奏。桓。時。已。背。頭。素。獨。云。名。便。回。下。車。踏  
桓。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客。垂。不。文。一。言。世。○王子  
猷。子。徽。是。也。共。讀。高。士。傳。子。徽。嘗。共。丹。高。潔。子。猷

云未及長卿慢世世記

### 詩詢

涉稼物遊山水而體極登降時人之云之度非徒有勝情  
亦有濟勝之具世記

### 張廌

真誠指為隱者。家苦竹數十畝。為多苦其  
中。王右軍造之。為避行車。不與相見。一節舞為竹  
高如永嘉郡記

### 阮孚

或指阮遠集。見阮自吹火。蠟履。曰。歎曰。未知一生當著  
幾量履。袖色潤暢世記

### 阮裕

阮裕。字道。東山。蕭然。常因足於懷。人以問。王右  
軍。右軍曰。此人近不。家。難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世記

### 阮脩

阮宣子。性簡任。常以百根拄杖。頭至。壇。伎。招。阻。難。  
守世責感。不肯詣。名。主。傳。

### 宋徽

宋徽。字令文。懷。效。數。人。也。隱居。任。泉。山。與。陰。  
翹。齊。好。友。善。酒。泉。太。守。烏。岷。其。感。侯。生。之。徵。距。  
而。不。見。岷。銘。詩。不。辭。曰。丹。崖。百。丈。青。壁。千。尋。亦。未。  
當。勞。蔚。蔚。若。鄒。林。其。人。次。至。雖。同。之。孫。室。通。人。選。  
室。勞。我。心。微。淫。論。語。及。為。詩。頌。數。言。道。言。虛。先。  
生。晉。書。

### 何琦

何琦。字季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以。梁。書。之。授。司。  
空。位。阮。太。尉。桓。溫。辟。命。皆。不。就。溫。嘗。登。濟。嶽。界。山。歎。  
曰。此。山。有。者。人。晉。書。

### 孔愉

孔車。字少。有。素。道。意。自。稱。孔。車。遊。散。居。山。石。徑。謂。  
有。道。樹。為。生。之。廟。今。猶。有。孔。車。廟。世記

祁嘉

祁嘉多孔着酒泉人少清負好學夜忽富于有起年  
呼曰祁孔着祁孔着隱去未脩飾人世甚苦所得  
未毛練可喪之山屋遂西玉燉過貧身衣食以書  
生都養以自給博通經傳遊後高教受門生百餘  
人逸民史

瞿研之

瞿研之居宣城之春山中桓温往造之見之  
被鹿裘坐石室神骨特色温及條佐數十人皆莫測  
乃命伏滔為之銘贊

謝敷

都恢與謝敷之嘗嘗稱謝慶緒謝敷不德之師也  
累心實都盡○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入太平山中  
十餘年止齋供養以母老還若邪內史部懷表  
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雷士星占云  
虛士事之時戴逵居剡時人愛之俄而敷卒會

稽人士以嘲吳人曰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戴逵

戴逵字安道道人少博學好法論能鼓琴工書畫  
總角時以蒜卵汁漫白瓦膏作鄭玄碑為文而自鑄  
之詞麗器如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  
其善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  
伶人後從會稽之剡縣者武時累徵辟不就乃遊於  
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會稽內  
史謝靈運遠遊不返乃上疏曰伏見國戴逵布  
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隱衡門雖策命屢出操不回超  
然絕遠自求其志逵年垂耳順常抱羸疾陛下愛  
而器之亦宜使身名並存請絕其台命許之乃復還  
剡詢由尚書僕射請徵為國子祭酒復不就書  
顯者仲若父逵克勤並隱邇有高名父善琴書顯  
並傳之凡諸音律皆慈暉子會稽剡縣名山故  
世居剡遊桐廬自居山以同廬僻遠難以養疾

去居是下。是下士人共為築室。室名曰北樓。亦同。少  
時。繁密者。若自然。衡陽王義季。稱宗曰。迎止黃鵠  
山。山北有竹林。猶命。亦謂其美。願憩於此。義季。正  
從之。遂翮服。其辭。指不改。常受。為義者。數。深。皆  
新。聲。更。曲。其。三。調。遊。張。廣。陵。止。息。之。高。皆。與。世。異  
文帝。其。欲。見。之。謂。黃。竹。侍。中。孫。敷。曰。吾。亦。迎。之。四。皆  
宴。戴。公。山。下。宋書。

范宣

范宣字宣之。陳蕃人。少。豫。章。太守。殷。羨。見。宣。其。次  
不。完。欲。為。改。宅。曰。薛。度。爰。以。宣。素。貧。加。羊。葛。屨。  
願。給。之。不。受。宣。言。僕。未。嘗。及。老。花。或。謂。人。生。與。愛。俱  
生。此。語。何。如。宣。云。生。在。子。而。葉。為。客。曰。君。言。不。讀。老。花  
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見。人。莫。剛。也。誰。國。戴。達  
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晉書。

陶淡

陶淡字廣靜。侃之孫也。年十五。六。便服。食。飽。不。眠。

娶。結。廬。臨。湘。山。中。養。一。白。鹿。自。僞。親。也。往。候。輒。移。渡  
澗。物。莫。得。近。州。舉。秀。才。遂。逃。程。縣。埤。山。中。終。身  
不。返。晉書。

陶潛 附杜去隱記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自。之。亮。昇。陽。柴。桑。人。少  
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之。名。傳。云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也。好。讀。書。不。求。甚。解。也  
有。會。意。輒。欣。然。忘。食。簞。瓢。居。室。自。足。也。嘗。著  
文。手。自。撰。頗。亦。已。志。忘。德。得。知。以此。自。終。後。為。鎮  
軍。建。威。參。軍。謂。人。曰。聊。欲。強。飲。以。為。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惡。心。種。秫。妻。子  
曰。請。種。秠。稻。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秠。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縛。是。也。歎。曰。我。不。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意。既。不。辭。音  
聲。而。蓄。琴。張。素。琴。一。張。女。笛。五。張。無。事。以。自。適。意  
即。將。侯。潛。送。其。酒。醪。取。錢。上。昔。自。中。流。海。里。平。遠。後

著之與子書以言其志曰小宗如嵩偁愛閒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茂時多憂鬱亦復  
懽然有喜嘗五六月北宮下即遇活風暫至自謂  
是義皇上人妻崔氏志氣亦剛夫耕於前妻鉏  
於後晉○晉太之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綠路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極古林夾岸數百步中皆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其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山口口懸壑若有  
走舍身徑口入初極狹才通入後行數千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老著者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導還家設酒殺雞作  
食頓人問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  
妻子邑人來此绝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晉論魏晉此人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去飽食停飲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去得其船便會向路  
廬之志之及郡下詣太守從以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幾尋病終後遂無所聞  
者陶靖節集

### 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高平人。虛誕寡欲。好游山  
澤。桓冲常至其家。驥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  
宜先指桑。吾冲乃指其父。父命驥之。然後乃還。拂  
袂褻典。冲言。自持酒。酒盡菜供。冲勸人代之。  
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乃慨然。晉書  
驥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荆州刺史桓冲遣  
船往迎。贈賂甚厚。驥之。捐命升舟。竟不受餉。緣  
道乞食。乞比玉。明已。查見冲。自豫。中。備然而  
退。世說

韓康伯

或問表侍中恪之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門庭蕭寂。若無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世從

孟頫

孟頫少孤。少清立。布衣蔬食。口不及世事。或勸之。孤興。好侍人。不知其所以。或謂桓溫宜引孟頫。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我非敢擬。議也。頫聞之曰。我疾癖。不堪。恭相王之命。今庶人。官者。計九。豈皆

高士哉

邵洗

邵洗教月山行。喜潤。植法。牧。唱曰。洗書五年。塵土。物。界。倚。駭。臨。水。久。之。乃。知。南。史。

宗炳

宗炳字少文。涇陽人。妙善。畫。書。圖。畫。精。於。玄。理。文。於。山。水。後。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足。戒。為。南。平。太守。還。真。想。還。乃。與。江。陵。三。閣。主。宅。安。武。

帝。書。辭。名。與。雁。門。同。後。為。太。尉。掾。皆。不。把。西。

陟。荆。西。南。登。衡。岳。回。往。字。衡。山。欲。懷。尚。平。志。有。

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起。唯。澄。懷。觀。

道。卧。以。遊。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曰。撫。梁。初。操。

欲。令。半。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清。桓。可。重。唯。少。文。

傳。焉。南史

或。子。叔。榮。少。文。博。父。弟。也。文。善。不。盡。少。文。而。

真。澹。過。之。微。辟。一。甲。所。就。同上

測。子。敬。微。少。靜。息。不。樂。人。間。齊。豫。章。王。山。氣。微。為。

參。軍。不。死。答。府。曰。何。為。誤。傷。涉。島。橫。斤。山。木。欲。游。名。

山。乃。寫。祖。少。文。所。作。高。子。平。園。於。壑。齊。老。子。於。二。

書。自。隱。子。孫。拜。辭。悲。測。長。笑。不。視。遂。往。廬。山。止。祖。

文。舊。宅。侍。中。王。季。子。彌。所。飲。墓。命。陸。探。微。畫。其。

形。與。已。相。對。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且。

測。善。畫。自。周。阮。籍。過。蘇。門。於。行。動。止。坐。卧。皆。之。又。

畫。水。畫。佛。影。臺。此。為。妙。作。後。自。畫。造。高。士。傳。三。

卷南○魚後候子響著五江州銅濟敬微薛曰少者狂  
病尋山采蕪素志至此量腹而進其求度形而衣  
薛蓬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物宗人尚之亦好山澤  
微辟一量可也同上

蕭思話

蕭思話性太祖登種山北宸中道者響信信而  
上使於石上彈琴司賜以爵曰相貴有松石間意

宗書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性如山如晉末求為鳥傷義熙中  
初世忌及宗或亮辟為一守可執求會稽上虞性之  
敬弘嘗解詔製典弘著以表藥性物或問  
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得亦不賣始寧沃洲  
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款延之弟相  
欽重南史

王敬弘子瞻之 弟秀之

王敬弘性貞美徐傳嘗朝祗不與往來讚之三丘書  
書未嘗一語相美秀之又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  
權要南齊書

沈道度子慧幹

沈道度武康人好老易縣令度甫之為宅廢頭  
里臨溪有山水之玩受琴於戴逵王敬弘郡州府  
凡三命皆不就或竊其屋後大筍止之曰借此筍欲  
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南史

子慧幹修文  
宗不就州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剡縣性如山水每遊必窮出  
峻旬日忘歸嘗遊山置沙行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  
三載崇歎曰緬惠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  
知者之博及淳之還乃不告以經會稽太守謝方  
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信  
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沈  
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住茅室蓬戶度草堂徑唯



林上有教帙書與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為外  
之遊南史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晉豫章建昌縣。間居後  
老。思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慧遠別遺民。道遠  
廬山。陶淵明亦不為微命。得之。尋陽。隱嘗以  
稽康高士傳得之。云云。美曰為之注。南史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少入廬山。事沙門慧遠。  
明三禮。毛詩。以散騎侍中。徵不就。與之。怪書曰。山  
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汝等冠娶已  
畢。脩惜衛沈。吾復何憂。自今家事。一切見問。子平  
之言。可以為法。之嘉。中徵詣京邑。為築室。鐘山。而  
巖。謂之招隱館亭。宋書

劉凝之

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

或徵之。劉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老武  
未聞。樂許稱臣。志寧。南史

龍興行

從祖立之 父恭民

龍興武陵漢壽人。世祖立之。父恭民。至不為微誌。於  
風安。洋。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荆。楚。仙  
人也。微。辟。一。無。可。就。時。或。賤。謂。而。言。不。及。世。事。南史

朱台年 姚吟

朱台年。少。有。高。情。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代。蔡。采。若  
為。業。以。蕪。若。置。道。鄉。輒。為。行。人。取。去。明。旦。已。復。見  
此人。指。怪。之。後。知。是。朱。隱。士。所。賣。後。者。隨。其。所。堪。多  
少。留。就。取。蕪。若。而。去。思。言。蕪。若。不。售。世。以。自。資  
輒。自。持。船。送。妻。還。孔。氏。頗。談。玄。理。時。為。詩。詠。往。往  
高。勝。宋書

山陰寒人姚吟。亦有高節。頗談玄理。時為詩詠。往往  
辭。辭。不。受。南史朱百季傳

王素

王素古休業。琅邪臨沂人。隱居東陽。與徐裕未  
百年。並徵太子舍人。不就。既里移。微辟聲譽甚  
高。山中有蛙。聲清長。往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  
醜。素乃為賦。自况。宋書

閻文衍

閻文衍。河東揚人。寓居南平昌。朝廷之與名士十  
許人。入山候之。原之散髮。席松葉。枕白石。卧  
不相形。延之。咨嗟而退。南史

閻文衍

閻文衍。畫九華山圖於白後半。臂跡九華半。臂云  
令吾此身。常立雲泉之內。初潭集

傅茂遠

傅茂遠。清。然靜。雷。不妄交游。袁司徒女適之。輒歎  
曰。徑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  
士。法苑

昇陽漁父

太原孫繩。為昇陽太守。落日道。遙。臨。見一輕  
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嘴。極  
其異。之。向有魚賣。手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  
夢魚者。和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波波。忘忘為樂。  
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楫而去。宋書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據。褚塘人。少有隱操。居浚布山。性耐寒  
暑。中人比王仲都。高帝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

居之。南齊書

○王僧達。禮政伯玉。停郡信宿。才文。教言

而退。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或景雲。擢抗高  
木食。自非折節。何以為之。昔之與。擢治城。安道入  
閭門。於茲而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可暫效。不宜  
久羈。君當遠。其高。步。還。事。之日。世。行。信。屋。僧。達  
答曰。褚先生。性白雲。遊。蒼。矣。古。之。漁。人。或。留。慮。見  
女。或。使。華。法。成。市。而。此。子。家。然。唯。朋。松。石。介。於。孤。路  
絕。夜。者。移。數。千。載。比。法。討。松。桂。借。行。薜。苔。已

以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微見之。輒嘗由警。同上

### 顧歡 顧黯

顧歡。字景怡。鹽官人。從豫章。當次宗。諱之。儒。諸義。與同郡顧黯。長。俱不就徵。黯。胎食。不與人。孟。且。山鳥集。其。掌。取食。南齊書

### 孔祐 子道恭 孔捷

孔祐。山陰人。隱四明山。見山谷中有數百斛。視之。與瓦石不異。王僧虔與。作。書。曰。孔祐。敬。康。曾。心。

行動。出。抵。柱。松。種。引。為。主。道。不。可。子。道。歡。與。杜。京。產。友。為。少。屬。高。行。終。身。不。窺。都。也。豫。章。王。薨。辟。不。至。兄。子。摠。有。操。行。過。饑。凍。不。可。得。而。衣。食。吳。興。丘。仲。孚。若。除。竟。陵。王。侍。即。不。就。南史

### 杜京 杜產

杜京。產。子。是。也。錢。唐。人。因。意。業。室。與。同。郡。顧。歡。同。族。於。始。寧。東。山。開。合。授。學。劉。徽。入。東。門。之。游。曰。杜。生。今。之。堂。尚。也。陸。澄。京。孫。等。表。京。微。不。

至南史

### 張融 陸慧曉

劉參軍。至吳。語人曰。聞。休。思。也。與。注。慧。曉。宅。中。間。有。水。此。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鄙。吝。之。萌。頓。盡。○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題。見。而。歎。曰。此。池。使。是。醴。泉。此。柳。使。是。文。讓。○張融。弱。冠。通。士。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必。奉。異。人。南史

### 明僧紹

明僧紹。居江乘攝山。聞釋僧遠風。往定此寺。候之。齊高帝。欲。去。寺。相。見。遠。問。曰。天。子。召。未。居。士。名。為。相。對。僧。紹。曰。山。澤。之。人。改。守。整。讓。以。道。若。辭。不。獲。命。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住。極。度。寺。帝。甚。以。為。恨。謂。慶。答。曰。卿。足。高。尚。其。事。亦。竟。之。外。臣。朕。夢。想。出。人。司。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豈。何。異。於。自。擇。冠。衣。根。必。意。○僧紹。弟。慶。答。為。青。州。僧。紹。之。釋。

隨之贊洲。任俞榆山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南齊書

###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人。隱居京口教授。敦愛五經。嘗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稱祿祿志。南齊書

### 柳世隆

柳世隆。晚以法義自業。善彈琴。常自云。烏菟軍一

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重篤鼓琴。今

風韻清遠。南齊書

### 何求

何求。字子省。廬江潯人。清退。母嗜飲。住吳郡。波若寺。人罕親其面。除永嘉太守。求時寄居南閶寺。不皆詣。至乞於寺拜。受。夏。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南齊書

### 何點

豫章王。寔命駕造何點。子哲。性後門遁去。竟

陵王子良。謂之曰。豫章尚望。廣市及吾。言。皆。息

心。後點至法輪寺。子良親見之。點角巾登。序。子

良欣悅。已。道。點。祿。私。夜。酒。杯。徐。景。山。酒。籍。○點。不

入城市。而遊遊人世。簪。不。帶。或。駕。紫。車。恣。意。所。適。

時人謂之。遁。隱。典。謝。淪。化。融。孔。桂。珪。為。莫。逆。交。

從事。道。以。東。籍。門。園。居。之。桂。珪。為。禁。室。馬。園。內

有。卞。忠。貞。冢。每。飲。必。舉。酒。酌。之。南史

### 何胤

梁武台何胤。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王景之。以手

詔諭意。并徵謝朓。胤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伏跪

受詔。及果。之。信。胤。所。還。問。胤。以。期。答。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和。初。盡。何。容。復。有。官。情。果。之。失色。而。能

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游。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岳。西。卷。皆

言。和。物。何。如。有。卿。○胤。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

吳興郡不還。還後。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以筆指山畫異。往居若耶山門寺。初眉二足。求遊。若復。直和走草。至是眉又隱。世獨題為大山。眉為山。山。南史

栢僧巖

栢僧巖。北海人。家河間。常人不能測。與劉善。以友善。向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持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棲廬山谷。常叱。南齊書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精。處。數。飾。求。齊。豫。章。王。寔。為。荆。州。教。蚪。為。別。駕。與。同。郡。宗。淵。於。野。庾。易。並。遣。書。禮。蚪。等。各。脩。軍。而。不。受。拜。命。蚪。猶。信。釋。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從。居。之。南。齊。書

蔡蒼

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交俗人。孝。拙。信。江。數

曰。古。得。如。曾。清。白。而。不。繼。曰。白。玉。為。蔡。休。明。者。而。不。繼。曰。白。玉。南。齊。書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甘。苦。常。以。竹。箭。著。葉。甘。其。書。之。山水。暴。去。伯。珍。累。休。而。坐。福。書。不。輟。宅。南。九。里。有。九。嶺。山。後。漢。為。丘。其。隱。居。富。多。龍。鬚。檀。柏。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季。後。今。抱。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咄。人。嘯。為。四。皓。南。齊。書

沈麟士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隱居吳羌山。居會稽。麟士自給。鄉里稱為微。麟士。作。玄。教。賦。以。絕。世。征。北。將。華。張。永。為。吳。興。請。入。郡。麟。士。聞。即。意。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少。欲。語。為。功。麟。士。曰。明。府。往。履。沖。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自。杖。忘。其。疲。病。如。欲。歸。渾。沌。以。滅。眉。冠。越。答。於。文。曼。請。騎。東。海。不。忍。受。此。豎。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和。和

號而及鄰人得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  
南齊書

### 王徽

王徽少母官情若止一室尋書夜中足不履地終日  
誌坐牀席皆積塵快性常為楊淨南史

### 庾亮

庾亮拜後軍將軍亮序回指之不值見其牀上  
積塵有書致亮歎曰亮君之清少動於此令  
人堪他搢牀而去南史

### 阮孝緒

阮孝緒童時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所居以一鹿牀  
為精舍以樹環造人呼居士中丞任助欲造而不敢  
造而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遠南子元襄王政書  
要之不赴答曰使廣慶可騁何異騷騷孝緒著  
高隱傳分三品言行超逸性甚清高志為上篇始終  
不耗婚嫁不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抱心塵表為下

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訢所贊其書曰  
昔祖康所贊缺一自撰今四十之數特待吾等成邪  
歆訢卒乃益二傳及孝緒字訢是繫錄其行次篇  
末南史

### 沈顛

沈顛字震默幼清淨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  
人從叔勅貴顯還吳顛獨不往勅就之顛迎送不踰  
閭勅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齊末兵荒采書行  
供食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南齊書

###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仕出物臨川王映  
表荐之餉表百斛易謂使曰民樵采棄鹿之位  
終步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事得保自耕之福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表而長史表象欽其  
風通書教道易以達理撰竹葉書格報之南齊書

### 胡叟

胡吏者不知何許人也。蒿室草徑。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如活似勝佳也。僧寺傳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居東林寺。性通率。常冠穀皮巾。躡蒲履。執梓樹皮塵尾。服寒食散。感冬解卧石上。梁書

劉慧非文

劉慧非。字宣文。彭城人。為梁安成王法曹參軍。嘗

還都。徑尋陽。遊廬山。遇道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居東林寺。慧非於山北構園。名離垢。時人稱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特二十年。復有張劉。南史

庾詵

庾詵。性疏曠。特愛山泉。十畝之宅。山澤居之。世說

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玄圃。泛舟左右。詵奏樂久而不答。徐詠在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梁書

劉訐 兄啟

劉訐。每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閑王。姿貌甚華。五山谷之間。嘉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訐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啟。耻講種山詣寺。因共卜築。廕寧寺東間。有終焉之志。梁書

王恭

會稽郡有雲門山。王籍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溪賦詩云。蝉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豈所以為文

好招也。梁書

王承 弟祥

朱异用事。車馬填門。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輕輦皆以利往。能不多者。唯大山東陽。謂祥與書

馬樞

邵陵王接甚。留書二卷。付馬樞。樞驛志尋覽。喟然曰。吾聞貴冑位者。以巢由為柱。柱。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見於柱下之。言。

散清虛。則祿祿席上之從。稽之舊論。亦各性其然也。然丈夫有謀王之介。嚴于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下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罕聞。甚乎。乃隱羊山。皇書。

謝儵

謝儵。字國美。舉之子。素貴。嘗早朝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拜。答曰。寧能死。詎可以此充食。南史

王晞

王晞若薛侍中。謂人曰。性實際後。不堪時務。第一披猖。求退身地。非不愛作。但思之。惆悵耳。○王沙彌。問澹寮。欲登山臨水。以該謚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功。北史。

睦夸

睦夸。少與崔法莫逆交。法奏徵為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法相見。唯飲。法欲論。竟不能言。後投詔書於夸懷。并不開口。夸言。法

曰。拙簡卿已為日徒。何足以此學。周士。記卿人。翰祖者。修為御車。乃去。北史。

李謚

李謚。字永和。州舉秀。和公府。辟。並不就。好書。律。愛樂山水。一遇真賞。悠爾忘歸。友曰。丈夫擲書。卷何恨。南面。不。業。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復者。四十餘。或求官於黃門侍郎。無環。答云。移郡。李謚。耽學守道。罕同於世。常欲致言。恨未有次。耳。諸君何乃輕自。謙。和。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但求存。李謚。以此負相廷。孔。等。十五人。上。書。治。謚。貞。靜。士。魏書。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善春秋。三傳。為。左。氏。書。隱。公。人。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辭。黃。孝。文。幸。中。山。徵。典。內。校。書。喟。然。曰。吾。不。欲。莊。周。數。木。固。以。疾。辭。魏書。



馮亮

馮亮。字。嘉。通。雅。好。山。水。更。有。巧。思。往。年。造。鐵。鼎。其。甚。得。樓。遊。之。道。隱。居。嵩。高。為。好。佛。理。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幅。巾。入。朝。蓋。不。強。逼。令。與。沙。門。僧。暹。河。南。尹。甄。隱。同。視。出。高。少。形。勝。造。阿。若。寺。林。泉。既。奇。嘗。製。文。美。曲。畫。山。景。之。妙。北史

章叟

章叟。遠。覽。志。尚。高。簡。落。於。紫。禁。不。居。枕。常。亦。

最。好。能。梁。書。著。於。自。逸。時。人。稱。為。居士。以。字。昭。以。詩。令。有。日。給。河。東。酒。一。斗。稱。曰。道。遠。公。圖書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沈。靜。寡。嗜。欲。情。操。隱。之。操。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實。乎。入。天。台。絕。穀。養。性。可。資。性。操。水。高。隋書

韋世原

韋世原。性。素。好。古。去。洛。州。慨。然。有。丘。壑。之。志。與。子。

弟書曰。祿。豈。獨。知。防。滿。則。過。年。不。待。歲。有。疾。使。隋書

汾亭初者

文中子游汾亭。生鼓琴。琴有聲而初者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宮。田。濱。也。文中子舍琴。祀。特。延。之。初者操。琴。鼓。枹。而。進。遂。志。其。事。作。汾。亭。操。文中子

古懽錄卷第三

古塔錄卷第四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志瘡而隱其妻如往廬北清凡三十年彈琴無藥非力不食有德道者劍書老易二子示之玉續愛其真率從與相起未嘗文一語而對之甚慳唐○王世功云往見薛收白牛溪賦蟻越蕭碧真不可言壯武遠乎揚班之傳吾近作河清移居賦為仲長志之所賞謂可與白牛並類今

寫為一和揚升卷集

王績

王績古中切終州杜陵人。性簡放不喜拜揖見通知其誕終不與以事。有田五河清間以婢故人種黍春煇醴酒養兒。鴈苜蓿草自供以周易者莊書置牀病著書自稱東臯子桑牛經酒肆流連或效曰唐書

廬鴻乙

廬鴻乙子顯然廬嵩山博學善書世稱之其真微不至五年詔至東初福見不拜遣道事令人向收野曰禮者忠信之基臣敢以忠信見帝台并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終南十志曰草堂樹館覆以茅度洞之室倒景其北煙度期仙磴灑灑碑書錦江金碧潭

王世法然

王世法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文而古即心悟物五言詩天下稱其善。吳閩游祇都秋月詩露沾葉。取詩次世法然句云微重漢河漢陳西清桂柳舉。坐歎其清絕成閩筆力復為德王士禛表陽事序○毘陵記潤夫家有王右丞畫王世法然像自題其上云徐少布見之為吟曰日暮鳥行疾城荒人住稀又云挂席幾千里名山却未逢泊舟滎陽郭始見香爐峰美其風調多所舍園於素軸後有王世法題識云王右丞襄陽吟酒圖筆意窮妙神妙意為之狀

頰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鞞帽重戴乘款段馬一

童德角提書後負梁而從風儀落涼然生坐韻語

○法然亭在白雪梅側王右丞過郭書畫像於刺

史麻後回以名亭紫陽鄭誠刺郡改曰中亭皮

日休為記一統志○世傳七賢圖潤圖是潤之冬言後

移從世九齡孝白王維多法然鄭度李善去落田

御遊就門寺鄭度圖之度集有題法然像詩風雪

空堂破帽濕上人園裏一人存又有桂溪張幹詩云

二李清狂狎二謝吟鞞送指手襄陽鄭度筆底春

風滿庠詰圖中符興長是法有所信云玉堂遺集

### 王摩詰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俱奉佛居嘗食蔬食不食葷

血得道田別業五朝口朝水周於舍下與道玄裴

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嗜酒終日在京師中銘十

教名僧玄談為樂齋中事唯茶餅藥酒日往

來極狀而已退朝之後與道相室以禪福為事善言○余

別業五朝川山谷其遊止有各域均華子園文杏

館斤竹夜鹿紫朱蘭紫菜黃許宮槐陌臨湖

亭東南控敵湖柳浪牽子瀨金魚池白石灘北控

竹里館亭東場漆園椒園等與裴迪同服各

賦絕句云爾○山中與裴迪高近燈月下景氣

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徑狹不敢相燭輒從

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後記而去北臨玄澗清月映

高夜登華子岡朝水淪陸與月上下寒山遠山

明滅林外涼蒼寒犬吠聲為豹却墟夜昏後與疎

鐘相聞此時程知童僕靜默多思晨日攜手賦詩

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春山可遊難

修去如白路為矯翼寒溫喜具麥瑞朝瑞斯之

不遠僮能伴我遊予非子天機清妙者豈意以此

不意之務相選然是事有然趣矣右丞集

### 劉春虛

殷憲字春虛傳郡人達於名理自遠言理少對

以未嘗識劉春虛常志見其人語亦

### 常達

蜀房世其書常達冒雪入京圖 圖書見志

### 之法者

之法者如君紫車隱陸渾山中不為藩鎮局論家  
甘僕妾日或不樂唯飲酒強樂以自娛尋復見  
而歎曰見紫車眉宇使人名利之心漸和源  
以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之紫車 大唐

○往者為常如南游陸渾見佳山水者然有

長往之志乃往廬山所居廚不爨彈藥法讀  
書怡然自得舊唐書

### 之法

結語在商修之山稱之子入狩玕山或稱浪士漁者  
呼為擊更酒徒呼為漫更及為官呼為漫和國史

### 王士源

王士源者漢思清遠深鑒文德如志名山年十八

首事太行采藥為徑王屋小有洞凌跨恒嶽洛街  
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向道隱者之知運行太白詩  
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 襄陽集序

###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入太白山愛茂陵書溪止廬  
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台赴京師行及後  
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帝幸  
嵩山親詣其仲遊巖巖服去焉謂曰先生比佳  
不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唐書

### 竹溪六逸

李白好縱橫御擊劍為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祖徠山日沈飲鴆仔  
漢不逸 新唐書

### 李約 詠論 章况

李約雅度之機蕭蕭冲遠琴道往高絕一呼  
善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喜為詩對客感融

便逐一日立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三卷一  
後名山公月夜注江登金山擊鼓張樂援輶嘯而  
和諸○約沂公之子識度清曠迴去塵表與張  
詮同真宮及章况牆東遊世尚書詩宗

章之少物

章之少物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  
其為詩馳騁遠矣以還各得其風韻唐國史補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幼心家於崑山汎舟江湖遍游  
煙水往來鼓步不律自製三舟一舟自載一舟載  
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吳君深進士吳雲  
卿布衣其海吳載峴有玄樂一部奏清商之曲達  
奇勝則窮其景妙興書而行吳越之士為之  
水仙甘澤諒

陸羽

竟陵龍蓋寺僧積公於水邊得嬰兒育為

弟子稍長自負得寒之漸蘇曰鴻漸于陸其詞可

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歷試職務常牧牛一

百二十號世然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體高節

中崔國輔出守竟陵與之晤處贈白驢一頭

文槻面故唐侍郎所與皆所惜也之之知法盧

甘溪之濱自稱桑苧翁名德高士住越永日

扁舟往山寺隨身性紗中藏藥種福壽鼻與吳

興釋皎然為忘年之交他日招行野食福壽德吟如

論杖擊柝木手易為水羽嗜茶善品泉始稱煎茶

法著茶經三卷單縣陶者為磁偶人鄉陸鴻漸買

十器輒得一陸漸市人沽茗不利漸港國史補陸

張志和

言真如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人母夢楓生腹上

而坐以明徑握策待詔翰林改名志和子子同暇南

海尉不赴遂為舟童論浮江湖著書十二卷凡

三多言稱玄真子自得隱波釣徒是浦其尉

鶴齡恐其浪跡不返乃於會稽東郭結茅齋以居

之閉門十年不出草堂椽柱皮節皆存世所奇

之歸文士效相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既門隔流冰年

廿橋浙東觀客使陳少遊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

橋常以豹為席授皮為履隱素木几酌姓螺杯

垂釣去餌而不得為肅宗賜奴婢各一之真子

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燕喜大曆九年祀教真

卿於湖州廢公以船殿敕請命至之卷曰僅更漁

舟願以為浮家汎宅往來苕霅之冲野夫之幸矣

自賦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梅子流水鱖魚肥吉

著名綠蓑衣斜風細雨不低歸教魯公之真子  
碑○另與字故○志和

性高邁自為漁釣使畫之其有逸思歷○自畫記

### 張孝秀

張孝秀永州人永泰中乞移為道州表其行云

孝秀亦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書為業不求人知

聖令州縣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畝以養其德

德廢士人談廉恥之方楚記

### 秦系

秦系字公編會稽人居剡溪後客南安有九日山大

松百餘章傳是東晉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

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唐書

### 朱樵

朱樵桂陽人也澹泊世為披裘帶索浮湛人間寔軌

為蓋州閩而台之逃入山中恒織芒屨置之於路見

者皆曰朱居士屨也為蜀取中置之本意樵樵三晚

取之終不見人大唐新語

### 白居易

白樂天為少儻分務洛師情興高逸盧尚書簡

辭有別墅近枕伊水冬日興羣僧子姑同游倚桐

牀富洛俄而霰雪微下忽見二人衣其裝笠循岸

而來牽引運艇中有白衣人與袖僧偶坐船後

有小竈安桐船北角童煮茗泝流適於檣前舟

中吟嘯方酣何之乃是白侍與僧佛志自建去行  
 往香山精舍劉談○樂天退居東都履道園地  
 方十七畝屋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山樹橋道  
 間之作池北書庫池西琴亭加石橋罷杭州時得天  
 竺石一華亭衛二器蘇州刺史得太湖石白蓮  
 折勝凌青版舫以淨先是桐川陳亭山與釀酒  
 味甚佳柑陵雀晒叔與樂競其甚清蜀客姜棧授  
 秋思聲甚淡弘曲長楊貞一與書石三之一平可坐  
 即酒酣及罷則命樂童登中臺亭令奏樂  
 敬序長慶集

香山九老

白居易居東都履道園疏沼種樹搢口松之山  
 擊八節臨徑月不食常自號香山居士與胡果  
 吉皎鄭據劉真虛貞張渾秋景暮虛自輩  
 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給名者新唐書○  
 自序前懷州司馬相果年八十九衡尉卿吉皎

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蘇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  
 八十二侍御史盧貞七十二永州刺史張渾七十四  
 刑部尚書白居易七十四會昌五年三月二十日  
 於履道宅同宴賦詩秘書監秋景暮虛河南尹盧  
 貞年未七十雖典會不及列長慶集

郭休

太白山隱士郭休字思夫得絕粒之術山中有白  
 云注易諸亭於亭上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遠

越山中鳥獸皆集亭下呼少也鐵 世修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號支離子又稱甫里志在江湖  
 人自為傳云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  
 田時十畝必有牛不減四十蹄而田行不暑而一  
 晝夜則興江通石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嗜茶蔬  
 置小園於顧渚山下自為書一為徒茶經茶譜之  
 後諸子新為水經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不與三

曰虎丘寺不井其不曰吳淞江是也水距生寺遠不  
百里高僧逸人時移之以助其好或體傷勤事  
則事以舟過遂席齋束書藁竈筆牀初具  
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不信姓名豈清貧漁父江上  
丈人之流者乎筆澤○散人乃唐相之方也世好  
所居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棹或言好事  
之家故擊鮮為具以飽君相困而不求空腸  
貯古聖賢道往言語何自苦為此散人笑曰我

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是有酒食耶唐書

王龜

王龜子方年世高簡虛中條山典山人道士遊州人  
號為郎君谷唐書

終身德者

唐建州刺史嚴士躬少知名年日從終南山采藥連  
路徘徊巖壑之間曰聖世居人林岫深遠風景明  
麗忽有茅屋數間去於松竹之陰煙蘿四合才通

小徑窺籬隙見有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士則推戶  
直造其前乃揖衣而紀士則自陳行止因置堂盤  
石上向京華舊事云自安史之亂居此士則其言  
資糧已絕迫於枵腹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甘煙爨  
惟一物差可療飢自起於梁間取一紙囊中有丸扁  
豆形者百餘顆取錯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  
氣視之已為膏大曰可以食矣渴予取傷水飲之  
士則方啗其半已覺豐飽復曰子得至此豈由

宿分自茲三十年後飢渴塵慮俗情澹泊也  
去此三二里典采薪者相遇可隨之去才徑信宿已  
及樊川既還輦轂不喜子嘗滋味有駭寧馭務  
之意刺談錄

雷威

世傳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著裘笠為往  
我眉深松中莊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斷以為琴  
名杉雲道山清話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棄  
妻子入少室山其妻數以書勸遨歸輒投於火闕  
華山有五粒松熟淪入地千步化為藥能去三尸後從  
草廬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妻遊種田  
隱之妻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而不解世目為  
三高士五代史

筆仙

石晉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夜作筆十管付其家  
至曉開戶而如面街焚壁字以竹筒引水者有置  
三指搦則一筆躍出以氣力取之莫得也筆書而  
取錢攜壹圓酒吟嘯自如凡三十餘載忽去不知所至  
又數十年後有見之者人謂之筆仙事林集

南唐之宗

南唐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遊  
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茶蓬熟結和時意

中書舍人徐鉉勸改殿中書士孫養元于溪亭召  
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三人同宴夜艾方散侍臣  
皆有鈇鉞多為後序仍集名于圖書御宴昌泮  
古事之侍臣法部徐竹肉之矩主之檢閱官蔡未  
澄主之雪竹寒林蒼源主之池治會畫徐崇嗣  
主之圖成皆絕筆清異錄

古懽錄卷第四

古情錄卷第五 宗

李遵勗

李遵勗與楊大年別泊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助命畫工各繪其形為禪會圖禪史彙編

我之信

我之信守西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同至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伴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煙霧中有車馬度伊水

未者既至則我信遣廚侍歌伎至信云語曰山行良佳少留我門嘗雪也遠清也其高曠愛才如此語亦

○思公兼得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過二公創之道

服笄杖各三女府園文會及相則素巾紫褶二人

者羽覽攜節而信之湘山○天聖明道中錢之信

公自樞密留守西都幕下謝希深歐陽永叔師

魯梅聖俞皆天下士錢相過之甚厚多會於善

明院自樂天梅聖俞有唐九老畫像公與希深

而下亦畫其旁與見亦錄

郭延卿

我之信公惟以使相留守西京師道判謝絳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名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石奇巧園囿之勝皆不列有郭延卿者

居水石少與信之定為昌文穆公德二公相繼作相

及信之未嘗出任葦林亭藝花竹足跡不及城

郭亦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信率僚屬訪之去其

居一里外召屏騎從興蓋不告名氏洛下士族多

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投道服

對談而已延卿曰陋居罕有過者平日所接之人

亦多為教君者願少留於是以陶尊果款延卿

信受其款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解手兵

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信吏之多也尹告

之曰留守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鄙人

遂相與大笑既而曰尚餘金存之信收然信之又

飲滿醵杯日入辭去延脚送之行歷印老病不能造  
謝希白詩也之佳登車茫然自失翹日語僚屬  
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和藹息田日

東軒筆錄

### 趙閑道

叔閑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唯攜一琴一龜  
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舍於逆旅逆旅  
主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顧然鼓琴不向

夢溪筆談

○趙閑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居之禪誦  
精嚴如老洞頭陀與種山佛慧禪師為方外友  
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日須延一僧對飯

冷齋夜話

### 孫知微

蜀高士孫知微字太古以畫得名為知節知節都  
欲見不可得知與齊寧度僧相善嘗於其處上  
畫惠遠道陸道士藥山月老習之一位僧人以  
告公往往知微揮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為

怖禮之益學知微亦愧其意作司江出山圖後其  
羅墨追至劍門贈之藥城道言○馬正惠知節守成  
都與太古相得教甚解所服金紫悉不取繫字  
袍以標韻藹散人以為公思逸李太白之流也

李為談

### 林逋

林逋隱居孤山常蓄兩鶴每有客至則入雲霄盤  
旋久之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則一童  
子出應門延客坐間籠及菴良久逋必權小艇  
而歸道高逸倨傲多所嗾唯不能禁謂人曰逋於  
世間事皆然之唯不能捨善與善者夢溪筆談

魏野子問李濟

陝右魏野字仲先蒲阪李濟字河神俱有高節以  
吟詠相善野於東郊營土屋方丈曰與天洞濠以  
修竹清泉環遶亭對雪山景趣幽絕彈琴水石  
噴詠終日不著巾幘丹青賦詩皆白衣服之出  
則跨一白驄常有鶴云寒食食古藏燕雀鳥其

遠涉數聲離岸櫓參差列州山子潤亦有父風

范文正集作魏疎居士 ○清往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家世

多書畫頗有奇物每與野乘輿相過賦詩飲酒

累日乃去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清不赴題水燕

### 楊朴

楊朴鄭州人善為詩不仕少與畢相同學居之太

宗召見而賦表衣詩云在醜酒家春醉後亂堆

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駐蹕山作得詩賦以見

志愚之詩話 ○楊通老移家圖一帽而既者蒞葉瓢書

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

蓬首攜琴一童子背一小兒一收荷在序筠籃

之屬又徒子唐士帽步挑卷騎一收自琴子繼之油呂

抱一見騎牛別一見坐車前持筆拽繩致其後處

士攢眉凝思苦思自然轉童子如想眼同之具極天

下之酸寒後然猶蓄二終手不釋卷卷每一展便

使人意為○余既書此然明日偶翻故紙得楊朴

集洛人臧述為序言其樂酒自撰李詩亦激表藝

言其如方藥又朴詩初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敲去

寡官放首跋云四婆即雷士之配蘇婿亦有雷士

夫多像野逸以包凡集所載與卷之特色皆為騎

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台者也後却集

### 田浩

田浩歷城人壯著述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

人聲俄自草中躍出而一篇成矣德長史○重麓漫

### 李及

李及侍郎子知縣性清介簡重一日微雪連命出

郊果謂當召賓客高會乃移坊林適雷士涉磔至

暮而歸及去抗惟買白樂天集一部思客揮犀

### 杜五郎

陽翟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亦不

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室前有空地大斂而

是籬如杜生不出籬門三十年矣蘇陽封公軫

曾往訪之其人欲滿瀝問其不去之由答曰以告者過  
也指門外一第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意下細漆何謂  
不為問曰何如曰瑞生四少可為心腹觀書者  
曰二十年來為古人妻一書批世題其字一說  
淨名經亦不知淨名在何處也少時極愛其攝攝今  
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忘少矣余謂問後言詞精  
簡感有法但布袍草履室中枵飯一榻而已夢漢書後

高士澹社人

種族賜告淨有高士隱居三世矣以野蕪一節誌  
一章贈放云移居山人神舍人牛衣前引引遠  
作莫嫌野蕪甘味我且三區雲士如宋釋文

令狐子光

令狐子光居機步佳御走至心叶入城至集賢張  
君房之弟供書衣衣林龜善徐事乃擬摩詰  
寫名浩然故事為令狐先生雪中定耶溪園  
其序略曰張君富書善書授常勅為武職

以佛士入跨言脫馬戴華陽巾而著星襟布袂  
繫縑心童攜書篋身現今以今日微雪氣灑景幼  
蕭瑟援渡溪淨常服外加以皂緙授帽委轡吟  
曰供書離近初司雪渡寒不聞者王骨定薛業

洛陽書英會

文彥博居洛陽雅雅穎足才廣務以布衣之典富  
弼司馬之等三人用白居易九老命為事置座賦  
詩相樂序齒不以官為量繪像其室以圖形妙覺

便會謂之洛陽書英會去未及十校秋蓋養之  
例亦與焉司馬文正公集

命雍

京師慶厝間過洛信於北湯氏愛其山水凡俗人  
美始者卜築于意皇祐初自共成遷居洛人為買  
宅履道邸且無疑同街人買田河東延祐却王宣徽  
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  
故宅基為屋三十間諸居如富鄭公又命其家多

初買封宅一園皆有水竹之勝與字初行買官田之法  
天津之居亦官地勝三州人不忍買請公曰使止之  
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豈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  
買宅契溫公戶各園契富鄭公戶各莊契王  
郎中戶各

閩見前錄

### 章啓

章啓字隱之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  
發隱三篇嘉祐中賜張冲退雷士范百禄  
叩太玄啓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惡而有所  
者惡也君子能務其可不足而拂其所有欲太玄  
之道哉矣

宋史

### 蔡襄帖

蔡襄撰一帖云楊二馬五蔡九白佐壬辰中春寒  
食前一田會飭於善然寺仲望和墨聖俞按紙  
君慎揮翰

司馬溫公

溫公優游洛中不居世務之弊中秋與樂令子訪友  
洛陽遇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僑趨嵩陽造宗禱  
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越轅轅遠達西洛少  
留度度寺歷汝水至伊陽訪春老寺登華嚴佛  
觀于伊巖躡山極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  
觀文富二公之度化寺拜伊陽堂下涉伊水登香  
山到白傅剝堂詣黃龕院倚石榻聽八節灘還伊  
山歸教之以為遊錫語○溫公居洛因范子公登嵩  
山由轅轅道至汝水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榻聽八節  
灘凡所經者多有詩作自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信  
之公不喜肩輿山行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散  
嵩山題名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指足於平穩  
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宋名臣言行錄

### 田畫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守有溪無有大  
石前後樹松栝聚日與西弟穿竹渡溪倦于坐

石上葛巾草履吟詠而歸 研北雜誌

### 劉凝之 陳舜俞

劉凝之。為縣上令。介不道俗。四十而挂冠。居廬山。賓客造。即置酒。終日。其言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常乘黃犢。往來山中。時陳舜俞令舉以論。法。摘南岳。亦騎牛往廬山。廬山紀事。○黃魯直題凝之畫像云。棄官清穎尾。冥田落星宮。身立孤海。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還住未凋谷中。

神志射擊。背佳務。題騎牛圖云。余得田欲買一黃犢。代步計其美。二豎有時。作穢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山。徒有此。如猶著。幾。而。夜。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 豫章詩南三集

### 東坡帖

東坡一帖云。歲行盡矣。風雪凜然。紙定行。屋。燈火。青。幾。時。於。此。半。得。少。佳。排。中。綠。持。獻。程。子。為。愧。也。 當一公天也 侯靖錄

### 山谷語

黃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過然吾特疑。端為吾輩。秘王介甫。生種山。定於與客。夜出。倡作詩。曰。秋生。傷性。老。馳。書。年。少。東。未。復。紀。予。夜。據。榻。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依。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晨。鐘。自。擊。撞。閉。門。敲。枕。為。錢。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莊。蕭。之。言。打。窻。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冷齋夜話

### 孝子頌

孝子頌。君。粹。老。少。舉。進。士。官。得。官。棄。去。烏。巾。紫。裘。為。道。人。編。歷。湘。湘。間。晚。隱。臨。安。大。滌。洞。天。往。未。廿。百。溪。東。坡。伴。錢。唐。由。粹。老。以。幅。緡。作。春。山。橫。軸。書。一。詩。其。後。不。署。姓。名。付。進。者。誤。坡。士。投。之。坡。展。視。詩。畫。奇。之。及。問。畫。誰。畫。也。曰。我。自。薪。出。市。一。道。人。與。百。錢。令。我。呈。此。石。知。何。人。也。坡。益。驚。異。問。西。湖。名。僧。斐。華。云。是。粹。老。久。之。乃。會。於。湖。上。僧。吾。相。得。甚。 春。諸。記。同

張俞

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六召不為。文彥博治蜀。為  
置書城山。曰雲裕。杜忠庭故居。以虞之性樂山水。  
雖教于蜀。輒書室。德信。湘湖。浙。江。陸。梁。入九疑。  
買石載鶴。而歸。蜀氏名。皆賢。而有力。之。保  
曰。有峰。于。仰。有。溪。一。曲。度。成。遺。址。吳。興。高。躡。疏。石  
道。徑。依。林。架。屋。故。言。遺。廬。何。樂。何。辱。宋。史

江休復

江休復。字少清。江有古風。喜飲酒。教梁園。其人  
以酒名。之。未嘗不飲。亦嘗不飲。嘗通判廣帥  
有法。宜。美。梁。以。生。局。不。得。如。江。且。初。之。郡。中。沙。門。的  
士。及。能。其。者。數。人。爭。與。修。德。郡。人。畫。為。圖。前。列。騎  
爭。其。後。褐。衣。數。輩。當。中。苦。役。意。思。蕭。散。不。減  
褊。阮。中山詩話

劉易

劉易。字。子。慎。博。州。人。性。孝。子。好。為。祥。禱。無。定。也。上。其。所。著。書

秋論授太學助教。不稱富。居唐氏。辟穀術。叔。亦  
若。之。賜。祥。禱。安。否。若。也。易。作。詩。禱。安。否。書。之。否。或。不。  
可。其。意。輒。解。却。禱。安。否。書。之。宋。史

米芾

米芾。字。元。章。高。郵。人。知。書。數。被。服。效。唐。人。嘗。作。之。教。德。福。節  
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自。挂。齋。壁。畫。○。米。芾。元  
章。之。祐。中。知。雍。丘。縣。東。故。自。揚。州。台。還。具。數。邀  
之。對。設。長。案。各。以。精。書。佳。墨。畫。紙。三。石。列。其。上。東。後

見之大笑。就坐。每。過。一。行。不。申。紙。其。何。也。○。史。唐。皇。室  
幾。不。能。保。萬。萬。法。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為。攜。去  
俱。自。以。為。平。日。莫。及。也。○。米。芾。元。章。守。漣。水。當。雲  
壁。不。甚。富。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楊。傑。次。公。時。為。參。使  
知。米。好。不。廢。事。特。往。宣。之。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  
于。里。郡。是。甘。也。即。得。終。日。弄。石。亦。從。前。於。袖。中。出  
一。石。翻。覆。示。楊。曰。以此。石。安。得。不。愛。楊。笑。不。歡。乃  
袖。之。袖。後。去。一。石。高。巧。又。過。之。亦。不。歡。最後。去。一。石



極天劃神能之切假稱曰此亦安得不愛楊忽曰  
非獨如愛我亦愛也初米子搜得之徑登車去得

西園雜集

烏道帽黃道服捉筆而畫者為事放走如仙  
枳中紫囊而生刺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  
几而凝竚者為蔡天啓捉持而視者為李端如孤  
松盤鬱後有凌霄花纏絡紅綠相間下有白石  
陳設古器澄翠芭蕉圍繞坐於石傍道帽紫

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者為蘇子由圍巾  
繭衣束莖篋而觀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  
橫卷畫淵明恬去未者為李何如披巾青映襟  
肩而之者為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  
潛道巾素衣披膝而俯視者為鄭耆老後有臺  
子執靈壽杖而如二人坐於盤根古檜而幅巾青  
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梁履衣紫道服而  
摘履者為陳碧虛唐中深衣巾首而題石者

為米芾高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玉後有禪衣橋  
竹徑繞繞於清溪溪深潭邃翠陰茂密中有老松生  
蔭團而視丹臺論者為圓通古如亭有幅巾褐  
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  
有激湍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  
煙煙方曷草木自翫人間清曠之樂世過於  
此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西園雜集圖記

潘大臨

黃州潘大臨郊老詩負甚高故山谷尤喜之臨  
川謝世遺以書例有新作否郊老卷書云呼白洲  
臥演攪林風雨聲悠悠地題壁曰潘城風雨近雲陽  
忽催租人玉送敗意以此二句奉寄潘齊夜話

劉几

劉几字伯壽居松山下每登高頂則於峻極中隱  
記步而登頂凡七十四矣伯壽洛陽九老之一有二  
挺名堂第芳柳皆通音律伯壽由入燕牛吹

鐵笛一草以蘄留和之聲滿山谷牛行牛行牛止

平山道人以為世仙 嵩山記

### 孔叟

孔叟字寧極高士也興范志宣持國持國守神孔居郊外幸迎致郡國之養真養同衾促膝一夕大雨孔告歸持國宿養平寧言雨滴卷上茅風亂窻前竹籜琴五入而欲寢不得執籜懷田舍翁在徑滑鳥足連山暗秋燈一路何處宿云云驅車下橋而西走為陽遂書煙人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滿林夏陰早知近石生廬民風故鵲好 通志錄

### 孫侔

孫侔字少遜與王安石曾輩益名傾一時自誓終身不求仙別欲沈遊程往若之不死安石必相逼真妙真知見侔待之必衣衣交初王四正令中秩與侔皆有感自回令不奉秩為穩不竟

惟侔以不仕收錄宋史

### 蘇庠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與徐師川同為養直不祀師川造報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徐奕品高於蘇是日對奕養直指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慚色 語亦

###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勉蜀人學博行高隱城云通云巖自言陽城之裔在職自海外歸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取贈語謂中謂之徒亦自稱陽道也 宋史

###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文簡之知工具射象善畫巢石竹相凡所服固皆上古冢中之物如玉言蟬之類 研北雜志

### 姚平仲

姚平仲字希舜河中縣小大尉平睦時武勇冠

軍諸原中都城被圍諸士死斫營功不成遂乘青  
騾一書之夜馳又百十里至鄧州始得食入武陟欲隱  
草山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諸宮留一日復入大面  
山行二百五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纜所乘  
騾得石穴居之乾首中始去至丈人觀時年八  
十餘紫髯鬢然長教尺面奕奕有老行不詳崖  
斬荆棘連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或言律  
渭南集

### 王寔

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世孫公學超然  
不以進取為意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葉少  
蘊守許昌下車亟往過之視其貌卷然不為崖  
巒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  
能杜撰徐駐其言哀者遠致所居屋宇園古修  
竹多樛木導渠水貫其中水木出茂不與世在  
城市并北雜志

### 黃寔

黃寔師是自言平生有二事之書甲子為淮提  
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  
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鹽二尊齎酥一盞遺之後  
十五年為發運使方暑泊清淮棹見黃之章  
衣犢鼻自漣視於淮口素修篋中有一所符符得  
小虎圖二餅並遺送之從郭坡訪舊遊似黃  
徒能說逐客公僧豈有突使君坐夜多酥酒  
驚起妻兒一笑諱言其事必寔為章悖之詞而  
董藉以此何異而居實邪同

### 崔唐臣

崔唐臣少與藉子容呂晉叔同學二公登第崔  
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一日忽見  
棧舟汴岸坐於船尾者乃唐臣也亟就之  
問其別業事以初創園中有幾百于以其生實  
此舟係江湖意所然然其所以其生實

自然粗足不乞不求有餘差愈於進舉官官時  
也二公相顧太息翼日攜匡具直詣之不知前定釋

順昌山人

諸康亦有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士君子  
也怪問曰諸君何攜妻孥至此是語之故主人曰亂何  
自而犯和幸為言之主人嗟慟良久曰吾父自嘉  
祐末卜居於此曰不復出以吾所聞但知有熙寧  
紀年亦不知去今幾年矣宋史

南安

漳州陳之忠客居南安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  
投宿野人茅茨教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曰  
衣草屨而舉止謹對宛若士人几某問其書  
數亂視之皆經史也陳叩之曰為課子讀書乎  
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曰十五年不去矣  
藏書何為曰偶有之耳頃之風雨作其二子歸  
舍相揖客入物不類者為佳且美其客不

復共談歷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朔日過為倉

遠而行法之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乃士見強南  
果失物為愆吏可拘送郡自與小見倍指庭下  
去子守杖自慰自郡守曰其老純藉此子贖後  
若渠不勝杖則昨日之食矣怒息代之小見曰  
大人豈可受杖某請代也夫見又以罪在己爭  
不決小見素又守身強自叱之守疑問所叱對曰大  
人之係常職正郎宣和間累曲州郡為急投其

衣曰見妾語守詢詰於主否見作一東宣意  
中理於山下守主遣吏往見發取書之已短自  
上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宋史

漁父

漁父名子授法陵人少喜儒術於儒學易於郡  
農氏郭農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吾平  
師世傳易象數之學定後至平反受易何川程  
既之既滿定之節也北山有嚴師友日游其河

晚愛青城大面之勝樓邀其中蜀人謂其地曰進巖  
稱之曰漁夫子徐像祀之教百生一輒一立至山前有  
見之者宋史劄記

種橘史 膏醫詳注

程昞守廣漢二子顯顯隨侍遊向却見治陂種橘  
史按無就視之易必欲擬議教誨而後已也曰顯  
此子于固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遂而語益  
曰三陽皆失位是乎漁然有省明日再過不則去矣

後漢人表滋入洛問易於師曰易學在蜀身滋入  
蜀久世所過已而見其言皆詳為於者邛河與語  
大有所得何語也邛曰襄氏及後漢由又傳以此蜀之  
隱君子也宋史

翟者者年

翟者者年子伯壽父公為參政子也能清言工篆及  
八分巾服以唐人自名唐憲一日湛注韻彙周彙  
周彙為者按自單種臨高履士迎的言也愕然彙

周徐曰吾普裝取老學菴筆記

薛野鶴

薛野鶴云人家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石宋史雜錄

慎東美 顧臨

慎東美者伯福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尊對月招飲多氣傲逸吟嘯自若顧臨之數  
亦怪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福不問子敦亦不與之  
語酒盡各散去老學菴筆記

喻明仲

喻明仲者長翁持節為蜀女主孫行玉山水佳  
高輒快作數語宋碑

江參

車溪蔡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嵩山江參道數  
乘信手撫琴曲盡其妙於是操琴者皆自  
知莫不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蔡繪畫亦極妙  
魏志 ○江參古畫置形貌活潑嗜者余作畫為畫

源巨然坊叔河居三緇作崇崇能興陳簡齋程致  
道輩往谷其巾命貫道為圖賦詩因繪堂繼

王桂

王桂字肩望涪川人居縣北梓桐山皆通五字書尤  
善老易與曾同孝子冠齊名晚於城京南隱果坊  
自標謂之簡室銘其間曰天生王桂世命家習  
村不濟世道難養世生而空以修不重死則藏  
形不讀乃倫疾革入室自掩戶卒治一平中向宗

道知涪州復作簡室三刻刻在祀之遺民史

松江漁父

松江漁父不知何許人恒櫂舟往來長橋暮色風自得  
醉則叩舷而歌紹聖中涪人潘裕道吳江過而異  
之曰予想先生之風貌固非漁釣之流爾丐結言以  
發崇德曰吾厭喧譁去問曉遂歸於茲三十  
年矣幼喜捕蛙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為之  
棄去唯能食以媿尚何事且居子之志也

或慮吾難不能追園綉之蹤竊慕者以曲念之義  
與子去番異執子勉之問其語曰吾姓名且不  
欲人知况居室初技世而如故舊志

顧禧

顧禧字宗繁日天人居是福山中常三讀書極極境  
典世治蘇文忠公請給典祠以遺遺花不出於舊志

章康

章康字子思吳人處貧第田屋租給閉戶  
不集世微平生足遍未嘗越州境而四方無不知者

章康志

信省元

陳祥如學正任滿於取解由道徑要境去少半  
却念是數人持桐油一老下確詢所以未歸水為言  
之笑曰果自倒解由我自持桐油上確不歸水  
惟油種難自給野水取紙書絕不歸二忽遇山中

世皆居然沮溺古人屍白頭方作在名許不備先生  
一笑和信觀詩話名生曰子真悟者邪乃命酒食

山房  
地章

### 蘇山

北移山不知何許人紹興末未豫意東湖南岸結  
唐獨居身長九尺美鬚眉嘗客言笑布褐草履  
終歲不見巨跡長極略與身等測廢地為園莊云  
荒不二價而人無異評書治園夜微展一暨勒未

脫手人多愛之以饋遠鄉曰蘇山蘇州門高卧  
或危坐終日人莫則談飛後為相駢書幣且移書  
屬豫章師及潭曰吾鄉人菴雲卿公言樂流逐道  
歸湖海有年矣近聞滄園東歸其意風儀非非  
可以折東屬幸親送其席為我必致之博師可矣  
與更服為遊客入其園百運程不款二客亦與  
語良久問客何往未乃延入室之程行几輝之  
然地無餘塵案上有二漢書一紙二客悅若自失

既而及泉志者意移款接客叩曰仙里何地徐曰

廣漢曰張姓遠廣漢人為官識之不知今何官二

客笑謂曰曰其等徐言博師公非遊為移公今

乘相權使其等送席以禮致之其濟之其意去

書幣中於几上自色遠愛再三謝不取於法朝上得

城夕遣吏迎何則扁戶側然信他徑無入惟書

幣高案上室已空矣刑通遠絕其意亦不復問

聖信

### 鍾瓊

鍾瓊古名齋字整入遊天台遇異人衣傷膝持到  
御衣書抄生盤石指定水曰此水瀉海乃自松柏大  
中之道自是省悟放浪漁釣衡華空檢室所居  
多奇者如范成古若夜報不掃者後白孔物撰  
秦漢以來鐘鼎奇物

### 洞庭漁父

卓產其汎洞庭月下有漁和道其停吟問不

吾谷曰世重者高吟一絕即八十滄浪一釣竿  
志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陰事良夜月出如  
筒鼓柁徐志齊登志

花園老卒

張循王俊春日游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窸窣之聲  
喘對曰無事可為故慵眠取王曰汝能做事對曰  
諸事皆曉汝曰易亦相能之曰汝能事吾以事  
得甘汝何為對曰不足為曰汝能事吾以事不足

為然則需易而對曰不能百為亦五十為乃可  
王忙曰予五十為志其所為乃造巨艦市美女能歌  
舞者百餘人度收後錄壽祀及黃白之器莫紫衣  
吏若司言客博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踰步而歸得犀香藥之類復得駿  
馬獲利什倍王得名馬軍家得物咨嗟褒賞向  
能再往和對曰戲耳真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

園中蘇東玉志○吳淵詞集作蘇東玉

詹本

詹本字道為溫言正行丞相江寧里著為郎致書本  
方生石上致使者向本居本曰前持公于渡溪去不  
知所終谷音

鮑輓

鮑輓括蒼人嗜儒授簡言教授得秘意送江  
東晚蓋任誕袖衣擊鉢遊者城山不送谷音

印定

廣陵印定字中子博雅通南易春秋所長擅詩行  
蘭桂蓬萊各十條在溪谷方學婆娑其悅自獲  
公荷老人谷音

瀟湘漁父

崔瑒晚泊湘江澹煙微月有客乘舟而過曰高枕  
形骸外空江何限滿落葉不為禱之夜枕秋聲  
追問之置其釣竿長嘯而歸谷音

陳氏老



會稽陳氏老年八十有三有孫然也皆其農耕桑  
之外性漁遊畜牧而已子孫略使法而不令讀書為  
士家相若農田非其類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  
椽器用皆朴質堅物不加漆飾衣唯布為屬取遠  
寒暑之節行之四五十年子孫皆化之可謂五雲  
御地曰南漢 馮由集

乾信老人

或漁於潭得片石古十餘一廣闊僅識得二十

八字云乾信老人氣岳。破冠穿履行步索擇焉  
拄杖書善卷。臨風欲言牙齒落。意出人情士作  
沈之以俟知者 谷音

閩清野人

僧惠平行閩清山谷中刺一空舍藉聽者一人荷  
祖乘後向野野。僧既尋終遂他日手徑已焚其舍  
惟斫樹書之偶與重和。不與中水因中散水流  
去者然天地空 谷音

羅浮存客

羅浮道士言咸信中客者戴烏帽著鞋往赤山  
中見人輒去矣返走不言姓名他日破湯。忽取書  
壁上云字意不紅。余知春走欲上早欲人向欲也  
于却猶掃掃也。未歸長揖渡海去 谷音云黃野人  
是葛稚川守丹竈 魏城 葛稚川之類黃野人  
肉身立四徑信山今時有見之者赤身背衣紺毛履  
號一日破書一語在石云云 六祖齋三子

謝勳

謝勳者身脚閩清城人老林第。春人言事小言  
雪夜登西臺。祭酒恸哭以錢。以意擊石。致招魂  
詞曰魂未分何極。魂悽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  
焉。食歌。獨竹石俱伴。與巖石交。風吳思。齊輩。必以  
義取。地而有偏。林。○勳所居浙東西州山。水勝絕。慶  
為蛟。門侯。清溪。洲。天姥。白羽。金。蓬。向。天。所。至。必。有。游  
錦。遊。僊。子。趨。要。陸。之。江。原。月。泉。山。善。處。小。溪。等。三

瀑布得唐之英居士方干白雪却嫌蒼隱有終焉  
之志所著書有宋桂殿鼓吹而唐初倚浦陽芝民  
傳睦洲山水人幼台跡地楚薛茅草園瀟涼披  
夜雨句圖各一卷方風行水

嚴浩

高節先生嚴偁古吾友子陵三十五世孫或勸  
以仕對曰願為嚴陵賢子孫矣知吾族與子偁偁  
買地臺上葬公築詩劍亭遺學為書 之福往祠誌

呂山微之

呂微之亦仙居山中博學能詩而家貧與世絕  
漁以自給一日攜楫帶詣富家易穀種僅大畝間  
京閣中有人分韻估雪詩一人得勝者苦吟竟一就  
先生不覺失笑問中諸君子弟道立亡語之  
初不言來自知見先生靈境短褐布衣草屨輒悔  
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曰吾意與滕王蛟蝶事  
耶半始歎伏遂入廬以藤藤二韻請先生足之

即援筆書云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松枝  
略摛聲律功收驚蛟蝶飛來物過騰復請和量字韻  
詩又書云竹妻長身某即紫松埋髮者懼量云寫  
此信去即留之不可得問其姓亦不為也後評曰嘗  
聞呂處士名志生其其人邪曰我曹亦亦亦呂處士  
刺形徑如道人蓬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惟草屋一間亦徒壁立而已梅中有人  
乃志生妻也問呂先生何至曰在溪上捕魚魚獲果

見初嘗以詩未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利舍得  
魚當德德飲請公取一少頃攜魚歸至書堂而致詢  
日復歸其物已遷居矣無辨錄

楊子堅

楊子堅字子國修雅博識嗜讀書藏三代以  
來金石名蹟善作松竹怪石畫迹在石上之於  
山水尤奇襟度蕭爽有六朝清賢風之氣嘗得葉  
子巖詩藏襖序喜書長夜汎舟得玉雲之舟山

丹溪子固立淺水中手執帖示人曰南亭子立此餘不足  
介意 法林

### 鄭思肖

天日本禪師與鄭所南思肖相過各默不語久之  
本忽云所南何不從法思肖曰西非對面懸以法可  
湯指石顯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 震澤集。思肖世稿宋

侍從錄之黃姑公此丘  
尼名思肖見之亦莫志

### 老人邨

蜀青城山老人邨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穢  
夔聽溪中乃相把根以爲蛇飲其水即得長壽  
東坡志林潛夫程不舉入青城采藥浹旬不返至老人邨  
見一叟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指不爲  
遂即手吾高居此 吳中十志

### 仇池

王仲至謂杜往蘇云嘗幸使過仇池有六十九泉  
山環之可避世爲桃源 侯鑄錄

### 眉洲

林艾軒擬與林晉仲書云海牛一山名眉洲隔岸視  
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航有千步中一人讀書有田  
數百頃可耕可食魚味極甘雜可食室讀書隔  
絕人世 艾軒集。艾軒又有與林充之美書云世間惟有樂屏設書  
所不能到處之佳之園

### 贊皇山中客

龍山劉仲和爲贊皇詩一日晨至山寺見壁上題詩  
墨尚未乾詩云長梢疊葉正葱蔥枕底寒聲  
客留群務不傳山月墜得眠滋味五更袂問僧言  
一客幸可六十許風神音峭昨夜寒霜題此函雅  
遜之客方坐方樹下劉辭揮向壁石不答但指酒案  
飲之福海以徑傳疑事所爲意所未聞日特與劉興  
更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 之此洲後竟堅志

### 古懽錄卷第五

席琰

席琰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南山下終日危坐寡言  
笑喜飲酒善教誨嘗留詩同不歷云山雲主山十一  
我日一醉倒春風壘采蕨橋南徐孺子白酒初香留  
神仙祖北雜志

袁員外

袁雲林云至正四年士民表員外袁林下為留蓋

旬快雪初霽庭中未過取藥鼓之古音蕭瑟

茂松之勁風春臺之流泉員外吟云八十有二顏

貌筋力以四五十許人自言過九華山逢神人與

事食之後數日夢寐間苦冥道玄過者述言集

張祥

張祥子偉少不羸官居京口得才景沈廢園吸菽

飲水嗜傲長松修竹之下十餘年一日聞潮相止

水之騰杖策獨往登廣阜汎新燕絕洞庭南望

衡山數年而後還祖北雜志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中文字宗在江南  
間其扁扁及扁微之石地至正三年有丞相脫以  
以隱士為台為翰林待制至杭州攝法因辭不行本  
湛靜寡欲書冊未嘗去弟亦不與語若四徑表  
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集宋末避民若干人論  
名谷晉人梅清碧先生之史

張樞

張樞子長至年人屢徵不赴嘗取三國時事撰漢  
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又十三卷稱  
廷取其書以宣文閣之史

褚雪巖

抗高士褚雪巖名即者自宋以迄若公即行高  
居天慶觀平章尤公單騎徑一童詣觀曰欲一  
拜褚高士觀主謂此孤僻如字相何而欲是也

如意彌堅乃扣門平章請速高士曰三年  
亦有潤州工高士嘗留此果非其人也長揖竟  
去遂昌縣志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為金陵人從陸川清修文袖與  
轍齊名最善為稿揭後斯稱其出茂臨漢可  
比康執手御史牧守雖若不起程詎夫讀書曰  
臨川人少鑿相接也仍相坐足下耿以公人而不  
可得見焉之史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以稱大癡道人與通百氏遊山之  
師董源而晚更其法終日立荒山亂石叢木深條  
中望意態忽上步徑仰中通俯看激流奔浪  
雖風雨驟至亦怪悲吃不動望能辨龍溪

吾丘衍

吾丘衍字子行杭人也左司勳又跋石之一後一

仰無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高而錢以意日持  
焉或倚格吹洞簫或對空授筆制卷于亭  
若會人其以新志自怡魚元史

楊維禎

楊維禎字虛夫風神冲爽一芥紫懷過天即  
氣流臨登名山肆情遊眺或載筆臨巾披羽  
衣凡舟三即換銀笛吹之者以爲仙人  
被留得之洞庭湖中治人後氏掘地得古莫邪劍

為移篆筒之長二尺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吹曰  
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也自得

吳旌

旌字道人吳郡人仲少師事毗陵柳天麟尤邃  
於是將現命置短榻家上曰柳君初尚之然或怪  
之曰此有為也自驗勝國末兵起而旌之性倜  
傥以獨所署疑為緇流舍去旌榜古之道人墓疏

倪瓚

便之種所居者皆烟閣書其堂蕭蕭間蘇閣亦有楹  
而日令人拂拭昔蘇軾處不容人迹結得可愛也  
墜一葉題合亭子以誠徵杖錫持去之○鏡介一  
帖云雲出堂額雲也○燕天台白雲寺額林字  
撫唐山東來寺額皆在軍愜心合度之作清閣  
閣製以方塔閣左有三三台藤巨過牛腰蜿蜒  
盤屈恍如木椽閣中列三代珍異漢唐圖籍最  
奇重者有高辛盤盤太康玉辟邪文王大

小三器金網琴比時製短半尺皆三代帝遺也二王  
真蹟六七卷有優劣無真雁乃鴻門夜宴四皓未  
歸目送滄海等圖者以百數也○是宣和秘本有宣  
和御印高宗御題者十之七○張士誠弟士信使人  
持緘素幅以幣求雲岳畫意曰吾不欲為王門  
畫師裂其鏡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遊太湖間小舟有異香意此中必有異人持舟返  
乃重也士信方怒欲手刃之諸文士曰若得竟命

左右如雀爭豈時噪不覺聲後或問之曰去聲  
便俗畫冊○之鎮居栢里之祇陀有閣曰清心出  
迴德廟有書數千卷古異鼎彝陳列左右松桂  
滿竹香菊之屬數行繞繞其外則高木深壟蔚  
然深秀首瓶重亦同補○之鎮如德靈頭易水之教  
十閣中樹而日常造樹善於伯和後而而其崇會  
鬻田得錢千緡舍伯而老不再至焉惟與不獨一  
得王省志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樞崑山人喜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  
彙輯秘玩集錄陸陸實無靈印築園地於宅西  
偏曰玉山佳處四方文照之士若河東孫書會稽  
楊廷德天台柯九思亦素志古者老方外苦禱天  
雨于彦成時之漢一呼名士咸主其家亦有玉山倡  
和集也閱釋氏書有悟道祝髮獲金粟道人自  
題像曰僞衣僧帽道人藥到雷青山骨也若

問少年豪俠屢五陵鞍馬洛陽街全受道人志

### 曾知白

貞素先生曾知白字雲西涇州人徙居華亭長谷  
之西隱居讀書尤喜黃老學名其居曰長谷或  
時放筆作圖畫年八十有四夙日清美猶杖行間  
里間人士爭迎謁之歌詩若干卷有詩騷書於茲

資邱  
奉志

###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工漢八分隸楷博極羣物時三代  
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皆陸氏鑒定其  
雁所居植竹數十竿亭樹湖石峰岫亦異左右園  
書前列鳥几上置天祿辟邪金銅雜錄皆可受玩  
客至主僕持山爐煮茗古法延汲劍池水煮蓮溪風  
扇法生夏日著觀史皇學史嘗得術書古玉印  
又著印史徐顯傳

### 陳樵

東陽陸漁子君采如戴華陽中老鹿史公夜  
種藥根谷洞中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說經此  
為古賦有魏晉人之風且風學成而意適然不與  
世務東陽陸漁子志

###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居松江華園一區果蔬葛苧度終  
宵祭餘悉種菘菜搗漉瘡身自為之勝日引觴痛  
酌歌所自為書說郭一百卷南邨輟耕錄三十

卷書史會要九卷漁民史

### 王冕

王冕諸暨人嘗自撰城春山遊好畧以白牛食草  
自被古冠服馳車後攜笈出隱九里山種豆三畝  
粟傍植梅千本芋一區引水為池種魚千種  
結茅三間自題曰梅花屋嘗大雪赤足上蒼岳  
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今成使人心曠神怡  
便欲仙去漁民史

潘勺

吳興潘勺字叔海登第後絕意仕途遊歷佳山水作  
鴈宕百詠自稱癸巳生也 西吳吳語

古權錄卷第六

古權錄卷第六 明造國初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少與劉誠意游劉被徵過桐廬  
舫荷蓑笠見之賦詩而外樂至江皋大雪獨往  
舟泊江中日夕不肯去以此終其身 潛溪文集

陳亮

陳亮字原明閩長樂人明初累詔不為賦讀陳搏傳  
竊以見志作茅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橋為文

酒之社 列朝詩傳

張樞

張樞古夢辰陳留人徙家華亭築讀書莊與諸  
弟倡和或勸之仕輒不為人高其行稱曰林泉民  
貞履作傳 列朝詩傳

唐元

唐元字奉初吳人舟居為一葦掩圖書古 列朝詩傳  
列左在溪遊江湖賦詩其書自稱 葦抗子 古權



顧何漢溪以輟繫舟於中

步希賂

步希賂。樂唐人。之書有詩名。與四明。吳主。著  
臺。姑。考。稱。屬。山。三。老。列。朝。錄。

韓奕 王宗

韓奕。古。公。孫。洪。宗。奕。且。宗。俱。隱。於。醫。教。原  
山水。揭。衣。芒。屨。一。僮。自。隨。往。志。山。僧。有人。亦。京  
月。不。過。吳。部。守。地。美。固。守。致。奕。終。不。能。一。日  
守。與。奕。指。而。奕。走。楊。伽。守。隱。五。奕。自。入。太。湖  
善。歎。曰。韓。奕。之。名。無。謂。名。可。得。而。謝。身。不。得。而  
見。者。也。抄。錄。志。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人。性。廉。潔。生。世。以。博。綜。言。文  
善。寫。屬。書。畫。諱。師。法。董。源。如。畫。鹿。鹿。自。號  
鹿。冠。者。人。晚。徙。家。東。而。得。名。長。子。樂。國。出。焉  
樂。者。程。京。原。也。吳。上。柱。石。記。

王履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工。繪。事。遊。華。山。作。圖。四。十。幅  
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安。道。畫。屐。夏。圭。作。亦。士。氣  
咸。備。既。遊。華。山。遂。屏。去。管。以。乞。乞。居。就。天。則。去  
之。或。問。何。郎。曰。吾。師。心。一。即。目。之。語。華。山。列。朝。錄。

蔡洵

蔡洵。字。六。名。崑。山。人。射。京。特。擢。寫。以。回。間。驛。力。草  
書。著。述。多。較。晚。歲。稱。與。一。老。脾。居。彼。廬。中。種

豆。植。每。詠。歌。自。適。年。八。十。餘。卒。私。謚。安。生。坐。

吳。上。柱。石。記。

邢量 吳承

邢量。字。國。理。長。洲。人。隱。居。葑。村。醫。卜。自。給。不  
要。不。富。為。歸。與。人。爭。得。而。費。金。三。間。書。若。滿。壁  
折。指。敗。席。荒。然。出。弟。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  
與。澆。坐。而已。卧。榻。多。外。皆。古。書。言。章。高。簡。亦  
不。苟。詐。吳。上。柱。石。記。

參古履元量之如戶中寸而未嘗干渴以著述自  
娛案多乎苦槁著火此則冷食區雪果日星氣  
兀望夕松栢人往視以方笑吟以連兩屋三角極怡  
然執書坐一角不執果由餘指卿遺之詩曰雪  
中歸于鳴且蜚三三五五將馬歸之至外野野  
徘徊世朝早梁暮不炊于何求于廣之歸新傳籍

沈誠

沈誠字希明有隱操朝士過之問謝不細指學

向學而短於著述故世信焉世錄志

沈澄

子貞吉 恒吉 孫同

沈澄字孟淵居相城里如歲多長者之德常令  
於溪上望容舟准恐不至二子貞吉上員古恒字  
恒吉字以子行既連繼志出所居奇在嘉樹院  
出畫中風日晴美足多稱古冠報登為贈畫或  
時扁舟入城留止信令足多皆善繪事好通文  
世營一郭賦一編必徑自問意不立下為僮僕

史詩文學 吳中佳話記

周子啓南晚晚在田相城舊木代禪吟寫繪事為  
當代第一古營一郭別長林巨壑山巾寒墟高明  
委曲風帆冷然山興之郭多至履雲蓋及北守水齋  
掩扉揮筆不倦一時名士唐寅文彞之流咸之其  
仲辛八十首三乃平丹青志

史鑑

史鑑古明長吳江人隱移溪山與吳苑卷沈石

田為友莊書世所不傳所居水竹出於亭館相連  
客至陳三代奏漢器也唐史以事書畫名品相  
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人望之以為不  
仙之僮僮西邨生也列朝詩傳

劉英

劉英錢唐人築室甘泉地多水榜其居曰竹東郡  
邑文碑皆圓碑程敏政志其墓曰孝友似黃山松  
高猶似越清逸曠達似松翁屋列朝詩傳

朱存理 朱凱

守存理古澁南長洲人其杜陵志之生澁國之者異  
書為世訪求手自錄而纂集諸書編湖等  
教百卷堂分其以自當其書旋示其去其無之  
歎息不謂其存

朱凱古澁思與名存理名又微則志云西人  
皆不仕又不他微為廬井小人之事日故冊曰今  
求昔人雖言遠之事而微之對客以列其音流纒  
纒不能自休素皆高貴悉斥以資其物不惜也  
感化私治神吳人稱西志之為列其音流

閻純山

閻純山古秀鄉亦稱惟一德日走徑入志借書于  
抄口吟日夜不輟至不能成所守以食而忘其書  
不患棄著二神志 列刻詩傳

居節

居節古士節吳人少壯文待詔志畫法行畫

類宋之人亦故隸局微監其陰同其官台是不  
肯往孫惠堂以道幣破其品使居空墟散樓蕭然  
可與交多山人袖如每過長未舉穴吟嘯自如  
皆名牧豕集列刻詩傳

岳傑

岳傑古素州系出湯陰自稱漳餘其隱居陽山白  
龍塢花木翳然條竹蔥蘢中坐指寫似請為凌漢  
江歷覽天姥天台雁宕官武或匡廬而返其詩善  
畫將介不妄交拱其友崑崙山人孫詩已下十四  
人之論為今兩強華為稱詩傳

顧之慶

顧之慶古方有長洲人所居曰顧亦青山左方石  
左麓藏書多卷擇其善本刻之署曰陽山張氏  
文房太原王釋登訪之年又十五猶吟對不倦  
岳傑曰隱居草莽無局極之憂此歷名山畫  
清福之樂詞貴消渴意為真古今兩強華

顧祖辰 文往音

顧祖辰字子高長洲人父法音亦曾此學手錄數  
教于卷祖辰襲其法居陸魯望臨城時  
老屋三間招竹几間作詩畫不以示人自娛而已  
臨頓多名藍蕭寺風日晴為步屣過僧徒如  
事各擇地亦習以候其至

陳鳳

陳鳳字伯仙丹陽人讀書習隱嘗月夜挂琴松

樹補可馴山猿擁膝吟聲與猿啼相和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洞中人常懷太白之山躡以稱  
太白山之西入華南入御東登岱晚遊吳越卒于  
湖州風儀秀朗跡跡奇矯自負有羽化能玄中  
白袂以鐵笛為籟自隱吳越間能相訪之南  
屏道及門了不酬謝直云向上翠宮托送掃赤  
城大帝夢語人曰吾一生未見此人顧東橋官

浙籍物色太初不可得道衣幅巾放舟湖上幾行

求得初月夜見有舟泊於橋一僂一鶴一童子煮

茗曰必太初也移舟就之思巡與劉德就實陸

崑吳疏號苦行五隱 吳實新編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長安人僻居山北遊雁宮絕糧

取啗北蘆蕪四十日不進諒天台石梁採蕪出嵐

藤屣犯虎豹以救縵市一大瓢摩沙手種熟芝照

暗室過荆溪造屣其為匠者而碎之抱注者累日

亦有朕田頃誦書易稔瘦羸集引山泉繞入玉雪

廚禱池以此破其子遇泉水清冷雖感冬便解衣

赴潭樹葉百本花叶開室以護香氣長於鑿如

尤識舊圖器款識相考南藏唐人書全藤圖書

陽冰篆書數百本一見知 列傳補遺

林石

永嘉林石字介夫妻安泉為客玉行味色豆其

酒我延之佳山水毋不狎獨不列城市

錢穀 子允浩

稱穀子叔實少孤貧少學曲籍游文待詔行日取其藏書讀之點染水墨得沈氏之傳從草故虛讀書其心同有異書莊為強記旬旬借擬于自製寫於充棟窮日夜較勤至老不衰焚香使魂悠然自得子允浩古功必貧為治學酷似其父手不釋卷映日抄書草草不出功父死三五年走筆讀

書種子絕矣 列朝詩傳

許相卿

許相卿古伯名涉寧人以給事謝病歸故人張璠夏言嘗國景拾石後生墓近紫雲邨之茶磨山自稱雲邨病史嘗大雪騎黃犢一童子登絕頂徑觀羣峰廣釋以互混茫自范舟時太白山人自天目之湖中秋况月澌澌耐歌達五年八十乃卒 嘉山志

吳倫

吳倫字大本宜興人元祐徵朝值始乞即成而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夫與劉掾不覺不覺鄰人匿其之輒曰吳隱君也於蜀山築室祀蘇文忠公為弟為道沈石田流連浹旬餘嘗所詣 袁澤集

歐任潛

歐任潛字水人自稱杞菊老人僻嗜古著石山錄劄記其異奇物書給其類以用公瑾雲煙墨想錄之例畫學俱遠不肯為人作間世筆執自碎 畫史又錄

朱朴 陳鑑

朱朴號西坡陳鑑號勺齋皆古監布親弘嘉州與吳南溪昂錢東會釋石林後輩為小瀛洲十老會賦詠唱酬末年七十陳年七十一字子德西邨意善繪事文徵仲以太初嘗與贈答勺齋所介震山海崇岡峭壁層複映步凡秦晉唐四歲

廣寒殿石出綠之靈杖屐必神日親苦吟隱室僧  
寧淋漓卷軸小瀛洲十老社詩信

### 別辭

刊傳惠公麟書之編安仁人以工部尚書致政情悅  
異興風土徙居之自號坦上為建安寺尚書坊之  
埋山下昔宿具以乳羊博市酌風雨濤以啟然達  
夜托梅居力不燥構之微仲作神持畫以遺之  
列朝詩話

###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好游名山武夷為岩峻陟  
冥搜都忘內顧常與麝香玉期曰以筆愈上有  
紫氣東來是吾觀化為矣已而果然善夫贊之  
曰靈運樂遊福康慕仙拾或驗卦于我同然入

### 陸文組

陸文組字廷州富邑山人始守於海思觀黃河奔  
流悅然有濟棄去歸隱同德遂不語有五言尺格

吳人謂陸所畫中有物之但詩中有畫目為色山二  
陸具區志

### 華整

華整字空廬章丘人御史斯之孫少高隱與邊美  
泉相友整友亦與李滄溟王命州為之善其書  
落筆輒自題曰空廬詩畫有公聲求者輒瞪目不  
應也其詩以愛此疎林即為之一卷表而齊河啼  
鳥風停整意知有大曆之風也北陽談

### 顧源

顧源居士顧源字法甫金陵人高自位蓋非勝流  
名僧不與相授書法懷袖山水師小卷年四十此筆  
師禪揭淨瓶蕭然壁觀宛然老懶頭陀也一日示微  
疾延名僧素卷雲谷懸彌陀像鳴磬念佛親見  
彌陀法印編滿雲空世界身坐白蓮蓮中怡然  
而逝列朝詩話

### 胡宗仁

胡宗仁子彭舉隱治城山下作畫師雲亦大瘦食  
貧不福時貴常詠唐寅詩未寫幅青山畫不  
使人慚物業神暇年袖衣拄杖反手徐步歸  
世風親題市中目為仙人

郭天中

郭天中字聖儒莆田人徙金陵不情絕願回古流  
俗多購古法書名畫手精篆隸之學窮屋外碑  
搜訪并得寢食不廢故人字揚州延爽

累于塗斥買歌姬教人雜書畫古法并教諸貧  
交綠手而畫守藁曰此吾所以及聖侯也諸中  
有未至邪之山水本陀那之寫水仙似如子固錢進  
冷贈詩云姬妾道人侶我與貧士家平莽雨空堂  
之旁列朝詩信

陳自中

白字芝江臨邑莆田人隱於苕中倭後妻子  
奔後幸儀草屨繼之以口况勢為甚巨廬由江

陵入蜀附僧舟備舟傭費以備玉報傳於僧遂編  
歷三峽之勝坐我舟所備僧熟流寓以陵松溪公  
為已陵至金陵賣卜秦淮或雜以偽詞問人亦古度道  
其作一扉之內度休去宮龜敗抵區華錄需其半檢  
其詩誦之或稱一語于及而向壁流涕嗚咽其聲  
居於羊一妾窮以死

趙官

趙官字凡夫隱居寒山精六書之學著說文長

家其妻陸氏卿也亦有才名著之芝考樂二集子  
切古靈均信其求學娶於文名似古禱家衡山之玄  
孫工於寫畫堂畫寒山草木昆蟲狀凡千種檢內府  
本草十日而祀有湘君持素手圖

王人繼

王人繼字往孫吳郡人少學詩於吳士身居耕重  
橋堂修古佛一性勞然庭前雙橋可二百至人如  
出古少草手負隆州凝塵滿帝教世不食堂血

面削而形癯見者以為古祥逸民也

楊岷

楊岷字子孟一字屏園蓋屋人多磨已高舉人亦有  
傲山楊藏書多卷所居近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各  
書多在時珍一聽往編提揭工技皆墨以行出過石  
闕文必生卧其下于剔苔蘚椎拓裝幀授授考證  
略仿歐陽公楊明誠洪丞相三家名白石墨錄義自  
謂窮三十年之功多都玄微現用修所志見

郭宗白

郭宗白字皆仙華州人號止園白屋湖上地介二  
業之鄉造一舟居之名曰齋躬自謂一水區也與世  
都絕淪落崎嶇任心寫經不肖別業三五為已杜  
子美西漢與其友王承之東應商山以高社著  
園藏之齋疏二式記諸書稿志毅公夢印陳微君  
仲時序之以為世秦古策國官考不記遠公宗  
雷八國齋文也又著金石之華陰王弘撰刻

吳興芳

吳興芳字凝如吳洞庭人為詩蕭詞簡遠灑然出  
塵常與范滂遊苦澆注碧浪湖入夾山溪僅返二十  
日風清月白苦吟清齋僅得七言絕句一首其自  
矜貴如此後取釋氏名大香古吟覺

高鑄

高鑄字淵穎清苑人少從孫種之學嗜飲酒  
始游名山水自負超羣得詩輒題石壁手自

鐫勒常遊林慮山竟日忘歸同峰下喧呼聲迴

視向所來處乃知所處也著漁却清語蒼崖中  
集 池北偶談

嚴感恩

嚴感恩烏程人舉止與俗異嘗言一白鶴行止  
與鶴無異哭之累日僻處絕糧友人遺白金一  
餅攜之市求還小漢玉器就易以得從之  
而僵什錢絕 池北偶談



耕者王法臣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和地多植  
此一曰攜榼躬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睡而社皆  
杜詩也遂呼其語耕者自言王物台清臣著田  
思程役盡委諸其族為人傳耕少曾讀書益省  
遺一冊於余者卷中首覽讀而愛之故志中載  
亦不知杜尚何人也異日遠度訪其意是舊  
曆背古條便減乃結細枝為筆書之皆所作詩

詠其一篇云人生如汎梗飄飄如蓬根飲啄得美  
許營子思無區值并春日如荷鋤去南原近  
草色數靜社鳥語繁諸翁異化木鞋習主其  
志境然似供我寧不側清尊如躬貴適意聊  
幸時安識潁川人物志

崔子忠

崔子忠字者蠅一名如字道世萊陽人僑居京師  
形存清如言辭簡質望之不似今人畫想極簡

陶美若陶范以下不復措意而示畫三景  
養魚者然真也一事三如皆能稱  
山齋傳傳後上有一俗人用金帛相購難窮  
頭為鶴亂後世以俗相名字以實冠都門三子信

林士詰 董世

林士詰古伯濟東萊人都御史權子具行革後隱成山  
之松樹去家五石里終身不一至著述文字帝至  
遼宮祠石室談詩若干卷

弟子董世字撫董湯人洞寔棄諸士侍士詰於成  
山少從宋芝主繼澄學得其法授有詩數篇  
集詩

林六度

林六度字茂心閩人父章字初文務家金陵萬曆  
中嘗詣湖上書論事不類古度少賦捷敏行為屠  
隆可激賞與書與金種性尤善吸酒未予見之  
秦漢年八十矣自言故居海華亦長久廢為馬

廢既歲也生瘼於乳山死多湯葬嘗初一為唐法  
於衣帶間康熙初卒君易錄

印潛

印潛字潛夫南通州人移家以泉性承元寡合妻  
小忤意中少之凡歷教事皆不終之世子康頤  
乙巳予至其泉訪之而居委巷屏車歸始入老屋  
三間惘惘歎思以入古洞穴一問貯所刻書故尚完  
棟一間自居之絕沐軟帷留予小飲蔬果四五  
器亦沽以水予欣然引滿飲觴各賦一詩而別縣令  
聞之曰免其門役而著書凡十餘種君易錄

張蓋

張蓋字孟慶永年人與殷岳中涵之友善譽坏  
以君不其人獨或夜夢往侍達旦或痛哭長嘯  
人莫測也常有贈中符示草澤醫者或書上書  
奎章閣外中事我甘漁父司衰老猶尚隱士之  
是隱居後夢在死後老仙傳刻其遺言二卷也九傷

王公儀

王公儀其志許人君長葛縣石固鎮尚氣節已  
然諸鄉人雅重之流寇灌汴使人往聘為儀王公既  
身走河北賊執其妻妾及其子二人以公之李  
及二子皆罵賊死事王公破乃歸絕跡城市治園  
於所居之側名其怪石曲折映帶蓋壯於魚鳥  
株名品五百餘種古時坐卧噴唾未嘗復史離自  
稱王隱壽百有奇年日令子粒印登舉舉行  
游石何故然自得沈之格以全官去樂尤故異之題  
其園曰樂志長葛縣志

傅山 子眉

太原傅山字書一也其子也亂後隱居著書三  
韓美醫時人罕觀其面年八十徵為都察院  
西古寺中祥帝子眉古壽鏡博雅精於古詩書  
藥四而其子輓車行暮宿逆旅輒課讀九經  
三更止在秘清書法且成編乃行石不具狀也北傷

徐波

吳中詩老徐波字之勤康廕初尚五居文池落木卷  
與中峰蒼雪法師往還自作卷記云宗稍癸酉十  
月與竟陵禪友夏同客往清曉祀盤瀨見不自疑  
臣極云子在此却計必任山請拜嘉名以名其者遂有  
此即今三字揭諸卷作松枯若極摩尼其歲日玄冬霜  
月蕭蕭而下傲童待帚埽除不給齋厨饗饗皆從  
此如事之前定如此也北偶談

徐枋

徐枋字昭法吳人嘗舉崇禎壬午鄉試父少詹事  
而乙酉殉第死枋遂隱支硎不入城市好畫世稱  
亦不肯作湯荆岷或尚書撫吳屏騎竹訪之山  
中避不報亦不報也居易錄

沈嘉客

沈嘉客字夢澤宣城人隱居歙口一畝之宮玉竹  
醫然長吏就湯不迎送不去之招其子則尚書祭

解廬御史世濬嘗有金陵詩云淮東作客逢春雨  
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邊呼那曉綠陰相送秋  
南京也北偶談

徐夜

徐夜字東癡濟南新城人初名之嘉子長治其祿  
叔夜之為人更名夜其草後棄諸山隱系水之末  
嘗一游浙東西吊林君波孤山巖子陵約墨謝自奉  
羽墓賦詩甚工後死於崇禎年七十三 南宗志

洞庭句者

吳洞庭山上有句者不知何許人貌似狂易汪能自  
記其數絕句云不信乾坤大趁然世莫擊口吞山峽  
水脚脚翻加雪而初時是仙也象翻加真悟  
則乎也他林也滿の都也北偶談

宗俠

宗俠字未名本名之盛明孝齋隱居山石室或勸  
其游茅黃巖樓賢何伏謝曰安知非捷徑和匡

山園人耳目正以問孝蘇白終其

金增遠

金增遠字日執山陰人崇禎癸未避亂後隱渡東橋南。敝屋三楹不給貽粟。長吏就過之。輒避匿。或拜門外。望備兵使者沈滯其門。幸也。入門見增遠臥。從收上漏下穿。四角悉支敗瓦。牆隙一破。龍吹未移。梁上一出家草。後得餅。食相歎息而去。清征紀略

李孔昭

李孔昭字蘭人。家積善。佳士。隱居靈山。奉母至孝。躬自樵汲。往來水邱山。市間蹤跡。多在僧寺。某中。遂聞其名。遣吏致書。過自新者。問之。遂指其處。至則室空。知訪之鄰。遂曰。向所見負薪者。即是也。靈山志

汪胤

汪胤字魏美。唐人也。孝廉也。隱居山。將身投

蕪裏。往山。夜宿。食定。雲何。至湖。三省。必家人往

跡。輒不可得。遊天台。匡廬。黃山。返居。何。海。年。四

十八。卒。遺詩。云。冰泮。水。還。清。雲。何。月。方。潔。一旦

破。樊。籠。道。遠。此。別。魏禧文集

林確齋

林確齋。亡其。為。南昌人。隱居。精。山。之。翠。微。峰。已。徒。冠。石。種。茶。率。其。子。孫。輩。自。擔。薪。鐵。釜。夜。煎。課。之。積。道。經。毛。布。有。遺。冠。石。者。是。三。四。十。年。頭

著。一。幅。布。赤。御。揮。鉞。即。之。歌。去。金。石。皆。竊。歎。為

古。圖。畫。中。人。魏禧集

全俊明

全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初。少。讀書。一日。策。焦。氏。婦。得。蠶。之。良。曰。特。欲。我。高。尚。其。志。乎。遂。携。去。杜。門。傭。書。自。給。以。善。書。名。吳。中。書。板。尤。工。晚。之。友。人。賦。生。輒。誦。引。陪。之。亮。自。祭。文。以。自。況。年。七。十。四。京。王。維。集

古。懽。錄。卷。第。七

女權錄卷第八 方外

摩訶迦葉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聖道微妙法不可文字教外別傳付摩訶迦葉。悟悟錄

須菩提

須菩提處中見世請天雨金鬘尊者云空中雨如讚歎復是仙人云何讚歎天云我是梵天敬重尊者者說般若尊者云我於般若法中曾見一云云何讚歎天云我是尊者中法王子也聞世尊說法是真法般若結。○諸天宿作是合尊者法現於此般若波羅密多經以種種言辭讚示意不勝解。我現知彼心之所念告我當於此法一法汝亦不憚事何以故昔時般若波羅密多經。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解者皆不可得一切未來

應日等與所證世上正等善提亦復如是。大德經

維摩詰經 天女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皆言不可說不可說離諸問答是為不二法門文殊又向維摩詰摩訶默然文殊歎曰乃吾曾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淨信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聞所說知便現其身可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如諸菩薩皆皆隨落至大弟子便著不離。維摩詰室諸所說經

天親 無著

天親菩薩世彌勒內官也著菩薩地持經云人間四百年被天女一晝夜彌勒一時成就五百億天子證得法忍未嘗說何法天親之祇說這箇法祇是荒音多語令人樂憐信信然

王方平

王遠字方平欲東入括蒼山遇吳蔡經中教其尸

解經去十餘年忽還漢書云七月廿五日王君言未到期田  
方平果來既至生須更引見經文忌因遣人與在  
相識有頃信還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年餘  
嘗按行蓬萊今任暫猶乃是任還願不即出此  
兩時問麻姑未是如女亦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  
髮盡之玉胸其派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  
不可名也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二為桑  
田向聞蓬萊地乃淺於往時略半也室將復為

陸陵方平笑曰聖人嘗言法中行復揚塵也  
麻姑欲見蔡徑母及婦徑弟婦新產數十麻姑  
望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求少許相便以柳之隨  
地而或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矣了不喜復作  
此常夜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徑心中含言  
背脊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而後率  
徑報之謂徑因吾報不可妄得也補仙傳

葛洪第三子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身躬自修以寶  
紙筆夜輒寫書石和基局幾盈櫃滿常閉門  
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幼道郭文舉自  
擊手而已冬無所言如神仙尊養之法求為句漏  
令以資高不神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乃為隱山  
著書一百一十六篇雜抱朴子語洪第三子其書  
字於歷希其書素壁圖三人一白鹿二樹一藥  
笈二人手笠一似采葯之狀六經書

張志

張志字巨和中山人隱於太山結拱若戶其書之通  
依崇巖此谷盤地為室居之弟子亦室居志六十  
餘歲五日一朝語

許邁

許邁一名映改名玄書遼丹陽句容人少不慕仕進  
南海太守鮑勣隱遼潛遊道後不探其去又謂  
縣富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行潛通五岳陳

少世茅子傳常所遊處於是主精舍和采藥桐廬  
縣之桓山解求涉三事以此山近人四面舊之好道之  
流欲相見者登梯與之語以此自樂遺王義之書曰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坐草左之放  
之徒皆至焉義之自為傳並民史

### 支道

王逸少作會稽初支道林去馬師與之語王曰支  
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不自佳師必見不王一

往佳尚氣若自輕也後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不  
與支高後值王自行車已在許支語王曰君未可去  
貧道與君少語曰論花子道宜支作於言才藻  
新奇玉潤映發王遂投襟解帶流連不盡已世道  
賢論以七沙門比竹也又贈道比向子樹支法高信

### 慧遠十八高賢

廬山康林寺釋慧遠集禪素百二十有三入於西  
巖下殿若臺結舍徒白蓮社又命別置民撰同

括文其間譽望尤重者為十八賢別遠民雷次宗  
炳周續之徒徐張野等預焉輒○此圖初入路與清  
流激湍紫帶曲折踰石橋溪田路窮巖又繚而上  
巖間有方石池種白蓮如岩之字有石梯度山造  
麗而去不知所躋其窮極極力長室其高深  
遠近蓋莫得而見也池旁有高巖懸泉下瀦  
為潭支流穿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流者虎溪也巖  
外游行而未者二人一人登巖去半身者宗炳一人

羅牀憑几揮麈而謂者竺道生也一人持羽扇目  
注懸後而意立深駐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於  
牀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首也一人持經  
卷飽睡其意童子靜足擗背者倦社之志也遠  
池之上環石臺坐而冥徑較義者五人石上列香  
爐筆行之具一人凭石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  
徑軸倚石而迴視者張詮也一人白坐使而問徑者  
惠嚴也一人回面拱手守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

指多意而指徑者惠也又一巖中者三於金像環  
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頌者量  
常也一人坐而擊拳者道易也一人執經卷而坐  
者周禮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覺悟一人袒肩  
持短褐者跋陀羅也一人持如意據而坐者耶舍  
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後一人露頂袒腹  
仰視懸鳥坐而濯足者孫野也童子持巾三其  
側石橋之旁峭壁綠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  
者遠公陸修靜也一人貌雄怪袖捉巾解而立者  
辟蛇聖者也童子負杖却立而侍一人乘籃與者  
陶淵明也一童子負酒氣修也一人持貝葉騎而  
來者謝靈運也亭一人持曲柄笠一童子負杖及  
前騎而行社書中元童 ○匡廬十八賢圖一卷其二  
相向坐一人蓄冠手持衣袂揚首為言者道士陸  
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莊者法師慧遠也一人冠漉酒  
巾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者氣可掬者陶元

亮也一人纏屣振衣笑指之亮者畢穎之也一人執  
羽扇坐芭蕉下者慧遠之手慧持也一人與  
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一人俯仰其手  
握麈尾斜據坐陀下有宗少文也一人房侍右依  
肩作禮貌甚恭者僧量也一人持杖以意一人  
展卷畫一人美髯而反齋者劉程之當位倫  
周道程也宋臨溪寺志法社圖後

### 慧持法師

慧持法師遊峨眉山遊於嘉州道旁古樹內入定宗  
政和三年風雨樹折如鬼之騎髮蓋體爪甲遠身  
異如秦於柳有旨入和時而天總持以金碧去其定  
問何代僧邪我東岳遠法師也自遊峨眉石記叶  
代問遠法師在否曰他化去數百年矣安得在邪遂  
不更語問游歸何文曰陳留縣復入定神僧傳 ○第  
曆問陳留掘地得一缸中有定僧云而持師去定

崇禎  
山志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十歲得葛仙傳  
謂人曰仰青雲觀白田不為遠矣亦明也脫  
朝服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止向南山謂人曰  
吾見生打廣慶雖識其華樂而無敬道之心  
汝為歲歲大澤知難立止恒微就之且永昭守  
求福得報差忒若石爾豈得為今日之君子豈  
性身有仙相亦緣勢之使然亦免初集三層樓自

處其弟子居山一窟客亦下與物遠絕本係真善  
助修學不為惟難吟望而正持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在閑其響欣然自采武帝手書給以賜以鹿皮  
巾屨如禮聘并不出唯畫作兩牛一散放水草間  
一著金籠聽有人孔絕以杖臨之帝曰此人數更尾  
之氣重復有可致之理弘景末年一服有時而亦  
曾夢佛授菩提記云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  
育王塔誓受五大戒集書

天台智者

天台智者大師在嘉岳福法草徑五樂五品云是  
其精進是名其法供養以來於是悟法華三昧  
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信怪錄

慧照

慧照但坐臥心西頭塵念自餘身地惟有二體餘並  
暮苕苕為干樹祥也

道超

道超屏絕賓傳典此字力及內外典常擁齋前  
塵埃滿屋蟋蟀鳴壁重橋禪學

雲臺觀老人

杜子春者南隋間人少落拓不事生產業資業薄  
盡親故皆以不事之見棄方冬徒行長安半日  
既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仰天而吁有老人策杖於  
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告以親友疎薄感激之氣  
發於顏面老人曰幾得子輩用子春曰三五第

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又言三十日未也乃云百  
 至亦曰未也曰三五歲乃曰可笑明日午時候子於  
 西市波斯邸中後魏及時子春往老人坐坐果予  
 襪三五歲不告姓名而為子妻既富會酒徒徵歌  
 舞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病而高書倏忽以初  
 歎於市門甫發聲而有人至揚其手曰子乃復  
 以此吾將復濟子歲婚方可子春慙不意老人通  
 之媿謝而已老人曰以日午時可至前期雷春  
 思媿而往得錢一于為我既入手縱直火初二  
 年向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市需子妻掩面而  
 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又于秋三十日  
 以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妻曰曰去其落  
 拓邪遂生淫聲畫親戚豪族世相顧者更招三給  
 我子何以至此感更淫惡主事之後唯更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宜早去歲中老思於老日德檢下  
 子春遂轉貨揚州買良田百頃即中置甲第又

置邸石餘間名孤獨多居年或婚或娶姑遠村  
 族孰既畢事乃期而往老人亦方嘯於雙檢之陰  
 遂與望華山室堂年入四千里餘見一雷宮字  
 嚴潔非常人居正室有藥滯高九尺餘紫巖老  
 後照的窗戶至九人探燈而知時日暮老人不後  
 俗和乃黃冠絳披士也持白以三杯酒一匙冷食  
 詢取一虎皮鋪於西面辭未向而進道士前曰  
 子之心喜忠哀懼惡惡忘矣而三以孫者愛而  
 已使母嗟聲五舞歌子亦仙矣嗟乎仙才之墜得  
 也遂指終使歸澤再往過行山其甚矣  
 絕乎人通 太平度記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石中認善言者老兼此  
 釋與周洛州總管孫孤信是其少異之曰聖童也  
 廠器大難為用馬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  
 博士徵不拜貞觀初召詣京師徵官之詔不受顯

慶四年台見祥諫議大夫又固祥清恬賜部臨之  
是司以品官知名之士多說虛照部等皆與其事  
多照部作病梨賦序曰高士高談止一則古之蒙  
花深入不二則今之往摩法新唐書

### 二祖慧可

達摩大士住止少林城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  
時將至矣汝等各自言所得道副曰我亦不見不執  
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

持曰我今所解乃慶喜是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  
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當世一法皆淨祖曰汝得我骨取後慧可禮  
解依依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傳燈錄

### 江西馬祖

祖曰百丈南泉西堂三人道侍既畢次祖問曰當  
與麼時多作堂云云曰好供養大士云云曰好供養  
拂袖便去祖云入道禪悟尚佳者吾願超然初

### 外傳燈錄

#### 寒山拾得

寒山拾得二人相親解后則長吟大笑人莫測  
也太守問丘肩過師京邸問天台有何賢聖答  
云國法守有寒山文殊拾得普賢與丘云二人  
方接出後笑盧作禮二人拍手笑曰此是干鏡高  
道馳去○越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是生熟滑州曰

此是五多程漢蓬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作牛去  
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大天山曰作什麼州曰蒼天  
蒼天山曰這斯見宛有大人之作五燈會元

#### 邢和璞

邢和璞居終南物道者多不窺信之代其新汲泉  
亦是名士百陽雜俎

#### 龐德

龐德衡陽人北游襄漢初遇石鏡後各馬祖

有傷曰有男石將者以不探大石固藥頭共從其主  
詔判吏于頓何疾謂曰但願空法所育懷必實端所  
中宗門稱居士修錄

懶或杜洞錄作懶

衡嶽寺有執役僧性懶而貪穢。故為懶稱。日寺一寺  
之工。夜止。其年午。下。或十。主。公。知。寺。必。讀。書。寺。中  
難。其。寺。宵。梵。鳴。響。微。山。松。寺。以。性。疏。而。高。難。林。處  
謂。懶。或。性。高。志。懷。悅。而。後。始。始。必。請。隨。之。人。時。性。高。云。

候中夜潛往。謂曰懶或。古語。寺之。愈。加。甚。唯。唯。而。已。懶  
或。自。撥。土。蓋。乃。去。芋。嘆。曰。良。久。乃。取。所。嘆。之。芋。以。授  
焉。謂。曰。白。多。言。假。取。十。年。宰相。甘澤。○高僧懶。釋。陸  
衡。山。石。室。中。常。作。歌。曰。世。事。悠。悠。而。已。山。石。臥。藤。蘿。下  
塊。石。枕。麈。尾。宗。道。使。台。之。方。撥。牛。糞。澆。芋。寒。洋  
重。腐。未。嘗。一。嘗。使。者。勸。使。拭。淨。澆。曰。我。豈。省。工  
夫。為。俗。人。拭。淨。邪。甘澤

汾陽普莊禪師

汾陽普莊禪師。見五十一。為。善。知。識。前。後。入。海。皆

不。去。也。普。莊。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宿。誦  
法。師。既。到。道。不。踰。閭。自。為。不。去。德。歌。以。是。志。北。地。苦  
寒。日。嚴。夜。寂。忽。有。龍。僧。乘。云。而。到。謂。師。曰。時。不。可  
失。此。乘。中。有。六。人。異。日。為。大。宗。師。道。蔭。人。天。可。同  
大。慈。為。法。施。言。平。而。沒。師。明。日。上。堂。云。胡。僧。金。湯。當  
由。法。到。汾。陽。六。人。咸。大。驚。勸。請。多。數。持。時。大。思。其  
石。霜。圓。眼。邪。覺。法。華。慶。請。以。或。至。會。下。同。會

改禪師

餘。抗。改。禪。師。標。政。最。高。侍。師。堂。守。我。香。典  
師。為。方。外。交。師。為。禪。之。則。矜。一。黃。牛。以。半。持  
挂。而。至。即。庭。松。下。為。天。後。後。日。而。去。各。不。獲。靈。以  
菘。花。作。鉢。納。是。於。中。容。五。共。○甘澤

法昌過禪師

倚。過。禪。師。住。法。昌。在。分。寧。北。于。峯。萬。壽。古。屋。數  
間。方。種。刀。耕。袖。子。五。者。皆。不。堪。其。和。香。生。此。法。師。而

憫憫曰執以力搥教陞出曰法昌今日閑適行脚  
傍中一節唯有大高人城口圓性打坐不是規矩  
嚴臨免見諸人話隣法昌錄

端師子

端師子呈人信西余初見其師者遂悟入  
因以彩素製為布色外堂見客則搖之遇雪朝  
披以巾城常誦法華有功湖人多思夢之如敬  
漁父詞月夜歌之端師初問堂俞耆老作

疎叙其事云云軸之遺法未傳一壽之漁父之詞  
宣之此師以手揮掄曰此乃堂產偈云本是瀟湘  
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殿想天曰吾親法王  
法以是下產徑云其間錄

其高禪師

高明教政居空隱北市安南為法且極三則  
般若極齋罷請書者客到則清談不及世事  
其苦破法約之足道記徑山僧道其間錄

晦堂禪師

黃石晦堂者子向山谷吾子隱手海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終不盡其時暑暹涼室秋香滿院  
堂問曰闍木梓吾子曰深堂曰吾子隱手爾山  
谷乃服其間錄

衰禪山僧

其間錄

手遊襄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跪足而臥  
坐其旁久之驚覺起曰方社萬壑松聲冷然而

夢之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直造榻水之上  
予向即嘗識歐公乎曰識之予意此道入後歐  
公為不凡乃問曰師寧此山幾幸矣其道具何在  
誰為侶僧笑曰未敢母之思公所言衰也冬事人  
也曰豈不置盞邪曰食時寺有施不畜經卷邪  
曰藏中自備足不備管邪曰雨巾吾公不行芒屨  
亦不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意之疑足行好佛人  
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每後轉枕

頸子甚愛其風翫恨不告鄉里台宮然談其吳  
音九湖山隱者也 冷齋夜話

### 孫禪師

地藏孫禪師大振雪峯之沙之道城隈古寺  
門為死灰道空清漢謂禪客曰請方花穩法法  
地爭以我此間耕田信飯喫却林間錄

### 栢賢圓禪師

栢賢圓禪師上堂云去得僧堂便是五老峯一

生泰學亭 禪宗正統

### 葛道人

杭葛道人宣和間以術學為業行放浪湖山間  
人皆號表一日為寺僧所屬作吟咏為僧問云曰  
偶得自西向可得聞乎曰向唯已欲為嗜也三眠  
初羅柳慈如僧夢異物色亡已遠云 葛道人

### 中峰和尚

中峰和尚草堂成馮海粟煉泥竈松雪經蓮中

峯塗碑 黃漢

### 葉林却牧

葉林去文錢唐人與却牧心俱隱大滌山中或  
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蕪則不避豺虎  
白晝危坐則客至不犯其高潔以此所為文意  
多世為瑞却則全效柳子厚葉一旦忽持書對觀  
却却物他德且詰却言為正月八日移山而遊於  
歎曰葉君去處與我同吾亦當去也乃遂葉

葛法而終身子行有懷葉却二道人詩云 魏北

林霖山亦有懷葉却詩又和却牧心陶山十 詠霖山

### 張雨

張雨又名天雨字伯雨早遊天台括蒼諸名山得楊許  
遺書入洞之宮為道士書法招城楊維楨謂在陶  
貞白上作黃葉楊樹古圖史其富若若山志  
十五卷 楊樹傳 ○句曲張外史嘗云黃三張公潛  
文久而未得一日黃未初外史字於書齋後文

且其甚精乃延入中外交治以事出然其言大曰  
援筆揮文頃刻而就運民史

書牛道人

書牛道人。擅廬山。有古松上摩青霄下臨勸谷  
道人卧其口以胡林風雨驟動勢欲朝霞送人  
嗟呼。久伸自卷或何道人。二六時半何可用心  
答曰。天上天下。豈我書公。同心。忘此秘軒雜錄

趙白雲

趙白雲不知何許人。自言九十餘。常居終南山中。  
多教百歲人。最壽者老張。張天之道。自黃巢亂  
時入桐帽道。人自宋末。今尚在。此秘軒雜錄

古懽錄卷第八

古懽錄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自號漁洋山  
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  
文簡。士禛原名下一字與。

丁酉奉

世宗憲皇帝廟諱相同。故傳刻其書者皆改爲士正。乾隆  
諭旨。追賜今名。是編皆述上古至明林泉樂志之人。蓋  
皇甫謐高士傳之意。其自序稱取古詩良人惟古  
權句爲名案。此句見文選古詩第十六首李善注  
曰。良人念昔之歡愛。則所謂良人者。乃棄妻指其  
故夫。所謂惟者。思維也。古者舊時也。歡者。夫婦之  
私昵也。不識士禛何據。乃以爲高隱之日無乃解  
爲與古爲徒之意耶。果若是。則誤之甚矣。

大成通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楊慶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理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成通志

十八卷》提要

大成通志序  
余同郡楊子憲伯者其家學授  
受歷世綿遠皆以理學而純舉  
子業者也憲伯生方五六歲未  
從學時出入行習見字迹辨形

楊序

下

審聲別義其性情已如是矣自  
是其尊翁元清先生始命讀書  
甫成童未就外傳惟受家學翻  
鄴架博通經史兼習音韻以故  
余姑以其子妻之既長意不專



楊序  
舉子業潛修邃養以著書立言  
爲期訪四方名儒及藏書之家  
每搜索就證之由是著述盈筭  
而其大成通志一書更其明體  
達用者所關於世道人心誠非

楊序

下土

小也爲  
撫臺劉公  
藩臺羅公  
副憲孫公所識賞付之剗刷氏  
一時諸名公莫不見而嘉美之

遂題序縷々余無容復爲之贅  
第思天下大矣古今載籍多矣  
而其傳世名集不啻汗牛充棟  
然豈皆學有所願專心於  
大聖人之學之教而爲書如是

楊序

下三

之典而要也故自先聖賢言動  
出處以及帝王崇祀諸典備記  
詳載而外若闡發聖學彰明聖  
教淵乎浩乎探極理奧衍先正  
之宗風開後學之津梁非可一

二端指陳之此皆識力學問之  
著見也惟其性情如是故其識  
力亦如是其涵養如是故其學  
問亦如是識力者操修之著學  
問者事功之本即識力而操修

楊序

下四

可見矣即學問而事功亦可卜  
矣憲伯苦心多年自是有成書  
非家學承受以厚其蓄識見高  
明以大其用者不能有此他日  
流布四方自有具眼者共睹其

美余敬慕之得不為之叙其槩  
云

寄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暢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辛丑會魁禮部觀

楊序

下五

政通家眷社第漳邑楊純臣  
頓首題於仁壽山房



以成通志序



通之為言同也志之為言矣  
也事同為通心矣為志通志  
之云義或取諸此歟且大成  
者孟氏所以尊孔子也曷尊

大成通志序一

下十一

諸尊道也孟氏以前孔子之  
道可述而尊之孟氏以後孔  
子之道又孰從而尊之語曰  
聖法天法聖則亦仍以聖  
人之行事尊聖人而已吾鄰

鄰揚子之為是書也殆庶  
幾歟先王謚以易名爵以  
彰德孔子之聖豈借乎此  
尊聖人者非此莫由曰謚號  
曰褒封志則有焉知情謂作

大成通志序二

下十二

形下謂器聖人位述之宗也禮  
相所存神明匪遠曰禮疏曰樂  
疏志則有焉遠而有位治統  
以昭窮而在下道統以著不  
有吾道治又何傳曰年表曰

世家志則有焉上下二百四十  
季大蒙所原雖過必褒大  
法不違雖功必黜非賢而恃  
祀有德而不享議之辯之此  
之表正春秋之志也識又識

大成通志序三

下三

小通以人為立德之言萬殊一  
本諸儒錄前哲藏書錄之  
纂之此之志更守待之志也綜  
隱塵宗元以來世家年譜  
闕里雜編諸說彙為一書考

得失訂詳畧較異因補缺漏  
剪繁蕪即偏得全因煩見要  
外以通事內以矢心六律八音  
始終條理以孟氏之所以尊  
聖者尊道即以孟氏之所謂

大成通志序四

下四

成樂者成書之以定冊則十為  
八也冊以分目則四百有五  
也大約崇聖謚則以

聖先師為主王公之稱置  
而弗言推諸子則以先賢為

是虞伯子男之稱在兩弗論  
聖帝明王追封崇祀有異大  
必書也學小儒浮言妄議亦  
校不廢者豈非以陰師重  
道為則效以非聖義經為鑒

大成通志序 五

下十五

戒哉嘻揚子百世而下之人  
也生百世而下效百世而上以  
尊聖人不知孟氏吾誰能  
法此大成所以取孟氏之言而  
成尊之志也夫

康熙己酉小陽上旬日金城  
舉人高璇謹序

大成通志序 六

下十六

大成通志序

吾儒有希聖之心自不可無希  
聖之志夫心志之所在即識力  
之所在也三古之世聖人夥矣  
孰有如

孟叙一

下七

孔子之大且深當生民未有之一  
人乎蓋其祖述而憲章也則道  
與帝王協其上律而下襲也則  
德與天地參雖當年親炙其休  
者如飲大海而各足亦似乎無

得而窺其所以大與所以深也  
然而聖人之大不可測而其道  
之昭於天下也如日月之經天  
聖人之深不可窮而其道之傳  
於後世也如江河之行地若是

孟叙二

下十八

者何也夫亦曰有聖人之言行  
在耳然余自讀魯論家語及世  
儒傳記雖其間記聖人者不一  
事述聖人者不一言希聖人者  
不一人但皆可謂之特志其言

動不可謂之彼會其源流也自  
子輿氏稱曰集大成由今思之  
諸家之各記其言行似不足以  
盡聖人而集大成一言始得  
以盡聖人也雖然舍大成之一言  
無以知聖人之大且深離聖人  
之言行又無以知聖人之所以  
集大成也則何如彙其言考其  
行折衷於傳習訂証於記載而  
統會為一書之為愈也余固有

孟叙三

下九

志焉奈幼專帖括長遊於四方  
今耄矣弗能為也余鄉憲伯氏  
其人如渾金璞玉素行則孝友  
嫻睦忠信篤敬當道表揚鄉里  
稱頌已有季矣余忝嫻家而知  
其顛學

孟叙四

下廿

孔子之有素當不徒強艾時為然  
也及著大成通志成余得詳覽  
而敬讀之見其志  
先聖也博而能精約而能該而其

續諸賢諸儒於後是衍尼山之  
統緒也而其繫禮疏樂疏於前  
是篤尊崇之要道也而且歷紀  
帝王敬禮之盛典吾儒承繼之  
宗風允矣

孟叙五

下廿一

先聖之功臣後學之心鏡也非迥  
別時流之識力而能若是乎由  
是擊節而嘆殆余之志也夫非  
唯公之志有符於余志俾後世  
讀公書者知公志之所在即各

識其志之所在也豈不洵如公  
通志之言乎時值歲杪借公煨  
爐談心遂援筆而書之亦將並  
附不朽云

皆

孟叙六

下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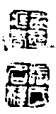
康熙戊申涂月

中憲大夫知直隸河間府事孟  
家棟頓首題於近聖居





叙



徐福漂三山為蓬萊故博望  
治星槎為崑崙故桓宣武  
探牛渚為幽魅故宋道君集  
目稱彗為博雅故蘇後言之

王序一

下廿三

似皆不必留心者而千古有心  
人乃必留之如此况乎道統所  
在三經九法視為盛衰治亂  
如

若所仲居者可不無留心焉仰而

傳源流之不明授受之未晰

裁余爰揚寘伯於大成一書

殫精多年手抄心譯不憚

重繭而求其成集志甚偉

矣心竇惓惓人生精粹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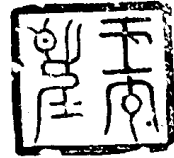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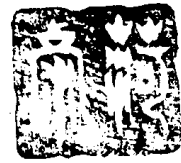
王序二

下廿四

要不用而用之於道德者幾何  
人昌用之於道德者又幾何年  
寘伯釋然於是其為人何如  
裁其與千古有心人胸之於不  
必留者抑又何如裁余茲之

叔樂之為之叙

社第王子望



王序三

下廿三

大成通志序

國家以管觚庀材養一代之人品培  
百年之氣運不斤匕伎倆為高崇尚  
淵雅以詣乎金聲玉振之業莫不淮

尼山一人以為宗自二氏之學漸興一線

大成通志序

下廿六

聖齋

之脉幾絕天下後世欲步趨數仞宮

牆者必先經曲式範勺象成舞以諧

乎鐘律與妙而後及於出處之節道

德之風也攷史記世家闕里誌家語

諸篇前人論列幾詳吾鄉憲伯先生

家世理學博涉羣編讀書根極理要  
頗多著述獨編所謂大成通志一書  
汲七欲行於世何居蓋先對越之有  
儀趨跲之有度者也雖歛諸儒志

孔子之言動出處自子輿而下董仲舒折

大成通志序

下廿七

理齋

夷尼山可無容議詳考聖裔若子魚  
子國仲達諸儒碩外他如賈逵鄭衆  
馬融王弼河汾昌黎以及濂洛關閩  
或小補於聖學或昭明乎聖道彼猶  
星分而戶列而此則統括而滙源也

又上自軒轅帝學以至契湯以適聖

源下及歷代封爵公伯子男至於學

錄山長以疏聖流其世系之遠近賢

儒之列次一覽瞭然尤必於廟宇學

校鐘磬管簫協其律采齊肆夏式其

大成通志序

下廿八

理齋

度無不條貫而詳明焉夫學問不遡  
源猶歛捫燭爲日弁鄙貽幾如太史  
公走涿鹿過崆峒薄瀟湘漸滄海可  
謂至矣然不探崑崙而遡河源猶絕  
端尋委之見也茲通志一編綜覈羣

書歷年而成統制外蕪括聚散逸間  
以增附議論諸要一展玩間尼山統  
緒一以貫之其殆崑崙河源之論也  
夫昔楊雄補易以太元輔虞篇以州  
箴佐論語以法言翼史冊以纂訓欵

大成通志序

下廿九

理齋

推廣刪定贊修之義以傳人自命識  
者猶有操觚之譏茲乃疏分禮樂考  
協音律紹明先聖裨益道脉大有功  
於孔牆當駕執戟而上之寧僅七君  
家子雲之流亞也耶附之剗刷以公

海內使百世而下有志金聲玉振之  
業者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古隴任經邦青柯甫頓首拜撰



大成通志序

下三十

理齋

予族孫康者伊高禴粘營選配  
故明肅恭王妃王雅好書籍慶  
曾祖昶亦齊書癖進來藩府贈  
金帛不受獨留細帙目暹以故  
家貝觀架慶自少授書嗜古文

序揚一

下三

辭父詔曰丹不攻舉子業  
此奚奚慮不輟凡書賈至煩費  
乃置書自是氣羅蕭條而置書  
不憚愼難曰生不成名著書可  
不朽今老莊諸子釋典金剛經

攀諸經刊解日繁此皆非吾儒  
正巡獨吾夫子鼠古遺統出  
余家誦戶習魯論而外若夙語  
闕里志太史公击家及別傳雜  
出者因竊不備而未齊全集統

序揚二

下三

會令學者盡覽而瞭然出鈔仰  
尊崇以忠實缺典史此是啓家  
出書倉廣搜彙纂欲著大成通  
志每戈冊就來質亏余乎曰偉  
矣乎志恐齊誤漏書成理正已

吾鄉文獻家履攜其集走京兆  
夷詔畧經請公歿訂歸而與同  
社拔讐齊誚者謂今日稗官小  
說繡列充棟必爭喜覽公于是  
出集后大布賣平天冠何且子

序揚三

下三

未成名升家子靈太全真不免  
覆瓿百履笑而不應凡三脫稿  
積貳拾餘本予白吾 夫子如  
日月江河之照流兮天官奚藉  
此彘軒輕子貢不亦捧土而益

歲之考雖焚吾孫之器此可謂  
勝心苦腕卓然嚮迷迥邁庸俗  
矣青衿开壁胡矣棗梨資姑藏  
之名也且俟他日可也何獻  
出當道請名公咸加稱賞

序揚四

下四

大方伯羅公弋覽而垂稱幾曆  
得之快事  
撫畢劉少見而曰此可傳也會  
方伯公囑瑯屬捐俸刻列以嗟  
辱此諸公祖重道德而崇理學

興起心心翹贊

聖 在右文出左厥功豈淺鮮哉博

曰士附青雲而顯爾小子庶從

茲不朽矣余既忝族長遂爰筆

而記其著書之始末于家祠中

序 楊五

下三五

率訓大共刑觀廣東清吏司郎

中崇拾芥六瘡心楊恒仲方

甫叙



大成通志總目

首卷上序

首卷下序 次言 釋略 發凡

一卷諸紀上

二卷諸紀下

三卷禮疏上

四卷禮疏下

五卷律疏

六卷樂疏上

七卷樂疏下

八卷歌舞疏

九卷學校集略

十卷先聖奉表

大成通志

總目

十一卷先聖世家上

十二卷先聖世家下

十三卷啓聖列傳先賢列傳上

十四卷先賢列傳下

十五卷先儒列傳上

十六卷先儒列傳下

十七卷理齋說要

十八卷理齋節要

東原己酉大臺捐助刊刻

甘寧撫臺劉公諱斗助銀一百六十兩

藩臺羅公諱森助銀三十兩

臬臺陳公諱秉直助銀三兩

平涼守程公諱憲助銀十兩

臨洮守許公諱重莘助銀十兩

渭源令蔡公諱芝春助銀三兩

寧遠令龐公諱守謙助銀四兩

漳縣令黃公諱榜助銀三兩

蘭州訓郭公諱毓秀助銀一兩

門人蔡文卿顧貞羅賢貴尚德助銀一十六兩李昱常榮

何見善與通何多智馬中星李久春王朝俊助銀一十

六兩包大綬包大榮卜得吉張選李晃陳宗孔李俊劉益

陳宗孟賀君恩蒲如松蒲如栢趙之奇童彰童先廷陳彩

大成遺志

總目

二

牛七會李應時杜其非李傑李俊選郭廣楊君恩字先吉

蘇輝關中傑關中秀高舉祿君賜慈石思何爾哲暢文昭

周冕屈仲謝賢助銀三十五兩

潛齋曰余生平若迷願多大於非道忘之書不講非聖賢

之言不錄必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缺後參酌成集大成通

志幸

大人君子鑒賞得刊刻焉餘尚貯之篋笥以俟知遇余後昆繼

志述事者付之祥人公之海內不至湮沒無傳書不朽余

亦不朽此余夙夜瞻瞻拭目以視所不能忘者也

續刊遺稿

蒙訓一卷

處語一卷

古韻叶音六卷

佐同錄類要集五卷

理齋著述諸序一卷

季男會身孫昱曾孫懋望懋望懋望懋望刊

俟刊諸稿

佐同錄類音集

類形集

類義集

大成遺志

總目

又上總目

歷代全史會要

敘

論

詩歌

文辭

道源圖書集

天文地輿山水建置

大學諸家本辨

吾從編八股說

西文四編古文

四書講意

特

內

外

附

詩經解

禮記解

詩叶

易叶

參合集

道樞集

靜規集



皇朝通志卷之七

輯著大成通志始末次言

天下事有僅存一理而不能統衆理者  
皆其微眇而無關於世道人心者也若  
興學立教與夫明經修行功極乎參兩  
而理則備乎體用是道統治統之所具  
也昔人謂自二帝三王而後至

尼山一人而道統治統分夫其所以分者勢

東原通志卷之七

輯著次言

王

理

也非理也不則

孔子尚不得兼夫治統學

孔子者將遂守其空虛寂漠而不適於用哉

于稽

上下古

今自

天子達於庶人無不尊崇

孔子者以其文章性道詣莫可加綏來動和

化不可及蓋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  
以來未有者也緬懷當年用行舍藏之  
與則道統之所由全即治統之所由出  
固合體用而一致之後之學者皆未之  
有歧也所以古之人當始入學七周南  
召南學羽簫干戈通則學書禮學律史

東原通志卷之七

輯著次言

四

學

殆盡乎修己治人之道遠初授以治曆  
明時之官試適用焉則隨才而漸進之  
此古人教學之法

今之三場課士有遺意焉是性理之學精  
其體也應

制之學驗其用也不明乎體而遽欲達乎用  
豈理也哉慶未及壯承庭闈訓專心帖

括嘗為吾從編以應

制柰棘闡多困遇合維艱然慶不慮夫志之

未遂而深慮夫理之未窮故雖身處寒

巖家縣四壁而求道之心終不敢一日

稍自釋爾以故有願焉願學

孔子學

孔子而不得其所以為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五

聖齋

孔子求其言之著聞者可矣伏讀論語而

外及乎孝經家語諸書更追維於刪定

贊修之際究圖於詩書禮樂與夫絕筆

之麟經則洙泗杏壇之遺誨庶乎其罔

昧矣獨是

孔子之言行記載甚詳傳習甚廣慶欲綜覽

而佩服之前乎慶之親炙之聞風一堂

商訂奕世景從猶依匕如昨焉故求

孔子兼求之受

孔子之教者宛乎

孔子之在望也遂著年表著世家兼以父子

承授著列傳以及諸賢諸儒皆有列傳

凡各類其所學以收集中而又集理齋

說要節要以統會其學之所歸學以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六

聖齋

孔子為宗七十子則繼宗者也後起諸儒則

繼稱者也方由所繼而益會其所宗慶

悠匕洋匕間有所聞矣尤愧有未聞有

所見矣尤愧有未見於是涉歷名郡遍

叩

鴻儒間有啟篋示慶者聆而會之庶獲

益焉皆謂

聖道之昭垂猶是也向之所謂表傳世家說

要節要者至是或際宗風矣不特是也

古人之教禮樂為先禮尚中樂貴和始

足以格神人和上下況乎

帝王崇

聖

詔為典章禮有儀節樂有規度以示人心之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七

理齊

罔敦慶嘗走諸郡邑謁

孔子廟見殿庭

木主每多憾焉迨臨奠獻見禮樂諸器歌奏

諸人不無非儀非度抱憾愈深沉況聲容

歌舞之不作者比上然也由是志

文廟之禮樂為禮疏律疏樂疏歌舞疏而

採歷來

帝王褒崇祀饗諸制與

孔子堂第器用之遺跡紀於首以學校集畧

為禮樂之歸總數篇於前而輯

孔子年表世家諸賢諸儒列傳於後以理齋

說要節要收之附有議解辯論諸說於

各卷中得名曰大成通志夫大成孟氏

所以尊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八

理齊

孔子也慶謂尊

孔子而有志故以誌為志臚列一十三篇分

一十八卷前集

帝王崇學之亭後集

聖賢為學之事故以志為通目列四百五十

有六圖一百四十有六譜一十有一附

錄五百一十有四附論三百三十有二

於

聖學之餘復述

王道不容分體用為二焉立言之始取以自

志成集之後願其有志不容分人已為

二焉凡皆通之七類也慶閱歷幾三十

春有聞必敬聽之有見必詳收之錄積

寸累酌而出之凡三易稿彙成篇章雖

太康通志卷之十一

輯諸欽信

九

理齋

其僭踰如是而其尊崇

孔子之心無非心天下後世之人心以為心

者也冀天下後世之尊崇吾

夫子者開卷瞭然證其誤而歸於同俾禮樂

修明和敬昭格以

聖道為歸趣以至人為期許學在一室功在

天下豈非治統之由於道統也哉然而

不能遽遠者以慶卑而鄙貧而不能舉

也逮丙午歲杪捧是集獻之

學憲徐宗師以為得

聖學淵源有裨儒教發刊未果歷已酉春又

獻之

學憲呂宗師以為

聖門之典籍

太康通志卷之十一

輯諸欽信

十

理齋

歷代之欽崇舉凡禮樂文章不無成書然未

有如是之詳且確者以之正人心扶世

教誠

當今不可少之書會 郡伯白 邑侯陳

議刊因費奢未得災木幸逢

大中丞劉大宗師學貫天人功參造化迨

巡歷南安得就正焉一見而躋之即欲

付剗不樂獨為其善語同事諸君子  
各出俸以襄盛事

大方伯羅宗師

命司茲土泄任方期錢穀既平疆場益治小

廉大法物遂民安更雅意崇文筆削訂

証

二文宗總其事一時

本處通志卷之十一

解著政信

十一

理齋

臬司

分司衆宗師 郡伯 郡丞 邑侯 參軍 諸公

皆共事焉諸郡邑傾心欽仰

兩憲臺者皆其道德事功之著見尚加意

斯文表章吾道於是 小子慶 偕同社及

門者莫不俯伏稽首受教肅恭竊見

聖天子臨靡釋奠講學崇文望風而

興起者烝也遂也仍

詔諭諸臣務潛心

聖道以佐朕治我

文宗深體

綸音奉

命佐治種也善政善教浹洽於士民黃童白

叟郊野謳歌治化之遍西朔者日已久

本處通志卷之十一

解著政信

十一

理齋

矣

今茲不薄草茅微言俯從簡閱為有關於

世道人心不欲久韜筭中而壽之黎藁

是又廣其教之也事也伏願

請

命於

天子

大成通志釋畧

紀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古今推崇莫尚其道之顯而易見者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人生日用範圍而不過

天子萬幾遵行所必先及其至也雖親炙如子貢有不可得而聞者後世景仰追維焉能為之名言哉第自言動而外或識其服與器用或望其宮室居處又或從瞻拜祭饗聞慕其手采褒謚襲封處想及德業親炙聞風類徵其習習夫至聖也何能以是見又何必不以是求哉慶故於歷代尊崇敬

大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南

理齋

禮諸事紀於首而以

先聖諸古跡通紀焉於是首志之為紀

禮疏

吾人之學何學也豈曰博物洽聞而已耶學以景乎前聖者也夫昔者聖人自神明志氣間發見於動靜周還之細以及天地人物之大莫不有秩井然之矩度以行乎其間者禮也古先聖人以禮自處而其教人莫非禮也則人之所以對越

先聖何敢不如是也故瞻拜禮也祭饗禮也

願之天下學官倘令天下士端其學術立已

立人昭乃典章盡物盡志非潛心

聖道之美事歟慶自今亦有以自進焉向之

切而求者至是而足矣佩服不能遂者

至是而遍告矣慶益切奉

教之心而欲天下士咸終身於

孔子之宮牆也夫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音

圭

理齋

昔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陽月之吉

古成紀後學楊慶謹識



歷代聖王以

身教之以

制頌之有自來矣即其歷也而可考者志之為禮疏

律疏

樂章及聲器數之類

頌降雖有

定制歟而製器作樂不入音律安得以和神八格上下哉茲故

於考証聲器數之前釐以音律諸說以俟 製器作樂

者採焉為律疏

大成通志卷之一

釋器

五

理齊

樂疏

禮中而樂和禮固不以玉帛重而樂豈徒鐘鼓云乎哉中

心無存而欲盡乎聲器數之間抑末矣若和敬在中而

又不容離乎聲器數以表著者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則在學者無時不歟無事不歟而況乎駿奔對越之

間容得不令器數各適其宜聲容各盡其善以望

至聖之來格來饗哉 慶故於禮文而外復詳樂章諸

制志之為樂疏

歌舞疏

樂有聲容聲自八音而外尤貴人聲容則非佾舞不能見

也 慶於樂疏之後復列樂章佾舞著為歌舞疏

學校集畧

古今稱

孔子為至尊以學校為重地 慶於尊崇

夫子諸事後著以

歷代學制

聖賢規條蓋以崇

聖興學皆

大成通志卷之一

釋器

去

理齊

帝王之要道況乎學校所以祀

孔子也於是著之為學校集畧

年表

至聖性天雖不可聞若其言動出處有可景仰者茲畧為叙述

以志其為天下萬世法若曰止為表章

先聖吾

夫子道高德厚雖子賜有若之賢尚莫能贊揚萬一後學小子

焉能為之名言哉於是著之為

先聖年表

世家

覽從來世家見大聖人之生也不偶而其學也亦遂獨著於天下是聖人之學天實開之入乃承之若吾

夫子之學不惟天開之遠邇其源亦自肇始之大聖開之不惟

人承之通續其統亦自本支之諸賢承之此其家學淵源

空辟聖而獨當其盛者也况乎帝王開宗而公侯紱禰者

乎然慶不獨記

先聖之世為然也蓋有慕乎

先聖為教化之宗而家學源流誠足上下千古矣於是著之為

太成通志卷之十一

釋畧

七

理齋

先聖世家

啟聖列傳

聖哲挺生或昭明乎斯道或羽翼乎斯文雖曰義理見其精微

學術本之天投然而鍾靈毓秀作述有本於是志啟聖祠

聖賢儒為列傳之首

先賢列傳

史述聖人之言以為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

士也希仰

至聖宗風而不熟習於群賢言行之實循之未沐宗風也何者

群賢商訂一堂從遊列國得

夫子之教不為不深矣而其所學亦不為不切矣即群賢之學

可以會

至聖之教亦即

至聖之教可以景群賢之學於是志先賢列傳

先儒列傳

有

天地不容無斯文有斯文不容無繼述斯文者大抵古今為然

也何也斯文之終始與

太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七

理齋

天地相為終始者也故尼山開之天下後世從之當時親炙者

固皆傳道之賢後世聞風者孰匪比隆之哲故於先賢列

傳後即叙先儒列傳

理齋說要

夫興學之事集於

上而為學之事孰非在下之事乎然為學之事雖各見於聖賢

諸儒之表傳者既已為詳慶尚以未曾總括條陳終有所

畧茲因合而集之以備觀感自不得不遍搜經書語錄中

聖賢致知力行之方存養省察之功主敬存誠之效以會



其要類

當世名公大儒有以教之則斯文幸甚慶亦幸甚於是著理

齊說要

理齋節要

吾儒之學的有淵源授受既已集其本末次第至於致力之方尚有未盡義意者茲復摘其大節各存其說以備於所不足而加勉焉若曰牽合附會前有千古後有百世慶不敢期於是著理齋節要

後學楊慶再識



大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十九

理齋

大成通志發凡

一各篇中大書所以提綱其義意未悉則分註之因劄列不工小書之

分註未盡則引証之附論之附辯之然分註多即本文詳

之至於引証名論而外又有論辯皆慶之不避僭妄者也

一分註自十三經及子史百家衆論或有採者無不具其顛

末自

諸名公訂証以為若論孟之言雖三尺童子無不識之付

刊遂刪其原稿惟於提綱過畧者微註其槩

一凡引証非者錄書名則者識其人不止為觀者瞭然正所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卅

理齋

以表崇

聖尚學之君子也

一引証名論多直書姓名非不知欽仰先輩而狎褻也以先

賢先儒皆所不諱故亦不諱也

一先輩論物論事彼此各成其是前後互相矛盾遂附論以

折衷之至若所疑則附辯

一從祀祀祀黜祀未祀與夫

先師廟泮池之類或有議或有解以志中所重而不敢畧故必

特書也

一凡議解辯論諸說非關道統治統不敢妄附皆俟

當世乘程君子

請

命於

天子釐而正之

頒布於天下學官欽崇罔數以成一代之盛治

一古人左圖右書則古人書不廢圖今人有書而無圖豈古

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乎茲於凡可立圖者或創始

或因舊必先圖而後書俟先覽以識其槩況乎禮器樂器

大成通志卷之一 禮九

禮齊

尤俟觀象以制器器哉

一各卷音釋字義見之前者後不復贅惟平仄字備註圈音

一紀者記也以前言往行記之而傳後也然不日記而日記

者以其自

帝王行之是為後代之綱紀也

一紀中書事多表年以首

君表

君以首代者重

君事也謂開卷即洞然於

歷代尊崇之盛與也

一褒諡

聖裔紀中自襲公以至世職知縣世襲博士從事督郵學正學

錄山長通得紀之至若因

聖裔特

賜官爵或

聖裔之學行可述者俱入世家中

一褒諡紀中先賢先儒名所當諱但恐相混則不便識認間

有獨當一姓不妨諱者亦不敢特諱與直書為嫌故多仍

大成通志卷之一 禮九

禮九

世

禮齊

史冊舊名

一凡

先聖遺址器用古跡叙入廟宇孔林紀中以

今廟制建在杏壇故行通紀焉然必特書以別所重也

一生逢

景運士人所幸慶忝生

聖朝不能効力於民社衛必之下借有著述上體

聖天子仁慈浩蕩之恩崇

聖右文之化將前沿襲未革之陋規既於議解辯論諸說中

陳其畧尤於各紀中餘其空質以俟

思典所錫

一禮樂音律歌舞之証皆以疏名者止是條陳記注之言非

徒別於他集之以書名也

一禮樂每代必有因革若歷古

今因而不革者

郊壇

社稷

宗廟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一

禮書

孔子釋奠釋菜彬七乎禮樂在是矣然

郊社

廟祀

天子行之非

太常與

典禮不得與焉惟

孔子通祀於國學鄉校自

天子

皇子公卿大夫郎吏以及博士弟子員咸得共祀事焉故政於

文廟禮樂制度得加考証然一遵從末

盛典以見

聖帝明王崇

師重道之至意也

一禮樂諸器在

文廟率多廢缺闕里誌止存圖說凡禮樂諸書皆畧言所用

而不及其製造之法今慶考著製造之法復詳所用以俟

修明禮樂者考焉

一祭品皆禮之所必具也茲加考証入禮疏中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苗

禮書

一律疏中多本先正之說而兼入慶之管見或補前人之不

及或悉前人之未詳又或去前人之繁多而以簡約出之

若云作聰明亂舊章應所不敢也

一音律之學雖有數家近日多傳蔡子律呂新書茲於新書

株其切要如八十四聲圖今易為十二宮曲逐宮直指圖

六十調圖今易為五音十二變圖非取異也蔡子務詳而

備慶求其簡而盡耳

一慶覽諸家樂書約三十餘種皆本西山蔡氏與太史公符

同者也尚有宋宣春歐陽秀明兩山李文利金谿黃積慶

三書然其學本劉恕通鑑外紀呂氏春秋張孫無忌隋志雖皆異見考其可通於音律之理者附之律疏中

一歌舞之制不見於諸郡

聖廟者日已久矣但後世

頒制與古迥別慶著歌舞疏每先考夫古初之通制而後及於

大成歌舞

一凡學校之制始於五帝詳於三王漢唐而後雖各有創建

然而多因四代遺制慶著集畧非獨詳於四代蓋以四代

之制原自詳也至於中列教條亦孔古昔

大成通志卷之一

禮凡

五

聖賢為準

聖賢為準

一年表列傳太史公叙其繫關里誌記其畧以及他卷編註

傳記不無脫畧手誤致後人觀其一節未見其大全信其

訛傳弗獲其真意斯亦千秋尚論之慨一朝對越之憾也

慶會其義意於凡疑者闕之誤者正之未詳者補之似是

者別之

一年表在他集或以年譜名或以世家名或以傳名或以記

名要皆類史記者也慶所著多有增補改正每詳於篇不

敢諱僭妄焉

一世家關里誌稱世紀起自伯魚為二代殊為缺典雖曰先

世來源列之史記中不知彼國史也各自為紀此專志也

焉得不遡源而合記之且吾

夫子之先官家也軒轅契湯表七史冊因歷叙其本始若小宗

別支雖極貴顯不敢繫錄間有錄者止分註之

夫子而後大宗為本賢哲挺生不必福祿是荷而天爵之榮莫

大焉況乎

歷朝寵錫奕世無疆真可謂世有其家也至於支庶高山在仰

景行濟七賢而達者何莫非

大成通志卷之一

禮凡

五

聖賢為準

夫子之流風所勵也是以法祖憲宗潛修遠養者媲美四座之

群賢且也不獨善其身或股肱王朝而施濟萬邦或特守

一方或專理一務蓋立德立功立言代不乏人蓋區區向

離踈處暴曬色也哉故自九世分支而有學有行者得附

入焉不此家乘別記聞達子孫

一世家關里誌必叙其父子承繼茲於叙代亦及承繼乃以

通志倣於家乘

一世家分提世代人物以便覽者開卷瞭然

一敬聖祠配饗顏曾孔三賢皆

孔子弟子諸書叙於弟子傳中自嘉靖間配饗  
聖父故得與殿聖傳同列焉

一先賢先儒列傳家乘叙次與

今廟制少別是叙叙次大約遵

今日

典禮間有一二或異者附議於分壇圖後

一先賢列傳史記多直叙一堂晤對之言自論語而外或有

廣搜多出侮慢之口闕里誌叙其歷履行事畧述其

論語之言多弗及焉家語記事大約類史記而禮樂

本條地志卷之一

卷九

七

理齊

書大約類闕里誌故凡傳述於史記家語論語錄言必從

其要於闕里誌禮樂真諸書所收必擇其精至若見之轉

誌採之別集搜之列史亦必酌而用之

一人品經久而益著公論奕世而難澀若昔人謂子我與

當作亂子石為堅自異同子貢諱言而亂五國事各有

人各異時以之証諸賢使蒙不白之愆百世而下人或

之不思諸賢在

聖門稱女受教必非尋常之士若夫非聖之事懼人所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茲故於三賢並子路子張諸及門別著

為傳盡革從來之誣

一先賢列傳既已妄肆體裁而先儒列傳不敢因仍肆之故

寧失之繁決不至大相乖於靴靴也或先叙而後議或先

議而後叙或隨叙而隨議或叙於中而初終議之

一黜祀與未祀賢儒雖備有議而其嘉言善行則不敢妄入

諸列傳中以遵從來

詔諭而不敢也

一理學宗派四海

賢哲衆矣得其門者亦不為寡矣後學小子未能窺見萬

本條地志卷之一

卷九

七

理齊

中之一何敢以淺見薄識遽為天下後世告也第就慶風

昔觀感恐其遺忘而存之於簡者遂集為篇間以諸語錄

附焉

楊慶再識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目錄

褒謚先聖孔子紀慶說一

歷代二十四條 附錄十七 附慶說七

褒謚聖父母聖配通紀慶說一

宋元明三朝五條

褒封尼丘山附紀慶說一

宋仁宗一條 附錄一

褒封聖裔通紀慶說一

歷代五十五條 附錄一 附慶說二

大成通志卷之一

褒謚先賢先儒通紀慶說一

歷代四十五條 附錄二

廟宇孔林通紀慶說一

歷代二十九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一

正殿奉祀圖 附慶著子張躋十哲解

兩廡奉祀圖凡三 附慶解三

啟聖奉祀圖 附慶說一

曲阜諸古跡地輿圖 附慶說一

曲阜廟制圖 附慶說一

曲阜廟制考慶著

樞星門解慶著

泮池解慶著

洙泗書院紀慶著

尼山書院紀慶著

覆相圖紀慶著 附錄一

手植檜紀慶著 附慶說一

孔林紀慶著

夫子甕紀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一 目錄

石壇紀慶著

防山紀慶著 附慶說一

葦廟通紀慶說一

歷代三十一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一金臺羅 森和濟甫訂証

山谷劉 斗耀微 日鑿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 用參閱

褒論先聖孔子紀

慶按上古於先聖先師釋奠釋菜瞻拜祭饗而已不加追討

之爵禮云子不為父諡父尊也師更尊也又曰諡周道也

吾夫子至德高明至道廣大即或諡之大聖人之行豈容以

一二字得盡乎諡雖周道不若古初之為愈也自魯哀公諡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一

理齋

之漢平帝追諡之迨後莫不有稱諡踵事加飾由侯而公而

王禮與非禮得失互見今慶所紀不比朱子綱目或有書有

不書槩錄之亦以見歷來帝王尊崇先聖之意而有以累諡

為重與不足重改也然王煥如張安茂史記事諸集析之為

三曰褒註曰廟制曰釋奠今增益其類詳載其事而考証以

紀之傳雅君子幸勿謂其繁則庶幾開卷燦然矣

魯哀公十七年諡孔子為尼父諡詞見年表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

李之藻曰此後世追崇孔子之始亦孔子諡宣之始也宣雖

聖善周文之謂寧足盡我夫子乎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春諡文聖尼父

按歷代叙史多以南為主以北附之慶今次先聖以世故不

以南北分先後餘倣此

南梁元帝親為贊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

慶按闕里誌禮樂考通考諸書皆載事不記年及考史多脫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二

理齋

遺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罷周公祀

慶按高祖武德以來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

師是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春上言周公孔子皆聖人

庠序釋奠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

周公請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上從之

四年尊孔子為宣父

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孔子為先聖

慶按宋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顏子左丘明從祀是年太尉

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仲尼迭為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以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真說正孔子為先聖加諸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於是遂為定制

項安世曰先聖先師之祀至斯而論定矣稽今廟制猶稱先師尚爭經義

乾封元年正月追贈孔子為太師

尹起莘曰贈以三公之官是臣之也至亳州尊老子為太上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

理齋

元皇帝其輕重不倫如此綱目於贈太師例去不書為先聖諱也雖然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武后天授元年十月封孔子為隆道公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易坐南面

是年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充公閔子九人為侯曾

子等六十七人為伯詔曰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孔子

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位

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未作定式其二京國子監及

天下諸州孔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扶王者版釋

奠樂用宮縣於是二京國子監及州縣始正南面位二京之祭牲用太牢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

吳元禕曰孔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歿而諡之可乎褒之以王之貴何若事之以師之尊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不得君而為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被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

理齋

丘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稱公侯之始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宣尼公後世或稱宣父或稱宣尼夫宣之為諡不過聖善周聞高洋李元素等皆有此諡聖人萬世道德之尊稱天以諱之猶恐未稱區區荒誕之稱何足為輕重哉

慶按孔子稱王王者也乃後世尊崇先師似未為過豈得言藝夫以夫子為師固宜也即稱王稱帝亦無不可也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視國子學親制文宣王贊

項安世曰贊始於梁元帝遂沿為帝王不可少之事聖德難名何煩翰藻哉藝祖質人也斯亦可已而不已者矣



宋高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諡孔子為**聖文宣王**

慶按先代平三年幸曲阜詔討漢唐褒崇故事欲追諡為帝

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素王不當加帝乃按春秋漢孔

曰孔子母感黑帝生又莊子恬淡**聖素王**之道至是謁廟

遂加**聖**又加冕服禮從上公九旒九章

五年十一月改諡**聖**為**至聖文宣王**

慶按是時因犯諱改為至聖然至聖之稱庶幾知我夫子哉  
千古尊崇之義可以定矣

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請尊孔子為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五

理齋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謁先聖製贊刻石

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製孔子贊

合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為十三贊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未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藎名言之

妙

明太祖洪武三年詔稱如舊

正諡神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配饗從祀諸賢諸儒如故

制曰嶽鎮海瀆之靈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

海濱皆高山崇水言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豈自宋封號所可加哉今稽古定制止

以山水木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以

初封為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

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請尊孔子為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六

理齋

祭周法諱請加孔子封號為聖神廣運帝禮部尚書鄒幹謂

聖神虛誕但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

可擬議也且晉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乎

易益加號豈足為孔子輕重哉遂弗許

二十三年請尊孔子為帝

言者謂尊孔子為廣運帝詹事楊守陳上疏曰孔子賢堯舜

而配天地有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後世人君皆師事之

追而王之國體也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故王之者後

世祀崇之典非屬制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

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也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之盡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復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議弗果。

李維楨曰：抄守陳與吳，沉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公之論，尤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丘文莊曰：千萬世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後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號也。確乎其言，與吳若合符節。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七

理齋

大學士張璠請正祀典，從之。因製祀典，說曰：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也。孔子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其生也如是，今不體其心而妄加之號，豈善於尊崇者哉？又若增樂舞，用八佾，遵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也。於是通行天下學校，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氏。悉罷封爵，聽後詔改名，卒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張安茂曰：帝王者有天下之號也，加之於先師以爲誣矣。張

之說，蓋無所據之說，而僅此之然，心之公私不可得而論之。

禮記聖父聖母聖配通紀

禮記聖父聖母聖配通紀今通紀之以見尊崇先聖國及其聖之

先聖配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父為齊國公，聖母為宣穆

太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八

理齋

為齊國太夫人

元英宗至順元年七月，封齊國公為啟聖王，魯國太夫人為啟

聖王太夫人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啟聖王為啟聖公，孔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配元官氏為鄆國夫人

元柔宜切

元文宗至順三年正月，加封聖配元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夫人

褒封尼丘山附紀

慶按他集不入封山一事夫封山所以崇聖也豈類山川之封哉

宋仁宗皇祐二年特封尼丘山為毓聖侯

詔曰尼丘山崇岡秀阜儲丕祐於殷後孕金氣於孔族提鉅睿哲為萬代師當崇五祀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於祀典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九

理齋

褒封聖裔通紀

慶紀聖裔取詳於列史其不見於史者多本新舊二關主誌然因聖賢苗裔而顯者得通紀焉

魏安釐王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

秦始皇召孔子後為魯國文通君

漢高帝元年賜孔子後爵莒侯歷四世承襲自是封爵世享不絕十二年十一月過魯封孔子後為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奉祀

始此

漢文帝初封孔子後為褒成侯

漢元帝初元元年賜孔子後爵世襲關內侯號褒成君○永光

間又以孔子後為魯從事督郵官於衛始此

漢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改關內侯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前雖

有襲封專為奉祀始此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改褒成侯為褒亭侯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詔孔子後每代一人為從事督郵

魏文帝黃初元年改褒亭侯為宗聖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改宗聖侯為恭聖侯

宋文帝嘉祥十九年改恭聖侯為崇聖侯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

理齋

後魏文帝延興三年改崇聖侯為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太和

十九年仍封為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崇聖侯為恭聖侯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恭聖侯為鄒國公

南陳臨海王光大元年改鄒國公為奉聖侯

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奉聖侯為紹聖侯改從事督郵為曲阜縣

唐高祖武德九年改紹聖侯為褒聖侯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改褒聖侯為文宣公，位文官二品下。

唐昭宣帝天祐元年，以曲阜令為泗水令，世襲為陵廟主。

後唐明宗長興初，以世職縣令為主簿，或縣丞進授。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以孔子後為曲阜令，顏子後為主簿。

宋太祖建隆初，以世職知縣，由京朝官知縣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仍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

郎，主祀事。

宋仁宗至和元年，以文宣公為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大成通志卷七十一

諸紀上

十一

理齊

宋徽宗崇寧二年，改奉聖公復為衍聖公，歷代因之。世襲，又詔

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以家長承繼。此家長之所由也。宣和

二年，幸學，特賜孔端木進士，永為舊規。

宋高宗建炎四年，南渡，以衍聖公隨駕，寓衢州府世襲。

金熙宗天眷三年，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按世家自四十八代，歷六世，在宋金朝，凡襲兩衍聖公。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改縣令為縣尹。

元文宗至順二年八月，詔衍聖公，改鑄三品銀印，尼山書院設

山長一員，承襲。

元順宗至元三年，詔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承襲。八年，賜衍聖公三品銀印。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孔子後襲封衍聖公，待以賓禮，而不名疾。

達中使存問，卒遣官諭祭，自此為例。每代相仍。七年二月，設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官一員。○尼山洙泗二處山長各一員，

仍舊額設，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改縣尹為知縣，於家長

文加舉事一員，以督理林廟，總管子孫。○十七年正月，孔誥拜

襲封之命，受詔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引導至太

學，學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禮者莫不嘆賞。明日入謝，復賜襲

大成通志卷七十一

諸紀上

十二

理齊

衣宴於禮部，次年入覲，得給侍乘傳，班列文官之首，厚其廩餼，

以及僕從，遂為故事。每代仍其制。

先未授誥之前，吏部奏司資善階，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

誥以織文王，其為貴耳。其廩餼，上命賜膳，光祿月繼，庖廩。

明仁宗洪熙元年，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

貫，下程羊酒，未依此例，仍賜居第於東安門北。

明宣宗宣德中，於三氏學，又設學錄一員。

明代宗景泰二年，賜衍聖公三台銀印，玉帶一品，金織衣，賜三

氏子孫冠帶錦衣。○三年，詔孟子後嫡長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士以奉祀事。

明英宗天順元年以行聖公賜第迺隘以大第易之。

明孝宗弘治六年授衢州府聖齋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士以奉衢州廟祀。○十三年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聖翬為

林院五經博士

明武宗正德元年以行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設於

子思子中庸書院書院在鄒縣孟子後業於此以奉祀事。○二

年改尼山洙泗二山長為世職學錄

明世宗嘉靖九年詔顏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

大成題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一

理齋

祀事。○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還武城衣巾奉祀。○十

八年授曾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其祀。○三十四年

正月命朱熹孫朱源龍為五經博士。○三十八年十一月

詔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襲五經博士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初

孔氏後世襲衍聖公曲阜知縣各一員以文院侍士二員太常

博士一員國子監學正學錄各一員仍授吳廷管勾典簿司樂

各一員司至聖廟事顏曾孟三氏後俱授弘文院博士各一員

朱文公後授弘文院博士一員

特賜仲子後弘文院博士一員俱世襲以奉祀事。○九年八月

詔見行聖公助祭

上特命之前見年少有威儀問以年齒所習何經對畢

天顏甚喜又明日

賜行聖公貂袍一襲

賜茶

賜宴又明日於聖齋中擇子弟之賢者四人四配齋各擇一人入

監讀書

大成題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四

理齋

慶按前代孔氏博士一員

今

上增一員及異姓典籍司樂等官又

賜仲子博士一員皆

特典也

皇上崇文重道培養治化之源千萬世雍熙可以徵矣

大清康熙九年詔賜程伯淳程正叔後裔世襲弘文院博士

各一員以奉祀事

褒謚先賢先儒記

慶按紀先聖崇道尊德也歷代褒謚雖有可否則皆寓尊崇之意親炙之與聞風者授受焉其學也皆奉聖教者也歷代亦有褒謚正所以與聖學也何敢不為之通紀云

唐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

唐元宗開元八年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誓書刻於石共十哲曾

參合當朝文士分為贊題於壁○二十七年追贈曾弟子為公

侯伯三等之爵共八十二人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五

理齋

顏回為充公

閔損為費侯

宰予為齊侯

仲由為衛侯

顛孫師為陳伯

高柴為共城伯

有若為沛伯

公冶長為莒伯

曾參為宿伯

冉耕為軫侯

端木賜為黎侯

言偃為吳侯

曾參為郈伯

處不齊為單父伯

公西赤為郛伯

南宮适為郟伯

顏無繇為杞伯

冉雍為薛侯

冉求為徐侯

卜商為魏侯

澹臺滅明為江伯

樊須為樊伯

原憲為原伯

公皙哀為郕伯

商瞿為蒙伯

漆雕開為滕伯

顏高為邶伯

梁鱣為梁伯

顏辛為蕭伯

曹卣為曹伯

秦祖為少梁伯

廉潔為菑父伯

公西戲為祝阿伯

后處為營丘伯

大成通志卷之一

左人郟為臨淄伯

任不齊為任城伯

原亢為萊蕪伯

漆雕徒父為須句伯燕級為漁陽伯

何井疆為淇陽伯

邦選為平陸伯

樂欬為昌平伯

漆雕哆為武城伯

公伯寮為任伯

公良孺為東牟伯 秦商為上洛伯

司馬耕為向伯 巫馬施為郟伯

琴牢為南陵伯 冉孺為紀伯

伯虔為聊伯 公孫寵為黃伯

陳亢為潁伯 叔仲會為瑕丘伯

奚容蒧為下邳伯 公祖句茲為期思伯

公西與如為重丘伯宰父黑為乘丘伯

穰駟赤為北微伯 冉季為東平伯

薛邦為萊陽伯 鄭單為銅鞮伯

諸紀上

翟黑為臨濟伯 高澤為睢陽伯

榮旂為雲巖伯 顏增為朱虛伯

公肩定為新田伯 秦非為汧陽伯

步叔察為淳于伯 石作蜀為郟邑伯

施之常為乘氏伯 申黨為郟陵伯

顏之僕為東武伯 孔忠為汶陽伯

縣成為鉅野伯 顏祖為臨邑伯

蓬瑗為衛伯 林放為清河伯

秦冉為彭衙伯	顏何為開陽伯	申振為魯伯	宋太祖建隆元年親制充公贊十哲以下分命宰臣撰	宋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詔加封顏回為國公九賢為郡公	六十二賢為侯乃命文臣為像贊	顏回為兗國公	閔損為瑯琊公	冉耕為東平公	冉雍為下邳公	宰予為臨淄公	端木賜為黎陽公	冉求為彭城公	仲由為河內公	言偃為丹陽公	卜商為河東公	顯孫師為宛丘侯	會參為瑕丘侯	澹臺滅明為金御侯	本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七	理齋	慮不齊為單父侯	原憲為任城侯	公冶長為高密侯	南宮适為汝陽侯	公哲衰為北海侯	曾點為萊蕪侯	顏無繇為曲阜侯	商瞿為須昌侯	高柴為共城侯	漆雕開為平輿侯	公伯寮為壽張侯	司馬耕為楚丘侯	樊須為益都侯	有若為平陰侯	公西赤為鉅野侯	巫馬施為東阿侯	梁鱣為千乘侯	顏辛為陽穀侯	冉孺為臨沂侯	曹卬為上蔡侯	伯虔為沐陽侯	公孫寵為枝江侯	冉季為諸城侯	公祖句茲為即墨侯	秦祖為野城侯	漆雕哆為濮陽侯	顏高為雷澤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漆雕徒父為高苑侯	壤駟赤為上邽侯	商澤為榑平侯	石作蜀為成紀侯	任不齊為當陽侯	公良孺為牟平侯	秦冉為新息侯	奚容蒧為濟陽侯	句井疆為滎陽侯	申振為文登侯	顏之僕為宛句侯	榮旂為厭次侯	縣成為武城侯	左人郢為南華侯	燕伋為汧源侯	薛邾為胸山侯	秦非為華亭侯	施之常為臨濮侯	顏噲為濼陰侯	步叔棗為博昌侯	叔仲會為博平侯	翟黑為林慮侯	邦選為高唐侯	孔忠為鄆城侯	公西與如為臨胸侯	公西蒧為徐城侯	琴牢為頓丘侯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六	理齋	陳亢為南頓侯	遽瑗為內黃侯	林放為長山侯	申黨為臨川侯	顏何為棠邑侯	初帝閣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家史記及唐會要凡七十	七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對曰國學經太祖定議今宜準國	學為定	宋貞宗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又封十九儒為伯	左丘明為瑕丘伯	公羊高為臨淄伯	穀梁赤為莒丘伯	伏勝為乘氏伯	高堂生為萊蕪伯	戴聖為楚丘伯	毛萇為樂壽伯	孔安國為曲阜伯	劉向為彭城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鄒魯為中牟伯 杜子春為緄氏伯 馮融為扶風伯

盧植為良鄉伯 鄒元為高密伯 張慶為懷陽伯

何休為任城伯 王弼為偃師伯 范甯為新野伯

賈逵為岐陽伯 宋神宗熙寧五年八月贈歐陽修為太子太師諡文忠○元豐

七年五月追封五朝為鄒國公荀况為南陵伯楊雄為成都伯

韓愈為昌黎伯 宋哲宗元祐元年贈司馬光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元祐中諡

邵雍曰康節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九 理齋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經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大觀二

年追封公夏首為鉅平侯右處為膠東侯公肩定為梁父侯顏

祖為富陽侯鄒單為聊城侯宰父黑為祁鄉侯秦裔為馮翊侯

原亢為樂平侯樂欬為達成侯康為胙城侯

時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

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唐會要則宗史記開元

禮則宗家語本朝斷以七十二人取琴牢陳亢公伯寮顏何

秦冉五人而去公夏首十人今益定公夏首十人皆有伯爵

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饗從之

政和三年以王安石封舒王子王雱封臨川伯○五年春詔樂

正子克封為侯 公孫五萬章告子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

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桃應益成括季叔子叔俱封伯

○六年詔先賢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於是改曾參

瑕丘侯為武城侯顛孫師宛丘侯為潁川侯司馬耕楚丘侯為

綏陽侯琴牢頓丘侯為平陽侯左丘明瑕丘伯為中都伯穀梁

赤襲丘伯為睢陽伯戴勝楚丘伯為考成伯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

宋高宗紹興八年賜胡安國諡文定○十四年又製七十二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二十 理齋

子贊刻石 宋寧宗嘉定二年五月諡朱熹曰文公○三年贈處士蔡元定

迪功郎 詔見本傳

八年十月諡張栻曰宣○九年正月諡呂祖謙曰成○十二年

諡周惇頤曰元張載曰明程顥曰純程頤曰正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嘉熙二年改呂

祖謙諡忠亮○淳祐元年正月製顏曾思孟贊又贈周惇頤汝

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景定二年正月封



張斌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

元度宗咸崇三年正月進封會參卿國公孔伋沂國公顯孫師

陳國公尋進陳公閔損費公冉耕鄆公冉雍薛公冉求徐公仲

申衛公寧子齊公端木賜黎公言偃吳公卜商魏公邵雍新安

伯

元成宗大德二年贈許衡司徒諡文正

元武宗至大二年進封許衡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三年二月進封孟父邠國公孟母邠國宣獻夫人

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會子邠國宗聖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一

理齊

公子思子沂國述聖公孟子邠國亞聖公程顥預國公程頤洛

國公周惇頤道國公○二年六月贈吳澄臨川郡公諡文正

三年四月進封顏子父無繇為杞國公諡文裕顏子母齊姜氏

為杞國夫人諡端肅顏配宋戴氏為交國夫人諡貞素

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進諡朱松獻靖○二十二年進封齊國

公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進封董仲舒江都伯

明英宗正統八年進封吳澄臨川郡公

明憲宗成化三年改封董仲舒廣川伯封胡安國建寧伯蔡沆

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封王守仁新建伯世襲○八年罷先賢

先儒封爵稱先賢某子先儒某氏○罷王守仁伯爵世襲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復進贈王守仁新建伯諡文成○五年

改稱先儒某氏為某子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

齊

歷代孔林通紀

度按古者凡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蓋重聖師之教，以表傳習之誠。是有學校必有祀堂也。自秦滅學後，至漢武帝建元四年，始立博士興學。平帝元始四年，始起明堂辟雍靈臺。東漢光武初，起太學。北魏獻文帝時，始立郡縣學，而先聖孔子之祀於國學，則在漢明帝永平中，祀於郊學，則在魏獻文帝天安載，京師立廟，則在南梁武帝天監初，郡邑立廟，則在北齊天保始。由是制作漸隆，尊崇無已。邇者郡邑立廟，則在而以學校之制列之旁焉。然學校另載其制，而先聖廟宇紀

大庾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五

理齋

之外，若孔林書院、繪苑等蹟，借諸子書院等，得通紀二

洙泗書院，相傳以為先聖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修春秋，訓會

子孝經，皆在於此，與杏壇並建於生時。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故宅，仍合於廟，建學以訓子孫。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令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皆祀周公

孔子。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祀孔子於辟雍。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建孔子廟於城，栽松柏六百株。

南宋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禮。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於江左，此立廟京師之始。

南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聖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天下郡學各於坊內立孔顏廟。坊邑里名

唐高祖武德十一年七月，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

唐太宗貞觀四年，令郡縣作孔子廟。○十一年作孔子廟於兗州。

大庾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卅四

理齋

唐高宗總章二年，勅天下皆置孔子廟。

後周世宗顯德中，創立尼山書院。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孔子廟門立戟十六枝，故世稱戟門。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國子監修七十二賢堂。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殿名大成殿，御書於辟雍，縣之。

政和元年，詔先聖廟門戟用二十四枝。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

元成宗大德六年六月，新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建橫渠書院於鄒縣，以祀張子。

元文宗天曆二年建顏子廟於油阜陋巷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令天下獨尊文廟文廟門稱大成門殿稱大成殿罷武廟

明英宗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大成門為先師廟門大成殿為先師殿戟門為文廟之門

慶按古者有聖有師前代稱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近世稱孔子為至聖先師凡殿門俱宜稱至聖何者聖字原該師字故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五

理齊

又詔國學并天下學校立啓聖公廟

先是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如前亦不合已至是輔臣張璠詳其事於上從之

正殿

奉至聖先師孔子

祀祀

左記 復聖顏子

先賢仲子子路

右記 十哲

先賢端木子貢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六

理齊

子張躋十哲解

聖門稱四科為十哲而子張不與焉唐開元中顏子已配饗矣以為會子孝道可嘉詔坐十哲之次宋咸淳中表章大學一書始識會子為傳道之宗遂升配饗是年議補十哲崇朝諸升有若一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并於十哲引陸九淵論謂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遂躋子張抑有若然其帖服萬世之心與未帖服先達亦自有辨

兩廡第一第壇祀圖

先賢湯子	湯子
先賢原子	子思
先賢南子	子容
先賢商子	子木
先賢漆子	子非
先賢樊子	子遲
先賢公西子	子華
先賢梁子	子魚
先賢卞子	子魚
先賢伯子	子舟
先賢司子	子產
先賢漆子	子欲
先賢濟子	子文
先賢簡子	子秀
先賢住子	子選
先賢公良子	子正
先賢高子	子思
先賢公冶子	子長
先賢公督子	子沉
先賢高子	子羔
先賢司馬子	子牛
先賢有子	子有
先賢坐馬子	子期
先賢顏子	子柳
先賢高子	子綰
先賢公孫子	子石
先賢泰子	子南
先賢叔子	子騰
先賢藏子	子徒
先賢若子	子明
先賢公夏子	子乘
先賢晏子	子嬰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禮記上 十一 禮齋

兩廡第二第壇祀圖

先賢公肩子	子仲
先賢鄭子	子家
先賢寧父子	子黑
先賢榮子	子旗
先賢左人子	子行
先賢薛子	子從
先賢原子	子籍
先賢蘆子	子曹
先賢叔仲子	子期
先賢羅子	子之
先賢孔子	子夷
先賢施子	子常
先賢養子	子之
先賢申子	子周
先賢顏子	子齊
先儒左子	
先賢義子	子舍
先賢縗子	子襄
先賢申子	子黑
先賢榮子	子旗
先賢左人子	子行
先賢薛子	子從
先賢原子	子籍
先賢蘆子	子曹
先賢叔仲子	子期
先賢羅子	子之
先賢孔子	子夷
先賢施子	子常
先賢養子	子之
先賢申子	子周
先賢顏子	子齊
先儒左子	

兩廡第三第壇祀圖

先儒伏子	元始
先儒高堂子	升平
先儒右子	子國
先儒畫子	
先儒王子	仲禮
先儒歐陽子	叔叔
先儒邵子	美矣
先儒司馬子	仲實
先儒程子	伯淳
先儒楊子	中立
先儒羅子	仲素
先儒陸子	子靜
先儒朱子	元晦
先儒真子	希元
先儒許子	仲平
先儒陳子	公甫
先儒王子	伯安
先儒張子	敬夫
先儒呂子	伯恭
先儒蔡子	仲默
先儒薛子	德溫
先儒胡子	叔心
先儒程子	正叔
先儒胡子	康侯
先儒張子	子厚
先儒周子	茂叔
先儒胡子	翼之
先儒胡子	退之
先儒杜子	子國
先儒胡子	子國
先儒胡子	
先儒蔡子	元始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禮記上 廿八 禮齋

兩廡分壇解

禮祀之典，期於昭格。人不安於心而言對越，神不安於居而求昭格，無是理也。如廡制，從來未有左右混列者。混列則近於狎，狎則不敬。莫大焉。慶稽會典，兩廡分十六壇，曲阜廟制，每位爲二壇，而闕里則有合六壇而祭者，又或有分十二壇者。今天下郡邑當倣前制而變通之。每廡九楹，或五楹，或三楹，俱宜爲三壇。每一壇爲一龕，每一龕奉一十六位，餘一位列於左之第一壇。以此祀神於先賢，先儒則弗狎於後世人心，亦或無憾。則棲神有道，而昭格之功，可次第而求矣。

考証複姓解

姓譜及海韻諸書皆云孔子弟子複姓者有公皙哀公良孺公祖句茲公肩定壤駟赤石作蜀左人郢公休文按家語史記等篇孔子弟子多公休哀無公夏首而魏書所載別有公夏浩則知不獨公為姓而公夏亦複姓又云步叔叔仲字父亦複姓而孔子弟子句井疆句姓也而奚罕穰各有為姓及攬史記事諸君不特以慶所見孔門弟子十一人為複姓并句井奚容亦複姓蓋史氏諸君博物洽聞人也其學本於高陵呂柟三原馬理同州馬朴朝邑韓邦奇淵源所自則史氏之稱非臆見明矣慶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九 理齋

益識向來木主稱先賢以一字為姓者多誤也因証之

祀先賢先儒以世解

橫前有所而列坐或有未妥於人心為安乎人心不安而欲神之昭格無是理也七十子之次不可考矣慶於其大不安者言之會典舊制東廡序列三十六位西廡序列三十五位明世宗嘉靖九年兩廡中會燕顏路孔鯉改祀啟聖祠公伯寮顏何秦冉黜祀遠瑗林放祀於鄉申黨議重其東廡之奉祀者三十三位西廡之奉祀者止二十九位舊里誌遂序先儒左丘明於西廡之第三十公羊高於西廡之第三十一伏勝於西廡之

第三十二則左丘明及居秦非之上公羊高及居中楨之上伏勝及居顏噲之上列坐之未妥者一也至於王通在毛萇之前周敦頤在后蒼之前程頤在程顥之前二程在張載之前列坐之未妥者又一也想像祀之與上頌之位置之事下行之黜祀所缺隨便遷補斯次也不特吾郡為然天下之因仍者蓋亦多矣自新誌成於萬曆己酉而弘治乙丑之藜不從焉東西廡遂各列先賢三十一位則升秦非申穰顏噲之祀矣而諸儒之次除新誌改正外尚次張載於二程之下則表叔表姪之倫次猶倒而羅從彥李侗之祀不與焉則萬曆甲寅之詔未迨入矣慶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十 理齋

準新誌序列仍序張載於二程之上序羅李於胡安國之上一以為昭穆有序則倫紀明而倒行逆施亦可免也一以為詔祀在列則皇德彰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啟聖祠奉祀之圖

啟聖公孔氏  
龕一

左 先賢顏氏季路 龕一  
左 先賢子夏 龕一  
左 先賢子貢 龕一  
左 先賢子政 龕一  
左 先賢子游 龕一  
左 先賢子路 龕一  
左 先賢子貢 龕一  
左 先賢子夏 龕一  
左 先賢子政 龕一  
左 先賢子游 龕一  
左 先賢子路 龕一

右 先賢曾子 龕一  
右 先賢子思 龕一  
右 先賢子張 龕一  
右 先賢子游 龕一  
右 先賢子路 龕一

大成通志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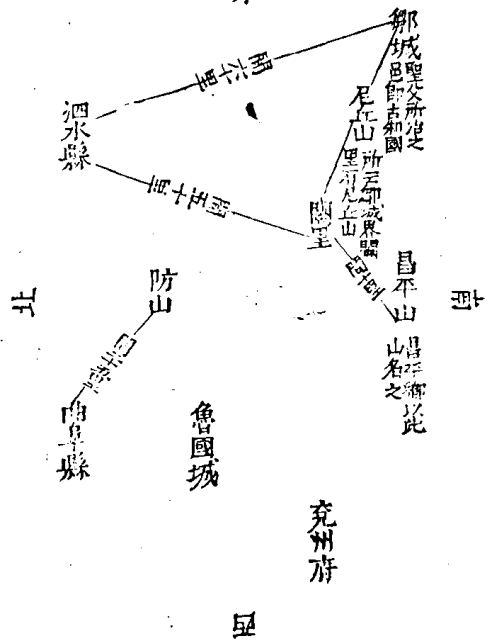
諸紀正

三

理齋

慶按顏路會督伯魚之改祀禮也一時正祀啟聖公而配祭之甚盛典也至從祀諸賢制宜分廡後世須敬監廟宇潔具壇坫可也

曲阜諸古跡地輿圖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世

理齋

慶生也鄙陋不能叩謁  
至聖先師廟林得見諸古跡猶幸伏讀  
闕里二誌太史公史記司馬子正索隱馬融正義及孔安國  
徐廣之傳聞與地誌括地誌一統誌得獲其槩云

曲阜廟制圖

慶按曲阜廟立於魯哀公十七年自漢興而後代有增葺然前代之制多無考僅以近代見之家乘載為圖其國學鄉學廟制亦僅以近代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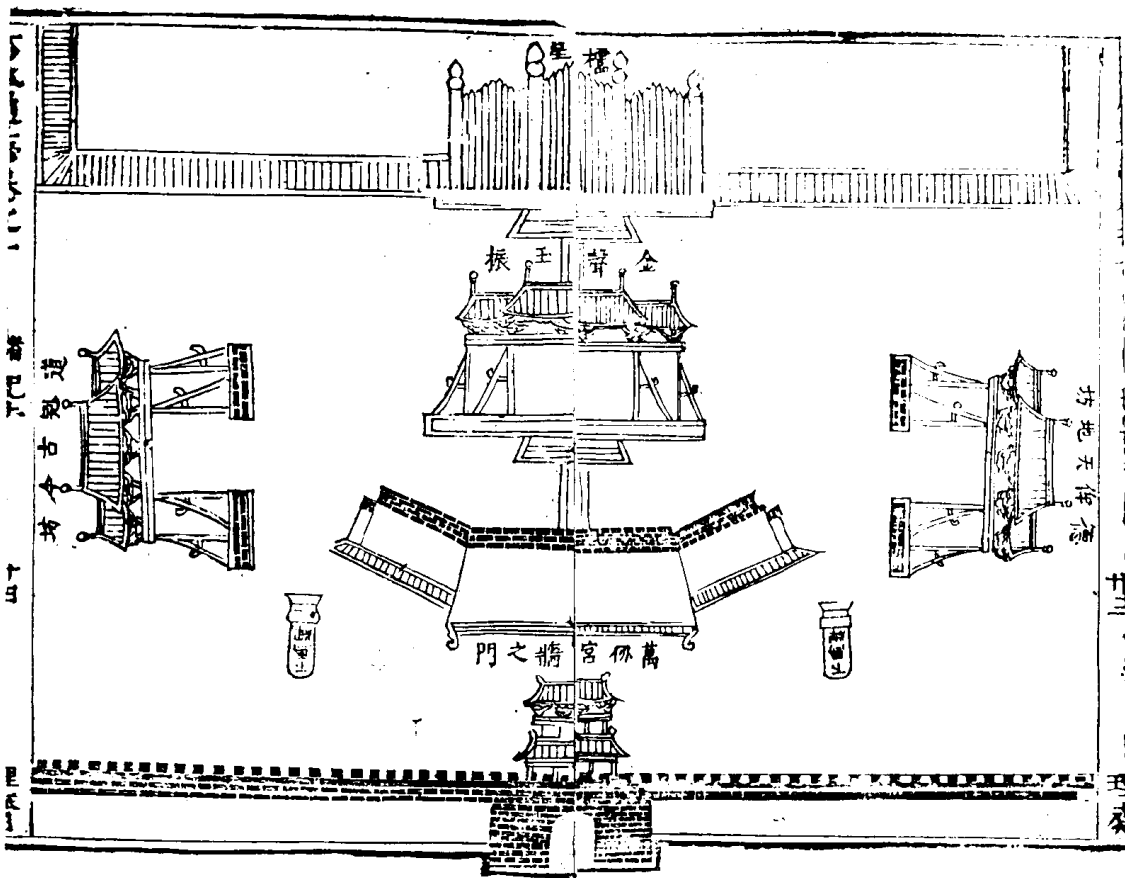
清制列為二圖並宰牲堂神厨設附入學校集畧中若櫺星門泮池解俱載在斯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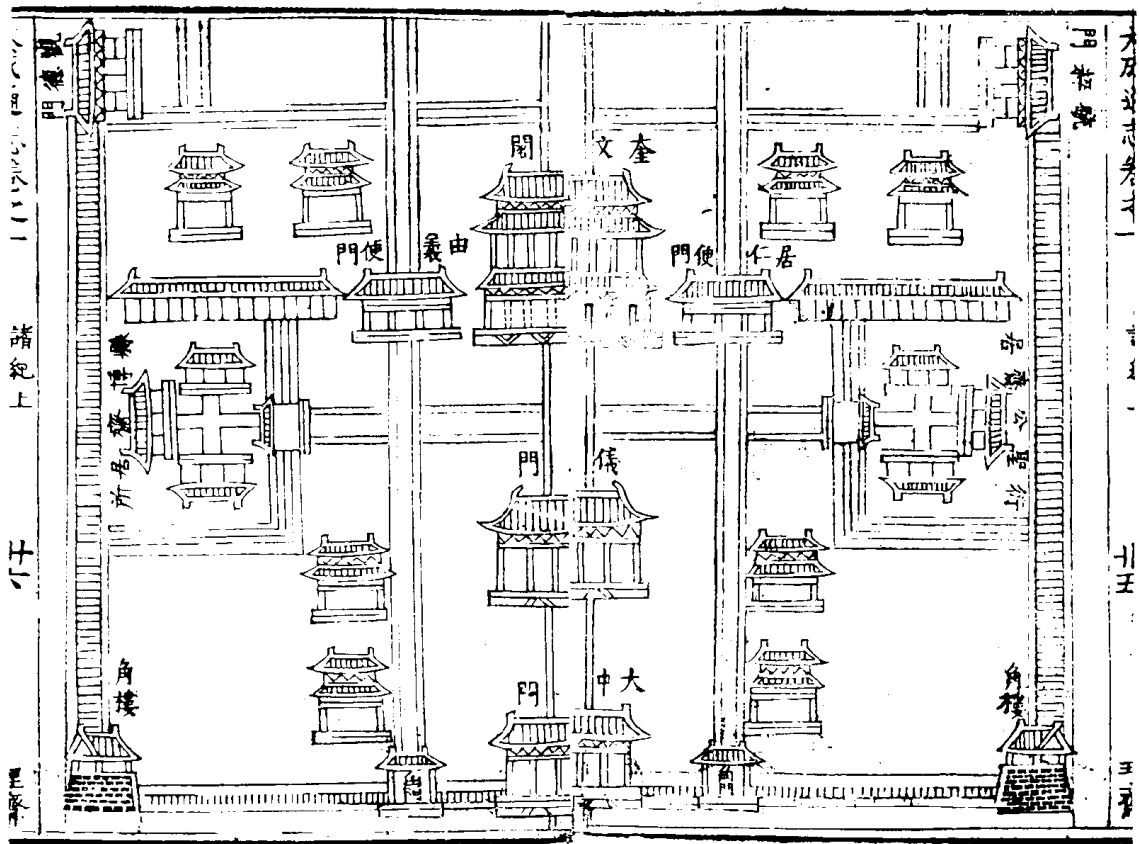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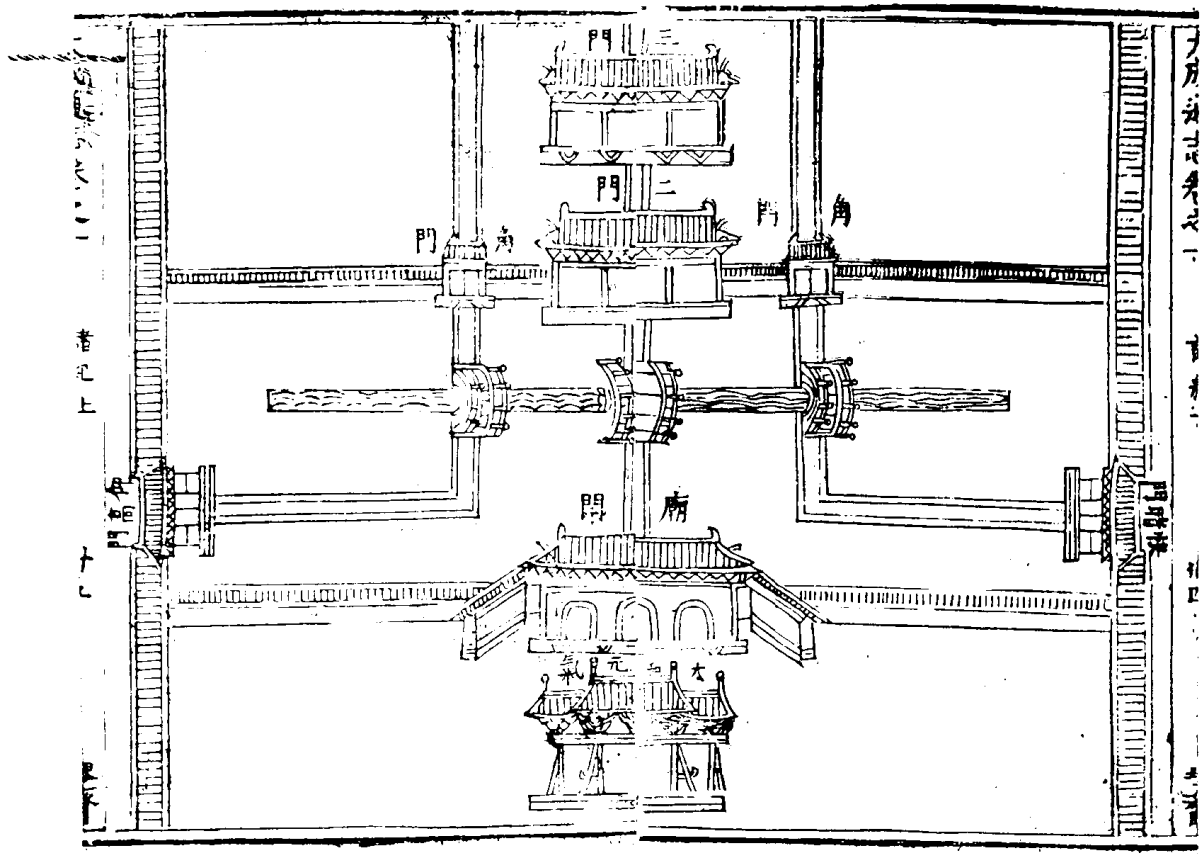
大邑直正公記

諸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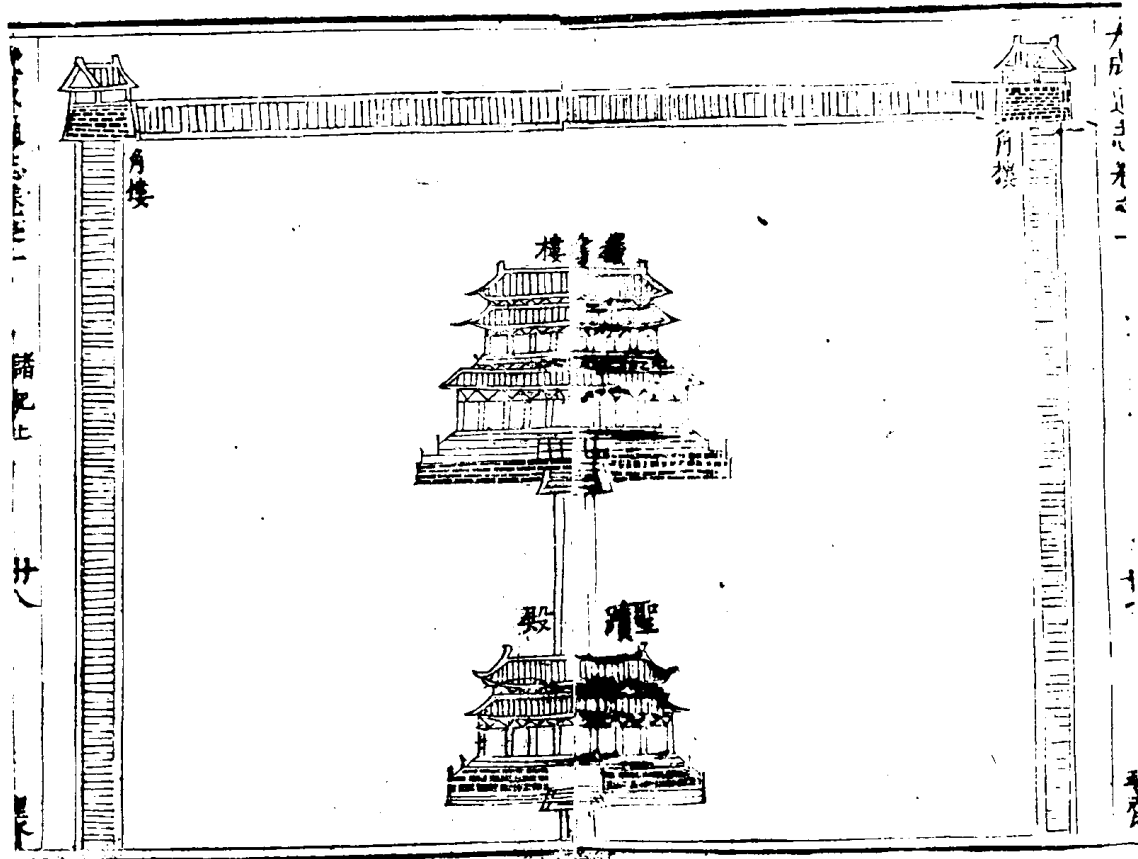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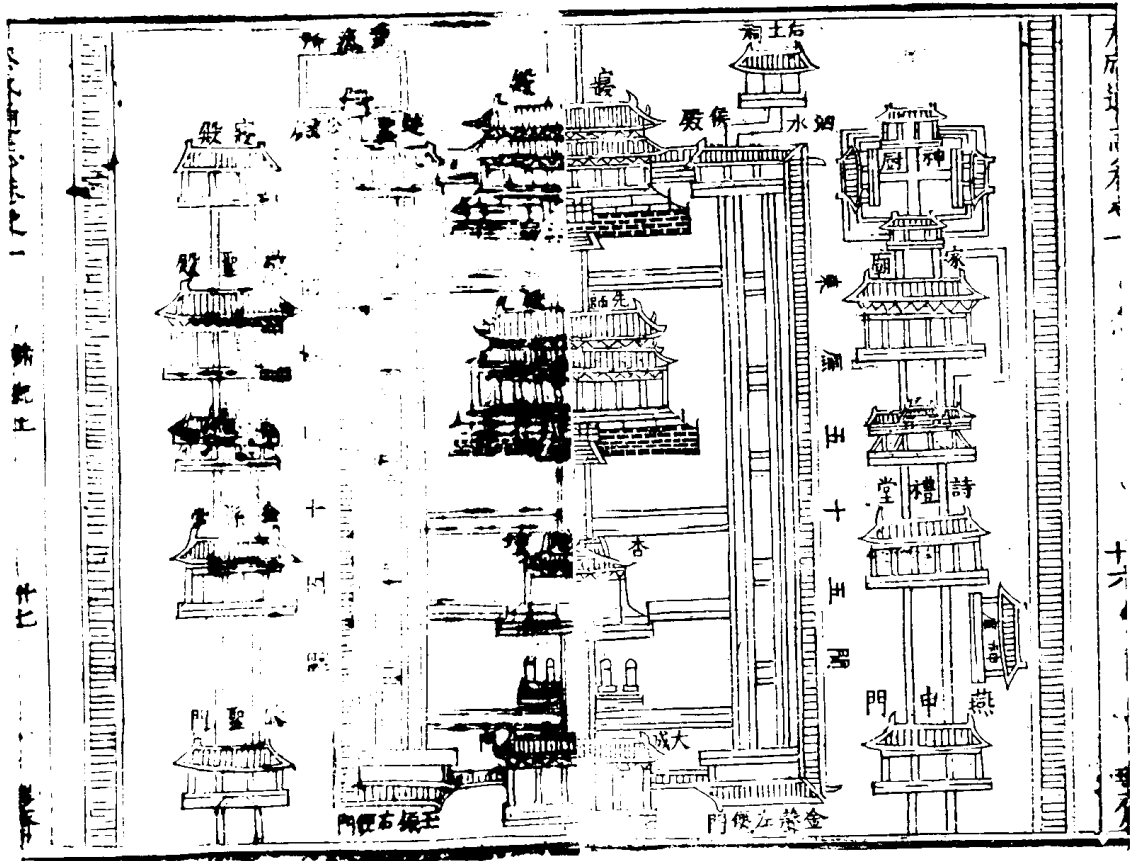
十三

邑家









曲阜廟制紀

闕里註見年表中先聖所居今建廟矣其地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間城有九門一曰歸德門世傳四方諸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因名之東至舊曲阜縣八里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自魯哀公十七年歷代時有增葺至明正統八年城闕里從潘珍建議廟制坐北向南櫺星門對南城門頭鑄萬仞宮牆四字面牆一堵兩邊八字牆各一堵左右列下馬石牌各一座左豎德侔天地牌坊三間右豎道冠古今牌坊三間前豎金聲玉振牌坊三間與南城門相直入有櫺星門入豎太和元氣

諸紀上

廿九

理齋

慶按曲阜  
聖廟舊制有儀門藏書樓廢之日久  
今增之可也

石坊三間次廟門為三卷門次有泮池石橋三座壁水長流次有二門左間三門三間次有大中門五間高三丈四尺濶六丈四尺深二丈四尺兩邊有小門各一間進有書樓今廢樓後御路東西有漢唐乘古碑亭不記數又有儀門五間今廢門內有御輦殿今廢次有奎文閣七間三層高七丈四尺濶九丈深五丈五尺前面擎簷亦云藏書樓左有便門三間曰居仁門又左有便門三間曰毓粹門右有便門三間曰由義門又右有便門三間曰觀德門兩旁有唐宋金元碑亭不記數又兩旁空房三十間後有大成門五間今改為先師廟門高三丈八尺濶六丈

五尺深三丈五尺前後簷簷油漆彩畫中門盤龍兩旁鑄花石  
柱戟二十四枝左有便門三間門內豎行聖公齋廳一十一間  
右有便門三間門內豎縣令齋廳一十一間次本壇一座青綠  
開金彩畫硃紅琉璃柱蓋相傳為先聖講堂遺址上建大成殿  
九間今改先師殿高七丈八尺濶二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  
兩簷上用碧瓦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鑄花石柱中皆楠  
木攢柱圓圓一丈梁標枋欂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  
片俱渾金盤龍菱花龜背泖風版木柱俱銀硃綠色琉璃鋪地  
欄干兩層俱用花石磨光神龕七座俱用青綠間金粧繪左右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祀上 四十 理齋

兩廡連廊共一百一十間每廡高二丈三尺濶五十五丈三尺  
有憲榻其粧蓋與先師殿同神龕共一百一十座粧同聖殿後  
有軀國夫人寢殿七間兩簷高六丈六尺濶九丈六尺深五丈  
粧蓋同聖殿神龕一座粧同聖殿乃先聖當日燕居之所左之  
上有右土祠三間右之上有焚帛所一處東旁有泗水侯殿三  
間西旁有述聖公殿三間又有聖蹟殿七間壁間畫石刻也先  
聖殿西有啟聖祠亦南向自啟聖門三間入金絲堂五間即宋  
五賢堂宋以孟子荀況韓愈楊雄王安石為五賢今改貯樂器  
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粧蓋同前歷便門三間

上建啟聖王殿五間今改為啟聖公殿高三丈濶七丈二尺  
三丈六尺餘同前神龕一座粧同前後有寢殿三間祀聖母顏  
氏聖殿東有家廟亦南向自燕申門三間入詩禮堂五間本族  
宣訓之所高三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餘同前歷便  
門三間上建家廟五間祀先聖及二世三世與賢裔高三丈濶  
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其餘同前神龕四座粧同前後有另門  
神厨所二十四間又另門庫房九間自廟門以內松栢千餘植  
已數百年矣

標星門解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祀上 四十一 理齋

慶按標星有疏通之義也凡壇埴之所存壇而無宮室則周垣  
設標星門以為闕以通神明之氣見浩蕩宏濶雖別內外而實  
無內外也禮曰至敬不壇是也孔子以人蒸廟祀亦用標星是  
神明孔子與天地為尊者也其等孔子固若是其大哉世之以  
星言者非也標或作標閭丑祭反音趨從門出入貌

泮池解  
慶按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按其圖說謂東西  
南二面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與天子之學異也周禮  
大宗伯以元黃禮北方鄭氏曰半壁曰泮劉氏曰瑤者黃也象

物藏於黃宮也。史氏曰：半壁之泮水若瓊然，故古稱學宮為瓊宮。後世稱學宮者以學舍名耳。然慶有議焉：古者祀孔子，猶祀樂祖於學舍祀之。故國學為辟雍，鄉學為泮宮。後世崇祀孔子之至，特立廟宇，學則別為制馬恩，與廟分而辟雍泮宮之制，當列之明倫堂，以別內外，觀瞻也。若列之聖前，有何義意，且遠至櫺星門內，或櫺星門外，又何取以為此哉！況乎鄉國之制，不倫，豈夫子在國學為至尊，在鄉學又降尊耶！此因古之未可者也。願司大禮者，請而正之。

泮泗書院紀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三

聖齋

書院在聖廟東北八里一云五里以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名之制自石坊入有重門，上建正殿三間，祀先聖四配十哲，左右兩廡各三間，祀群弟子，後有書院，其間諸弟子房舍及并麓，猶存。先聖自衛及魯，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訓會子，說孝經，皆在於是。

尼山書院紀

書院在聖廟東南六十里，其境周圍一十里，乃先聖誕生之地。後周顯德中，創立先聖廟，南面建正殿五間，祀先聖，後有寢殿三間，祀聖配行，官氏東廡三間，祀泗水侯伯魚，西廡三間，祀洙

水侯子思子，聖廟西北南向，建陔大夫廟三間，後又建聖母顏氏廟三間，聖廟西南南向，建毓聖侯廟三間。詳見尼丘山紀中。

覆相圖紀

覆相圖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間，近孔子宅，昔先聖射於覆相之圃，觀者如堵，今圃中存舊井，皆石為之，覆，厥縛反，覆相地名，夫子嘗射於此，以為圃云。

家語曰：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後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覆相之圃。蓋觀者如堵，鴉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三

聖齋

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而揚解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黜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手植檜紀

相傳以為先聖手植檜樹，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

圖一丈三尺其枝盤曲如龍形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太康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三楹焚收煨燼之餘携至闕下命刻先聖及從祀像召行聖公祀之歷八十載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甲午春東廡頽址雍隙開萬其芽乃徙於故處明年春翠色葱然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幾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鉄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陳豈述及裂也

慶按太康年號有誤又按金貞祐甲戌乃金宣宗貞祐三年實宋寧宗嘉定七年

太康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四

理齋

### 孔林紀

孔林在廟東北三里許同園濶十里樹木繁生皆遠方弟子所植異種無荆棘勾茨無鳥巢夾路先聖墓高一丈五尺圖二百餘丈前有壇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九又前有石柱石麟石虎翁仲左執笏右帶劍各自對列又有饗堂有神門有輦路左旁有駐蹕亭思堂右土祠齋廳神厨林前一大石坊鑄萬古長春字

### 夫子廟紀

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時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而以六枚白魯相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縣志召訢問訢答曰夫子廟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寢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簡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獲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 石壇紀

昔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甃甃為壇方六尺後漢桓帝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易之以石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四面皆後代

太康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五

理齋

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今壇石厚三尺許方六尺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有九甃離呈天堯及亦反俱甄名

### 防山紀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堵周圍八里中有隙大夫墓聖母顏氏柎馬故傳曰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墓前有齊國公廟廟廡祭亭凡二十餘間

慶按古者不拊柎拊柎自周公始詩曰死則同穴是也

### 歷代葺廟通紀

慶按先聖廟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興以來豈無葺葺史未

紀其詳闕里誌斷自唐始今以見諸紀載者各加補入諸賢諸儒之廟皆通紀之

三國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修孔子廟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詔修孔子寢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修葺孔子廟宇

南梁敬帝太平二年修孔子廟堂

後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修孔子舊廟咸使維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新其廟制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加飾祠宇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大將作恢敞夫子儒宮

宋真宗天禧五年詔修葺孔子廟宇益加洪麗

宋神宗元豐元年詔兗州府以省錢修葺宜聖廟○五年復如前詔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於省錢內支三千貫修孔子廟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重建國學大成殿成

金熙宗皇統元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修建聖廟○四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重葺廟殿○至

隆二年以羨錢修丙神及齊國公殿○五年勅轉運司佐貳一

員專修損壞○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鄼

國夫人殿建伯魚殿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庭堂講

舍門庫庖厨凡四百餘楹歷四年告成

金章宗明昌二年勅曲阜修孔子廟降錢八萬三千貫有奇仍

置下馬牌於廟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重建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重建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七

理齋

明太祖洪武七年二月命有司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十年詔重修孔子廟○二十年詔修闕里孔子廟

明憲宗成化二年二月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記之○十八年廣正殿為九楹展兩廡家廟及門牆樓閣皆重建鼎新

明孝宗洪治十二年六月廟災出帑金二十五萬兩亟命補修

○十七年閏四月重建落成

明真宗天啟二年詔修孟氏廟墓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國子監廟

親製碑文刻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金寬福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懸定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

堦像木主章服坐位通紀

慶按昔人云三代以前祀神以木主三代而後邈無所考禮

樂志云堦像自唐始然漢靈帝都門學文翁益州學皆設坐

像則像已自漢有矣丘瓊山以為佛教入中國始有堦像似

矣然紀先聖堦像木主章服坐位並及諸賢諸儒為通紀云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理齊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

文翁立學成都石室圖設孔子坐像其坐欹蹠在後曲膝在

前七十二弟子繪侍兩旁蹠石及脚掌也

梁元帝承聖初在荊州親圖先聖像仍贊而書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位先聖孔子神坐於廟堂內西楹間東

向先師顏子於先聖東北南向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以次東

陳南向西上

唐高宗時杭州府學有先聖及七十二子像贊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會參坐十哲之次圖唐皇于

以下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時國子監司業李元瑾言孔廟顏子配像立侍前惟禮授坐

不立授立不跪顏子配像合從坐侍又七十子像文翁之壁

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從之

二十七年頒定孔子南向坐出王者衮冕之服以於之

慶按先是因周公南向孔子遂東向至是以孔子為先聖乃

南向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四壁諸賢又頒定先聖南

向四配十哲西向從祀東西相向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一

理齊

宋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文宣王像冕服桓圭

按唐制孔子與弟子同服衮冕圭以木為之至是加先聖冕

九旒服九章以玉為圭

祥符中改十哲東西相向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並以本品衣

冠圖之

宋神宗熙寧三年詔文宣王九旒九章弟子七旒七章○元豐

七年五月詔孟子配饗位次顏子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像冕十二旒衣服九章仍畫圖鏤

版印發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又詔繪曾子像

時國子監丞趙子欒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出王者

衣冕衣之今循五代服上公服七十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

漢制非是詔易七十子以周之冕服時帝幸國子監謂文宣

王殿再拜行酌獻禮司業蔣靜言先聖與諸人通服冕服無

別考周官司服公之冕與王同今既改正配饗從祀之服亦

宜改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孔子冕十二旒服九章州縣學

咸如之

政和元年詔加孔子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王

聖齋

慶按王執鎮圭公執桓圭鄭氏雙植謂之桓亦以桓為珠飾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珠飾長尺有二前奉孔

子以桓圭此以鎮圭禮隆矣珠柱行反音葉圭璧上起為旒

若篆文之形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部國公鄒國公像移於先聖之右與充

國公沂國公相對又詔孔子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鄒

國公像冠九旒服九章

明太祖洪武初詔孔子像章服俱仍前代之制十五年國

子監大成殿成供木主不設像擬定大小尺寸先聖木主高三

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

尺一寸五分四配高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五

寸連左右雲一尺一寸十哲各高一尺九寸連座共二尺五寸

濶四寸兩廡諸賢高一尺七寸連座共二尺一寸濶三寸

明太宗末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壞衣冠令合古制

明英宗正統元年頒定諸賢從祀位次於天下○天順元年十

一月置銅範飾金先師像並四配像安於文淵閣

時命閣臣朔望率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詔通行天下學校撤壞像易木主擬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四

聖齋

擬大小尺寸先聖木主身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硃

地金書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四配木主身高一尺三

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

分十哲兩廡身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

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木主身高一尺三寸四分濶

二寸三分厚四分五釐赤地墨書座同上啟聖公如四配式配

像如十哲式從祀如兩廡式名宦鄉賢未頒

按潘氏錄曰木主之制用扇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朱子

謂省尺即京尺司馬昔實謂即三司布帛尺今皆不可考惟



家禮所載積書尺式可據然慶以為今日木主未知頌式即  
或自上而下漸殺可也若任意為之不特古制亡矣藜莫大  
焉

又按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取鎮密堅固孔廟木  
主亦嘗用栗

箋曰像非古也然見像則生敬見木主則生怠者末世之人  
心也昔文翁益州講堂有石室圖宋高宗有先聖及七十二  
弟子像贊尚在杭州府學倘引畫壁之義刻石布於天下或  
亦使人生敬之一端也與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齋

箋曰按孔叢子云我先君無鬚眉而諸侯未嘗不敬又子思  
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宿之笑而言曰侯貌  
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昔堯身十尺魯八尺實聖身身八尺有奇而頰無毛亦聖禹  
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析臂望視或秃鬣背纒亦聖人之  
聖賢在德豈在貌乎然則先聖與子思皆無鬚眉者也或曰  
鬚眉為異道子所益然亦無攷杭州尊經閣下石刻宋摹完  
如然其坐作盤跣則近釋氏矣朱子白鹿洞壁像說曰兩膝  
着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着地以尻着地而稍安

者為坐也開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坐猶  
是文翁當時琢石所為尤足稜信然則以杭州宋刻改用危  
坐頗為國刻可也頌者合上聲頌也附白月前缺金骨尾音考  
平聲脊骨盡處曰尻附音于

大成通志卷之上

諸紀下

六

理齋

祀饗瞻拜通紀

張氏安茂曰上古之世祀先聖則舞禹湯文也祀先師則傳  
經之師也慶按自孔子通祀於天下學心而舞禹湯文周公  
之祀不與焉以孔子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以來未有之  
一人也故夫子巍然當坐天王降尊而敬禮歷漢唐以至於  
今代有尊崇祀饗弗替以至列爵侑食及乎親來闡風無非崇  
大聖人之道德因並及於傳習之人也由是祀饗瞻拜自孔  
子以至先賢先儒得通紀焉

慶紀上下祀饗瞻拜而頌詔禮樂諸器樂章歌舞等事皆祀

饗之類也。故通祀之。然諸條皆帝王所命也。故雖於禮疏中，詳載禮器，畧具祀饗，展拜，樂疏中，詳載樂器，畧具金石，縣奏，歌舞疏中，復列樂章，歌舞等制，而此紀必不敢闕焉。覽者鑒之。

西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又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

慶按帝知尊崇吾夫子，而不知建學與教，修舉國家大典，以培治化之源，所以諸史皆謂其有不嗜詩書之失。於聖德未極其純。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七 禮齊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幸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慶按帝知興學為起化之源，惜不知親祀孔子於隆師重道之禮，少有遜也。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至魯，謁孔子宅廟，以太牢致祭，及七十二弟子。

按是時上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則其親祀不問而可知矣。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三月，東巡狩，過魯，謁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樂。

帝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帝時升堂西而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魯，然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賜錢帛，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

東漢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東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祭器，春秋饗禮，出王者錢，給大酒，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

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詔孔子祭，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此乃春秋祀之始。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命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八 禮齊

以顏子配，此祀太學之始。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四時祀之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太學。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孔子於太學。

東晉明帝大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如秦始故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經通，帝釋奠於辟雍。

東晉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設孔子坐於中堂，釋奠。

按此朝祀之始。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帝於中堂釋奠，以顏子配。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太子釋奠舞六佾設軒縣之樂

後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子配○太

平貞君十一年十一月南伐進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禁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

嫖狎非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現刑歷天齊肅事神男曰覲

女曰巫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立國學行釋奠禮

有司素釋奠先聖先師當用何禮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

木皮通志卷之二

諸紀

九

理齊

用宋元嘉故事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南宋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中書學為國子學祀孔子親行拜

禮仍勅有司饗薦之禮此有司薦饗之始○十九年如魯祀孔

子

南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

學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制每月朔國學祭酒以下郡學博士以

下展禮拜孔子揖顏子國學鄉學月朔是拜始此○又制春秋

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二仲釋奠始此○詔將講經於天子先

定經於聖廟講畢行釋奠禮

南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南陳後主至德三年親釋奠於先聖設金石之樂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制春秋二仲釋奠先聖先師樂用軒縣舞

用六佾

隋文帝初國學每歲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春秋

仲月釋奠此州縣學釋奠之始創樂章樂奏咸夏

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帝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二年制

木皮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

理齊

國學鄉學祭先聖先師從祀禮器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詔太子釋奠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

備俎豆干戚之容○十四年釋奠於國學○二十年詔皇太子

釋奠於國學禮皇太子行初獻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州縣

學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學博為終獻○二十一年詔春秋

二仲上丁行事前饗一日奉禮即設三獻位釋奠○五月詔以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

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賈逵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並為先師此諸儒從祀之始

按子夏雖在十哲未得祀饗此時以有功於詩得列在經祀  
按蘇洵曰貞觀顯慶初二十一賢太極開元即稱二十二賢  
二十一人中有賈逵不知何年附入慶閱溫公通鑑及諸子  
綱目所載皆云二十二人疑當日老臬所見或以二為一之  
誤慶所見又或以一為二及讀唐會要曰貞觀二十一年二  
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並令配饗孔子廟庭於  
是稍堪自信著之於篇因附言於此

唐高宗顯慶三年撰文宣王登歌用宣和之舞○乾封元年過

曲阜以少牢祀孔子

大戴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一

禮書

禮樂箋曰尹起莘之論備矣况物之不備也是謂棄祀祝辭  
之誕也是謂矯誣抑聖侮道會何傷於日月乎

總章元年以會參並饗孔子廟庭此會子配饗之始

按顏曾配饗在唐無定典至宋咸淳與思孟並迄今遂為未

制

唐睿宗太極元年白太子開講釋奠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曾子悉從祀此會子十哲從祀之始

時司業李元瓘言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祀  
饗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從祀豈升堂入室弟子獨不從

配饗望春秋釋奠列饗於二十二人之上又會參孝道可崇  
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祀從之二人之二舊誤作一

馬端臨曰聖作之者師述之者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莫  
如哲從諸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  
言先師今答是不錄而取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  
左公穀猶曰受經於聖人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  
矣非人師也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自顧子外反不得  
與焉雖元瓘言之僅升十哲曾子於諸儒之列而七十二賢  
俱不饗祀蓋拘康成之註以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大戴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一

禮書

十三年詣孔子宅釋奠又遣使以太牢祭墓○二十七年詔國  
子監祀先聖牲用太牢樂用宮縣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七  
十二弟子並從祀

慶蒐諸史載十哲從祀之年獨無清臺子以下從祀之年然  
讀五季史至長興中有云四壁諸賢讀宋史至祥符初有云  
近臣分奠七十子及元豐來先儒漸次皆得從祀再閱唐貞  
觀會要云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七十子並宜追賜五  
等之爵俾與先聖成膺盛禮而闕里誌傳顏路曾皙有曰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即此二說觀之則知清臺子以下從祀

之年當在開元二十七年無疑矣史與家乘脫畧未書耳

附言曰吾夫子道高德厚帝王列之大祀與天地並尊也禮

樂侑祭必如元宗始為宜矣不然終為狎棄豈得謂盡禮哉

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祭先聖先師

唐代宗大曆元年修國學祠堂成釋奠樂奏宮縣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於國學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以顏子配坐閔損等十

哲從禮堂上四壁諸賢釋奠邊豆各二簋盃酒爵各一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至兗州詣廟再拜釋奠登墓再拜釋奠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下

十三

理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文宣王廟用一品禮樂用末安之曲

宋貞宗祥符元年謁孔子再拜詣聖父堂分奠諸賢如孔林祭

以太牢詔州縣祭器數目五年謁先師再拜入孔林降輿

宋仁宗初幸國學謁真先聖特再拜天聖二年臨國學謁真

景和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慶曆四年幸國學謁真再拜

宋神宗熙寧七年會諸州釋奠通祀十哲元豐元年五月詔

以孟子配饗有况楊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饗之始

時晉州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

謂凡配饗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子並配非是禮官

言唐貞觀初以漢伏臘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並配饗至今從

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子當在顏子之列至荀况楊雄韓愈

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又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

秋釋奠以孟子配饗有况等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

左丘明二十二賢之間從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行釋奠禮

慶按是時釋奠行一獻再拜禮奏成一曲非所以崇師敬道

也故陳暘曰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合為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四

理齋

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與大合六代之樂一

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子設軒樂六

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始用官縣今制仲春上丁釋奠於京

序上戊釋奠於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

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

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蓋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

天下實急務也

崇寧三年六月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庭東坐西向在十哲之

上

慶按春秋一經聖心為萬世王者而修也。荆公當國違聖經首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其叛經悖聖，非淺鮮也。祀之則已非禮，配饗於大聖人之側，非禮之甚矣。

宋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子思從祀。三年更撰經文宣王樂章頒布天下。四年大晟府擬撰釋奠樂章十四章。政和三年正月以王安石子王雱從祀雱善唐切。

尹起莘曰：安石邪僻小人，王雱陰柔小人，乃亂臣賊子之魁。

桀耳，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德於後進，而受以至貴。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齋

之爵予以尊崇之禮哉。

二月詔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五年詔樂

正子克配饗孟廟，公孫丑等十七人從祀。六年賜堂上正聲

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宣和四年幸太學釋奠。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五月罷王安石配饗，猶從祀。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安石學術之謬，請遣王雱明詔中外，變去配饗之像，使邪說談行不為學者之惑，詔悉配饗，依印

原成例，使從祀。

南宋高宗建炎中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三年六月罷王安石配饗神宗廟。紹興七年有司請釋奠，加禮器禮物。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謁孔子廟視學。

宋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謁孔子。七月去王雱畫像。

尹起莘曰：王雱從祀用前人之陋習，孝宗毅然罷黜，畧無寬恕，使積年之故弊一旦煥然冰釋，不亦美哉。

宋理宗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堂上，列於十哲之間。淳祐元

年正月謁孔子臨太學，詔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並從祀。

黜王安石。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六 理齋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子之後不得其傳，至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顥、真履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又得朱熹、

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

道益以昭明於世。朕每觀五人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從祀。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惜，為萬世罪人。其黜之。越二日加封周張二程。

景定二年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張栻、呂祖謙並從祀。

時皇太子謁奠孔子，還言：張呂與朱熹切思講磨，有功聖門，

帝從之，益加封爵。

宋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帝釋菜於孔子詔以曾子子思並同顏孟升配饗後加樂章躋穎孫師於十哲祀泗水侯鯉位於鄆城侯忠之次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御筆詔曰孔子稱顏淵為好學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

不傳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相

繼演釋中更管商揚墨佛老幾何其不送氓哉今顏孟侑食

曾思不與其令禮官學官升侑又詔子張躋十哲泗水侯以

先聖為父子思為子而闡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著明鄂城

侯忠其昆也亦在祀列伯魚當列其次又詔邵雍述經世書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記下 卷十七 禮齊

發先天與旨內聖外王之學實闡吾道司馬光著通鑑助發

世治法真履實踐為時儒宗朕將臨辟離而未會祀非與典

與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慶按顏子之學散見於論語者不為寡矣非不傳也特無專

記不盡傳耳至若配饗會思從祀即子司馬誠萬古不易之

與章也

項安世曰司馬溫公孝文正直誠敬忠信儒之有體有用者

也博雅多聞學術醇備卓然為有宋一代之冠潘府張朝瑞

蓋曾見醴醊訓話而不知君子盛德大業耳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三年又親祀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制樂章歌九奏陳樂並依關元

故事○二十二年更定文宣王廟樂九奏

金章宗明昌四年釋奠先聖○承安二年仲春上丁親祀孔子

元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公服執

手板陪臣諸儒衣襴衫蕪唐巾行禮仍釋奠禮器

元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

附論曰天生孔子為萬世王者師故自漢興以來有道之君

無不奉其教以治天下蓋其傾心向往志已貴以瞻拜祭告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記下 卷十七 禮齊

如元日月朔視學延符則瞻拜二丁四仲太宰合樂則有祭

以至登極則告進講則告儲君入學開經命講莫不有告天

子如是公卿大夫莫不如是後政入講似亦無待於天子命

之矣然而三令五申繫亦不亦則其命之也豈不為宜此漢

高祖元成宗齊文宣明太祖皆善於尊聖崇道也歟

元成宗大德十年初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秋八月用於廟

祀又命翰林撰樂章○九月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

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七月遣官闕里以太牢祭告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月更定大成樂十四奏○三年置尚書宣

聖廟登歌樂。四年遣宦官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按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酒尊入地尺許無有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

附論曰大聖人天地同尊而邦寧以小人御祭在天之靈肯安饗哉後燭示戒非禮之祀可以鑒矣。

元仁宗皇慶二年詔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十二月詔以董仲舒從祀。三年六月謚吳

澄文正。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九

理齋

明太祖登極之初詔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拊祀孔子廟庭。

慶議明太祖詔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拊祀凡祀須加慎審聽朕裁奪成化中詔分名宦鄉賢祠至世宗允

言官素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未經奏章即立祠祀之萬

曆二年令撫按官查各處鄉賢名宦祠有不應入祀者即行黜革卓哉大典行之有章而嚴之有紀度詳其義所以崇德

亦所以報功也如主祀乃孔子以孔子之德配天地而共有功於天地者莫大於刪述六經後之學者必於六經之道躬

而行之聞而明之然後得與於拊祀可也即不然如祭法云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史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配饗從祀固不偶也拊祀之

典豈偶然哉即不能如行修經明而祀之或有一二端之善

祀之宜矣若稽之無實強令入祀不幾與祀典相左哉況乎

是非在人耳目妄列祀所是愈彰其失也自慶議之凡天下

後世之入祀者當記其言行出處之實著之簡冊存於學宮

一則不沒先達之善一則足為後學取法也願秉禮君子體

大典之義謹言明辨秉筆而著之豈可苟焉以從事哉

洪武元年二月以太宰親祀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詣曲阜致祭

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

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二十

理齋



二年正月遣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四年二月詔令新進士於國子監行釋菜禮。七月更定孔廟釋奠祭器禮物。

宋濂上孔子廟議畧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背東西面以後再拜稽首皆於西面為几筵之在西也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庠開元禮先聖亦東向先師南向三獻皆西向是猶未失古禮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稊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亦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極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東北席皆以莞則尚埽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背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東祖官及音攬繫也。古者瀛用室臭鬱合室臭陰達於淵泉既瀛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蕪代之庸非簡乎。皂人亮及鬱迂勿及俱黍稷也以和黍釀酒以香草和之曰鬱合鬱蕭菝也生有香氣兩如悅反與蕪同羶希經反蕪虛良反同香。古朝觀會同郊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三

釋齋

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為樂祖祭於馨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舜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會思孟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不悖禮意也。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制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欲短喪馬融之黨附勢豪亦廁其中不知其為何說也。廟初寺反差去聲次也勢也古者立學專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循上祖也今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饗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三

釋齋

載則二程之表也。乃坐其下，顛倒彙倫，莫此為甚。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出竹律反，不實乃戶穰之子。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饗，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於春秋，亦非禮矣。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二者之輕重繫乎樂之有無也。今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亂世之音，其可乎哉。○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三獻各於獻後飲，編印尸嗣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擇其類而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或曰建安熊氏欲以狀義為道統之宗，農軒堯舜禹湯文武與臯伊望，且稷契夔益傳授。大辰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三 理齋

箕子皆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群聖而通祀天下，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不識可乎。昔周立四代之學，先聖者虛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武，復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何不可也。議上在濂為邪說，論安遠知縣。慶按潛溪所上諸條，雖得失互見，觀其不先父食之說，先賢數百年在天之靈，雖未遽安，而其祀亦後此而得正矣。其次言釋菜亦為切要，又其次者庭燎臭達之事，皆須從之。然其罷祀七十子一條，則有可議者。夫天地之祀，國丘方澤，有常

制矣。若日星有祀，又若五祀之設，及於路，又及於中，皆甚至。猶虎亦不忌，報良以百神之功，莫非天地之功，而祀百神，猶所以祀天地也。吾夫子道高德厚，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及門之徒，親炙先聖之道，以傳諸後，是皆日星之類也。漢唐而下，名儒代起，羽翼聖道，是皆五祀之類也。且及多官郡賢，非類路與中需，而何先儒。祔祀既皆不敢廢，而七十子之衆，何敢廢也。蓋孔子者，百世不遷之宗也。配饗諸賢，繼別之宗也。從祀七十子，繼稱之宗也。潛溪議罷去七十子，後陳幾亭等踵其言之，然四座群賢，生則昭封一堂，歿當俯坐廟庭，而又欲棄之，豈理也哉。大辰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音四 理齋

五年，罷孟子祀。雷震謹言：近年以游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祀祭如故。時上覽孟子書，至草莽冠帶之說，議去配饗。且命金吾衛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視自隨，坦曾受箭，曰臣得為孟氏死，已有餘榮。上見其誠懇，由是孟子配饗不廢。六年八月，命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時明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祭，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不當受胙。命

各停休一月

七年正月詔凡上丁遇朔日。日食。庚申丁日致祭。十五年四

月新作文廟。放以太牢祭。五月視學。釋菜始詔。天下儒學通

祀孔子。頒釋菜。

議者曰。孔子。聖人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

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

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十六年正月。令祭酒朔望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請學行香。

大哉禮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聖齊

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

生辰拜階下。郡縣朔日行禮始此。

十七年六月。命禮官議大成樂。令製樂器。

先五月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頌天下學校。俾諸

生習之。以祀孔子。因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

以縱民欲。人與樂判。然為二。而用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

哉。宜詳求諸此。俾樂成而頌之。諸生肄習。可以復古。

禮樂疏云。古今樂之不相及也。教化盛衰。實本於此。今學校

祀與樂器不具。子矜有白首而未請。莊樂者古者仲春合舞。

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時而天子親往觀焉。奈何今之有  
司。不以屑意哉。蓋以禮明樂者。必上行而下遵之。以共勳化  
源誠盛典也。

二十六年九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式製  
造。始定樂用。登歌舞用六佾。二十九年。定議以後。遇登極。遣  
官祭告闕里。幸太學。行釋菜禮。未為定制。九月。黜楊雄。遣董  
仲舒從祀。

先是待制王禕。議曰。漢儒從祀十四人。猶缺者董仲舒也。唐  
之從祀者一人。猶缺者孔穎達也。宋之從祀者九人。猶缺者

大哉禮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聖齊

董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也。漢諸儒。完經翼傳。局於專

門。惟仲舒。號稱醇儒。所以告於君者。如天人性命。勉強遵行。

正誼明道之論。至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

息滅。功殆不在孟子下荀况言性惡。揚雄事新莽。猶得從祀。

而仲舒不及何也。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

義。凡不本於是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也。何休注公羊

黜周王魯。王弼注易。專尚清虛。皆在祀列。何獨至穎達而遺

之。聖人之道。或著事功。或著文章。用雖不同。實則一致。三代

以下。能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仲淹而已。首以

中庸後漢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議論無不主於仁義也修與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世之淺者每目之以文人夫文以載道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自朱熹作五經四書傳註集聖賢之大成中更學禁德秀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復明真氏者大學衍義詩書記魏氏著九經要義皆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二人者當繼起而列於從祀可也又按聖孫孔伋故列鯉下曾參亦在哲後咸淳三年升配侑食父祀庶下聖道在明人倫而先自廢何以詔後世至行人司副楊祿復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七

理齊

請始黜祀董  
附論曰子雲之學當時推尚後有韓子者出曰大醇陸長愈亦曰發明先聖之道似亦不失為學問中人也惜其有反駁頌禘之事而學亦無稱矣雖慶必不敢為之私諱嗟乎後世學者於一言一行之間安可不致謹哉

明太宗末樂四年三月視太學謁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

將視太學命禮臣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明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自先聖至配哲兩廡俱用太牢。十年四月以吳澄從祀

明英宗正統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二年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九年春新建太學成臨視謁先聖釋奠

明代宗構位景泰初遣侍讀詣闕里祭告

明英宗復位天順元年遣於華中詣闕里祭告

明憲宗成化元年登極遣吏部侍郎詣闕里祭告。三月視太學釋奠先聖。三年正月詔國學鄉學俱增六佾為八佾加邊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七

理齊

豆各十二仍遣兵部尚書商輅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詔祔祀改稱名宦鄉賢分祠祀之

明孝宗弘治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仍幸太學釋奠用太牢加幣改分獻為分奠。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馮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於是少詹程敏政議曰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郡

陽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劉向以獻賦違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金可成鑄作不驗所著洪範五行傳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  
為術家之小伎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王弼  
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著易專主老莊范滂為豫章太守彈劾  
免官何休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註風角經班之於孝經  
論語戴聖仕九江太守身為賤吏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  
昭慕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  
討賊肅又為司馬書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左氏經傳集解  
其大節亦無可稱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  
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  
不然夫守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  
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  
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  
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耳況其書行於唐  
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昭明之後易程朱  
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  
不正之人使安鑿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  
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

訓詁之支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  
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是哉其禍備嘗道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  
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其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  
五人者得預從祀漢唐以來嘗預者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  
向賈逵馮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歸罷祀鄭衆盧植  
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齋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  
戴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  
不得其傳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又曰孔子弟子  
見於家語自顏子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嘗得  
其實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  
廟壁所書又多遠環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  
益殆不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  
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重祀且公伯寮魯子路以  
沮孔子乃聖門之蠱脹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冊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  
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  
可考臣以為申枨申黨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環林

放五人既不成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於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乖於禮也

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况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

朱氏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卅一 理齋

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以程子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精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耶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其似仲舒而統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懲創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晉魏諸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而遙因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為缺典臣又採宋儒自周子以

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著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歿也反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為瑗無著述元之許衡亦無但其身教之懿誠有不可偏廢者又言

朱氏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卅一 理齋

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饗坐於堂上而顏曾思之父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乃今使子坐堂上父坐堂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得道之功自古至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饗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傳始得其緒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瑯首議周濂溪於數椽中薦以目代

而又使二子從遊朱松以子託胡籍溪而得程子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聲稱。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珣請獻公朱松從祀啟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部議不從祭酒謝錡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部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者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揚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拘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

太康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卅三

理齋

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慶覽程董墩說不能不識其言之過也。理學昭明固有程朱蔡胡諸儒然不得前儒為之纂述則亦何自而明哉。況說鄭衆盧拉鄭元服虔范甯無過容可黜乎。即王弼杜預輩似亦未可輕黜。況乎戴聖蒙不白之愆而誤黜。曾思并配養在朱咸淳中而誤稱唐且也。吳璠顏秦遂林使遠聖人之宮牆。又何罪哉。以此觀之即啟聖祠及后蒼王通胡瑗之議亦做前八論也。豈其真有卓見哉。

八年八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十二年廟災遣侍讀李傑詣闕

里祭告。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詣闕里祭告。

明武宗正德元年登極視太學謁孔子。

明世宗嘉靖元年登極遣吏部尚書喬宇詣闕里祭告仍視太學謁孔子廟。至樞星門外降輦步入釋奠禮畢仍步出樞星門外升車。九年十一月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先聖廟用特牲。程與國學十遵十豆。府州縣八遵八豆。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六佾文舞配饗從祀及啟聖祠分奠用酒脯仍遣官致祭於南監及闕里。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罷內臣朔望降香詔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太康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卅四

理齋

孟子十哲及諸賢稱先賢其子先儒稱先儒某氏又詔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祀聖父遷祀顏無繇曾點伯魚入祀孟父四人配饗程珣朱松蔡元定從祀復幸學龍祀中堂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四人改祀於鄉林放遷瑗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七人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

慶按是時張璠疏題荀况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黜祀公伯寮秦冉顏何申黨之罷祀遷瑗林放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之祀於鄉后蒼王通胡瑗之入祀啟

聖祠之正配。從祀俱祖程敏政疏為文又題具澄祭元定歐陽修三人疏曰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忘君恩而不取謫昔人謂尊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乎如是而從祀臣不能無感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綱目通鑑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皆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考所著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

宋史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世五 禮齊

析詳說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期術聖道之功蕭戰曰學者以韓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得歐陽子其學推韓孟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尊師二人皆宜從祀又云八佾十二邊豆乃天子禮樂孔子肯安然饗之乎疏上從之

項安世曰郊祀以祖而配天功在一代者也大社稷之祀功在養民者也其邊豆舞佾皆與祀天同夫子功在萬世饗配天之禮孰曰不宜如以位則六佾亦僭也若以德則八佾非泰也張璠去王爵易木主祀叔梁紇皆諸儒已陳之議惟殺

邊豆佾舞乃其已說耳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乃謂璠之為此言也著師之不敢與君抗也斯諒心之論矣

慶按祀典考太倉王世貞曰先儒之黜漢儒凜乎介級矣夫黜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若盧鄭等復其祀於學而制向輩專其祀於鄉可也然不特鄉黨服范當復其祀即劉賈荀杜王弼諸人與夫張禹趙岐似亦不可不祀者也尚有議者八佾不舞於廟庭終為大典之玷後之君子豈可隨聲潛夫董敏懋恭諸人而不為之復也哉

宋史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世六 禮齊

侯復顏子何議

史記載孔子之言有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家語少顏何止載七十六人若唐司馬貞素隱曰史記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七十六人及讀史記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始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特缺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真卿自叙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學士陶穀贊顏高曰顏氏一宗八人在焉宋侍郎艾穎撰何贊同焉



顯八顏道亞十哲八人之中顏何與焉去何則是七人非八人矣陶艾之言姑不為憑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嘉靖九年引程敏政之議曰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秦罷其祀嗚乎何日得復其祀以是七十七人之數而全顏比八人之賢哉

俟復秦子冉議

孔子弟子家語七十六人史記合顏何為七十七人家語無

公伯寮秦冉鄒單三人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置三人文翁石

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與縣置原桃公有定公夏守

何井疆邦異七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蘧子由古史

孔門弟子七十九人林放昔人謂家語史記不載於弟子列

蘧瑗昔人謂孔子稱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縣置即鄒單申

後即申黨而公伯寮以黨懸黜後日司風承者復題祀秦冉

及頌何別與太史公家語合即與文翁子曰不大遠矣

俟復蘧瑗林放議

蘧瑗生平在孔子數言而在傳說苑又皆稱之故朱文公曰

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又曰出處合

乎聖人之道當時改祀以為孔子稱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也

太史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廿七

聖齋

林放於出處間雖未著聞觀其問禮之本片言若粟蓋有見

於當日繁文之盛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得其中故夫子大

之其補救之功豈止一時為然哉即言而功著即功而德亦

見矣當時改祀以為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

於弟子列然二氏者祀於鄉較通祀孰得耶列於大聖人之

側較不祀又孰得耶宜準左丘明之祀列諸先儒比祀於鄉

為安

祀與黜祀議

從祀祀於孔庭皆非偶也而備美十德功言者迺得而祀

之然而不盡若斯也德為尚矣立德在一身而立言又關天

下古今之重通祀之宜矣立德在一身而行事是為天下後

世所法通祀之亦宜矣立德在一身而其功雖無補於天下

後世或於一方為有濟或於一事為無憾祀於鄉宜矣不必

立言亦不必立功而隱約終身於道無失祀於鄉可也德不

必適於人而言則足以傳道通祀之亦可也德不必適於人

而功則著於一時一事祀於鄉亦可也蓋祀之七義崇德報

功維風化淑人心也必其學與行良名與實副而後求其著

述六經明前聖道之功始從祀之乃為傳道也下此不必有

也

太史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廿七

聖齋

翼聖道而功亦堪述始得與於附祀不然則楊雄之亂道也  
 雄以性為混於善惡賦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附王莽非  
 亂而何不然則荀況之叛道也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孟  
 子子思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非叛而何又不  
 然則王安石之廢經滅德也安石廢春秋經筵不以進講科  
 目不以繩人廢儀禮不課士於當時不傳習於後世世之叛  
 經僭經者有矣未有如斯廢經者也且也以天變為不足畏  
 祖宗為不足法人言為不足恤忘於綱常而滅德甚矣非廢  
 經滅德而何之三人者為奸黨附會而以權勢竊祀將欲俯  
 之而愈揚其非將欲榮之而愈增其誦不特是也荀揚之祀  
 主於王珪安石之祀主於蔡京珪也京也在當時欲以一口  
 亂棄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口口相繼容得以非為是哉  
 是非昭然當不獨為三氏斥而珪京之可斥者較尤甚矣何  
 則其題祀者蓋助亂也助叛也助其廢經而滅德也  
 慶按禮樂考渭南史記事議云三禮之功推高堂生河間獻  
 王然高堂生僅傳十七篇獻王則六十一篇凡周禮禮記儀  
 禮備在即周禮缺冬官一篇輒以千金購此其人豈易得哉  
 高堂生祀矣而獻王未祀誠為缺典或以其為王耶吾夫子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禮齋

萬世帝王師獻王寧不願附於七十子之列乎至大戴小戴  
 慶氏三家竝立於學宮聖祀從來矣嘉靖九年以前漢何武  
 傳載有戴聖九江太守罪狀議黜瞿待詔備考前史志乘聖  
 未曾為九江太守且大戴禮中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此  
 聖未為九江太守之證也其誤德為聖明矣至樂經久亡而  
 所存樂記一篇先儒皆以為公孫尼所作尼雖家語未載實  
 為孔子弟子先儒亦雅言之矣愚以為獻王公孫尼宜祀戴  
 聖應復其祀或祀於其鄉始言之以俟典大禮者詳訂於異  
 日

大成通志卷之七 諸紀下 聖 禮齋

如獻章氣節文章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請並祀從之

二十二年以周惇熙父周輔成從祀啟聖祠○四十二年以宋儒羅從彦李侂從祀

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疏請從祀侍讀學士何宗彥等議曰稱道貌者必曰孔孟稱道術者必曰程朱然孔子有曾子子思相繼而後孟子接其傳程氏得羅豫章李延平相承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入廟崇祀列揚時之下

朱表進志卷之二

諸祀下

四

理齊

從之

明嘉宗天啟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

明懷宗崇禎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十四年釋奠孔子於太學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釋奠奏樂如儀

先三日國子監祭酒姑兒馬呼李與棠等集諸生及執事

要倫堂演習舞二十三日昧爽

聖駕臨雍下輦易禮服入廟行三拜九叩頭禮文武官三品以上

及詞臣皆從釋奠奏樂禮成登輦至要倫堂升

御陛祭酒李與棠進講尚書帝堯篇司業單若魯進講大易天行

健篇前一日先遣行人張九徵召行聖公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臨雍行釋菜禮

朱表進志卷之二

諸祀下

四

理齊

李之澤曰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公十七年蓋家世數百載矣

暨漢高祖起一造其堂嗣後代有崇復尊親弗替以至列爵

逮乎門藩崇祀遍夫膠序至尊大昕而秩節元嗣執也而臨

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者未有焉

世祖章皇帝 誅暴安民 歷今

皇上興學立教 知人善任 輕徭薄賦 善政多端 四海辟黎 永享治平之福

大清

世祖章皇帝 順治九年 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 釋奠 奏樂如儀

先三日 國子監祭酒 姑兒馬 呼李與棠等 集諸生及執事於

晏倫堂 演習拜舞 二十二日 啓奏

聖駕臨雍 下輦 易禮服 入廟 行三拜九叩頭禮 文武官三品以上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四

聖齋

及詞臣皆從釋奠 奏樂禮成 登輦 至晏倫堂 升

御榻 祭酒李與棠 進講 尚書帝堯篇 司業單若魯 進講 大易 天行

健篇 前一日 先遣行人 張九徵 召行聖公 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 四月十五日 臨雍 行釋菜禮

李之藻曰 夫子廟祀 肇自魯哀公十七年 蓋家數百載矣

暨漢高祖起一造 其室嗣後 代有崇奉 尊親弗替 以至列爵

連乎門牆 崇祀 適夫厚序 至尊大昕 而秩節 元副 執忠 而臨

雍 生民以來 祀典之盛 未有焉

張安茂曰 特牲饋食禮疏云 古者釋奠 施於山川 廟社 或施

於學 至天子視學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蓋聞之四代之學 先

聖者 舜禹湯文也 先師者 傳經之師也 李之藻氏 以先師為

當時左右四聖 成其德業者 然無明文 自天下通祀孔子 而

舜禹湯文之祀 於學者廢 以夫子固備百王之德也 馬端臨

作祀稷先聖考 而附於後 今析稷論祀 饗為二所 重固在祀

也

神遊孔子廟庭說

慶讀名臣言行錄 諸書有云 康齋 吳與弼 克菴 陳選 剡夫 陳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四

聖齋

真一峯 羅倫 翠渠 周瑛 楓山 張懋 吉士 鄒智 虛齋 蔡清 月

峯 曹端 東白 張元 禎 定山 莊杲 仲軒 黃仲 昭 涇野 呂柟 少墟

馮從 吾 二泉 邵竇 椒丘 何喬 新 整菴 羅欽 順 皆理學名儒 宜

祀孔子廟庭 其言鑿鑿 可據 晉 張允 薦 益州 潘巒 及吾 鄉 馬

村 韓邦 奇 史記事 諸公亦雅言之矣 慶以為不特明時 先達

為然 峯舉如 宋 肥鄉 李沆 字 太初 登進士第 居躬端 凝 立 朝

正大 引君以 識民務之 細為 古今 不可多得之士 是學問 深

乎六經之 奧者 姑蘇 范仲 淹 字 希文 仁宗 朝 任至 資政 殿 學

士 卒 諡 文 正 其立心 正大 學主 乎誠 為政 忠厚 所至 有恩 其

才不儘可為一時之名臣也。史稱所學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憂後樂。所為必盡其力。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為本朝人物第一。蜀人李燾字仁甫。登紹興進士。學術名節。知名海內。尤精易與春秋金華。金履祥字仁山。為宋進士。學問博通。進退適道。隱居著書。以淑後人。著大學疏義。中庸標註。論孟考証。尚書表註。有功於吾道者多矣。泰安胡績宗字世甫。明正德戊辰進士。由翰林檢討。歷官戶部侍郎。其學明性道者。書甚富。文歸六經。詩準四始。務期希聖達天。淑世誨人。尤欲正五禮。以昭明於世。著述中。所載龍馬自然二圖。得朱子未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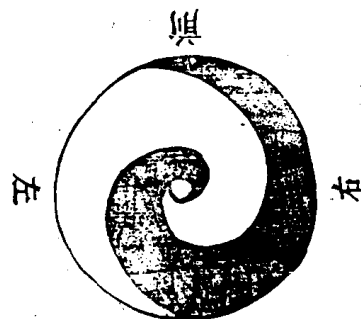
諸紀下

聖

理齊

傳之秘。實於道源。窺及其奧。至歷官清正。深明治體。凡講學。勸農治水。平賦理財。振軍種。善。以非俗儒所能。竟其萬一。吾鄉之志學入道者。蓋不乏人。若可泉公。非止為吾鄉表見也。即求之天下。未易多得。凡茲數賢。以之。蹟。從祀各為。無憾。而尚未易得焉。若夫士君子崇文守道。豹隱龍潛。於川巖之下者。亦上神遊於孔子廟庭間可也。

龍馬真圖即太極本圖



後

按胡氏此天地自然之易也。其虛陽也。天也。乾也。其實陰也。地也。坤也。而上下之所以分。其中虛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也。義呈之所以則圖而畫卦也。而天缺地陷。亦因以見焉。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聖

理齊

龍馬自然圖



坤

按胡氏此有太極函易。易函八卦自然之妙。所由以畫者也。實萬世文字之本源。造化之樞紐也。胡氏曰。二圖世傳蔡氏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知之。

賜田給役免役通記

慶按賜田給役所以崇德報功也崇報之典俾奉祀者為公為尹為學博且榮及於後裔然朝廷設官有額而崇報之難

周必也優恤免役則支餘盡沐膏澤矣故通記之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故宅置守屋百戶

漢元帝初元元年詔以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東漢桓帝元嘉三年置百戶卒史一人掌禮器○未壽元年勅

聖母顏氏聖配百官氏家皆聖族之親免其邑中繇發

東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大宋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聖

聖齋

魏文帝黃初元年以魯縣百戶奉孔子祀又置百戶卒史以守

衛朝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蠲墓側五戶以掌酒掃植松柏

後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十一年給廟戶一

十以奉祀饗

唐高宗乾封元年復勅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睿宗太極元年詔取側近三十戶以供酒掃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復給近墓五戶○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酒掃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酒掃戶五十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酒掃陵廟戶五十

後周太祖廣德三年以廟側十戶為酒掃

宋貞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勅增十五戶

云二千戶○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給近便十戶以奉筮域

是年葺廟復給十戶○天禧三年勅兗州府差兵士四十八員

寮一人守護巡宿本廟仍委轉運司於轄下有衣甲軍器歲約

度支於本廟

大宋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聖

聖齋

宋仁宗慶曆四年勅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酒掃

宋神宗熙寧中新法行止給酒掃陵廟戶三十人看戶三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勅將原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

頃元歲時祭祀殿庭簾幙及修葺廟宇文賜田一百頃使其家

招人耕種仍勅依舊法差酒掃戶五十看林戶五人

宋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官田內撥五頃以奉祀事

金熙宗天眷元年六月賜衍聖公田五頃以奉祀事○皇統二

年詔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仍勅免孔氏子孫賦役○五年續給地六十

頃房屋四百間。太和元年再撥地六十四頃助釋奠

元太祖九年給酒掃戶一百又勅孔氏子孫大小差役一槩蠲

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給酒掃戶二十八。五年賜田五十頃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

明太祖洪武初勅祭田酒掃戶依前代例。七年二月詔免孔

氏子孫差役荒蕪田土悉蠲免

明宣宗宣德中命戶部踏勘五屯佃戶共存五百全戶計二千

丁遂爲定例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兇

理齊

明英宗正統元年六月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免

差役

明代宗景泰間顏廟孟廟除舊酒掃二十五戶今各撥一十戶

明武宗正德二年勅孔氏稅糧盡行蠲免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詔給曾子廟田四十頃墓田十頃酒掃戶

十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又增曾子廟酒掃戶十

二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二 禮疏上目錄

禮有情文考 慶著

附論一 附慶論一

歷代帝王謁見禮並服色考 慶著

慶說一 附慶說一

國學 國學公卿大夫謁見禮考 慶著

歷代帝王曲阜林廟祀禮考 慶著

歷代帝王國學祀禮考 慶著

曲阜廟林禮制考 慶著

國學禮制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鄉學禮制考 慶著

附慶說一

歷代欽定祭器考十一條

堂上祭器 慶說一

高案考 附慶著陳設系說

坐位圖

坐位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站圖

站考 慶著

登圖

燈考 慶著	銅圖	銅考 慶著	簠圖	簠考 慶著	簠考 慶著 附慶說一	送圖	送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二 下齋	豆圖	豆考 慶著	簋中圖	簋中考 慶著	俎圖	俎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燭臺考	祝版考 慶著	鼎考 慶著
-------	----	-------	----	-------	------------	----	-------	-----------------	----	-------	-----	--------	----	------------	-----	--------	-------

爐考	沙池圖	沙池考 慶著	堂下祭器	雲雷尊圖	雲雷尊考 慶著	象尊圖	象尊考 慶著	犧尊圖	大成通志之三 目錄 三 理齋	犧尊考 慶著	壺尊圖	壺尊考 慶著	太尊圖	太尊考 慶著	鬯尊圖	鬯尊考 慶著 附慶說二	山尊圖	山尊考 慶著
----	-----	--------	------	------	---------	-----	--------	-----	----------------	--------	-----	--------	-----	--------	-----	-------------	-----	--------



著尊圖	著尊考 慶著 附慶說二	龍罽圖	龍罽考 慶著	寺宇圖	寺宇考 慶著 附慶說一	松圖	松考 慶著	禁圖	禁考 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一	酒尊案考	酒尊案考	獻爵考	獻爵考	拈考	拈考	勺圖	勺考 慶著	篚圖	篚考 慶著	盥帨案考	盥帨案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四																						
理齋																						

宜用諸器考 附慶說一	獻官自用諸器 慶說一	匱圖	匱考 慶著	盤盤竝架圖	盤盤竝架考	罍圖 慶增	罍考 慶著	悅巾考	悅巾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獻官造爵諸器	料圖	料考 慶著	洗圖	洗考 慶著	盥圖 慶增	盥考 慶著	悅中考 慶增	臨祭然照			
目錄																						
五																						
理齋																						

香考 慶著

燭考 附慶說

庭燎考 慶著

祭考

挂燈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六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金臺羅 森約 嚴甫 訂正

上谷劉 斗耀 微甫 訂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 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 參閱

禮有情文考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理齋

鄭氏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虛。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禮。齊。虛。樂。損。益。並行。然後陰陽平。性情和。此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附論曰。陳氏以為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之。然後祭。即是而思之。暗拜祭。對越神明。期於聖賢。來格來饗。而進退同遵。祭器。品。數。之。間。恭敬。玉。將。盡。志。盡。物。所。固然也。然而不特是也。必思于人平日立心行事。所以不如聖賢者為何。

而所以至於聖賢者又為何當不止於春秋二仲月朔弦望不敢稍放其心。即動靜語默。余影夢魂。無不自存其心。而後不對聖賢而如是。對聖賢而無不如是也。我之心與聖賢之心一。又何患聖賢之不來格哉。康是以考禮樂之文而先志乎禮樂之實。誠得乎禮樂之實。又何不可以詳乎禮樂之文也。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與。

歷代帝王謁見禮並服色考

慶按禮制詳載瞻拜紀中。而此復以類存其。各云。

帝王謁見孔子之禮。慶史至南宋孝文帝。有曰。親行拜禮。迨後

本底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二

理齋

周高祖詣曲阜廟再拜。登墓再拜。宋貞宗謁曲阜廟再拜。仁宗嘗宗徽宗。謁國學再拜。迨曰太祖。議定見先師禮。不可減。於是行四拜禮。歷世因之。以為定制。即漢唐以來之禮。未見諸書。而太牢親祀。拜可知矣。至如宋貞宗入孔林降轡。高宗謁於國學。止駕於大成門外。步入步出。明世宗釋奠。至櫺星門外降轡。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車。我

本朝

皇上臨雍下輦。尊師可為至矣。況前代靴袍謁見孔子。明成祖議定見先師必服虔章。

本朝

皇上易禮服入廟。殆度越前代者哉。

慶按皮弁之制。冠以白鹿皮為之。服用十五升之布。又必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裏中。總之服之潔而貴者。壘幅曰積。

國學鄉學公卿大夫謁見禮考

漢高帝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元成宗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北齊文宣帝制國學祭酒以下。郡學博士以下。月朔晨拜。明太祖勅每朔望。府州縣長吏以下。詣學行香。亦歷世因之。此卿大夫謁見之禮也。

本底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三

理齋

歷代帝王曲阜廟祀禮考

自西漢高祖以太牢親祀孔子。以顏子配。東漢光武帝因之。後魏太武帝。唐高祖。宋貞宗。明太祖皆如之。以太牢祀。及七十年者。自東漢明帝。章帝。安帝始。祀及聖父。自宋貞宗始。登極遣官祭告。自明太祖始。歷世因之。定為常制。此帝王降尊以禮先聖於曲阜者也。

歷代帝王朝祀禮考

東晉穆帝講孝經。通設孔子座於中堂。釋奠。孝武帝又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明世宗奉孔子於文華殿。皆特典也。

歷代帝王國學祀禮考

自北魏明帝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晉武帝祀及七十子六朝隋唐金元明或以太牢或以備牲莫不祀之

本朝

皇上臨雍行釋菜禮至於天子登極與開講則有釋奠太子入學與講經則有釋奠甚至將講經於天子先定經於聖廟則亦釋奠帝王之崇聖者益見矣。

曲阜廟林禮制考

詔自晉武帝四時備牲三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明帝又重勅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理齋

之遂為常制後漸增加祭品崇以樂舞愈昭其盛。

國學禮制考

帝王親祀而外又有每歲春秋二仲上丁日釋奠之制自北齊文宣帝始至隋文帝增為四仲釋奠迨唐元宗復以二仲之日釋奠明太祖詔仍之又制定每月朔日祭酒以下行釋菜禮視北齊加隆其行禮之制唐太宗頒之則曰皇太子行初獻禮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明太祖頒之則曰丞相行初獻禮翰林行亞獻祭酒行終獻明世宗始暨啟聖祠二仲上丁日子夜釋奠祭酒以下行禮歷代因之此國學之禮制也。

鄉學禮制考

鄉學之祀亦遠矣而春秋二仲之上丁日府州縣學皆得釋奠自隋文帝始歷代因之至明太祖又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其行禮唐制守令行初獻丞佐行亞獻學博行終獻明制守令行三獻禮於先聖復聖宗聖神位前丞佐學博分行三獻於述聖亞聖左哲右哲左廡右廡神位前凡倚郭之邑縣令是日隨祭不能親祭則於次日行釋菜禮又啟聖祠祀典於丁日三更行之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也行禮佐貳縣正為三獻外縣惟學博行之名宦鄉賢拊祀迎神送神各再拜進帛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五

理齋

三獻餘讀祝皆立惟主祭官行禮此鄉學之禮制也。

慶覽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云始教學者入學之始也有司求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則凡入學告廟禮也近世止為謁拜似太減矣俟詞大禮者裁之

歷代欽定祭器考

唐高祖制國學祭先聖先師蓬豆各十簋簋各二登釗俎各三從祀諸賢諸儒蓬豆各二簋簋各一州縣學祭先聖先師蓬豆各八簋各各二從祀先賢先儒同國學

五代唐明宗勅諸賢釋奠各設邊豆各二簋簋酒爵各一

宋貞宗詔釋奠先聖先師各設邊豆各八簋簋俎各酒爵各

二壘洗篚燭各一從祀諸賢各豆二邊簋簋俎爵燭各一

宋徽宗頒堂上禮器一付於闕里

宋高宗詔釋奠先聖先賢各加銅鼎三登一後又加邊豆十二

十二從祀諸賢每位邊二簋簋俎爵各一十年增邊豆各十二

元世祖詔釋奠先聖先師增俎八犧尊象尊壺尊各六太尊山

尊著尊各二從祀諸賢增邊一象尊一

明太祖更定釋奠祭器禮物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六

釋齋

明代宗景泰初兩廡每位增俎一

明憲宗詔國學鄉學俱加邊豆十二

明世宗釐正祀典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照國初制用十邊

十豆天下府州縣用八邊八豆

堂上祭器

慶按禮器在周禮春官所司惟以千盛美也哉文廟鼎彝視

周官業已減殺若局於雕製作又加減殺豈能成禮况從來

文廟禮樂諸集多不分堂上堂下禮器因詳諸器而別為序

云

高案考

明太祖洪武四年詔云孔子高座而祭物陳於座下弗稱其美

於是定為高案。牲案庶羞諸案皆令足用備整齊者預

為洗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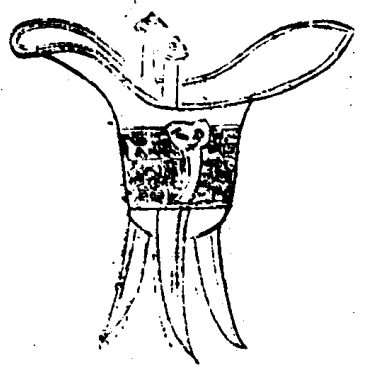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七

釋齋

此係坐爵



爵考

爵門為爵之小者名爵取小為貴象其形以為酌器謂其能危而不瀾於酒以高微焉說文取其鳴節也足也爵曰坐以其真於案而不准也象金為之其形圓腹兩柱三足雙耳侈口通柱連腹高八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潤二寸九分深三寸三分有流有壘其數一百三十九用以盛酒此坐爵也壘莫侯反

廣按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魯堂之尊皆飾以

玉也爵也爾雅維小者為琖也年而淡爵象雀而雀有耳今

之爵制兩旁有耳使飲不盡戒其盡也又有瑞爵散爵廣爵

大成通志卷之三十一 禮疏上 爵 九 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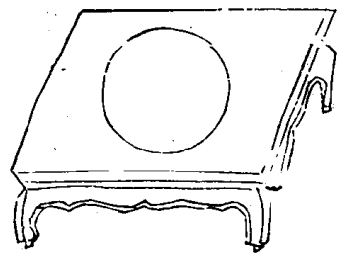
足爵總爵之名玉爵太牢少牢之所贊也散爵加獻所用也

廣爵無足也爵無篆總爵口是有篆古者宗廟之器小者為

貴也者獻爵散者獻散一升曰爵五升曰散自唐以後釋奠

具以爵也 禮疏天字者亞反俗作竿總伊昔反

坫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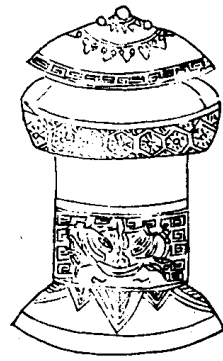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十一 禮疏上 坫 九 理齋

坫考

古者爵有承尊施於射曰豐施於祭饗曰坫也置爵也或曰亦以承尊範金為之或以木形若孟架方外圓內縱廣九寸二分漆赤中其數一百三十九

登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

理齋

登考

登與登不同。登降用登。登豆用登。夕卽肉字，夕卽手字。登者執而登之，以實太羹。謂詩祭肉於豆之義也。其器古以陶，爾雅曰：瓦豆謂之登。唐書作甗，儀禮作甗，則亦以金。今故範金爲之，其形類豆，中小，而首尾大有蓋，通高一尺四寸，一云一尺二寸，口徑七寸七分，腹徑六寸六分，足徑八寸一分，其數用六以盛太羹。

銅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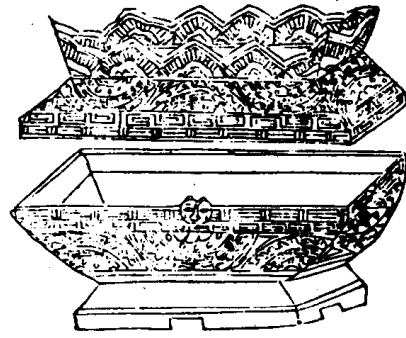
十一

理齋

銅考

古以陶器，後世範金爲之，形如仰磨，其形腹大而頭圓，尾平，上覆以蓋，上齊於口，上旁綴兩耳，並肖螭頭，蓋施三紐，下有三足，跨立，通高一尺三寸，口徑八寸一分，腹大一尺一分，以下形漸歛，其數四十三，用盛和羹。

圖 簋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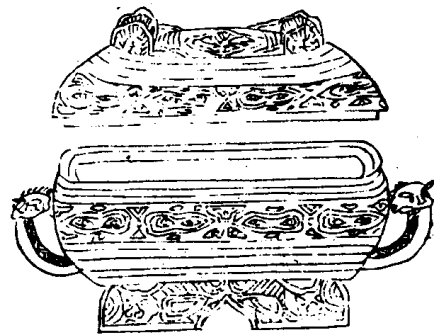
十一

理齋

簋考

簋古陶器後以竹木今範金為之其制外方而內圓其形首尾大而中小上覆以蓋深七寸二分一作高七寸深二寸濶五寸一分一云濶八寸口徑六寸底徑五寸二分腹徑長一尺一寸厚八分有蓋有紐其數五十四用以盛黍稷簋禮年起三音義同

圖 簋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二

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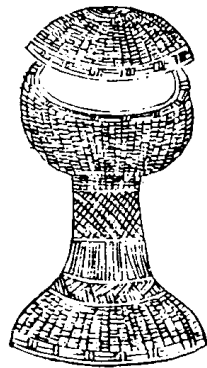
簋考

考工記旄人為簋以瓦為之故堯舜時瓦簋而先儒以為祭天地之簋用瓦宗廟之簋用木後世範金為之其制外圓而內方其容受如簋高一尺一云高六寸七分厚半寸唇厚一寸腹徑長七寸九分口徑五寸二分底同兩旁有紐四隅微稜如雲狀上覆蓋微大於口深二寸二分一云深二寸八分濶五寸其數五十四用以盛稻粱簋古委及旄妃兩友

禮疏云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琖周曰簋蓋刻木為之禮文曰同人飾以金王受一斗二升正義曰方曰簋圓曰盆皆



圖 邊



大成通志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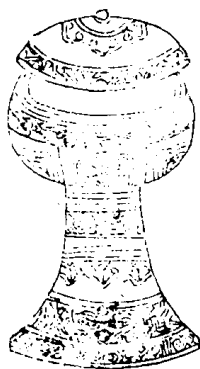
禮疏上

古

理齊

據外而言、釋文曰、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關里誌同、  
正韻諸書形與上及、蓋形制雖異而容受同也、儀禮曰簠、  
敦之蓋、皆象龜形、又曰、啟盆會、上、即蓋也、李之藻曰、中、  
朱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縣、尤、及、

圖 豆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五

理齊

遵考  
遠古竹器亦名簞、魯禮周公以雕簞、鄭注云、遵屬也、以竹為之、  
而雕刻飾其直口、有藤緣、今範金為之、仍肖竹形、橫豎有直文、  
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遵是也、遵是高五十九分、口徑四寸九  
分、上為腹、徑一尺、中為柄、亦一尺、下為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  
寸九分、一云一十四分、覆以蓋、與口齊、合上層共成一圓、首容  
四升、其數二百一十八、用以盛水土之品、簞、除穢、雜、產、二、及、  
與、撰、同、

豆考

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股玉豆周獻豆方氏曰楬豆以木為柄  
玉豆於楬之上飾以玉獻豆則疏刻之然王后薦玉豆則周亦  
用玉豆矣毛氏曰豆當作斗豆即古斗字古多以木為之故爾  
雅及鄭氏皆以木周人以瓦呂氏攷古圖說及政和之間以銅  
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鄭註祭統云校中央直者鐙足下跗  
是也高一尺只是俱徑一尺校徑二寸容四升廣蓋俱如邊數  
盛同豆與簋同楬丘暗又音傑入聲獻祭何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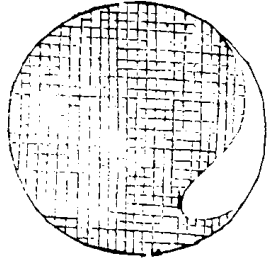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六

理齋

豆中圖



簋中考

以綌為之圓幅元表纁裏周圍量邊口以竹為匡而綌自馬古  
以覆邊特牲禮簋中以綌纁裏聘禮竹篋方元被纁裏有司儼  
簋有益纂則簋巾之用非一亦於簋豆簠簣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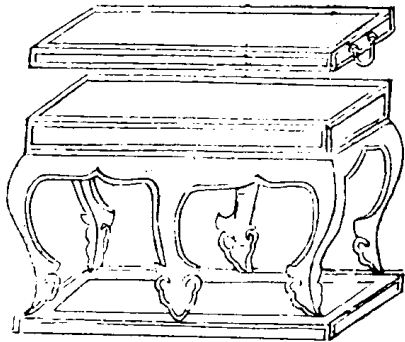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七

理齋

簋中圖



俎考

俎從夂象半肉形在且上且音壯所切與俎同音後人加半肉以別之俗作俎非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楫周以房俎又曰大房陳氏曰斷木為梳有虞氏未有文飾斷木為四足而巴巖者俎間有橫木為為雕俎黑染其外而朱畫其內以致孝鬼神漸趨乎文矣俎者梳屈其足則愈文矣周人足下加跗七足背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魯頌遵豆大房是也周公廟用梳巖魯公廟用大房兼四代之制也古俎形如几長一尺八寸廣八寸高八寸五分有足無蓋以載牲體列遵豆間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大

禮齊

今文廟禮樂諸書長三尺濶二尺三寸高二尺七寸朱漆兩端中以黑漆有蓋七加二環祭則舉環去蓋其數一百三十有二用以盛牲梳若管交巖居月反楫居許反梳乃教反折也

廣覽禮樂諸書謂俎之高與大俱非古初之意然禮時為大宜次之古者席地而坐掃地而祭俎高僅有數寸近世奉以高案則古昔數寸之俎非時矣古者牲必分體近世有分體又有全牲則俎合大小而用之亦宜矣

燭臺考

以銅為之或錫或木亦可高低隨燭大小重盤三足以樹燭

祝版考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禮運曰修其祝嘏以降上神是也宋制長一尺二寸廣八寸有座梓楸木或栢木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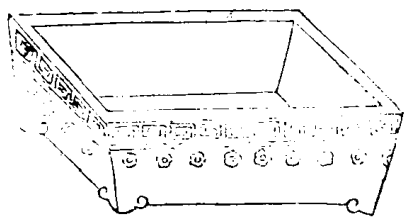
鼎考

古制不一範金為之用以為和五味之寶器今用以焚香或方形兩耳四足或圓形兩耳三足編鑄雲雷文高廣隨宜數計壇為之闕里誌云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則專用方

爐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九 禮齊 範金為之古制不一圓形中束兩耳三足素質無文高廣隨宜

沙池圖



沙池考

古人祭必設茅沙酌獻之酒灌以降神祭畢覆沙瘞所而掩之蓋盛沙用器沙池是也範金為之其形用方上舒下斂通高四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一尺深三寸五分數如壇

堂下祭器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三

禮齋

雲雷尊圖



雲雷尊考

古陶器或刻木為之雖非四代之制傳自漢唐久矣今範以金其形腹大口足各侈其口飾以螭首兩旁有耳古者篆刻雲雷字於腹後世盡為雲雷七取其奮豫雲取其濡澤下施通高九寸八分五釐深七寸五分脰高三寸脰下橫徑九寸口侈六寸七分足高二寸徑四寸其數六用以貯初獻酒尊宗廟用螭尾飾及螭抽和天似蛟無角似龍而黃又正音云似蛟而黃似龍無角較上注似近之脰大透天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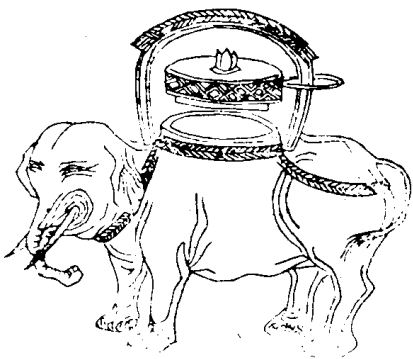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三

禮齋

象尊圖



象尊考

範金爲之，周尊也。古者畫象於腹，或云以象骨飾之，一曰飾之以象鳳凰。金錯作象形，通足高九寸八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後有紐，以便開閣。蓋廣九分，穴口徑二寸二分，深四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壁形，高二寸九分，紐繫耳上，通長一尺二寸七分，廣三寸八分，受三升三合，其數八，用以貯亞獻酒。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二

禮齊

圖尊犧



犧尊考

或作獻尊，獻讀爲犧，範金爲之。古者畫牛於腹，取犧牲饗用之義。後世通作犧牛之形，取純而不雜也。一曰飾以翡翠，蓋周尊也。通足高九寸四分，一云六寸一分，頭高二寸一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二寸二分，上覆以蓋，前有紐，以便開閣。蓋廣一寸，穴口徑二寸四分，深三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壁形，通長一尺三寸，廣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其數六，用以貯於獻酒。獻尊之獻，虛宜，桑何二切，翡翠未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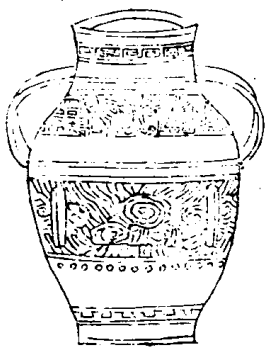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三

禮齊

圖尊壺



壺尊考

古陶器，今乾金為之，其形如壺，脰飾鬚，腹著風雲，所以示有節止，而又明其福澤之及時也。通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有耳無文，其數六，用盛配酒。鬚，他乃反，鬚，他結反，貪財為鬚，貪食為鬚，籍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鬚，後人取義為貪獸之形，俗傳龍生九種，此其一也。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菑

理齋

圖 尊 太



太尊考

太記從泰，太尊有虞氏之尊也，用瓦，所以貴本尚質也，其形腹大脰小，口侈，角約，脰以螭首，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脰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其數六，用盛哲酒。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菑

理齋

圖 尊 太



罍尊考

古陶器夏后氏之尊也。腹刻獸首於雲中。蓋南越有獸齒感雷而文生。以象禮之文。所容十斗之多。今範金為之。其形腹大而口足約。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足上欽下侈。足徑七寸九分。禮器罍以佐尊。其數四用以容酒。

慶按今昔有大小之不同。古或用以享賓客。故容受多。今專為祭用。雖小亦宜。闕里誌無庶尊。當用以貯廡酒。

又按祭器有罍。祀典諸書或曰所容最多用以佐尊。則酒尊也。或曰受水盥器則盥器也。考之釋文以為酒尊。又為盥器。

大成通志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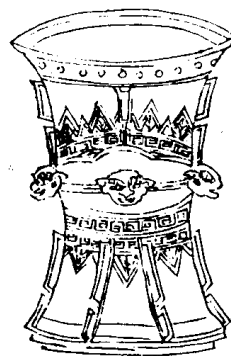
禮疏上

其

理齋

畫為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盥又取其雷震之威。以起敬也。以此二說似所用皆宜。然周禮云用尊皆有罍。酌酒以尊。而受酒則以罍。禮器云罍尊在阼。陳氏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詩云酌彼金罍。朱子曰罍酒器。刻為雲雷以黃金飾之。以為酒尊明矣。周禮六尊雖無罍。然別有其說。當以詩禮為証。然則此為佐尊之器。而盛水之器容得少乎。曰不然。文廟酒雖三獻。而神位衆。是盛酒之器固不可少也。况乎禮備四代乎。至於獻官行禮。洗盥有兩端。當亦存二盛水器。以分貯水。俟洗祭器盥手。更別為兩器用之可也。說詳於後。

山尊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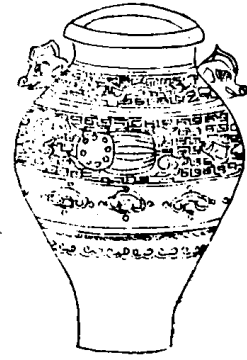
其

理齋

山尊考

或以為即雲雷尊。諸禮樂書有雲雷尊。復有山尊。範金為之。夏后氏之尊也。形似銀鍔。中束。上下直而侈。刻山雲。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闕里誌云。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則是腹大容五升。其數二。

著尊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

理齋

著尊考

古陶器或以木今範金為之商尊也形口足約而中博體質尚  
聳者地而無足腹作麥龍盤曲之象腹刻雲雷回旋之勢腹兩  
旁以鸞首為耳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十二  
分深八十二分其數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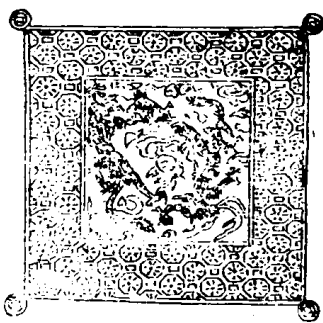
慶按右二尊未釋貯酒何處當為啟聖祠祀用可也

又據尊彝之名釋文以為桑統大小之總名故曰尊桑周禮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有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

為六尊鷄彝鳥彝犀彝象彝虎彝雉彝為六彝古者彝用以

龍器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

理齋

裸故受二斗尊用以獻故受五斗罍則助祭益衆故受一斛  
尊不專為堂下祭器明矣今專用於堂下非古初之制矣黃  
彝即黃目尊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也宋禁中黃目尊蓋  
龜於尊腹以龜日晷黃取以為象雖魯倖反獸也似徧猴尾  
長數尺未有岐鼻露向上兩仰自懸於樹以尾塞鼻裸與灌  
同



龍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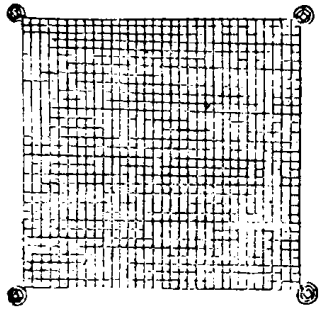
一名畫纂古以疏布今用絳緞為之方幅縱橫二尺二寸中書雲龍四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三十二以覆正殿啓聖尊纂奠的及繪慈陵反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卅

理齋



青纂圖

青纂考

一曰疏纂以白疏布為之方幅縱橫一尺九寸染以青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一十二用以覆庶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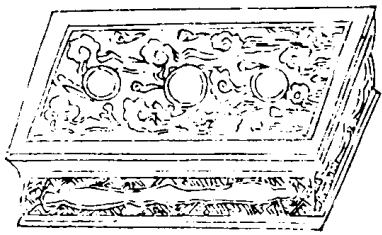
按周禮纂人祭禮以疏布中纂六尊以畫布中纂六尊李之藻曰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中疏布不畫尚質也六尊以裸施於宗廟故中畫布則稍文焉宗廟之外凡祭尊及君尊皆有纂而冠禮聘禮大夫方壺士圓壺則無纂皆因尊卑有隆殺也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卅

理齋



青纂圖

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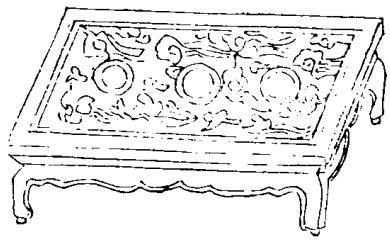
枌一名斯禁陳饌薦尊器也以木為之如案式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髹以朱中畫青雲氣淺者華為飾用承正位配哲尊枌於槐及棗離呈及茗田聊及

木戒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理齋



禁考

禁與枌同皆承酒尊之器禁者因之以為酒戒以木為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足高三尺髹以朱中畫青雲氣淺者華為飾刻其足為褰裳之形用承廡尊

張安茂曰今制有酒尊案高二尺七寸長五尺廣一尺五寸

面穴三孔橫板承於孔下以載酒尊所以代古之枌禁也

禮樂箋曰古者尊用枌禁形如方案穴孔以置尊若犧象皆

有四足則枌禁安施乎

慶按周禮用桑皆有舟七尊下臺也所以薦尊桑也如今之

木戒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理齋

承盤然

酒尊案考

禮樂全書以木為之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長五尺又曰面

鑿三孔橫版承於其下以代枌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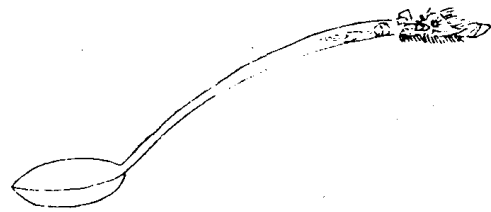
灌爵考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貯灌酒

坩考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承灌爵

圖 勺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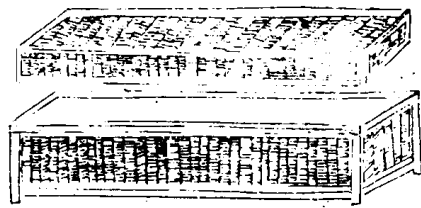
齒

理齋

勺考

所以酌酒實爵明受位口，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龍勺，勺為龍頭，取其藏淵也。疏勺，刻鏤勺頭，令疏通也。蒲勺，刻勺為龍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取其生水也。三者皆柄勺柄，禮器，檠勺，檠白木之有文理者，用木為之。古多以匏，後世匏金為之。口廣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刻龍於柄首，數一十八勺，案以天都之犖反。

圖 筐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理齋

筐考

筐通作匪，應劭漢志，方曰箱，楯曰筐，爾雅，楯，狹長也，或作筐，又方曰筐，圓曰筐，古以竹為之，今用楯竹木為之，長二尺八寸，一云一尺廣五寸，深四寸，足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深二十八分，髹以朱，用實制帛，其數二十，楯吐火反。

爵帛案考

禮樂全書，以木為之，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長三尺。

宜用諸器考

焚帛祝文，案，禮記，祭子，毛，禮記，案，禮記，宜製造。

按祭器備及虞夏商周之制其敬禮先聖亦云至矣然其器以奉神明不惟臨祭當潔淨精詳即祭畢亦不得草率收貯須洗滌適宜安置得所以全敬心可也

獻官自用諸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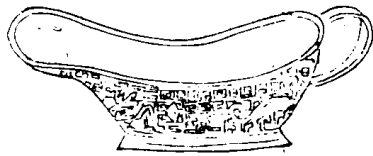
按文廟禮樂諸書不特混盥器於祭器內即盥亦不分盥爵盥手兩端夫祭所以崇德報功也慕先聖之功德而不慎其利用諸器猶之敬心之未篤至也廢故蒐輯古昔諸盥制作別其為滌盥盥手物事而於器之未備者借加補入以做禮制為無憾云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共

理齋



匱考

古無匱字以也字為匱後人加匚以別之士虞禮匱水錯於槃中特牲尸盥禮匱水實於槃心蓋匱盛盥水也而槃則盥于也匱金為之其形長而有嘴後有環高四十五分深二十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二分廣二寸八分容一升用以盛盥水匱延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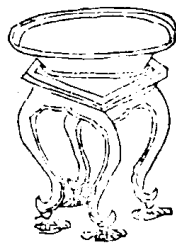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理齋

圖 架 竝 盤 盥



盥盤竝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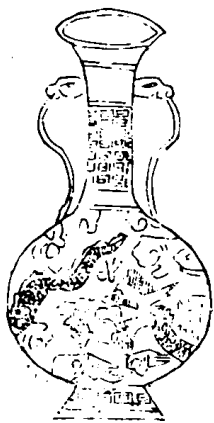
臨事而盥所以致恭肅也。盤以範金為之，形圓而淺，大小隨宜。下置一架，體方有四足，高一尺，繪彩，髹以漆。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九

理齊



罌考

慶按古者洗祭器有貯水，挹水，承水三器。洗畢必盛棄水，以祭祀禮肅，不欲停污於地也。而盥手無盛棄水器，似於禮未安。當增一罌，以為盛棄水器。罌，餅之總名，其形侈口，長頸，圓腹，足以容棄水，屬於京反。

幌巾考

古者童子進巾，即幌也。盥畢以拭手，白布為之，長短廣狹隨宜。數從獻官分獻官各備全。幌，鞞內反，拭施職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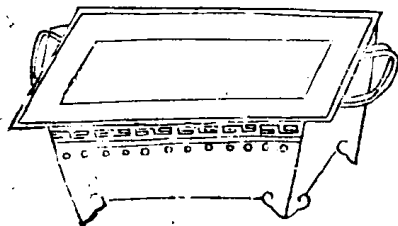
獻官淨爵諸器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九

理齊



料考

料古以木為之今宜範金為之形如斗而橢有柄容水四升設於墀東以貯滌爵水料腫與反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聖齋

洗圖



洗考

洗周書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範金為之其形圓而底約高八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一尺四寸底徑六寸兩旁無耳而有環中飾以龜魚一云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五寸設於墀東臨獻以洗爵洗養與反  
料腫與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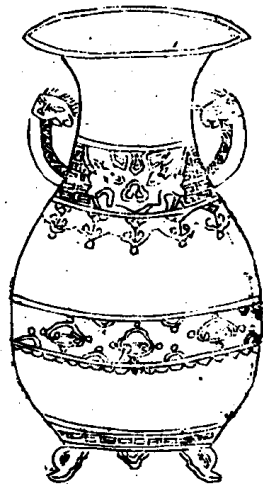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聖齋

盥圖



盥考

周禮鬱人凡裸事沃盥而小祝御僕士師皆與盥事蓋祭祀之  
歸備官乃爾士冠禮洗設於東榮鄉飲酒禮設洗於阼階東南  
而盥水則設於洗東祭之時有罍以盛水有科以奠水而洗則  
以盛棄水義取諸蕭令更定罍為酒尊料以貯水洗以滌爵當  
用盥以代洗形如罍而大脰左右雙耳榮於平天屋之楹也奠  
其白酌也

幌中考

拭爵亦當用幌巾但須昂以別之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一

聖齋

臨祭然照

香考

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燻蕭合糴蕭  
凡祭慎諸此陳澧曰蕭香高也取此香高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  
燒之若今之香自百越始然欲用之須製造精潔乃可實於鼎  
蓋禮時為大也若古制尚不可少庶幾於禮宜矣帝連條反腸  
間脂也

燭考

正祀用大燭從位於後而小然於架上

按宋源以秉炬為禮然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周禮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共饋燭庭燎注謂明燭以照饌樹於門外曰大  
炬又壇子童子偶坐而執燭少儀未有燭而後至似乎燭之  
由來遠矣夫何賈之云

庭燎考

高樹炬火以昭明祀事樹於廟之壇墀及甬道門屏間郊特牲  
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  
十大戴禮云其百者天子禮然其制無考慕容氏所作以葦為  
中心以布纏之餽蜜灌之似今之麻燭始延知反說文朱葦未煎  
也甬尹疎反巷道也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三

聖齋

檠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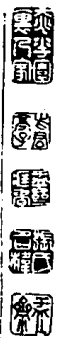
通以木為之柱高七八尺三足平項上攢曲木為棗形八角同  
二尺橫徑近尺外蔽以繒或紙籠罩燭光設於廟陛堂庭間

挂燈考

削木為方籠或圓籠中置釘簽上繫索以繩外蔽以繒或紙繫於  
屋之脊間及柱及榮

三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目錄



奠獻品物

中考 附錄一

書祝文安置考

酒考 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太羹考

和羹考 慶著 附錄二

采盛 慶說一

黍考

稷考 慶著 目錄

治考

梁考 附慶說一

庶羞 慶說一

形鹽考

吉案考 慶著

鹿膳考

康考

栗考

榛考

菱考 慶著

芡考 慶著

黑餅考 慶著

白餅考

糗餌考 慶著

粉糗考 慶著 附慶說一

韭菹考

芹菹考

菁菹考 目錄

荀菹考

醯醢考 慶著 附錄一

鹿醢考

兔醢考

魚醢考

脾析考

豚拍考

醢食考



牲	糝食考 附錄二 附慶說二
分體圖	
犢考	
羊考	
豕考	附錄五
豮考	
三獻考	附慶說一
飲福受胙考	二條
釋奠釋菜考	五條 三條慶著
祭祀官員考	二十六條 七條慶增補 附慶說二
祝文考	凡四
釋奠齋戒考	慶著 附錄一
釋奠省牲觀樂習儀考	省牲儀注附內 附錄一 附慶說
釋奠祭器祭品分壇考	凡十一

釋奠分壇陳設圖	凡八
先期理祀事考	慶著
釋奠儀注考	慶補遺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啟聖祠儀注考	
名宦鄉賢儀注考	
笏考	慶著
瘞考	
釋菜祭器祭品分壇考	凡九
釋菜分壇陳設圖	凡四餘附說
釋菜儀注考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奠獻品物

帛考

正祀用白綾配饗食以下俱用白絹長皆一丈八尺盛於篚

禮樂疏曰周官太宰以元賦斂財賄有幣餘之賦以祀五帝

蓋侑食有侑幣用饗有酬幣而禮神亦有奠幣所以將其誠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一

理齋

敬也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宗廟之元纁雜

焉其長則丈有八尺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其埋則西

階之間聘禮埋於西階東是也今祭禮神之幣曰制帛長同

古制祭畢燔而不瘞其奠在初獻之時

書祝文安奠考

寫祝文黏於版上祭畢奠於瘞坎唐副焚於齋房明初用素白

精潔紙送神時揭而焚於坎後以紅瘞於計反

酒考

獻莫重於灌以求神禮禮之所先也太古用明水近古乃有

齊酒前代祀先聖無所考唐制堂上設醴齊益齊宋元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益齊緹齊沈齊設堂下盛於八尊酌於爵緹他禮反或作醴

慶按周禮酒正掌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一泛齊洋洋而上

泛也二醴齊泔泔相附而一體也三盎齊泔泔上葱白色也四

緹齊酒成而有紅赤色也五沈齊沈即沉字謂成而泔沉也

祭祀用五齊以非人所飲不致其味特致其義而已然自醴

以上為濁盎以下漸清此五者皆酒之始猶未可言酒故云

齊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事酒味薄工事者之酒耳昔酒味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二

理齋

稍厚昔釀而它久者清酒味厚久熟而醇者今當用齊庶不

失古初之義

禮樂疏曰周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設堂

上其制混而無別宋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神道處孔子也

以盎緹沈設堂下以人道處弟子群儒也今制不言何酒但

太古未始有酒凡祭祀以致其義可也孔子惟酒無量則酒

其生所享也又安取不可食之五齊以申其為乎第當持設

惟市酒則不可耳

禮樂箋曰儀禮一舉爵則三揖百拜不勝其繁酒不虞傾覆

乎然拜爵者皆酌醴也醴有滓酒無滓故醴以成禮酒以  
歡至祭禮多用清酒雅頌其明徹也周人加以鬯欲以芬  
芳之氣求神又視三酒加進矣禮器郊特牲多雜引夏殷及  
太古之禮然則五齊之設鄭氏謂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是  
矣有祭以清酒亦無不可也

太羹考

用淡牛肉煮汁不用調和名太羹實於登無牛以羊代之

和羹考

以猪脊脊肉薄切片滾湯滷過漉起然後用醬醋鹽等調勻置

大戴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三

理齊

碗底用腰子切荔枝形蒸面隔祭用淡牛肉滾汁澆之羹加五  
味盛於銅故又曰銅羹喻之灼反漬也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禮樂筴口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清不和實於登清者肉汁不

調以鹽菜太古之羹也銅羹者和羹也牛用養羊用苦豕用

薇調以五味盛於銅故謂肉汁之有菜和菜者蘆苦薇也今

制不用菜或止用蔓菁非古也清乞及反少儀凡羞有清者

不以齊

案盛

慶按案與案通六穀曰案鄭康成曰案稷也爾雅穀以黍為  
長鄭云稷則六穀皆在矣案在器曰盛故又曰案盛周禮甸  
人共之春人春之饌人饌之舍人實之大小宗伯奉之逆之  
又王后必自春其黍夫人必有春其盛古人祭祀何其重也  
蓋維禮也盡誠敬也盛平聲饌冒志及同籩掌凡祭黍以共  
盛曰饌逆迎也

黍考

俗名糜米揀淘淨入滾湯中沸起蒸飯盛於籩揀即殿反

稷考

大戴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四

理齊

俗名粟米似黍而小秋種夏熟穀之貴者一名稌又名糜名  
緊或名黍名齊造與盛同上緊口凡反

稌考

水中所種穀一名稌內則曰折稌是也以上三色不用黏者以

下造法同前但盛於籩稌同都反

梁考

俗謂梁穀有白黃青三種以白為上

慶按釋文籩盛稻梁籩盛黍稷禮樂筴曰尊稻梁者以籩明

堂位曰周之八簋註云皆盛黍稷之器今以籩盛黍稷籩盛

稻梁與古少異若禮器云簠簋皆盛黍稷之器却又無定制矣善造也

庶羞

按庶衆也多也羞膳也又進也薦也

形鹽考

形一作劔以潔白鹽羅細作虎形周禮謂刻虎形

稟魚考

稟一作蕘乾魚曰稟魚曲禮稟魚曰商祭謂商度其燥燠之宜

也周禮謂之鱠凡祭取大魚用鹽醃過臨祭洗淨酒浸片時稟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五

理齋

苦考及鱸連谷及

鹿脯考

乾肉為脯宰鹿取肉一塊酒淹炙脯無以羊代

糞考

或膠或乾或餅皆可用惟擇圓淨肥潔考工記膠謂煮以用皮

角

栗考

擇大者如無以龍眼代

榛考

擇肥實者如無以荔枝代

菱考

菱俗作菱周禮加邊之實菱芡說文楚詞之菱秦謂之蘇若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菱兩角曰菱總之木粟也其花紫色其合宵折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用或菱米或餅菱皆可

芡考

即鷄頭實爾雅翼葉如荷而大葉上慶如沸有芒刺兼有齒

若鷄雁之頭又名雁啄實內有米圓白如珠又食宜人細嚼足

以致上池之津又曰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芡花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六

理齋

畫合宵折如無以蓮實代

黑餅考

苽麥粿造糝內以砂糖為餡餅中肉也印作團龍餅如無苽

以黍粉代苽柿堯反俗作苽麥才音反極乎見反

白餅考

用小麥粿造同上

糗餌考

糗謂熬米為糗作說飯屑餌粉餅也周禮注粉稻米餅之曰糗或曰粉米蒸屑乃餌也非糗也許慎曰糗稻餅也謂炊米爛乃

橋之不為粉也。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漉之。養之言滋也。餌之言堅潔若玉耳也。宜用硬稻米為粉，以梳子水和勻，蒸熟，印作餅。糝去九反，漉所九反，沃也。

粉養考

養，周禮邊人羞邊之實，稷餌粉養，稷熬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養。今養餅之名出此。用糯米粉蒸熟，杵成養餅，切小方片。

度按右十二品皆十二邊之所實也。周禮邊人掌四邊之實，謂朝食也。饋食也。加蓬也。羞邊也。朝事之邊，其實糝，黃白黑。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七

理齋

形鹽，醢鮑魚，鮪朝事者，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也。饋食之邊，其實糝，糝桃，乾榛，榛實，益食後，繼以清果也。加蓬之實，蓬菜。

桌，脯，四物重之為八邊。於尸既食後，亞獻時，特加也。羞邊之實，糝，餅，粉養，宰夫獻房中之羞於尸者也。糝，方中反，熬麥也。

黃符，分反，桌麻之實，臘，鹿胡反，全體之獸，鮑，部考反，納魚於

樞室之中，糝，乾之也。鮪，藜谷反，鮫魚也。桌，同栗，藤，魯，橋反，鮫

梅之屬。○樞，橋木。

韭菹考

菹，淹菜為菹。韭菹，棟淨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淡用。菹子，余

反，同菹。

芹菹考

潔淨生芹，長切淡用。韭芹如未生芽，使用根。

菁菹考

棟，過蔓菁菜，切長片，畧經沸湯，淡用。

荀菹考

荀，潔淨乾者，洗淨，煮過，切作長片，淡用。

醢醢考

詩云：醢醢以薦，謂取猪脊肉，細切小方片，煮成汁，雜以梁麴，及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八

理齋

油鹽，酒葱，椒，蒔蘿，茴香，調勻，作肉醬。醢，他感反，醢，呼改反，糜，

也。按造醢料法，每淨肉一斤，入鹽，春秋俱二兩五錢，夏三兩，冬

二兩，淨葱一兩五錢，香油一斤，花椒，蒔蘿，茴香，末各二錢。

鹿醢考

活鹿，宰取肉，細切小方塊，合下二味，並同此。餘並同上。

兔醢考

同上。

魚醢考

同上。

同上

脾析考

牛百葉剝去黑皮切細條沸湯撈過鹽酒拌勻印豆內如無牛以羊代折相資切禮樂諸書多誤作肝慶改正矣

豚拍考

拍豕肩膊上取肉一塊若壇數多肩膊少取近膊者用拍伯各反與時同或作脂非

醢食考

醢糯米撈飯用羊膏油熬化同蜜拌勻印豆內醢唐何反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九

理齋

糝食考

米屑為之取粳米撈飯用羊肉煮熟切碎拌勻印豆內糝桑感反

慶按右十二品皆十二豆之所實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糝善菹鹿糝茄菹蕁菜麋

糝饋食之豆其實蒸菹醢醢脾析醢醢蟹醢蚘醢豚拍魚醢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浴菹雁醢苟菹魚醢羞豆之

實醢食糝食獻饋與籩同用其數二十有六祭與饗同禮器

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宰客所載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四蓋

禮器之豆用數也宰客之豆陳數也昌本莖蒲根也糝年題

反無骨為醢有骨為糝專匹各反藁荷首也鹿即何反蚌屬

麋蒲猛反蚌也圓者為蚌長為鹿蟹時軫反大蛤也蚘陳知

反蚘蚌子也箔唐來反竹芽未成筍者

慶按孔子廟祀唐制所載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籩豆各

十籩去煇餌粉養豆去醢食糝食小祀各八籩又去黑餅白

餅豆又去脾析豚拍又籩四止用鹽藁栗栗豆四止用芹蕁

鹿兔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

理齋

禮樂箋曰籩豆之實今循周禮然有疑者如籩生醢黃醢醢

桃乾菹豆去昌本茄菹葵菹深蒲浴菹麋糝麋糝醢醢醢

醢醢醢醢醢或曰貴曰獸也則麋麋非符得乎或曰韭芹

能通神明也則昌本深蒲何見遺乎或曰取恒用者祭也則

公膳日雙雞何不登於祭乎大抵古人說者在籩持者在豆

觀器之用竹用木可見其克實者則薦其時食蘋蘩藟藻皆

可登也特不用難得之物及蕁味耳周禮所載亦盡四時而

言之非謂一時並陳也不然籩豆多少疑不均矣宋制備物

已近蕁味唐則本周禮而去取焉猶失其義也浩乞及反

澤也

又曰物之詳者莫備於內則然後儒疑之謂窮水陸之毛君子不若此之泰也至祭祀之籩豆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藜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明之義也不明言籩豆為何實惟周禮籩人醢人所掌有饋食籩豆有加籩加豆蓋籩豆而曰凡祭祀共其薦羞之實然與今之所陳詳畧亦微異竊意郊用特牲尚質也雖羊豕亦不之用必無菜及麋廐諸微細物小雅稱或燔或多為豆孔庶蓋古者燔肉以登俎乾肉以登豆而蘋蘩荇藻詩有明文禮不復載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一

理齋

牲類

分牲體圖



凡此者闕疑可也或謂用於祭者皆中州常有可隨取隨給而又不用柘藁之味斯亦臆論夫榛栗鹿兔不產南方芥茨荀韭不生於冬日是豈恒有者乎且丞真反

犢考

牛為太牢用純黑角擗周禮王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牲也之全者謂之牲也犢才緣下又色純曰犢體完曰登

羊考

羊為少牢

豕考

豕亦為少牢

慶按國學用三牲外府州縣止用羊豕

又按唐開元牲俱載右胛十一體謂肩一臂一膈一腕一脛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二

理齋

一正脊一胛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二骨肩臂膈在上肱腕脛在下肱脊脊在中間胛者羊及牛體肉也又按宋稗符牲羊豕有脛七體謂兩臂兩脛兩脊及脊兩臂在兩肱兩肩兩脊次之脊在中又羊脛離肺一在上肱剉肺三次之膈二胃三又次之豕脛膈元橫載羊熟膈胃肺豕熟膈載如前今制國學大牢牲九體牛豕古為五體今用全體皆從分體若府州縣配亦分體體補委及肢骨也離方地及細切也剉越本反割也

李之藻曰古者正祭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

無豚解豚解者殊左右肩髀為四又兩胎一脊共七體也體解者左右肱之肩臂臑左右股之肱膝股左右肩之代脊長脅脰脅又脊骨三之正脊脰脊橫脊共二十八體也然股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則不用者又二矣祭統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大社周人之禮脅貴中而疑兩端骨貴左而疑右貴前而疑後貴上而賤下祭不升髀以髀在後體也不用脰也雖前非體之正也儀禮或合升或升左肱或升右肱祭禮之禮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豕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今制大社全而不解蓋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三

理齋

去古益遠矣。祭古木反足跡也。臑欲直反臑內也。

項安世曰：設在下而賤，故不薦於尸。神臑為殺牲之所，故不升於吉祭。禮尚右，故皆升右肱。喪禮尚左，故獨升左肱。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齊。蓋牲以全者為重，以解者為輕。為其近於人也。今都邑配位用半體，皆廡用俎，肉似近升，升解解蓋亦儀物儉薄，使然耳。非真有從古之思也。音詣成反，以牲體實鼎也。實鼎曰齊，實俎曰載。

燔黍考

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李氏

之藻曰：古者燔非特帛，瘞非特毛血也。其禮之先後說亦不同。崔靈思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賈公彥以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後，其燔者漢用牲首，晉用左肱，唐用牲脅。然考之祭義，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國當用首。今制帛燎於祭畢，毛血瘞於迎神，與古不同。古者尸入則裸，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殺。既殺則薦毛血於室，以告幽。全幽者血在內為告幽也。全者毛在外為告全也。既裸然後燔蕭，所謂蕭光報氣也。今古禮異，而燔瘞之先後亦不可得攷矣。至於宗廟有裸，天地無裸，而今祀亦無裸，則各有所重也。康古委切，藏也。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四

理齋

拜考

項安世曰：九摻之儀，記於周禮。大祝惟稽首最重，周公復嗣君拜手稽首，蓋欽三拜地，而加首於其上，謂拜手，欽手拜地，而出首以叩地為稽首。今行事皆執圭笏，則但可拜手而不能稽首矣。又古人之拜似勞而實易。古者坐筵跪無別，故仰身即坐，俯身即拜，儀禮奠爵皆拜。若如今鞠躬之拜，則不勝其勞且難矣。古人相見執事皆再拜，施於君父師則不敢。今祭獻官四拜，而唐宋以來幸學釋奠皆再拜，殆非所以對越先師者也。拜古文作



慶按九摺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稽首頓首至地久而後與頓首至地即與空首至手即與所謂拜手也若稽首擗中此重者也

### 三獻考

按鄭氏註郊特牲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也至大禘則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嘗九獻同禮所載九獻器則圭璋瓊瓚之不同酒則鬱鬯醴醑之不同祭統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李之藻曰古者宗廟之祭王與后同

大咸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五

禮齋

有事焉又卿大夫士相之酌尸獻尸王及后各四諸臣一以成九獻漢以後南北郊宗廟社稷但皆三獻無九獻者饗至九獻儀節太繁恐致不肅況既無迎尸以下諸事則九獻固無所用之耳或謂祭天地祖考皆九獻孔子殺禮僅三獻則不習典故者也相去聲酌字進反

慶按周禮鬱謂金香草秬謂黑黍粢也者以秬乃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鬱謂鬱人為酒黃金香草以和之禋之事必用鬱和也者貴氣臭而已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黃以明德之中而著於外也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禋

以求神祀禮所先以精意尤在此也陳氏曰秬粢以事上帝則山川社稷皆用之特不用鬱耳鬱求神於陰特用於宗廟是也若諸經之言也亦以為香草與周禮異故附記之

又按周禮玉用圭瓚后用璋瓚郊特牲曰禋以圭璋用玉氣也然天子無容禮於天下而有擊禮於鬼神以鬯為擊用圭璋擊瓚也

### 飲福受胙考

禮樂疏曰古者祭必迎尸尸酢主人受之嘏飲福者古相酢之禮也蓋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

大咸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六

禮齋

告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儀禮特牲與少牢饋食之禮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蓋尸與亞獻三獻無不相酢特初獻酌尸則樽黍受嘏耳唐開元天寶及宋熙寧祀儀乃於亞終獻飲福令弟於終獻飲福割腥為胙遂為常儀蓋今之胙即古之胙今之酢今之肉即古之黍今之終獻飲福即古之亞終獻相酢酒也至於攝祭亦飲福唐以來大尉攝禮皆如是然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梁天監中明山賓儀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蓋上靈降胙臣下不敢同也然則攝祭而飲福亦攝也禮樂全書云唐開元禮初獻飲福受胙亞終獻飲福而不受胙

正與古合。惟宋熙寧禮則終獻畢，初獻官復升，飲福受胙，以宋三獻用三人也。

釋奠釋菜考

古者釋奠之名，祭物止修以蘋藻，薦以芳藻，而無薦饌，有酒無舞，又無飲食酬酢，蓋禮之輕者也。至於釋菜無酒，則又輕矣。至鄭康成則曰：設薦饌酌奠而已，是時較古加隆矣。近世釋奠，有獻有牲幣，有合樂，蓋以神之道尊，故必備也。

鄭氏謂釋奠無迎尸以下事，蓋古者釋奠於山川廟社聖師，尊莫敢尸。禮樂箋曰：奠之為言安也。如奠爵不舉之類是也。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七

理齋

按古者有先聖，又有先師，故禮樂箋曰：釋奠於學，四時常祀，皆祭先師。惟天子視學，乃祭先聖。蓋禹湯文武非學生之所改祀，而傳經之師，則固可以類報也。今天下通稱孔子為聖師，釋奠行事，鄉學之中，得通祀焉。

李之藻曰：釋菜亦曰合菜。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菜合舞，康成註舍，即釋也。茶，蘋藻之屬，釋菜之禮，猶執手，缺婦見舅姑執，用棗栗。嚴脩若設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擊用棗，脩若禮於先師，亦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既與器用幣，厥後釋菜，不舞不授器。虞序，備於東序，一獻無介，禮皆是簡，華同贊，服帶玩及不授器。

不授舞器也，饋必慎及陳也，迎也。

王煥如曰：釋菜無幣帛牲牢，第芹藻蘋蘩而已，蓋芹藻蘋蘩，菜也，贊以此，明潔也。今定制國學，每月朔祭酒，行釋菜禮。春秋二仲，凡附郭縣七官，既從府官釋奠，則於次日行釋菜禮。但古不用牲，今宰牲。

祭祀官員考

正獻國學，用重臣及祭酒者，布政使府州縣，正印官行三獻禮。分獻國學，監丞博士省府州縣，教職不足僚佐，兼克行一獻禮。啟聖祠，正祭官一員，分祭官二員，補。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太

理齋

陪祭餘官諸生隨班後行禮。

監祀官，監察御史二員，以下通載國學禮制。

監宰官，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監宰煮及造羹醢官，助教二員。

監饌官二員。

提調壘坎官二員。

正壇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四員。

每廡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各二員。

啟聖祠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二員，補。

引班官、鴻臚序班二員

贊禮官、通贊、引贊、具用、太常官各二員

書祝、博士官一員

司燭、庭燎、高燭、監生各二員補

司執燭、龍監生二員

司籍、官各一員

司尊、各一人

司匱、洗各一人

聖位、進帛及捧帛官一員、執爵三獻、徹饌、捧饌官一員、讀祝、捧

大成通志卷七十四

禮疏下

十九

三齋

祝詣、添坎官一員

每一配進帛及執爵等、同前每五哲引贊官一員、分獻官一員

進帛及執爵等、同前每庶司尊、疊洗、官一員、餘同哲

進胙、受胙官一員

進爵、受爵官一員

司樂器祭器、洗滌、並徹饌官二員

司樂舞位官二員補

慶按國學設官分司宜矣、更議補四條、改五條、備官所以備禮也、若省郡州縣舊雖未有分司官員、今當於要者設官、餘

以生員代理可也

又按牲醴祭品等事物、皆出太常前期十日、移會諸司、前四

日、出示榜文、散齋、演樂、滌牲、禮卿奉常祭酒司業、咸往觀焉

部寺諸官、繼之、祭前一日、致齋、奉常乘馬、教坊司備樂、導送

祝文祭品入廟、行一拜禮、詣妥倫堂、填獻官職名、是夕詣宰

牲所省牲已、回宿齋房、祭之日、各官省視、陳設先入廟行一

拜禮、候獻官至、以祭鄉學官職不同、辦事須宜、微國學行之

祝文考

維某年某甲子某日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門某官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

理齋

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某、謹以

牲帛醴齊、素盛庶品、祇秉舊章、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維其年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門某官

某等敢昭告於

啟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

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素之月謹以牲帛醴

齊采庶品式陳薦薦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釋齋

先賢孟氏配尚

饗

各官祝文

卓哉群公應修德澤被生靈功垂社稷

鄉賢祝文

於惟群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

釋齋戒考

古者七日戒三日齋故云先期十日釋奠孔廟正祭前七日戒

又前三日主祭陪祭者及執事人等沐浴更衣宿於別室散齋

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樂不判刑殺文宣不與穢惡諸事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事周禮疏曰宿眠滌濯是也謂祭前一日眠祭所祭器也

禮樂疏曰祭取交神明也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古者先期十日太宰帥執事而卜曰筮曰大司寇於戒之日泄示百官王

立於澤漚聽誓命其戒曰各惕其職百官慶職服大刑濞狼氏執鞭以趨誓之以殺讒毀墨惡之至也既戒則齋矣不

御不樂不弔不茹葷飲酒不賓不鳴珮凡不以哀欲惡感其心也既齋則王即齋百官御事各即其齋晝夜處於適齋其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釋齋

飲食車服亦與恒異古者凡有大事致其恭敬則無所不齋而祀典為尤重孔廟之祀則先期十日行會四日演樂隔日

庀事夫士人誦法孔子成兩祀此而猶然忽諸我不知其可也

釋齋省牲觀樂習儀考省牲係注附內

今以正祭前期一日該衙門送祭品至學引贊者引獻官至階

下唱揖揖畢執事者設香案於堂外引贊引獻官詣省牲所省牲唱揖獻官揖已執事者皆牽各牲於香案前過視皆純

色肥大無有傷損疾缺唱再揖省牲畢過宰之取毛血少許盛

盤中引贊引獻官各至神位前獻。唱揖獻官揖畢其餘毛血藏於淨器中俟祭畢埋之。是日遂觀樂及習儀。陳澍曰血在內爲幽毛在外爲全取血告殺取毛告純。

禮樂疏云牲牲周禮收人掌之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牲毛之純色謂牲完體謂犧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馬。羊司冠奉犬。司空奉豕。大宰大僕贊事。封人共水。棗克人共其。互與盆。象諸侯則士執芻。君執芻刀。凡大祭祀皆然。不止於郊丘廟祀而已也。小宗伯大祭祀省牲。職滌濯及詔於庭而。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聖齋

屬於碑則王射之。漢郊祀志武帝祀后土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蓋循行古之道矣。夫古者養老之禮。天子袒割。況先師之祭哉。至胡故及魏。尚格也。祭連條及受肉。儀也。周禮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象以待事。唐按會典云凡牲大祭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以此思之不徒取其臨祭之無傷殘疾缺。當以預買潔淨肥大而新嫩者。另給芻豆。喂養可也。明制設官牧養。各居一屋。亦其禮也。

釋奠祭期考

釋奠至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行禮。王煥如曰其月用仲以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丁爲陰火。文明之象也。一云二八月屬陰。丁屬火。取陰火文明之象。李之藻曰丙文明之初。丁文明之盛。故祀用丁不用丙。取陰陽之交。神屬陰。神就人。陰陽交也。故求之陰陽之界。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雞人。大祭祀掌夜嘒且以詔百官。鄭康成曰夜。上漏未盡時也。唐制凡祀以日未明十五刻。大宰令率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歛毛血。置饌所。奠孔廟未明三刻。諸饗官各服祭服入。又皇太子釋奠。平明服學生之服。立於門外。蓋夜而割牲。無夜祭者。宋釋奠仲。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聖齋 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則夜半而祭矣。日取文明時。用幽闇於義爲舛。李氏陪祭國學。見漏盡三鼓。輒祭。心竊非之。至郡縣尤無定時。今當準康成夜漏未盡。及朱晦庵厥明風典之說。酌行之。請爲定制可也。 明制於正祭日三更子初行祭禮。以子雞齊聖。不先食食義也。

啟聖祠釋奠祭期考

今當 請制於五更中之

釋奠祭器祭品考

正祀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坵三 登一 銅二 簋二 簋二

蓮十 帶豆同盤 鳧魚 棗 栗 榛

灰 鹿脯 白餅 黑餅

豆十 蕃菹 芥菹 韭菹 荀菹 鹿醢

兔醢 鹽盥 魚鹽 脾折 豚拍

篚一 俎三 香鼎一 祝版一 獻爵三 坵三

燭臺八 沙池一 泰尊二 雲雷尊六 象尊六 犧尊六

木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五 理齊

龍纂二十 勺十 枌四 棊 挂燈 庭燎

饌盤 枓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盥盤架

罍一 巾各一

一配為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坵三 登一 銅二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篚一 俎二 爐一 獻爵三

坵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壺尊六 枌一 勺一

饌盤 枓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盥盤架

巽一 龍纂六

一皆為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一 坵一 銅一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一

五皆為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坵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太尊四 龍纂四 枌一 勺二 饌盤 枓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盥盤架 罍一

木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六 理齊

庶每四位為一內壇 棊外俎邑十六位為一壇 當合四壇陳設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四 坵四 銅一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四 燭臺二 爐一

每廡為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坵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壺尊四 青罍四 禁一 勺二 饌盤 枓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盥盤架 罍一 棊

挂燈 庭燎

於禮宜矣於人心安矣若曲阜廟制每位一龕會典每廡十  
 三壇又或十六壇他又有十二壇者若不分壇不准平日奉  
 祀不恭即正祀間祭品香燭陳於堂中邊旁晦暗豈禮也哉  
 啟聖正祀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坩三 燈一 銅二 簋二 篋二

邊八 豆八 瓶二 篋一 爐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山尊二 龍犀二 茶一

太康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七 禮齊

勺工 饌盤 枅一 洗一 罍一 匱一

禮盤 鼎一 藥 桂燈 庭燎

一配為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坩三 簋一 篋一 邊四 豆四

俎一

二配為一外壇

爐一 篋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三 圭 禁一 勺一 饌盤 枅一

洗一 罍一 匱一 盤盤位 盥一

從祀二位為內外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二 坩二 簋一 篋一 邊四 豆四

俎一 爐一 篋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二 青犀二 禁一 勺一 饌盤

枅一 洗一 罍一 匱一 盤盤位 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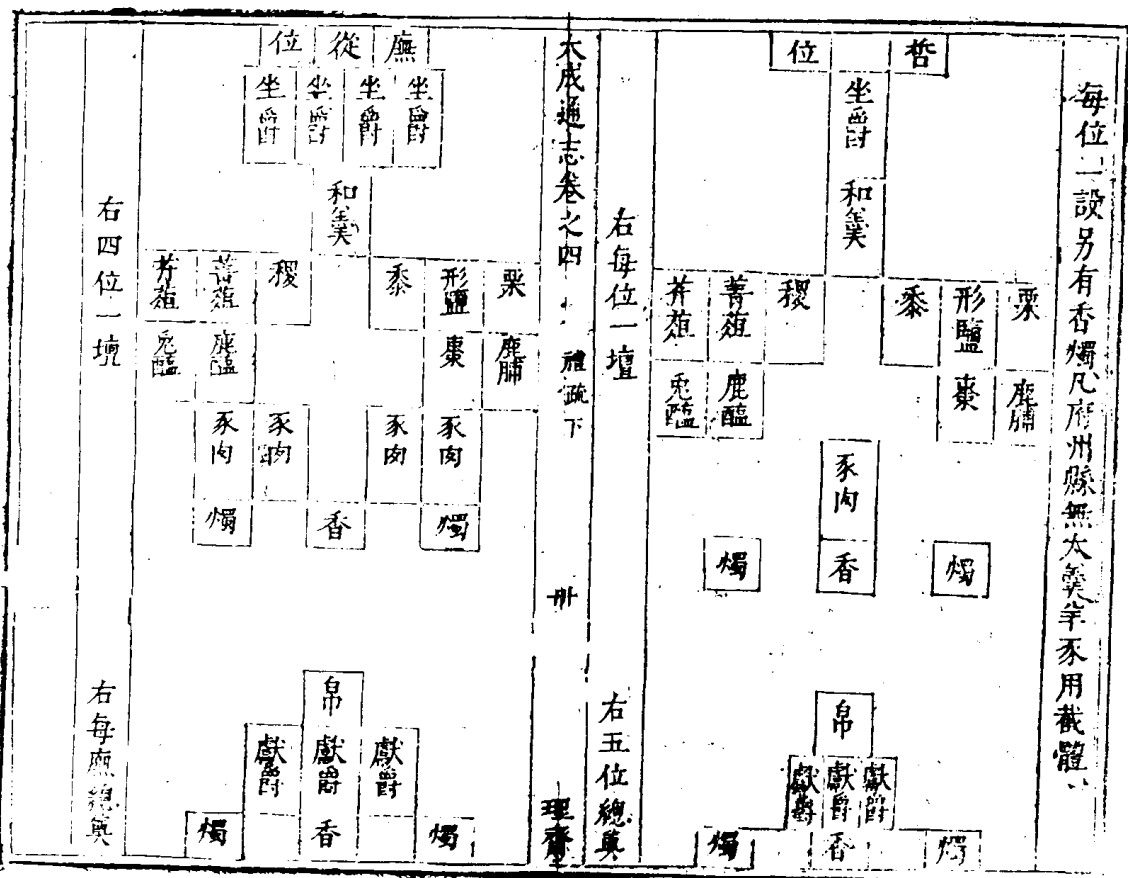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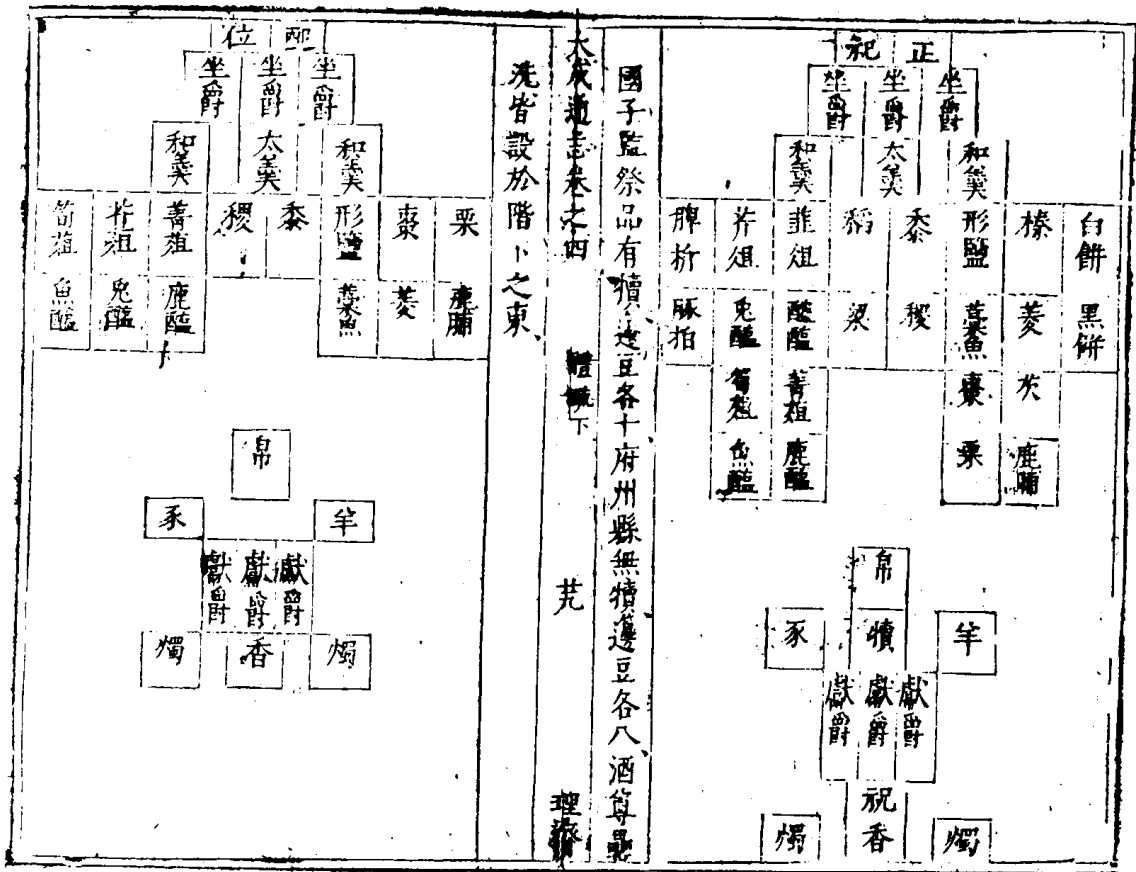
藥 桂燈 庭燎

名宦鄉賢每祠為一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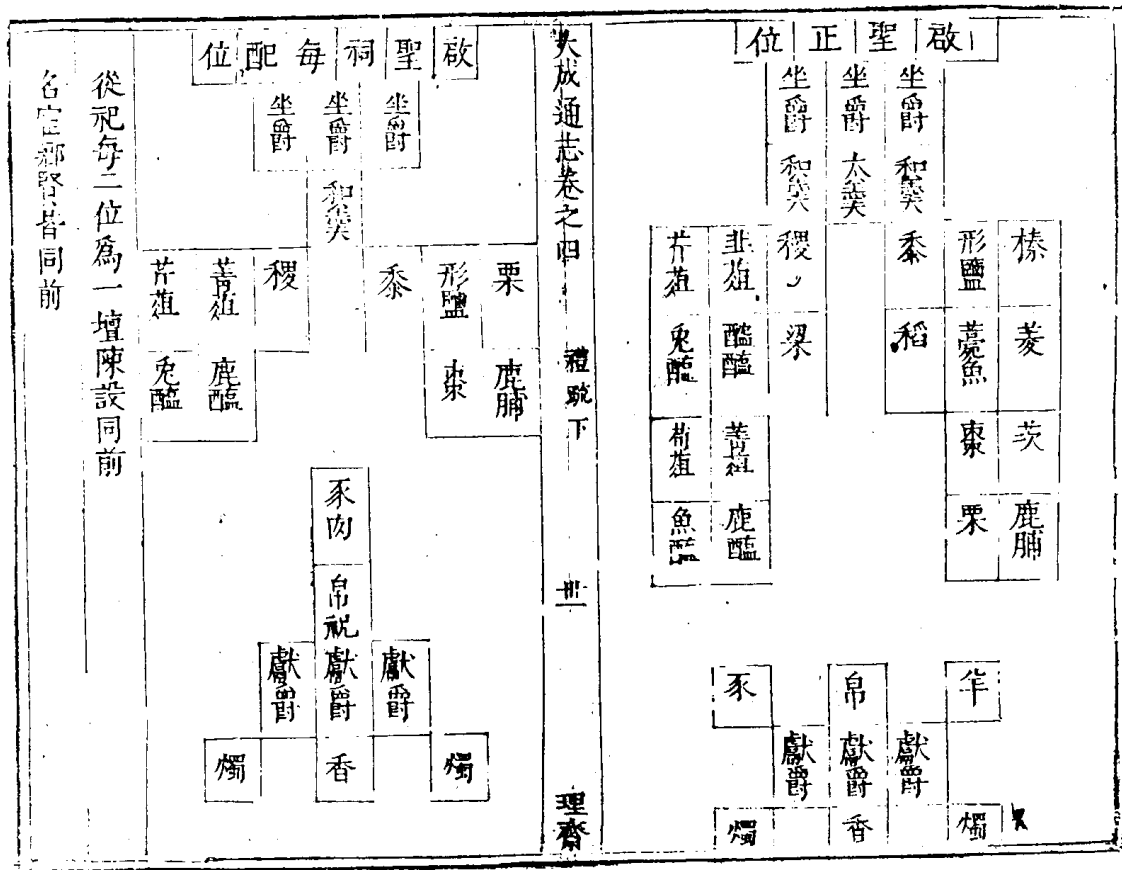
太康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七 禮齊

坐爵三 坩三 餘同前

得與陳設諸圖







先期進祀事考

饗前五日各應執事官員散齋於別寢三日致齋於庭事二日有司釋奠三日前親牽牲詣祠所本司釋奠二日前預掃除廟庭內外管為瘞坎深足容物又備然照整齊後先設廟中禮樂諸器次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設管位於三掌事東南又設紼於南上尊坳設於堂廉之東北上先聖之尊在西先賢之尊在東以爵置坳加勺罍設帛篚於尊所洗西設洗而次以罍執事各位於其後東榮饗日子夜告聖前省牲司牲者捧毛血升自東階正祀由中門入左配左哲從左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理齋

門入右配右哲從右門入兩廡隨之各入奉各位下祝以下皆再拜肱同諸品掌饌者實祭器內應烹者齊於厨次帥執事實尊及能祝升自東階行埽除畢點視陳設訖降自東階再拜各還齋所設聖祠如前儀主祭官將至贊禮者引祝以下各就門外位執事各就門內位主祭官至各易祭服祝入俟祀啟聖畢白請行事

釋奠儀注考

至日鼓初嚴遍然庭燎香燭鼓再嚴樂舞生及執事者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引贊者引各獻官至丹墀下立俟通贊唱

樂舞生就位 樂生各以序進立於廟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  
 舞生各以序進立東西舞佾六班之位相向立司節者係東西  
 何班之安即退入班中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者各以序進就  
 位唱陪祭官就位衆陪祭官就拜位唱分獻官就位引贊者引  
 各分獻官就拜位唱獻官就位引贊者引獻官至拜位引贊者  
 退立於獻官東西兩旁相向立通贊唱迎神奏樂舞生橫執其  
 籥麾生舉麾唱樂奏成和之曲遂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四拜訖麾生偃麾搥鼓樂止  
 通贊唱奠帛樂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引贊唱進帛司帛者捧  
 帛如捧毛血入於神案側俱朝上立主祭者升自東階從左門  
 入引至至聖先師神位前北面立捧帛者轉身向獻官右跪  
 引贊唱跪主祭者跪祝以帛授主祭者受帛奠於先聖神位  
 右唱興與少退唱拜再拜訖引復聖神位前東向立捧帛至拜  
 如前儀再奠帛宗聖神位前西向立如前儀述聖亞聖具同左  
 右庶分獻者進帛同進帛畢各復位執饌者捧饌祝迎引於階  
 上如捧毛血儀入各設於神座前遂徹諸饌蓋復加整修各執  
 事歸降祝還尊所麾生偃麾搥鼓樂止通贊唱奏樂行初獻禮  
 引贊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匱者酌水唱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部

世

禮齊

搗笏 獻官搗笏滌之司中者奉巾獻官拭之唱詣酒尊所獻官  
 至酒尊所唱洗滌執爵者舉爵授主祭官司料者酌水俟洗畢  
 司中者授巾拭訖司尊者舉爵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唱出笏  
 獻官出笏執爵者在獻官前行捧爵入門同捧毛血儀各於神  
 案之側朝上而立引贊隨引獻官獻官如前儀入唱詣至聖  
 先師神位前於是獻官至至聖先師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  
 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司節者舉節起舞引贊唱跪獻官跪  
 搗笏獻官搗笏執爵者如捧帛儀進爵獻官接爵舉奠唱出笏  
 獻官出笏俯伏獻官俯首至地唱興獻官舉首唱平身獻官  
 大木通志卷之四 禮部 世 禮齊  
 揖唱詣讀祝位引贊引獻官至殿中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止  
 讀祝者跪祝祝文退侍獻官左唱跪獻官及讀祝者跪通贊唱  
 衆官皆跪分獻官及陪祭者俱跪於庭引贊唱讀祝讀祝者讀  
 祝畢仍跪奉祝於案上退殿西朝上立引贊與通贊唱俯伏  
 獻官同分獻官陪祭者俱俯伏唱興俱舉首唱平身俱偃麾生  
 復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前未終之曲引贊唱詣復聖顏子神位  
 前獻官遂至復聖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搗笏獻官搗笏搗  
 者如前儀進爵獻官接爵舉奠出笏俯伏興平身俱如前儀也  
 引贊酌盥洗時節節唱引各分獻官詣盥洗所各分獻官搗

笏盥洗出笏俱如前儀捧爵亦如前儀待獻官祭復聖畢引贊  
 唱請宗室曾子神位前各引贊唱請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及亞  
 聖東哲西哲東應西應神位前惟捧宗聖亞聖西哲西應爵者  
 轉身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餘盡如前儀拜畢復位麾生偃麾  
 標故樂止各引贊引獻官及分獻官至原拜位亞獻如初獻儀  
 惟樂奏安和之曲有舞終獻亦如之惟樂奏景和之曲有舞唱  
 飲福受胙於是進酒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  
 又一執事取正盤等一肩胙肉安於盤中引贊唱請飲福位引  
 獻官至香案前福位捧福酒福胙者立於獻官之右又二執事  
 乃及進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其 理齋  
 立於獻官之左兩相對立唱跪獻官跪執事皆跪唱搢笏獻官  
 搢笏唱飲福酒捧福酒者奉福酒獻官接飲訖西旁一人接爵  
 唱飲福獻官接胙訖西旁一人接胙執事捧胙自中門出唱出  
 勿獻官出笏唱俯伏獻官俯者至地唱興獻官舉笏唱平身獻  
 官起拜唱復位獻官復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獻官及陪祭俱四拜訖唱徹饌奏樂麾生舉麾唱樂  
 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者於各神位前將祭器各加移切  
 復原位舞生直執其筭節同司節在東者立於東一班在西者  
 立於西一班舞生之筭節朝上分引舞生於甬道東西序立

相向樂盡麾生偃麾標故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樂奏  
 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送神拜興拜興拜興各官生  
 俱四拜訖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執事者  
 各詣神位前讀祝者先跪祝祝文進帛者次跪祝祝文齊轉身口  
 外正祝從中門出左配左者由左門出右配右者由右門出西  
 無如前儀隨班通贊唱望瘞引贊唱請望瘞位引各官生隨至  
 望瘞所引贊唱焚艾帛執事數日一段二段以至九段焚訖引  
 贊唱揖衆官生皆揖復位樂盡麾生偃麾樂闕通贊唱禮畢  
 衆官生揖禮畢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其 理齋  
 慶合唐開元宋祥符禮補其前仍舊真帛共定為儀注尚俟  
 司大禮者酌之  
 李維楫曰備觀釋奠儀考不禁捲卷而嘆誠有關於世道人  
 心也而主事者寒責以應大與共可乎斯亦吾前蘇羊惟願  
 因名尋實為崇禮備儀之第一務宜矣  
 啟聖祠儀注考  
 正祀之先行祭禮三獻獻官分獻官俱如正殿儀但不奏樂不  
 飲福  
 名宦鄉賢儀注考

通神送神各再拜獻帛三獻爵讀祝皆立惟主祭官正祭畢得行之

笏考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語類云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以此考之司大禮者於今宜復其制爾雅魚曰須去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陸氏音須為班士以竹為笏本而用象以文飾也一說士以竹木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可也謂士卑而有所殺則不同於大夫卑而無所殺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笏 理齊

瘞考

瘞謂埋帛於祭地所以備物贈神也今焚之為善

釋菜祭器祭品考

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坫共四

籩二

並中後同

豆一

並中後同

俎二

篚一

太尊一 山尊一 著尊一 龍幕三 勺三 於一

料一 洗一 沙池一 匱一 盥盤並架 帨巾各

香一 燭臺四 檠六廟內四外二

一配為一壇

爵共二 坫共二 籩二 豆二 牲盤二 篚一

沙池一 香爐一 燭臺二

五哲共一壇

爵共六 坫共六 餘同前

每廡四位為一內壇

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焚

理齊

坐爵四 坫四 籩一 豆一 牲盤一 燭臺二

每廡總一外壇

獻爵一 坫一 篚一 壺尊一 疏布一 勺一

禁一 杼一 洗一 沙池一 帨巾一 香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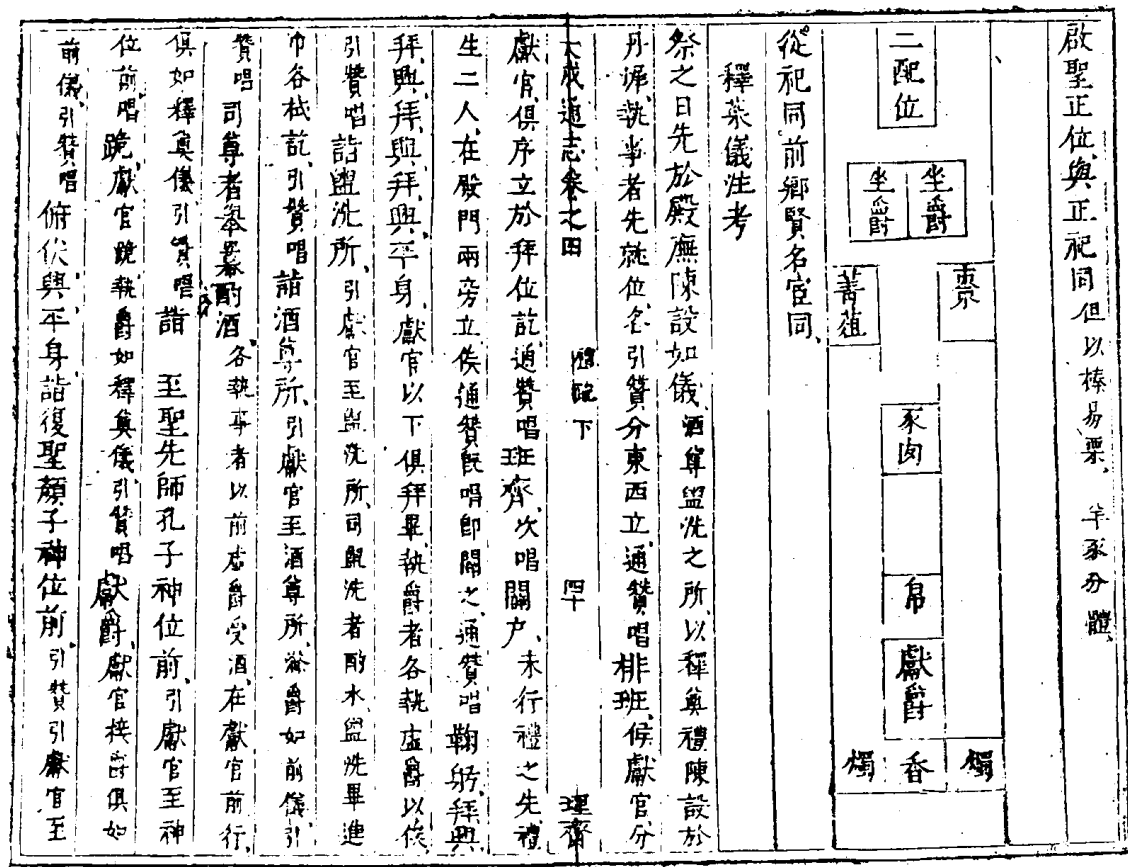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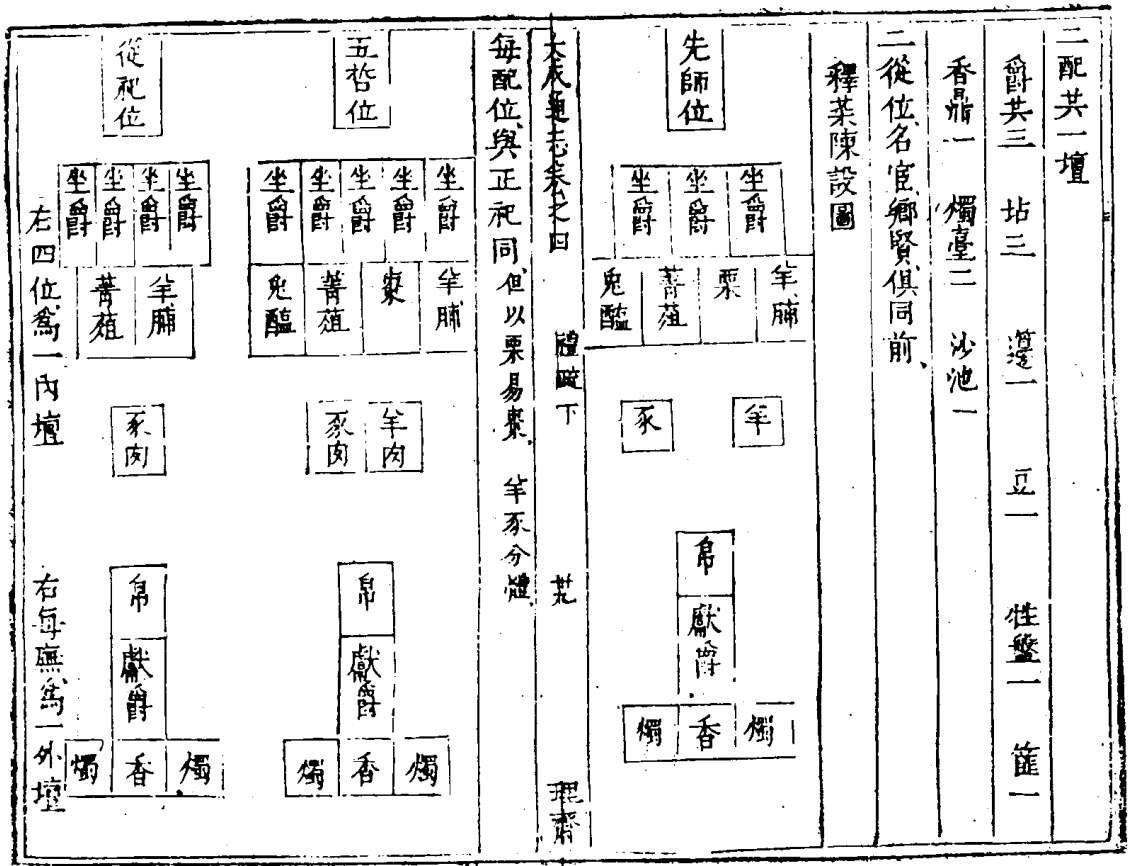
燭臺二 挂燈八

啟聖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坫四 籩二 豆二 俎二 篚一

壺尊一 青幕一 勺一 沙池一 杼一 洗一

匱一 帨巾各一並架 燭臺二



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執爵進爵。接爵如釋奠儀。引贊唱。獻爵。分獻官接爵。引贊同唱。俯伏。興。平身。詣宗室。曾子神位前。引贊。引獻官至神位前。儀同前。惟執爵者跪於獻官之左。進爵。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各詣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引贊。引各分獻官至洗所。司盥者酌水。盥畢。進巾。引贊。唱。詣酒尊所。引各分獻官至酒尊所。將爵如前儀。同唱。司尊者舉爵酌酒。各執事以虛爵受酒。在分獻官前行。至各普及兩廡神位之側。向神位立。俟獻官。引贊。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前。各引贊。唱。詣東西哲。東西廡神位前。各引贊。引各獻官。東哲西哲俱從左門入。兩廡從中進。各至神位前。同唱。跪。獻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執爵者跪於分獻官右。亞聖西哲。兩廡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爵於獻官。分獻官接爵。引贊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引贊同唱。俯伏。興。平身。同唱。復位。各引贊。引獻官分獻官依序由右門出。至原拜位序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唱。禮畢。衆官揖。禮畢。

四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目録

作樂本源考二條 慶著

律呂義考二條 慶註

十二律義考十二條 慶註

五音七聲考 慶註 附錄三 附慶說一

太極包陰陽符呂圖

考慶著 附錄一

陰陽各藏律呂圖

考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聲生於日陰陽變化圖

考 附慶說一

律生於辰合十二律應十二月中氣分五音二變圖

考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十二律上應日月交會考四條 慶著一

河圖具五聲圖

考三條 附錄一

洛書具八音圖

考三條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配卦旋宮合圖

考三條 慶著

十二律管長短相生考 慶著 附錄三

十二律管長短損益相生考 慶著

十二律正變並正半變半損益合圖 附說一

十二律正半並正半變半用與不用合考五條

十二律內外圍不同圖 附說一

徑不同圖

圍徑合考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二

聖齋

縱橫黍尺圖二 附說三

考十八條

定律考三條 二慶著

景景尺圖四

考銘

十二律聲在器在人考

黃氏七聲歌括並錄三條

十二宮曲逐宮橫收縱列圖 慶著 附慶說一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總圖 慶著 附慶說一

考九條 二慶著 附錄一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圖

考二條

十二旋宮總八十四聲圖

考二條 慶著 附錄一

十二律呂存廢圖

考四條 慶著一

徽羽二音寄宮圖

考二條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二

聖齋

律呂字譜考

俗樂譜考

太常樂譜考

八音考三條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金書羅 森約齊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作樂本源考

慶按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又云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聖廟作樂是所謂以敬心感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外此則先王示人以作樂之本也然而樂生聲音而定於律單出者為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聲以為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一

聖齋

許歌被之八音之器而及于成羽旋謂之樂必以陰陽升降聲氣呼吸定管以為聲音之法故先有律存焉

附論曰其在於物則出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於喉牙舌齒唇之中器貴善其制作而人尤貴正之以聲音律也合人與器均調節奏陰陽五行之氣莫不正焉而又何患乎神示之不格也哉

律呂義考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陽數也奇為陽所以為律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云法也謂以陽數為作樂

之法止言六律者以律足以統呂而陽足以統陰也 太與泰同

蕤清奏及洗蘇典及蕤備追及射蕤益天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皆陰數也偶為陰所以為

呂呂者侶也謂陰為陽之侶也又助也謂陰助陽宣氣也陰氣

亦是作樂之法蓋天地之氣以陽為主陰只是配陽不可為主

合言十二律者以律呂總合陰陽之道也為道不同其中一也

應於京於命二及

按周禮以六呂為六同又以夾鍾為圓鍾仲呂為小呂林鍾

為函鍾國語以六呂為六間又以仲呂為中呂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二

聖齋

十二律義考

黃鍾黃者土德之生鍾者氣所鍾也冬至德氣屬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又鍾者種也黃者陽氣種於黃泉草萌萬物為六氣之

元也國語云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太也簇淡也言萬物隨陽氣大濶地而出也國語云所

以贊陽出濶也

姑洗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

國語云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蕤草木華垂貌賓客也言陰氣幼小故曰蕤委陽不用事

蕤賓蕤草木華垂貌賓客也言陰氣幼小故曰蕤委陽不用事



故曰寅金書云稊。繼也。稊。稊也。言始導陰陽使繼養物也。曰虎  
通曰。稊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國語  
曰。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晏則。白虎通曰。晏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太史公

曰。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國語云。所以誅歌九。則平安無貳也。

無貳。曰。處通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

終。射者向也。陽氣上升。陰氣收斂。不復出也。國語云。所

以宣物也。示民執儀也。

大呂。呂。謂陽氣方生。陰氣方收。所以宣物也。國語云。所以示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三

理齊

宣物也

夾鍾。白虎通曰。夾字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陰陽相

並而當也。太史公謂陰陽相夾。則也。國語云。所以鍾出四隙之

細也。

仲呂。白虎通曰。言陽氣將極中允大也。太史公言萬物盡旅而

西行也。又云。陽氣盛。陰助成功也。國語云。所以宣中氣也。

林鍾。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白虎通曰。林。衆也。

萬物成就種類衆多也。國語云。所以和展百事。莫不純肅。純。時  
也。

南呂。白虎通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也。大生養麥也。一云。時物

皆秀。有懷妊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太史公謂陽氣之旅

入藏也。國語云。所以贊陽秀也。

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應陽和收而聚之也。又應不聲。謂陽氣

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而作種也。白虎通。言萬物應陽

而動。下藏也。國語云。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五音七聲總考

宮。漢志曰。中也。居中央。暢四方。暢始施生。為四聲綱。爾雅曰。重

也。無注。慶以為有尊重意。為五音之首。其行屬土。其象為君。其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

理齊

聲。長。極下。極濁。其音舌居中。出於脾。合口而通之。陽中之老

陽。其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

徵。音止。漢志曰。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爾雅曰。送也。為宮所生

其行屬火。其象為事。其聲次短。次高。次清。其音舌柱齒。出於心

而齒合。唇開。陰中之陽。其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商。

商。漢志曰。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一云。傷也。其氣道動。彫落萬

物也。爾雅曰。敏也。徵音所生。其行屬金。其象為臣。其聲次長。次

下。次濁。其音口開。張出於肺。開口而吐之。陽中之純陽。其數七

十二。三分損一。下生羽。

羽 漢志曰 宇也 物聚藏宇覆之也 爾雅曰 柳也 商音所生 其行屬水 其象為物 其聲極短 極高 極清 其音撮口 聚出於唇 而開吻 聚陰中之陰 其數四十八 三分益一 上生角

角 漢志曰 觸也 物觸地而土 故芒角也 爾雅曰 經也 羽音所生 其行屬木 其象為民 其聲在長短 高下 清濁之間 其音舌縮 腭出於肝 而張口 湧吻 陰中之少陽 其數六十四 三分之 不盡一 算數不可行 此音之所以止於五也

變宮 數四十二

變徵 數三十六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 疏

五

理 齊

廣 按五音相生之序 曰宮徵商羽角 五音長短之序 曰宮商角徵羽 五行相生之序 曰宮商角徵羽 以五行相生之序 為清濁之次 數少者清 多者濁 以五音長短之序 為清濁之次 管長者濁 短者清 五音相生之序 蔡子曰 宮與商 商與角 徵與羽 相去各一律 至角與徵 羽與宮 相去乃二律 相去一律 則音節和 相去二律 則音節遠 故角徵之間 近徵收一聲 此聲少下 故謂之變徵 羽宮之間 近宮收一聲 少高於宮 故謂之變宮 變宮變徵 宮不成宮 徵不成徵 古人謂之和 經又曰 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 經聲非正 故不為調也 五聲合二變

即春秋所謂七音 前漢志所謂七始 國語為均 梁武帝為通 是也 乃謂調也

按十一月黃鍾為天 正陽之始 六月林鍾為地 正陰之始 正月太簇為人 統之始 以陰陽得而萬物生之候也 又合四時之始 為七始

王箕穎曰 二變之聲 自周始 若殷以前 止有五音

按兩山李氏 以為宮極清 變宮次清 商次清 羽半清 半濁 角次濁 徵次濁 變徵極濁 此異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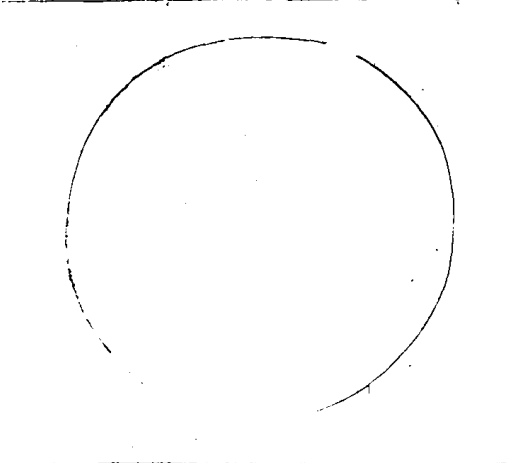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 疏

六

理 齊

太極 包 陰 陽 律 呂 之 圖



孔子 易有太極 周子曰 無極而太極 太極本無極 又曰 五氣布萬事 出邵子曰 易之有太極 如木之有根 朱子謂所以動而陽 靜而陰之本體也

太極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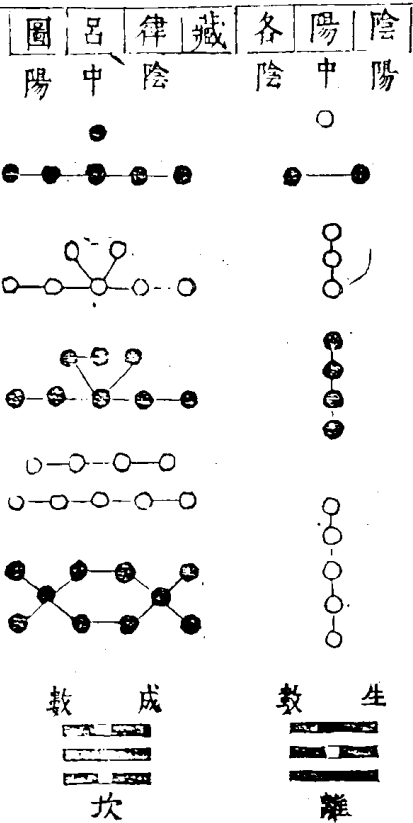
太極包容萬化之源，陰陽渾全之氣也。是故聲本諸氣，若夫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水生火，而土生金，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而木克及土，水始書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風非克不動，其自為宮也，左行以應斗，其應聲也，右行以應日，宮商暨角，三類適相倡和其對待也，皆相克其流行也，皆相生而始終之序，還相為宮，一太極之全體也。聲律和而萬物暢，以之作樂與天地同和矣。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七

理齊



陰陽各藏律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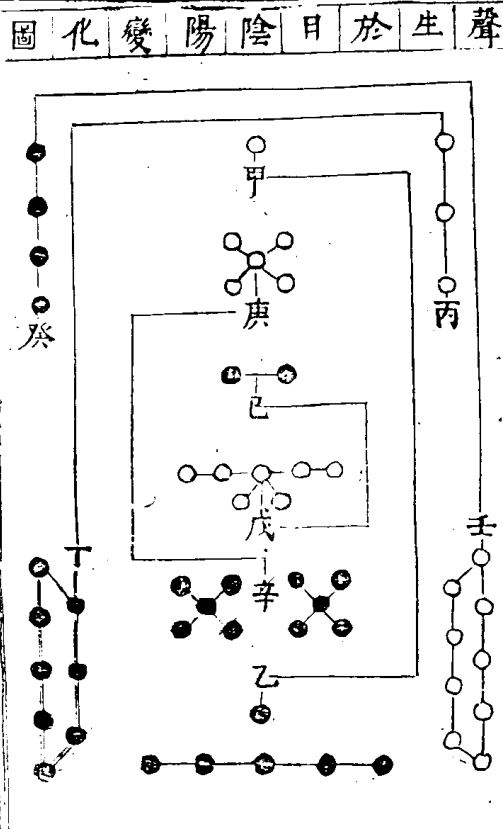
按周禮王介甫注云：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二聲。耳中聲以為樂器，陽律為宮，而商角皆陽，至變徵則變而為陰，徵羽為陰，至變宮又變而為陽也。陰律為宮，而商角皆陰，至變徵則變而為陽，徵羽為陽，至變宮又變而為陰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八

理齊



聲生於日陰陽變化考

昔人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

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

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五行合為五日五聲之音主於日也

慶按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

曰十二子名子母者以有相生之義也甲言萬物剖符而出

也乙言萬物生軋軋也丙言陽道之著明也丁言萬物之丁

壯也戊言中極句陳之象位有兵衛之象故從戈巳私也言

萬物各有私藏也庚更也言陰氣庚萬物也辛言萬物辛氣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理齊

方生也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

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

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著雍巳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

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又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伶丁曰圉

戊曰厲巳曰則庚曰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軋音焉上聲

戊音茂與戊同義前避唐諱音務閏音過著直畧反重平聲

貳音亦

律生於辰合十二律應十二月中氣分五音二變圖

黃鍾應十一月子之中氣當土為宮音

大呂應十二月丑之中氣屬土為變宮音

太簇應正月寅之中氣屬金為商音

夾鍾應二月卯之中氣屬水為羽音

姑洗應三月辰之中氣屬木為角音

仲呂應四月巳之中氣屬火為徵音

蕤賓應五月午之中氣屬火為變徵音

林鍾應六月未之中氣屬火為徵音

夷則應七月申之中氣屬木為角音

南呂應八月酉之中氣屬水為羽音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理齊

無射應九月戌之中氣屬金為商音

應鍾應十月亥之中氣屬土為變宮音

慶按先仁以商角徵羽屬君臣民物事獨宮徵有變者宮為

君徵為事君主萬務事主萬端俱不可執一所以有變若臣有

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故三聲無變樂律管凡曰二變之義

以蕤賓居午五月之午陽極將變為陰故近正徵收一聲為變

徵應鍾居亥十月之亥陰極將變為陽故近正宮收一聲為變

宮大呂居丑十二月之丑冬極將變為春故近正宮又收一聲

亦為變宮也

黃氏曰按八音之器惟瑟備二十四氣李氏以十二節氣協十二中氣先儒以本月節氣協中氣李氏以為未然又曰如黃鍾陽律也大雪乃純陰之氣陽氣未升豈可協黃鍾或者以為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大雪雖純陰母有從子之義恐未為非殊不知六律六呂雖陰陽相間然律自是律呂自是呂未嘗相雜况大雪在前黃鍾在後是母倡子非母從子之義左律為陽陽聲清若以大雪協黃鍾則絲數不倫而濁聲多於清聲非損益之法也且黃鍾象君大雪當是應鍾之氣應鍾象后豈可以后而先君哉况聲音以中氣為主節氣只是

大成類志卷之五

律疏

十一

理齋

相應主者當在先而應者宜在後協以本月節氣則主聲在後而應聲反居先是為無序無序便乖七便不和樂以和為主乖而不和是豈樂之道哉古人制作必有深意存焉  
廣按十二支及歲陽名考白虎通曰子華也言萬物華於下也爾雅太歲在子曰曰敦因敦泥也言萬物混沌於黃泉之下也丑紐也言萬物尼紐未肖也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七順也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順其性也寅恭也言萬物始生順然也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卯茂也言萬物茂也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單盡也闕

止也言陽氣隨萬物而起無盡無止也辰時也律書謂萬物之蟄也蟄有生育之義爾雅太歲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已終也言陽氣之盡也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午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爾雅太歲在午曰敦牂敦盛也詳壯也言萬物壯盛也未味也言萬物成而有滋味也爾雅太歲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申明也七月陰氣成體自屈而申也爾雅太歲在申曰涇灘言萬物吐秀傾番也酉就也言萬物成就之時也爾雅太歲在酉曰作

大成類志卷之五

律疏

十二

理齋

靈言萬物儼然有扶起貌戊言萬物盡被擊傷而滅之也爾雅太歲在戌曰閼茂閼蔽也耳茂也言萬物皆蔽冒也亥該也言陽氣藏於下也爾雅太歲在亥曰太淵獻言萬物深於蓋藏也單音升閼音過蟄音振敦音頓蟄音莊靈音岳  
十二律上應日月交會考  
周禮劉氏曰天之氣以日為主地之氣以月為主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月行周天常與日會所會之次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故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會者十有二日歲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

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

慶按冬至之節元枵在子仲冬之月日月會於斗斗在丑星紀

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此為黃鍾大寒之節星紀在丑季冬

之月日月會於婺女婺女在子元枵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

此為大呂雨水之節析木在寅孟春之月日月會於營室營室

在亥媿訾之次以寅與亥合故會於此為太族春風之節大火

在卯仲春之月日月會於奎在戌降婁之次以卯與戌合故

會於此為夾鍾穀雨之節壽星在辰季春之月日月會於胃在

酉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會於此為姑洗小滿之節鶉尾在巳

孟夏之月日月會於畢在申實沈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

此為中呂夏至之節鶉火在午仲夏之月日月會於東井東井

在未鶉首之次以午與未合故會於此為蕤賓大暑之節鶉首

在未季夏之月日月會於柳在午鶉火之次以午與未合故

會於此為林鍾處暑之節實沈在申孟秋之月日月會於翼在

在巳鶉尾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此為彙則秋風之節大梁

在酉仲秋之月日月會於角在辰壽星之次以辰與酉合故

會於此為南呂霜降之節降婁在戌季秋之月日月會於房在

在卯大火之次以卯與戌合故會於此為無射小雪之節媿訾

在亥孟冬之月日月會於尾在寅析木之次以寅與亥合故會於此為應鍾

劉氏曰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

陰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

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於

九寸之空而蔭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

陽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六寸三分二釐強乃與陰合而陰

長上通焉故蔭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三分二釐強之間中空

皆陽氣也夏至而陰生上實於六寸三分二釐強之空而蔭灰

動焉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淺深

而始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

也陽生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

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蔭灰飛動者皆其日之中氣也故日

月交會於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為聲

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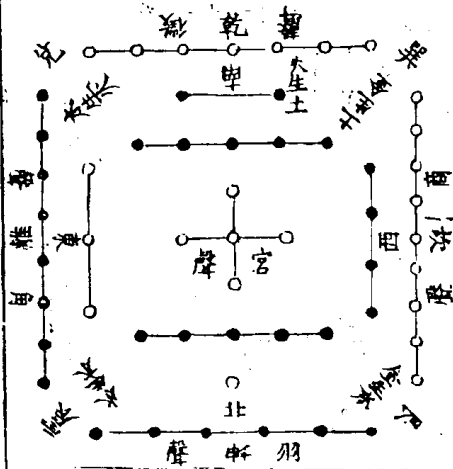
於此乎

朱子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

是一首大陰陽如黃鍾為陽大呂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

簡小陰陽。

河圖五聲圖



一六水二七火三八  
木四九金五土其  
卦未嘗不與洛書之  
位數合此圖書所以  
相為經緯而先後天  
亦相為表裏之妙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河圖具五聲考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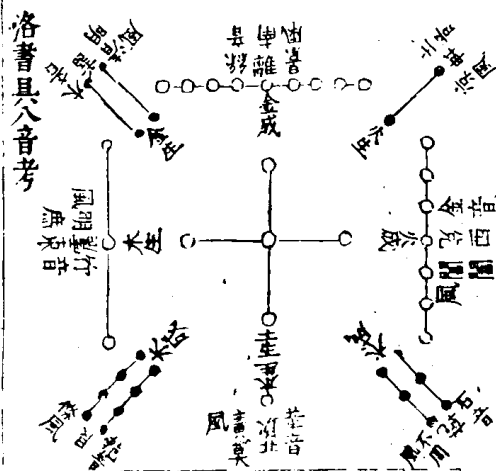
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以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於北

河圖以五居中合一於北成六為水羽聲也合二於南成七為火徵聲也合三於東成八為木角聲也合四於西成九為金商聲也合五於中成十為土宮聲也宮統四聲而主於脾呼出為陽吸入為陰是為兩儀羽角太陰生少陽也徵商太陽生少陰

也是為四象文之以五聲而又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卦生焉

若以帝出乎震之義又首震以為革音巽竹離絲坤石兌金乾木坎土艮匏

洛書八音圖



土不言成凡一九相  
對二八三七四六具  
對皆十數老陽之四  
九少陰之三八少陽  
之二七老陰之一六  
其卦未嘗不與河圖  
之位數合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書以相克為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洛書以五居中宮統五聲正隅共八種為八音而生八風焉水漸木生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範陰藏諸用故易其位故曰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

孔子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七

理齊

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項安世曰古稱八風從律而不姦言樂和則陰陽四時皆順耳未聞風以克而動也風苟受克豈得不姦乎古者旋相為宮調至七均而止然至中難林晏南無應也不能為宮矣音過細也焉有十二宮而各周十二律乎不知七均之外餘五律者於宮徵奚當乎且五音七均作樂之大經也今曰宮商角則去徵羽二音矣何以成樂也又曰三類倡和法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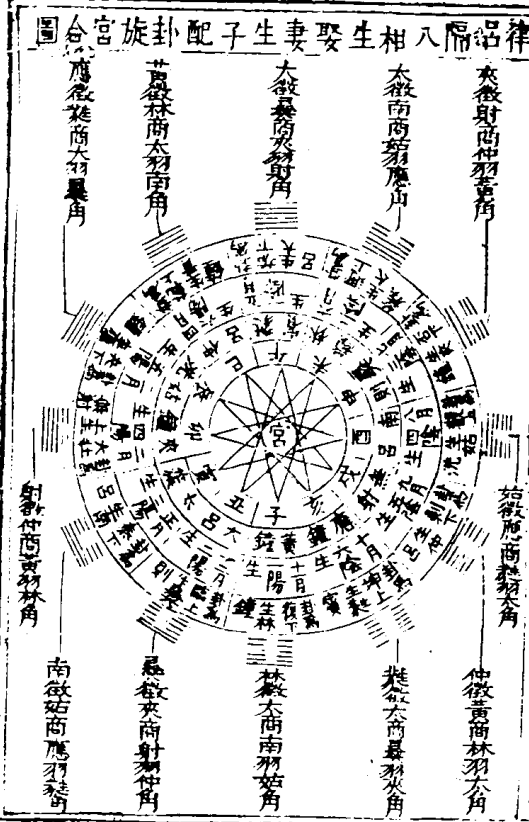
以三乘之是三均也又二九一十八聲凡二百一十六聲法當以九乘之是九均也古之作樂但問七均不問三均及九均也且對待也宮居第五流行也宮居第三宮者君也君失其位而何以統衆音乎為此言者宋歐陽秀應鏞陳賜也按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清明者主吹噓萬物也景風言陽氣長養也涼言陰氣行也闇者倡也闇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藏黃泉也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廣大也言陰氣在下陰莫而陽廣大也條之為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十八

理齊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配卦旋宮合考

按如以黃鍾為宮初隔八生林鍾為徵再隔八生太簇為商三隔八生南宮為羽四隔八生姑洗為角餘倣此

又一云黃鍾娶同類大呂為妻隔八生蕤則為子餘倣此存以備考

按漢志以黃鍾林鍾太簇三律之長相乘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終天之數得八十一黃鍾之實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終地之數得六十林鍾之實也八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九

理齋

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六十有四太簇之實也

十二律管長短相生考

慶按律管庖羲氏截竹為之後用玉至周以銅淮南子曰黃鍾之管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通典曰黃鍾之管九寸為法故用九自乘為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按律尺九寸為尺九分為寸以九九乘之凡八十一分故

謂黃鍾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四十八三分

益一上生姑洗姑洗六十四三分損一下生應鍾應鍾四十二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五十六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大呂七

十六三分損一下生蕤則蕤則五十一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夾

鍾六十八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無射四十五三分益一上生仲

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不生通典曰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

益一上生黃鍾新書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

應鍾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

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

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

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

下生而有餘  
宋宜春歐陽秀作律通盡闢三分隔八之說以為黃鍾三寸九分大呂四十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獨得九寸林鍾八寸四分蕤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至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廿

理齋

者蓋黃鍾當六陰之後降冬之時一陽雖進而其氣尚弱故止得三分之二然六亦二三之積也自此以後陽氣漸盛其升俱以九分故自大呂升九分得五十四分爲太簇又升九分得六十三分爲夾鍾又升九分得七十二分爲姑洗又升九分得八十一分爲仲呂又升九分得九十分爲蕤賓至此則陽氣已老陽數已終故其管之長得九寸九者三三之積老陽之數也升極則降又自蕤賓降六分得八十四分爲林鍾降六分者蓋蕤賓當六陽之後盛夏之時一陰雖進而陽氣尚強故止降得三分之二自此以後陰氣漸盛俱降九分故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聖齋

自林鍾降九分得七十五分爲巽則又降九分得六十六分爲南呂又降九分得五十七分爲無射又降九分得四十八分爲應鍾又降九分則只得三十九分而復爲黃鍾黃鍾蕤賓二律子午相對爲經餘十律左右相對爲緯則左律損三分右律益三分蓋氣數之自然非人爲之損益也若以一陽初動而黃鍾之管極長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以後陽氣漸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蕤賓以後以漸而降減律宜矣至應鍾接黃鍾遞增四十三分奇其氣之贏縮豈如是之驟哉況古謂管長者聲下管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

舒遲高者輕清而剽疾今日黃鍾聲高則其管宜短又曰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則其說自相背謬又況一歲之間六月爲陽六月爲陰陽生於子半終於午半陰生於午半終於子半陽進一分則陰退一分陰進一分則陽退一分其生也由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而終豈以子月之陽隔八而生六月之陰哉

樂律管見曰樂之大要只是制器和聲二者必知律而後可以制器知器而後可以和聲制器和聲二者兼備而後樂可成焉但漢唐以來誤以九寸爲黃鍾管又誤於隔八上尋損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聖齋

蓋蓋一陽之氣初動於子其氣甚微故其數極少其管極短其聲極清管得三十九分三十九分之說見之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律之古全史文及呂氏春秋張孫無忌隋志蓋自黃鍾一陽初動後氣以漸而盛數以漸而多管以漸而長聲以漸而濁以六九之數升至蕤賓蕤賓陽氣已老陽數已極老陽之數九故管九寸蕤賓以後其氣漸降故數漸少管漸短聲漸得清以六九之數降至應鍾而復爲黃鍾則其損益周還莫可端倪矣

十二律管長短損益相生考

廣按樂必協律謂協陰陽升降之氣也然陰陽升降之數有寡  
 寡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管有長短截管之長短又有損益之  
 數而聲之清濁所以出也然而數自黃鐘起若九寸之說廣有  
 所見矣稽之晉魏而上漢興以來不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乎故規始於一分而為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淮南子曰  
 一不生非也蔡子曰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  
 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七如九故黃  
 鐘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生七不已至中呂不生律所  
 以止於十二律呂新書曰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三 理齋

十二律正聲並正半聲半損益合圖

律名	正律 卽正聲	正半律 卽半聲	變律	變半律
黃鐘	九寸	四寸五分	八寸七分八釐 二毫二絲二忽	四寸三分八釐 五毫三絲一忽
大呂	八寸三分七釐 六毫	四寸一分八釐 三毫	七寸八分〇三毫 四絲四忽七初	三寸八分四釐 六絲六忽八初
太簇	八寸	四寸	七寸八分〇三毫	三寸八分四釐 六絲六忽八初
夾鐘	七寸四分三釐 七毫三絲	三寸六分六釐 三毫六絲	七寸〇二釐二毫 二絲〇二初二秒	三寸四分五釐 三毫
姑洗	七寸一分	三寸五分五釐 三毫五絲	七寸〇二釐二毫 二絲〇二初二秒	三寸四分五釐 三毫
中呂	六寸五分五釐三 毫四絲六忽餘	三寸二分八釐六 毫三絲三忽	七寸〇二釐二毫 二絲〇二初二秒	三寸四分五釐 三毫
蕤賓	六寸二分八釐	三寸一分四釐	七寸〇二釐二毫 二絲〇二初二秒	三寸四分五釐 三毫
林鐘	六寸	三寸	五寸八分二釐四毫 一絲一忽三初	二寸八分五釐六毫 五絲〇六初
夷則	五寸五分五釐 一毫	二寸七分二釐 五毫	五寸八分二釐四毫 一絲一忽三初	二寸八分五釐六毫 五絲〇六初
南呂	五寸三分	二寸六分五釐	五寸二分三釐五毫 六絲〇一初六秒 絲四忽五初三秒	二寸五分六釐〇七 絲四忽五初三秒
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四 毫六絲	二寸四分四釐 二毫四絲	四寸六分〇七毫四 絲三忽初四秒 三初六秒〇六秒〇三 分一初之一	二寸三分三釐 三初六秒〇六秒〇三 分一初之一
應鐘	四寸六分六釐	二寸三分三釐	四寸六分〇七毫四 絲三忽初四秒 三初六秒〇六秒〇三 分一初之一	二寸三分三釐 三初六秒〇六秒〇三 分一初之一

蔡子曰通典之正律正半律變律變半律凡四十八聲上下相  
 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鐘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  
 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  
 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  
 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其實二十八聲而已

十二律正半並正半變半用與不用合考

朱子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為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凡其半律以為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凡此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然自蕤賓以下中呂上生不及故無變律而惟黃太姑林南應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為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廿

理齋

項安世曰合正律正半律是為二十四聲合變律變半律調於七均為八十四聲然自四清聲外餘皆無所用之如應鐘之半僅二寸三分豈成聲調乎聖人之為律也非律也而用之也凡析理貴於無遺而音聲則貴於涵蓄國語謂五降而後不容彈矣此深明律者也

王廷相曰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

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欲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凡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

項安世曰四清聲者即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子聲也若十二律皆有半聲即十二子聲然不必備也管自中呂以下其度漸殺至應鐘之半則僅二寸三分有奇不成聲矣古人作樂大不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廿

理齋

踰宮細不過羽中呂以下之子皆過羽之音也豈雅樂哉然則古樂無徵羽乎不知古人自中呂以降至徵羽二調皆分寄於他宮而不自為宮也以其微細不可以為君也徵音之寄於黃鐘者為林鐘調寄於大呂者為蕤則調其調雖作而首尾不離本宮所謂黃鐘大呂之清徵是矣太簇之清徵則南呂夾鐘之清徵則無射皆徵也至羽聲尤細矣黃鐘之羽南呂也則與徵音寄宮之法同自大呂以降則以對宮者為羽如大呂之羽無射也無射不能成調則逆用姑洗戌與辰對也太簇之羽應鐘也應鐘不能成調則逆用中呂亥與巳對也至夾鐘之羽清黃

也姑洗之羽清太也。尤焦急而不可為調。則皆不用羽聲。言不獨奏羽調也。非謂夾鐘姑洗無羽聲也。自此以降。七均不具。弗以為宮調矣。蓋君子之樂。貴和而忌急。故徵羽未有獨奏者。惟荆軻入秦。為變徵羽聲。以是知軻之不復返也。古人知徵羽之傷急也。故分寄於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宮。以殺之。所謂惟聖人建中和之極也。儀封王氏謂徵羽之調不成。是未知徵羽有寄宮之法也。三原馬氏疑冷謙所作中呂調七音無變聲。是未知中呂為太簇之清羽。而非中呂之為君也。冷謙所用中呂。謂其首尾皆以太簇為起止。是中呂之寄於太簇者也。非以中呂為君者也。且王氏論旋宮之法。謂古樂惟宮調與商角為多。而徵羽為少。可謂妙造樂理矣。乃欲備十二子聲。則與京房之六十律何異哉。而奈何譏之也。

項安世曰。律至中呂。其管六寸五分。有奇。三分益之。不能合九寸之數。僅八十七分。有奇。于是黃鐘之變律也。然黃鐘言也。不可為中呂子。則從變律而損其半。管長四寸三分。有奇。所謂變半律也。是謂清黃鐘。清太簇之律亦然。至蕤賓大呂。蕤則夾鐘無射五宮。為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大呂無變律。即從本律而損其半。所謂正半律也。是謂清大呂。清夾鐘之律亦然。四律最

長。故有清聲。以佐十二律之窮。若無四清。則大太夾姑蕤。七均不具。而不可以成調。苟十二律皆有清聲。則中林南無應律。管微弱。而不可以成聲。昔之鐘磬。用二十四。冷謙用四清。聲損之為一十六。誠不易之制也。或謂尚關八聲。且無變律。其法疎畧。而用有未周。儀封王氏謂不用十二子律。徵羽之調終不可成。是未知善用徵羽之通於神也。

十二律內外圍不同圖

律	正律		倍律		半律	
	內周	外周	外周	內周	內周	外周
黃鐘	一五七一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〇七八五		
大呂	一五二六	一〇七九	二一五八	〇七六三		
太簇	一四八三	一〇四八	二〇九七	〇七四一		
夾鐘	一四四〇	一〇一八	二〇三七	〇七二〇		
姑洗	一三九九	〇九八七	一九七九	〇六九九		
中呂	一三六〇	〇九六三	一九二三	〇六八〇		
蕤賓	一三二一	〇九三四	一八六八	〇六六六		
林鐘	一二八三	〇九〇七	一八一五	〇六四一		
夷則	一二四七	〇八八一	一七六三	〇六二三		

南呂	二二二	〇八五六	一七一三	〇六〇五
無射	一一七七	〇八三二	一六六四	〇五八八
應鐘	二一四三	〇八〇八	一六一七	〇五七一

度按外周者律管外之圓圍也內周者律管內之圓圍也倍律者從半律而倍其數響黃鐘四十五分倍則九寸半律者從本律而減其半響黃鐘九寸半則只用四寸五分

律呂內外徑不同圖

正律外徑	正律內徑	倍律外徑	半律內徑
分釐毫	分釐毫	分釐毫	分釐毫

黃鐘	五〇〇	三五三	七〇七	二五〇
大呂	四八五	三四三	六八六	二四二
太簇	四七一	三三三	六六七	二三五
夾鐘	四五十	三二四	六四八	二二九
姑洗	四四五	三一四	六二九	二二二
中呂	四三二	三〇六	六一二	二一六
蕤賓	四二〇	二九七	五九四	二一〇
林鐘	四〇八	二八八	五七七	二〇四
夷則	三九六	二八〇	五六一	一九八

南呂	三八六	二七二	五四五	一九二
無射	三七四	二六四	五二九	一八七
應鐘	三六二	二五七	五一四	一八一

按徑者內外圓圍中徑直之數也

十二律內外圍徑合考

禮樂疏曰古稱黃鐘空圍為九分其長之一蓋孔黃鐘之管九分之一以為內周而鄭康成謂凡律空圍九分蔡邕月令章句亦曰律雖大小徑圍無增減惟孟康注漢志則曰黃鐘圍九分林鐘圍六分太簇圍八分彷彿得之今以蔡邕諸說推之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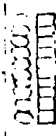
本成通志卷之五 律類

聲調不協試取黃鐘一律截取半律林鐘與黃鐘同吹其半律之音雖清及下與正律不相應推測其長益清由管短下緣氣寬未有圍徑相同而能正半諧音子母互應者也今以古法推之凡律九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為之內周用勾股求弦之術即得外周二十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為之外徑用弦求勾股之術即得內徑內外周徑皆出自然之數不惟正倍半相應即凡相生者亦莫不相和使一人吹黃鐘一人吹林鐘其聲相合又吹林鐘與太簇應太簇與蕤則應其諸正律半律聲亦俱協諸儒設謂圍徑相同抑何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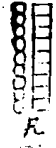
又曰黃鐘倍律過長二尺容黍一合稱重一兩律度量皆從倍起若夫正律雖足一尺於量祇容半合於衡祇重半兩非全數也然用之於樂則以正律為主

慶向覽樂律諸書為多皆疑諸律管各有短長而徑圓則一及得李振之禮樂疏則如左分朋為愚一大快心矣斯言也豈其與呂布章張孫無忌劉恕歐陽秀李文利黃積慶諸人為類也哉

橫黍尺圖



縱黍尺圖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此尺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是 此尺九分為寸九寸為尺軒后氏尺也以黍粒橫布之十 韋氏尺也以黍粒縱布之九

粒得寸今算精法用此

粒得寸今算捷法用此

李之深曰黃帝尺度取黃鐘之律均而九之九九八十一分九分為寸九寸為尺舜同律度量衡更而十之十分為寸十寸為尺而夏后氏因之蓋八十一分之尺縱黍為之者也百分之尺橫黍為之者也而其為黃鐘之度則未之有改也蓋尺可改黃鐘不可改因而九之則為律因而十之則為尺班氏漢書乃謂黃鐘九寸加一寸為一尺夫度量權衡所以取法於黃鐘必加

一寸以為尺而何取於黃鐘哉此尺一謬而數千百年無復正律正聲矣

又曰歷代尺度不同商尺四其黃鐘之度而益其一當夏禹尺之十二寸五分周尺五其黃鐘之度而損其一當夏禹尺之八寸至如九其黃鐘之度外益一者漢尺也八其黃鐘之度外益二者唐尺也八十一其黃鐘之度而益之以一十九者宋尺也唐尺即商尺也宋尺之分即黃帝之尺之分也而寸則異焉漢尺之寸即黃帝之尺之寸也而分則異焉後世尺度之長也括克者之為也三代則不然隨時改易姑示改革云爾夏之尺商尺之尺也夏之尺周之尺也紮夏之尺商之尺因周尺而加之以其四之一皆黃鐘之度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按周禮王人以璧羨為度班固漢志以秬黍為則淮南子取秋分黍粟十二當一粟孫子謂蠶所吐絲積十萬為一寸項安世曰玉之器也難久刺之微也難暗黍有大小蠶有肥瘠卓哉有真見也

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張華校太常八音不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及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歌及梁武帝時祖冲之得勗銅尺以為校今

尺長四分半然易初造鐘律時人竝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謂其聲高後田夫耕於野得古玉尺以校易尺短四分時人乃信咸

漢官尺比晉尺長三分七毫

曹魏杜夔尺比晉前尺長四分七釐

晉後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二釐

梁表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五釐一毫強

北魏前尺比晉前尺長二寸七釐中尺比晉前尺長二寸一分

一釐後尺比晉前尺長二寸八分一釐

大戴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北周市尺比晉前尺長九分三釐

隋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萬寶常造律呂水尺比晉前尺長一

寸八分六釐

唐貞觀中李文收鑄銅律稱尺比六朝尺長二寸

宋初有王朴尺石尺又以古法造新尺至仁宗朝又有三司布

帛尺

元郭守敬表臬尺視明京尺實得七寸二分視市尺實得八寸

強

明市尺視表臬尺實長二寸五分弱京尺視市尺實長一十一

分五釐洪武鎮圭尺有二寸視京尺實得七寸三分視市尺實

得八寸一分五釐其後定為周尺視市尺得六寸八分視京尺

得六寸一分強視表臬尺得八寸五分弱唐順之黍尺擇黑黍

中者千二百粒日乾之稱重五錢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寸

與郭守敬表臬尺合又截竹為管長同黍尺寸其竅上下均容

一千二百黍者吹之黃鐘之宮凡天文樂律一以此為定律曆

融通云明工部營造尺孔寶鈔之外黑邊去其十之二而以古

錢及累黍相參考校當大錢九枚當開元錢十枚當縱黍八十

一當橫黍百是為真黃鐘營造尺即鈔尺也冷謙所定尺以

大戴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營造尺去其十之二分加大錢一枚

禮樂箋曰昔在有商尺以十寸昔在有周尺以八寸異寸也同

尺也故三代之律同樂能而周尺亡有勗制晉前尺為近於古

然未能合也迄至於唐尺凡十有六等而周尺亦亡

結蘇王煥如按黃鐘之長九寸寸積十分分十釐七十毫七十

忽七五十九萬口四百九十萬得寸十寸曰尺十尺曰丈十丈

曰引黃鐘之管其容千粟鉅黍中者一千二百為倫七十抄七

十撮七二十圭七六粒七凡一千二百得倫十倫曰合十合曰

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黃鐘之倫所合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



錄十景七十黍凡二千四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裏十  
五斤曰稱二稱曰鈞四鈞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  
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大小輕重以十有二律為之屐  
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  
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為準

朱子因史記生鐘之法定其尺度以九寸為尺九分為寸九釐  
為分九毫為釐九忽為毫皆用九而不用十即古縱黍為尺之  
制也以此截管上下損益易簡明達若用十為尺則秒忽之間  
有巧算不能析者矣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定律考

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  
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  
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  
如何大小方應其數然後為正

按上古聖人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漢魏晉  
以尺求律音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以秬黍下至  
主朴專恃器黍而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  
黍咸有豐儉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安不同尤不可情況

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備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實之以黍  
不足而易之以大有餘而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  
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  
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  
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矣

慶謂作樂以和人心格神示有律焉以為制度而律又得之古  
人截管候氣之法氣應而後律管始得其正律正而後可以制  
器七準而後可以知聲故候氣定律為作樂第一義候氣之法  
先須取宜陽金門山竹截去兩節取中間實之以秬黍按律管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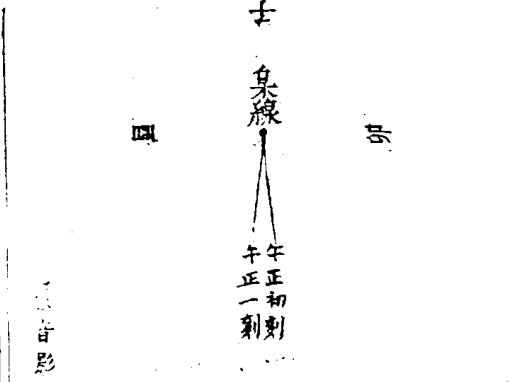
世

理齋

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為率或尺有未準不妨多截十數管長  
與空圍每管各差毫釐又或黍有未準不妨以中下三等  
驗之次須於中秋時預誦河內葭灰按葭葦必令乾燥潔白又  
要竹木焰火燒令過性則色白而輕否則體重不飛矣次須穴  
地如管深廣各一尺五六寸下取平視如砥將管口用糝紗糊  
於上紗上仍覆以紙取土粉不入內也方植管於穴中管底邊  
旁作泥圍護之使不傾斜即用淨黃土粉漸次實之以平管口  
為度實土後揭去紙布以葭灰於各管端蘇氏曰取實律字以  
輕覆之氣至吹灰動穀矣次轉竹為空三重外重高六尺餘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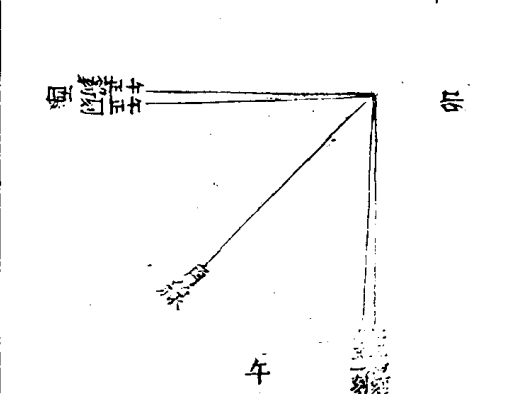
橫各廣九尺上下令可容人行動中層高廣俱可六尺令可容人坐立內重高可一尺縱橫各廣可二尺方容十數管各上及四旁俱糊以紙下邊各護以土粉以蔽風氣不行人預安於地上候節氣將到時於內重頂上開竅俟灰飛黃鐘六管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七氣升所以灰飛甍賓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七氣升所以灰飛漢志云灰為氣動者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第 一 線 臬 尺 取 股 立 士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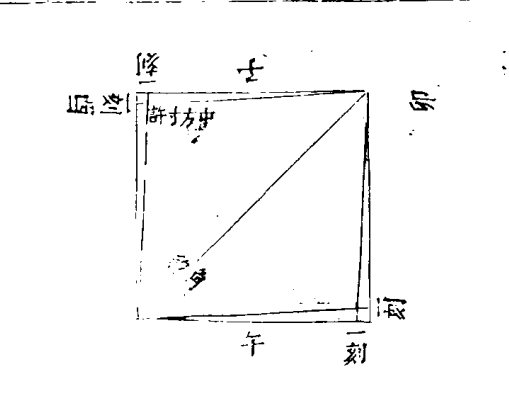
其法於甲子日斲木為盤方及尺者矩之至方定于午卯酉畫為十字道於中孔心焉是為臬盤次以新針一條長二寸餘者立於中心是為立臬次於日午正初刻先畫一線道於盤以臬景承之俟臬景度午正一刻而止乃畫其日景所到之迹是為立股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第 二 線 臬 尺 取 股 交 線 臬 三 第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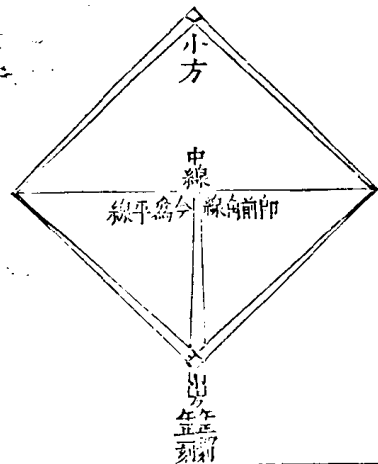
次於乙日復以前法承之更得一股以交於前股之上上一縱一橫是為立勾次於兩股相距者又畫斜道一是為角線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第 三 線 臬 尺 取 股 交 線 臬 三 第 圖



次於丙日復得一股次於丁日復得一勾合前二日所得是為兩半矩次以兩半矩緯於角線合為一矩七之以成方方約寸許是為交股

第四中線準股以刻定分圖



次於成日於角線之中  
 取心焉復立息無是為  
 中線俟中線日景更度  
 一刻以合於矩之角視  
 角上小方上下四旁均  
 平無闕畫於兩矩之界  
 即成一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欲以定律即以  
 其尺而九分乘之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蒐

聖齋

臬線取尺考

禮樂筭曰吾聞之樂之生也以聲層之生也以景數之生也以方圓度之生也以長短以氣為則而中聲可得也是旋宮之法也故曰聲為律以體為臬而高卑可測也是勾股之學也故曰身為度古者聖人之取法也察三垣而立朝市測中星而識寒暑無一不則於天也故律之于午天之于午也律之十二辰天之十二次也律之百分天之百刻也不法乎此而求之參求之管求之乃布臬貨何昧也今所定尺一憑日景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銘曰度統百分日旋百刻以定分維乾之則難察者聲不齊者物道本於天黃鐘以洽水火木金河海丘陵執尺度之短而萬象明續禹之緒以利用於後人

十二律聲在器在人考

黃氏曰樂有二有在器之聲有在人之聲出於八音之器在器之聲也出於人之喉牙舌齒唇在人之聲也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故凡得是氣以生者非特動物有聲雖植物與塊然頑然者亦莫不有聲但物雖有聲而不能以自發必假人制作吹擊而後其聲始成又必以十二律為之法而後其聲始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甲

聖齋

正人雖得聲氣之全然固於風氣其字音既不能無異而聲氣亦未必和平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其聲始一所以然者以二氣五行流行於一歲之中為二十四氣十二為節氣十二為中氣中氣則有中聲故聖人取之以為十二律而定音樂凡制器和聲必於此取法而後音樂始成然聲之出於器者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七聲分翁闕則為十二聲其出於人之喉牙舌齒唇亦有七聲七聲分翁闕亦為十二聲此天人合一之妙也聲之出於器者如正宮為黃鐘君子位有闕無翁變徵為蕤賓在管獨居午位有翁無闕大呂應鐘為變宮正亥同位

關為大呂合為應鐘太簇無射為商寅戌同位闕為太簇翁為  
 無射夾鐘南呂為羽卯酉同位闕為夾鐘翁為南呂姑洗爨則  
 為角辰申同位闕為姑洗翁為爨則仲呂林鐘為正徵巳午同  
 位闕為仲呂翁為林鐘此在器七聲為十二律之辯也聲之出  
 於人者如黃鐘正宮單出於喉有關無翁難省變徵出於齒唇  
 謂齒捲下唇有翁無關變宮喉兼牙齶關謂喉帶牙齶唇牙畧  
 關為大呂翁謂喉帶齶張唇牙不開為應鐘商聲出於牙關  
 謂開牙申舌為太簇翁謂牙不開舌捲下為無射角聲出於舌  
 關謂舌點上齶垂下為姑洗翁謂舌點上齶不垂為爨則正徵  
 未成通志卷之五 律賦 四 理齋

作樂先須審字聲 七聲協律審宜精 陰陽翁關聲由出  
 入聲翁關口中生 正宮出喉商牙齶 角舌微齒羽唇聲  
 喉兼牙齶變宮是 齒捲下唇變徵稱 正宮專關變徵翁  
 餘五音將翁關分 宮關鼓亨壙孔竅 觀既後庫森鑿離  
 變宮關幹花黃宦 翁戈和友忽洪溫 商關退開鯁雅下  
 翁歌我考岡干存 角關顛田天見憲 翁寧丁遷履東敦  
 變關表兮其刈結 翁施成實耳津新 變徵薇飭飛屋福  
 草藥方釜風夫分 羽關彼包平昂薄 翁繁綬溫蟄今純  
 正宮陽關黃鐘是 變關大呂翁應鐘 商聲太關無為翁  
 未成通志卷之五 律賦 四 理齋

出於齒關謂舌捲下齒為仲呂翁謂舌捲上齒為林鐘羽聲出  
 於唇關謂唇開為夾鐘翁謂唇閉為南呂此在人七聲配十二  
 律之辯也惟正律則其聲之出於器者自無不工人則殊方而  
 字音聲氣有不能齊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聲可得而正也故  
 欲以詩歌彼諸管絃而為音樂必以人聲合之聲果協律乃得  
 其正此天人一貫之妙也慶覽之周禮有曰太師主於和聲故  
 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辯天地四方之序黃公之言兩  
 得之矣

黃氏七聲歌括

尚須留意審斯文  
 項安世曰古今之言律者紛七未有無樂章而能作樂者也未  
 有不可被之管絃而稱能詩者也。有詩矣然後引吭而歌長吟  
 微諷高下抑揚則十二律之音已具矣。所謂詠言也。然後金石  
 八音循歌而奏與唱和之節合也。然後十二律管周旋配合與

絲竹之聲諸也故律也者聖人寫其聲以垂後世者也非未有作樂之先布律而求聲者也今以黃鐘言之如人之聲自喉而舌而唇齒喉者黃鐘也其韻必本氣海而肺而喉而唇氣海者黃鐘也其歌之高明發揚滿溢而紆徐者黃鐘也聖人欲俾善歌者以垂則也而年壽有涯也相因人聲垂則也而雌者迄乎微細者迄乎羽也欲以歌節垂則也而聲氣切眇不可簡賸宜也不得已而著之於律恐律之無所取裁也命之九寸恐九寸之無定也立則於秬黍恐秬黍之無以驗也測驗於氣候又恐律之久而墮也乃推為嘉量權衡使後世循末邇本而黃鐘庶可復作也後儒不察舍歌而求之律未矣舍律而求之算未之末矣於是求諸律度求諸秬黍求諸氣候求諸嘉量求諸權衡又其迂者求諸歷數求諸河圖求諸洛書求諸大衍求諸卦氣夫離誕繆良由不識聖人詩歌作樂之道也切音要

又曰古之聖人未有不能歌者也故作樂也易後之儒者未有習歌者也故作樂也難漢高帝武帝猶能作歌後世作者未必能歌而歌者未必能作至於今益以為伶工之業而鹿鳴四牡諸章僅為帖括訓詁之事欲求古樂之興也豈可得哉

朱子儀禮經傳曰宋有趙彥肅者傳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十二

詩之譜每句中之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古樂亡滅也久不知當時何所考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辭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暢發其意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辭雖存而世莫能譜為此故也若但如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七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

十二宮曲逐宮格校縱列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律五音曲調始	黃鐘	無射	蕤則	仲呂	夾鐘
大呂律五音曲調始	大呂	應鐘	南呂	蕤賓	姑洗
太簇律五音曲調始	太簇	黃鐘	無射	林鐘	仲呂
夾鐘律五音曲調始	夾鐘	大呂	應鐘	蕤則	蕤賓
姑洗律五音曲調始	姑洗	太簇	黃鐘	南呂	林鐘
仲呂律五音曲調始	仲呂	夾鐘	大呂	無射	蕤則
蕤賓律五音曲調始	蕤賓	姑洗	太簇	應鐘	南呂
林鐘律五音曲調始	林鐘	仲呂	夾鐘	黃鐘	無射
蕤則律五音曲調始	蕤則	蕤賓	姑洗	大呂	應鐘
南呂律五音曲調始	南呂	林鐘	仲呂	太簇	黃鐘
無射律五音曲調始	無射	蕤則	蕤賓	夾鐘	大呂

應鐘律五音曲調始 應鐘 南呂 林鐘 姑洗 太簇

慶 著此圖一則總攝新書八十四聲圖而借下律之宮徵為

變宮變徵耳。譬黃鐘律之變宮。即大呂律之正宮。黃鐘律之

變徵。即大呂律之正徵。二變律中。惟黃鐘用半聲餘否。慶

其簡而盡耳。又一兼通六十調中。十二宮逐宮五音之始而

攝其要耳。每始字直貫下五律。省文一見而已。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總圖

一宮 二商 三角 四徵 六羽  
七變宮 五變徵

初正五音 屬第一宮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二變五音 屬第六宮 應鐘 大呂 夾鐘 蕤賓 桑則

三變五音 屬第十一宮 無射 黃鐘 太簇 仲呂 林鐘

四變五音 屬第十四宮 南呂 應鐘 大呂 姑洗 蕤賓

五變五音 屬第九宮 桑則 無射 黃鐘 夾鐘 仲呂

六變五音 屬第二宮 林鐘 南呂 應鐘 太簇 姑洗

七變五音 屬第七宮 蕤賓 桑則 無射 大呂 夾鐘

八變五音 屬第十二宮 仲呂 林鐘 南呂 黃鐘 太簇

九變五音 屬第五宮 姑洗 蕤賓 桑則 應鐘 大呂

十變五音 屬第十宮 夾鐘 仲呂 林鐘 無射 黃鐘

十一變五音 屬第三宮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十二變五音 屬第八宮 大呂 夾鐘 仲呂 桑則 無射

慶 著此圖即公孫崇五音十二變圖。建陽蔡子六十調圖。合

集也。特省文而無滲耳。取變徵變宮。如十二宮曲逐宮直指

圖。凡十二宮直書於圖。按公孫崇十二宮合蔡季通六十調

是每宮五調。橫協七音。縱協五音。皆以五音長短之次為

序。縱取每宮五調之法。俱在本圖備載焉。如取第一宮之宮

調。即本圖之初正五音是矣。問一取三變之無射等。為第一

宮之商調。問一取五變之桑則等。為第一宮之角調。問二取

八變之仲呂等。為第一宮之徵調。問一取十變之夾鐘等。為

第一宮之羽調。問一者三問二者一宮。取本宮徵取問二餘

皆問一他宮各調。依此倣之。若取每調七音之法。俱在本圖

直指焉。不更宣。

五音十二變之合調

足無變若蕤賓調變七徵一律大呂調變七徵變宮二律桑則

調變角及變徵變宮三律夾鐘調變角與變徵羽與變宮四律

無射調變五律止正宮正徵不變仲呂調六變律止正宮不變

蓋謂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七律者。其聲迨正而少高於

正律也

按新書半聲調為子聲除黃鐘調無半聲大呂太簇調半變  
宮一半聲夾鐘姑洗調羽與變宮二半聲仲呂調徵羽變宮三  
半聲蕤賓林鐘調徵羽及變徵變宮四半聲夷則南呂調五半  
聲而宮商不半無射應鐘調六半聲獨宮音不半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  
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用角而  
以宮何也蔡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  
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七 理齋

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  
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帝  
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  
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  
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以取正也然自其  
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  
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  
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  
及其還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

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  
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  
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  
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  
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  
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上上之而不可為  
樂者也

蔡子曰十二律還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  
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八 理齋

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  
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鐘宮至夾  
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單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  
調大呂單曲餘十宮皆然至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  
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  
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  
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朱子曰律呂十有二簡以時只使七簡若更揮一聲便拗了  
蔡氏曰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單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又曰：若以黃鐘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他律為宮，便有相陵。今且以黃鐘言之，或為他宮之角，或為他宮之羽。商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故制四清聲用之。

蔡子曰：選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桑則，又用林鐘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餘皆然。

又曰：選相為宮，若到應鐘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

又曰：樂家大率是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以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

王雱頌曰：禮選選相為宮，秦漢儒者幸今之論，非聖人之言也。何者？十二律管分為五聲，濁者已備，清者不足，通典云：黃鐘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餘律皆短，可以相應，而無相陵。

以應鐘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莫成音曲。若以桑則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仲呂為徵，其商角羽皆無。其韻若以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是有濁無清，不足以盡五聲之謂。故曰：非聖人之言。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圖，以宮下生陰上生定之。

宮	徵	商	羽	角
第一宮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第二宮 林鐘 上生 大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第三宮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第四宮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第五宮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桑則
第六宮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桑則 下生 夾鐘	第七宮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桑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第八宮 大呂 上生 桑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第九宮 桑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第十宮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第十一宮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第十二宮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考

淮南子曰一律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成六十調。西而六之六三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之道也。按蔡子曰律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也。虞謂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為宮。上者首也。言各律還各自為首也。

王廷相曰如黃鐘為主律則必以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為平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

太極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一音而謂亦足考矣。

十二還宮總八十四聲圖

宮	下生	徵	上生	商	下生	羽	上生	角	下生	變宮	上生	變徵	
第一宮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第二宮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第三宮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蕤賓	正
第四宮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蕤賓	正	夾鐘	正
第五宮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蕤賓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第六宮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蕤賓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第七宮蕤賓 正大呂 正 蕤賓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正

第八宮大呂 正 蕤賓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正 林鐘 正

第九宮蕤賓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第十宮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第十一宮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第十二宮仲呂 正 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十二律還宮總八十四聲考

按八十四聲以十二管各被五音不及二變則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太極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禮樂箋曰八十四調者蓋以五音十二律錯綜之後儒所謂以律準易者也。不知數必有終事必有極易至六十四卦以孔子之聖豈不能更析為千百萬億而顧僅為繫贊者豈其智友出魚鱗揚雄下哉亦以如是而足也。又况律者實不同於易苟自蕤賓以降皆被五音則其聲彌細琵琶月琴之自北也而謂雅樂有是哉。唐張文收祖孝孫雖修八十四調然唐代之樂雅正雜收故終其世為淫濫兵革之運斯明徵矣。大抵儒者不能審聲而務譚理又其迂者好異成癖以為凡事非易不可如宋之陳賜謂還宮之制與著卦相表裏而反

譏二變四清為樂之靈楚黃九思強質於大衍曆折之為一百二十調而反謂七音隔八之不足信其意欲通圖書造化之原而不知聲之反淪於鄭衛也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圖

黃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黃鐘清宮即唐譜關雎是也其聲宏正而不迫蓋黃鐘之管其長是為諸宮之君

大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大呂清商其聲似黃鐘少清而散大呂為黃鐘之妻二調可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以相出入

太簇清音俱廢

夾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夾鐘清宮其聲微似黃鐘少清而多柳楊亦與黃鐘相出入

姑洗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姑洗清商其聲寬平和緩清而微下

仲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仲呂清商然存者罕其聲未詳

蕤賓清音俱廢

四清音雖亡然樂譜設其與林鐘變則相出入則亦清聲也林鐘清宮清羽存清商清角廢

林鐘清宮清羽其聲優柔寬平沉抑而微下蓋迤乎微也

蕤則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蕤則清宮其聲清粹而遠亦與夾鐘相出入

南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南呂清商其聲幽清而下

無射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無射清商其聲迤南呂和柔柳楊又有餘音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五

理齋

應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應鐘清宮其聲急直而無餘音應鐘之管最短也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考

項安世曰十二律呂四音皆具獨無徵音疑其久而失傳也然

正聲則備備矣蓋聲音之在天地一原氣之素齋也不以治而

增不以亂而削然世治則正音與世衆則變聲作者是作樂者

之過而非聲律之尤也是故一言也君子則為德音小人則為

驚罵不可謂舜與陌齒牙異形也一樂也君子以養性小人以

濟欲不可謂曠與涓琴瑟異制也夫所望乎鄭聲者以其益耳

如桓譚之鼓琴有繁聲，竟蒙之而入亂而益散緩者是也。昔以黃鐘大呂之調而迴關雉鹿鳴之詩，斯雅音之正也。如冷謙孔廟之樂，太簇之羽也。斯謂久亡而樂譜稱其與夾鐘相出入則亦可以彷彿其聲矣。大抵律管有異同而人聲則一定，故音有未諧，但當遷絲竹以純人聲，必不可屈人聲而拘絲竹。儒者既不能定律，又不能審歌，即令繫黍考度分秒無訛，授以管絃，吾知其必不成聲矣。其患在於尊古太高而視律太深，及茫無可據，乃又遁而之德。夫德誠本也，然亦有九奏在縣，空持一德，可

以代金石者也。

律疏

重

聖齋

慶按周禮疏曰：祭祀之樂不用商音，以祭尚柔，商堅剛也。只有宮角徵羽，又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若朱子以為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或是不無商調，不是無商音。若奏起來五音依舊在。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存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且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爽微末以象

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

項安世曰：詩稱二南不言二北，是取和柔平中治世之音也。亢矣，猛起暴慢之風也。靡蕩不返，即衛之聲也。其國弱哀怨要眇，此偽之象也。其民困審音觀，終言不夫一。

徵羽二音寄宮之圖

太簇宮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夷則	清宮
大呂	夾鐘	仲呂	蕤則	無射	清林鐘	清黃鐘	
黃鐘宮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蕤賓	應鐘
商七	角五	徵七	羽八	變蕤	變宮	變應	
倍再律為商則無知	倍再律為黃鐘	倍半律為仲呂	倍半律為蕤則	倍半律為應鐘	倍半律為	倍半律為	
全調即寄黃鐘宮是為蕤則	全調即寄仲呂	全調即寄蕤則	全調即寄應鐘	全調即寄	全調即寄	全調即寄	
大呂宮是為大呂清徵	仲呂宮是為仲呂清徵	南呂宮是為南呂清徵	應鐘宮是為應鐘清徵	蕤賓宮是為蕤賓清徵	夷則宮是為夷則清徵	清宮宮是為清宮清徵	

仲呂宮	仲呂	清林鐘	清南呂	清黃鐘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以下比皆不 成宮不用 全均	角音寄大 呂宮羽音 寄太簇宮 如秦仲呂 而首尾依 於大呂即 成角音奏 仲呂而首 尾依於太 呂即成羽	為姑洗清 徵若寄黃 鐘宮者是 為姑洗不 能成清	全調即寄 無射宮是 姑洗宮是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全調即寄 用應鐘對 太簇宮是 宮之仲呂 為太簇清 徵羽調寄 於太簇宮 足為太簇 清羽以應 顯不能成 羽調也	音也其清 林以下皆 不用以音 之過細也 後凡依此	為姑洗清 徵若寄黃 鐘宮者是 為姑洗不 能成清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全調即寄 以下皆係 無射宮為 變律羽調 無射徵 自此而止	
姑洗宮	姑洗	蕤賓	蕤則	應鐘	清大呂	無射	清大呂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無射宮	無射	清黃鐘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清南呂
南呂宮	南呂	應鐘	清大呂	清姑洗	清蕤賓	清大呂
蕤賓宮	蕤賓	蕤則	無射	清黃鐘	清仲呂	清大呂
林鐘宮	林鐘	南呂	應鐘	清大呂	清姑洗	清大呂
姑洗宮	姑洗	蕤賓	蕤則	應鐘	清大呂	清應鐘
仲呂宮	仲呂	清林鐘	清南呂	清黃鐘	清大呂	清應鐘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太簇宮	太簇	林鐘	南呂	清大呂	清應鐘	清姑洗

應鐘宮	應鐘	清大呂	清夾鐘	清蕤賓	清桑則	清仲呂	清無射
	也	半正	半正	半正	半正	半正	半正
	也						

徵羽二音寄宮考

項安世曰有寄宮之法而選宮之說可悟矣徵羽之調未嘗不成矣故樂貴乎七均也惟是周禮圖丘以夾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方澤以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太簇通志卷之五 律 理齋

呂為羽宗廟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似與前圖不類大抵三大祀之樂去其不宜用者而以宜用之宮順序為角徵羽非三分損益論也鄭康成注之詳矣然郊社二樂終似宮音下而角音高意者宮聲皆用倍律乎俟取冷謙郊社之樂考之今固未敢臆定也

丘璠大學衍義補曰十二詩者於鹿鳴六詩云黃鐘清宮注云俗呼正宮關雎六詩云無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鐘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宮越調之類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目也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

古人之彷彿卽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移換尋古調之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卽合作於一堂而有和應之笑然後按鐘律之法截管候氣審度量謹權衡可以得古人之遺則矣

律呂字譜考

黃鐘曰合 大呂太簇皆曰四 大呂聲下曰下四 太簇聲上曰上四

俗樂譜考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 理齋

合之為黃也 四下之為大也 四上之為太也  
 一下之為夾也 一上之為姑也 上上之為仲也  
 勾之為蕤也 人 尺之為林也 下 工下之為蕤也  
 工上之為角也 凡 凡下之為無也 凡 凡上之為應也  
 六 六之為清黃也 于 五下之為大清也 于 五上之為太清也  
 子 緊五之為太清也

太常樂譜考

黃鐘合 太簇四 仲呂上 林鐘尺 南呂工 清黃六 餘皆設而不用如隋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鐘

之二均皆太常卿陳昧協律郎冷謙之所定也

八音考

慶謂天地人物皆陰陽二氣之所為故其器相為貫通樂也者法陰陽自然之氣數取法八風播之八音以為樂器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其聲則出於五行之氣六制器則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器之長短廣狹大小輕重莫不有制七各不同聲音各異三七迭用九七相承故用之於祭祀則足以為感通云

慶按禮樂集云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數為準是以聲出於器七木床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六一 理齋

得則聲得器失則聲失八音惟革木竹土惟聲上一故無當於五音不係於律其餘六音清濁高下若不隨器審察而齊一之欲樂之和難矣夫全非改前齊量不成石非旁為摩鏡不協竹有穴竅疏密之異匏有安山泉崇之殊土惟頻仰啟閉而契絲惟勾挑比律而合總舉言之全欲應石七欲應絲七欲應竹七欲應匏七欲應土而八器之言祖於黃鐘器雖萬有不同會而調之不慮其不克諧也此慶所以損益昔人之言以為八音合作之準

又按世人雖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

一字而未知詠言之旨所謂七律者如以黃鐘為宮便以林鐘

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欲合聲先須吹律使衆音皆合如一律所出方可謂今人不解有以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猶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移柱上下相生其理始得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匏革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妙連音律者必於此而斡旋之聲高

木床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六一 理齋

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不及者損益而酌中之使衆器之間音七翕合不相凌奪然後被之於絲彈者純然如出一手歛之於匏土者翕然如出一口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合作於一堂之上八風從律二氣順序天益清地益寧而神明有不昭格也哉

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目錄



樂制考 慶說一

歷代十一條 附慶說八

樂舞位次合圖 附錄並慶說六

樂器考 慶說一

麾圖二

麾考 慶著

特鐘編鐘圖四

特鐘編鐘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六

目錄

縣鐘磬式合譜圖

列編鐘義

擊編鐘法 慶著

特磬編磬二圖

特磬編磬合考 慶著

寬筚篥考 慶著

編鐘編磬合譜 附錄一

琴圖三

琴考 慶著

調律法 附錄一

九分七法圖

考 附錄一

七絃十二律圖

考二條

七絃縱為七均圖

考

七絃橫為十二律圖二

考三條

大成通志卷之六

目錄

琴音辨

按徽說

彈琴法

減字法

指法三

琴譜

瑟圖四

瑟考 慶著

數絃法 慶著

上絃法	比機形	定絃法	調中聲法	中絃辯 <small>慶著</small>	外內絃解二條	鼓法 <small>慶著</small>	指法	減字法	大成通志卷之六	目錄	三	理齋
									二十五絃佩律圖			
									瑟譜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註	上谷劉 斗懼微甫鑒定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樂制考	慶按祀典奏樂與行禮並重考之歷代制各不同其尊崇至聖先師一也於樂疏首錄之但詳其制而不記年以年見祀饗膳拜祀中	東漢章帝作六代之樂於闕里奏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則無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理齋	射	慶按鄭氏曰陽聲為天陰聲為地以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又按周禮六代之樂謂奏黃鐘歌大呂舞容門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奏曩則歌小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又云奏黃鐘以祀天神奏太簇以祀地示奏姑洗以祀四望奏蕤賓以祀山川奏曩則以祀先妣奏無射以祀先祖古者每祀止用二謂章帝合六代之樂用十二謂則是大合樂大合樂以祀孔子其尊崇吾夫子者可謂至矣至梁武帝始謂祭日不宥適
-------------	------------	------------	------------	-----	---	-------------------------	-------------	----	---	--



舞六代之樂罷之後遂不復大合樂矣。按大磬節部函鐘節林鐘小呂卽仲呂。

又按奏者堂下四縣鐘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也古者奏歌各用一調以配一陰一陽配相對以爲合也後世通用一調與古異矣若文王世子大合樂謂合聲容歌舞之事而自作也非合調也。

南宋文帝釋奠設軒縣之樂

慶按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氏曰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簨簠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皆縣象宮室四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二

理齋

面有牆也劉氏曰宮縣有編鐘編磬各十有六又有特磬十二鐃鐘十二皆以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鄭司農云軒縣縣三面其形曲去其南面避王也判者半也判縣左右之合謂東縣鐘西縣磬又空北面矣特縣七於東方或於階間特磬而已。○宮縣備六律六呂軒縣去仲呂蕤賓判縣又去黃鐘大呂應鐘矣。

南齊武帝北齊顯祖仍用宋制

按是時陳後主設金石之樂雖未記其何縣或亦軒縣之類

樂

隋文帝釋奠奏咸池大夏二樂

按咸池黃帝之樂名周禮以祀地示也。大夏禹樂名周禮以祀山川也。

唐元宗祀先聖樂用宮縣

宮縣見宋文帝下。慶按前用軒縣至元宗始用宮縣庶不失尊崇孔子之意。說者多議禮樂之極隆爲過殊不知孔子生雖爲陪臣沒則爲帝師卽不以極隆之禮事之而可以臣禮

事乎

唐代宗釋奠孔子於國學祀堂復用宮縣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理齋

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宮縣不具至大曆初乃得復先王盛事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徽宗頒堂上正聲大樂一副於闕里

宋高宗將祭文宣王頒降肆習大成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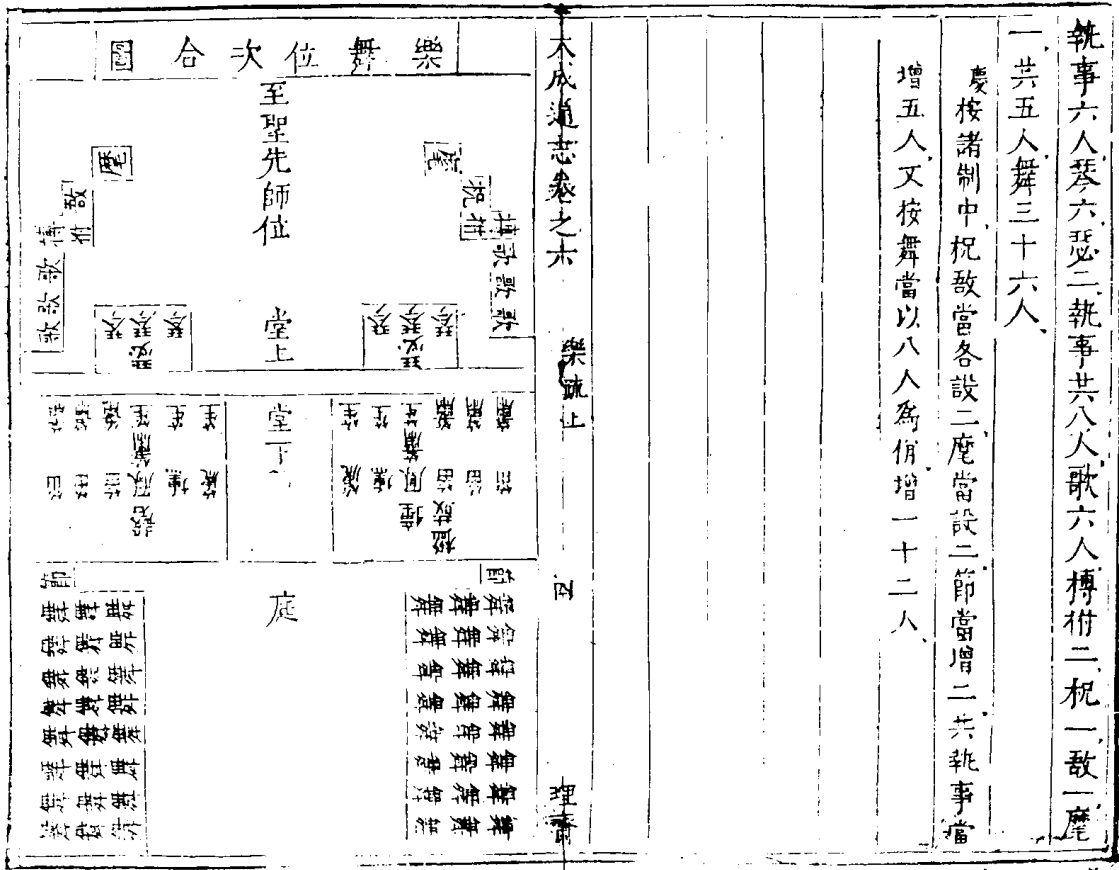
元成宗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

明太祖詔定文廟祭祀設高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其制楹鼓一執事一人編鐘一執事八人編磬一執事八人壎二篪二執事共四人鳳簫二執事二人笛笙簫各

執事六人琴六瑟二執事共八人歌六人搏拊二祝一敵一麾

一、共五人舞三十六人

慶按諸制中祝敵當各設二麾當設二節當增二共執事當增五人又按舞當以八人為併增一十二人



慶按書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此不惟搏拊琴瑟祝敵奏於堂上即磬亦當奏於堂上然特磬今廢則堂上無磬矣書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則祝敵亦奏於堂下然定制久矣止附書義以備考也

又按周禮王氏曰鼗鼙管蕭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祝以合樂敵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也慶再思之祝敵當各設二起奏以祝設於上止樂以敵設於下

又按禮在東方曰生以東生發之方也在西方曰頌以西成不成通志卷之六

功之方也

慶嘗歷考樂舞諸圖各互異同其列歌工琴蕭笙笛各八人

考厥化以前之制也

又按歌工東西相向而不北面者王煥如以為舛誤言之誠是也

又按搏拊或有設於歌者之下琴瑟之上者此為合禮然圖諸書設於上者居多故圖列於上而存說於此

樂器考

慶按樂器闕里誌等書多言所用而不及制作之由然樂器

雖以用重而天下學校藏之有幾即日藏之而能適用者有幾製造之法亦崇先聖者所急需也因並及之



魔考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六

理齊

周禮巾車掌木路達大魔以田以封蕃國周人所建非以魔樂然歷代奏樂用之協律即執之以節樂歌立於樂懸之前稍西唐樂錄所謂翬干是也其制前代以纁帛今用絳繒為之高七尺廣一尺一寸為一幅上繪描金龍三爪無珠前升後降輔以五色雲氣上下綴版以粉為管上版繪雲下版繪山執用朱竿長八尺五寸其制龍首塗之以金令口銜魔下垂牙龍向外降龍向內樂將作可魔者舉而唱之如第一層樂則曰樂奏成和之曲仰魔則升龍見而樂作乃奏七鳴偃之則降龍見而

樂止魔所以指魔樂之初終令知起止也每奏必次第舉魔僅魔如前儀其數二須二人對立於東西兩階以導之開則植於架上架以木為之形四方有足故曰竿下有跌蓋即蕭聲音揮繪音情帛也七尺一日高八尺按龍或作螭上音轉似蛟無角似龍而黃塗叶杜偃音歷上聲什也此也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七

理齊

鐘磬二圖諸樂書中率皆非式按其如式者詳加考証別為

圖說如左



特鐘編鐘合考

爾雅大鐘謂之鑄與賁鼓同奏詩曰賁鼓維鑄或謂之鑄與音  
鼓同奏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鐸磬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殘陳  
賜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鑄周之時大鐘謂之鐘  
小鐘謂之鑄項安世曰鑄大鑄小皆特縣也李之藻曰樂鐘所  
用惟特鐘鑄鐘編鐘三者而已特形小於鑄而大於編以特縣  
故名項安世曰鑄鐘晉鼓或用於軍旅惟鑄鐘編鐘獨用於禮  
樂特縣之名雖諸家互相同異然廟祀所用當以鑄鐘為是但  
其器大其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為其所掩故但於起

木衣禮志卷之七

樂疏上

十

聖書

謂單曲之時擊之以節樂編鐘則聲器皆小故可以并奏而不  
相凌也今文廟制惟用編鐘攷夫創造之始皇圖要覽云帝嚳  
造鐘磬禮曰垂之扣鐘鄭康成曰垂亮時鐘工也世本云舜之  
臣垂造鐘廣雅云僅氏鐘十六枚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  
故聲大白虎通曰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五經通  
義曰以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風闔闔其  
聲羽立秋之音也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不可以  
文載口傳於是冶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考之周禮小胥實  
與編磬同奏凡縣鐘磬半為塔謂合鐘磬而縣於一篋共一十

六枚也全為肆謂鐘一篋磬一篋各一十六枚也十六枚之數

合以八音倍而設之後世多宗鄭氏用四清聲諸各減黃鐘大  
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為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該但脫畧多  
年今大成樂明初冷起敬遵依古制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為正  
鐘四枚為清鐘焉蓋凡聲生於形上異則聲異故國語云昔先  
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若過厚則石聲不發也薄則  
播聲多散後則非聲疾出矣則響聲不舒揚長而則震而不正  
凡此皆形失其度而聲失其中也周禮亦載其說欲如制還須  
考之周禮用算乘除以為輕重高下大小長短之制夫鐘旋下

木衣禮志卷之六

樂疏上

十一

聖書

各有七體十六枚各如其律之尺寸以為體以聲出於形之不  
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故也周禮之制維何按考工記鳧氏為鐘  
兩樂謂之鈇上謂之于上謂之鼓上謂之鈺上謂之  
舞上謂之甬上謂之銜上謂之旋上謂之幹鐘謂  
之篆上謂之枚上謂之景于上之據謂之隧此周禮言形  
體之名義也十分其鈇去二以為鈺以其鈺為之鈇間去二分  
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鈺之  
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圓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  
設其旋此周禮言大小長短之制也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為越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此周禮言厚薄之制也慶籛詳之編鐘各以律為體其全體之高各宜如律諸家皆云內之深取律為數謂自銑至銜中虛高各如律數而美五分為鑠如以九寸為律其七體共高九寸銑廣一十八分六體各廣一十二分共成九寸之數若特鐘則四倍其律之數冬官又言改煎模鑄謂攻金之工金有六齊若鐘鼎之齊則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金用紅銅錫取其滇蜀所產以金為鐘鼎必濟之以錫蓋因金性堅剛而錫柔與六分其一制器則不折金也赤黑而錫青白六分其一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主 理齋

制器又辨潔凡鑄金之法候其煙氣形狀以知生熟依經及疏之意用金錫必鎔煉之使精然後入模鑄之方其改煎金錫有氣之可觀始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為黑濁迨黃白則陰氣漸雜而不純青白則陽氣見矣至於青則陰雜之氣消盡無餘而陽氣純矣煉精矣然後鑄之則用之而無弊再詳金錫之用以兩代寸則庶幾宜矣 音焚鑄音博則音飄我音殘上聲至音 音與律同俗作僅莫作荀 柝音不按鳧氏鄭敬仲云鳧之為物入水不溺勝水不濡先王作樂亦欲無涸溺之樂故名之銑音先上聲銑口兩角為樂兩角處乃鐘之所先故曰銑樂純異音

實一也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而不圓故有兩角問去聲謂間隔一層也于言氣上建而和也鐘層之上柱也按音臣補口也層至此始繁故從其義名之鼓以受擊處名為鼓鉦音在居鐘體正中故名鉦 齊瓦舞踏厲有節之義曰舞謂聲已發動於此六不有節鄭氏曰于鼓鉦舞四者鐘體也角音勇言聲自此而節躍也 律氏曰角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總之七義全書云自舞以至鐘柄通謂之角而舞旋幹三者在角而異名者也 衡平也鐘所須以為平者則聲平而不陔也 陔音坡鄭氏曰角衡二者鐘柄也 律氏曰體所以出聲柄所以垂體旋屬鐘柄有孔樂之可以轉旋故曰旋 實氏謂即錄也形如壁篋所以屬柄篋音行長也 旋以轟為飾有盤旋周回之狀故曰旋轟七必擊之而後可擊擊必旋轟而後能擊七之有旋猶木之有幹也故名幹幹強也 旋言其文之回轉也 幹言其強而能屬鐘也 帶謂七體之界其形條而細若帶焉 王氏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以介鐘而正其名如篆籀之文而義隱於其中故又云篆 黃氏曰篆謂帶之篆文也 按枚王氏曰凡數事以條數物以枚篆間有鐘乳以夾鼓與舞故又曰枚 林氏曰枚言其數之可數也 黃氏曰篆間有圓可枚數也謂圓可九枚夾音結按景音影 王氏曰日在上

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主 理齋

景在下精入乎神而幽景出乎明而大放別而可數故枚又謂之景黃氏曰景謂枚中凹而有影也凹音天陔當作燧推辭也謂擊之處聲并生光故又曰燧鄭氏曰燧在鼓中室而生光有似夫燧黃氏曰鼓間為燧而圓其外室音規饒下孔也按經王氏曰凡鐘制皆下後而上欹故鈺徑得鈺徑十之八如律九寸鈺圓倍其數為一尺八寸法二以為鈺則鈺圓一尺四十四分徑六寸法二得四寸八分先儒謂自舞下至於千皆鐘體通謂之鈺則千鼓篆枚樂鈺舞皆在鈺而異名者也鈺間先儒以鈺間為千以鈺為鈺間則鈺圓徑與鈺同鼓間王氏曰鼓間又法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古 理齊

二分則居鈺圓徑之十六脩長也黃氏云脩亦徑也乃變文耳廣亦徑也又法二分則居鈺徑之四王氏曰舞既促則當以橫為脩縱為廣則上不失於太促下不失於太侈矣長亦徑也鄭氏曰以鈺長為脩長并衡數也設其旋先儒謂旋長如甬以三分之一在衡上以其一為之厚如鼓徑四寸八分則其厚四分八釐燧又取厚六分之一如鈺厚四分八釐則燧厚八釐燧深則不傷鐘體必圓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意羨音衍餘也齊與劑同入錫各隨其器而有多寡之不同所以有六齊與音軟六分其一王氏曰鐘以擊為最則用錫為最少

縣鐘磬式合譜圖

二月夾鐘清一	正月太簇清五	上十二月大呂清四	十一月黃鐘清六	十月應鐘凡	奠九月無射凡	八月南呂工	七月蕤則工
十一月黃鐘合	十二月大呂四	下正月太簇四	二月夾鐘一	三月姑洗一	奠四月仲呂上	五月蕤賓勾	六月林鐘入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古

理齊

列編鐘義

黃鐘為聲氣之元萬事根本在縣之序必以黃鐘列於下奠崇牙右方應得陽氣施鍾於黃泉孽萌萬物自下面始升於子應十一月次大呂應十二月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而宣氣也次太簇應正月蕤奏也言萬物隨陽氣大奏地而出也次夾鐘應二月言陰夾助太簇以宣四方之氣也次姑洗應三月姑故也洗潔也次仲呂應四月言陽氣去故就新而潔明微陰始助姑洗宜氣齊物也次蕤賓應五月蕤繼也賓導也言導陰陽始繼養物也次林鐘應六月林生也言陰氣助蕤賓大慈盛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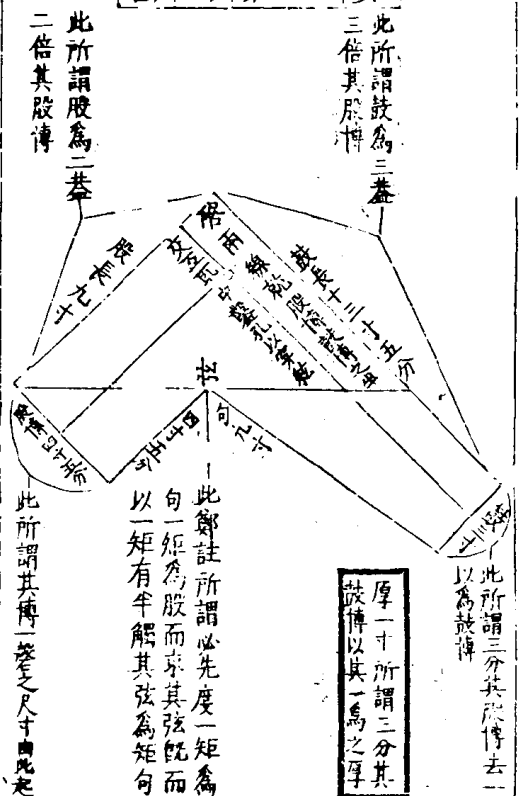
黃鐘大呂由右而左以至應鐘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  
 暢陰和為下集之義上層則自左而右首蕤則次南呂次無射  
 應鐘兵聲由黃鐘漸清至應鐘清之極矣又繼之以四清又清  
 之極而入於西北矣西北乾位也冬也蓋八卦以乾為父八音  
 以鐘磬為主云

擊編鐘法

司鐘者聽歌聲之起轉隨應聲律以擊之如擊黃鐘以合字應  
 擊太簇以四字應擊姑洗以一字應擊仲呂以上字應擊林鐘  
 以尺字應擊南呂以工字應擊應鐘以凡字應擊清黃以六字  
 太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七 理齊

應擊清太以五字應是以八音之疾徐成翕純皦緯之文也馬  
 醇宇祝典考曰大呂末鐘蕤賓則無射五音縣而不用隋人  
 謂之啞鐘然尚恨十六枚未盡舉而古初之制已亡矣若闕里  
 誌以為將作樂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闕則擊磬以收之謂  
 金聲而玉振之也若用之於特鐘則可用之於編鐘則音樂之  
 制盡淪矣胡乎可

黃鐘磬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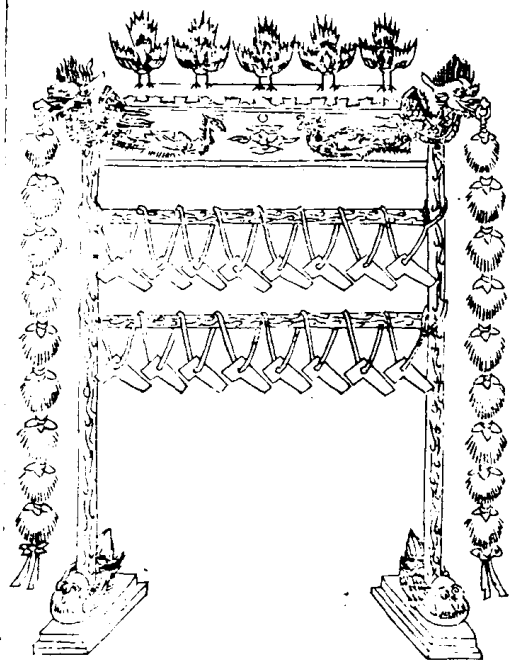
太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七

理齊

編磬圖





特磬編磬合考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變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皇圖要覽云帝嚳造鐘磬說文云無句氏作磬。世本云無句氏堯臣也。樂錄曰堯時磬叔所造爾雅大磬謂之磬郭璞曰磬形似律箏以玉為之。愈氏曰古者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周禮特縣掌於縣。縣編縣掌於磬師。玉磬在堂上所以節歌笙。頌磬在堂下。取為樂節若編磬則宮商皆備。與編鐘同奏也。大射禮笙磬西面頌磬東面。鄭康成曰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十六

理齊

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也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若此則編縣之鐘磬同有笙頌之目隨方而異稱者也。張安茂曰據禮明文堂上鐘磬特縣各一。祇縣所掌之特磬即玉磬也。堂下鐘有特縣而磬惟編禮樂箋曰後儒不解乃疑頌磬為玉磬而陳賜又以應歌者為頌磬是不知堂上堂下之異矣。今特縣久廢止存編磬。廣雅曰毋句氏磬十六枚夫鐘金音也有煎煉模鑄之法人工而成之也。磬石音也。石雖天成而成器還有人工。取石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又云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其中多磬石。又云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俱今關隴之間書。

云泗濱浮磬則以靈璧之產為勝。然今河內太行諸山產石頗勝靈璧。浮之為言取其石近水而露生以水克滯而土暨捷也。

則聲閉而圓潤。王子年拾遺記曰瀛州池上有青石可以為磬。其石丈餘輕若鴻毛恐未必然。取石之方若此而十六枚大小長短厚薄之等依律之尺度為之則有說。周禮冬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按倨句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俞氏曰句即股倨即鼓也。言其大形如倨句然一短有半者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十九

理齊

狹而長短者為股為上為後長者為鼓為下為前。其上下弦折如矩。下弦比上弦長三分之一。上下弦各二分為一矩。下弦長一分為矩之半。以長掩短故謂倨句一矩有半也。此言磬之形體也。博者股之廣也。股者磬之上股也。鼓者受擊之處也。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者。謂股博得三之一。股長得三之二。鼓長得三之三。皆以三分損一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亦可謂之矩半。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者謂股鼓之厚均得鼓博三分之一。如律長三寸則鼓長九寸博三寸厚一寸股長九寸博四寸五分厚俱用鼓博三分之一。此言磬之律度也。已上聲太清摩。

其兩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已下聲太濁摩其四端使短而厚則其聲清此又取音之法也李之藻曰擊磬厚者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薄者宜輕不宜重七則不和諸樂不言輕重惟磬言之蓋輕重妙義存焉磬首鼻取音低洋磬不曰石而曰磬以石成磬而貢也俗音巨句音勾

王煥如曰編磬長短相迫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雖然可不用律而獨以是哉

附論曰周禮歷三千季自宋以前列為十三經以取士則人之習之者不為寡矣而注之者亦不為少矣慶讀考工記一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廿一

理齊

書注家以上股博為鼓長下鼓博為股長則股為二鼓為三之說贅矣而股博又不言則脫矣依注讀之反以古聖人之經而致茲多病也于今尚從其誤蓋未嘗會心於經故也

篋簾考

樂有編鐘編磬必有篋簾釋名云縣鐘磬者橫曰篋七峻也縱曰簾在旁崇篋也考工記梓人為篋簾贏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簾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簾小首而長博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為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

龍篋簾殿之崇牙周之璧篋注龍飾以龍形崇牙其崇如牙以

柱鐘磬飾以采色至周尚文又於篋上畫綉為翠載之以璧重

五采羽於其下挂於篋之上郭璞曰縣鐘磬之木植者為簾

兩端橫塗者為篋七上加以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篋

刻版捷業如鉅齒也去縣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

然謂之崇牙今制篋簾皆緣以朱篋二層於篋上加以業績五

色雲龍中列以博山或曰業上刻五色鳴鶴狀牙端施銅鈞所

以縣鐘磬則不然以其卷然可以挂縣故謂磬用繩篋上皆刻

龍鱗於兩端樹采羽五於其上龍口垂五色旒蘇各九而一經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廿一

理齊

繼結以為要縣篋足刻獸首皆向外鐘簾以贏者狻猊也簾簾以羽者白鴛也鐘篋刻螭磬篋刻鳳皆塗以金文廟篋簾之制四代之禮備矣篋首尹切簾渠呂切贏魯果切繼慈陵切長通作梟以漆七物也五色旒蘇謂盤線緇繡之毳五綵錯為同心而下垂也一云散貌

編鐘編磬合譜宮詞

迎神

大哉南孔聖  
四工尺仲  
十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維南持王

化太斯民是合宗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三尺上仲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八尺上仲

精南純林

並太隆仲神黃其南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三尺上仲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八尺上仲

初獻

白太生仲民林  
四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大戴禮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聖廟

惟南師林

神仲明太度黃越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三尺上仲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八尺上仲

禮南容太

斯林稱仲泰太  
四尺上仲  
六尺上仲  
三尺上仲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八尺上仲

亞獻

大哉仲聖合師  
四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作南樂太

以仲崇林時仲  
四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嘉南牲中

孔黃碩太薦太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三尺上仲  
八尺上仲  
六尺上仲  
八尺上仲

終獻

百上仲王南  
六上尺仲  
十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瞻南之工

洋林仲神林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惟南清林

且太旨仲登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微饌

犧象太在仲前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以太饗南

以林薦仲既中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大戴禮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聖廟

人南和神

悅太祭黃則太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送神

有太嚴南學  
四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恪南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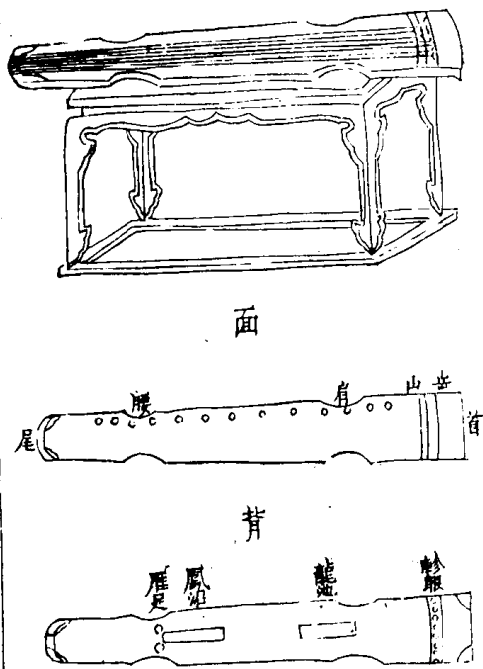
祀林事仲威有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神南取太

還林復仲明黃  
六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三上尺仲  
八上尺仲  
六上尺仲

曰四乎太當其所自來國亦遠矣

琴圖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古

理齊

琴考

世本云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為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琴操云伏羲氏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說文云神農所造，練朱玉絃，至周文武增二絃，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或云帝俊使晏龍作樂，記曰舜彈五絃之琴，拾遺記云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晉記云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或又云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爾雅大琴謂之離，以斯也，琴制大小長短，歷代不同，惟五絃增之為七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革

理齊

則自周始，李之藻曰：通長五尺五寸，合河圖全數，韻岳中間五尺，以當大衍絃有七，以五音兼二少，舜歌南風，琴瑟取五，一時大子希聲之制也，李照陳賜欲存五絃而去二絃，說者以為七音八十四聲，將安寄乎，慶詳今制，謂以律為尺，慶揚翥其脩舒，行演諸式，今琴合桐梓二木為之，面版用梓，厚三分，底用桐，厚八分，長三尺六寸六分，首廣五寸五分，身廣六寸，尾廣四寸五分，額長二十四分，首中高二十七分，傍高二寸，尾中高二十二分，傍高一寸五分，額高五分，厚三分，尾羽廣五分，高三分，腹下龍沼六寸，鳳池四寸，中藏天地二柱，天柱圓厚七分，居四五徽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八九徽界，其通體象鳳，上圓下方，象天地上梓，下桐，象剛柔，面版三分，象三光，底八分，象八風，長三尺六寸六分，象象蕃之日，首廣五寸五分，象五行有餘氣，身廣六寸，象六合，尾廣四寸五分，象四時有餘閏，額長二十四分，象二十四氣，首尾向底，象尊卑，額高五分，象五鎮，厚三分，象三德，一云五分，其身三為上，二為下，象參天兩地，首足尾翅，備四象也，七絃外五，備君臣民物事也，內二備函少也，筆談云：琴材輕鬆脫滑，謂之四善，是制雖取於木，而音還取於絲，八音之有絲，惟琴惟瑟，絲必附於木者，絲屬火，木不離母故也，夫木之制，則絲可得

而考矣。慶考其水凍之法於周禮。考工記。僉氏凍絲以沈水。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七帛以欄為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滌之以蜃清其灰。而益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七日七夜。水凍之法。愈今火煉。然後可以終純為絃矣。宮絃絲數八十一。商絃七十二。角絃六十四。徵絃五十四。羽絃四十八。文四十一。武三十六。七絃既成。安於手外者為大。為外。安於手內者為小。為內。故數絃自外為第一。每絃必繫以軫。以定轉旋。得緩急也。善哉樂之有琴。合天地之正音。養中和之正氣。昔之大聖。大成通志卷之六。樂疏上。其。理齊。

大賢日用取之以自適也。故子賤鳴之而單父治。雅門鼓之而孟嘗泣。盛德著見。成昭在神明也。志在高山。即以為嶽。七然若泰山。志在流水。即以為澤。七乎若江河。慶於大成之樂。不患無子期。止恨少伯牙耳。琴音銀。揚蕭謂舉也。脩舒謂長也。析演謂廣也。僕音茫。流音稅。滌。語候切。渥音握。屢上聲。按治絲帛而熟之。謂之熨。沈水。謂水也。以水和灰。浸七日。取出。謂滌。七日。取。陽氣溫之。井取陰氣寒之。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渥渥。潤也。滌。浸滌也。蜃。蛤灰也。盪。水下也。揮。振動也。沃。澆灌也。塗。所。林也。抹。音末。摩也。宿。經宿也。尺。止也。守也。絲。音珍。轉。繩也。絃。音。

桓結也。

調律法

李之藻曰。調律先求黃鐘為本。轉絃緩急。協律最難。吹律以定絃。古人之本法也。按笙以定絃。今人之捷法也。雖八十四音。而笙之七簧。足以定之。此執簡馭繁之道也。大抵琴理淵雅。左手綽注吟揉。右手疾徐輕重。雅樂禁焉。蓋歌聲緩緩。絃音短促。俗琴乃一字為一彈。倫礙綽瓌之音。出而雅道遠矣。張鷟樂譜謂。按徽聲短。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夫散彈之長。能幾何。不與按徽相應。則意味索然。況散音亦似是而非者乎。韻音促。瓌音瓌。

大成通志卷之六。樂疏上。其。理齊。

馬理曰。張子琴譜。謂宜散彈。而不宜按徽。今譜之六四合尺。凡上。考之。唐宋皆然。其末遠矣。

圖	九分七法考
濁聲	上
中聲	中
清聲	下
中	調

禮樂箋曰朱子定律之法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七法為準如兀臨岳至尾中分之先定七徽是為中聲又三分之定五徽九徽又四分之定四徽十徽又五分之定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又六分之定二徽十二徽又八分之定一徽十三徽今試以泛聲求之每絃之九徽與五徽應同出於三分也十徽與四徽應同出於四分也凡諸徽之同出者無不相應惟七徽不然以是知黃鐘之獨尊也自五徽至九徽緩急得中是為中位十徽至十三徽去彈太遠其聲多濁管長之應也一徽至四徽去彈甚迫其聲多清管短之應也故十二律相生者以臨岳為下生去取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艾 理齋

近琴尾為上生宋姜夔樂議以一絃至四絃為上準象黃鐘子律四徽至七徽為中準象黃鐘正律七絃至龍齶為下準象黃鐘倍律夫十二律之在琴也周流不定竟章彌為知律者也分黃鐘而三之果何意乎

張安茂曰箋說以七絃十三徽條分而續析之使散聲實聲正律變律燦如指掌斯真琴理未發之奧也得是圖而審思之庶古音可復作矣

七絃十二律圖

宮十一 商七十二 角五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六 變宮五十二 變商五十六

七絃	六絃	五絃	四絃	三絃	二絃	一絃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黃鐘正	蕤賓正	林鐘正	巽則正	南呂正	無射正	應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仲呂正	蕤賓正	大呂正	夾鐘正	姑洗正	仲呂正	蕤賓正
太簇正	蕤賓正	南呂正	應鐘正	大呂正	黃鐘正	大呂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姑洗正	蕤賓正	應鐘正	黃鐘正	大呂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林鐘正	蕤賓正	太簇正	夾鐘正	姑洗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南呂正	蕤賓正	姑洗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應鐘正	蕤賓正	蕤賓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清黃鐘正	蕤賓正	蕤賓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清大呂正	蕤賓正	蕤賓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蕤賓正	應鐘正	太簇正	仲呂正

箋曰七絃十三徽縱之則成七均橫之則成十二律中徽為黃

鐘者。上此則已濁。下此則已清也。中徽在一絃為黃鐘。二絃為太簇。三絃為姑洗。三陽也。不用蕤賓以降者。蕤賓陽之象。無射陽之竭也。中徽在四絃為林鐘。五絃為南呂。六絃為應鐘。三陰也。不用大呂以降者。大呂陰之象。仲呂陰之竭也。中徽在七絃則為太簇。清聲。太簇者陰陽之和也。大呂為黃鐘之妻。列於上。林鐘為黃鐘之子。列於下。其夫婦皆同位而處。其子母皆隔位而生。皆隨化育之義也。六絃十二徽皆變。七絃十三徽皆變者。二少以清五音之窮也。不用變徵者。古所謂變宮比於正音。謂之和。變徵不比於正音。謂之繆也。況角徵之音。已和於正宮變。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理齋

宮矣。則亦可以勿用也。用少商者。羽與角相應於十一徽。則商音尚不及一位。少商者。所以謂羽聲之和也。杜氏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

七絃縱為七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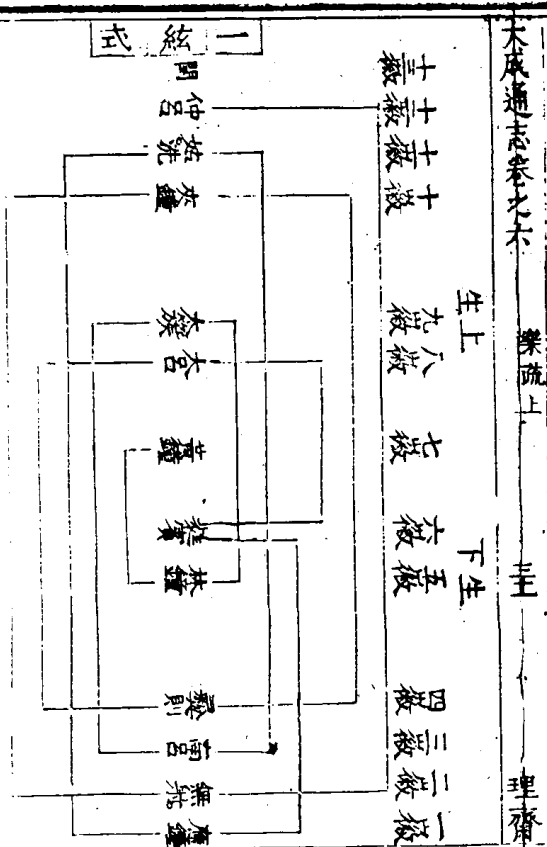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商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大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應鐘	清大簇	

其餘十二徽縱俱似此

七絃縱為七均考

箋曰。自七徽黃鐘為宮。至清太簇為七均。若自八徽大呂為宮。順下以成七均。然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以外。皆不可成宮。詳見寄宮之說。

七絃橫為十二律二圖



三絃以下俱做此生上  
七絃  
六絃  
五絃  
四絃  
三絃  
二絃  
一絃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式絃二

三絃以下俱做此生上  
七絃  
六絃  
五絃  
四絃  
三絃  
二絃  
一絃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大成通志卷之六

七絃橫為十二律考

箋曰以一絃中徽為君上生者從上下生者從下周流不滯隔  
位相生而十二律正焉蓋一琴之中九十一律惟黃鐘最尊諸  
律環向者有北辰星拱之象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其位正諸  
律莫敢並也其聲洪無音莫敢抗也近之說者欲以十徽為黃  
鐘則其音緩弱而七徽之聲得以凌之且君非其位而上下相  
生之數亦皆不符矣

又曰七絃散聲何聲也曰一絃爨則二絃無射三絃黃鐘四絃  
夾鐘五絃仲呂六絃蕤賓鐘皆倍聲也惟七絃之無射則正聲也

何以謂倍聲也曰是從中徽而生也一絃中徽為黃鐘數至第  
九位為爨則然至散聲其音益濁矣則於爨則本律益以再倍  
故一絃散聲與爨則再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六寸六分五釐  
三毫二絃中徽為太簇數至第九位為無射於無射本律益以  
再倍故二絃散聲與無射再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四寸六分  
五釐二毫四絲三絃中徽為姑洗數至第九位為黃鐘於黃鐘  
本律益以半倍故三絃散聲與黃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  
三寸五分等而下之四絃散聲與夾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一  
尺一寸六絲五絃散聲與仲呂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九寸八分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器上

三三

理齊

六釐九毫六絲九忽六絃散聲與林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九  
寸七絃散聲與無射之正律合說者以三絃散聲為黃鐘不知  
乃倍半之黃鐘非正律也惟以三絃為黃鐘故誤以一絃十徽  
之夾鐘為黃鐘則音愈下而調愈繆矣此七絃散聲說

又曰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徽惟第三絃獨應於十  
一徽妾慶謂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六絃十一徽應三絃  
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  
其言慢調是也而徽則弗合矣朱子謂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  
也二與四者徽與散徽應也第三第五絃獨會於十一徽者初



與散羽應也。其說誠當。但以四絃為宮，五絃為商，疑亦未安。蓋五絃之五音非正，調皆慢調也。惟實按一絃之十徽為正宮音。二絃之十徽為正商音，三絃之十徽為正角音，四絃之十徽為正徵音，五絃之十徽為正羽音。如角音之不及於宮者，二律共差十七分，強其法從黃鐘之管，八十一分為率，以九分為一律。今三絃散聲為慢角音，則高於角二律矣。故與一絃之正宮合也。四絃散聲為慢徵音，亦高於徵二律，故與二絃之正商合也。五絃散聲為慢羽音，而羽之距角不及二律，差十六分，角音退一律以就之，故五與三應於十一徽也。至二變之於徵羽，亦不一律以就之。故五與三應於十一徽也。至二變之於徵羽，亦不一律以就之。故五與三應於十一徽也。

琴音辨

琴曰琴音以實聲為主，散聲用於齊，攄泛聲用於唱嘆。凡樂歌之字，必以實聲出之，字間之調，必以齊攄和之，調成而韻不足，則以泛聲味之。大抵樂貴於和，晏子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齊攄所以和聲者也。今之吟猱絀注，獨撫一絃者，更出鄭衛下矣。然泛音則非鄭衛也。

按徽說

變律之在絃也，二絃有三，七絃有五，四絃有七，五絃有九，六絃僅中徽不變也。七絃僅散聲不變也。圖具前，自四清之外，皆不宜按，即或按焉，亦必察其宮調，而以實徽與散聲相濟焉。古雅樂無論矣，即鄭衛之音，亦未有不明五音十二律而能成調者也。今之俗師，運指於六七絃間，不知律呂，妄為弄聲，得稱鄭衛也，侔矣。

彈琴法

陳賜曰：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而琴又以中徽為君。雅樂之用，惟求中徽為君，而中聲在是，為廟中如吹黃鐘律，聽其音以右手，中指勾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摩七徽上下之間。如鐘律之音，在徽上，則進軫以緊之，如鐘律之音，在徽下，則退軫以緩之，必得鐘律之音，正對七徽。此所謂中聲，乃天地之元聲也。然後如尋常定絃法，以調之。絃既調矣，按中徽吹笙，以指按中徽。第一絃黃鐘，以合字應。徽下即為大呂，第二絃中徽為太簇，以四字應。徽下為夾鐘，第三絃中徽為姑洗，以一字應。徽下為仲呂，以上字應。第四絃中徽為林鐘，以尺字應。徽下為蕤則，一云非對為蕤賓，第五絃中徽為南呂，以工字應。徽下為無射，第六絃中徽為應鐘，以凡字應。徽上為仲呂，徽下為清黃鐘，以六字

應第七絃中徽為清太簇以五字應

減字法

早兩絃齊聲曰提減作早即下商為之二法也廿左手不按絃只以右手彈曰散減作并大商食指挑七絃中指勾四絃曰大間勾減作商作奇山食指挑七絃中指勾五絃曰小間勾減作何亦作奇凡間四絃為大間勾三絃為小間勾餘倣此

右手指法

木食指向內曰抹減作木山食指向外曰挑勾中指內曰勾馬中指向外曰剔

大成遺志卷之六

樂統上

三

理素

左手指法

大左手第一押指為大指人左手第二指為食指減作人中左手第三指為中指凡按第一絃必用中指夕左手第四指為無名指減作夕

合左右手

荷用左手大指按第九徽右手中指勾第四絃荷用左手名指按第十徽右手中指勾第五絃

琴譜

迎神

大哉南孔聖道太德尊林崇仲

維神

維南神王仲花太斯民是黃宗太典祀太有仲常林

精純

精純純行太隆仲神其南來格於昭聖黃容太

初獻

自生民來誰太庶其仲盛太

大成遺志卷之六

樂統上

三

理素

惟南

惟南師林神上明度黃越太前上聖案仲帛具仲成林

禮容

禮容容太斯稱黍稷南非黃馨惟南神之仲聽太

亞獻

大哉仲聖師太實天林生仲德太

作樂

作樂以仲崇時祀太無歎清醑南惟馨仲

嘉牲

嘉牲仲孔合碩薦太修南神黃明庶幾昭格太

<p>終獻 百仲王 工宗 師仲生 民仲物 太軌 合</p>	<p>瞻黃之 南洋 神仲 其仲 寧太 止合 酌太 彼黃 金仲 疊仲</p>	<p>惟清 且太 旨仲 登仲 獻太 惟仲 三仲 於黃 嘻南 成仲 禮仲</p>	<p>徽饌 儀仲 象太 在仲 前仲 豆太 蓮仲 在黃 列太</p>	<p>以太 饗南 以仲 薦仲 既仲 芬仲 既太 潔仲 禮黃 成太 樂仲 備太</p>	<p>人南 和仲 神仲 悅太 祭黃 則太 受仲 福仲 率黃 遵南 無仲 越仲</p>	<p>送神 有太 嚴南 學仲 宮仲 四黃 方太 來仲 宗太</p>	<p>恪黃 恭南 祀仲 事仲 威南 儀仲 雖仲 雖太 歌仲 茲仲 惟南 馨仲</p>	<p>神取 馭太 還仲 復仲 明黃 禮仲 斯仲 畢仲 咸南 膺仲 百仲 福太</p>	<p>瑟柱圖 口 肩 足</p>
---	---	---	---	--	--	---	--	--	------------------------------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琴考

世本云庖犧氏作琴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李文利云嵇琴五十絃闕里誌曰雅瑟三十五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爾雅大瑟謂之灑言瑟變聲流離布出如灑也長廣同上絃二十七陳賜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其為用有大小有中有甚推徒頌茲雅樂所用惟頌而巳前大成瑟做姜夔制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聞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崇岳一寸八分張安茂云通身長九尺首長九寸廣二尺尾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六寸兩岳中間六尺三

瑟圖

寸岳高一寸七分，今當用其短而狹者，以便變彈。按瑟以桐為面，梓為腹，首寬尾狹，腹下開二越，使其聲條達，首越對首岳，形圓徑三寸，橫四寸，上當鼓處宜衡。尾越對尾岳，形方，徑四寸，橫五寸，餘結所歸宜縱。腹中施九梁，首通足高四寸，旁高三寸，尾通中高三寸，旁高二寸五分，皆象黃鐘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從容，瑟體名武崇，武崇言其厚也。四隅刻雲以綠，其武貳其行雲之和。一云尾下兩旁垂雲各六，瑟身蒙以紫漆，而和漆其壁。與者尾腹絃二十有五，兩岳外小孔各二十五，以繫絃，七須如琴用水凍絲，紵純大絃絲八十一，縷小絃絲七十二，縷絃別以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理齋

五色五七相次蒼為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黝又次之，使肆習者便於擇絃，故易古之朱絃為五色，每絃必施一柱，古人以玉為之，傳曰玉柱，二老是也。今用桑，崇二寸七分，十分其九之長，以其一之半為首之廣，而首倍之，十分其尺有八之廣，以其一為尾之廣，首廣容絃厚分七之三，肩倍分，而足四之，形須方平，庶不致蹶，豎柱自外第一絃近尾岳起，以次而前，以行列之，至內第十二絃，二十五柱盡，豎則近左手鼓處，柱必遊移，以調清濁，雁行列之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故名雁柱，不可從清黃柱，復後而前。雁音飾，越音活，不也，養深清色，點音首。

數絃法  
 由外及內，延身處為內，為小，身以外為外，為大。七絃自外一絃為第一，小絃自外一絃數至第十四絃為第一。

上絃法  
 先以絃穿入岳旁竅內，以手探越，取出絃頭，繫以絨條，合松竅隙，緊抽探岳，即以絃尾穿入尾岳旁竅，又以手探岳，取出纏於食指，着力緊拽，繞瑟尾而止，以止機按定，然後以餘絃纏繞本絃，或三纏五纏至七纏，以不動為度。

止機形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理齋

定絃法  
 上絃審音，俱用散聲，不須設柱。先上中絃空彈散聲，合與琴第三絃散聲同，次上第一第二絃，視琴第一絃散聲，稱底第三第四絃與琴第一絃散聲同，第五第六絃，視琴第二絃散聲，微底第七第八絃與琴第二絃散聲同，第九第十絃，視琴第三絃散聲，微底第十一十二絃，視琴第三絃散聲，微底自第十三絃至第二十五絃散聲，皆與琴第三絃散聲同。

調中聲法

爾雅云庖養作瑟二十五絃具二均謂同之聲陳暘曰二均之聲以清中變彈之外十二絃為中聲除中絃不用外內十二絃為清聲故以右手鼓中聲十二左手鼓清聲十二俱以笙定瑟須平氣而吹之以右手中指勾外第一絃以左手遊移其柱如絃緩便知中聲在上則前其柱以迫之如絃急便知中聲在下則却其柱以就之必求第一管與黃鐘合此謂中聲然後依相生之法遊移其柱次第調協

中絃辯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四

理齋

慶按瑟有二十五絃樂書多以中絃名為君絃謂不繫數內黃鐘又欲去之以定為二十四絃然皆非也李之藻曰外十二中聲內十二清聲中益一絃為黃鐘半聲邊絃二中絃一皆黃鐘也鼓中則清應鼓清則半應不與衆律同班以中君也君尊也笙簧律準皆於十二律外有一黃鐘清聲瑟之中絃猶是也鼓之當以六字應妙哉斯言非自振之先生創言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雅言之而先生暢發之也制瘡去聲與辦同

外內絃解

外第一絃為黃鐘中二大呂中三太簇中四夾鐘中五姑洗中

六仲呂中七蕤賓中八林鐘中九蕤則中十南呂中十一無射中十二應鍾中內第一絃為黃清二大清三太清四夾清五姑清六仲清七蕤清八林清九蕤清十南清十一無清十二應清外第一絃為黃合二大四三太四夾一五姑一六仲上七蕤勾八林尺九蕤一十南工十一無凡十二應凡內十二絃彈俱如外他又有以內一為黃清六二大清五三太清五四夾清五餘不用者非

張安茂云今太常以黃合仲上林尺單彈單應而太太之四夾姑之一南蕤之工無應之凡皆雙彈雙應潘鑿又以林尺蕤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四

理齋

為雙彈以義樞之音亦諧適但四絃并鼓未免繁聲亂雅斷非古法又謂五六變音用右手以嚴正變其說述理是柱非可膠指亦可換固不拘七右手專鼓中聲左手專鼓清聲也但瑟絃繁指法較琴最簡若果又難矣

鼓法

用指遠近疎密各有所宜如勾則兩手齊勾剔則兩手同剔以至抹挑辟托莫不皆然要之兩手同聲相應則清中共濟內外協和張允為曰或一手指作或兩手并作俱可一手指作則去外一至六片內七至十二絃則又有啞絃矣即趙女鼓之而風



<p>神<small>仲</small>馭<small>太</small>還<small>林</small>復<small>仲</small>明<small>黃</small>禋<small>南</small>斯<small>林</small>畢<small>仲</small>咸<small>南</small>膺<small>林</small>石<small>仲</small>福<small>太</small></p>	<p>格<small>黃</small>恭<small>南</small>祀<small>林</small>事<small>仲</small>威<small>南</small>儀<small>林</small>籬<small>仲</small>籬<small>太</small>歆<small>仲</small>茲<small>林</small>惟<small>南</small>馨<small>林</small></p>	<p>送神 有<small>太</small>嚴<small>南</small>學<small>林</small>宮<small>仲</small>四<small>黃</small>方<small>太</small>來<small>仲</small>宗<small>太</small></p>	<p>人<small>南</small>和<small>林</small>神<small>仲</small>悅<small>太</small>祭<small>黃</small>則<small>太</small>受<small>仲</small>福<small>林</small>率<small>黃</small>遵<small>南</small>無<small>林</small>越<small>仲</small></p>	<p>徵饌 犧<small>仲</small>象<small>太</small>在<small>仲</small>前<small>林</small>豆<small>太</small>籩<small>仲</small>在<small>黃</small>列<small>太</small></p>	<p>以<small>太</small>饗<small>南</small>以<small>林</small>薦<small>仲</small>既<small>仲</small>芬<small>林</small>既<small>太</small>潔<small>仲</small>禮<small>黃</small>成<small>太</small>樂<small>仲</small>備<small>太</small></p>	<p>惟<small>南</small>清<small>林</small>且<small>太</small>旨<small>仲</small>登<small>仲</small>獻<small>太</small>惟<small>林</small>三<small>仲</small>於<small>黃</small>嗜<small>南</small>成<small>林</small>禮<small>仲</small></p>	<p>贈<small>黃</small>之<small>南</small>洋<small>林</small>洋<small>仲</small>神<small>林</small>其<small>仲</small>寧<small>太</small>止<small>黃</small>酌<small>太</small>彼<small>黃</small>金<small>林</small>壘<small>仲</small></p>	<p>終獻 百<small>仲</small>王<small>南</small>宗<small>林</small>師<small>仲</small>生<small>林</small>民<small>仲</small>物<small>太</small>軌<small>黃</small></p>
---	---	--	---	--	---	---	---	--

<p>全黃字音歌 附說一</p>	<p>笙管內外孔字音歌</p>	<p>審音安笙黃開口圖 附歌二</p>	<p>笙圖三</p>	<p>篪譜</p>	<p>吹篪減字法</p>	<p>篪考 二段 慶著一</p>	<p>篪圖</p>	<p>簫笛同譜</p>	<p>笛考 慶著</p>	<p>笛圖</p>	<p>單簫考 慶著</p>	<p>單簫圖</p>	<p>鳳簫考 二條 慶著</p>	<p>鳳簫譜 卽鐘祭譜</p>	<p>律管圖</p>	<p>鳳簫圖</p>	<p>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目錄</p>
------------------	-----------------	---------------------	------------	-----------	--------------	------------------	-----------	-------------	--------------	-----------	---------------	------------	------------------	-----------------	------------	------------	----------------------

笙考四條 慶著三

吹單簧以定字法

吹雙簧以定音法

藏笙法

笙譜

埙圖四

埙考 慶著 附錄二

吹法

減字法

大成通志卷之七 目錄

二

理齋

埙譜

搏拊圖

搏拊考四條 慶著三

楹鼓圖

三正鼓圖

楹鼓考二條 慶著 附錄一

鼗鼓圖

鼗鼓考 慶著

祝敵止篥四圖

祝敵合考 慶著

祝止考 慶著 附錄二

敵篥考 慶著 附錄一

止篥義 附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七 目錄

三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金臺雜 森約齋甫訂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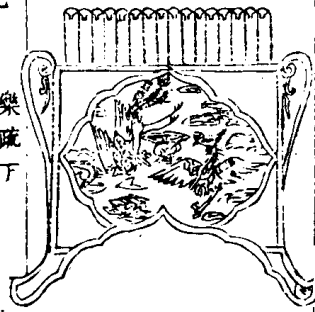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鳳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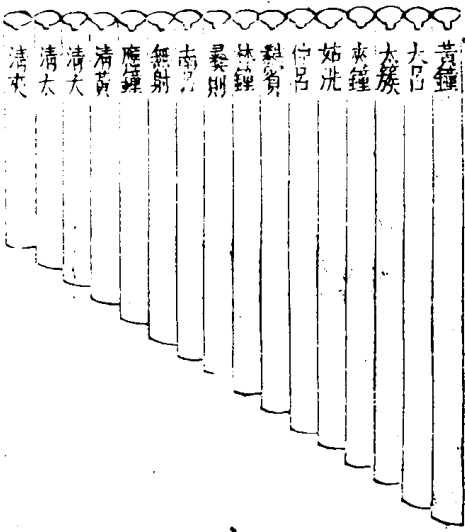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理齊

律管圖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清黃 清大 清太 清夾

鳳簫考

風俗通云。舜作簫。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昆重之器。其形長短並列。參差以象鳳翼。世本云。舜所造。長二尺。白虎通曰。簫者。仲呂之氣也。五經通藝云。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爾雅曰。簫謂之管。編二十三管。長一尺二寸。小者謂之篴。編十六管。長一尺二寸。廣雅。籥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臨川王氏曰。大者二十三管。長尺有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有。二十。鳳簫譜謂之排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張允薦曰。鳳簫十七管。左八音。右八音。中黃鐘也。李文察曰。備器者。合大與小之謂也。小者合律呂之本數。大者合律呂之倍數。本數聲清。倍數聲濁。軍清失之輕。軍濁失之重。輕重之間。乃天地之所以合德。四象之所以合氣。中聲之所以合用。故必合大小器而並奏之。此樂之大成也。若夫軍器者。小成之用也。必制風簫二架。一倍一正。按律次第。輕吹以調中聲。張安茂曰。大簫用十二倍律。加四正律。小簫用十二正律。加四半律。長短圍徑。悉如律數。吹口縱橫俱廣。一分七釐六毫。律有長短。吹口如一。不及則濁。太過則清。凡筭律皆連吹口。按簫之義。本於黃帝。使伶倫取竹嶧谷。斷節而吹。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風。

大成通志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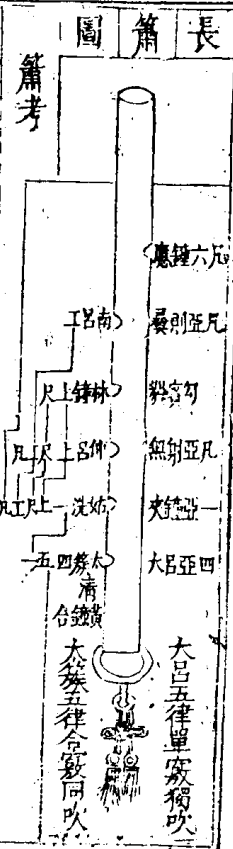
樂疏下

理齊

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管太簇之商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五音正變由此而生今文廟奏者小簫而尺度為善其制編竹為之管十有六其十二管以律截之餘四管以四清聲截之狀如鳳翼音若鳳聲故以鳳簫名然簫者蕭也其聲蕭七而清也一管一音無事假借十六管上則平列下則依律次第而編由右而左管口各開半竅管底留節列於積中積以木為之廣一尺四寸高一尺聚以米兩面皆創金鳳文凜管露上一寸五分此聲氣之元五音之選相為宮之義也考之黃鐘律管長九寸應冬至之氣其聲乃十一月中氣之聲其音大哉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三 理齋

宮以至大呂大簇諸律管莫不如是管或作言管音義以兩手捧槽按律自右吹之其吹法與簫同但鳳簫各為一管而管管則合七音為一管簫管長者六孔在前一孔在後短者六孔在上。一孔在底黃積慶曰一孔在後者蓋前六管又以為黃鐘之義一孔在下者蓋次六管又有蕤賓之義以此言之餘四管亦兩分為制如吹第一管黃鐘以合字應第二管以至第十二管皆如瑟絃應字十三黃清六字十四大清五字十五太清五字十六夾清五字

鳳簫譜與鐘磬譜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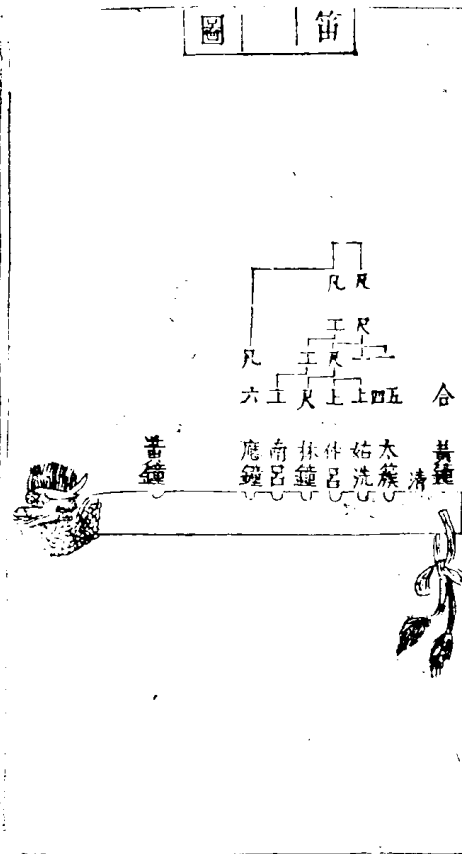
臨川王氏曰洞簫之無底者一曰長簫一曰單簫即古之箏也爾雅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窈注簫三孔廣雅答謂之笛有七孔周禮笙師掌教欽簫正義曰簫是樂器之小者亦本六律六呂而成今制截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徑二分深五釐名曰山

口須擇圓徑合度竅厚適均之管令圓中規直中繩竅中律度其聲乃協截管定竅從上至下先以八十一分律定黃鐘復以七十二分倍為太簇依七均之法倍律至應鐘而止直而吹之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離前孔一寸三分前五孔並離一寸一分下穿繩眼離二寸二分前後相通以紅縲繫之此處乃黃鐘律也凡吹黃鐘六孔皆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尾上第一孔為太簇律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為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為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為仲呂以上字應

凡吹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為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後一孔為應鐘，以凡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並下第一第二二孔，餘皆閉。若重吹，又為清黃鐘，以六字應。如吹六字，只開此一孔，餘皆閉。王煥如曰：如氣急，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歛唇噓之，則聲雅而淡。唇仰，急吹則聲清，唇俯緩吹則聲濁。總之，平氣取音，斯悠揚不迫矣。

吹簫單孔法：第一孔為大呂，以亞四應。第二孔為夾鐘，以亞一應。第三孔為無射，以亞凡應。第四孔為蕤賓，以勾字應。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五 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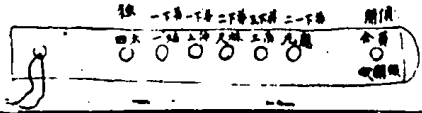


笛考

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有四寸，七孔，以五聲加二變也。京房云：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樂音指歸云：笛，滌也。所以滌邪心，納之於雅正者也。笛韻一定，諸絃歌皆從此出。藝文類聚云：宋玉有笛賦，然則不始於丘仲矣。太平御覽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嶺，取而作笛，吹之作鳳鳴。若是其來遠矣。西京雜記云：長三尺三寸，孔六廣。雅云：籥謂之笛，有七孔。闕里誌云：長一尺四寸，按唐制，尺有八寸，取倍黃鐘為律。今制截紫竹為之，長尺有六寸，圍二寸二分，共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六 理齋

下六孔，徑各二分，竅離孔三寸五分，餘孔皆離五分。孔下至穿，絕眼離二寸五分，繩至本一寸五分，吹竅至末六寸，貫以金龍首，橫而右吹，輕吹之六孔皆閉，乃黃鐘律，以合字應。尾上第一孔，輕吹之為太簇，以四字應。重吹之為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為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二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為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為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第六孔為應鐘，以凡字應。凡吹



凡字開此孔... 第三第三孔餘皆閉若重吹則為清黃鐘	得其聲未... 也	大哉哉南孔林	禮容太斯林	惟南師林	瞻黃之南	惟南清林	微饌	以養南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惟南師林	禮容太斯林	亞獻	作樂太以仲崇林	嘉林牲仲孔黃碩薦蓋神黃明林庶南幾昭仲	移獻	瞻黃之南	惟南清林	微饌	以養南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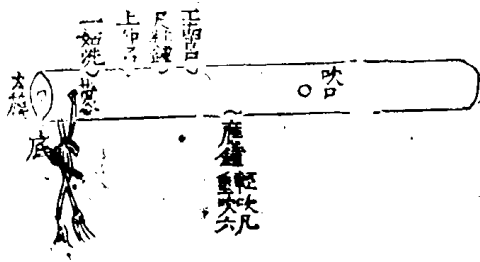
人南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率南無亦越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

送神 有嚴南學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方來宗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

格黃恭南祀事威儀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繼歌茲惟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馨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

神馭太還復明禋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斯畢咸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膺百福尺仲神悅太祭則六後

橫而左吹



箎考

世本云蘇成公所造古史謂成公善箎隋音樂志云長尺有四寸八孔蘇公所造也通曆云帝學平共工之亂作鼗鼓柷楬壎箎則自帝學時已有箎矣李之藻曰帝學合柷制管管壎箎說文箎作籥注云管樂也類橫笛而吹口從右與壎相和爾雅大箎謂之沂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離上一寸三分各翹小者一尺二寸廣雅長一尺四寸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周禮笙師教歛壎箎詩曰伯氏歛壎仲氏歛箎又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箎是壎箎異器而同聲伯仲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五 十 理齋

異體而同氣詩人恥以況焉月令仲夏調箎使和也類宮禮樂疏曰其聲清辨以竹為之其長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皆有翹以通氣翹者正面近尾二小孔是也黃鐘之聲寄此大則過濁小則過清必大小適中僅容粒米而後中聲出焉諸說長皆尺四孔數鄭司農曰七廣雅曰八又有六孔九孔十孔之說今大成樂自宋以來太常定六孔其制以竹為之長以朱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凡六孔前四後一底一又翹二小孔距底九分圍僅容粒米黃鐘中聲出焉故必適中七繫一紅絨縑又首面吹口為一大孔徑三分形如酸棗

橫而左吹，七口距後孔二寸五分，後孔與前四孔各距一寸一分，皆徑二分五釐。第五孔又距翹一分，張允為目，簾簾大而內濶，亦難取聲。宜輕用氣吹之，則其聲和。方合衆聲，王煥如曰：凡吹時用左手，無名指挽所繫之繩而橫吹之，如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為黃鐘。以合字應，黃鐘之聲取於翹也。底一孔為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翹上第一孔為姑洗，以一字應。凡吹一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為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三孔為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四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後一孔為應鐘，以凡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餘皆閉。第四孔，餘皆閉。六孔皆開，為清黃鐘。以六字應。六孔俱閉，為清太簇。以五字應。然與黃鐘別者，須重吹之，張允薦譜，與此差別不贅錄甚矣。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討叛羌，不勝，令雲吹簾，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奏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簾。七之感人如此。用於孔廟格神人和上下宜矣。簾音池，廣雅作籥，俗作簾，柁，柁音空，保，即柁，柁音昨，琴音零，亦音銀，籥音有，開明也。於慮切，老婦也。

吹簾減字法 六孔盡閉，輕吹，底一孔，啟翹上。

第一孔 啟第二孔 啟第三孔 啟第四孔 啟後孔		簾譜	
迎神	犬哉	南仲	道太
維南	持林	王仲	化太
工尺	上仲	四尺	上仲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精南	純林	金太	隆仲
工尺	四尺	上仲	六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初獻	自太	生仲	民來
工尺	四尺	上仲	尺來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惟南	師林	神仲	明太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禮南	容大	斯仲	稱太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亞獻	大太	哉仲	聖師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作仲	樂太	以仲	崇林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嘉林	姓仲	孔黃	碩太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嘉林	姓仲	孔黃	碩太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嘉林	姓仲	孔黃	碩太
工尺	四尺	上仲	四尺
四三	二尺	三寸	二寸

終獻

百仲王南宗林師仲生林民仲物太靴黃

六黃之南洋林洋仲神林其仲上寧太止合酌口彼金尺露仲

五南清林且太音仲上登獻太惟林三仲於六嘻南成尺禮仲

四工尺四尺四上仲上四尺尺三上六工成尺禮仲

以太費南以林薦仲上既仲林既太潔仲禮黃成太樂仲備太

人南和尺神仲悅太祭合剛受仲福林率黃遵南林越仲

四工和尺神仲悅太祭合剛受仲福林率黃遵南林越仲

途神 有太嚴南學宮仲四黃方太來仲宗太

六黃恭南祀事仲威南儀誰誰太款仲茲惟南祭仲

五仲馭太還尺仲復仲明黃禮南斯畢仲威南膺百仲福太

二上仲馭太還尺仲復仲明黃禮南斯畢仲威南膺百仲福太

原缺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舞疏目錄

歌舞考 慶說一

頌歌考 慶說一

歷代十三條 附慶說六

樂章考 慶說一

歷代四十三章 附錄三

曲調考

歌味考

歌譜

大成通志卷之八 目錄

樂章歌譜 附錄一

頌舞考 慶說一

歷代八條 附錄二 附慶說四

舞名考 慶著

舞具考 慶著

先歌後舞考 慶著

舞合文武考

文武舞容考 三條 慶著一

四表九成圖

四表六成六變圖	樂記四表六成圖 慶著
四表考四條慶說一	附錄三 附慶說一
大合樂位次考	大成樂舞諸制 慶說一
佾舞考	慶著
舞列人數考	慶著
節旌圖	旌慶補
節旌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八	目錄
節考	慶著
舞位舞容考	慶著
舞器舞人圖	慶更定
舞人考	慶著
舞人冠衣帶履考	慶著 附錄一
古舞器考	慶著
箜篌圖	箜篌考 慶著
翟圖	翟考 慶著
舞曲譜	慶更定 慶說一
目止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古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揚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歌舞考

歌所以貴人聲也。舞所以節音樂也。然闕里誌具其畧。他書或載或不載。蓋有樂之實。必藉文以表之。一人聲也。於吟咏唱和之際。有舒疾高下之節焉。一舞容也。於綴兆俯仰之間。有剛柔仁義之度焉。是歌舞之事。借金石絲竹而并成者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一 理齋

廢一則不成樂矣。抑未盡是也。化氣質。養德性。則在於歌。識進退。明畧處。又在於舞。況歷來制作。不獨於國學行之。天下諸郡。有頒降矣。慶輯其疏。願天下學校。共體聖王尊崇孔子之意。盡其聲容之美。則不唯不狎衰於崇聖之事。仍於中和之教。為昭明云。

頌歌考

慶按古者有歌有奏。漢為近古。高帝以太牢祀孔子。未有不用歌者。諸書不載。茲以見諸史者為誌。

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歌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



附論曰。慶曆歷代帝王祀孔子樂章。即章帝六奏也。見歌之

隆矣。夫大聖人之教澤。自漢高帝已識其然而尊崇之矣。然

而識之深者。崇之愈至。若章帝者。可謂深識夫子矣。何也。夫

子之教澤。所以淑人心。維世道者。不小也。得其門者。堯舜禹

湯武成之治。可以再見。而能升堂入室。深體而力行者。雍熙

之化。歷千百載。不啻運諸掌上。觀之。帝自尊崇夫子。而外若

白虎觀集諸儒。經美意也。命曹褒議漢禮。敦本良法也。更

有大政若治曆。若省耕。若詔貢舉。賞毛義。皆明天道。厚民生

進賢。遠才以出政者也。凡其樂賦給貧民。禁治獄。慘酷輕徭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賦

十一

理齋

薄賦諸事。皆尚寬仁之事也。漢家帝德之隆。帝治之美。雖遜

文景。而章帝為不可及矣。嗟。慶謂有幸。不幸焉。幸光武

之後。有明帝。明帝之後。復有章帝。不幸章帝。天不假之年。而

承繼又未長也。使帝末年。願謂不體聖人之心法。為內聖

外王之學。而復東漢之治於唐虞三代者。吾不得而信之矣。

樂音語禁地也

隋文帝創釋奠樂章

唐高宗撰文宣王登歌樂章七奏

慶按周禮大祭祀。師磬登歌。鄭司農云。登歌。七者在堂上也。

擊拊磬乃歌。所以貴人聲也。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仁宗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章六奏

宋哲宗增交國公顏子配位登歌

慶按顏子配位。若古之釋奠於先師。則登歌宜矣。後世通祀

又何必然

宋徽宗初更撰釋奠文宣王樂章七奏。後增至十二奏。又增顏

孟二奏

慶謂禮繁則亂。樂繁則息。況於通祀之間。正饗有章。配位各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賦

三

理齋

有章亦非崇尚孔子之意

宋度宗復加曾子子思配位樂章則十六奏矣

慶按宋之登歌。景祐中六奏。哲宗時七奏。大觀三年六奏。四

年十四奏。咸寧中至十六奏。文繁則廢。漸習其陋。豈禮也哉。

金世宗初定文宣王廟樂章。歌九奏。逾八年更定之。數如初

元成宗用登歌。撰樂章十奏

元武宗更定大成樂章十四奏。仍置曲阜廟登歌

明太祖初定釋奠孔子樂章七奏。後詔國學鄉學樂用登歌

慶按自太祖定為六奏。後不復繁文。樂方。禮宜。

明世宗仍以舊制六奏 改字見樂章

樂章考

按文廟諸書以為唐以前亦有樂章，慶賤而鄙，不能廣其耳目，僅以所見者斷自唐始。

唐高宗顯慶三年樂章

迎神奏和之曲

賦歌開切，是古樂章名，或作官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

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饗，是宗是極

太子行奠奏永和之曲 姑洗為宮，按永和亦日安成用文舞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賦

四

理齊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

視膳履門尊要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奠幣奏肅和之曲 南呂為宮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傍周萬物，俯應千年

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日宣

迎祖奏雍和之曲

宣獻瑤篚，庭敷瓊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 按瓊與球同

肅也觀饗，雍也執奠，明醴惟馨，蘋藻可薦

酌獻奏永和之曲 見前

徹豆奏舒和之曲

按徹豆文舞出武舞入

集龜開昭聖列，龍游鳳峙肅神儀 單音舞

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闡音喘

送神奏和之曲 見前按唐書樂志迎神送神曲與前異

宋仁宗景祐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

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賦

五

理齊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豐穰在俎，雅奏來庭，周旋登降，福祉是膺

奠帛奏明安之曲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

齊以淋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奏成安之曲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

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酌福奏綏安之曲

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式遵無越

送神奏疑安之曲

肅七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

散奏肅蠶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肅音隕蠶音享

宋哲宗時增顏子登歌

酌獻奏成安之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饗其從

嘉粟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雍七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不

理得

宋徽宗大觀三年樂章

迎神奏疑安之曲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

幾七膠序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

升降奏同安之曲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

我潔尊罍陳茲芬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於論鼓鐘於茲西雍柔盛肥碩有顯其容

其容洋七咸贖像設幣以達諒音

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法淵源斯文之宗功名赫赫素王之風

碩兮斯牲芬兮斯酒殺我無疆與天為久

配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於牲於醑其從予饗與聖為徒其德不萎

送神奏疑安之曲

肅莊纓綬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七

理得

神之來今肅蠶之隨神之去今休嘉之貽

宋徽宗大觀四年樂章

迎神奏疑安之曲黃鐘為宮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精純金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又 大呂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記威儀孔時

惟茲初丁潔我盛素未遵其道萬世之師

又 太簇為徵

巍。七。堂。七。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  
時。惟。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又 應鐘為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

良日維丁靈誠丕爽揭此精虔神其來饗

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 姑洗為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

豐儀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獻奏同安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

笙鏞和鳴案盛豐備肅降登欽茲秩祀

奠帛奏明安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

柔帛且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奏豐安之曲 姑洗為宮

道通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與萬世

既潔斯牲潔明醑旨不懈以悅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為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  
清酌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交國公顏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

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孟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

與饗在堂情文實種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俱奏文安之曲 姑洗為宮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百王宗師生民物執贍之洋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豆奏娛安之曲 南呂為宮

攝象在前豆遵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樂維和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 黃鐘為宮

有展學于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

歌茲惟馨馳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宋文宗咸淳中復加會昌樂章

郊國公曾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

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饗是宜

沂國公子思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續承允得其宗

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先聖億載是崇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樂章仍依開元故事

迎神奏來寧之曲

初獻盥洗奏靜寧之曲

升獻奏肅寧之曲

奠幣奏和寧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

禮齊

郊國公酌獻奏輯寧之曲

郊國公酌獻奏泰寧之曲

亞獻終獻奏成寧之曲

送神奏來寧之曲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樂章

迎神奏寧安之曲

盥洗奏同安之曲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顏孟酌獻奏成安之曲

曾思酌獻

亞獻終獻奏文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元成宗大德十年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繩

廟庭孔碩奠俎既盈神之格思萬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願若盥洗在庭載盥載濯

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降殿奏景明之曲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

陟降在庭攝齊委珮莫不肅雍洋洋如在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

禮齊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衣。尊。崇。佩。紳。列。侑。蓬。豆。有。楚。樂。具。和。奏。

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瞻斯文絜神之祐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饗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

奏醴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庇隆平

郊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

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

鄉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揚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聽

曾思樂章 闕文

亞獻終獻奏靈明之曲

廟成奕七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

於昭垂訓示我民彞祀德報功酌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七多士不懈益虔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主

聖本

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祚億萬斯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初獻奏成安之曲

四配初獻四奏 金同

亞獻奏文安之曲

終獻奏成安之曲

分獻十哲從祀二奏 金同

徹豆奏娛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明太祖洪武四年樂章

迎神奏成和之曲

奠幣初獻奏寧和之曲

亞獻奏安和之曲

終獻奏景和之曲

徹饌奏成和之曲

望瘞送神 同上

明世宗嘉靖九年更定樂章

迎神奏成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無舞 用宋徽宗大觀

四牛迎神凝安之曲但易宜聖為孔聖

奠幣初獻奏寧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有舞 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奠幣明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亞獻奏安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有舞 用宋徽宗大觀

四年酌獻成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主

理齊

終獻奏景和之曲仲呂為宮 有舞 用宋徽宗大觀四年亞

獻文安之曲 字無改

徹饌奏成和之曲仲呂為宮 無舞 用宋仁宗景祐元年

福綏安之曲但改式字為率字

望瘞送神奏成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無舞 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送神凝安之曲但易魁馭為神馭

凡六樂章如行禮未終仍復奏之復位而止 我

清自受命釋奠樂章皆從舊

史記事曰隋唐宋元以來有用五奏七奏十三奏二十奏者

明朝止於六奏。慶按又有九奏、十四奏、十六奏者。以和名者。唐高宗、明太祖、世宗也。以寧名者。金世宗也。以明名者。元成宗也。若宋仁宗、哲宗、徽宗、度宗皆以安相增益。金世宗後又以安為名。元武宗因之。明之樂章初時更定皆七奏。後用六宜矣。

三原馬理曰：今樂以仲呂為宮而推之，則五音俱備。餘則否。其為仲呂之調必矣。又以律呂還宮之圖考之，凡太簇為宮則仲呂為羽，由太簇之宮至仲呂之羽，並太簇起調太簇畢。調今樂首尾並用太簇，故又知其為太簇之羽也。

大原道志卷之八

歌賦

曲

理齊

西調考

項安世曰：古者歌奏或出同宮或出異調。其異調者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祀地，示奏姑洗歌南宮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巽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饗先祖，鄭康成以日躔斗建為說，謂黃鐘大呂子與丑合，太簇應鐘寅與亥合，姑洗南呂辰與酉合，蕤賓函鐘午與未合，巽則小呂巳與申合，無射夾鐘卯與戌合，儒者議之又有所謂隔八相生，以陰陽分順逆，奏用其子歌用其母如奏黃鐘宜歌仲呂，奏太簇宜歌林鐘，不知古人奏用何律歌用

陰同其陽律則從黃鐘起而右旋，陰同則從大呂起而左旋，故黃鐘合於大呂，太簇合於應鐘，陰陽偕和之義也。雖然斯猶論其理也，而未及於調也。所謂調者，何人聲與八音合，皆出自然如大呂之調雄而微清，黃鐘之聲雄而微濁，二調之歌奏可合也。南呂之調幽清而細，姑洗之聲婉健而平，故歌奏亦可合也。推之太簇應鐘蕤賓函鐘莫不皆然，信乎聲音之道微而古人制作之不易也。至若仲呂之與黃鐘，巽則之與大呂，如冰炭黑白，迥不相入矣。或譏孔廟之樂章皆用仲呂，乃謂陰陽不具，不知以中和為歌，則八音焉得不仲呂是從乎？是雖不得變化之

大原道志卷之八

歌賦

五

理齊

妙而循不失，範我馳驅者也。洵如彼謂登歌仲呂，金奏黃鐘則歌者之音細而琴瑟之聲洪，不知何以成調乎？是皆不識歌調之法，而祖於理與數，故繆妄室戾之極也。

歌味考

慶按古樂有歌有奏，七者金奏也。歌者登歌也。夏侯元辯樂論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歌八闋，以太昊為始。書云九歌，周官登歌，此歌之由來也。說文云：歌者依詠詩也。詠者歌長吟也。徐曰：長引其聲以詠之也。釋名曰：人聲貴歌，七柯也。以聲吟味如草木之有柯葉也。鄭夾漈謂詩本歌也。三百

簾皆可被之管絃魏武帝平荆州得杜夔尚傳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章如孔廟樂章一仲呂律調也歌者抗聲長短往七雜  
 於黃鐘而罔覺孫繼臯曰凡釋奠必有合謂合樂以律和聲而  
 歌之也歌法之妙竊嘗覽之樂記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稿木倨中矩句中鉤此言歌聲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  
 宛轉而曲者有轉折廉隅而中矩者有周旋圓滑而中規者其  
 不言抑揚節奏如此且累七然不斷絕以依其求也故又曰累  
 變如貫珠蓋合樂以律和聲而歌律呂之妙和聲為難爾雅曰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詩曰雍七和鳴先祖是聽其在於物則出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六 理齊

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喉牙舌唇齒之中器貴善其制作  
 而人猶貴正之以聲音也合人與器均調節奏陰陽五行之氣  
 莫不正焉又何患乎神示之不容也哉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  
 之吟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善歌者聲中無字七中有聲曲謂  
 之歌必須擇其善者而後可八音先鐘故名金奏柯音歌隊與  
 聖同句與句同吟占去聲

歌譜  
 上如抗 譜作 上 謂出聲也抗舉也謂高舉之如抗手然曰  
 手見雖高不離手也有從出字而抗有從度

下而抗有從將收而抗皆從喉中高揚之  
 下謂出字之後引聲而去也其聲圓滑而悠  
 徐如水之平如馬之馳從喉中引抑而往更  
 無凝滯

曲如折 譜作 卩 卩字之後轉聲而下三折有續輕款和靜也  
 非謂逆折而上之也

止如稿木 譜作 止 音謂至此而定所謂止也截然如枯木之斷  
 更無繁聲然其止處或在句後或在字後體  
 亦不一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七 理齊  
 倨中矩 譜作 倨 倨歌之轉折者其聲平出之後逆折而上復  
 持滿而下如矩之方而折也

句中鉤 譜作 鉤 此手出聲也其聲委蛇平吐而有餘韻如鉤  
 之圓滿而長也

累變如貫珠 譜作 珠 音韻既長呼吸唱嘆粒粒如珠之圓而不絕  
 此所謂末言也

樂譜又有  
 長聲 譜作 長  
 短聲 譜作 短



① 轉音而下  
 ② 轉音而上  
 ③ 轉音而平  
 ④ 轉音而短  
 ⑤ 轉音而長  
 ⑥ 轉音而高  
 ⑦ 轉音而低  
 ⑧ 轉音而急  
 ⑨ 轉音而緩  
 ⑩ 轉音而重  
 ⑪ 轉音而輕  
 ⑫ 轉音而和  
 ⑬ 轉音而剛  
 ⑭ 轉音而柔  
 ⑮ 轉音而清  
 ⑯ 轉音而濁  
 ⑰ 轉音而雅  
 ⑱ 轉音而俗  
 ⑲ 轉音而文  
 ⑳ 轉音而野

轉音而下	轉音而上	轉音而平	轉音而短	轉音而長	轉音而高	轉音而低	轉音而急	轉音而緩	轉音而重	轉音而輕	轉音而和	轉音而剛	轉音而柔	轉音而清	轉音而濁	轉音而雅	轉音而俗	轉音而文	轉音而野
項安世曰律呂十二音七各不同而以樂譜諸法定之則咸自成謂大抵發聲唱嘆之法則十二調相同而發聲唱嘆之用則十二律各異此聲音具造化之妙也然樂譜所載諸格或一句之中而具數格或一字之中亦具數格其體無方無所故歌者能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昔人謂歌關上雖鳩上關姑洗下關	樂章歌譜	大哉 孔 聖	道 德 尊 崇	維 持 王 化 斯 宗	典 祀 有 常 禘 純	神 其 來 格 於 昭 聖 容	樂章歌譜	大哉 孔 聖	道 德 尊 崇	維 持 王 化 斯 宗	典 祀 有 常 禘 純	神 其 來 格 於 昭 聖 容	樂章歌譜	大哉 孔 聖	道 德 尊 崇	維 持 王 化 斯 宗	典 祀 有 常 禘 純	神 其 來 格 於 昭 聖 容	樂章歌譜

初獻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惟 師 神 明 度 越 前 聖	素 帛 具 成 禮 容 斯 禘	黍 稷 非 馨 惟 神 之 聽	亞 獻	大 哉 孔 聖 師 實 天 生 德	作 樂 以 崇 時 祀 無 斁	清 酌 維 馨 嘉 牲 孔 碩	薦 羞 神 明 庶 幾 昭 格
初獻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惟 師 神 明 度 越 前 聖	素 帛 具 成 禮 容 斯 禘	黍 稷 非 馨 惟 神 之 聽	亞 獻	大 哉 孔 聖 師 實 天 生 德	作 樂 以 崇 時 祀 無 斁	清 酌 維 馨 嘉 牲 孔 碩	薦 羞 神 明 庶 幾 昭 格

終獻

百王宗師主民物軌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瞻之洋洋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

以饋之酒惟馨且旨

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徵候

儀象在前豆邊在列

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

恪恭祀事威儀難離

歌茲惟馨神取還復

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頌舞考

慶按歷代舞制自大合樂而外八佾六佾迭互更易同舞後舞迥有不同而舞位舞儀則正於前變於後矣舞器則自文舞而別矣舞人之不能復見其關係於治化為不小而可無振興也哉況乎孔子為教化之宗對孔子而不能如其制欲其昭格神明未之有也

東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附論曰聖明有道之制尊崇孔子如此惜未之火聞矣

本代通志卷之八

舞疏

王

聖齊

南宋文帝南齊武帝北齊顯祖釋奠俱舞六佾

隋文帝釋奠備千戚之容

唐高宗祀孔子用宣和之舞

唐元宗詔國學舞用八佾

慶按是時初獻畢則文舞出武舞入

附論曰人或以八佾為過矣以孔子之至德而帝王降尊下

拜行禮是天子祀夫子也無得為過故八佾之舞歷大曆五

季宋元未改

明太祖詔釋奠舞用六佾

慶按斯時當一代初興之際損益禮樂故承旨學士詹同傳

講樂韶風禮部尚書牛諒共議為六佾之舞從之伊三人者

以為革故鼎新其私意也而不知孔子大聖人也帝王之祀

大典章也豈可以其私意而廢公典哉抑知禮行其是義協

其宜雖千萬世因之可也

明憲宗詔祀孔子增樂舞為八佾

先是祭酒周洪謨請加邊豆舞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在堂

上笙鑼祝敵在堂下千羽舞於兩階今舞佾居上而樂器居

下非古制也禮部尚書鄒幹駁之詔以尊崇孔子國家盛典

本代通志卷之八

舞疏

王

聖齊

從洪謨之言而舞羽亦居下云

明世宗仍改舞為六佾文舞

慶按佾舞之改出於輔臣張璉之口當時以勦說而黜祀諸

賢諸儒借禮樂又以為之堅執項安世曰如以孔子之位

則六佾亦僭苟以德則八佾非恭也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

謂禮之為此言也著師之不敢與君抗也斯諫心之論矣誠

哉是言也

禮樂受曰說者謂大成樂為方士魏漢津所製此未殊本末

不知樂律者也宋濂譏漢津製樂為亂世之音在洪武四年

而冷謙所定樂舞在漢武六年樂章猶宋之舊而變音非宋之音矣以何知之以律而知之蓋謙所製者以太簇為羽仲呂調也漢津所製其迎神初奏為南呂之角大呂變調也冷謙之樂如參辰點昏之不相合矣蓋謙之七均自大簇變則夾鐘無射仲呂皆正調也惟清黃清林乃為變調然此二變音也既無妨於變也漢津之林鐘為宮者僅商角二音為正調其徵羽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四矣南呂為宮者僅商音為正調其徵羽角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變而變者居五矣又況漢津之律即李照之律下

大承通志卷之八 舞 律 理 考

古樂二律所謂黃鐘者僅中太簇則其林鐘之宮僅中南呂南呂之宮僅中應鐘應鐘管長四十六分有奇而商角以下六均無一不出於此矣豈可與謙之樂同年而語哉大抵樂律樂章本為二道由宋以降樂章屢易而所用者皆王朴之律也政和以降而所用者皆漢津之律也至冷謙定樂七章無改而所用者則非宋元之律也改其律而不變其章者聲音道微政令嚴重律正其元曲襲其舊此謙之所以為明哲也

舞 律 考

慶按樂記曰屈伸俯仰殺非舒疾又曰歌咏其聲舞動其容是樂有聲必有容聲歌奏也容綴非也錦袋前書云樂舞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自黃帝始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黃帝之雲門大卷堯之大咸舜之大磬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桑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饗先祖鄭樵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詔武而已綴音排舞列也先大衆也大音太卷音權磬即部

大承通志卷之八 舞 律 理 考

舞具考

慶按樂記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周禮舞師教國子小舞社稷以帔舞謂舞列五色繪也一曰全羽舞也四方以羽舞謂舞析白羽也睥睨以皇舞謂雜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辟雍以旄舞謂楚尾以為舞山川以干舞謂執干以舞宗廟以人舞謂舞無所執以手為威儀而舞也或云宗廟以羽四方以皇星辰以人馬端臨曰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帔羽等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樂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音哉干盾也盾音閭上聲威斧也旄音毛帔音析音

昔謂卽早日出也。壤燥也。蒼音離。牛曰菁。尾曰蒼。以飾物曰蒼。菁亦音離。黑色牛。

先歌後舞考

慶按記云。舞動其容。舞常在諸樂之後。蓋舞樂之成也。故歌終而舞入。周禮合舞。月令習舞之說。謂合舞於釋奠之後。習舞於釋奠之前。大胥正樂之制也。左傳衆仲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古昔每節奏之後。必先擊大鼓。然後興舞。記云。先鼓以警戒。謂先擊鼓以警衆聽也。三步以見方。謂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再始以著往。再始一節終而再作。往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齊

進也。又擊鼓以進之。復亂以飾歸。亂終也。歸舞畢而就位也。復擊鼓以謹退為飾也。是也。古者舞時更有舞曲。記云。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是也。然而非登歌也。今歌舞合作。又一字為一舞。與古異矣。

舞合文武考

項安世曰。古人之舞。文以象德。武以象功。大韶文舞也。而于羽兩階。韶之武舞也。大武。武舞也。而象箭南籥。武之文舞也。夫子以武為未盡善。益以文武聲容。皆不知舜。俗儒不解。乃謂韶為文德之盛。武為武列之盛。征誅遜於揖讓。真陋鄙之見也。古者

雲門咸池以祀天地。大濩大武。以養祖妣。豈郊社之樂皆無武

而宗廟之祭。竟廢文耶。李之藻曰。文舞。謙恭揖遜。武舞。蹈厲發

揚。文舞。夏翟。韋籥。武舞。朱干玉戚。容不同而器亦異。至於進退

疾徐。中規應節。則二舞同。然而韶兼于羽。非徒文也。武亂皆坐。

以象文德之治。又非徒武也。古之樂舞。文武相兼。周禮陳氏注。

大夏以上。執以羽籥。文舞也。大濩以下。執以干戚。武舞也。宋制

因之。遂分文武為二舞。後世遵之。不無遺憾。今孔聖廟舞。本宋

大樂正葉防所進。用於朝廷者。核諸頰宮。謂文廟之制。崇文德。

用文罷武。遂為闕典。簡同籥。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七

理齊

文武舞容考

李之藻曰。總干持戚者。左手干。右手戚。未開舞時。干外而戚內。

干縱而戚橫。蓋左屬仁。右屬義。以待敵。仁以自衛。故左干而

右戚。仁統四端。恩常掩義。故干外而戚內。干仁好生。戚義果斷。

故干縱而戚橫也。

又曰。執籥秉翟者。左手籥。右手翟。未開舞時。籥內而翟外。籥橫

而翟縱。蓋左屬陽。右屬陰。陽主聲。陰主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運衡。準平。翟象表端。繩直。

故籥橫而翟縱也。

慶振振之所言干戚羽籥之容也古舞立定四表三進三退文  
 取六爻變化武取步伐止齊文俯取諸陰武仰取諸陽文先舉  
 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動盪迴旋進旅退  
 旅奮疾而不拔所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近世失傳一遵宋制執而不移微示手足之容殆與古殊旅象  
 也謂或進或退象者齊一無參差也按如技來起往之技言舞  
 之容雖若奮迅速而不過於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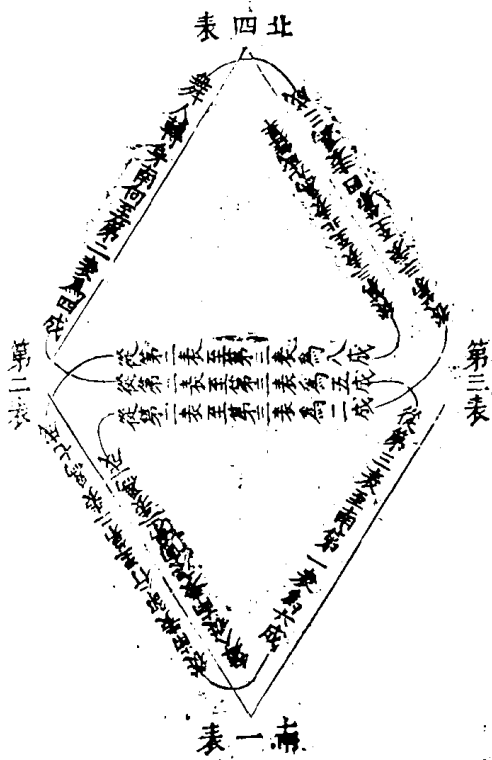
朱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无

理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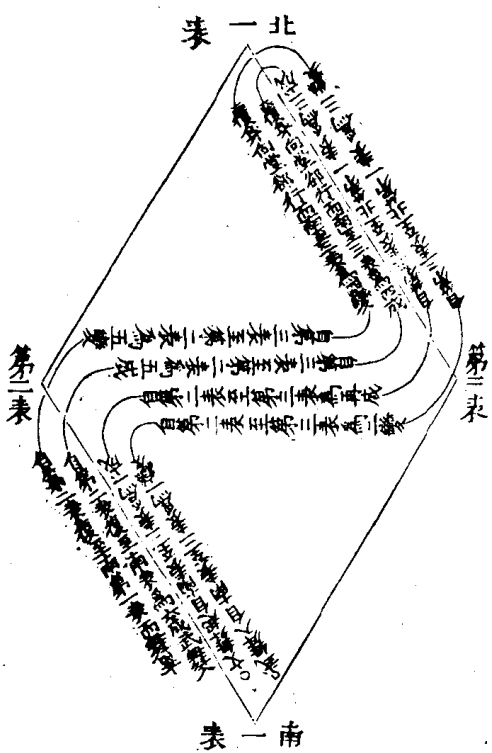
圖成九表四



圖成六表四記樂



圖變六成六表四



朱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无

理春

四表考

慶詳周禮大司樂一變至六變之文後人以爲在天地廟庭神示皆立四表此周之大武也大濩以上亦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三禮義宗以爲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八終六變者六終七者成也樂一終謂之變成與變可借証者二

一宋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文武二舞立爲四表上距四步爲鄭綴使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鄭以識之若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簪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舞者進踏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二成三成皆大成通志卷之八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齊

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履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武舞者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引旌居前執纛執鐸各二工金鐸二四工舉之二工執鐸執鏡相在左雅在右執者各二工分八佾於南表前矢振鐸以通鼓方擊鼓以警戒舞者聞鼓聲則各依鄭綴總干正立堂上長歌以味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七者進步至最南表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鐸和之以金鐸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趨猛之狀每步一進則兩七以戈盾相

一擊一刺爲一成七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

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履身衛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躬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足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六變振旅之狀振鐸播鼗擊鼓和以金鐸發鐃鳴鏡復至南第一

表爲六變而舞畢舞音兼鼗音道以鼗爲之卻退也鼗音論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幘以巾包之舞大鈴也金鐸金鈴金舌軍中用之木鐸金鈴木舌文教用之鐸音純形如鐘有舌周禮以金鈴和鼓鐃音濁形如小鐘軍行鳴之周禮以金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齊

一東雁澤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箛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受節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

復於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  
則崇武王為天子矣。雁灰上聲。

項安世曰按樂記六成之說未有身立不動若今日之舞者

也夫舞非徒象德也又有教焉文舞者進退升降也武舞者

步伐止齊也天子公侯卿大夫之子後皆有天下國家之責

故十三而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他日聘饗周旋之禮已於

文舞習之戰陳擊刺之法已於武舞習之此三代之美所以

多將相之選也若今舞僅以俯仰蹲立為節不知於聖德奚

當焉苟從元豐之制加以損益雖教習之典未必即復而羽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聖齋

齋于戚之容或者其未絕乎勺音酌勺文舞也舞象武舞也

又按宋哲宗元祐四年大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儀文舞曰化

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樂則蹲再鼓皆舞

進一步正立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領左舞

再鼓皆右領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領以右手在前左手推

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領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回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再立再鼓皆俯身相顧為再辭合手

當胸再鼓皆右領以右手在前左手再謙再鼓皆左側身

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樂樂則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轉身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領左揖再

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回辭再鼓皆合身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領為初謙再鼓為再謙

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第三變同第二

變三變皆具三揖三辭三謙之儀以明宋有天下本於揖遜遂

於朝會用之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聖齋

項安世曰此宋代朝會之舞也不知何年遂用之於孔庭以

藝祖之受祚為素王之羽齋果何所取義哉況古之為舞者

立表於南北有行立跪坐之儀今則三謙三讓無一變以至

九變也深之既不足以象德而淺之亦不足以美觀矣

李之藻曰宋之舞節用於孔庭者稍有增損以就樂章實與

古義毫不相象也古樂先登歌次歌素合作次文武二舞或

別有舞曲今制奏歌舞一時並作亦異於古

慶於前代立表樂舞之制存畧於左以俟 司大禮者於

今大成樂舞損益就中得有振興以便備伏候教

大成樂位次考



慶按至聖先師廟前代帝王有作六代之樂者所謂大合樂也其制東舞雲門咸池大磬西舞大夏大濩大武

大成樂舞諸制

慶按古言先登歌次歌奏合作次文武並舞是亦古人之深意也今孔廟舞制則尚文而與歌奏同舉其舞人舞位舞器舞曲皆與古異然異同之間昭然教化之由政治之理非淺鮮也以頒降之久沿習之深因於古制列圖說外更叙近

代圖說列之於後

佾舞考

大成禮志卷之八

舞

五

禮

慶按先師廟國學舞用六佾昉於南宋迨後歷代損益不同明成化間從祭酒周洪謨議仍用八佾至嘉靖九年少傅張璠題請定以六佾以別於禘後未有改於大禮終為闕典

舞列人數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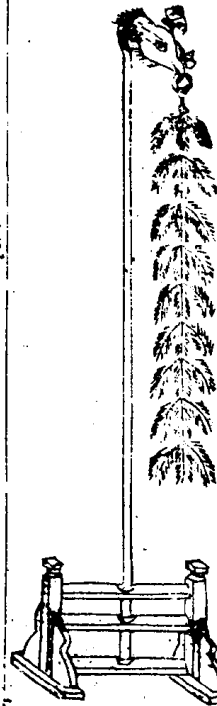
慶按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朱晦庵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服虔以為每佾八人左傳象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劉宋太常博士傅崇議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七三十六人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

杜氏之說則士二列止四人豈能成樂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舞二八此舞以八人為列之證也

節



旌



大成禮志卷之八

舞

五

禮

節旌考

慶按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樂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古昔之舞執節每二人春秋時文舞以節武舞以旌或謂之壽以旌為之或謂之翻爾雅翻壽也釋名曰旌精也言有旌先也文獻通考春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饗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燿退入於房去旌卒饗而還按旌夏大旌也大射禮樂旌以官偃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舞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是旌從來亦遠矣翻音道通作翳舞者所持羽旌

節考

度按古者引節二執者二人前引立於二舞之上所以導舞先  
望廟制以簇紅絨爲纒凡九層下垂或用五色相間以象五聲  
用簇綠皮鑲花爲蓋上銳下廣狀如偃鐘顛之是鏡處以皮金  
線口貫以絨縹結而垂蘇其下長七尺竿長八尺五寸髮以朱  
塗金龍首銜節臨舞時執者雙節前引先就執節位舞者隨之  
各就舞位行列綴兆分立於東西兩階舞生之上以節其舞暇  
時植於架上架制與麾架同然今制一節一人執之以導舞慶  
議必二節二人分居左右引之乃善。簇音促聚也攢也鑲音編  
雕刺也鏡音未利也偃音厭仰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齋

舞位舞容考

慶按古者之於庭今舞之於陞庭在陞下階間陞在露臺之上  
古之舞於庭也立以四表三進三退李之藻以為必如服說方  
成行綴也必用四十八人則六八之數故古者舞於庭必立四  
表考之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則節也  
所以為綴列則倫也所以為行正之所以辯其序巡之所以肅  
其慢是又使無僭無差也今先聖廟舞在廟門外丹墀上分列  
東西兩階東三佾西三佾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  
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踏

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鶴背疾徐俯仰綴兆亦皆成偶記  
云進旅退旅是也但因舞之地狹遂不立表而其與歌奏並作  
一字一舞俱皆近代制也當請而正之。

大成通志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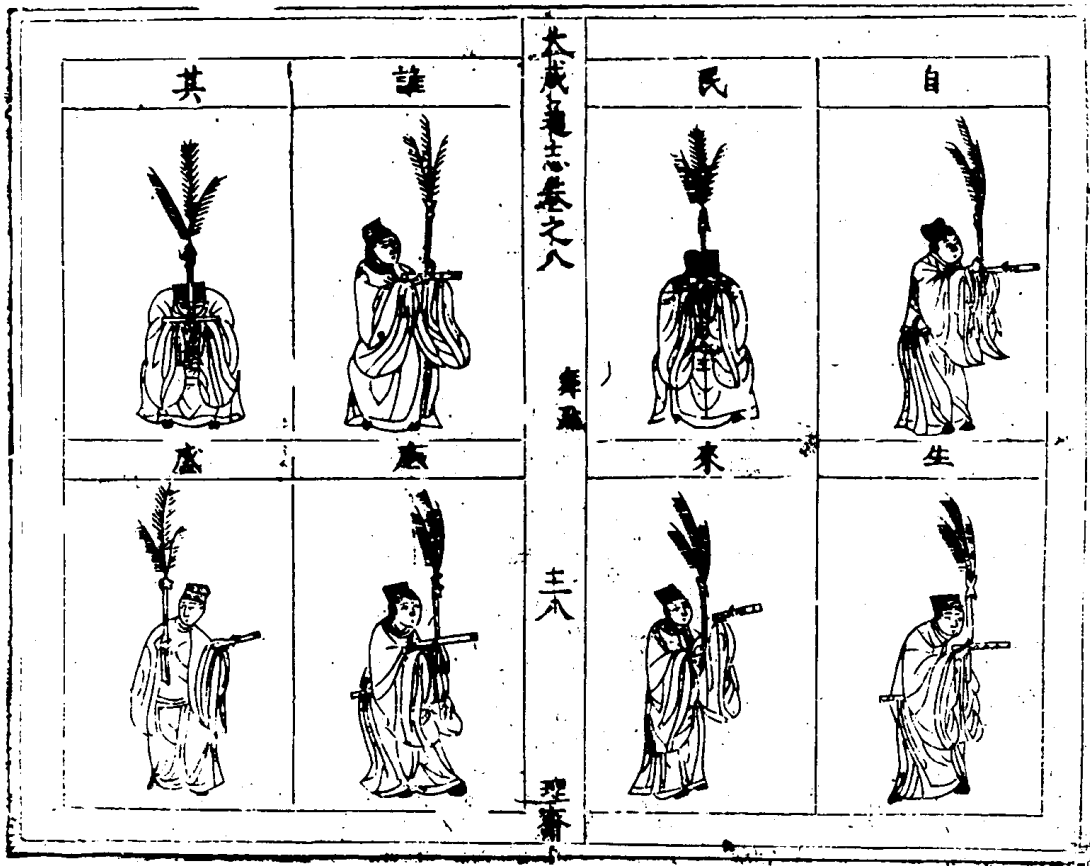
舞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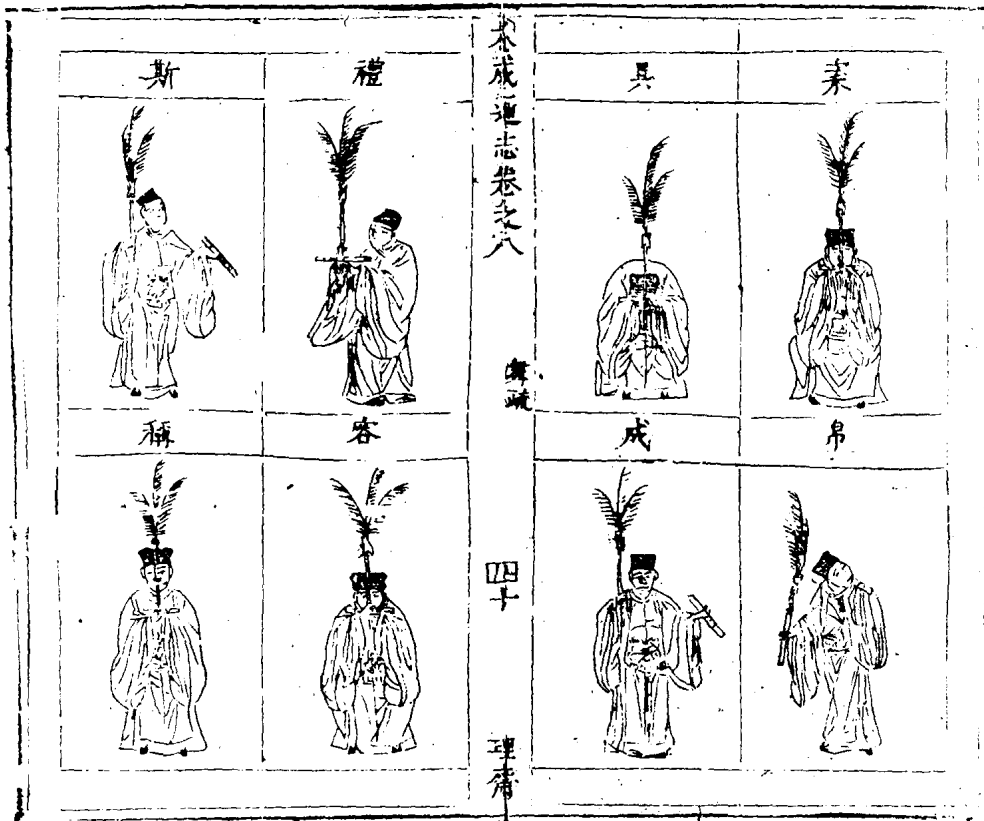
三









理齋

舞人舞器圖

慶按舊圖說止列東班以為西會意可也然議或有列西班  
者慶按諸改正諸圖尚俟留心  
先聖祀典者而就証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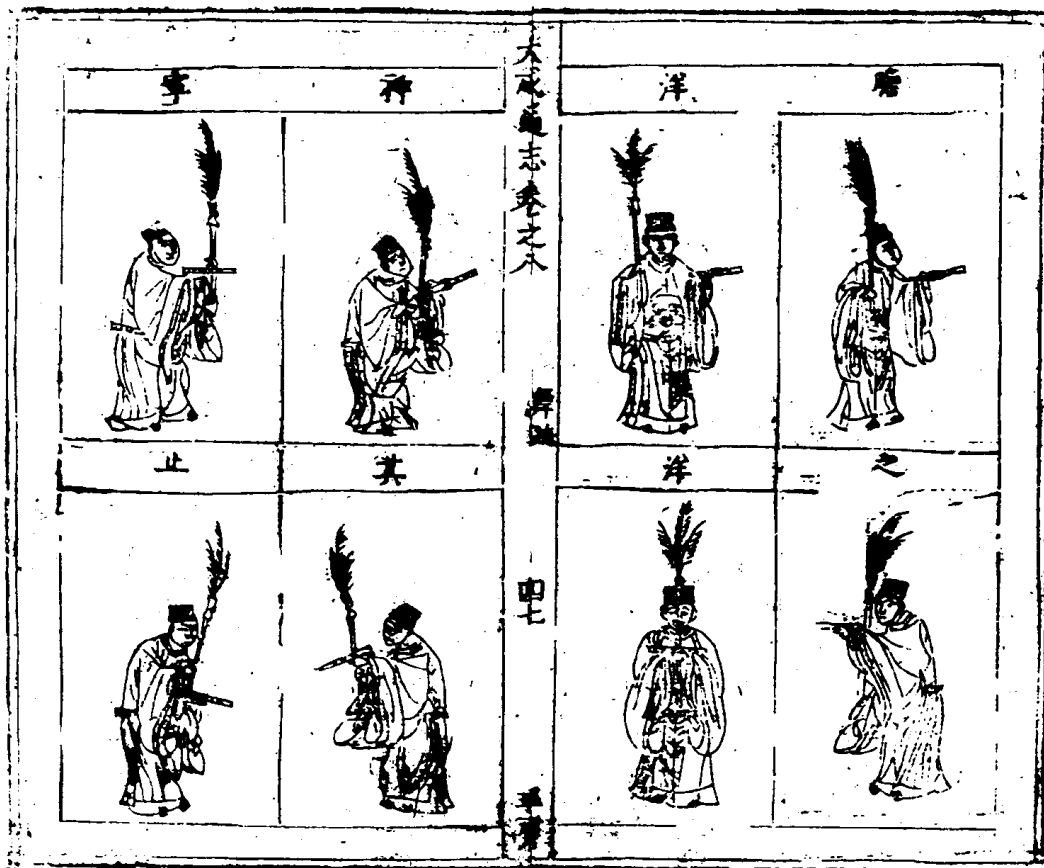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八		生	實	聖	大
					
四		德	天	師	哉
					
聖					

大成通志卷之八		無	時	以	作
					
四三		教	祀	崇	樂
					
聖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跳 四四 理齋		孔	嘉	惟	清
		碩	牲	馨	酌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跳 四辛 理齋		昭	庶	神	薦
		格	幾	明	羞







舞人考

慶按記云武王冕而總干則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得預焉周官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皆四人舞徒四十人古之舞教時或用舞徒以為倡及臨祭祀非獨給繇役之賤者不能預即凡民俊秀亦不得預故樂律載樂舞宗廟之備卑者之三不得而預七者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之子先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雖與同異制猶是用國子之意至隋世唐初遂變其制止取品官子大成通志卷之六 舞疏 五十一 理齊

之修潔者年二十以下備二舞郎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過十年量授散官旋雲門生至大觀中乃罷雲門生而取屠沽羽林習舞實介志行之士遂羞與為伍不惟祭不能盡其誠即先王教化之道不復作矣明洪武初國學中尚擇監生之端嫻者與文職大臣子弟之在學校者習樂舞猶得古人遺意迨永樂中即太常樂舞皆以宮觀道士克之去明初又遠矣今先聖樂舞亦當擇士夫家子弟心術正大動作端方者習之不得濫用匪人辱其衣冠褻其俎豆則祭祀盡誠而教化之道可以漸復此愚陋小子敢告 司大禮者行之

舞人冠衣帶履考

慶按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而舞大夏蓋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衣則布十五升素積其裳也大武則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覲故也大夏必皮弁素積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漢時舞者之衣法五方色謂之五行之舞陳暘曰今誠使舞工之服天祀以元地祭以黃宗廟以繡庶亦近古文廟以太常制舞人蟬冠以夏布為之用黑漆前繪以金蟬邊皆金飾纓以青絨絛二結垂於下袍以紅絹為之制如公服前後繪以花彩束帶以革為鞞外裹以紅繪黑角為版而綴於鞞雲履以皂布為之前後大成通志卷之六 舞疏 五十一 理齊

綴以雲絲面縫紉以白線皮為履觀音迪見也揚音昔牛袖罩衣鞞音廷履音里紉音旬絲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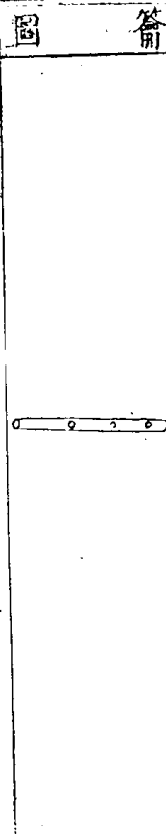
李之藻曰端冕不可為武介冑不可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深衣之制公卿大夫同之文武均可以用郡邑樂舞於孔子庭者惟深衣此為近古

古舞器考

慶按古者舞有舞曲節舞以樂器有相狀如鼗鼓革表糠裏樂記治亂以相是也有應周禮小春謂之應狀如桶而方左右相較擊以應祝是也有雅長五尺五寸以羊韋鞞之周禮笙師掌教

雅是也。有前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簡是也。凡此皆舞者所執。若合執。然簡執翟。春東平聲。韋。義皮。鞞音漫。節音官。

簫



簫考

慶按記云。韋。簫。伊者氏之樂也。周禮春官。祭祝則鼓。羽。簫之舞。又樂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簫。文王世子。三秋。冬學。羽。籥。春秋云。蕭入去。簫。王介甫曰。簫。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大成通志卷之八。舞。五。理。樂之本也。爾雅注。吹簫。三孔。而短小。詩簡兮注。以為六孔。夫簫者。竹音之一耳。聲音之本。寓於此。古人舞。則吹簫。故鄭氏曰。文舞有持羽吹簫者。李之藻曰。近代執不為聲。疑古舞。三進。三退。別有吹簫之節。今先師廟。舞。止以文。而又譜以一字一舞。則舞者。兩手開合。皆不暇吹。故以舞。簫。謂之南。簫。然詩曰。左手執。簫。必須左手執之。而又橫。而向內。不吹。亦宜。其制。截竹。為之。長一尺二寸。形類。笛。開三孔。以竹。飾之。簫。身。均作二十分。台。下。而上。至三。至五。至七。三界。各開一孔。徑二分。五釐。數四十有八。萬舞也。

翟



翟考

慶按山雉曰翟。古人舞。大夏之器。簫曰夏。簫曰夏。翟。蓋取翟之交。有時。倫有別。守虎。而不犯。牙。其尾長。五色。俱備。舞用。其尾。取。耿介。而文章。左傳曰。五雉。為五工。今舞所取者。特。翟。以其羽。尤可用。為儀。故也。公羊傳。隱公六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鴻羽。所以象。文德之風。化達而遠也。先儒。或因詩。大。成。通。志。卷。之。八。舞。五。理。書之說。謂用。鷩。用。鴻。不知。鴻。鷩。皆。妻。鷩。無。文。何。所。當。於。文。舞。哉。今。先。師。廟。每。翟。用。雉。尾。三。莖。以。木。為。柄。長。一。尺。四。寸。髹。以。朱。柄。出。而。刻。龍。首。長。五。寸。向。上。塗。以。金。采。每。雉。尾。三。莖。合。而。插。入。龍。口。中。舞。生。右。手。執。之。以。舞。詩。曰。右。手。秉。翟。是。也。所。執。必。縱。而。向。外。其。數。亦。四。十。八。翟。音。翟。亦。作。翟。鴻。大。也。舞。曲。諸。考。慶。按。舞。曲。譜。止。載。東。階。一。班。乃。云。習。者。當。會。其。意。今。有。可。避。入。者。以。兩。班。並。存。其。說。兼。有。刪。補。改。正。從。本。文。前。後。而。會。通。之。然。非。任。者。之。誤。想。傳。寫。之。誤。也。因。并。附。原。文。下。

初獻

門四太稍前嚮外開筭舞

生上仲踏嚮裏開筭舞

尺林合手蹲朝上舞直前足坐日蹲七音存

來上仲起辭身嚮外高舉筭而朝

誰四太兩七相對蹲東西相嚮

底合黃合筭轉身嚮外拱手東班出左足西班出右足慶增東班二字並西班句

其上仲正揖

盛四太起平身合筭東班轉身嚮西拱手出右足立西班轉身嚮

大四太通志卷之八舞東班五甲手出左足立慶增東班二字並西班一段理齊

惟南兩七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嚮

師尺積前舞舉筭垂手

神上合筭惟兩中班十六人舉翟俱東西相嚮慶增轉身為舉

明四太舉翟三合筭

度台黃稍前嚮外垂手舞

越四太踏嚮裏垂手

前上仲嚮前合手謙進步復交手合筭

聖四太回身再謙退步側身嚮外高止儉面朝上

奏上竹正蹲朝上

帛四太稍舞躬身下翟側身嚮外呈筭耳邊面朝上慶增拱手為

具上仲正揖

成尺林起辭平身開筭舉翟正立諸挽手復三字慶改平開筭三

禮合黃兩七相對交筭兩班俱東西平執筭

容四太正蹲朝上

斯尺林嚮外退開手嚮舉筭外面朝上挽慶改開

稱上仲回身正立拱手

委四太稍前舞

大四太通志卷之八舞東班五甲工正蹲朝上理齊

非六黃左右俱垂手相合東西相嚮慶增相合二字

度尺林起合手相嚮立

惟工南左右側身嚮外開筭垂手舞

神尺林左班右側身右班左側身垂手嚮裏舞慶增左班右班

之上仲正揖朝上

聽四太躬身朝上拱筭而授之三鼓畢起

亞獻

大四太左右進步嚮外垂手舞

設仲左右嚮裏垂手舞慶摺之宗

聖合嚮外落筭面朝上

師太退回身正立

實南正蹲合筭嚮上鞠躬揖

天尺起身嚮前舞嚮外舞

生仲嚮裏舞

德太合手謙進步嚮前雙手合然存謙

作仲兩七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對舉筭東西立

樂太上下俱垂手惟兩中班十六人俱垂手轉身東西相嚮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五

理

以仲轉身東西相嚮立

崇尺相嚮立兩班上下平筭監程以聖相筭慶以平筭監程

時仲稍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嚮外舞

祀太垂手嚮裏舞

無尺合手詠進步嚮前雙手合筭程

敦仲回身再詠兩班相嚮合筭立慶剛數字

清黃稍前舞嚮外開筭舞

酌南嚮裏舞

惟尺雙手平詠嚮外開筭舞

馨仲合筭翟朝上正立

嘉尺側身垂左手兩班俱垂左手嚮外舞

牲仲躬身正揖

孔合雙手舉筭翟躬身

碩太躬而受之

薦南合筭鞠躬嚮上揖於右

羞黃合筭鞠躬嚮上揖於左

神尺合筭鞠躬嚮上復揖於左

明尺合筭復舉手於中隨鞠躬拱手嚮上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五

理

庶南三舞蹈舉筭嚮左躬身舞

幾尺舉筭嚮右躬身舞

昭仲舉筭復嚮左躬身舞

格太拱筭躬身而受之

終獻

百仲嚮外開筭舞

王南嚮裏開筭舞

宗尺側身嚮外落筭面朝上

師仲朝上正立

生尺兩班上下兩兩相對交筵舞

民上仲合手朝上正躡身曲足

物太四側身嚮裏落筵舞

執合黃合筵朝上正立

瞻合黃嚮外開筵舞

之南工嚮裏開筵舞

洋尺林開筵朝上正立

洋尺林合筵平立

神尺林嚮外開筵舞

大成通志卷之八

其上仲嚮裏開筵舞

寧太四進步向前雙手合筵舞

止合黃回身東西相嚮手謙

酌太四嚮外開筵舞

彼合黃嚮裏開筵舞

金尺林開筵朝上正立

器上仲合筵朝上正立

惟南工嚮外垂右手舞

清尺林嚮裏垂右手舞

且太四朝上正揖

青上仲躬身而受之

登上仲躬身嚮左合筵舞

獻太四躬身嚮右合筵舞

惟尺林躬身復嚮左右合筵舞

三上仲合筵朝上拜一鼓便起身

於合黃側身嚮外垂手舞復拱

嘻南工側身嚮裏垂手復嚮外

成尺林朝上正揖各回頭拱手

禮上仲躬身朝南受之

禮上仲躬身朝南受之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目錄

建學釋名 慶說一

歷代三十五條 慶纂著金註 附錄一 附慶說六

教條釋畧 慶說一

列女傳胎教法 慶纂金註

內則教法十二條 慶纂金註 附錄二 附慶說四

朱子教法二條

孔子教法一條 附慶說一

孟子教法一條 附慶說一

水原地志卷之九 目錄

虞舜命契命夔教條二 附錄一

學記教條八 慶纂入金註

王制養教服官法十二條 慶纂金註 附錄二 附慶說五

周禮大司徒教條三 慶纂金註 附慶說一

建學釋畧 慶說一

五帝成均學考二條

虞夏商周四代大小學圖

考 慶纂金註 附慶說三

周天子五學圖

考二條 附錄四

周建侯國類宮圖

考二條 附錄一

周鄉遂庠序圖

考六條 附慶說二

周塾庠序圖

考四條

漢三廡宮圖 周明堂附

考六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九 目錄

唐學考 慶纂著

宋學考三條 慶纂著

明學考三條 慶纂著

大清國學文廟圖

國學圖

邵縣文廟圖

邵縣學圖 附慶說二

建學考 附說一 附慶說一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建學釋名

慶於學校之制盛於虞夏商周而亦備於虞夏商周故諸經傳中雅言之然五帝有成均雖未盡傳其事而亦於經傳有存其畧者迨漢有三雍之名而唐宋明以來以及我

清則於國學鄉學之外又有塾之名亦不失四代之意也及其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理齋

專祀孔子則盛典也故得通釋其名

五帝建學曰成均 文獻通考云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謂也

虞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方憲云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為

事天道也

虞又建學曰米廩 古作粟後世加廂以別之俗作廩非○明堂

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學也項安世曰有虞氏始即學以歲案而

命之曰庠 既曰米廩則自其養老之心發之也

夏建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 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學也方

憲曰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馬端臨曰以習射為事

則曰序項安世曰射所以造士也則以檢其行也

夏又建學曰校 孟子曰夏曰校注校以教為事項安世曰學之

音校也之義則教也

商建大學曰右學小學曰左學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

必效先覺之所為也方憲曰學者覺也覺之使及其質也又校

庠序總名曰學左右以義名又以地名

商又建學曰瞽宗 明堂位曰殷學也馬端臨曰以樂祖在焉曰

瞽宗項安世曰商人以樂造士所以成其德也

周建大學曰東膠小學曰虞庠 方憲曰膠者飾也飾之所以致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理齋

其文也文獻通考以糾德行則曰膠

周又建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類宮 按辟亦作辟雍亦

作雍應然禮記作雍周禮諸書皆作雍類亦作泮記作類六書

正嬌云別作類非辟雍文王侯國之學名武王因之為天子學

鄭氏曰辟別也雍和也馬端臨曰名之以法和之以道也朱晦

菴曰辟雍通至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一日辟壁也

雍澤也水周環如壁四面旋流以節觀者類宮明堂位曰周學

也周之侯甸皆立當代之學損其制曰類宮謂類者牛也以此

無水也又指班也所以班政以正人班教以化人也正義曰類

之言半也所以降於天子也朱晦菴曰類本水而宮亦因之以名也

周又合四代之學建五帝成均於南有虞上庠於北夏后東序於東殷人瞽宗於西而中為辟雍於一丘建之

周又於凡鄉建庠凡州立夏序凡黨立商校

周又於邑設比閭族黨州鄉於野設隣里鄩鄙縣遂而為塾庠序以教之齊音纂鑿音孰注見後

慶按學校建制至商幾備矣及周兼總四代之制創闢未有之規模乎煥乎成功文章美無加矣至於歷年八百國祚綿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理齋

長蓋亦先王制作之善根本之固然也後世圖久安長治之休者宜以此為鑒矣

西漢平帝元始四年二月起明堂辟雍靈臺解見後

慶謂漢當暴秦廢學之後高祖知尊孔子至平帝始知有治

國之要道先王之大經可謂賢矣故漢興因多善政然不免於棄秦之弊是以禮樂不明即曰高祖除暴安民文景守成

政治其終遜文武成康之世遠矣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初起太學帝親視之

朱沛國曰帝方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後三代

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慶嘗覽史記漢曰文景之世文景固有道之君然世祖除暴

賊而中興舊業為不可及矣何以見之朝廷之大政無過興學用人兩事世祖能選學校重師儒以復五帝三王之治能

旌卓茂進寇恂以大知人善任之聽而杜詩第五倫一時並出至若行兵不屠城不掠地馮異封爵將領之而從者如

雲謂非有是君則有是臣哉洵是匪他前能也况後末學校振舉代有制作皆世祖起之也雖云斯文之不終喪者天也

世祖安可忘也哉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齋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二月臨雍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

於學十月復行養老禮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

三國魏文帝黃初五年四月立太學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學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

南宋元帝元嘉十四年立四學四學謂元文儒

慶按元帝興四學若善矣然以元史文儒別之豈理也哉試觀大學之道以明德為本新民為用格物為功而至於心正



身修極之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矣豈其有岐趨哉

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九月立郡學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九月作辟雍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設州郡學初立孔子廟於學

慶按孔子專祀於學始此詳見廟宇紀中

隋文帝初詔制國學及州縣學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間里皆置學

宋仁宗慶曆四年二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宋徽宗崇寧元年詔作辟雍於都城南又詔天下興外學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五

理齋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二月詔諸州修學宮○十三年正月作太

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置國子監學

明太祖乙巳年八月建太學於應天府

明太祖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

慶按是時當兵戈未息之際而能即興學且及於天下郡學

其政教由是可見矣

明太祖洪武八年三月詔郡縣凡間里皆啟塾立師

按興學之事有矣而能及之間里則天下無不學之人即

無不治之區矣唐元宗明太祖亦商周聖王之舉也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北京太學成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太學成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六

理齋

教條釋畧

慶按學校之設志聖人之心法以修己治人為事者也學雖

分大小却無胎教之事然胎教事內則小學有其言是亦教

之七類也慶嘗著為蒙訓以做幼子無誑之意為小學端其

基今於小學大學教條中不敢輒入鄙見止以見諸內則小

學者存其端云

晦菴朱子叙小學取列女傳云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

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

聽淫聲夜則命替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

矣。如音士，躡音祕，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採其事以為傳，邊備身也。躡，偏任一足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帥。此條乃朱子摘內則文，而補凡生子三字，慶故於凡生子三字旁書。

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亦類之。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革，女擊絲。下食音似，擊音盤，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擊，帶也。男用皮，女用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略

七

禮齊

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歲也。十百千萬為數，東西南北為方。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教之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長上聲，八歲

入小學時也。耦，日門，音曰戶，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出

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

食之讓也。

慶按史稱帝克己，允恭克讓。語記稱孔子溫良恭儉讓七之德，至德也。恒人之所難也。而況小子乎。然植基不可不慎，先

至德以終之，所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自名者也。

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甲子。

朱子曰：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諫，禱音如，禱音庫，帥音率，肄音異。此言男子外傳

教學之師也。居，日居，宿夜宿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諸聲。

六書計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布帛，以御交貨變易。三哀分

以御貴賤，廩我四少，以御積糶。方員五商，以御功程積實。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胸，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略

八

禮齊

揆正員。九勺服，以御高深廣遠。為九章算法，襦上衣，袴下衣，不

用帛，用布，防奢靡也。禮節率循，初時之教，肄習簡篇，詠信，蒙音

■ 附音奴入聲

十有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樂六樂，八音，詩樂

禮，射，武。王詩，成童十五以上也。象，笑。文王詩，以勺象為節而

舞也。射，白矢，參連，剡法，襄尺，井儀，五射也。御，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未舞，交衢，逐會左，五御也。剡，音鹽，上聲。襄，周禮音讓。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行孝弟，博學不教，內

而不出。禮，吉凶賓軍嘉之禮，衣著也。大夏，禹樂。文武兼備者也。

不教不殺人。也。內道其德而不出於外。切於為己也。

附論曰：善事父母，兄長，此是行仁第一件事。故有子曰：為仁之本，孟子曰：自教言，故先父子中庸，以政言，故先君臣，以入德

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而後親，順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音遜，男事受田

給役也，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向也。

附論曰：師求其賢於己，友則求其勝於己者，今人取友，見勝

已則遠之，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不如己者，又來求我，焉得

而却之，即匪我求童蒙，童求我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異 九 理節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猶對也，物

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慮，服謂任事，從謂從君。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服猶任也，治一官之小事曰

任，統一官之大政曰服，致仕，還其職事於君也。

附論曰：能治國家者，必須讀書窮理，磨鍊之久，遠養潛通而

後入官，從政，故古者五十始仕，重老成也。

晦菴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

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

其誦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

不勝之患也。釋音：治別作稚，非扞音汗。

又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

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

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

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云：聖人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觀程子此言，見孔

子教人，只就行處說，行致盡處，自然識得本原。若子思孟子

始言誠至，蔡西山遂曰：忠信指人用力處，言誠則其全體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異 十

一曰：忠信只是實誠，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餽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

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附論曰：五常之中，皆不可無忠信，諸經書多於事君處說忠

交友處說信，見君臣以義合，朋友以情合，人易苟且，故各就

不是處說。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

即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以

以義大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

又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典主也曹長也栗莊敬也未長也

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

故欲其栗所以處其倫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

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詘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諫音小聞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上

理齋

去聲慮憲謂思慮求合手法則發以政事言善指一端言賢則

進矣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

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兌音悅君民謂君

長其民典常也此言王者既立學以治已然後可立學以教人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發音

效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

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術

當作州比兵增切○古者之間同在一巷七首有門七側有塾

民在家者朝多受教於塾庠教間塾所升之人序教黨學所升

之人國學教天子元子衆子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後選比年

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離經離絕經之句

讀七音豆

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教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上

理齋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文選謂蛾即蟻字然蟻音以初

生子也術與述同前成俗成其美俗此易俗變其汚俗也記古

記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

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上箠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

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

倫也記口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皮弁祭菜有司衣

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宵祭菜時也雅謂小雅肄者歌

而又歌抑揚及復玩其旨趣也三謂鹿鳴為燕享群臣之詩達

人主之詩曰：毋使臣之詩辭親而仕於朝也。皇七遣使臣之詩，奉君令而敷政於外也。官其始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鼓篋大胥擊鼓以召學士，使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藉等物而進其業，衰樓也。楚荆也，樓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朴收感，收歛威儀，禘五年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自成也。然其時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官已仕者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士未仕者未仕而為學，且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志之所尚。

大學之教也，好款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

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樂五教及時，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類，退息燕息也。居學燕居之學，操縵操弄琴瑟，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雜服冕弁衣裳之類，朝會祭饗制各有服，故繁雜強詩禮時教也。皆藝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學也。皆樂也。修克治省察，漸造純全，游玩物適情，從容厭飫，藏於大學之時，則修以治其正，不習專而志不分，息於燕居之際，則游以玩其居學所養，純而藝益熟，夫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離師傳而

學校彙考

主

聖齋

不天也。允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及謂於道也。

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陳澧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曠土，未至田游，散而不興作，食節，民食其力無不足事。時，民修其業無不及，咸字便見天下之民盡得井田將事曰事。成事曰功，君上互文也。

學校彙考

士

聖齋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尚不肖以綏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邪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者六十者，老七十者，繼與同，陳澧曰：此齊學以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

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鄉畿內六鄉，命鄉司徒命鄉學之致仕卿大夫也。告，司徒耆老，即鄉中致仕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大司徒教官之長，以下言簡不肖之事。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禮。大司徒帥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宋本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五

理齋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如初禮指耆老朝庠一節事。陳澧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識，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行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郊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凡四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曠千金切，改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論者述其德善而保舉之也。苗之類出者名秀，曰秀以

見非成才成德之人，在所擇曰選，皆足用曰俊。學國學也。此言上賢崇德之專。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類出於同輩者而賓禮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選之吏曰選士。其有才德，又類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升之於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選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俊士及升於國學，則全免司徒之役矣。此上之成就其才德也，故曰造士。

宋本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六

理齋

冬，夏教以詩書，崇以心尊尚言，立以事表樹言，自學者入德言曰術。自教者垂訓言曰教。兩四字，指詩書禮樂以下言國學。教國子與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文王世子言：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又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與此不同。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棄彼而從此，總亦互文耳。

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王大子，世有天下者。王子，分封為諸侯者。群后，太子，總世為諸侯者。適子，承襲爵者。亦謂之國子。俊選，士之升於國學而為俊士者。皆謂皆有天下國家之貴，造誦皆來受

詩書禮樂之教於樂正也。然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故以齒。

慶按此不分貴賤而入學以齒，以王太子而能尚友天下諸士，可以免孤陋之六，能聚會羣衆為學，可以親他日之交，真古聖帝明王之善制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守，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皆入學，以賢教之也。三日

太成龜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七

理齊

不舉，因秉賢者子孫故，貶損自責其教之不至，棘，惡也。欲其近善之速也。寄寓也。有雙寓而歸之，七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國子皆世祿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親之而有望焉。

按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著陳氏謂先王以象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射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曰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

可也。此國學於出學時，簡不肖國子之法之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七：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論皆在賢者上說，乃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秀者，謂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凡告字皆不自專也。進者，出潛離隱，與於王朝，致君澤民，從此始也。司馬，掌邦政，爵祿之大臣，升於司馬者，以命德之典，雖出自天子，而入仕之權，則掌於司馬也。升於司馬之進士，其人已無不賢，則皆可用，而猶必辯論者，只考評其才德優於某事，宜做某官，是因能授職。與前論辯不同，定其論者，司馬定也。論定則天子定矣。官以職言，如司徒、司馬之類，爵以位言，如公卿大夫之類，祿以俸言，如食九人十八人之類。三者雖在司馬，然自天子論定而決矣。然後謂不奈序也，非謂次第及之也。

太成龜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八

理齊

按劉氏謂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者，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皆在大司馬而聽命於天子也。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

愚謂以國學兼國子也。

劉氏又謂庶人仕進亦有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第同矣此其二也愚按此一節皆國學出學時上賢之後選也

慶嘗捧讀王制書至此一章未嘗不欣然而底曰此實古昔聖人垂為經常以為天下後世王者造就人才以至於經世致治之大法也非盧植所云漢博士附會者也及歷漢唐以求學術或明或不明政事或理或不理又未嘗不奮起致嘆曰古者學校之教何不興起於後世也古者政事之理又何

本原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九

理齊

不久見於後世也我知之矣政事之不理由教學之不興教學之不興由其止設學之名而無教士之實也今日者誠能如王制所言養而後教上而後官則民安其君士服其教官得其宜政得其平而虞周有道之治可以復見千萬年堯舜舜日矣而謂有不治哉其治也有不大且久哉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能佐王以安擾邦國攝音饒馴也順也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

教中則民不誑八曰以誓教俗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致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饒音暴。祀所以奉死者以先尚敬則生者可知鄉飲酒禮為陽謂酒入人身有分散於肢體之義故為陽如五十者在堂下六十者在堂上皆以齒讓則何事之有弁禮之不可顯露者故為陰以異姓相親則男女無怨曠燕製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和心和也儀謂卑事尊等謂貴賤之等禮言也猛也度謂衣食宮室之等尊卑不同而以度節之足謂以少為足也

本原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二十

理齊

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曉音目婣音因物猶事也與舉也鄉大夫賢能者以鄉飲酒禮食之為賓睦謂親九族鄉謂親外親任謂信朋友恤謂賑貧乏

慶按周禮此段如王制篇亦自養後言也慶畧其文耳成周司徒之職治財賦任土地而即以教為事者也迨後司徒專養不專教與周異矣蓋古者重於教民凡所以維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夫婦朋友長幼以至知哀知敬莫不循禮而無爭悖之風趨仁而



赴義身若而親上然日入於太和之域而天下無事者以有司徒之教存也

建學釋畧

慶按帝王御世以興聖學為致治之源及參列史有三等為有圖治而重其事者有捨權而不遵樂其事者又有當克盡其道而未能盡心者然其畧則存之而時勢之遇合治道之臧否則備於慶著史畧中

五帝成均學考

慶按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

東坡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卷之三

禮齋

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堯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學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治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入之自舜至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教胄子一章大畧可見漢大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也若樂祖祀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之教思無窮者也由是書之祀孔子循古之祀樂祖而不忘也祀及門淵風是亦無窮之意也

又曰以樂為教者古之制也唐書李吉甫所謂教人條目公言是

樂之物非樂之德然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如何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論中和固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伊川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為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和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義禮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有養之七義歟

四	大學	上序	東序	右學	東膠
代	虞	夏	商	周	
學	小學	下序	西序	左學	虞庠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禮齋

虞夏商周四代學考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鄭氏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下庠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慶按有爵有德曰國老庶老庶人及死者之祖父也養老所以教孝在學所以明倫

慶按養老之禮其目有曰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

養其父也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  
 間凡七行之也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  
 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奠合舞秋入學習  
 吹則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又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安也謂一獻之禮既畢皆坐  
 而飲酒脫畧勢分以至於醉則又浹洽情意此行之於饗夏  
 后氏以饗禮饗獻也薦不食爵不飲立不坐依尊卑為獻此  
 行之於廟殷人以食禮其禮酌於虞夏以食為主有飯有祫  
 雖設酒而不飲亦行之於廟周人修而兼用之謂春燕夏饗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三

聖考

秋冬食也又王制五十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小學七十養  
 於太學

又按合樂合聲容歌舞以備食也又按云更者長也更相代  
 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已也康成曰更老至言耳皆老人更  
 知三德一云更字當為雙字之誤不一云三老七人知天地  
 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周天子五學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四

聖考

周天子五學考

山陰陸佃曰大戴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瞽宗是也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廱  
 是也合而言之四學亦太學也

文曰禮記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並中學而五於一方並  
 建周人則辟廱居其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  
 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  
 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廱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

夏出師受成則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曰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廱

陳科道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

膠即東序也宗即右學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

其右皆宗此太學也唐序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

視學命有司行學祭先聖先師為辛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

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

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

事祭先聖先賢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

禮記卷之九 學校禮記 三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序所謂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

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耳則右學東序蓋於成

均蓋建於一丘之上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樂祖東

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

名之也

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且入南學且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項安世曰右虞氏始即學以藏柔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

自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選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

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

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校上之

義則教也蓋至於商人先王之所以為教者備矣周人修而

兼用之內既述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庠在東商校在西

當代之學居其中教之以政南面而三學國之命之曰膠又

曰辟廱膠言其地辟言其象皆古人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

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禮記 三六

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

建於天下矣

按詩曰於樂辟廱文王之學也又曰鑄京辟廱武王之學也

蓋三代之世莫不有學文王有靈臺沼池即建辟廱為講學

行禮之地實侯國之學也武王克商尊其先制遂以辟廱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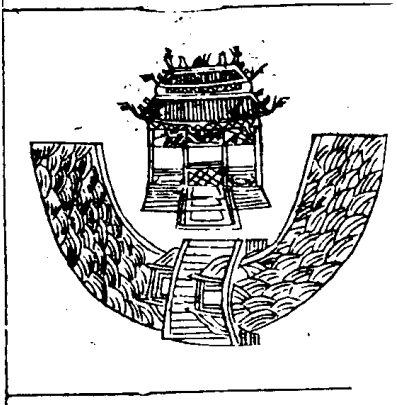
天子之學而建四學於外養則取於庠射則取於序樂則取

於瞽宗禮則取於成均而中學為天子承師問道之地故曰

禮樂至周大備也洵如陳氏之說是周非四學止三學也如

項氏之說是周有五學之名而約之於四學也必不然矣

周建侯國類官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二七

理齋

周建侯國類官考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按公君之通稱  
 文獻通考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如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欵才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尚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按公卿大夫士之子以父兄有爵列於罔曰罔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於學曰學士其實

一也

陳澧曰百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七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七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七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殷制也周制天子之畿千里都城居中面五百里百里為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二八

理齋

圖	之	序	庠	遂	鄉	周
中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遂有遂	縣有縣	鄙有鄙	鄒有鄒	里	鄰	比
大夫	正爵下	長爵下	長爵中	宰爵下	長無爵	
遂	縣	鄙	鄒	里	鄰	比
序萬三千	序二千五百家	序五百家	塾百家	塾二十五家	塾五家	
鄉	州	黨	族	閭	比	
大夫爵	長爵下	正爵下	師爵上	胥爵中	長爵下	
鄉有鄉	州有州	黨有黨	族有族	閭有閭	比有比	

周鄉遂庠序考

周禮地官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賙當作料。鄭氏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任也依也守也全之也。杜子春日受謂民移徙以到則受所去則出之。鄭氏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疏云養謂助葬鄉云故也凶災也。杜子春日賙謂料其惡鄉氏謂民有惡物不備相給足也。賓也客其賢者行鄉飲酒禮而貢舉之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无

理齊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受之田野簡以兵器教之稼穡。鄭氏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鄣鄙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異其名示相變耳。

虞按郊內有保受葬救賙賓六教而郊外止言兵農兩事或互文耳不然郊內即不教以養與街尚不可而郊外得廢六教也乎或者古之民皆受田而比閭等又為國中廬舍之所

故於國中而教以彼於田野而更兼以兵農也耶周官之盛治大要如此漢唐以來能行者有幾。今

聖明在上循而行之不惟奉其教者各正其德各利其用厚其生尚有招募不設藩鎮政簡民享輕徭薄賦之益吏少催科裕餉之苦。

朝廷養長平之福其治不登上理者未之有也。

禮曰天子之制百里為近郊有六鄉二百為遠郊有六遂大國

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又曰六鄉在郊內大

司徒所掌六遂在王國百里外遂人所掌皆鄉學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理齊

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見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將持薪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陳祥道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耕

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

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

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鄭氏曰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

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遂此曰黨有庠擬夏殷禮也

古者室有二室謂之庠堂有廡謂之序門有基上有屋謂之塾庠在內宜於安養故養以之序在內外之間宜於顯德故射

以之門在外為率由熟習之地故塾以之蓋即宮室之名而引

為教學之義其有二十五家為閭有塾五百家為黨有庠

二千五百家為州有序凡鄉皆立庠序凡州皆立夏序凡黨

皆立商校皆小學也以教童子而已蓋虞夏商之學雖古而周

視之則往代也故殺之為小學其天子之大學曰辟廱又曰澤

宮澤宮者環水為宮也於是虞庠以養庶老冬讀香在焉夏學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器

三

聖齋

以養國老春夏學三戈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

夏絃秋學禮在焉成均則掌於大司樂而合國之子弟在焉澤

宮則王擇侯國之貢士大射在焉出征受脰獻馘在焉蓋虞夏

商之世雖遠而其學固先聖之作也故合建之於太學然庠序

校之在鄉者亦但仍其名耳未必專主於養與射若夫大司儀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乃垂教法於象魏月吉則旌師讀

法焉孟月之吉及春秋祭祭則當正讀法焉正月之吉歲時祀

於社則州正讀法焉其不變者又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逐之法

是鄉學者非止教成童習章句而已凡平其訟獄治其賦稅端

其卑履咸在是焉漢世以三老嗇夫督治其鄉猶有遺意此人

才所以盛而風俗所以淳也厥音亦祭音諒風雨神

慶按干戈武舞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文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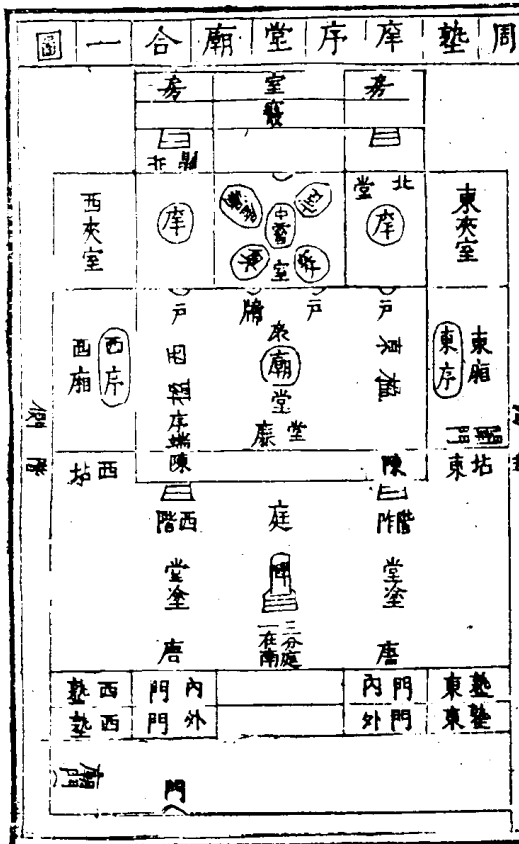
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器

三

聖齋



周禮序考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突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闕門上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又曰栱謂之闕栱謂之楔極謂之闕蓋界於門者栱也即闕也旁於門者栱也即楔也中於門者栱也即闕也宜音遺安音杏栱音迭楔音泄

禮疏曰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禮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中北牖謂之墉士昏禮尊於室中北牖下是也

木皮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考

三

理齋

堂下之牆曰壁士虞禮僂僂在東壁是也北有東西禮疏云堂隅有北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禮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云其祀中雷古者複穴以居故名室中為中雷又有東雷燕禮設篚當東雷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雷又有門內雷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是也僂音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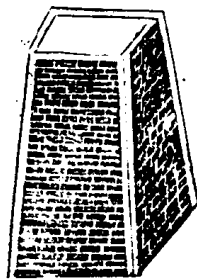
祭統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儀禮曰參分庭一在南古者設碑於庭近南鑿孔以繫牲若聘享庭實饗餼陳列之次或在其南或在其北也

王藻曰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疏云闕謂門之中央所植短

木爾雅云極謂之闕注云門中之極名闕又曰在地者謂之闕注云在地及門中者名闕然則門止一闕聘禮賈疏云門有東西兩闕其說誤矣

漢三廡宮圖

臺 | 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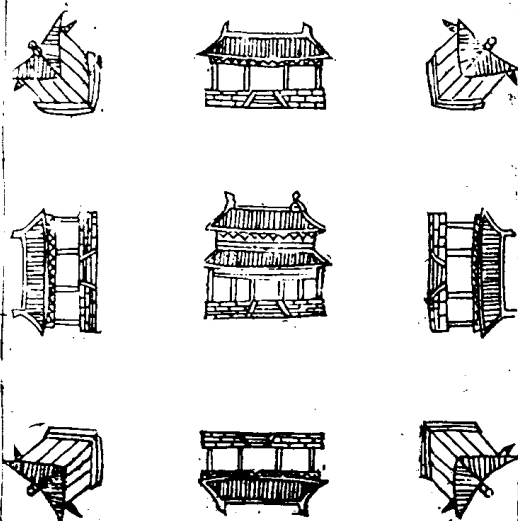
木皮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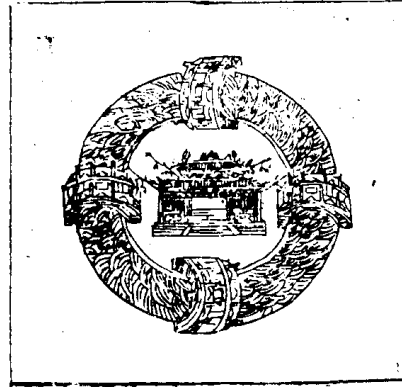
三四

理齋

堂 | 明



辟 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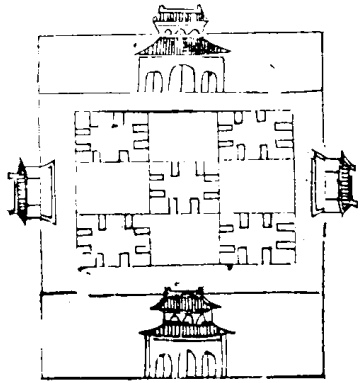
本原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三

畢

成 周 明 堂 圖



漢三廳宮考

三輔黃圖漢辟廳在長安西北七里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  
有市有獄漢明帝幸辟廳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  
兩漢之辟廳太學蓋析為一地

東漢光武建明堂辟廳臺三廳未用事明帝即位臨辟廳行  
大射養老之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廳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  
者甚衆

本原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三

理

蔡邕明堂位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  
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其正中焉皆曰太廟取其  
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  
周水圍如壁則曰辟廳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  
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圍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  
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廳



項安世曰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饗帝右祖則以為闕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欲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饗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者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野

箋曰自周以來漢為近古然三廱之制則非也經之可考者莫大於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備於易象詩書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此明堂所始也在天子外朝之間詩云於樂辟廱又曰鎬京辟廱此辟廱所始也在近郊之地詩曰於穆清廟此未廟也在王宮之左三者非一室而異名亦非同丘而並建也至靈臺者見於大雅蓋文王築臺鑿池即建辟廱為禮樂之地聖人固不廢遊觀也學校即遊地也髦俊即同游者也非如後世以禮樂為束縛困苦之具而必別為苑囿歌舞也然則辟廱靈臺固共為一區而明堂太廟則不可合也必夫祭豈以明堂之太室誤為太廟以崇祀明堂之祭誤為清廟

之祭又以公玉帶明堂圖有水環宮垣之語誤為辟廱而所引太初諸書皆秦火之駁說信斯言也是天子一日之間席不暇煖也項氏諸儒又踵襲其說儒術之多絀也豈盡絀儒術者之過乎記疏云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

未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則青陽左个即元室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室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室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唐學考 政教者也 慶按唐之制作雖遜於古而國學之外復有鄉學高祖詔建之元宗申飾外又詔開置皆置學尚不失周之美義國學至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雖書算各置博士屯營飛騎亦給博士凡三百六十員按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貢舉增學生至三千二百六十員京都學生八十員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州京縣各五十員

大戴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八 理齊

下州上縣各四十員中縣中下縣各二十五員下縣二十員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府

宋學考

慶按宋至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建議請興學校欲復古敦行實也詔近臣議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數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便於今者莫若使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戶復行則學者修飾矣仁宗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湖州是時方

本成道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五九

理齊

尚詞賦獨胡學立經義齊擇通經有氣局者居之立治事齊入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稱胡學多秀俊及出仕多適於世用後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式本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著音夫入聲如安土謂之地著

熙寧中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官七品以上子孫應陰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秀者為之試如進士法神宗即位垂意儒學因廣太學增置講為十員率二員世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

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二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學行卓異者主甄池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後又遵制廣舍增人總二千四百數

哲宗初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十科取士之法從之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偽科

本成道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甲

理齊

明學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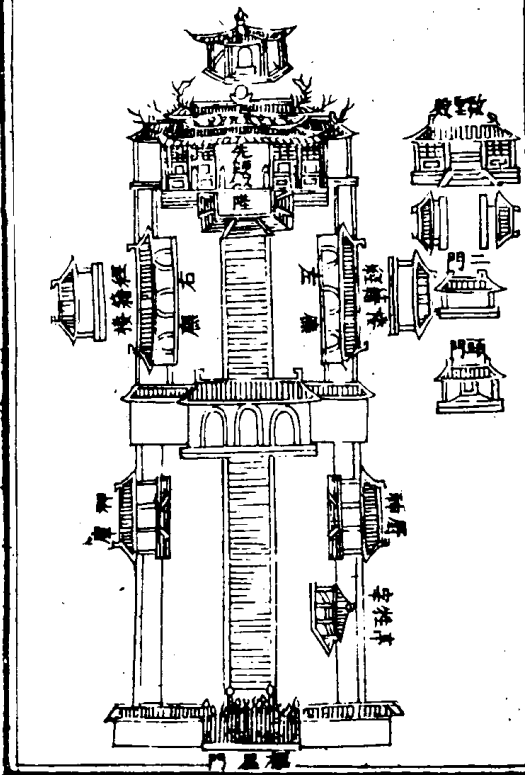
太祖於戊申開國洪武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其太學建立在前乙巳八月至丁未三月即定取士之法以周禮六德六行六藝為準洪武八年三月詔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周官建學之法於是大備方其初立學也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後設祭酒即命存仁為之

洪武二年詔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况在鞏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但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

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日化以復先王之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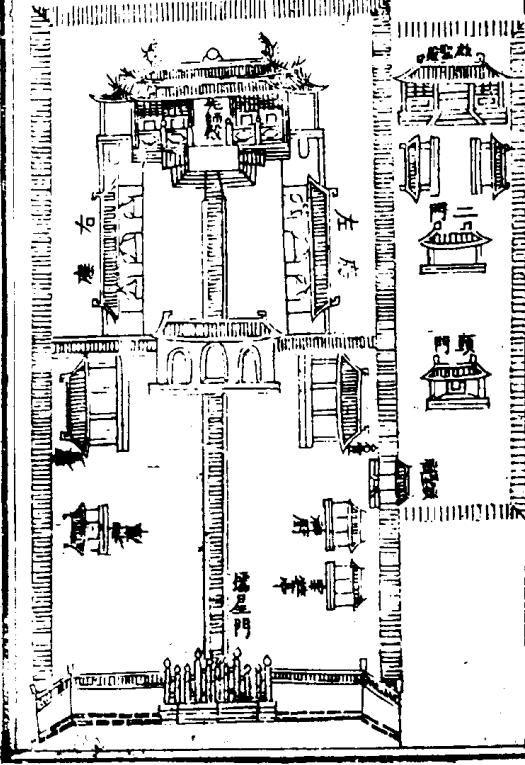
八年三月時上以為天下既安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督程於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今制國學文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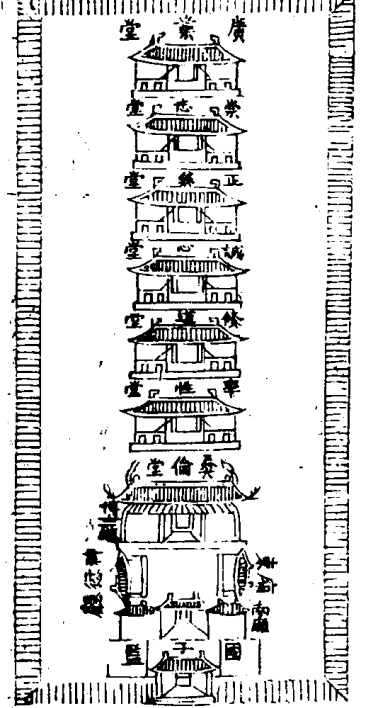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齋

今制府州縣文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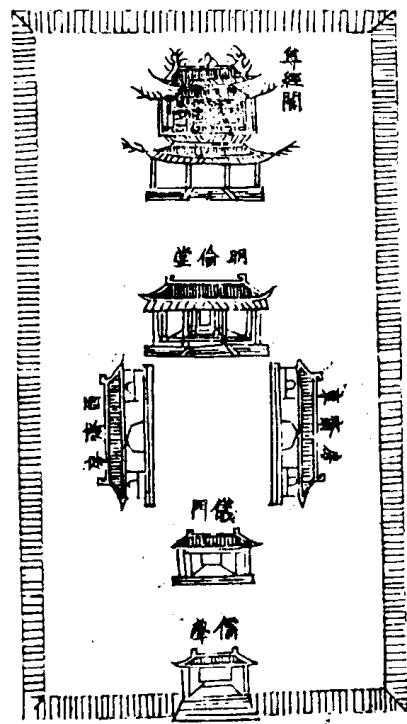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齋

今制國學圖



今制府州縣學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理齊

按禮星門泮池兩廡分壇諸說俱附曲阜廟紀後

慶按闕里誌諸書天下學宮應該有宰牲堂神厨二處今多  
缺或未建豎或已建豎而廢切須量學宮基際大小以復舊  
制庶得以潔奉祀事至於神厨所用諸器亦當預備精緻者  
察之可也

建學考

我

清自

世祖章皇帝登極以來崇文重道

詔立國學鄉學及天下郡邑并建社學至順治中釋奠幸學

上御太和殿受朝畢

命衍聖公百官諸生坐殿前

賜茶又明日宣文武百官及諸生進金水橋

賜百官宴衍聖公貂袍一襲祭酒詩業等官各袍一襲諸生各銀

二兩明日進

謝

勅諭監臣督課諸弟子務勉師訓以無負朕右文育才之意又

擇先聖先師子弟之賢者入監讀書此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齊

聖天子崇聖作人之化古今特盛者也至我

皇上崇聖興學於康熙八年臨雍釋菜畢亦

詔諭諸臣曰聖人之道至精至微諸臣務潛心講究以佐朕治此

又昭盛典以成治化者也

項安世曰周立四代之學於辟廱鄉學則否蓋國學與鄉異

也今制國子學與鄉學等是無陸榘也夫辟廱之水非徒以

節觀者天子之水園諸侯半之則辟廱之制何可弗復也辟

廱之中作成均士之入成均者畧仿宋三舍之法初則入於

東序學詩習羽籥琴瑟射御之器通則升於尊宗學書禮通

則升於虞虞致餼馬學易春秋通則升於上庠習律令史學  
 王國之事上庠之俊即升辟廱使盡乎修已治人之道辟廱  
 之後為靈臺以虞治曆明時之官而謀之於國子邊豆駸奔  
 禮樂曆算皆使三舍任之則學制彷彿千古而士學不趨於  
 淺陋矣

附論曰慶詳學校之制莫備於周而教條之善莫要於虞書  
 孔孟始終之詳無過於王制一篇自漢唐以來雖代有制作  
 終不若古人之善也

今日者誠本先王之制體而行之則士有學皆實學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舉

四五

聖齋

國有政盡善政也地治民豐家結戶誦野無留良

朝成俊彥四海雍熙

聖天子坐明堂而垂政教久安長治之休可以見矣

大成終

像教行



大成終

聖齋

聖齋

像



大成終

聖齋

為司寇像



司寇之像

凭几之圖





廢 按

先聖賢像書之於冊則狎矣然以志  
聖賢進退出處之容禮樂誰和之度故雖狎不敢缺焉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目錄	至聖先師氏籍四條 慶補入并註 附錄三 附慶說二	聖父配顏氏 慶補入并註	先聖未生之兆 慶補入 附慶說一	先聖誕生之祥 慶補入并註 附慶辯說二	先聖異質 慶補入并註 附錄四	年三歲葬父防山 附錄一	年六歲設禮容	年一十五歲志於學 慶補入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年一十七歲五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焉	年一十九歲娶宋元官氏	年二十歲始仕	子鯉生	年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 附錄一	年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合葬於防 附說一	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彈琴不成聲	年二十七歲問官	年二十九歲學琴 附錄一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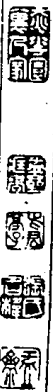
年三十歲齊景公過魯求見	年三十二歲辭廩丘之邑	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訪樂 附錄三 附慶辯一	返魯弟子受業者三千 附慶補註一	年三十五歲去魯至齊二條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年三十六歲在齊	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年四十三歲修詩書禮樂 附慶辯一	年四十六歲觀魯桓公廟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年四十七歲仕魯為中都宰	年四十九歲進司空	年五十歲欲應公山不弔召 附錄一 附慶証誤一	年五十一歲為魯大司寇	攝朝政 附慶說一	年五十二歲攝相事	年五十四歲魯墮三都 附錄四 附慶說一	齊人歸女樂去魯 附慶說一	年五十五歲至衛
-------------	------------	----------------------	-----------------	----------------------	---------	--------------------	-----------------	------------	------------	-------------	----------	-----------------------	------------	----------	----------	--------------------	--------------	---------



過匡	附慶辯一
至蒞	
返衛	附慶說一
自曹適宋	
適鄭	
年五十七歲在陳	附慶辯說二
去陳	
過蒲	
適衛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去衛將如晉	
息阨鄉	
返衛	
復如陳	附慶說一
年六十一歲如蔡	
年六十二歲如葉	
復返蔡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如楚二條	附慶說一
復返衛	

年六十六歲百官氏卒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於衛	
刪詩書定禮樂	附錄一 附慶說一
作春秋	附錄一
年六十九歲在魯	
伯魚卒	附慶補著子思子一條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教三千衆	附慶說一
贊易	附慶說二
年七十一歲春秋文成	附慶辯二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六經成天降赤虹六條	俱慶補入并註
年七十二歲夫千病子貢請見五條	尾一條慶補入
附錄六	附慶說四

大成通志卷之十先聖年表



金嘉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年表

至聖先師 初魯哀公諫為尼父漢平帝猶諡宣尼公北魏孝文帝方諡文聖尼父隋文帝贈先師尼父蓋隋以前尚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唐太宗貞觀初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復聖周公至顯慶中從長孫無忌等議詔周公配武王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一

理齋

同王者禮孔子為先聖元宗開元未諡文宣王宋貞宗祥符初加諡聖五年改至聖元大德末仍加大成二字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

白虎通曰聖者通也道也廣也人之至也道無所不通明無

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又才過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

曰聖

慶按師法也教人以道之稱而為人之模範也若吾夫子稱

曰師則是師表百王模範萬世者也非常師之可比也

附論曰吾夫子之至聖也未生以前與方生之始天兆其應

既生而容貌之異人亦識之及其言行之著不特及門識之

魯之公卿大夫識之列國之公卿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

識之即曰陳蔡有厄識之而思之也匡向之徒初悞而圍之

既悟而解之也然周天王卒不能用非周天王之失也輔相

非其人不能舉而用之也抑吾夫子之用與不用關天下之

治與不治周之天下東遷而後漸至衰微春秋而戰國戰國

而強秦耳以云三代有道之治未之見也而夫子豈能與哉

不特是也自春秋以及六朝而東漢稱盛矣漢之祠孔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

理齋

因仍有自來矣而敬禮則越前代然雖能敬禮而終不能正

其稱猶之魯哀公之君也於是慶有恥於後魏之孝文帝稱

曰文聖唐太宗則進矣祠孔子為先聖宋貞宗諡曰至聖歷

稱紛訛節是為誣至明世宗始合而稱之曰至聖先師孔子

則足以歷萬世而不易矣慶故首云七、誣音雲語不定也謹

丘與切言確也

孔子其先黃帝有熊氏之後姁公孫黃帝傳子少昊金天氏姓

已少昊傳孫帝嚳高辛氏姓姬嚳有四妃三曰簡生契以佐

禹有功舜賜姓子自契至湯以子姓有天下及周封微子國於

宋微子傳弟仲有國五世至弗父何遜弟厲公何弗父何至  
孔父嘉以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一日賜姓孔其嘉  
至孔子凡七世孔氏之姓自孔嘉父始

白虎通曰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也別婚姑  
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也同姓不得相娶者皆謂重  
人倫也又姓生也人所稟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古者聖人吹  
律定姓以記其族

顏師古曰子乃丈夫之嘉稱公羊傳曰後學宗師始稱為子  
諱丘字仲尼 鄒城西界關里有尼丘山也形四面高中央低孔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理齊

子生於此生而首上坊頂因名山字仲尼

魯人魯國名周公封於魯而伯禽繼之以傳世其國西有交州

府東有泗水縣北有曲阜縣東南三十里有關里少許有尼丘

山又少許有鄒城關里少南有昌平山孔子生於鄒長徒曲阜

鄒與曲阜皆魯地故曰魯人

聖父颯大夫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

字伯皮一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父問曰颯大夫祖父為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

九尺武力絕倫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三子

莫對其初微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 鄒如鄒通用 既亦通用 既魯下邑 乃聖父所治之邑古

名鄉為庸國魯穆公時改為既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與地志云 鄒城西界關里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背鄉而泗中

有孔子宅也 中有廟魯施氏謂魯之施氏

先聖未生時顏氏禱於尼丘山時有麒麟吐王書於關里其文  
曰水精之子繼哀周而為素王顏氏具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

信而去

慶按關里在魯城中或云有二石關曰關里蓋里門也其謬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遠矣然關里實為先聖之庭除也乃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

尊稱之也故歷代帝庭曰帝關曰金關曰玉關曰鳳關聖人

之庭曰關里以別羣祠之稱耳

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均天之樂

空中有聲云天成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懷妊十有一月當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昌平鄉名 昌平鄉則以山為名 泗水縣

南六十里有昌平山 陬陬曰孔子生魯之鄉也 昌平鄉之關里

慶按太史公以為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謂聖父老而聖母少

史遷孔子生

通遺者不少  
而猶不遠也  
聖者不聞而始  
與抑述之耶

男女之婚如過期名野合家乘謂焉遷之証故不從  
附辨曰 慶按夫子之生年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  
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以為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左  
傳以為二十二年十一月史記因之後有孔若古主公羊洪  
興祖主穀梁胡舜陟羅汝之孔宗翰主左馬以長歷考之稟  
公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  
馮去疾云襄公二十一年已酉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稽之  
則大寒節當在十月十七或十八日也是節已屬十一月故  
以十月為十一月周建子則曰二十二年慶謂穀梁為是若  
先聖年表 五 理齋

公羊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故司馬貞曰孔子二十一年生  
遷以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為之明年也左馬皆  
非謬也故宋氏濂曰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穀梁建丑  
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一月漢會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  
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  
世法不過載于丑兩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  
春入於夏上入於秋豈能而不成歲矣或謂孔子生於庚子  
年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此其必不可信者矣

生而首上坊頂因以名又因以字異質凡四十九表坊頂及首

注而隆鼻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頰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  
龍形龜脊虎掌翼侍駢帝脰肱參膺注頭山臍林背阜朕堤乳  
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着十二  
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踞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  
如什就之如升脩上趨下末僕後耳視若管四海躬履讓賢  
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腋大十圍注音哇深池  
也準音批鼻頭也日雁上下平而長曰河日額頰也音日之間  
曰額頰音治頰也顯下也駢音音便平聲聯也翼恭也敬也自  
肩至肘口臙自肘至腕曰臂脩皆謂長也朕臂上一節參音生  
先聖年表 六 理齋

龍立貌膺音英胷也朕音劫面旁也俱音奚蒙供方相也駢音  
存聚也什音赴趾也趨與促同傳樓呂慮三音末僕身向前微  
曲也後耳上近後也頰音罕顯音塞臍音整

孔子過周七大夫襄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  
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脰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  
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諒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  
聖人之與者乎

鄭人始布子脚曰孔子其項似唐堯其頰似虞舜其項頰且  
陶其首顛子達自腰以下不及焉者三寸

唐何遜編謂亮頭高耳冠象佩所傳小影也

廣陵馬大平為夏縣令寄右司馬朴家見所傳先聖畫像乃

唐人王維筆眼中神采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僕以傳

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

偷上而趨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

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未也論語記聖人之

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

詰音乞末蓋也

年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五

里

理齋

木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七

理齋

按太史公謂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司馬貞以為孔子

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地聖母少寡不從送葬

故不知墳處非諱之也

年六歲始陳俎豆設禮容

慶按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

人也朱子又以仁聖不居為謙辭應謂聖人之聖知所固然

也然生知者義理之精微而其禮樂制度亦不廢學故其自

言曰志學曰不厭夫以志學不厭觀之以為勉人容有之以

為謙或未必也何哉觀一志字甚堅定凡事不是悠悠成底

若以學論則為學者甚衆只是未曾立志果能志於學則雖

欲悠悠不可得矣所以聖人十五而志於學及至七十時也

只是如此不然說不出許多志學不厭好古敏求底話做不

出許多刑定替修底事聖人者蓋至誠無偽者也豈謙也哉

年一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焉

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孔某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受厲公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茲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佻三

命而備備而走亦莫余敢侮體於是需於是以餽余口其共

也如是臧孫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汲必屬說於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懿子可則效已矣○召

大夫僖子屬大夫也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屬公兄也何嬀當立

乃讓厲公佐謂佐宋三君三命上卿也共音恭益共謂位高益

木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八

理齋

恭鼎考文廟之鼎，僕僕俯皆言其恭，循禮者恭敬不安行也。莫余敢待，謂其恭如是而亦不敢侮慢之。僮鬻，餽屬也。於是鼎中為僮鬻，謂以為足口之計而至儉也。臧孫乾，謂武仲，聖人有明德，謂聖人之後有明德如正考父，當世謂當大位，何忌亦僖子之子，君子謂孟懿子。

年二十九歲在魯娶於宋元官氏。元官，同音古其字。

年二十歲初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

子鯉生，適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賜，故名曰鯉，字伯魚。

年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大成道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九 理齊

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兩兩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待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年二十四歲在魯，聖母顏氏卒，僉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塋域曰墓，封土為壙，曰墳。

按史記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曼父之母，誨孔子墓處，然後往合葬於防焉。闕里誌云：顏氏之卒，孔子成立矣。矣，聖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葬地者。

乎，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處於道路者，不得已為之耳。聖人禮法之宗，而恐為之乎。馬遷之誤，鄭氏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五父衢在曲阜西南二里，魯城內曼，一作乾，殯謂殮而遷於各位，慎謂以繞引棺，就殯所也。

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聖人修身慕親餘哀未忘也。

年二十七歲問官於郊子，郊音談，國名，又姓。郊子來朝，昭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官，孔子十聞之，見郊子而學焉。

年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襄，魯大夫，孔子用魯。

大成道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 理齊

舉為司樂官，及孔子去，襄入於海矣。襄子曰：吾難以擊磨為官，然能於琴，孔子學之十日不進，襄子曰：夫子於琴也，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也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為人矣。雖然，而黑頰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玉四圍，非文王其孰能合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

余有丁曰：索隱謂史記載孔子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然歷聘

紀年夫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為義近之闕里誌亦同

年三十歲齊景公適魯求見孔子而言政景公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諒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穀爵大夫與諸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夫景公曰善哉。殺公戶切五穀謂百里奚。

年三十二歲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孔子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一 理齋 其不知其甚矣

年三十四歲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至周問禮訪樂歷郊社明堂朝廟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二子歸告昭公上賜之卓馬特御與敬叔俱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私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朝廟之度喟然嘆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辰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右稷廟有金人焉三設其

日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欺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墉音容堂中北墉為墉兼謂善惡之象辰音倚天子屏畫斧於上曰斧辰高八尺東西當戶墉間南面而立

史記云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莊子財作斬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二 理齋

雜登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聃故其著書譏侮者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魯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子司馬遷老子傳復增許多詞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復以為証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共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皆出於孔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厭薄於禮

有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聘又何禮之可問耶。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看破莊子之妄耳。

胡穰宗曰莊子動則稱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然事耳亦入國所當問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未聞寓周而與老子居處汎至聖處無不通一聞其說即知其人猶龍之說亦出外傳莊子私淑老子者之欲尊崇其師乃爾。

慶謂夫子固神研天縱而其禮樂制度亦必考而得之若周公制禮作樂夫子夢想猶真見之則周公之遺言遺書夫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理齋

領會日已久矣有不可考而得之者乎至若老子似亦無容於問矣即曰問容或有之何哉老子者為周藏吏則其所掌必多載籍夫子或因其藏書之吏而有問焉是亦理之常也學者又何必致辯其非而譏之也然則無可議之者乎蓋亦有之莊子曰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子蓋夫子之大聖尚待五十餘歲而始學禮乎此其可議者也後之學者謂無問於老子之事想自莊子使之也。

返魯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受業者蓋三千焉家語云凡所教者東修以上三千餘人史記云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顏濁鄒不在七十七人中蓋三千數也。濁音卓鄒音聚。

按太史公以顏濁鄒為三千屬慶尚有見焉若左傳孟懿子屬說於何忌於孔子而學禮焉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注稱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是稱悲亦弟子也禮記射義有公罔之妻序點與子路比肩揚解家語子路云二三子為司馬之說及夫子使妻點說則知妻點皆弟子也樂記為公孫尼所作尼亦孔子弟子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子所述收皮似亦及門之士。

年三十五歲昭公出奔於齊魯亂季平子與邾昭伯居相近以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四 理齋

闕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謀去季氏平子與孟孫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出奔於齊。處昭公於乾侯其後項之魯亂。季氏介其難邾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邾氏且讓之故邾伯亦怒平子昭公將掃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不能庸先君之廟故謀去之。○季平子乃季氏邾魯邑名邾伯魯大夫也益官於邾氏謂侵邾氏之宮室以自增益也讓責也萬舞也庸用也。

於是去魯適齊孔子適齊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



焉。拂鎌帶索哭而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者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昔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盡

東坡志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理齊

公此殆妄也。景公適魯，魯就見孔子及夫子至齊，景公分尼讓登其禮，亦甚隆矣。何待為國君之臣，以自適乎？夫不仕三家而仕他邦之卿，其非聖人所為明矣。故曰：妄也。余有丁曰：景公與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若所因必嬰也。慶於夫子適齊，亦有二感焉。夫以齊之君能敬禮聖人，以齊之政能知其不苛，以齊之民能守身事親，齊之俗何其美也。非有高父之遺風，恐未必若是哉。以是知有道之流風遠矣。年三十六歲在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拔

東坡志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理齊

于慎行曰：史記世家，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于景。

以家語証之，子貢是也。

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史記景公說將以七駘田封孔子，嬰

述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  
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則吾不能，以  
季孟之間待之。」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滑音骨，謂  
詛譖圓轉也。魯有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  
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七

理齊

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慶按孔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則晏子之賢可見，而其交

友亦可見矣。故司馬光謂忠信有禮，愛君樂善，於晉說叔向

於鄭說子友於吳說季札，或疑心雖正而學則墨，未可信也。

然慶疑晏嬰二字有誤，或墨子誤之，何也？司馬遷述之，墨子

文亦小異。

年四十三歲，季氏彊，偕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桓

子嬰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舍山不狃止之。其

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驪之。陽虎

由此益輕季氏，季氏益偕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  
以下皆僭，雜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懷，平子  
家臣，猛文，丑切。為季氏費宰，字子洩，論語作弗擾，釋音釋。

慶謂吾儒明體達用之學，窮經涉史，而外搜闢百家，以證同  
異，雖曰聖人生知安行，與人迥別，然不曰志學，不曰不厭乎

聖人為學，不於詩書禮樂，何所適從？史記世家叙孔子刪詩  
書定禮樂，固矣。若夫從事於詩書禮樂，想亦夙昔之事，馬遷  
於此未嘗叙別，而家乘叙之。慶因家乘之文，叙先聖事實如

右。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八

理齊

年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廟。夫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敝器焉。

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坐側。

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

曰：「為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敝，難希二音，作敝非，敝器謂

傾側易覆之器，宥與右同，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

年四十七歲仕魯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靡偽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七寸之郭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公謂孔子曰學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方亦作西方以魯國近東

年四十九歲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別山林用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丘後高曰陵墳大防所以擇水衍由陵也。陽音習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防隈也。捍當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九

理齋

年五十歲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去三桓之嫡而更立庶孽將享季氏於蕭牆而殺之遂以費叛召夫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也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說其庶長子朝未立景王崩弟猛立是為悼王朝爭立作亂十一月悼王崩其母弟敬王立朝益爭王出居迪泉迪泉在王城之東曰東周朝在王城之西曰西周敬王後又遷於成王遷般民之所居之又曰成周

慶按史記謂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也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此語附會詞多矛盾且載不狃之居於定公九年而以中都宰司空冠皆序於九年後十年即會夾谷是夫子於半載之中即歷數官其舛甚矣

王整曰嘗疑不狃之叛而孔子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哀公八年吳從茅桑鴻之請而伐魯問於叔孫疆也既勸之復告於不狃也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魯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十

理齋

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王問之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晉與齊楚歸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脅也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如此則其叛費非以張公室乎故余表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魯兵不狃皆魯人因陽虎之亂同奔於吳非禮言非行故國之禮違謂去其國警指兵言未臣言未為彼國之臣而有伐謂言以伐吾國奔命死之謂還為舊君死節不以所惡廢鄉謂不以私怨而廢故鄉之好立謂共立為當輔謂輔魯年五十一歲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將攝朝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與聞國政其初人諫之曰在素而鞭投之無次弊之序其投之  
無窮三月政成化行民頌之曰李未章甫實獲我所欲幸而後去

意欲無私初事有取半者沈猶氏嘗謂飲羊以群羊八公餘氏  
妻沈不制慎清氏春後踰法醫六畜者偏傷以時信其子為

政沈猶氏不致朝飲其羊公積氏出其妻極沈氏極其從之  
時有父子訟者夫子曰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夜之

季孫聞之不說曰君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教何哉  
再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非禮也不

教以孝而惡其然其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勝也然亦不治  
太成通志卷之十 沈聖年表 三十一

不可測也何者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於民則怨  
飲無時泰也不誠責成廢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節也

朝政一作行相事韓晉丙似刀之類魯初切行後寒切言宋又  
使時曰季孫行以禮立行宜慎今時之弊也魯曰以禮立行

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駁解於兩原之下尸於朝  
三日于貢連曰夫少正卯魯之亂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始誅之與  
為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專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計詐而

博五曰強顏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  
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亂徒成黨其說足以飾暴棄其法

禦足以及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兩廊一  
作兩觀尸於朝懸尸於朝也記醜一作配惡概音藪聚也徒奸  
徒也不誅一作不除

慶按誅少正卯之事書傳謂誅於攝相之日傳搜秦漢以上  
惟有況言之後有補京山以為無其事然孔子雖攝相政七

日先是為司寇者已父若為政不用殺雖為季康子言之昔  
舜不誅四凶乎京山豈真知聖人哉

年五十二歲攝相事三月政成化行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攝  
相謂攝相之事隨君往也。齊大夫黎錡言於景公曰魯用孔

大成通志卷之十 沈聖年表 三十一 聖齊

其共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爭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黎錡言  
於齊侯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齊

侯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酬之禮畢齊侯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

於庭羽葆子戲鉦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  
等舉杖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裔桑之俘何為於此命有司

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心忤危而去之有頃

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俳優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葵侮諸侯者罪當誅。請石司馬加刑焉。於是斲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甲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遠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則狴犴也用狴犴君辱棄禮名惡于孟圖之夫事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大怒責其羣臣曰魯木成道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二

齊所侵之田所供命者亦如之謂如不返田我使齊供我之臣才不令還齊如齊之盟誓也梁丘據齊羣臣享禮當行於朝廟

不當行於原野故曰不出門不野合。狴音鄙狴犴之不成者狴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則是麓畧而穢薄若舍五穀而用狴稗也。君辱兼兩君辱耻惡不美也龜山名龜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按左傳鄆讎龜陰之田皆在汶陽故傳稱三田今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田以謝魯七築城於此以表孔子之功因名城曰謝城。

年五十四歲魯墜三都 墜音揮敗其城阜曰墜七壞也毀也三都三家邑城也。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

木成道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二 墜三都 墜音揮敗其城阜曰墜七壞也毀也三都三家邑城也。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墜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於是叔孫氏先墜邱季氏將墜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於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代之費人北國人迫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墜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家謂大夫之家二丈五尺曰堵三堵曰雉叔孫武叔也邱鄉亭在無鹽縣東南一云在鄆城縣東三十里費音秘三子謂孟孫叔孫季孫句音幼頌音祈申幼須樂頌皆魯大夫下謂下臺也師敗曰北姑蔑城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謂不狃公孫無

蕪軌曰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墮其城出載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感者矣。

王廉曰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三家之不可去孔子豈不知與之並立於朝孔子之出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必阻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吾見孔子行事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宰三家無間攝行相事三家又無阻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先聖年表 二五 聖齊

之謀而墮之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必不然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乎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僭禮樂不能盡革孔子仕魯化其君臣十得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爰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賈書季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之失計也。傳曰墮不正勝是也。慶錄家語之文如左按左傳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

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存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虞父成宰也。

或問朱子曰成既不墮夫子何以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余有丁曰按春秋魯定公十二年墮郈及質而史記誤以為十三年也。表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史記又以為十四年

前後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史記又以為十四年。事於是墮郈墮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遂去魯。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欲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先聖年表 二六 聖齊

敗其政曰孔子為政必霸也則吾地近為之先併矣。孟致邑為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粲又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之魯臬門之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告魯君為周道游觀也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見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牆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牆肉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祿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於是遂行宿於郭

史師已送之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調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容璣曲名  
車門史記作高門為同道遊觀謂諸魯君為周遍道路遊行因出觀齊之女樂罷曰服熟曰膳七肉祭之餘肉也賜有執事者以其為國之大事也郭也地名師已魯大夫調叶意敗叶備  
慶按史記書孟氏之成未墮在定公十二年之夏不知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正值魯十月有事於郊之後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皇王大事紀曰遷載夫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禮年表 二十七 聖齋  
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年五十三歲至衛主顏譽由家史記以為主於子路妻无顏獨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譜孔子於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人孔子懼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諫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其子告之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

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史魚死而屍諫者忠感其君者也可謂不直乎  
若衛十月將道陳過於宋之臣巨在滑州縣西南三十里○孔子過巨顏刻為僕舉策指之曰昔吾入於此由彼缺也巨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巨人孔子貌狀相類巨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凡五日拘益急弟子懼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巨人其如子何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木成通志卷之十 禮年表 二十八 聖齋  
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罪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使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巨人解甲而去  
慶按衛靈公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巨人圍之史記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寤武子子臣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任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武子年已耄矣後歷歷兒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豈其然乎

至蒲。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蘧公夫人告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之辱，與寡若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孔子辭謝不得也。而見之。夫人居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也。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十九 齊 數句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游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去衛過曹。

按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於衛，而又見小君是求仕也，故不說。故夫子直謂道之不行而否塞者，天所厭棄也。豈南子能興哉。

自曹適宋，在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其頂似惠公，其髮似魯公，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鬚上無似衞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衞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韓詩外傳：衞家之狗既飲而歸，願望無人。

年五十七歲在陳。主司城貞子之家。○國語云：時惠公寤之於上館，有飛車集於陳庭而死。稽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車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華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東西，朔南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十 齊 以示後人。使未鑿焉。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贖，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權果如之。○隼音舞，鷩鳥也。楛音戶。

與楛別，音效。上聲。以石為之，八寸曰咫。

慶按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誤也。惠公在魯昭公十三年立。定公四年卒。又按系家，閏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問公宜矣。

按為陳侯，周臣。謂貞子臣於陳侯，非指孔子。邵寶曰：使誠為



臣別筆之問何為不於庭而使也即其所乎又何為其不召乎况太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一歲孔子之不為臣豈不明哉

去陳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使陳亡嘗被寇

夫于有歸與之嘆。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代朝歌

楚圍蔡亡遷於吳亡貶越王勾踐墜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

問於孔子骨何者最夫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王

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証為神子曰山川之

神足以網紀天下其守為神社殺為公侯皆屬必王者客曰防

風何守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蒼社在虞夏商為汪

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子曰儻氏三尺

巨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專擅也骨一節其長擅車曰骨節專車十之謂三丈也

過節會公叔氏以蒞時滯人止夫子弟于有公長孺者為人長

賢有勇力以不車五乘從夫子曰魯晉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

遇難於此今也也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免關甚疾滯人懼

之

適衛靈公聞孔子來而郊迎之然意於政而不能用孔子子曰

適衛靈公聞孔子來而郊迎之然意於政而不能用孔子子曰

有用我者若月而也。三年有成子擊琴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琴乎云云

去衛將如晉西見趙簡子殺寶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于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其開之也刺胎殺夫則

解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

之況於人乎。家語作寶犢鳴犢國語作鳴犢寶犢則寶犢字

大成通志卷之十 洗聖年表 三

鳴鐸或鳴犢有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

乃還息於既鄉一作築此別既鄉非魯邑也。夫子作麻操

以哀之曰周道衰然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至珍寶鳴犢春然頽之慘焉心愁升車命駕

將適晉卻黃河浮七悠七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聊傷余道窮

哀彼無辜孰勸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且只。愁叶音

孫若實曰只音文

遂返乎衛復主蘧伯王家。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又與夫子語見斐琴鳴如而視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又與夫子語見斐琴鳴如而視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又與夫子語見斐琴鳴如而視

之邑不在夫子。夫子遂行。邑不在夫子。一本作邑不說。

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

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哀公三年五月夏。

魯司鐸火。七。踰公宮。桓公僖公廟。災。南宮敬叔救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僖廟乎。桓僖親盡。其廟當毀。而魯尚為非禮之

事。宜為天災也。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庶子曰。

我即危。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桓子卒。康子立。欲召仲尼。公

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齊

又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誰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

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司鐸官名。桓

公僖公廟。迨公宮之左。

○按司鐸火。闕里誌。劉向說苑。皆以為孔子在齊之事。春秋

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三年。因次於右。

年六十一歲。自陳如蔡。蔡昭公將如吳。七。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宋人。而卒。楚侵蔡。○公孫翩。蔡大夫

也。

年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來遠而附。邇他日

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

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葉公。楚大夫也。乃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之子。食邑於

蔡。僖稱公。

去。復返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云云。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之。於是如楚。厄於陳蔡之間。楚昭

王與師迎之。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齊

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厄矣。於是乃發徒役。圍於野。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適

蔡。羹不充。從者皆病。莫能興。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

知弟子有愠心。又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奚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諸夫子曰。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奚君之窮也。孔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也、叔也、齊不餓首陽，女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闕龍逢不見刑，女以諒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參矣。何獨其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君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達，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庸，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子言入見，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五

聖賢

能為精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其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言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益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欣然而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七日，不嘗粒食，顏子得米而爨之，椽屋之下，有埃墨墜飯中，淵攬其饒中飯而食之，孔子望見，飯熟以進，孔子起曰：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

甑中，棄食不祥，回因攬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曰，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既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非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問，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昔湯困於葛，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惟賢者獨知而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五

聖賢

難言也。好樂之樂，謂樂章也。附論曰：吾夫子與淵相識，在平日豈因偶然而或疑者，是夫子之疑未必誠然而曰：心目不足信而恃，則可以垂戒後人矣。何也？世之人惑於耳目，亂於心思，骨肉相殘，恩愛割絕，卒致敗亡者，皆惑亂之失也。況乎任大責重而可不慎哉。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止之。二十

寧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同，號為子男。五季，思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也。堂上，方數千里乎。武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據賢子弟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云云。孔子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自楚返於衛，靈公逐世子蒯聵，出奔，謂弟郢曰：將立若為後。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夏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郢為太子。郢辭曰：蒯聵之子，在也。於是衛以輒為君，是為出君。六月乙酉。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七 理齋

晉趙鞅納蒯聵，以至衛。父子卒，國時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孔子至之，手跡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年六十六歲，聖配行官氏卒。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噫，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於衛，於是自衛返魯。孔子息駕於河梁，而西門有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鼈鼉不能居。一大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大夫不以措意，遂

度而出。孔子往問之曰：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其出也，又從以忠信。吾驅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隱谷之中，孔子見蒨蘭獨茂，喟然嘆曰：蒨當為王者出。今乃與衆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蒨，云：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所定處。時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遂遺一身，將老遂行。至魯，哀公館焉，公自

昨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備服與。孔子對曰：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七 理齋

其少君魯，衣逢掖之衣，長君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服。孔子對曰：遠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於是悉陳儒行。哀公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矣。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

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糗，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某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不

祭郊廟。某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今以五穀之長雪果，故不敢公口善。侍坐，哀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患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婦為大。婦既至，是而親，親既至，是而敬。親者敬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曰：元而親，迎不也。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下社稷宗廟之主。君何為也。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哀公問曰：寡人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對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椽椽，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懼，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頌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望遠，睹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後治乎，何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云云。

大政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无

理齊

○他日又問政，對曰：政之念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殺薄賦，飲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惜憐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哀公問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口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又問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適曰：君使人假馬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某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下於君謂之借。季孫悟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毋口假。孔子一正假馬而君臣之義定。道行也，並述也。○若者，言行詳見禮記渠牟靈公弟也。郊舍三日，謂靈公出郊。

大政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舍以自悔青凡三日

嗟乎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衰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夫子刪而定之子曰憂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詳三代相因之禮損益之制曰周監於二代都乎文哉吾從周由是三禮興焉討論墳典追跡往代刪書斷自唐虞叙及秦穆編次其事實為五十八篇而二帝三王之心法始得傳矣由是書傳之教興焉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正其紛亂遙采稷契中述殷周之盛下至禹屬之缺別以四始示以美刺刪為三百一十有一夫子結歌之以合韶武

大成禮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齊

雅頌之音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是詩教樂教興焉。樂無專經即樂記一篇多謂上古之文然觀有孔子七貢語蓋亦秦火之後存其畧云。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此一節事文字貫通却似書傳中有禮而詩中有樂因別為序次并附樂說如左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所以未得者句上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至於三綱淪九法斃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孔子懼作春秋曰我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心不復作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天理滅而人欲熾於是假借史親加筆削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質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準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古之準繩皆在於此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先儒曰游夏不能贊一辭此聖人之志之所在也

大成禮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齊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仲舒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惡而不知其義

年六十九歲在魯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弟子曰茲壇乃

魯藏文仲誓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君往歲來春。後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伯魚卒

慶按子思子之生。年無考。有曰。建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則知伯魚之卒。子思尚幼。故諸史傳中。多脫畧不記。今附入於此。以補年表之缺。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斂三千衆。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慶按史記云。子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史記家語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止列七十六人。史記有顏何。字舟。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并見於史記。家語肅本缺之。至若史記家語之別。而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鄭單。無琴牢。陳亢。縣。賈。家語有琴牢。陳亢。縣。賈。無公伯寮。秦冉。鄭單。文翁。石室。圖。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此家語少。公西赤。縣。賈。原。桃。公有定。公夏。守。句。井。疆。邾。選。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朱子論語序。亦載七十二人。皆本石室圖也。燕。轍。古。史。錄。七十九人。合家語而增琴牢。陳亢耳。今闕里誌。載從祀者七十

六人。慶於數異名同。或名異數同。中為議於前。而附其諸家稱數於此。

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於是作十翼。以贊易道。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彖者。斷定。一卦之意。或說卦德。或說卦義。或說卦名。上彖。卦下詞。下彖。爻下詞。象。謂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寓萬物之象。上象。卦詞。下象。爻詞。繫。取網系之義。聖人繫屬。此詞於爻卦之下。分為上下篇。文言。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說卦。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序卦。明上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四

理齊

經首乾坤。終坎離。與下經首咸。而終未濟之序。雜卦。別言聖人之典。因時而作。隨其事宜。當有損益。又曰。雜。彖。象。卦。錯。綜。其義。同。相。類。異。相。名。○。尊。注。曰。古。有。彊。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其。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槌。三。折。今。乃。大。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失。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則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持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祭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新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推遷初二音。

虞核周禮太史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日：伏羲之連山，黃帝之歸藏，鄭元謂夏為連山，殷為歸藏，周為周易。于氏云：伏羲之易為小成，文王因之列山氏之書為連山。夏人因之，軒轅氏之書為歸藏，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尚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十五

理齋

又按孔穎達曰：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易緯云：易一名而合三義，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觀劉貞簡并用此義云：易者謂生之德，有易簡之義，變易者謂生之道，變而相續，不易者謂天地定位，不可相易。

年七十一歲，當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屬魯哀公十四年春。秋，文成而麟至，遂絕筆於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孔叢子云：車子鉏商燕於野而獲麟，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秋曰：虞夏世今，麒麟遊，今非其時，來何來。麟兮麟兮，我心憂。大野在魯西，車子，主車之微人，鉏商名也。人微故畧其姓，服虔以子為姓，非也。

虞按春秋文成在丘明受之，故先儒謂仲尼修春秋為素王，丘明作左傳國語為素臣。

又按杜預曰：春秋感麟而作，因以為終王，蓋以為不然，宜矣。鄭衆賈逵服虔皆云：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後三年麟感而至。胡安國云：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王鑿又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十六

理齋

以為不然，而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以斯言也是無其應也。雖然，慶嘗聞之矣，有曰：六經成，赤虹降，蓋瑞之兆，端不一而具大，則見於天地，麒麟者地之應也，赤虹者天之應也。孔子修經，天地為昭，其應也，豈若千里之外為然哉。君子弗洵也，小子識之。

六經既成，天降赤虹，化為黃玉，刻文。孔子修六經既成，齊戒，向其，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夫子遂踰而受之。



若夫子一貫之道。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一便貫將去。所以曾子對門人只說忠恕。

自六經而外。尚有格言。至論與夫立身行己之實。門人恐其久而遺亡。後世無所宗師。故筆之於論語。古有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心。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以為証。三論合為今之定本。

朱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七

聖賢

李延平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益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輔慶源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人言近指遠。意思自然。厭厭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

意便泥於言下。自然為促窄淺。而有虛不足之意。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孝經

慶按宗聖誌云。曾子問孝於夫子。夫子與之語。累千餘言。又云。夫千年七十二。曾子贊孝經。或曰。曾子之門人記之。然有古文今文之別。相傳以為古文。出屋壁中。漢孔安國註。今文。

朱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八

聖賢

漢鄭康成註。古文二十二章。庶人分為二章。自天子以下分為一章。曾子敢問。分為二章。又添開門一章。其本亡於梁。至隋王劭於鄴中訪求得之。送於劉炫。隋經籍誌。所謂劉炫明安國之學是也。宋司馬君實。范祖禹。為之較。康成孝經十八章。昔曾要云。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傳之。鄭氏而為註。晉荀昶。祖之而繼之者。王儉也。劉知幾排之。而倡之者。陸澄也。至於傳習稽疑。又有吳章。昭。虞。說。王肅。劉邵。唐元宗。慶謂自秦火而後。諸經皆有遺闕。後之學者。當從其義理之實。而闕疑可也。又何必區區致辯於其間哉。

其次見於家語

復按孔子家語十卷王肅序有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

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誥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

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孝經並峙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

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此外尚有

孔子三朝語謂對魯三公語也

至如散見於諸子百家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蓋大聖人之生也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孟子願學之乃曰孔子聖之

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其所以自顏曾七十子星聚雲集之日而有其傳歷世依之以

為斯文之宗主矣周太史子輿適魯見夫子而言道子輿說曰

吾鄙人聞子之名久矣未睹子之形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

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

貽後世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

明德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

有也夫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散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

考正其義知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之體理樂制作春秋

贊明易道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

王乎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非能世

之統必有興焉夫子之道至矣將旋於空際感欲辭天之祚回

未得耳子貢以二子之言告夫子夫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

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達於門

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

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

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未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理齊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

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

下其孰能宗乎上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負手曳杖謂

反手却後以曳其杖按此禮方文也與史記家語小異

嗚呼恻哉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屬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夏

四月乙丑卒哀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樂亡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禮方云孔子之

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喪

子路亦然詩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

志馬飾棺置翼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網練設旅夏也。以素為楮七外加牆七初未障柩如垣牆車邊置翼七以布衣木如攝七漢之崩也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曰披此皆周之制也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殷制也網練旌旗之等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夏制也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

慶按是歲四月朔戊申則十八日有乙丑無巳丑巳丑當在五月十二日巳與乙文相近昔誤今正之

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聖賢

陳氏曰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門人擬之以人所不可及之禮是雖禮兼三代亦稱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墓孟子不以為非

葬魯城北泗上夫子塚去城一里南北廣十步東西廣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形如負斧塚壘百畝塚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堂中樹皆異種魯人世七無能名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葬之其樹若梓粉雄離女貞五味隻檀則得識之但堂中不生荆及刺人草。梓聖恐之木粉白

榆先生葉後生山梨謂之離離離未詳女貞一名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五藥名寔檀七香之別名

檀弓云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親焉

弟子皆心喪三年經而出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側凡六年然後歸羣弟子及魯人往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地曰孔里檀弓云孔子之喪二子子皆經而出。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習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聖賢

獨居三年然後歸

按經而出聖門隆師之禮為然也若常禮羣居則經出則否哀公十七年公以夫子堂第為廟以夫子巍然當座羣弟子配俾百戶守之歷代帝王皆相增崇自是而後凡天子者或祀之闕里或祀之孔林又或祀之辟雍祀之內朝登極視學瞻拜祭饗自釋奠釋菜而外或特牲太牢而祭四時及月朔或命太子或命大臣致祭展拜而國學而天下郡縣皆置廟祀之公卿大夫以及牧令庶司之官至任所莫不令先謁夫子而後從政有司亦令朔望展拜春秋二仲致祭夫子為萬世王者師而諸侯

大夫卿尹士庶莫敢不尊是以天子師之以保四海諸侯師之以保其國卿大夫師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師之以保其身大哉夫子之道雖未行於當時而在天下萬世則大行而莫可尚已

子貢曰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

生以時習禮共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

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儒年表

五十三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唐程浩曰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光用

之者昌捨之者亡

唐韓愈曰自天子至郡邑守令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

與孔子然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帝王禮巍然當

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薦祭進退誠敬禮如

親弟子者孔子之聖生民未有又豈社稷之可比哉

附論曰吾夫子道大莫容即令行之當時不過行於列國行

於天下即夫子而為君不過唐堯而已為相不過周公而已

兼君相之任不過虞舜而已堯之道有時而息而夫子之道

則無息舜之道有時而窮而夫子之道則不窮周公之道有

時而不著而夫子之道則日用飲食斯須無不見用者也夫

子之不為君也不為相也為師也是其大也道不行於當時

大莫容矣而其行於天下後世豈當日之天下所能容哉噫

斯道也先天地而存自吾夫子承之後天地而存自吾夫子

啟之上而天子下而庶人用其道則理不用其道舉無一可

者也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儒年表

五十四

理齊

又附論春秋之世道統在吾夫子矣吾夫子自志學以來教

明於四座政即行於九有可也然吾夫子則為委吏為乘田

為司寇為司空至於為相止曰攝此行道之一機也而非所

以行道也道之行奈何當日魯衛諸君稱賢矣亦曰知夫子

矣使事已詢之夫子或魯衛之君或列國之君或共薦於周

天子或特薦於周天子天子命之臣請迎於朝親其聆問體

而行之恭敬不衰待以賓師之禮而不臣當日之天下堯舜

之世則有之禹湯之世則有之武王成康之世則有之而孰

知當日之天下固帝降而王已降而霸列國紛爭天王空存

實天運升降之一會也。吾夫子豈能違天而行道哉。雖然。吾夫子不能違天而行道。而天卒不能違夫子。而使道之終不得行何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日月。地之江河。人之布帛菽粟。無或可離。是以為天下萬世師。自步趨然。諾動靜云為之。細以及禮樂文章。紀綱法度之六。自孩提之童。以及衰疾之年。自羣黎之微。以及一人之尊。孰得而踰之哉。故上焉者學之。而可以希聖。希天。中焉者學之。亦可以希賢。下焉者學之。則可以信。可以善。即有聾瞶之徒。從遊於詩書禮樂之世。終不至沉淪於禽獸之類。誰謂道不行哉。而道之行也。不天下

大成道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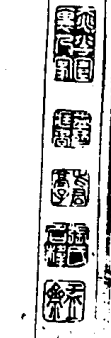
五五

聖賢

萬世

十卷終

大成道志卷十一 先聖世上目錄



至聖來源世系圖 慶著

孔子之先黃帝十八條 附錄一 附慶說五

金天氏歷帝世凡三十條 附慶說二

契歷湯十四世凡二十三條 附錄四 附慶說三

太丁至帝乙十五世凡十八條 附錄二 附慶說二

微子至聖父十四世凡十六條 附慶說二

孔子至子貞十世凡十三條 附慶說三

子成至完十世凡三十三條 附慶說二

子餘至渠十世凡二十九條 附慶說一

大成道志卷十一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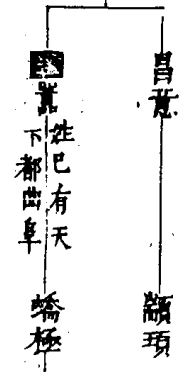
一

聖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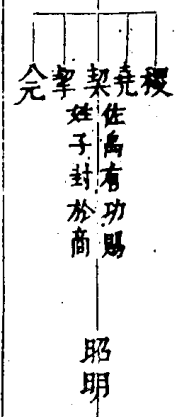
至聖來源世系圖



黃帝 始姓公孫 改姓姬 生於  
曲阜 有天下 都今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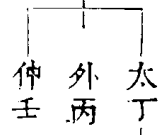
帝嚳 姓 有天下 都于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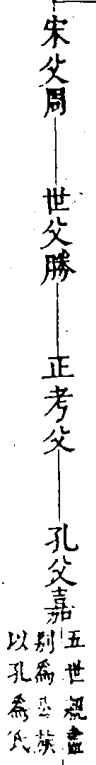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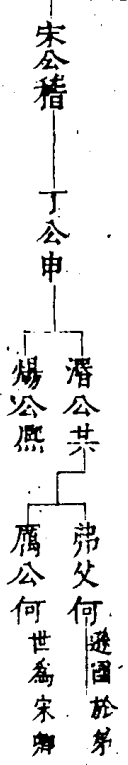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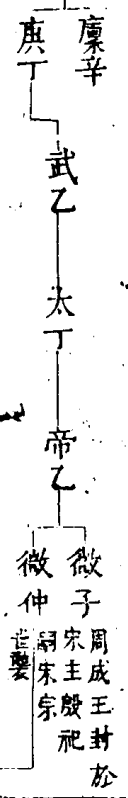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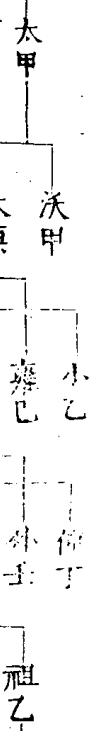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成湯 有天下 都南亳 傳一十七世 共二十八主



先聖世家上 一 禮齊



宋公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一 禮齊

聖父厥大夫 — 伯皮 — 至聖先師 — 伯魚 — 子思子

白 — 求 — 箕 — 穿 — 謙魏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

鮒秦召為魯國文通君 — 隨承殷後為宋公 — 武 — 延年  
騰漢高帝封為奉祀君 — 忠 — 從祀安國特書

成道志卷十一 — 先聖世家上 — 三 — 理齊

翻漢元帝賜爵關內侯封褒成君 — 福襲封關內侯 — 吉漢成帝詔求殷後封大典特書 — 為紹嘉侯後進爵為公地方百里世襲

房襲封關內侯 — 均襲封關內侯平帝改封褒成侯 — 志襲封褒成侯

損襲封褒成侯章帝東巡特助祭和帝改封褒亭侯 — 隳襲封褒亭侯

完襲封褒亭侯 — 羨魏改封宗聖亭侯 — 震晉改封奉聖亭侯 — 流寓亦書潛 — 冢山陰

疑襲封奉聖亭侯 — 撫襲封奉聖亭侯 — 懿襲封奉聖亭侯

牟宋文帝時襲封奉聖亭侯 — 乘魏文帝改封崇聖大夫

成道志卷十一 — 先聖世家上 — 四 — 理齊

靈珍魏太和中仍襲封崇聖侯 — 文泰襲封崇聖侯 — 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改封寧國公

長孫襲封寧國公 — 英德 — 陳改封奉聖侯 — 嗣愬 — 隋初襲封寧國公改封紹聖侯 — 德倫 — 唐改封褒聖侯

崇基襲封褒聖侯 — 璩之 — 襲封褒聖侯 — 改封文宣公 — 萱襲封文宣公兼授泗水令

齊卿 襲封文宣公

惟旺 襲封文宣公

策 襲封文宣公

績 家新塗

檜 家潤州平陽

振 襲封文宣公

昭 檢 襲封文宣公 率曲阜

光 嗣 授泗水令 會五季亂 未襲封

絢 家丹陽

仲 良 家蒲田

仁 王 襲封文宣公 兼曲阜令

宜 宋興詔為曲阜主簿奉祀事襲封文宣公 兼曲阜令

不遺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

五

理齋

延 魯 道輔 仙源令

宗 簡 宗 哲 宗 壽 仙源令 襲封文宣公 知仙源縣事

延 世 由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聖 佑 襲封文宣公 知仙源縣事

延 澤

宗 愿 襲封文宣公 知仙源縣事 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

彥 輔 仙源主簿

延 之 家清江

若 谷 仙源丞

端 問 端 俱 仙源丞

若 夢 熙寧初襲封衍聖公 元祐初改封奉聖公

端 友 改封衍聖公 高宗南渡寓衢州世襲

若 虛 襲封奉聖公

端 操 全襲封衍聖公 於魯守祖居奉祀

若 升 若古昔鑑 仙源主簿

端 本 家於魯 端 直 家於魯

璵 金曲阜主簿

璠 金天眷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

致 金曲阜尉

極 金襲封衍聖公於魯

摠 金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令

摠 金授廟學正

玠 宋紹興中襲封衍聖公於魯

摠 宋襲封衍聖公於魯

璠 家鎮江

璠 家吉水

不遺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

六

理齋

元 措 金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令

元 用 元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令 係宗恩來孫端立曾孫

之 全 元時父從征獲襲衍聖公 兼曲阜令

文 遠 宋襲封衍聖公 於魯

萬 春 宋襲封衍聖公於魯



治 元初為曲阜尹雙封  
衍聖公子孫罷職還  
迥長

思晦 雙封衍聖公亦臨立派

思誠

思凱

思遠 以上襲世職曲阜尹

思遷

思濟 以上襲三氏學教授

宋李襲封衍聖公於  
衛元世祖平宋疑所  
立或言寓衛為宗子  
詔洙至遜於曲阜裔

八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七

理齋

克堅 元襲封衍聖公  
克昌  
克欽  
克魯  
克中  
克仲 以上世職知縣  
克晏  
克昞  
克駒 以上學錄兼內長

希學 元末襲封衍聖公

希大 明初班列上相

希章

希文

希範

希勇 以上世職知縣

希聖 三氏學教授

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  
自是魯公者不享散官

公鑑 襲封衍聖公

公鈺

公統

公錫

公珪

公璜

公澤 得世職知縣

公鉉

公杰 俱三氏學錄

讓 俱世職知縣  
焚 論三氏學錄

八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八

理齋

彥縉 襲封衍聖公  
承慶 未襲魯早卒封衍聖公  
彥純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承夏  
彥士 世職知縣  
承厚  
彥衡 承震  
承泗 俱世職知縣  
承業  
承錫  
承作  
承伙 俱三氏學錄

弘緒 襲封衍聖公

弘泰 權襲

弘廓 弘復 世職知縣

聞評 聞諒 三氏學錄

聞韶 襲封衍聖公

聞詩

聞禮 俱襲封翰林院博士

貞幹 襲封衍聖公

貞寧 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貞敬 自能 世職知縣 大清校學錄

尚賢 襲封衍聖公

尚什

大原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九

理齊

胤春 襲封衍聖公

胤植 襲封衍聖公

胤桂

胤隆 俱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胤棟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廷

大清世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

毓圻

大清襲封衍聖公

毓麟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瑛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大清襲曲阜知縣

胤齊

大清校園子監學正

大原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

理齊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註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孔子之先有熊氏也。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

有熊國君娶附寶之祁野。見大雷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

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姓公孫。於是叙黃帝為孔子第一世祖。

按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曲阜縣東北六里是也。有熊國以為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是壽丘。雖有熊之地。甚遠。帝或生於壽丘

因其父官於有熊然也。

十一

理齊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世始於孔防叔。而曰其先宋人也。不

惟不載黃帝之始。不載契湯之承繼。並不載宋紀。蓋以宋有

微子世家。黃帝有本紀。契湯有殷本紀。故也。然而彼國史也。

各自為紀。亦各自為世。今此孔子世家則專志也。自不得不

本其始而歷叙之云。

又按先聖世家當叙其黃帝之始。然史有曰黃帝少典之子。

又曰少典之後世遠。言湮渺不能述。故叙太祖斷自黃帝始。

帝之生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居軒轅丘。因為名。長於姬

水。又改姓姬。軒轅丘在有熊國。後漢書謂因作軒冕之服。以名者非。

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徇齊言

才智周適。成謂年二十而冠。則成人矣。

附論曰。吾夫子生當紂周之世。為萬世王者師。史稱至聖黃

帝。生當文明之漸。史稱萬古莫加之聖。吁。吾夫子之來源如

此。真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而崆峒大幹。出崑崙也。

國於有熊。是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榆圉征諸侯。諸侯益弒。

大東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二

理齊

於是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辜。諸侯賓服。帝益修德。振兵治五

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蚩尤為暴。帝征。帥諸侯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殺之。而諸侯咸尊帝為天子。代神農氏。以土德。王而

有天下。故號黃帝。都於涿鹿。

附論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人主視為天下之天下。不視

為一己之天下。而正心修身。以治平之。則大災不生。大難不

起。帝天眷顧。而無已。詩云。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人主能心兆

民之心。以為心。升其俊秀。而爵祿公之。賢能撫及。殘疾而財

用公之。四海天下之人。有一饑者。曰我饑之也。有一寒者。曰

我家之也。有一陷溺者曰我陷溺之也。賢能者進。不肖者退。

誠知是也。能不享治平之福也哉。即或有意外之變。則民亦

心其心以報人主矣。安用勢力為哉。若黃帝者。夫復何憾。

巡行四海。見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於海。登九山。及昏

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葦蕩。合符釜山。凡

作。凡在瑯琊。朱虛縣。即丹山。岱。謂泰山。東嶽。在兗州博城縣。崆

峒。在隴右。鷄頭。在隴西。即大隴山。異名也。熊山。在召陵。湘山。在

長沙益陽縣。葦蕩。一作葦蕩。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符釜山。合

諸侯符契。圭璫而朝之於釜山。

大庾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三 理齋

帝初受命。適有瑞雲。因以雲紀官。封胡鬼。史。蓋方牧。周昌。太山

稽。庸。光。恒。光。七人為相。風后。相。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六人為

卿。分左右。立史官。

賂鳥跡。作書契。

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春成。作蓋天。調曆。蓋天。即渾天

儀。調曆。謂記歲月時日。及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法。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萬國。以和。遂

經土設井。立步制。使八家為井。七關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

鄰。七為朋。七三為里。七五為邑。七十為都。七十為師。七十為

州。分之為井。而計於州。則百姓親睦相讓以財。

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范金。模鑄金也。布帛曰賄。金玉曰貨。

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

幣。

命倫倫。造律呂。長三寸九分。以為黃鐘之管。

命隸。首定九章算法。

作合宮。器用。舟車。冕旒表冠。合宮。即明堂。四通者。

作丹書。瑞書。戶牖。金人諸銘。及內經。本草。丹書。有曰。不幸乃不

大庾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四 理齋

聞過。瑞書。有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戶牖。銘。戒。勸。念人。錄。戒言。

盛哉斯時也。至和氣。氤。群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

囿。其大功豐利。流澤後世。至今蒙之。

附論曰。黃帝生當文明之世。鳳凰巢而麒麟遊。所以達而在

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天下。夫子生當春秋之世。鳳不至而

麟不生。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而道行於萬世。然其嘆風

之不至。傷麟之非時。其亦真成周與黃帝比隆哉。

在位百年。七百十有一歲。葬橋山。橋山。在今延安府四部縣北。

帝四妃二十五子。元妃嫫祖。西陵國君之女也。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皺疥之患。後世祀為先蠶。嫫祖回切。帝妃姓。數七人。切皮細起也。疾之六切。手足凍瘡也。

生子二次曰昌。其母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姓已名華。為孔子二世祖。長曰昌。意顛頊之父。顛顛之兄也。風俗通云。昌意雖嫡長。以德劣。降居若水為諸侯。

邑於窮桑。故流窮桑氏國於青陽。亦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因曰少昊。都曲阜。窮桑今兗州府青陽。池州青陽縣。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五 理齊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為五工。利器用。正度量。以宜民。立九扈。為九農。九扈。謂春扈氏。趣民耕。夏扈氏。趣民芸。秋扈氏。趣民收。冬扈氏。趣民藏。棘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晝為民驅鳥。宵扈氏。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麥。

立建鼓。以通號令。制浮磬。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帝德廣遠。遐方服化。諸福之物畢至。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葬雲陽。後世因曰雲陽氏。雲陽山名。在曲阜。

覽生塋。極為孔子三世祖。少昊傳兄昌意之子顛頊。

麟極生帝嚳。姓姬名彘。為孔子四世祖。彘七人。史記作及七。山高貌。其母以其神異。因名曰爰。

年十五。佐顛頊。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聲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以人事紀官。高陽氏。顛頊也。亳在今河南偃師縣。

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達微。順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也。其德嶷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六 理齊

至。莫不服從。迎送謂迎日推策。郁也。猶穡也。嶷也。高貌。時謂應天時。服士。謂服用士之衣服。

附論曰。自黃帝歷帝嚳。凡四世。而黃帝少昊。帝嚳。皆先孔子而聖者耳。

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葬頓丘。頓丘山名。今大名府清豐縣。帝四妃。十二子。其三妃有娥氏女。曰簡狄。娥。息中切。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四妃。舜皆氏女。曰常儀。生摯。及庶子八元。一曰次妃有娥氏。三妃陳鋒氏。即湯

來切地名。今陝西武功是。

新於高標，有元鳥之祥而生契為孔子五世祖。

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空，敬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與於堯舜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商國在大華之陽，今陝西商丘是。

廣覽諸經史，褒美人，物筆法有二，非詳其事而備載之，則提

其要而約言之，人遂謂二者有差等之別，廣謂非然，如當洪

荒初闢之世，水土未平，不有佐禹之功，人幾無粒食矣，又當

人道方立之始，不敷五教，幾乎沉淪陷溺，而同於禽獸矣，契

也。治水書止曰有功，敷教書止曰敬敷，此片言居要以契之

先聖世家上

先聖世家上

七

理齋

功實不下於開物成務諸大聖人，而謂有差等哉。

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

昌若卒，子曹圍立。

曹圍卒，子冥立。

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壬立。

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死，曰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履，是為成湯，自契至湯歷一

十四世，而湯為孔子一十八世祖。後湯名，又稱天乙者，夏殷之

禮，主稱主，虎稱廟主，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名天

乙。

數遷而居於亳，從先王居，作帝誥，高辛，居偃師，為西亳，宋州蒙

先聖世家上

先聖世家上

七

理齋

時，桀無道，暴虐四方，諸侯多叛，湯為方伯，專征伐，與葛為鄰，葛

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亳，衆往為之耕，老者饋食，童子以

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誅其君而弔其民，為匹夫匹婦復仇

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罷然，

樂道不出，湯三使往聘之，幡然改曰：我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

之道，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於吾身親見

之哉，於是道覺民，乃就湯，尹名，華有莘，今開封府乃故地。

附論曰史記阿衡欲干湯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鉉以滋味說湯萬章遂有割烹之問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及觀輔相太甲一書詳於尚書任聖之所以為聖大可見矣司馬孟子之言得失不燎然哉

湯曰予有言人祝水元形祝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國勉哉勉哉湯薦伊於桀告以堯舜之道不聽自亳凡五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按湯薦伊是也史記作尹去湯適夏豈其然哉

大成通志卷十

先聖世家上

九

理齊

湯遊於野見張網四面者其祝之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令解四面之三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疾其大得人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真其也而得釋焉

桀命於肆韋氏顧氏昆吾氏黨其惡恣行亂政乃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荒淫無度太史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開龍逢進諫不聽待而弗去遂殺之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伐桀其吾討伐桀曰格女余庶來女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

桀亂有夏多罪予維聞之衆言夏民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於是湯阻之貢職以觀其勤桀怒起九彘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也彼尚能與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彘之師不至乃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之桀戰不勝走鳴條入於三

朥之國湯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諸侯心服而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理之湯三讓諸侯皆推讓於是踐天子位以水德王都於亳亳在歸德州

大成通志卷十

先聖世家上

廿

理齊

誕告萬方作湯誥以寬治民遠近歸之於是建學養老以及曆法朝會井田莫不有制而銘戒樂律莫不有作

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及民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直行歟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在位十三祀壽百歲葬亳北湯娶有莘氏生嫡子太丁未立早卒次子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歲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天子位為孔子二十世祖

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

太甲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途王在桐宮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大甲在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伊乃奉歸於亳太甲拜手稽首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維厥終於是益修德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諸侯咸歸焉伊尹作太甲三篇申訓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

太甲在位三十三祀次子太庚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五祀太甲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一 理齊

傳嫡子沃丁沃丁傳弟太庚

太庚叔子太戊亦有天下以尹陟臣扈為相巫咸佐之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格於皇天諸侯歸之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尹陟伊尹之子太庚傳嫡子小甲小甲傳弟雍已雍已傳弟太戊

太戊叔子河亶甲亦有天下在位九祀太戊傳嫡子仲丁仲丁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亶甲

河亶甲子祖乙有天下以巫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悅在位十有九祀巫賢巫咸之子

祖乙嫡子祖辛有天下在位十六祀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兄祖辛之子祖丁

祖辛子祖丁有天下在位三十二祀祖丁傳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傳弟盤庚盤庚傳弟小辛小辛傳弟

小乙

祖丁季子小乙亦有天下知民事之艱難在位二十六祀

小乙子武丁有天下王嘗學於甘盤及踐位以盤為相亮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作書以告曰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及夢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二 理齊

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以形旁求於天下得說築於傅巖之野

附論曰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傳說卜築於此蓋賢而隱者也孟子云版築或者所謂版屋為居也

說見王與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支修予罔予棄說總百官協心佐理成商家中興之業

在位五十九祀武丁傳子祖庚祖庚傳弟祖甲



武丁次子祖甲亦有天下在位三十三祀祖甲傳嫡子廩辛廩

辛傳弟庚丁

祖甲次子庚丁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一祀

庚丁子武乙有天下在位四祀

武乙子太丁有天下在位三祀

太丁子帝乙有天下在位三十七祀自湯至帝乙凡十六世帝

乙為孔子三十三世祖

附論曰自湯以聖人而有天下太甲克成其道太戊知之武

丁中興皆聖而祖乙小乙皆賢吾夫子正宗而外尚有盤庚

太戊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堯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也

按太庚兄沃丁太戊兄小甲雍已河澆甲兄仲丁外壬祖辛

弟沃甲祖丁弟南庚小乙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兄祖庚庚

丁兄廩辛凡一十二王皆相傳位有天下茲不詳叙以叙正

宗乃爾

帝乙元子曰微子啟啟與紂同母其母生啟時尚未立正及生

紂時始正為妃故啟大而庶紂小而嫡尚書以為殷王元子

亦曰王子啟名也史記以為開者避漢景帝諱微哉內地子自

也故曰微子啟

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史

箕子少師比干曰殷不有治政小民金與相為敵讐太史曰今

誠得治國七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可得不如去微子曰八臣

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時周武王伐紂克殷至成王時

乃封微子啟國於宋以繼殷後於周為客而不臣策命之辭曰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賢象德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

與國咸休未世無窮爾惟踐修厥猷庸建爾為上公尹茲東夏

由是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宋古商丘之地今屬開封府

附論曰史記謂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太戊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堯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於是王乃釋

微子復其位如故夫微子存宗祀而不死是知宗祀為重而

身為輕宜矣若左牽羊右把茅必無之事也況於肉袒面縛

乎夫袒縛之事乃楚人以詭莊王受鄭伯之降左氏借名於

微子而証之也其曰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

至而袒縛乎請以孔子三仁之說証之即抱祭器亦必無之

事也

附論曰讀史至封微子一事有曰封微子國於宋以繼殷後

於周為客而不臣其策命則謂殷王元子稽古崇德象賢其

以微子之賢耶。然人徒知微子之賢，而不知武王、成王實聖。夫不棄前王之苗裔，實於王家以奉其祀，而世承弗休，古亦有其事矣。若其以賢濟聖，以聖會賢，則非遇合之所易也。微子傳第思衍，號曰微仲，為孔子三十四世祖。

微仲傳子宋公稽

宋公稽傳子丁公申

丁公申傳子濬公共濬一作閔共一作歷

濬公共傳子弗父何

弗父何遜國於第厲，公何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

宋父周生世父勝

世父勝生正考父

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

按孔氏之姓始於此。歷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因之。

孔父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畢，為先聖高祖，歷黃帝之四十四世也。

畢生防叔，為先聖曾祖，歷黃帝之四十五世也。避華氏之亂，自宋奔魯。

防叔生伯夏，為先聖祖，歷黃帝四十六世也。伯夏生聖父叔梁紇，歷黃帝四十七世也。世有明德，為旼邑大夫，以先聖之尊，進公而王。自微子歷聖父凡一十四世。聖母顏氏，生先聖於尼丘山，因以為字。諱時，當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先聖道冠百王，德兼羣聖，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生也，講學杏壇，轍還列國，道大莫容，及其卒也，為萬世王者師。天下後世自天子而降，莫不飲宗仰慕，北面拜跪，祭饗盡禮。自黃帝至先聖，凡四十八世。聖配元官氏，生子鯉，字伯魚，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公以幣召。

木成道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理齋

稱疾不赴。年五十歲，先孔子卒，自魯帝至伯魚，凡四十九世。

黃帝五十世，孔子之孫鯉之子，伋，字子思，受業於曾子，傳於孟

子，其學獨得其宗。魯穆公欲以為相，安貧樂道，抗志不屈，年百餘歲。

黃帝五十一世，孔子曾孫伋之子，白，字子思，嘗請所習於親子。

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亦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

王召為相國而不受，再召亦不受。卒年四十有九。史記云：四十七。

黃帝五十二世，孔子元孫白之子，末，字子家，楚召不赴。卒年四

十。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理齋

十有五

黃帝五十三世孔子來孫求之子箕字子京為魏相卒年四十六有六

黃帝五十四世孔子鼻孫箕之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書二十篇名曰調言卒年五十有一

黃帝五十五世孔子仍孫穿之子謙字子順秦莊襄王召不行魏安釐王聞其賢遣使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謙謂使者曰若

王信用吾道故為治道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獨欲治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國梁少一夫乎使者曰魏國狹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七 理齊

小之於聖賢寡君久問下風願親受教耳於是之魏拜相凡九月陳大計不能用乃嘆曰言不用是吾言之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疾歸魏

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卒年五十有七按謙史記名喚綱目名賦。封孔子後始此。

黃帝五十六世孔子雲孫謙之子鮒字子魚博通六藝秦始皇併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

書鮒與弟騰藏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隱於嵩山教子弟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仕六月托疾而退

於陳年五十七歲著書三十一篇名曰孔叢子

鮒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為奉祀君以奉孔子祀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卒年五十七歲按封奉祀始此

騰弟樹字子文

按先聖苗裔數世一子相承至此始有分支

慶著世家自孔子以上雖極貴顯非正宗不書自吾夫子而下凡袋封而外若學行者問及流寓亦書蓋吾夫子之前叙其淵源所始故不並書若吾夫子而後叙吾夫子之所出故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八 理齊

聞達子孫皆無遺書

黃帝五十七世孔子耳孫鮒之子隨字元路承殷後為宋公騰之子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為博士封褒城侯卒年五十有七

樹之子聚字子產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參侯聚一名彥附論曰至聖而後十世間賢若伯魚子上似之若子思子魚

似之子高三國歷聘不就非體子思之家法而傳之自子家也乎子順仕魏若彼而辭秦又若此京裏貞輩亦其類歟

大聖人以兼諸賢雲集得不令聞風者仰止哉

黃帝五十八世孔子十一代孫忠之子武字子威為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

聚之子臧嗣蓼侯爵歷位九卿漢武帝時召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終難為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與安國紀綱古訓使垂後世帝從之拜太常禮如三公在官數年卒著書十篇賦二十篇

忠之子安國字子國治尚書師事申公為漢武帝博士歷侍中承詔作尚書傳孝經傳論語訓解又集家語四十四篇未上任

至臨淮太守  
先聖世家上 二九 理齊

黃帝五十九世孔子十二代孫武之子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卒年七十有一

安國子邛字子邛傳家學尤善詩書  
藏之子琳嗣蓼侯爵傳家學仕至諸史

黃帝六十世孔子十三代孫延年之子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軍帝時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為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

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於長安為人謙退帝欲致請相

位讓至三四乃止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弔贈列侯諡曰烈

邛之子驩善春秋三傳為博士歷弘農守

琳之子黃嗣蓼侯爵

琳次子茂由大司徒封關內侯

黃帝六十一世孔子十四代孫霸之子福還名數於魯襲封關內侯

霸季子光字子夏明經學年未二十舉議郎成帝即位舉博士

數使錄究得旨由是知名為尚書數歲習漢法令上甚信任轉

大成越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十

理齊

僕射尚書令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求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

苟合有所薦舉惟恐令人聞知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丞相居

公輔位前後十七年七十薨諡曰簡

驩之子立善詩書教授數百人

射五世孫吉漢成帝後和元年詔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

祀廢絕王者必存之所以通三統也詔求殷後嫡長臣衡梅福

皆以為宜封孔吉世為湯後從之遂封為紹嘉侯進爵為公地

方百里

黃帝六十二世孔子十五代孫福之子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

侯食邑八百戶

霸之孫未為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一千戶

壽封合意侯

光之子放歷侍中嗣博山侯

吉之子何齊嗣宋公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哀帝建平二年

戶九百三十二

黃帝六十三世孔子十六代孫房之子均字長平敦篤好學有

大才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忠懇漢平帝元

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因王莽亂辭還卒年八十一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二

理齊

歲初名莽因王莽易均

按漢高帝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至十三代霸封

關內侯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猶稱關內侯是

為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為褒成侯則專為奉先

聖矣自是封爵世世相繼矣

立之孫元之子建字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篆仕莽為建

新大尹勸子建任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衣冕之志各從

所好不亦善乎從此辭歸卒於家

王朝曾孫奮字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潛心聖學精究

其義由是以春秋見稱當王莽亂避池河西大將軍竇融奉為

上賓從容告語皆理道所不能外東漢初除姑臧長素性孝謹

在姑臧惟老母珍膳妻子蔬食而已姑臧在河西最富富饒在

職四年執守清潔及入朝單車就道帝以為武都丞遷太守賜

爵關內侯

奮字君魚字子異博通經史著左氏傳

何齊子安光武建武元年封殷紹嘉公十三年改為宋公位在

二公之上以為漢賓

黃帝六十四世孔子十七代孫均之子志字光武初拜大司馬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三

理齊

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諡元成

建之子仁以文學為議郎遷博士歷南海太守

奮之子嘉有才學作左氏說終城門校尉

黃帝六十五世孔子十八代孫志之子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

五年襲封褒成侯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仁之子豐專經學不嗜百家以經學聞三府委質司空拜御史

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閣事

黃帝六十六世孔子十九代孫損之子曜襲封褒亭侯

建之孫信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元和二年帝東巡幸關里

祀孔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講論僖對曰臣聞聖主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拜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黃帝六十七世孔子二十代孫曜之子完襲封褒亭侯早卒僖之子長彥與弟李彥自為師友精研典墳十餘年曾後數百人漢安帝永初二年夏河西雨雹大如斗傷禾稼天子躬省求有道之士亟陳厥故召李彥於德政殿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熾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默然左右皆不喜李彥曰吾豈容錯權勢而欺天子乎遂歸老於

大灰 卷之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 理齋

尚元孫宙之子融字文舉幼有英才年十三喪父哀傷過毀杖而後起州里稱孝既長好學慷慨有大節著北海集

附論曰聖裔自十一代來凡十世中其大宗若延年若次孺若長平皆好學而賢者也而孺謙退平介守為不可及也若小宗之有臧有讓有安國有子邛及琳立光奮奇仁嘉豐與夫長彥李彥德讓文舉凡十有六人皆經學之大明者也子國及豐之賢則弗逮矣而邛琳長季猶習家學者也尚有子建之清濠君魚之不獨以家學稱猶以歷仕建功稱文舉之

國能以學顯且以謙言忠謀顯何濟也至於魯祿貴顯褒寵行異者不暇悉志也

黃帝六十八世孔子二十一代孫曜之孫讚之子羨字子餘魏黃初二年拜儀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

黃帝六十九世孔子二十二代孫羨之子震字伯起晉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

文之孫毓之子衍字舒元少好學年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舉不就避地江南晉元帝詔為安京參軍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行經學又練習禮典朝儀執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親大灰通志卷之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四 理齋

慶之除廣陵太守著公穀集解各十四卷兩漢尚書各十卷魏尚書八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春秋國語二十卷

福八世孫揚持亭侯因家焉  
黃帝七十世孔子二十三代孫震之子疑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  
黃帝七十一世孔子二十四代孫疑之子撫舉孝廉辟太尉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  
黃帝七十二世孔子二十五代孫撫之子懿襲封奉聖亭侯從

事申郎食邑一千戶

潛曾孫恬之子愉字敬康十三歲孤事祖母以孝聞晉愍帝建興初始應召為丞相封餘干侯遷侍中太常溫嶠執手而泣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節者君一人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潛曾孫奕之子倫為晉黃門侍郎著儀禮

黃帝七十三世孔子二十六代孫懿之子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人宋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崇聖侯

愉之子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為晉侍中以直亮稱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有政績

大成通志卷十

先聖世家上

三五

理齊

恢之孫祭之子淳之字彥深志高尚好典墳居親喪虛於墓側

南宋文帝元嘉初徵為散騎侍郎不就

潛之孫侃之子坦字君平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春秋晉成帝咸和初為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男遷尚書卒光祿勳諡曰簡有集五卷

淳之弟默之註殺梁三秋仕廣州刺史

黃帝七十四世孔子二十七代孫鮮之子乘字敬山博學有才

後魏舉孝廉文選與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

愉之孫閻次子靖字季恭晉舉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至開封儀同三司

潛之子混嗣父爵

黃帝七十五世孔子二十八代孫乘之子靈珍初授秘書郎魏太和中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潛元孫閻之孫晉之子祐少有志行積錢百斛視若瓦石隱於

四明山中太守王僧虔引為主簿不就

閻之孫靖之子靈符為會稽太守有政績

愉曾孫道隆子靈產有高志精天文累遷光祿大夫齊高帝嘗稱有古人風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六

理齊

潛弟孫恢之子琳字季琳少好學解音律妙草隸南宋初為西

閣祭酒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曰洪範八政用錢交易聖人以

無用通用也何可廢之末初二年為御史中丞雖仕家貧卒

贈太常有文集十卷

黃帝七十六世孔子二十九代孫靈珍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祐之子道徽少有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辟之

不至

靈產子珪字德璋風韻清遠不樂仕進門庭內草萊不除

史記

其中或曰子學陳蕃乎珪笑曰以此當一部鼓吹何事效蒸齊

高帝召為標騎歷尚書御史中丞終散騎常侍著有待文

黃帝七十七世孔子三十代孫文泰之子渠襲封崇聖侯其齊

天保初改封恭聖侯後周大象初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琳之孫士逸子觀字思遠好讀書仕宋御史中丞遷侍中後為

單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祐之孫總有操行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附論曰吾夫子自二十一代來歷十世其宗子之賢而好學

者有鮮之敬山然而鮮之則更優矣其支庶之賢而好學者

先聖世家上

三二

聖賢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目錄

長孫至國文十世凡三十九條 附慶說一

昭儉至季紳十世凡六十五條 附慶說二

慶得至承慶十世凡七十七條 附慶說一

以敬至毓瑛六世凡三十一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二

目錄

一

聖賢

原缺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黃帝七十八世孔子三十一代孫渠之子長孫襲封鄒國公

潛九世孫珮之子休源字慶緒梁中書舍人尚書左丞累佐名

藩甚得譽望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女年尚幼當師事之

嘗於殿中別設一榻敬禮之終紫光祿大夫校書七千卷著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一

理齋

書十五卷諡曰貞

黃帝七十九世孔子三十二代孫長孫之子英悉陳光大元年

改封奉聖侯早卒

英悉弟嗣悉隋文帝初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

事舍人大業四年襲爵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閻六世孫幼孫子魚字休文少孤為叔父處孫育得成材好學

善屬文博物強識任梁為議曹郎累遷中書舍人尋陞五部尚

書終紫金大夫卒年七十有文集

於九世孫安之子頴達字冲遠一字仲達八歲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詩書三禮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

河南內郡博士徵東都令補太學助教會亂避地武牢唐太宗

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

言六年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與諸儒議曆及明堂又與

魏徵撰隋史加散騎常侍修定五禮衆有所疑咸決於仲達書

成進爵為子以在東宮數有諫議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承宮太

宗幸國學命講孝經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貞

觀十七年致仕國形凌烟閣讚曰道光烈第風傳關里卒贈太

常卿諡曰憲陪葬昭陵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

理齋

黃帝八十世孔子三十三代孫嗣哲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

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俱位同三品食邑一千

戶

與子紹安少與兄紹新俱以文學知名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

唐高祖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

卷

與少子紹忠有才學位太子洗馬

頴達子志元任唐國子司業

頴達次子志約任禮部郎中

穎達少子，志亮，任中書舍人。

黃帝八十一世，孔子三十四代孫，德倫之子，崇基，唐嗣聖中，襲封褒聖侯，神龍初，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

紹安子，禎，舉進士，任蘇州長史，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諡曰溫。

志元子，惠元，為國子司業。

志約子，琮，仕洪州都督。

黃帝八十二世，孔子三十五代孫，崇基之子，琬之，字藏暉，唐開元初，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蘇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一 三 聖齊

宣公，位於二品之下，除交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禎子，季詡，早知名，登科。

紹安孫，若思，早孤，母褚氏躬教訓，以學行知名，初授給事中，七

宗朝，轉禮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

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

黃帝八十三世，孔子三十六代孫，璿之，子，萱，襲封文宣公，兼

泗水令。

黃帝八十四世，孔子三十七代孫，萱之子，齊卿，唐德宗建中三

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

穎達族弟孫，如珪子，巢父，字弱翁，少時勤文史，博辯多智，與薛

準、裴政、李白、張淑明、陶沔隱於徂萊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瑋起

兵，聞其賢，以從事辭之，巢父側身潛遁，由是知名，累授歸州刺

史，入為諫議大夫，會晉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兼御史

大夫，遷招討使，累獻破賊策，德宗賞之，贈為尚書左僕射，諡曰

忠。

黃帝八十五世，孔子三十八代孫，齊卿之子，惟晤，唐憲宗元和

十三年，東平丘解，歸魯，授交州參軍，襲封文宣公。

休源，雲孫，齊參子，克讓，事親至孝，俱隱嵩山。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四 聖齊

齊參少子，述，睿劉晏薦於代宗，稱為顏閔之行，德宗召拜諫議

大夫，卒年七十，有一。

穎達，雲孫，岑父子，幾，字君嚴，登進士，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入

為侍御史，憲宗元和初，累遷諫議大夫，儼然忠謹，有諫臣體，以

方嚴見暉於朝，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尚書右丞，明年拜

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為大理卿，改園子祭酒，十二

年，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剛直清儉，十五年，遷吏部侍郎，穆

宗初，改右散騎常侍，二年，復為尚書左丞，數上疏請老，詔以禮

部尚書致仕，諡曰貞。

戡之弟戡字君勝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登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與盧從史相友謝病歸洛陽李吉甫召為賓佐從史聞之怒上疏請貶遂憲宗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下給事中呂元膺以為不可上曰朕豈不知戡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馬員外郎

戡之弟戡字方舉擢明經登第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遷湖南觀察使時兄戡為嶺南節度使兄弟節鎮朝野榮之入為散騎常侍尹京兆歲旱文宗憂甚戡禱曲池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

五

理齋

黃帝八十六代孔子三十九代孫惟旺之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

述睿子敏行少修潔元和五年及第歷諫議大夫集賢學士

戡子溫裕舉進士位天平軍節度使咸通四年捐資葺廟宇

戡之子溫業長慶初及第宣宗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驚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

子賓客

黃帝八十七世孔子四十代孫策之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

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監察御史左補水部員外郎

襲封文宣公

策次子孫字弘濟中和二年狀元及第歷侍郎

戡之孫溫質之子緡咸通二年及第乾符三年除丹陽令因家馬

緡字微夫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緡字化文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除觀察判官歷遷集賢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歷戶兵吏侍郎從僖

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遷京授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

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左僕射賜號持元啟運保義功臣食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下

六

理齋

邑四千戶賜鐵券及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進加司

空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進兼太保坐事後刺華州

乾寧中召用骨鯁正人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疾

乞歸田里帝詔使者送至中書視事會駕出幸石門緡從至莎

城疾篤先還京師家人召醫緡曰天下方亂何求久生未服藥

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緡尚節義秉禮不屈孔氏裔自元和後

兄弟貴顯至正卿方鎮者幾千人而緡則登台輔矣

溫業子晦咸通十二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

戡之孫溫諒子績唐僖宗文德初為吉州推官因家新淦

附論曰。虞欽仰至聖。尚見三十一代來。其間之薄涉而昭著者。有穎達。蓋賢者也。忠言謹論。又有歿後先絕美者。也以學行知名者。若上思。若巢父。以文學知名者。休文。紹新。紹安。諸人。以才學知名者。嗣慈。國文。紹忠。昌富。李詡。諸人。稱方直則曰。世稱節義。則曰。緯。稱人倫之表。則曰。休文。稱顏閔之行。則曰。述。府。孝親而高隱者。一則稱克讓。再則稱克符。斯兩人者。實天竺羽翼而志同道合者也。至於蟬聯科第。繼世流芳。諸諸濟也。何其甚也。慶謂文也。而行在其中矣。凡十世內賢哲。挺生。非聖。亦其孰能愈於斯。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下

七

理齋

黃帝八十八世。孔子四十一代。孫振之子。昭儉。仕南陵尉。授廣文館學士。兗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

續之子。昌明。字昭儀。進士及第。

溫業。孫吳之子。昌廉。進士及第。為虞部郎中。

緯之子。昌弼。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晦之子。昌序。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穢曾孫。織之子。逸。進士及第。終諫議大夫。

仲良。唐蒲田令。卒於官。因家焉。宋淳祐中。官司制誦。書院。建先聖殿。又立聖冑莊。以教養子孫。

黃帝八十九世。孔子四十二代。孫昭儉之子。光嗣。哀帝天祐二年。由齊郎。授泗水令。陵廟主。五季之亂。未襲封。年四十二。為泗掃戶。孔末所害。

黃帝九十世。孔子四十三代。孫光嗣之子。仁王。字溫如。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廣順二年。幸林廟。召對。復授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王始生。九月。母張氏抱歸外家育之。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歸。孔末嗣仁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八

理齋

黃帝九十一世。孔子四十四代。孫仁王之子。宜。字不疑。自幼穎悟。十歲能屬文。宋乾德四年。詔為曲阜主簿。奉祀事。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奉預兵機。宜力實。多太宗召。遷司農寺丞。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筆。權入觀。獻所著文賦。太宗深嘉之。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尋朝遷殿中丞。

宜之弟。憲。宋建隆初。進士及第。仕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憲之弟。昂。字自牧。性淳厚。少孤。自立。博學能文。志工於詩。進

熙二年進士及第任曲阜八年以禮義化鄉黨以忠孝訓子孫  
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主奉祀事歷官幾五十載以  
秘書監上章請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  
八十九歲贈吏部尚書真宗改曲阜為仙源

黃帝九十二世孔子四十五代孫宜之子延世字茂先特賜同  
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奉祀事陞開縣令調長葛令真宗即位  
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延世弟延澤進士及第贈右諫議大夫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九

理齋

延澤弟延渥真宗東封幸廟賜同學究出身任清化令

易之子道輔字原魯舉進士為寧州推官以手版擊殺天慶觀

妖蛇合郡驚異服嘆知仙源縣事奉祀事天聖九年為右正言

上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

狀內外憚之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

原魯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帝然之出知青州歷

郵徐許三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

原魯率諫官范仲淹宋郊孫祖德等伏闕奏皇后天下之母聖

慈願賜封豨所欲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公

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原魯語意簡三大臣於帝后猶子事父

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之奈何願之乎原魯曰廢后有漢唐故

事原魯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

簡不答即奏言伏闕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原魯知秦州頃

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德園直學士遷給事中復入為御史

中丞原魯性剛挺特法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夙采肅然及再

執憲權貴忌之為宰相張士遜所陷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病

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對語及原魯仁宗

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景祐司空太尉開府儀三司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

理齋

易次子良輔性慷慨有吏才智畧過人仕至大理寺丞上章求

退上嘉其知止授太子中舍

易少子彥輔幼聰敏落筆成章年十八任仙源主簿以郊祀思

授將作監主簿父疾懼求終養事親十五年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暇除官三國子博士兼仙源縣事奉祀

黃帝九十三世孔子四十六代孫延世之子聖佑年九歲賜同

學究出身真宗幸林廟授太常寺奉祀郎轉大理評事襲封文

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舍早卒

延澤子宗原字子莊天聖中以叔父道輔出知太廟齋郎景元

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果遷尚書北部員外郎通判維州

道輔子舜亮知仙源縣事奉祀事

舜亮弟宗翰事親至孝進士及第累知蘄密陝揚洪充六州終

刑部侍郎知仙源縣事奉祀

良輔子宗壽紹聖初知仙源縣事奉祀

宗哲授仙源縣丞奉祀事

敗性孤潔喜讀書有田百畝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

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有禮人皆慕之父喪廬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一

理齋

墓三年則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詔賜粟帛近臣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數年召為國子監

直講辭不赴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辭卒贈太常丞

績五世孫延之與周濂溪友善登慶曆二年進士為司對郎中

卒贈殿中丞紫金光祿大夫家於清江故名與四十五世同

黃帝九十四世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之子若蒙字公昭熙寧

初任仙源主簿主祀事襲封衍聖公元佑初改封奉聖公坐事

廢自是詔令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

若蒙弟若虛字公實元豐初襲封奉聖公卒時復以若蒙

端友嗣爵

道輔孫舜亮子若升授仙源主簿主祀事為沂州新泰令嘗修

葺廟宇贈朝奉大夫

舜亮子若谷授仙源丞主祀事

若谷弟傳字世文博極羣書尤精於易操行介潔元祐政和間

累仕於鄉建炎初與四十八代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拜疏

闕下叙家門故事除知邠州劔豪伏負吏民長服知陝州平鼎

豐寇以功知撫州建昌卒聞世文早車就道至則帖然仕至中

散大夫贈中奉大夫著孔子編年三卷取左國史記諸書成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二

理齋

若古元祐四年任仙源主簿八年轉知縣主祀事

宗愿少子若拙字公智登進士為金州司理參軍

宗穀子若初進士及第

若鑑金天會八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七若改仙源仍

為曲阜

延之七子文仲字經父少好學性捐介舉進士第又舉賢良方

正范鎮薦於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黜哲宗

朝為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遷

中書舍人有文集五十卷與弟武仲平仲又以文學知名天下

號曰三孔

武仲字常父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司業侍講通英熙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著有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等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京館遷京西提刑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詔遷為戶部郎中出使陝西精史學著續世說行於世

黃帝九十五世孔子四十八代孫若蒙之子端友字子交崇寧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三

理齋

三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宣和三年特轉通直即除直秘閣建炎初偕叔父傳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知柳州卒於官姪玠嗣爵

端友弟端標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襲封衍聖公

慶按端友一宗寓衢襲六世端標一宗在金麓表六世至治罷

襲以適長嗣封益端字以來凡六世兩襲衍聖公

端操弟端立權襲衍聖公

若升子端木字子工宣和四年徽宗幸太學詔大臣先聖後有

在學者特賜進士第自今為始召見端木賜上舍出自建炎三

年十月南渡明年八月特差徽州黟縣令紹興初召試館職歷

秘書郎著作左郎司對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家於徽

傳之子端問篤學工詩仕仙縣丞主祀事兼洪州奉新縣丞著州集

傳次子端已侍父渡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污終奉議郎年八

十一贈少保

傳少子端直字子回居官介潔宰鄂之通城有聲稱家於鄂

端肅篤志好學不樂仕進金翰林黨懷英舉端直問居

鄉里年德具高雖不習舉業讀書養道該通古今堪任監學明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四

理齋

昌四年召賜進士及第補蔣任卿以老乞歸

宗翰孫忱之子堉任仙源縣主祀事

黃帝九十六世孔子四十九代孫端標之子璠字文老金天眷

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勾管祀事贈榮祿大夫

端操次子玠字錫老宋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端問子璠篤學能文終從政郎彰州錄事參軍著史事總龜

璠學博才優尤工翰墨為廟學正奎貞祐二年賜同進

士第招遠主簿

端直子璠建炎二年侍父渡江乾道五年錄孔氏後賜官迪功

郎家鎮江

瑀金皇統二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環金皇統五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致金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尉

平仲孫彥況仕宋監南康稅院遂居於吉水

黃帝九十七世孔子五十代孫璠之子拯字元濟金皇統二年

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襲封未施行間身故自古襲封

不限年齒男拯當襲封奉勅年七歲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終

通直郎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五

理齋

璠次子掄字元會金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二十二

年世宗召赴闕下留用力辭專奉祀事特授曲阜縣令襲封之

後嚴潔祭祀敦篤親族率佃戶之東蒙山採木增修林廟五十

餘間終奉直大夫卒贈光祿大夫

玠之子掇字季紳宋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擢性純古通經術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授掖縣

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終刑部都事

撫廟學正

執廟學正

元龍志尚篤學從真西山游晚年授迪功郎制曰爾者

書立言諸老所推賢可知矣以宣毅郎致仕年九十手不失卷

有阿山講義論語集說魯雅斐蓋秦議堯壁卒之日門弟子三

百哭之私諡曰文介後贈太子少師

拱少孤好學有義方鄉里賢之有西山草堂集村居雜

興集

附論曰自吾夫子四十一代來仰希十世聖裔雖曰大聖宗

風不容多得然得之者以視尋常蓋差勝云誦習涵詠間明

經莫如溫如真如傳莫如權篤好莫如文仲武仲平仲莫如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六

理齋

端問端肅端甫莫如元龍莫如璠莫如拱博莫如勗莫如瑒

其盡性協情於君父民物介潔惠義於隱見出處者忠莫如

道輔忠烈莫如宗且孝莫如宗翰大孝莫如彥輔介潔莫如

端已端植介潔而多善政亦推勗與傳與夫宗翰慷慨莫如

良輔周急莫如耿尚隱克孝亦莫如敗要之皆有光於聖門

者而道輔及勗敗傳其賢者也

黃帝九十八世孔子五十一代孫掄之子元指字夢得年十有

一歲金章宗昌平二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特旨視四品授

中議大夫以後襲封并準此例安承二年勅行聖公年及十七



兼曲阜令仍許世襲於是始世襲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勅授  
府判尚書省奏若正授是職適當多事之際姑且遣授令勾管  
祀事平章高琪曰若隨朝除授恐曠祀典可與附近州府職事  
以此授東平府判又旨當土寇未寧若河北職事因而遇害恐  
失聖人之後如今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元光  
初授同知集賢院兼太常丞轉知集賢院天興初遷泰定軍節  
度使兗州觀察使亦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改授太常  
卿癸巳年元陷汴梁取還東平依舊主奉祀事

元措從弟拂之次子元用字俊卿理宗寶慶初授通直郎權封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七 理齋

衍聖公世襲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元  
太師統諸道兵至承制襲封衍聖公承襲曲阜令給印

措之子文遠字紹先宋熙寧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璿之孫據之子應運字登舉第應發自為師友博通經書淳

祐七年賜同本科出身授迪功郎  
元龍子應得淳祐初理宗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終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院事  
撰之子文樸寶祐初及第以先聖後特旨授修職郎給奉議郎

四三三三度元二年及第終朝奉郎兵部郎中知聯州

黃帝九十九世孔子五十二代孫元用之子之全字工升權襲  
封衍聖公曲阜令原元措隨宣宗越九年元措還正授衍聖公  
之全克曲阜令  
文遠子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元善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終儒林郎  
嘉平明經修行景定三年進士及第著述

黃帝一百世孔子五十三代孫之全子治字世安初權父職克  
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初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  
授承事郎曲阜尹兼諸軍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八 理齋  
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初特授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改封適長  
萬春之子沐字景清宋季襲封衍聖公於衢元世祖平宋疑所

立或言寓衛宗子也沐奉召赴闕辭爵遜於居曲阜者世祖曰  
寧違榮而不違祖真聖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江東學

校自端友至沐南襲封止於六世  
搃曾孫之陸子湏元憲宗初繼伯祖元措襲封八代族人攻之

攬其爵居為維州尹自端操至湏北襲封凡六世於是以端操  
之後襲封三世而端立之後嗣自爾焉

之後襲封三世而端立之後嗣自爾焉

震發白太學及幼仕文林郎處州軍事判官

黃帝一百一世孔子五十四代孫若愚仍孫浣之子思晦字明

道天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教諭改寧

陽仁宗即位訪孔子後時謂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授中議

大夫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奉定四年進封嘉議大夫至順二

年改鑄二品銀印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羣鶴翔鳴舍上神光自

東南降其舍北贈通奉大夫追封魯郡公諡文肅

思誠元至元中襲曲阜縣尹大德五年陞國子監丞歷

安慶路推官陞知泗州湖北憲司令事皆未赴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九 理齋

思凱由國子生襲曲阜縣尹奉祀事

思遵三氏學教授終嘉祥縣尹

思立拜御史歷省臺錫金綺歷至知經筵事

思未廟學正至東平路同知

思賁三氏學教授

思遠金世宗大定初由曹州教授轉曲阜尹奉祀事歷

大樂署令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大元樂書

黃帝一百二世孔子五十五代孫思晦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

博善詩詞尤工樂府至元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

八年詔公之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六年徵

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陞集賢直學二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又

擢為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還家二十六年

明太祖手詔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洪武三年告疾遣中使存

問日再至疾篤召驛傳還家生九子

克欽元元統初襲曲阜縣尹奉祀事

克帶明洪武十五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表温州平陽籍博學篤行元至正戊辰進士洪武六

年徵為翰林修撰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十 理齋

克昌由大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金章宗永安

二年任曲阜令奉祀事

克伸博學能文尤工於詩元末兵亂流離中奉親至孝

及明初負親歸里襲曲阜世職知縣清慎自守招撫流移睦

宗族修葺廟林

克中明永樂九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晏明天順八年廟學正

克烈明成化三年廟學正

黃帝一百三世孔子五十六代孫克堅之子希學字士行明敏

好學尤工篆隸元未授中奉大夫因其父入仕於朝以希學  
封衍聖公明洪武初入朝召對上嘉之每入朝班列上相其初  
至京師中使慰勞館視牢體一日上問去先師幾何年對曰幾  
千年上曰世代綿遠如此而公尊敬如一日只為夫子明綱紀  
典禮樂正彙倫所以為帝者師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授以  
實善大夫襲封如舊卒年四十有七朝廷諭祭自後每代皆遣  
官諭祭

希大字士功環世職從事郎曲阜縣尹至正十八年歐  
秘書郎碑中言省掾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太宗政府  
大虞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 理齊

都事明初改承事郎襲曲阜縣尹

希章元至正三年襲曲阜尹

希聖三氏學教授終都漕運司知事

希勇襲曲阜知縣

希文明明洪武十七年襲世職知縣

希學弟希銓明洪武二十八年襲世職知縣

黃帝一百四世孔子五十七代孫希學之子訶字言伯為學恭

謹善詩書精葉爵以國哀入觀太祖曰訶真聖人子孫賜膳光

祿命禮官歸於太學追尚書劉向子向問曰繼庖廩復賜衣服

鈔錠洪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  
以教坊樂引導至太學七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  
賞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詩以  
織文王軸為異遂為故事每入覲得給付乘傳班列文官之首  
厚其廩俸以及僕從皆特與也

諤字貞仁未樂戾子以儒士舉於鄉時年二十二歲明  
年入試擢乙榜第一上曰我朝孔門子孫未有出仕者今此一  
人何不取進士對曰考試至公不敢私吏部請授職上曰諤年  
少俊偉務着中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春坊左中允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 理齊

員缺上額東宮官曰春坊中允幾品對曰正六品曰着孔諤做

教皇子諸王賜宅第一區及器血諸物師道嚴正一無所阿轉

大理評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遠東所至風紀振肅

移河南按察司御史著中庸補註三篇詩舞琴春風集二十卷

信求樂丁卯舉於鄉由禮科給事中轉大理左少卿

諤景泰元年襲世職知縣

諤景泰元年襲世職知縣

論三氏學錄

諤景泰丙子舉於鄉由國子監學正進朝列大夫

設成化丁酉舉人知河間知縣

成化八年舉人知縣

黃帝一百五世孔子五十八代孫訥之子公鑑字昭文生而穎異長益端謹嗜學尤篤洪武二十三年襲封衍聖公

公鑑弟公鏗明宣德二年襲世職知縣

公恂字宗文少聰敏正德甲子舉於鄉景泰甲戌登進士廷試聞母疾未入上知之曰聞恂而未嘗有音可入對保錫人資金牌召之及入時已報午條對切中時政登二日前聞憂歸服闋授禮科給事中時詹事府缺左右少詹以公恂司馬恂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三

理齋

授之上謂孝肅太后曰朕為女子得賢臣為輔孔公恂聖人之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太后具服謝之憲宗初改太理寺左少卿封中順大夫未幾復少詹事兼左諭德丙戌言事出知漢陽庶官復少詹事卒於官朝廷遣官諭祭

公怡字友文天順甲申舉於鄉程其文以為式成化壬辰歲大祲宗族衆多父子不相保公怡請粟於都憲遂得贖贖族人千餘口活於危亡之日皆公怡力也嘗謂孝經乃聖人教人第一義後儒穿鑿實虛使聖人心法晦蝕尋文究義未及

言証而幸

公都有切好學富而不驕宗族窮困者量其辜而贖之

路有以急迫告者即解衣付之天順三年鄰封饑出粟千餘石散於垓曰此天厚我何為吝於已憲宗幸學應詔觀禮賜宴賜衣賜次子彥稱為太學生成化乙酉淮南大祲公都載麥千斛往輸於官具奏賜承仕郎歲給與皂肉米

公統正德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公璜世職學錄修理祖廟築墓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

公錫明天順五年由舉人襲世職知縣加兗州府通判仍管祀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四

理齋

公珩嘉靖十一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

公杰三氏學教授兼學錄

公鈺三氏學教授

公澤嘉靖二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共帝一百六世孔子五十九代孫公鑑之子彥稱字朝紳三歲而孤母氏教育十歲入京襲封衍聖公名字皆仁宗命之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及入賀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鈺二千貫下程羊酒以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北是泰二年上幸太學詔三氏子親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

三臺錄印王帶織金麒麟衣又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有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

彥麟景泰丙子鄉薦歷靈壁知縣

彥祿成化戊子鄉薦任裕州知州七多豪強下車繩其

渠魁郡皆肅然振民窮困導以農桑民親之如父母卒於官男

女巷哭罷市父老百餘扶掖之關里有呂姓者獨不歸人間之

泣曰公活我恩未報願留供香火呂沒其子承懿禮葬之人重

呂之義而多彥祿之德祀於鄉

彥件由貢任定海訓教訓生徒講明義理不受束修陞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五 理齊

高陽教諭門弟子送數百里泣別

公綬子彥士成化丁酉舉於鄉弘治二年襲世職知縣

彥衝襲世職學錄

彥佩襲世職學錄

彥繩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黃帝一百七世孔子六十大代孫彥縉之子承慶六歲喪母事父

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克晏學所著有禮亭吟未襲爵

卒贈衍聖公

承夏正德五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九歲喪父甚哭哀

見者勵之既長躬耕事母七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卒廬墓側朝

夕哭如初喪朝廷旌表

承厚隆慶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天性篤孝父母相繼

捐館哀毀幾於殞生及葬廬各三載朝夕哭奠兩院以孝行奏

聞授曲阜知縣

承謙慷慨正直嗜于史行文落筆成章欽跡沂上不入

城市雖祁寒盛暑手不失卷性不嗜飲惟酌鄉人竟日不肯去

真隱君子也卒年七十有五著橋梓聯編

承泗正德初襲世職知縣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六 理齊

承震嘉靖初由舉人襲世職知縣

承業嘉靖二十五年襲世職知縣

承錫龍衣世職學錄

承作襲世職學錄

承伙襲世職學錄

附論曰先聖苗裔至五十一代來繁衍稱盛至稽其家學承

繼道脉不墜僅七有如此也雖曰生齒繁而聖學如線即或

養數人又何多遜於昔哉以稽其經明行修如克伸者其學

也博事親也孝奉先也敬治官而治民也清而慎庶乎其賢

者已如公瑛其學博而教本凡敬而勤而文亦足稱矣下此之學如克堅則以博名如承慶則以著名如諤則以博而著名如希學如公都如承懿皆以好學名而都尚能積而散為人所難以云盡孝如承夏生事盡禮成祭盡禮及葬墓於側三年後有承厚哀慕亦如之以言政事如思迪則以清刑罰稱彥祿則以多善政稱洵是共表七者已

黃帝一百八世孔子六十一代孫承慶之子弘緒字以敬景泰三年襲封衍聖公時僅八歲送入內宮特賜金鈕麒麟圖書御篆謹禮崇德四字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七 禮部

按程敏政與孔公弘緒皆南陽本相國賢齊兩裔素不相能故程氏著聖裔考謂南宗為嗣爵之人北宗疏且遠者直斥封爵不當闕里

慶見敏政前上疏議黜先賢先儒今因與衍聖公小有不合屢言巧辯正宗與非正宗以向黜祀賢儒之心與茲廢襲之心觀之敏政之心術不知有先聖孔子之教日也久矣且廢祀廢襲是直欲廢學也夫天下之人尚有終日學而不歸於理道者況不學而能之乎如以敏政之心幾令萬古為長夜矣陰險若是豈僅為聖門操戈哉

弘緒弟弘泰成化五年以姪聞韶尚在襁褓不任祀事終尼權襲衍聖公天順六年英宗復位詔賜弟淑隘以大第易之

弘廟嘉靖四十三年由歲貢襲世職知縣

承英子弘復萬曆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陞濟寧知州封奉直大夫仍管縣事尋陞東昌同知轉山東鹽運司同

弘實貧而孝父母年皆虛其三年

弘幹魯布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有著作

黃帝一百九世孔子六十二代孫弘緒之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八 禮部

弘泰子聞詩弘治十六年龍溪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聞韶弟聞禮正德初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弘文子聞諭性至孝父病日夜侍側卒哀痛盡禮既葬廬墓三年巡方聞之以禮幣存問朝廷旌表

聞評襲世職學錄

聞諫襲世職學錄

黃帝一百一十世孔子六十三代孫聞韶之子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二十九年入賀卒於第上命禮部侍郎

袁崇禎祭行人何燧護喪歸葬

貞幹 貞寧 嘉靖三十五年 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貞教 萬曆四十三年 由廩生襲世職知縣

聞聖子 貞龍 萬曆二十七年 由廩生襲世職知縣 忻州知州

東昌府同知 轉山東鹽運司同知 俱仍管祀事 尋陞運使

黃帝一百一十一世 孔子六十四代孫 貞幹之子 尚賢 字象之

嘉靖三十五年 襲封衍聖公 天啟元年 入賀 卒於賜第 上命禮

部尚書 孫慎行 諭祭 行人 盧時 歸里 邵捷 春 營 卒

尚坦

尚遠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九

理齊

尚仵 大清授學錄

黃帝一百一十二世 孔子六十五代孫 尚賢之子 胤春 字懋齡

天啟二年 襲封衍聖公 加太子太保 五年 幸太學 陪祭

尚坦子 胤植 天啟四年 襲封衍聖公 加太子太保 五年 陪祭

胤椿 胤桂 萬曆二十二年 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尚遠子 胤隆 天啟二年 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胤祺 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鉅 於 大清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 於 大清襲曲阜知縣 兼交州府通判

胤齊 於 大清授國子監學正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十

理齊

黃帝一百一十三世 孔子六十六代孫 子毓 於 於我

清襲封衍聖公

毓麟 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瑛 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世家誌曰開天啟類肇自有熊。胙土錫姓始於殷。高微子分國而繼別。嘉父吹律而定氏。迨夫子生而上承鼻祖。下啟雲孫。邇春秋而下。歷年三千。奕葉七十。說者謂其萬世為土。繼衰周而為素王。不虛耳。其嫡長之胤。代膺茅封。小者通侯。大者元公。宗盟之舊。世掌花縣。寄命百里。兼攝九族。襲慶承休。寧有極乎。若翰博圭。沂國之壘。學錄端鱸。堂之模。族長舉事。稱子姓之祭酒。亦代也。相衍者。

附論曰三五以上道在帝王。行天下春秋之世道在夫子。行之萬世。然夫子之道家學承授亦自不偶。其始也軒轅開。末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十一 理齋  
之契湯繼之。其後也伯魚子思承之。子魚子國繼之。而舒元仲達諸儒綿衍之。於今千有餘祀。尚有異於聖裔。出而振衰救弊。以維斯道於昭明。猶是聖也。相傳之道。統終不墜矣。

十二卷終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蔡氏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目錄

先賢世承聖道圖

四配復聖顏子慶著 附錄十一 附慶說十一

宗聖曾子慶著 附錄十 附慶說七

述聖子思子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二

亞聖孟子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十哲閔子慶著 附慶說二

冉子慶著 附慶說一

冉子慶著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三 目錄

宰子慶著 附錄五 附慶說一

端木子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手

大清雍正元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貫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

宗師其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

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

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則孔子之父叔梁公宋正

宗時追封啓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

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

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度尉矣繕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一

確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謹議

至聖先師孔子秉生安之至德集金玉之大成道備一身教秉

萬葉歷代雖有尊崇之禮而自啓聖公以上封號未加祀

典未備我

皇上作君作師傳心傳道孝思不匱弘施錫類之恩慕德無窮

推廣報功之典以孔子為百世之師晉先聖以尊榮之號

特頒諭旨追封五代並享蒸嘗此誠曠古未有之異數也臣等

謹稽典禮詳考世系

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自宋遷魯始姓孔氏高祖祈父公曾

祖防叔公祖伯夏公叔梁公凡五代除叔梁公應照舊

封啓聖公外木金父公至伯夏公四代皆應追封公爵臣等謹擬木金父公追封爲肇聖公祈父公追封爲裕聖公防叔公追封爲詒聖公伯夏公追封爲昌聖公卽于啓聖祠內文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每年春秋致祭其牲牢酒醴邊豆簠簋每神位前各照啓聖公例陳設其啓聖祠向係專祀叔梁公故以啓聖爲名今

聖朝異數合祀五代擬更名爲崇聖祠俟

命下之日將追封字樣通行國子監順天府直省府州縣衛學及衍聖公一體遵行至欽奉

上諭 道應頒發國子監及闕里勒石廟庭以光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二

盛典等因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四月十八日大學士

馬等啓奏折本奉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白古師道無過于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聖訓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

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上考前代帝王皆有

崇宗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爲文宣王宋正宗加封至聖文

宣王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

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至明嘉靖時始以王係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爲啓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尊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君問諸大臣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明倫閣教治世之大經崇德報功古文之盛典歷稽史冊紀載之文皆有推尊孔子之禮至

聖祖仁皇帝重道崇儒典章明備我

皇上思慈仁孝好古敏求統道之淵源以光大爲繼述謂倫常爲百行之本原至聖立萬世之師表

特諭追封五代典禮已極優隆猶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復降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三

諭旨廣賜諮詢臣等欽奉之下深服

聖裁允當衆議僉同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公凡五代並追

封爲王爵謹擬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

王防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啓聖王

仍將追封王爵

上諭一併頒發勒石可也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題本月十二

日奉

旨依議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金臺羅 森約齊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御甫參閱

啟聖公列傳

啟聖公孔氏叔梁紇者至聖先師孔子之父為鄆邑大夫世有明德娶顏氏禱尼丘山生至聖先師宋祥符初追封聖父為齊國公聖母為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初改封聖父啟聖王聖母啟聖王太夫人明嘉靖九年詔監啟聖祠以奉祀聖父稱啟聖公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理齋

孔氏

顏氏列傳

先賢顏氏諱無繇一云諱絲字路一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少

孔子六歲自孔子始教於闕里即受學焉司馬遷曰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娶齊姜氏生顏回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曲阜侯元至順三年進封杞國公諡曰文裕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顏氏

曾氏列傳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皙曾子參之父也見道無疑心不累事有

浴舞詠歸之志孔子與之嘗疾當時程致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孟子考其行而不掩朱文公謂其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曾氏

孔氏列傳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子思子伋之父也聞詩聞禮早得過庭之訓夫子嘗訓之學曰吾嘗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先孔子卒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理齋

宋崇寧初追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孔氏

孟氏列傳

先賢孟孫氏名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軻之父也元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配饗啟聖公稱先賢孟氏

周氏列傳

先儒周氏諱輔成字 周子敦願之父也任宋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

程氏列傳

先儒程氏諱珦字伯溫二程子顥與頤之父也首識濂溪周子於數椽之中焉以自代又使二子從游宋仁宗朝錄舊臣後以曾大父羽功授官知冀州累轉大中大夫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後封未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朱氏列傳

先儒朱氏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力學有俊才數千言立就究心河洛宗旨得文獻之傳舉宋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闕臨沒託子於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嘗謂禍患害道因取佩章之義號曰華齋元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三

理齋

至正二十一年諡曰獻靖公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蔡氏列傳

先儒蔡氏諱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宋隱士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結廬其上忍饑啖齋以讀書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素楊萬里交焉於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曰

吾其不免乎及聞賤不辭來託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

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

然嘆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行

緩元定曰獲罪於天不可逃乎杖屐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

流血無幾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

講說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

禍患亦非閉門塞賢所能避也訓諸子每日獨行勿愧影獨履

不愧余勿以吾得罪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季通於書無所不

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入著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四

理齋

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文

公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季通而後為之析衷宋嘉定三年贈建

功郎諡文節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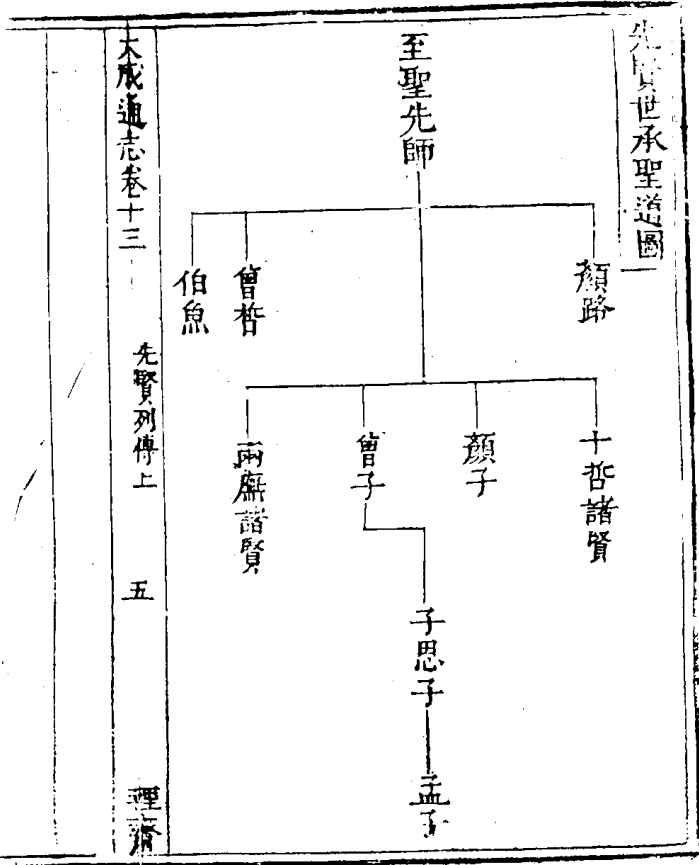
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復無玷杜

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

歿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春陵山名

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

先賢世承聖道圖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顏子列傳

先賢復聖顏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曼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挾於邾，世為魯卿士。自曼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友於小邾，為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為姓，按解今郟縣小邾今郟城。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六

理齊

傳至無繇，聚齊姜氏於周景王二十二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

生顏子，少孔子二十八歲。陋巷志云：少三十歲。

幼而天資明敏，聞一知十。甫成童，遊於孔子之門，為孔子疏附

之友。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疏或作齊。

孔子與之言以為不違，不惰而說。

按胡雲峯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問，無疑問所以終

日與言而不違。

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

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之所不

及也

朱子曰助我君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何助之有

使之仕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

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

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遊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七 理齋

而對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觀其志 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替其賢 子曰賢哉回也

昔韓子以簞食瓢飲為哲人之細事蘇軾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持猛虎之惡不能無變色於蜂虿就謂簞食

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 附論曰顏子之樂或以為博文約禮或以為無少私欲天理

渾然也博文約禮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所以收其功

於後用力處乃知之明而守之固及其成功只是窮通得喪舉不足以累其心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若曰樂道便非顏子矣昔程子受學於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朱文公謂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是先儒各自了徹處

而以為於道也擇之精而守之敬 饒雙峯曰顏子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按朱子以為用中者舜也擇中者顏子也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一日而有諾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胡雪峯以為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於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道所以傳也子思以顏繼舜之後其意深矣舜顏易地則皆然與問仁而夫子告之他日復許之

慶按克己四勿乃聖門傳授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機非至律不能致其決故其從事之久夫子又許之云三月不違以及為身有問為身詞立身之道。家語問何以為身子曰恭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八 理齋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已哉。

為邦有問，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程子曰：問政者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兆耳。兆，準則也。

陳潛室曰：孔子為學者言，只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多論濟時之急務。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九

理齋

從遊於農山，則美其德。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

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

子貢復進而言志，子曰：辨哉！顏淵退而不對，子曰：回，安獨無願乎？

對曰：回聞董翁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

回願得明主，聖王輔相之，敷之以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

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

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從遊於陳蔡，則記為哲。

慶枋十番中言：顏子以為德行，蓋謂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也。若顏子之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三子尚可比擬，其言語政事文學諸科，便是谷從一物見於用者。

厄於匡也不敢死。

按當日子畏於匡，顏子雖後，其相與共患難之心，未嘗不一。

此聖賢所以各承未喪之天，而斯文之所以終未墜也夫。

悟聖道也，喟然而嘆。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

理齋

程子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

二者而已。

其對定公與言佚也，與而遠。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

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

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

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事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嘯，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

侯自古及今。未有窮於下而無危者也。

而夫子之答哀公康子之問也思而哀。

按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好學皆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能問則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慶謂孔門受教者衆矣。舉皆好學者也。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即其問仁問為邦觀之。則知顏子之所謂好學。乃成己成物。體用本末一以貫之而已。誠哉黃勉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功。特守之堅。以此言學。可知矣。

黃直卿曰。論顏子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用功。則只是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一

理齋

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幾覺便與一刃兩斷。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妄。故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

後世若孟子者。仰慕之。以為與禹稷同道。

按朱子謂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韓慶源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心則以其所存言之。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得不與禹稷易地皆然哉。

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卒於周敬王三十年。即魯哀公五年。陋志云魯哀公弔焉。

按顏子先於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六十九矣。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鉅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問之詞。

娶戴氏生子歆。嗟乎其生也。與夫子同行藏。

慶按春秋之世。惟孔顏之學。可以旋轉。顏子抱用世之畧。而不能見用者。勢也。非志也。旨哉馮厚齋之言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二

理齋

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已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顏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述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不樂見哉。

而其卒也。去子惜之。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公遷曰。顏之死。牛之疾。夫子皆有傷嘆之詞。然於淵歸之天於牛。歸之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終亦莫如之何也。已。

得不為之哭也。哉。得不為之哭之慟也。哉。葬曾城北防山之陽。



漢高帝東巡狩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開元十七年加封文公宋祥符初進封文國公元至順初再進文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復聖顏子戴氏元至順三年封文國夫人諡曰貞素明景泰間給洒掃戶嘉靖九年詔其後世應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我

慶希仰聖門諸賢首推顏子以其學也故夫子數許為好學

後之學者須曉得闕里誌所云天資明敏四字明敏學也其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三

理齊

說天資是說好學之有天資者不然豈謂顏子得之天授而非學也希賢希聖進勉無已不專於學又安有他道可適也哉

附論曰顏子致知力行知之致處觀其足發而說皆是也行之力處觀其請事四勿竭才卓立皆是也然而知之致處存誠之功居多行之力處主敬之功又居多逮至欲從莫由幾於此矣是顏子之所不可及者學也而顏子之終可及者亦學也千百世而下欲沐千百世以上之宗風易視其學則不可難視其學又不可

曾子列傳

先賢宗聖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之南武城人也素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則魯有兩武城故稱南武城

慶按南武城魯之下邑也即今嘉祥縣其故里去縣二十餘里兗州誌又謂嘉祥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

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即春秋時子游為宰處春秋西狩獲麟亦在於此後改為阿城唐宋以來為任城縣全置嘉祥縣取獲麟之義若今東昌府武城非魯地以其名同故立誌

歌書院祀之而附會其事耳

又按費縣西南八十里有武城上說苑云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葬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費縣西南或以曾子為費人因此也

世膺神明之胃鄒國之後也禹元孫少康封其子曲烈於鄒當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鄒七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為魯氏巫數傳生點七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

生而孝友誠敬年十六歲孔子在楚晉命之志而受學焉孔子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四

理齊

生而孝友誠敬年十六歲孔子在楚晉命之志而受學焉孔子

見其他日可以授受吾道遂語以明王之謂曰七教曰三至。孔子問焉。曾子侍孔子額謂曰。參安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立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有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修。則四海無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則天下治。至賞不賈。則天下說。至樂無聲。則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大成。通志卷十三。先賢列傳上。十五。理齋。

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國家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焉。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後日授以一貫之道。質近於魯。學勤於省。弘毅能肩大勇。能任受教。敏勉不息。故當三千子星聚雲集。間而能儕類。敢立孔子曰。固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遷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諛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居事也。且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且夫子之不爭也。

聞善必躬行之。然後謀守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知終不能及。二子謂顏矣。慶按。曾子之學。以篤信誠實為本。故所記為魯也。三省吾身。守約任重。非魯者能之乎。是以友於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淫耳。一呼而悟於聖道。獨得其宗。程子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教之也。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間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間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應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語之。唯曾子為能達此耳。朱子曰。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驚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悟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

大成通志卷十三。先賢列傳上。十六。理齋。

慶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於十哲曾子傳述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李觀謂四科不及參者此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慶按曾子如是知學於孔子之時陳蔡之厄孔子尚未至楚迨楚昭王與師迎孔子而孔子得至焉曾子之不與在是耳

魏晉經義見年表

作大學 朱子曰大學一書是通言學之初終

慶按大學一書古本列於戴記自二程更定朱子又加更定分為章句然鄭康成孔仲達註疏與古本同王陽明湛甘泉未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七 理齋許近老郝京山吳秋圃杜曰人蔡虛齋皆因古本訓詁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有味乎其言之也

著修身天圓而外

慶按曾子別集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同視漢則七八篇矣其音是六載禮中

有若五致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

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三不敢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迨者不親不敢求遠少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者艾雖欲悌誰與悌改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

與夫身言身行曾子曰君子博學而屏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尊聞行聞曾子曰君子言不遠身言之生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八

理齋

作中播外曾子曰人言不善則不遠迨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迨之也殆於以身迨之殆於身之矣人之言善而色惠焉迨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迨之也殆於以身迨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是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不以利害身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巢而增巢共巖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厚矣從至乎○又曰人之好善福雖不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

雖不至福其遠矣

二樂三費 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

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

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

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

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

曰善哉

皆其善言之秩七者也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九

聖齊

若夫鼓瑟而歌善瓜棋斝共報曾者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

頃而獲感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勞乎退鼓瑟而歌

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勿納昔舜

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宗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怒安得為孝乎○善瓜二室在嘉祥南

武山之東

梁山歌 耕泰山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親乃作歌

出新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願留參方到母即以手搯

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馳至問母曰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

女耳○搯乙革切

居費 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亡告曾子之母曰曾參

殺人曾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有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

自若 有頃又一人告之曾母懼按杼踰牆而走

辭邑 敝衣躬耕於魯亡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

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能勿畏

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齊聘 齊聘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

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

聖齊

仕莒 莒居舉切○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君子重其祿而

輕其身親殺之後齊迎以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方是之

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居衛 布衣緇袍糶糶之食藜藿之羹未見飽三日不舉久十年

不製衣浩歌自得義不介不屈

遊楚 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

用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遊世而祭不如雞黍之遠親

存也吾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欣亡而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遠親

也親既殺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涕泣者非為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辭賈。魯人攻賈。曾子辭於賈君曰：請出。免罷即來。請毋使狗豕

入吾舍。賈君曰：暴君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

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賈。數其十罪。而曾子之所

許者。九魯師罷賈。君復修曾子之舍而迎之。

烹蔬。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為汝被蔬。適

市來。曾子欲捕蔬殺之。妻止之曰：特為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

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今欺之。是教子欺

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蔬。

大戴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二十一

理齋

皆其善行之彰也。

授學於子思。夫子之學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

晚年道益尊。弟子彌衆。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子何如可以為達

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塗有險道。修衢達矣。

今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

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

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華。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和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我及於親。敢不敬乎。烹熟。禮節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

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願此

生。刑自反此作。○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

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掩也。○公明宜學於曾

大戴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二

理齋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宜

曰：安敢不學。宜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大馬

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宜說之學

而未能。宜見夫子居朝。巖臨下而不毀傷。宜說之學。而未能。宜

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遂席

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禮有

三儀。汝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

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氣不作。

及疾也。念容貌顏色辭氣而戰兢以。一。去孝友誠敬之裏終無已也。尚論者得不仰沐宗風而無已。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又曰：昔七十子學於孔子，其學可見惟曾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七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則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三

理齋

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深之人。所記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陸象山曰：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

五帝三王，皇極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

楊成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

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為學道其庶幾乎。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子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

子稱疎寥落，如參辰相望矣。

劉屏山曰：曾子遊聖門最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而已矣。

豈有意是哉。信哉宜其成就幾七度越諸子矣。

真西山曰：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力，如三省，如問禮，逐夢逐小，微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一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力。又曰：進道之勇，纔願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見諸躬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肯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雖泛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疲之餘，知兢業之可免矣。一聞偶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忽也。在己有一毫少違於聖人，雖垂泣弗肯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與。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沐浴之道而無缺與。

卒葬嘉祥南武山之西

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奉詔封樹丘陵墓在嘉祥本此。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四

理齋

建廟及書院於南武山之陽其學晦於秦漢晉隋之世者日已  
久矣迨唐總章初始推崇之贈太子少保太極初加贈太子太  
保開元八年從祀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祥符初  
加封郕侯二年改封瑕丘侯政和六年避聖諱改封武城侯咸  
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加贈宗聖郕國公明嘉  
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生子三曰元曰申曰華俱從祀萊蕪侯  
廟芳胤代有聞人歷十五代孫曰據者避王莽亂繫族南遷於  
江西未豐廬陵諸郡至五十九代孫曰粹質者生長於未豐嘉  
靖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得粹質遂令還武城衣巾奉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五 理齋

禮至十八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兼給廟田四十頃墓田  
十頃酒掃十戶萬曆二十年又增十戶我  
清順治初詔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  
慶伏讀宗聖遺言敬求遺行則三省者存誠也戰兢者主敬  
也孝於親始終無間者仁也友於淵思及從事者義也辭魯  
君之邑而不受者潔也當弘毅之任而不可奪者勇也以魯  
而悟道呼而唯使子思雖幼而得傳子淵雖死而不墜者德  
性學問也作大學集孝經而傳之天下後世自天子以及庶  
人學焉而不窮者功業文章也如斯也宜其炳朗於當時而

即彰明於後世譬日星在天山岳在鎮可也何其尚弗顯於  
秦漢晉隋之世雖然道之弗顯於宗聖夫復何憾第以大聖  
賢之教尚有湮沒而不能振鐸於人心者若後世一言一行  
之善終湮沒而不能為人取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

子思子列傳

先賢述聖子思子姓孔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至聖先師孫也  
遠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年十六適  
宋作中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  
也下此以訖於秦質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六

理齋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竟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  
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艱深之辭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文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  
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僕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虛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君其徒曰此  
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屬於陳蔡作春  
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按中庸一書宋以前列禮記中至仁宗朝始表章大學中

庸與語孟并列為四書

朱子曰中庸一書熹以支意分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  
又曰是指本原極致處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源流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  
矣學者從事於此須知所從入子思以不睹不聞著於首於  
終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及乎為  
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友魯魯穆公數叩而正對穆公哀公會孫○魯人有公儀僂者  
欲節殯行樂道好古淡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

才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七

理齊

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助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

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公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矣君若欲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役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鈎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

終身不躡于王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薄中節之

士乎○穆公謂子思曰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對

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

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

心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夫鷄鳴為善致也以至於此而不欲人知恐人知譽已臣

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於子思子曰吾國可與

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

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及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

君將加諸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舊君

及服之禮之有

魯穆公亟見欲以為相而不受穆公見子思欲以為相時臣皆

才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八

理齊

世襲流麗相傾不以德訓子思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

耻也遂不受穆公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遂適衛衛君詭而問焉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倫小猶步

王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

君之府庫已盈而臣又貪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

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

思曰若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

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以實取士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



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元農夫也。衛君笑曰：寡人非好農也。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與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撥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故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以將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為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桐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公再拜曰：謹受教。○又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二九

理齋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亦以君之居臣乎？○衛公子交問于思曰：先生聖人之後，清聖賢之裔，豈不有自景，不以利傾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法，今公子結康叔之精，處戰國之世，當務覽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範模，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人的於河，得飯魚焉，子思問之曰：鯀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一

筋之餌，鯀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鯀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表，三苟九食，田子才遺以狐白裘不受。

自衛及魯，著書四十九篇，教授生徒數百人，年百餘歲卒。見關里誌，史記云：六十二歲。

宋崇寧初，追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詔從祀。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列十哲間。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進沂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十

理齋

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十六年，授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書院祀事。我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曰：上古今莫尊於夫子之學，自夫子垂教闕里，從遊之稱最者，莫如顏曾。自諸賢受教以來，得其宗者，又莫如子思子。顏子早卒，而其學即與夫子並顯。曾子子思著大學中庸而外，嘉言善行，不可窮極，竟不得與顏子並顯於當時。豈曾思之學不逮於顏子耶？又豈曾思之學未嘗著見於當時耶？蓋漢唐以來，雖曰學者甚衆，而從事於聖賢之學，則參辰

也。卽有高堂生、後蒼、諸儒，僅能集大學中庸於古禮中，迨唐而曾子之學始顯。子思之學，又後四百餘年，方纔表著於此。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也。亦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之盛也。於今爲然矣。

孟子列傳

先賢亞聖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魯自伯禽就國，九世而爲桓公，桓公子四，長乃莊公，其次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獬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

理齋

傳世至激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疑目久之，忽片雲墜，寤時星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

子生焉。仇章賞切，嶧發益切。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拔子以居。凡三遷，列女傳孟母始舍近墓也。乃去舍於市，其嬉戲爲買街市，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爲弄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舍之。

稍長，就學而歸，奉母教，旦夕勤敏不息。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

母方縱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成名，間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料其吾子而長不食乎？」孟子懼，旦夕勤敏不息。

請見子思，子思說而敬之。孔叢子云：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其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闕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

理齋

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稀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既長，娶由氏，韓詩外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

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而不說，是客妻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不歸。

他日侍於子思，子思進而教之。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立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畫行之如農之起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改君子高其行而人莫能偕也遠其志而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而不敢慢辭交於人而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孟子問曰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孟子七篇中有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三 理齋

與惠王言仁義言與民同樂 道等章

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七篇中有宣王問齊桓晉文問圓問交鄰問樂問明堂諸章

其處齊也有憂色權楹而歎孟子曰子權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朝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責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子曰婦人之禮猶五飯暴酒漿養舅始縫衣裳而已故有闕內之修而無境外之患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禮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

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於是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史記齊宣王不能用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溺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法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公孫巫諸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程子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四 理齋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仲

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

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當是時楊墨之言亂天下而百家衆技之流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以息邪說距楊墨放淫

辭而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

孟子仲子年八十四卒葬鄒縣四基山之陽宋元豐六年追封

鄒國立廟縣之南郊七年詔配饗孔子廟庭位次顏子東面  
金大定十四年移座至聖右與顏子對坐元至順初加贈亞聖  
鄒國公明洪武五年罷配饗逾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  
子景泰三年授五十六代孫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其  
祀我

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曰慶按太史公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歲孟子傳

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吳程云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

年遊梁至惠王子襄王七年燕人畔亞孔子也一百六十七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五

理齋

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

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也五載子思亦非幼也子思享年六

十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則是不親受業矣

索隱王劭云史記門人七字為衍字而趙岐孔叢子金仁山

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是親受業矣自慶言之史記云

子思年六十二而通史於周威烈王十七年記魯穆公尊禮

子思事蓋有伯魚卒至此也七十七年矣豈以六十二歲人

得行八十年間事乎此六十二歲之不可信也六十二歲不

可信則闕里誌云子思年百餘歲似無疑矣况乎家乘較國

史或為切也夫以子思百餘歲合孟子八十四歲則子思之

生當伯魚之卒年為幼而孟子自周顯王三十三年有魏惠

王以幣招賢事顯王三十三年實惠王之三十五年惠王歷

襄王纔三十七年而孟子又不聞有言於襄王後而通史記

孟子事自去齊遂止於周赧王之初想當赧王即位孟子年

已老矣自子思生至赧王初約一百七十餘年子思與孟子

之年約一百八九十歲可謂之不親受業乎雖然親受業與

不親受業奚容深辯第當合縱連橫之世異端邪說充塞仁

義不有孟子力砥之則聖人之道幾亦息矣後世希仰者又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六

理齋

何多致辯於見知聞知之間也哉

閔子列傳

先賢閔子，姓閔，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一十五歲。

遊於聖人之門，以德、行、著聞，幼喪母，能事父與後母。夫子稱之。閔子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菅花覆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聲，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跪泣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因感悔。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見弟之言。」

按閔子者，上而能事二親，下而能友諸弟，動靜盡善，焉得有聞。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七

理齋

季氏召為質，宰弗往，不事於大夫，不食污君之祿，所以寧君汝上而不仕。

居親喪，三年畢，入見夫子，又稱之。三年喪畢，見於夫子，魚之琴，使之彈，切也，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然其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芻豢，旣哀，旣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

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芻豢，龍旣，東旣，相隨，視如墟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祥符元年，加封瑯琊公。咸平三年，進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按先賢葬所，若閔子，魯者，徐州府蕭縣有墓。鳳陽府宿州有墓。濟南府東有墓。若冉伯牛者，一見兗州府東平州，一見河南府孟津縣。一見直隸廣平府末年。若仲子者，直隸大名府清豐、長垣、開州三處并見。公冶子者，既見於青州府諸城縣，又見之東昌淮安二府。子夏，曹州有墓。平陽河津又有墓。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

理齋

仲子，兗州曹縣，東昌冠縣，皆有墓。澹臺子，葬兗州府鄒城縣。與南昌府，兩見。屢議諸賢，或以其學校諸侯之國，而其國皆有門人，得其衣冠之遺者，而葬之，愛其道，哀其死，而不忍忘之。因墓之耶，又或者勝造列國，而卒於他邦，彼葬其軀，而此亦藏其衣冠，而墓之耶，總之皆後人景慕先賢，俎豆千秋之義，容得以其并見而忽諸。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耕，字伯牛，魯之鄆城人也。從遊於夫子，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孔子為魯司寇，以伯牛為中都宰，嘗從孔子厄。

於陳蔡及疾也夫子痛之後以不及門而追思之

慶按聖門有伯牛者德行著聞從遊者數而其奉教於夫子者未之見固其謹言慎行蓋响也儒者也伏讀夫子之嘆曰斯人也斯人也百世而下聞風而俎豆不亦宜乎

卒葬兗州府東平州北一十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鄆侯宋祥符元年進封東平公咸淳三年加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雍字仲弓魯之曹人也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

理齊

十九歲

其父賤而行惡仲弓以德行著名

按孔子曰犁牛之子云七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張南軒以為夫子主用人說蓋因言焉知賢才而發也朱子以為橫渠回互之言若過而能改前愆頓釋何必回互由是觀之以譬禮為父而有舜以絲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

其從事於仁也則有問

附論曰聖門諸賢問仁處多夫子為淵告以克己為仲子告

以敬恕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兩字而不失於出門使民之間人已之際却又無己之可克矣

相參於政教之間也則有問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榮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蓋心焉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淵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

理齊

仕為季氏宰他日孔子謂其可使南面

按為宰之政三而以賢才為問南面之政簡而以君敬為先此仲子深識治體處惜道之未大行也

卒葬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之冉淵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下邳公咸淳三年進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宰子列傳

先賢宰子姓宰名子字子我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初侍於夫子夫子曰對社之言盡敬之事而兩造就之遂以言

語者名列於十哲。嘗使於楚。楚昭王問孔子於宰我。對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斥君之貶。

他日歸以告夫子。夫子稱之。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矣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仕齊為臨菑大夫。未失身。夫子何嘗耻之。臨菑齊邑名。

史記誤云。宰子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彘其族。孔子耻之。

司馬貞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一

理齋

田闢爭寵。為陳恒所殺。字與宰子相涉。因誤。

柯維騏曰。闢止有寵於簡公。為田常所殺。左氏載闢止。又稱

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

蘇轍曰。田恒既殺闢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

我信與田恒作亂。恒既殺闢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

必不然矣。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

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遂弑簡公。斯去

宰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子之死。仇牧之類

也。遷遂誣以作亂。然作亂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不然。是誣賢者。

若夫短喪之間。實激時愈世之辭。其曰。期也。久矣。又日期可也。矣。虞玩已。字可字。以為激愈之辭。

而不仁之教。亦藉之以省當日之人心也。夫子曰。我果有二心乎。夫子不云乎。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不又云乎。吾於子取其

言之近類也。近類則足以喻之。是有取於子我之言也。天下後世當信以師弟子相識之素。未可以短喪之說短子我。并未可

以史氏不白之愆。誣子我。庶幾知子我矣。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一

理齋

廣按。當時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

入。三年之喪。不行久矣。子我激愈而有間。夫子藉問而加責。

意各深矣。若曰。子我果安於食稻衣錦。無是理也。菴子我之

從遊於聖門。在未壯之年。歲月不為不义。不常侍於夫子乎。

不與羣弟子相共事乎。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子夏

既除。而見夫子。夫夫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聞

子喪。畢。夫子與之琴。援之而絃。切也。而哀。三年之喪。稱情而

立文。二十五月而終。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之。謂

聖人若是。同儕若是。而子我反是者。未之有也。魯庫門。如

天子鼻門鼻門天子郭門也自外入也第一門延廟處是也門所出入之地入必由此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

曲阜西南三里有宰子墓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齊侯宋祥符元年加封臨菑公咸淳三年進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端木子列傳

先賢端木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衛分衛輝少孔子三十一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聖

理齊

天資穎悟善為說辭遊於聖人之門而識其大故為仁也不欲無加夫子重其成材日以瑚璉之器謂於詩也可與言於政也達而子貢之親炙於聖人者亦深得其盛德光輝謂温良恭儉讓又謂自生民來未有夫子及其對他人見為日月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是以對景公稱夫子諸便也齊景公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日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瀕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嘗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奉泰山其無益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其無損益明矣景公曰善哉

就証於夫子或問士或問君子或問王問政問治民問賢臣以及觀暗而夫子函太相親未嘗或倦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王謂治之哉我待價者也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問治民標也焉若將腐索之杆馬子貢曰何其畏也曰夫通達之術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警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問今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聖

理齊

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昔齊有鮑叔即有子皮則賢者矣曰齊無管仲無子產乎子曰賜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曰進賢也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人之進賢也之才者也又問夫子之於子產晏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吾故皆以見事之○子貢親於暗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其學亦得領夫子一貫之教願曾而下天資之敏學問之進



無如子貢於此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何謂之問  
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及無言之天 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禮義之發亦天而已矣  
卒至悟性與天道 可聞不可聞子貢學至於是始得嘆美之也

則其學亦庶乎日進無疆者矣乃其道德之儒而非遊說之士

史記云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會諸弟子曰夫魯墳墓之表父母之國也危如此

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夫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

本紀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五

經齋

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其

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不知伐吳

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

所難入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數常何也子貢曰

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

齊戰勝以驕主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王是君上與

有鄰下與大夫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齊也危矣故曰不

如伐吳伐吳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致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將兵無伐臣

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

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誅暴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也平魯矣夫伐

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越出

本紀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六

經齋

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小國也大夫何以辱

臨子貢曰吳伐齊必破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樹

也有報人之意而令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

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

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

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故於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死諫太宰誅用

事願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殆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往之

以激其志。屋寶以悅其心。卑詞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以大王之言告越。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孤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奈大王之賜。得奉先祀。何謀之敢。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身踐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強扶弱。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吳王大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七

理齊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七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田常專政於齊。移請退其兵。君之功不與。謂必歸功於鮑曼。慶族子貢之賢。列於十哲。故嘗以不飲無加自矢。而夫子亦諱為不飲。勿施者也。聖門受道。顏曾子貢數人。豈其私已。稱人。讚言而致三國之變哉。況云夫子使之。聖人之行事。固若是乎。即左氏內傳考之。齊伐魯。會吳伐齊。雖在哀公十一年。齊本於悼公之怨季姬。吳本於怒悼公之反覆。而子貢不與焉。越伐齊在二十二年。時又蘇子不倫。蘇子不倫。楊升菴于大成通志卷十三。先賢列傳上。四八。理齊。慎行。皆謂戰國說士假託之詞。司馬氏慎信之耳。茅坤評其文。雖云言滾。如萬丈洪潭。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然學者當求其理。未可以言詞之圓轉。害義則可矣。仕齊為信陽宰。詩於孔子。孔子曰。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臣人之善。斯為聞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諷。而外相諉。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相於魯衛。魯君會吳於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不與必乘。乘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

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子貢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夫  
 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者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  
 且敢衆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蓋以為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節以吳為無能為也○吳徵會於  
 衛七辭吳盟吳人著衛侯之舍子貢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  
 衛故語曰寡君願享衛君衛君之來也後寡君懼故將止之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其誰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大威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九 理齋  
 難以霸乎鄒說乃合衛侯○微百年吳索魯微百年之禮鄒吳  
 大夫蘇不欲往見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老指康子端委端服  
 委冠禮服也仲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飾之以避害著衛  
 侯之舍謂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結合以因屏之束錦十端  
 為束以往賂於吳懼故將止之謂恐其有二心故將執止之  
 卒於齊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黎侯宋祥符元年加  
 封黎陽公咸淳三年進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十三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目錄	子晉丹子慶著	仲子慶著	言子慶著	卜子慶著	顛孫子慶著	兩廡潘廡子慶著	盧子慶著	原子慶著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公冶子慶著	南宮子慶著	公哲子慶著	商子慶著	高子慶著	漆雕子慶著	司馬子慶著	葵子慶著	有子慶著
	附錄一	附錄二	附慶說二	附錄二	附錄一	附錄一	附慶說二	附慶說二	理齋	附慶說一	附慶說二	附錄一	附錄一	附錄一	附慶說一	附錄一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公西子慶著	巫馬子慶著	梁子	顏子	冉子	曹子	伯子	公孫子 附錄一	冉子	秦子	漆雕子	顏子	漆雕子	壤駟子 附慶論二	商子	石作子	任子	公夏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二																	
理齋																	

公良子	后子	奚容子	公肩子	顏子	鄒子	向井子	宰父子	秦子	榮子	公祖子	左人子	縣子	鄭子	燕子	原子	顏子	廢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三																	
理齋																	

樂子	叔仲子	邦子	翟子	公西子	子茂子	公西子	施子	陳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四	理齋
秦子	葉子	申子	步叔子	顏子	附錄二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求。字子有。魯人。仲子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恭老卹幼。不忘賓旅。以政事著名。嘗為夫子御。得聞庶富之教。仕為季氏宰。齊伐魯。及境。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癸羽御。郈洩為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獲違為左。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洩泗。冉有。用才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及至也。齊地。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一 理齋

郊地名齊人謂齊大夫陳瑾陳莊

進則理其官退則受教聖師問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子曰

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

之為奸邪竊盜廢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

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妻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妻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明則民不

犯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婚禮聘享所以

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如此故雖有五

刑不用也○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 理齊

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

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人其有坐不廉

污濊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濊而退放則曰蓋蓋不飾有

坐活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幃幃不修有坐

同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之軟罷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或者聞而違

發則白冠纒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

大夫自取之耳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遠其事而不克

禮故不責以備禮也再言則美矣求末之聞退而記之

性多謙退故夫子進之問爾斯行諸子曰爾斯行之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徐侯宋祥符元年加封彭城

公咸淳三年進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仲子列傳

先賢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十人也少孔子九

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理齊

義勇果斷以政事著聞列於十哲其初見夫子也稟賦鄙野過

於伉直冠雄鷄佩殺豚言則行也夫子以禮誘之初見夫子冠

雄鷄佩殺豚於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

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

善則以忠化之沒暴則以仁困之何待劍乎○殺音加大采也

與服殿不同服音加腸病也服音鍛也修也縣音屯小采也與

縣別縣音篤尾下窳

遂儒服委管因門人請為弟子夫子進之以學古者始仕必先

書其名於策委死之管於君然後為臣師尊若君故亦曰委管

子路自夫子誘之。後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夫子示以六言六蔽。皆所以救其偏也。

是以尚勇為問。而夫子以義教之。

輔慶源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子路自負其勇。疑聖門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益高。故不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

理齋

復以此為問。

以有憂為問。而夫子以樂教之。問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慶謂君子之無憂。非有憂而強排遣之。使不憂。蓋君子者。修身理性。仰不愧。而俯不作。渾然天理之流行於日用動靜間。無入而不自得者也。何憂之有。此其教人進勉之方也。若夫自修尚是終日乾乾。故曰。是吾憂也。

以及問士。則曰。切也。悌也。怡也。如也。問君子。則曰。修己以敬。問事親。則曰。盡力事親。問事君。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問政。則曰。先之。勞之。問成人。則謂智。廉。勇。義。文。之以禮樂。問治國。所先。則謂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國中行氏。貴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并存。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慶按。子路初學於夫子。不免尚多勇。躁而少潛通之趣。故如敬修先勞之問。猶有所問。若夫子不推極其功。以教之。何以救其失也。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五

理齋

夫子無不詳而教之。從遊於夫子之門者。久學焉。而化其氣質者亦深。從於陳蔡。宿於石門。問津。遇丈人。皆從遊事。

故其事親也。夫子以為生事盡力。死事盡哀。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大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菜一作思。苗一作細。其為季氏宰也。夫子稱為知禮。季氏違闈而祭。終日不足。繼之

以獨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息矣有司跋倚以臨祭其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賢明而  
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仕為蒲大夫也夫子三稱其善蒲衛邑子路將治之辭於孔子

曰由願受教於夫子也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難以治也

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

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正不難矣及為蒲宰為

水備與其民修溝壑以民之勞也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

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六 理齊

水災故與民修溝壑以備之而民多匿食者是以與之夫子使

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子曰汝以民為饑也何不自於君發

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

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

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

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盛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也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矣乎

遇孔悝之難也結纆而死夫子哭於中庭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太子蒯聵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

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軀在於是衛立軀為君是為出公出

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謀入衛大夫孔悝家遂與

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齊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子蒯聵為孔悝

邑宰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門問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

木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七 理齊

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

欲燒臺蒯聵懼乃下召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脛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纆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也其死

矣柴也其來乎遂哭於中庭

慶按蒯聵欲殺母而得罪於父敬菴國以拒父皆無父者也

均之不可有國者在聖人得位行道必正其名矣然事之

本末天王不知方伯不問夫子且不得正賢者豈能為之哉

況子路之仕亦以卑官欲祿不為失也食人之食而不避其

難慷慨就死從容赴義不賢而能之乎後之議者多謂其死



於過勇其不知賢者之甚矣。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內

公咸淳三年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大清順治間榮其後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云

言子列傳

先賢言子姓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自具之魯受業於孔子篤信好禮列於文學科聖門由是以習

禮稱其篤信在愛人易使問而夫子是之。孔子問君子游問

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算射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八 理齋

每以禮問聖門務為習於禮者

嘗從夫子適衛及仕為武城宰識為政之大體在於得人

按子游之得政明是知為政以得人為先夫子是問非見信

之素恐未然也

至以道化人使咸習於禮樂結歌而治

按左傳明文武城乃用武之地習俗尚武子游以道化之變

甲冑而為禮樂刑罰之不用可見矣夫子為得不為之善

他日對季康子云先聖雖子貢之賢亦莫能踰季康子謂子游

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鄉子產處

之人丈夫捨瑛珉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羊羶之聲仲尼  
之虎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與夫子其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  
得而知之也

卒在姑蘇之虞山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吳侯宋祥  
符元年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

賢言子

卜子列傳

先賢卜子姓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九 理齋

篤信好學深於儒雅著名十哲夫子進以君子之儒

朱子曰儒學者之稱要識君子小人同為學而何以別之為

君子小人

故嘗言好學

按知亡是欲學未至無忘能見也學有得進學之道無以加

於此矣

言學問而仁在其中

按博切篤近皆學問志思之事未及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有不在中哉

智詩能通其義。夫子可之。子夏讀詩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分事也。 equal 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依味先王之風，亦可發曠志，食矣。子日起子者，甫也。始可與言詩也。突然吾見其表也。未見其裏也。子夏曰：三王之法，何以參於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承開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覆之所以參乎天地也。子夏默然而走，有書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一

理齋

謝氏曰：子貢曰：論學而知詩，子夏曰：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受易春秋於夫子，受易教詳見年表。自受春秋後，得授於公羊高，兼學齊之學，皆至聖之志之所在也。

又能傳禮，家貧衣若敝絮。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仕為莒父宰，問政。夫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示之。昔父魯邑名。孔子沒，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設教於西河，有石室學堂，文侯師之，而燕國政有問樂諸篇。

返行。見讀史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諱史者，問諸晉史果然。

卒。華曹州西三十里卜姆。都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魏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東公。咸淳三年，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稱先賢卜子。

顏孫子列傳

先賢顏孫子，姓顏，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才高意廣，論議而寡誠信，遊於聖人之門，其為學也，于祿而夫子以慎言行進之。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一

理齋

李延平曰：古人于祿與後世異。蓋曾中蘊藉，亦欲發而見諸行事。

見魯哀公，不果用。見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逃走，失其魂魄。是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也。遂去。

從學於夫子問仁，子曰：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矣。

問禮子曰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佩式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

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問達子曰質直而好義云云

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

專教不能勿息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

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大威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一 理齊

從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奪之使自索

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救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

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

不遠此治民之至道也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自敬領夫子之教故能鞭辟近裏者已卒為大賢他日病召子

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其庶幾乎後世公孫

巫謂有聖人之一體云卒葬江南蕭縣掘坊村唐開元八年從

祀二十七年追封陳伯宋詳符初加封宛丘侯政和六年改諡

川侯咸淳三年進封陳國公升十哲仁壽稱陳公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顓孫子

澹臺子列傳

先賢澹臺子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

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薄材既受業退而修行正直無

私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今蘇州府南一十

八里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跡

而投壁不怯水經云子羽齋千金之壁渡河伯欲之至陽侯

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

大威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三 理齊

操劍斬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枚縣躍出子羽乃殺之而

去示無怯意河延津河在滑州靈昌縣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子以教取人失之子羽

慶接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子有文雅之

詞而智不充其辯與闕里誌史記文異

墓在兗州府鄒城縣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江伯從祀宋祥符

元年加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子羽列傳

先賢處子姓虛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按顏氏家訓云交州未郡城舊單父縣東有子賤碑乃云濟

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與伏通慶樓覽諸書多以處為定

疑後人謄錄之誤也今為改正云

當冲齡之年游於聖門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孔子稱之

按聖人於及門稱許者甚多至目以君子者則子處子南宮

子數人而已然守禮尚德之事與夫取友豈其有岐趨哉

仕為單父宰多善政孔子大之初受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

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四

理齊

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獲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殺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

志○辭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

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哉不承命○湖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

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賤曰鈞道奈

何陽晝曰夫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

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鮒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然其未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

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謂其者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室而治夫子問曰子治單父而衆

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夫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之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夫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

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夫子曰

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

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理單父彈

琴及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五

理齊

琴身不下堂單父理至馬刑理單父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

遲期問其故子賤曰表之諱在人子之諱在力任力者勞任人

者逸○孔子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不齊仕

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

得者一也俸祿雖少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息夜勤吊先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曰豈不信哉○齊攻魯父老請殺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

耕得獲是使民樂有冠也○根音伏

著處子十六篇卒葬今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

子賤為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單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單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處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憲，字子思，魯人。見史記家語以為宋人。少

孔子三十六歲。

獨介守節，貧而樂道，問仁而夫子開示之。

按顏子克復私欲淨盡，可以為仁。子思不行力，制其私，可以為難。夫子所答，是因其所能而進之，於未能也。蓋私欲不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六

理齋

智而天理之本然者得，若但制而不行，容或潛藏隱伏於胃中而未拔去病根也。故曰：難曰不知，以急進之。

問耻而夫子廣其志以勉之。

按論語申說有道無道，凡八泛論者，三指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思是也。有道之世，南容之不廢，伯玉之仕

武子之智，史魚之直，可也。其教子思以為世亂而有能守之

節，必須世治而有可行之道者也。於此見夫子進思之心，亦

見夫子東周之志也。

夫子為魯司寇，子思為夫子宰。

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

魯里鄉黨乎。

夫子卒，思遂退而隱於衛，養志忘身，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

戶，簞席，桶糞而無椹，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精駟連

騎，中緝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思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

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思仰

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之謂之愚，貧也，非

病也。若夫命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

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去，思乃徐步

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曰：天子不得而臣也。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七

理齋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且不受，孰能

吞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今費縣西一百二十五里有墓在焉，倍呼為原思屯。唐開元二

十七年，追封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原子。

公冶子列傳

先賢公冶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魯人。索隱名長，一字子芝，齊

子長之為人，其學其行，不詳於經史，遊於聖人之門，猶幸聖人

有數言之稱許與夫妻之事記之魯論其足為後世學者所仰止多矣。

按可妻以其素行取之非罪以其一事言之若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子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而天下之人幸而遇聖賢為之表著者蓋稀疎矣。

魯君欲爵為大夫辭而不受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閭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南山虎馱羊當亟取之長往之果得羊食而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訟之魯君魯君繫之獄未幾雀又呼曰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八

理齋

於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齊師果將及矣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其繫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不受。一日與魯君遊北苑見雀雀飛鳴而過君曰雀何為者長曰東倉突雀爭食粟耳已而果有火報。

卒葬青州府諸城縣西史記云在姑蘇襄輿記云在淮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皆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治子

南宮子列傳

先賢南宮子姓南宮名适史記名括家語名懿一作緇

字子容魯人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兄也居南宮因姓焉諡曰敬叔獨居思仁謹於言行遊聖人之門以其兄之子妻之

按三復白圭是何等謹言有道不廢是何等施行免刑戮又不考行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他日夫子見為君子稱以尚德

慶按當時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從南宮亦是三家之子孫尚德不尚力乃有此等識見宜不為人所難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九

理齋

悟聖言卒能施散初敬叔以富得罪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敢問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出禮書以存禮後世識周禮之在魯矣左傳哀公三年曰歸父輸公宮桓僖廟災救之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由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為多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襲丘侯明

和六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子列傳

先賢公皙子姓公皙名哀字季沉齊人素隱名克史記字季次是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夫子賞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惟季沉未嘗仕

太史公曰季沉原思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乞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鄭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北海侯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子

聖齋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皙子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嘗好易夫子授之嘗為天子筮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子曰天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書嗚呼天命之也

聖傳楚人馯臂馯音寒姓馯名臂字子弘一字子弓

臂傳江東人矯疵矯音橋姓矯名疵字子庸

疵傳燕人周登一名颺字子家

登傳淳于人光羽字子乘

羽傳齊人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王同字子中一字子仲

同傳菑川楊何秦榮學易以筮卜得授受不絕故至今留子木之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榮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須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高子列傳

先賢高子姓高名柴字子羔齊人齊敬仲高後十代孫也魯元日衛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少二十九歲

身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

聖齋

孔子之門以為愚足不履影啟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子路使為質宰而夫子責之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策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

後為成宰成人格之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至

遂為哀人曰驚則續而驚有巨范則冠而蟬有幾凡則處而子羔為之表蓋言絲之續者必由乎巨之所盛然蠶之有巨非為產之續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幾之所飾然蟬之有幾

非為范之冠也為味而已。凡之死者必為服哀然成人之服哀非為兄之死也為子羔而已。○巨蟹背殼似巨范蜂也。

又為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善之為衛士師嘗別人之是及

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墮又曰於此有室子

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羅幸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斷主之法

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

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

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夫子聞之曰善哉為吏用法一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聖齋

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樂乎

慶謂一子羔也初為季路使而夫子責之以其未學而不足

以治民也後為成宰成人格之為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

善之夫成人格之則成人之治也見矣衛人說之則衛人之

治也亦見矣學焉而不能治人者衆矣未有不學而能治人

一者也夫子之於始也責之於既也善之非以其學也哉甚矣

不學無術而欲有造於社稷有益於民生未之有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共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共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開字子若先聖大訓名憑史記字子開

蔡人一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夫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

按子若斯之一字甚大其所見處也高於世倍諸儒但不自

信處不是賢人謙詞想程子所謂見大意是也

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夫子稱之夫子

問曰子事藏文仲武仲及蘧子容此三人者孰賢對曰藏氏家

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蘧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聖齋

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議

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

人之過也微而著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滕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司馬子列傳

先賢司馬子姓司馬名耕字子牛論語名黎家語名黎耕

司馬向雖弟也自宋來學多言而躁問仁而夫子以詔言造之

問君子而夫子又以不憂不懼造之



按魯哀公十四年，楚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楚奔衛，牛致其邑，而適齊，楚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解牛又致其邑，而適吳。人惡之，而及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

卒於魯郭門外，葬於諸丘。與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楚丘侯。政和六年，改封綏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樊子列傳

先賢樊子，姓樊，名須，字子遲，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先賢列傳下 二四

理齊

受教於夫子者最少，其初質鄙而率，故請學稼圃。

子慎行曰：請學稼圃，蓋治神農欲以耕戰力田，建富強之業，而不知禮義之教，可以服天下，去聖人之道遠矣。故夫子示以禮義，信以端本之道，告之，或者不知，真以為欲學農圃而讓其陋，亦淺於論須者矣。

他日問知問仁者，反覆無已，而夫子教之不倦，及從遊於舞雩之下，而問崇德修慝，辨惑則進矣。故夫子善之。

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境，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須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有子列傳

先賢有子，姓有，名若，字子若，魯人。家語少孔子三十三歲。

為人強諷，好古道，重厚和易，而又勇於義。與伐魯，衛欲宵攻，正合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義矣。

從學於聖門，而嘗言仁言禮。

大成通志卷十四，先賢列傳下 二五

理齊

接有子論禮說後，而一節論仁，則究其本源，故曰：孝弟為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聖人之學，莫此為先，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官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對哀公則以復徹為言，及云：夫子以為出類拔萃之聖，夫子既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發微達貫，處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而夫子有味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宋見桓司馬為石郭三年不成夫子曰若足其靡也處不如遠  
朽之為愈也南宮敬叔逐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費不  
如速貧之為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曰然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  
為師上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兩具也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千何以知之曰詩不云月  
離於畢俾滂沱矣非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娶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母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也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六 理齋

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席此非子之座也

洪邁辯曰此兩事述於星曆卜祝之學有子不知何所加損  
而摭斥之乎孟子稱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等言未

嘗深誡也記曰有子之言似孔子則其為諸子所敬久矣太  
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所傳者以道耶抑以貌耶宋子京

蘇子由亦辯之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此魯魯間野人語耳觀孔  
子書則始嘗謀之彼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汴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陰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齊莊而肅志通而好禮攬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治夫子之喪  
而禮備三王之制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郟伯從祀宋祥符元

年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巫馬子列傳

先賢巫馬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史記名期字子旗

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七 理齋

論語上記其述陳司敗數言以告夫子嘗與子路採薪則其志

見矣子期與子路薪於糶丘之下陳之富人負薪師氏者賸車  
百乘歸於糶丘之下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志子之所知亦無進

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也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  
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糶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

子路慚負薪先驅子曰由何為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子曰

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及為單父宰而治則其學又見矣事詳子應傳中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節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東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梁子列傳

先賢梁子姓梁名鍾字叔魚一三名鍾字子魚

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千乘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辛字子柳魯人史記名幸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蕭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陽穀侯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八

理齋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孺字子魯家語名備字子魚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紀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沂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曹子列傳

先賢曹子姓曹名邈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曹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蔡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伯子列傳

先賢伯子姓伯名處字子析魯人一云姓石名石字析又字子

哲一云子楷少孔子五十一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沐陽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公孫子列傳

先賢公孫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石史記名龍

衛人史記楚人一云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九

理齋

李之藻辯曰史記孟軻傳有公孫龍為聖白異同之辯然未

敢指為受業孔氏者也至索隱則直以為仲尼弟子宋儒因

加排詆近儒宗宋遂謂當黜其祀稽其年少孔子五十三歲

則生於敬王二十二年癸卯龍為平原君之客在敬王五十

七年則壽殆二百四十餘歲恐無是理也先賢名實為是即

使實龍然唐與夏有兩后羿唐與殷有兩相變乃以聖門之

徒與慎到鄉行之混同類象始者一千六百餘載豈不悲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黃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枝江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季，字子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祖，秦之成紀人。或云衛人，魯人，陳人，皆誤。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少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鄆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哆，字子歛，魯人。家語名侈。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十一

理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武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高，字子騫，家語名刻。

魯人，一云燕人，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子騫為僕。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瑯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雷澤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徒父，字子有，魯人，開之族也。家語名從。

字子文，宋高宗贊，字子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須句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苑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壤駟子列傳

先賢壤駟子，姓壤駟，名赤，字子徒，秦之成紀人也。家語，字子從。

按家語作穰，宜以壤駟為姓。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北徵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今當題改為壤駟子。

附論曰：孔門七十子，散見於天下者，皆有專祀，而吾鄉之壤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十二

理齋

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樂子，獨無專祀於先靈，似覺未妥。於人心甚為不快。夫燕子，樂子，關中人也。壤駟子，赤，石作子蜀。秦子祖，皆成紀人也。成紀之名，其來最遠。按斯地，崑崙嶺，雪山，主於後，崆峒分幹，隴山圍於前，鳥鼠珠絲，首陽玉映，黃河遙遠，渭水遐還，而中有封山，封臺，龍石，龍馬洞，分心石，諸古跡，是太昊伏羲篤生之區也。而文廟以後，諸聖賢始不具論。遐想太昊開物成務之功德，繼天立極，慶嘗以不遍祀於天下為恨。雖曰不遍祀於天下，而果巍煥其棟宇，誠敬其祀。典盡物盡，志於吾鄉，抑可矣。茅祠堂列焉，祀事存焉，而廟

伊。繫。祀。事。輕。薄。豈。以。太。古。聖。人。遠。遜。於。中。古。抑。以。世。遠。功。高。寧。忘。於。今。日。也。是。尼。山。昭。朗。於。九。州。而。封。臺。終。沉。於。片。土。矣。安。得。踵。至。聖。先。師。之。祀。而。棟。宇。之。祭。饗。之。崇。奉。於。吾。鄉。配。饗。以。文。王。周。公。從。祀。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張。橫。渠。諸。賢。耶。是。則。有。望。於。司。大。禮。者。雖。然。祀。事。固。在。所。望。而。更。有。望。者。天。地。鍾。靈。山。川。毓。秀。代。七。相。仍。豈。其。盛。於。古。而。薄。於。今。也。今。日。者。遠。沐。大。聖。宗。風。而。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樂。子。之。傳。道。橫。渠。之。體。道。清。聖。之。潔。已。請。仙。之。風。流。長。吉。德。興。之。吟。咏。諸。類。亦。可。學。而。至。也。是。更。有。望。於。能。行。藏。者。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三

理齋

又曰今隴西之名。築古隴西之中而名之也。古隴西之名。又築古城之中而名之也。按並土西北抵百里。有鳥鼠山。渭水出焉。二百里。有奇。黃河還流。西抵九十里。有首陽山。二百里。有奇。有雪山。東南二百里。有朱圉山。三百里。有隴山。汧水出焉。東百里餘。有卦山。麓。三陽川。有卦臺。諸古跡。與汧。埏塋。有岐山。橫渠。三陽川。固伏羲畫卦之區。鳥鼠。朱圉。皆禹。與契導渭所經。渭陽。太公垂釣。岐豐。文王出治。周公制禮。作樂之區也。首陽。曼齊。採薇。汧渭。非子主馬。而橫渠。子厚之所。與也。迨太古而中古。中古而遠古。人文藹。濟。宜。其。若。

昔也。何人文之盛乎。昔者。卒不能盛於今。豈山水之產。不逮於昔。而風氣之殊。或薄於今也。非然也。有望於興起者。必先有望於觀風者。如其以今視今。何若以昔視今。以昔視今。又何若視今。若昔。倘得教養之栽培之。即不能如昔之大聖名賢接踵而起。當亦有德性學問文章事功輩。繼近代諸大名公而興者與。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字子秀。魯人。史記。字子季。鄭康成云。吳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睢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鄴平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三

理齋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石作子列傳

先賢石作子。姓石。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也。或作石子。蜀則以石為姓。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鄜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成紀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今當題改為石作子。

任子列傳

先賢任子。姓任。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史記。字選。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當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公夏子列傳

先賢公夏子，姓公夏，名首，字子采，魯人，一名字字乘。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元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鉅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夏子。

公良子列傳

先賢公良子，姓公良，名孺，字子正，陳人，一名孺，字子切。

賢而有勇，孔子周遊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

追封東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四 理齊

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良子。

后子列傳

先賢后子，姓后，名處，字子里，齊人，家語姓石，名處，字楷，一本姓。

伯，字子楷，一本字堅之，又云字子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管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膠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奚子列傳

先賢奚子，姓奚，名容，字子柁，魯人，家語姓奚，名蒧，字子借，古史字哲，正義以為衛人，按子哲為奚仲之後，則奚為姓明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下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陽侯。

公子列傳

先賢公子，姓公，名肩定，字子中，魯人，一云公肩復，姓家語，名肩。

字子仲，史記名堅定，一曰晉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新田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梁父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祖，字子襄，魯人，史記名相，字襄，一名祖，宋人。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五 理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富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鄒子列傳

先賢鄒子，姓鄒，名單，字子家，一作縣，直，按家語有縣直而無鄒。

單，史記有單單而無縣直，疑卽一人，以姓名音近而誤耳，且史記字子家，語字子乘，字類家，疑亦誤耳，或曰，今宜補縣直。

壽辨利諸祀典，直一作豐，縣音懸，七，直，家語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銅鞮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聊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鄒子。

句井子列傳 句正義音句

先賢句井子姓句井名疆字子疆衛人正義字子孟一作子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淇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滎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井子今當題改為句井子

宰父子列傳

先賢宰父子姓宰父名黑字子索魯人見家語史記以罕為姓名父黑字子黑一字索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祁鄉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今當題改為宰父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六

理齋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商字子丕見史記家語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之言皆曰丕茲則不慈為丕茲明矣

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三歲一云少四十歲

其父董父與聖父以德相尚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上洛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馮翊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榮子列傳

先賢榮子姓榮名旂字子旗魯人宋語名祈鄭康成曰衛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寧夏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厭次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公祖子列傳

先賢公祖子姓公祖名句茲字子之句音鶴見史記家二名茲魯人鄭康成曰魏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期思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即墨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左人子列傳

先賢左人子姓左人名郢字子行魯人史記字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淄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華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七

理齋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今當題改為左人子

縣子列傳

先賢縣子姓縣名成字子橫魯人史記字子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鉅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武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鄭子列傳

先賢鄭子姓鄭名邦字子從魯人見家語史記作鄭國字子從邦字避漢高祖諱薛字疑誤古史亦作鄭邦鄭康成曰宋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滎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朐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燕子列傳

先賢燕子姓燕名伋字思秦人。家語名伋字思或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漁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沂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亢字籍魯人。史記名亢籍正義亢又作兄。家語名伋字子籍。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萊蕪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樂平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八 聖齋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史記字叔。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武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宛句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廉子列傳

先賢廉子姓廉名潔字子曹衛人。史記字廉一字子庸。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首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胙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樂子列傳

先賢樂子姓樂名斂字子聲秦人。家語名斂。一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昌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建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叔仲子列傳

先賢叔仲子姓叔仲名噲字子期魯人。家語名會。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少孔子五十四歲。

與孔璣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瑕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子。今當題改為叔仲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九 聖齋

先賢邦子姓邦名異字子斂魯人。家語曰。家語名選。字子斂。文翁作國選。避漢諱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邦子

翟子列傳

先賢翟子姓翟名高字子高魯人。家語名高。字子高。文翁作國選。避漢諱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邦子

翟子列傳

先賢邦子姓邦名異字子斂魯人。家語曰。家語名選。字子斂。文翁作國選。避漢諱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邦子



先賢翟子姓翟名黑字皙之衛人一作子皙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林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翟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輿如字子上魯人家語名輿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重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胸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子蔑子列傳

先賢子蔑子姓孔名忠字子蔑家語名弗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十

理齋

慶按子思稱子思子所以別孔子也子蔑仍以孔子為稱未  
可也今正之凡傳稱某子某姓皆因是也

孔子兄孟皮之子親承家學嘗有問於夫子子蔑問行己之道  
子曰年而弗為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  
不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子蔑曰行己也乎子曰攻其所不能  
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  
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汶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鄆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子今應題改為子蔑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輿字子尚魯人史記尚作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祝阿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徐城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施子列傳

先賢施子姓施名之常字子常魯人家語字子恒一曰齊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氏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陳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一

理齋

先賢陳子姓陳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

陳人陳子車第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亢後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  
也雖然後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  
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弗果用

其言見於善傳者有夫子聞政伯魚異聞二端今開封府太康  
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見開里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頓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汧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琴子列傳

先賢琴子，姓琴，名張，字子開，衛人。家語名宰，文翁圖字子張。

孟子以為孔子之所謂狂者，嘗與琴思。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夫子聞之，使子貢往弔之。或編曲，或鼓琴，相歌而和。子貢趨而進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某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左傳昭公二十年，衛齊豹見宗魯於靈公，兄孟縶以為參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猶子而事之，今聞擊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屯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孟之肩。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頓丘侯。

政和六年，改封平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申子列傳

先賢申子，姓申，名根，字子周，魯人。家語名績，史記名棠，字周文。

翁名堂

遊於聖人之門，而以剛造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魯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文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申子。

步叔子列傳

先賢步叔子，姓步，名叔，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淳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三

禮齊

步叔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喟，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朱虛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太史公因之，記其有年及

聞見於書傳者凡三十五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止記姓名。

今侑食於孔子廟庭，無秦冉、公伯寮、卽、鄒單，雖見於經祀，然

三人家語不載。

家語亦載七十七人，自魏王肅大正七十六人，缺顏何一人。

其琴牢、陳亢、縣直三人史記未載而公良孺、蔡商、顏刻、林伯會申續五人有事實史記缺焉。又琴牢、陳亢二人有事實今祀之而縣直顏何未與焉。

文翁石室圍止祀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與、縣直、原桃、公肩定、公夏守、句井、雍、邦、選、顏何八人。別有遠瑗、林放、申振、申黨、今石室亦少申振、申黨。

蘇子由古史記七十九人其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琴牢、陳亢不載於史記。意以二書不偏廢而并存之云。

慶按啟聖祠配饗季路子皙二人。先師殿配饗子淵曾子二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四

理齊

人。然祀十哲十人。從祀兩廡六十二人。共七十六人。今惟以得祀饗者別之。傳焉。然祀者聞其事實。其事實未見於論語。家語。史記。關里誌。諸書。或得之別集者補入焉。

十四卷終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聖旨朕自冲齡卽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閱成誦

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有字句與中正之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若後儒卽加指摘以爲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凡有板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

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後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既

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于朱子宜如何表章崇奉爾等

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等公同集議得惟我

皇上統紹華道宗鄒必謹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萬幾間有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五

餘暇手不釋卷心惟志學躬聖神文武之德契濂洛關閩

之傳寶額親題昭文明于天壤寧漢永煥樹儀表于人間

彰顯遺徽甄錄嗣裔饒光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

于朱子之全集沉潛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

執於至正高木入於虛寂弊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

明聖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特諭臣等集議

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廟東廡先儒之列應仰遵

諭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志意奉

旨依議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目錄

先儒世承聖道圖

左子 以後俱慶刪補 附慶辭

公羊子

伏子

穀梁子

高堂子

毛子

右子

孔子

大成通志卷十五

目錄

聖齊

董子

杜子

王子

韓子

歐陽子

胡子

邵子

周子

司馬子

張子

目止

先儒世承聖道圖

左子

周公羊子

秦伏子

西

毛子

東

杜子

穀梁子

董子

漢

孔子

漢

右子

高堂子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一

聖齊

隋 王子

宋

唐 韓子

歐陽子

胡子

元

許子

歐陽子

羅子

明

陳子

胡子

陸子

明

薛子

周子

張子

明

陳子

司馬子

李子

明

薛子

張子

朱子

明

陳子

程子

呂子

明

胡子

程子

真子

明

王子

楊子

蔡子

明

王子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左子列傳

先儒左子，姓左，名丘明，東周時之中都人也。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昔人謂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孔某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 理齋

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山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贊稱左子為孔門素臣。春秋遺直諒矣。嘗受經於仲尼，其為春秋傳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

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

其所窮，然後為得。故丘明授魯申，授吳起，授子期，授鐸

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

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賈公，賈公授子長卿，子長卿授張禹，張禹授

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

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白哀帝，左氏春

秋，河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太常博士左

氏春秋傳，始得立於學官，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於魯悼

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傳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瑕丘伯，政和六年，

以封爵犯聖諱，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左氏，隆慶五

年，改稱先儒左子。

附辯曰：東周之有左氏，其好惡與聖人同，聖亦嘗稱之矣。春

秋一書，聖人筆削而褒貶，存其好，惡之實而已，非左氏詳其

旨而論列其事，聖人之言簡賈遠，王肅虞翻韋昭諸儒，焉得

會其意而治之。此左氏之所謂受經於仲尼而為素王之臣

也。迨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謂其說多溢，後之起者皆謂

魯論所載，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郭大榮氏族誌

上其說謂傳春秋者姓左名丘明其在魯論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不特鄭為然也雖文公朱子亦惑之時有問之者曰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名世考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至論及浮滂乃因石言神降之類然讀內傳若是者百無一二而其譚理則數也然也豈可因其一二傳疑而並疑左氏哉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可謂知言哉

公羊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四

理齋

先儒公羊子姓公羊名高周末時之齊人也作春秋傳解多所發明朱文公曰公穀皆是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二人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疎而義理精公羊受業於子夏傳其子平也傳其子地也傳其子敢也傳其子壽也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贏公贏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傳顯於朝授李育也授羊弼也授何休也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公羊氏隆慶五

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伏子列傳

先儒伏子姓伏名勝字子賤秦之濟南人也明經為秦博士能尚書秦焚書勝壁藏尚書其後兵革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能書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晁錯往受之勝授少女少女授錯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傳四十九篇校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也授歐陽陽生之子世也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五

理齋

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伏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伏子

穀梁子列傳

先儒穀梁子姓穀梁名赤字元始周末時之魯人也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并行於世於聖道多所補益孔子以春秋之說授子夏子夏授之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

授瑕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  
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穆徵  
惟魯榮廣結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結星公宣帝  
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魯人言穀梁  
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尹胡  
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龔丘伯  
政和六年國犯聖諱改封睢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穀梁氏  
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高堂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六

理齋

先儒高堂子姓高堂名生字升平西漢之魯人也高堂齊公族  
齊卿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儀禮經祭火而不傳獨高堂生  
能習函而肆習之漢興為博士傳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  
經出於魯奄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  
六篇并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七授東海孟卿七授后  
蒼孝宣世后蒼昆明戴德戴聖慶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  
而禮乃明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萊無伯明嘉  
靖九年稱先儒高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毛子列傳

先儒毛子姓毛名萇西漢之趙人也大毛公亨之子彌小毛公  
善說詩之學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有謂得子夏所傳  
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中七授季克七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  
子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  
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  
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  
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郡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  
授徐敖七授九江陳俠七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七

理齋

后子列傳

先儒后子姓后名蒼西漢之東海邳人也通詩禮多所發明漢  
文帝時為博士至少府蕭望之之臣衡草衍其傳於禮尤得其精  
從孟卿受之在曲室堂校書焉曰后氏曲室記後授沛人閻人通  
漢慶皆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一十

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西漢之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為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并傳若啟之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后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后子

孔子列傳

先儒孔子姓孔名安國字子國西漢時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克振先業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子國乃考論古今大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八 理齊 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篇悉陳上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禮典一篇齊廷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於學官而孝經傳論語訓解亦皆承詔為之至於集家語四十四篇會巫盛事起不累上任漢武帝為博士歷侍中至臨淮太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家祥符元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孔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孔子

按後儒有稱子國子者蓋做子思子以尊先聖也今應從之董子列傳

先儒董子姓董名仲舒西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論弟子傳以九次相授業二年不窺園人罕見其面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對策以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由是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名非景帝之子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上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仁也王曰善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復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大治元光初言鄉舉里選之法上從之元狩末言井田法雖難卒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並之歸薄賦斂省繇役以實民力尚少近古庶幾可以善治不報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



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昔南軒張氏讀其奏議，以為氣象如在目中，而生平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又謂天人之對淵源純粹，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陳子以為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漢之諸儒，唯仲舒有儒者氣象。陳氏以為勉強，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蓋蓋子之學，推明孔氏神默百家，直漢世醇儒。至於居官引導，君上保息民庶，皆得政之大體。而學校立官，州郡選舉，皆由仲舒起之。洵不可易及者耳。及年老，以壽終於家。葬秦川。子孫後徙茂陵，皆以學顯。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太成通志卷十五。先儒列傳上。十。理齋。

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董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董子。

杜子列傳

先儒杜子，姓杜，名子春，東漢之緹氏人也。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興，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侍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鄉里。鄭眾賈逵之徒皆從學焉。子遂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蓋祖子春。

云時號蒙福六，其鄉羅衆家。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侯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杜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杜子。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龍門人也。世以儒顯。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叔仲華。勤學就問，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於河汾，弟子自遠至者甚衆。作中說以迺後進，自幼篤學，及其壯也，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以為時之否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後屢征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誦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私論之曰：文中子，因收其議論，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王子。

太成通志卷十五。先儒列傳上。十一。理齋。

韓子列傳

先儒韓子，姓韓，名愈，字退之，唐之南陽人也。後魏安定桓王茂

七代孫七歲讀書日記千言長通六經百家之學大歷來嚆噐道真迹沫聖涯先生倡之德宗貞元間舉進士第十九年擢為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上怒貶山陽令既遷刑部侍郎憲宗元和十四年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惡溪有鱷魚食民蓄產殆盡民以是窮乃為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潮人知學亦自退之始後廟祀之改袁州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計備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穆宗長慶二年為兵部侍郎鎮州亂奉詔宣撫叛卒得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一 理齋

山之雲而不能回一息宗之惑能驅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誠哉是言也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韓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韓子 歐陽子列傳 先儒歐陽子姓歐陽名修字永叔宋之廬陵人也觀之子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自幼穎悟過人讀書成誦仁宗朝舉進士第景祐二年入朝為館閣較勘時石介坐貶貽書以責中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一 理齋 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介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也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范仲淹又坐貶貽書以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廟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書坐未叔彞陵令慶歷二年取集賢校理三年知諫院進明堂論帝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額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先生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又言天下官吏既

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  
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  
之四年晏殊同平章事既為相權修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  
數或面折之至是出修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不許  
五年因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前後相繼罷相位先生上書曰  
杜范富韓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  
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益忌修尋左遷  
知滁州至和二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四 理齋

司英宗治平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先生以風節自持既  
連被污歲年已六十即乞謝事於神宗熙寧四年知青州上疏  
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  
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  
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  
師致仕辛諡曰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蘇轍為神道碑嘗謂漢  
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  
歐陽文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  
人心此兩人之功也先生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五 理齋

近日正人端士紛七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  
者衆耳由是修亦得召還為翰林學士上修六塔河先生三上  
疏力諫不可行上不聽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士子  
習尚險怪奇澁之文雖詔下不改自先生知貢舉遂為丕變四  
年知制誥五年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書卑弱淺  
滿命先生及宋祁修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六年  
拜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先生以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士蓋推韓愈以達於孟子推孟子以達於孔子學得其正者也  
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歐陽氏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瑗字翼之宋之海陵人也七歲善屬文十三  
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為國  
家偉器往泰山與孫明復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范仲  
淹薦於仁宗朝以布衣對崇政殿慶曆四年除湖州教授訓人  
有法科條織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  
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之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嘗  
數百人時方尚詞賦胡學獨立經義治事二齋首倡道學明體  
達用一新故習門人稱為安定先生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  
法著為式令除太子中舍致仕皇祐二年詔定雅樂授校書郎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六 理齋

邵子列傳

先儒邵子姓邵名雍字堯夫古姬姓系出召公世燕之順義人  
也其曾祖以軍職家衡漳故幼從父古徙共城晚遷河南在親  
於伊川遂為宋代之河南人為人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平

溫厚不露圭角少時自雄其才慷慨談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  
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上受易於种放而放受之陳搏  
淵源甚遠之才相共城令先生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  
其父之才聞其好學造廬來謁曰好學篤志果何似曰簡策迹  
外未有適也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  
理之學上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  
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先生由是探賸索隱妙悟  
神契多所自得者遂廬於百原堅苦刻苦冬不爐夏不扇夜不  
就枕者數年衡人賢之嘗嘆曰昔之人尚友於古吾今未嘗及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七 理齋

四方遠可也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苟有達者必訪  
以道無常師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觀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在洛幾三十年蓬華環堵不蔽風雨  
居之裕如講學於家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  
之來洛者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其德輝粹然洞徹中外富  
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雅敬之名其居曰安樂窩接人  
無貴賤少長一本於誠好事者別作屋如其所居以俟其至名  
曰行窩故賢者說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敦風俗成人材忠厚之  
風聞於天下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

詔熙寧初復求進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試將作監主簿後又  
以為穎川圖總按官梅疾不赴程明道會之退而嘆曰竟夫內  
聖外王之學也又曰知慮絕人過事能前知其心虛明自能見  
之伊川曰真風流人豪也又曰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蓋其道  
德學行萬世學者仰如山斗敬君行已畧無富貴之心治易詩  
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著書千餘萬言有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外篇魚鱗問對古律詩擊壤集及疾司馬溫公張橫渠  
程明道程伊川長久候之年六十七歲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卒  
贈秘書省著作郎葬河南府嵩縣宋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三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大 程齊

周子列傳

先儒周子姓周名惇實後避宋英宗諱改惇願字茂叔宋之道  
州管道人也若濂溪築書堂於上憲草不除因以濂溪為號博  
學力行聞道甚早說者謂得孔孟之本源張師曾曰程子之學  
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嘗謂程氏  
接于孟氏而同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耶說者謂周子  
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

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  
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孔顏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  
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詞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  
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說下啟河洛百世  
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內是釋然無疑嗚呼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  
脫灑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襟懷飄灑  
渾如光風霽月能以名節自勵者也嘗作太極圖以明天人之  
根源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易說發明天人之理仁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九 程齊

宗朝為龍圖閣學士鄭向奏初授分寧主簿不決之獄即平衆  
口交稱部使者薦為南安司理參軍政多慎獄每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為也時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者也因與為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乎此矣移柳及桂陽令皆有  
治績改太理寺丞知南昌事人迎喜曰是能寧獄者吾屬得訴  
矣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改永州趙清獻呂正獻薦為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為南康軍經三即築室於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帶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

溪先生及為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先生凡歷官奉已甚約祿盡周急雖妻子體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歸矣年五十有七而卒葬江州德化縣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元崇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元年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周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周子

司馬子列傳

先儒司馬子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之夏縣涑水鄉人也池次子生七歲通左氏春秋自是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應書京師為進士嘉祐初授并州通判言建儲事六年六月知諫院首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十

理齊

并州所上事願陛下果斷力行上沉思久之曰得非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復上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明者知道諛讒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武者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賞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不問其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不問其能否而居重職則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誠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則朝廷尊而萬事治百姓安矣十月羣

臣以備位未建為愚言不難切帝未允先生上疏曰向者臣進豫達太子意期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授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上大感動曰遂中書先生見同平章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上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曰出自聖擇上曰官中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八月立為皇子賜名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二

理齊

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再辭而後受命八年三月即位稱英宗治平中凡上言數萬其言皇子伴讀若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佞巧之人雜處左右縱資性端怒積多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傳終無益也願陛下選學行之士使居處燕近講論道義其侍御佞巧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太子自有過失亦聽奏聞上納之遂增置宗室學官又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惜頃刻日御經筵從之三年九月先生為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上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

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縉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餅以內  
臣為承受先生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  
戰國下至五季正史之外旁求他書凡闕國家之盛衰生民之  
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  
為總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  
修伏見翁源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望差二人  
與臣同修從之後君錫以父憂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放代之子  
康亦為編集四年三月命為翰林學士直龍圖閣辭不許四月  
為御史中丞九月張方平參知政事上言方平雖有氣節却乏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況縣官督責之力乎惠卿曰願與不願不強也先生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三年  
二月吳申言光所奏可為至論帝欲大用之安石不樂上大用  
乃曰光外託靡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  
盡害政之人而欲真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及安石  
稱疾不出上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所以用臣須  
察其任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之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益  
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公輔之望難居政府不從命復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  
公著曰光以異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願乞解銀  
臺司不報神宗初復如上仁宗君德致治六事上之曰臣復事  
三朝生平學力盡在是矣熙寧二年八月王安石以議登州婦  
謀殺夫事不合欲寘劉述於獄先生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  
部九月安石薦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諫曰惠卿檢巧使  
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惠卿為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上曰惠卿明  
辨似亦美才對曰惠卿誠文字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  
之又言青苗之弊貧民舉錢出息尚能蓄食下戶至饑寒流離

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已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違  
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  
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先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  
事之必至者也既凡九上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  
不當以他事為詞會安石復起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勅詔知通  
進銀臺司時范鎮封還詔言者再上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亦乞解其職許之五月以所修通  
史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先生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

同修許之九月求去位言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轍等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制獄但欲苟全素履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在未與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上言募役法使歲出錢雖卑丁女戶不免則民之困窮日甚不聽四年又上疏曰臣之不才能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述又之乃從其請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四

理齋

先生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元豐七年冬自洛上資治通鑑合目錄考異共三百五十四卷由知未與軍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與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言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以端明殿學士詔為資政殿學士至八年先生居洛者十五年矣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曰老婦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三月神宗崩自洛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先生懼亟還太后遣內侍勞之問為政所當先生上生請開言路大臣不悅設六語畧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譏事迎合已成先生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五

理齋



為不免貨交取利。況所獲不如所下。遂罷罷易市法。由是方田保馬之法俱罷。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以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河內公。時先生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陲之議未決。先生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於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先生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遠人聞之。敕其邊吏曰。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以開邊隙。三月。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未成。適志卷十五。先儒列傳上。二六。理齋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一也。長征而為府兵。未易能也。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值一不可差。第不當於催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先生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餘。悉定差。乃罷免役法。而青苗之法亦罷。四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求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則士居鄉。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訓察。而士行自美矣。詔從之。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一人。俟登第日用以針甲。七月。言為政以得人為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大宋通志卷十五。先儒列傳上。二七。理齋

易說繫辭四卷。大學。中庸。卷。無益之文。未嘗一評及之。及

堯太后悔之。其追封溫國公諡曰文正。賜祭。其清

粹德。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晉。葬。其條。網。逸。者。如。吳。私。親

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於。物。溶。然。無。所。好。於。字。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為

民。害。者。幾。二。十。年。刻。革。畢。蓋。有。宋。以。來。以。德。性。學。問。善。世。者。有

之。未。有。如。先。生。得。行。其。道。而。遂。其。志。者。也。宋。靖。康。元。年。追。封。太

師。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司。馬。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也。父迪。仕宋仁宗。殿

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卒於西。寓鳳翔。鄠。縣。橫渠。鎮

南之大振谷口。因家焉。先生幼就外傳。志氣不靡。喜談兵。以書

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

事談兵。因與讀中庸。既而。之六經。嘉祐初。會二程子於京。共

語道學。遂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時彥博文潞公聞之。以東帛

是之。學官士子矜式焉。二年。登進士第。仕郴州司法。奉軍。還雲

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月吉。召鄉人。年高者。會於縣庭。酒

食。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以訓戒。子弟之

事。轉著作。佐郎。簽書。渭川。軍事。判官。軍府之政。致力為多。熙寧

二年。中丞呂誨。叔薦於朝。曰。張載。學有本源。四方學者。宗之。可

以召對。訪問。命召。既入。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

朝廷新政。總有所獻。上然之。既命崇文院校書。辭未謝。復命案

獄。浙東。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罪。乃告西歸。還橫渠。耕田

以供歲計。敝衣疏食。約而自足。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告以變化氣質。崇尚禮教。必如聖人而後

已。然而不徒善口耳。雖復多聞。必務蓄德。故不輕與人言。其學

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聞者莫不有進。九年。秋。夢

感。以書屬門人。乃集所言。謂之正蒙。西歸。伊川。稱其道。以為。儘

高。儘醇。自孟子後。儒者皆無此見識。嘗謂春秋。二書。聖人所作。

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時。鳳。師。呂。公。又。薦

宋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六 聖賢

宋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六 聖賢

之曰張載之學發聖人之遺意可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召赴之至都門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者以所欲行嘗試於人多未能信欲正五禮七官安習故常莫為之助故召知太常禮院會有疾告歸自是知道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行次臨潼病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置棺挽車奉還葬於涪州之南世稱橫渠先生朱文公以為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知言哉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曰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十

理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自仁也如此先生之言實獲我心矣宋嘉定十二年賦諡曰明崇祐元年封鄱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張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張子

十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目錄

程子

程子

楊子

胡子

羅子

張子

陸子

李子

朱子

呂子

真子

蔡子

許子

薛子

陳子

胡子

王子

大成通志卷十六

目錄

一

理齋



金臺羅 森約齋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常參閱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中山人也曰喬伯者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自高祖太子少師羽當宋太宗朝以輔翊功賜第京師居再世曾祖虞部員外郎以下葬於河南固家洛陽先生乃大中大夫珣之子也幼具奇質風格高邁年數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理齋

歲有成人度十歲讀詩書能辭賦酌會泉詩曰心中能自固外物豈能遷及長從汝南周子遊遂厭科舉之業其學本於誠意正心體道成德表裏洞徹踰冠應書京師為進士其行已主敬而行恕言有物而行有常及門學者甚眾德尤著者若謝良佐楊時呂大忠呂太臨呂大鈞張繹尹焞范祖禹至於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雖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尚友居官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召對從容炯然觀其志在天下國家生民物理與常人志功名者迥別昔孟子傳聖人之道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悻七然見於

其面去則寤日之力明道先生却是如此當仁宗朝初主簿鄆

縣民服之再主簿上元民甚信之為令晉城民以事誣官者必

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急難相恤

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兼行召問入對曰使臣拾遺補闕權贊朝廷則可使臣振拾

臣下長短以沽且名則不能神宗數嘆以為得體王安石執政

宋史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二

理齋

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嘗曰楊已矜衆吾所不為承旨赴中堂議事先生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如使僥倖小有成事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况非朝廷之福上令諸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獨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屬善談其溫良之度劉立之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是矣上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言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言嘗勸

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借與安石新法不合尋求外補不許遂闔門待罪命除監司差京西路提點刑獄上章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乞允前奏且賜降責累請得罷既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時為首者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任臺諫後未肯盡力職事孰知筦庫之細莫不盡心屢平重獄得不死者甚衆會曹村等處隄決曰一曹村決京師可虞況其他乎命引細繩以澆水口水方奔注引大繩以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三 理齋

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橫入水口事有濟衆以為至誠所致自是求監局以便奉養得罷歸洛從容親庭通明經學勸善不倦從講者盈門人皆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後堽見軫翼詔求直言先生應召論事甚切執政屢進擬神宗不許既而手批於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數月除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等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顯陛下早已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青路

時有論列皆詞意忠厚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任官要津而小人斷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人而已疏奏不納先生竟歸蓋其為治專尚寬厚以興學立教為先而民則風動盜息而無焚舟之虞賦均而無艱輸之苦當早通水利以興禾苗及澇計戶口而相賑貸鄰邑訟者訴府乞先生解借扶溝地甲經畫溝洫之法未嘗興而去官矣先生亦曰吾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及政除悉議即不踰月罷去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餘去之日不令人知老釋數百追及境上瞻望涕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四 理齋

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雖居卑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上與長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赴闕以疾終年五十四歲端凝端本皆其子也先生有重望淪屬卑冗聞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痛傷流涕為之太息葬伊川祖塋文彥博未發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若瑞日祥雲和風甘雨胸懷洞然徹視無間其庭草盆魚欲視萬物自得之意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反之吾身而自足卓然之見惟主於誠及其致道也惟一蓋以斯文為已任辯異端息邪說使聖

人之道燦然復明於世。君子曰：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愚復何言焉。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純。崇祐元年，封河內伯。從祀。元至順元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程子。大清康熙九年，詔賜後裔世襲博士一員。

###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程，名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學本於誠。道歸孔孟。年十四，與兄師事濂溪周子。年十八，上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游大梁，學胡翼之，主教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說諸生，得先生卷，有曰：學以至聖人之道，遂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五

理齋

大驚。呂希哲師之，既而四方從遊之士日衆。楊時游酢見先生，先生瞑目，二子立侍久之。頤曰：二子猶在乎，日暮矣。姑就舍，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年二十四舉進士，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年四十六，當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等上其行義於朝，疏畧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宜擢以不次。又胡文定疏畧曰：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言行相顧，仁義在躬，若用斯人，必當勸講，以養聖德，為天下福。又謂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格言，至論所以治平天下之道，十有一

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辭未得謝，赴京命修定學制。先生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時王巖叟奏云：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陛下

加所以待之七禮，擇所以處之七方，使高賢得為蓋用，四方俊乂，翹首望風，除秘書省校書郎，復辭。王巖叟又言：賜京官足見優賢之功深，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及召對為崇政殿說書，辭不獲，上奏經筵三事：一以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一以內侍宜選老成厚重之人，勿使侈靡接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六

理齋

於耳目，一以隨事規諫，仍令講官坐講，以養崇儒重道之心。又曰：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說，而不知尊君之道。且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又曰：若言可行，敢不誌誠。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受命。四月，例以暑月罷講。先生奏太后曰：輔導幼主，不宜踈畧。五月，許國子監修例，更訂數十條。六月，上疏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可以涇養薰陶，成就聖德。若閒日，若待暑，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輪日入侍，上亦不得舒泰悅懽。仍選儒術家十一二人，第三人侍上習業。太后時一臨之，省察

主上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言入談道德出領訟訟非用人之體辭不受元祐二年乞太后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德次第嘗聞上在宮中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先生以天下自任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時有諛議者以為經進陳說僭橫志分請放田里蘇軾尤深疾之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呂公著范太史朱光庭皆言請復勸講有補聖明先生既就職上既乞歸至再疏不報五年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三月三省進呈復起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蘇軾進曰願入朝恐不肯靜

大宋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七

理齋

太后然之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范祖禹言願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耶乞召勸講不聽紹聖間人皆以為其姪與邢恕謗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遂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削籍實涪州編管元符中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赦復宣德郎從便居住遂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調告欲遷延為尋醫言門人尹焯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崇寧元年追貶所復宣

者謂因奸黨論薦得官先生遷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於是授易傳於尹焯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著書之行於世者雖曰易傳春秋傳而門弟子皆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世稱為伊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橫渠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洵未或過也宋紹興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實慶元年詔求四世孫源為

大宋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八

理齋

籍田令元至順元年進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程子大清康熙九年詔賜後裔世襲博士

楊子列傳

先儒楊子姓楊名時字中立宋之南劍人也碩德重望所尚正學熙寧九年舉進士第聞河南二程夫子講孔孟絕學於鹿野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文師事伊川於洛年逾四十伊川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杜門不仕者十年後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

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先公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始曰龜山先生張備言於蔡京上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徽宗宣和初乃召為秘書郎先生言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事著在今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

木底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九 理齋

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其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上首肯之五年除邇英殿說書上欽宗疏言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擢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命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先生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上曰無以

逾御遂兼國子祭酒先生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事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固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變亂祖宗法度著為邪說以敗壞學者耳目心術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像明詔中外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惑疏上詔罷配饗降居從祀之列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疏於是中丞陳過庭

木底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十 理齋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先生乃罷先生祭酒詔改給事中先生力辭靖康元年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人心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建炎二年遂兼侍講先生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從之者甚衆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所著有三經義辨龜山文集語錄卒年八十三諡曰文靖明弘治九年贈將樂伯詔從祀嘉靖



九年稱先儒楊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楊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宋之崇安人也淵之子哲宗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上稱善擢為第三授太學博士是不躡權貴然蔡京惡其異已坐除名大觀末會張商英相始復官召入對言賢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取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於帝上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

欽定四庫全書

先儒列傳下

七

卷六

中書舍人高宗即位召為給事中上書侍郎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保國恤民為先謂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遷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顧人主之志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致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先生謝居旬日再見以疾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先生言春秋經世

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此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莫若潛心

聖二帝善之命兼侍講專講春秋習益目為黨魁在瑣闥宜先去之會呂頤浩薦知紹興府頤浩又請以殊勝非代已都督上從之先生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廢江勝非恐誤大計遂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先生復持錄黃不下曰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曰安國屢召不應不至今始造朝又有數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求微罪而去耶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紹興

欽定四庫全書

先儒列傳下

七

卷六

七年張浚薦之上從之召提舉高壽觀兼侍讀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明道之學乃上疏言二程邵張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仰慕而師尊之及安石蔡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以封爵載在祀典乃詔館閣其遺書羽翼六經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而罷八年先生謂春秋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固潛心二十餘年春秋傳三十卷至是之上謂深得聖

人之旨。詔進寶文閣直學士。命未下而卒。年六十一。賜諡曰文定。子三。曰賓。曰宏。曰憲。先生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遺藜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退。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櫻其心。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朱子曰。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謝良佐曰。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胡子。

羅子列傳

先儒列傳下 三十一 理齊  
木皮遺志卷十六  
先儒羅子。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宋之南劍人也。一云豫章人。幼穎悟。長從吳國華遊。爲博羅主簿。聞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仲素徒步往學。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文公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雖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仲素學。仲素好靜坐。延平退入室中。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嘗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容。延平曰。先生性明而修。

行完而潔。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所以然也。著遵堯錄八卷。卒諡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羅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栻。字敬夫。宋之綿竹人也。魏國忠獻公浚之子。栻之兄。穎悟夙成。聞道甚早。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卽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爲期。初授承務郎。隆興終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孝宗召子栻赴行。遂內贊秘謀。外參庶務。及入奏。帝甚異之。除直秘閣。乾道間。以起居卽除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宰相近習之人。皆憚之。遂知袁州。淳熙初。除秘閣修撰。荆州湖北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諸路。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其坦蕩明白。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繫帶。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輒爲隨順。上嘗言仗義死節之臣難得。對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又謂難得辦事之臣。對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

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及肩輿出，遇曾觀，七舉手欲揖。先生意掩其窓，櫺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約以正禮儀，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其忠君愛國之誠，未嘗一日少忘。病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其樂於聞道，得孔孟之正傳為諸儒首倡。故德日新，業日廣。朱文公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所見者也。亦自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

木原道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十五

理齊

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涑泗言仁錄、希顏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卒年四十。有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文公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宋嘉定八年，謚曰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張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張子。

陸子列傳

先儒陸子，姓陸，名九淵，字子靜，賀之子。九齡之弟，其先媯姓。至齊宣王少子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為氏。通曾孫烈為吳令，遂為吳人。其六世祖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自是為

宋之金谿人也。生而穎異，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與兄自相師友，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教人條析，與朱文公會於鵞湖，辯論多不合。及至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文公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沉痾之病。門人最著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登乾道八年進士。會呂伯恭志同道合，淳熙初授迪功郎。任靖安主簿，調崇安。八年，少師史浩薦其淵源之學，沉醉之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除國子正諸生。叩請感發，良多。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同志景從僚友信服。十一年，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冬，得旨主管台

木原道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十六

理齊

州崇道觀。既歸，四方學者數百從容講道。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谿有山形若象，先生登而樂之，結廬其上，詠歌怡愉。名曰精舍。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十六年，光宗嗣位，詔知荆門軍。轉宣教郎。復轉奉議郎。享年五十有四而疾。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於荆門。吏民哭奠，文憲衢中歸，沿途吊哭致祭者甚衆。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立祠。或有勸著書者，子靜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先生以身任道為世儒宗。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宋嘉定九年，賜謚曰文安。淳祐二年，旌義門。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

儒陸氏隆慶三年改稱先儒陸子

李子列傳

先儒李子姓李名侗字愿中宋之南劍人也生有異質及長孝友篤謹聞郡人羅仲素遂學往師之仲素好靜坐先生亦靜坐仲素令於靜中求所謂中者先生從學既久於天下理會悟融釋各有條序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仲素甚重之卒業退居山中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凡四十年簞瓢屢空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及門稱為

大成通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十七

理齋

延平先生朱文公從其學見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着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李子

朱子列傳

先儒朱子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為徽之婺源八父松亡從遺言依劉子羽寓閩之崇安晚徙閩之建陽居考亭蓋紫陽山下也幼稟異質穎悟莊重甫能言其父指示以天乃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

卦也劉子初授以孝經一闕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其父病且亟屬之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就學焉年十八歲適紹興十八年舉進士第為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愿中學於羅仲素得伊洛之正遂獨步往從之故其學既博求之六經復交當世有識之士卓然以道自任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之於二十九年召監潭州南嶽廟不至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

大成通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十六

理齋

失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為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又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以為武學博士應詔入對言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致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後又與洪适論不合罷歸淳熙初然知政事陳俊卿知樞密院事劉琪薦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

不至發樞密事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嘉安貧守道廉退可  
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操行耿介除  
秘書郎先生謂改官之命所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  
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  
遂改主管武彙山冲佑觀左僕射史浩復薦知南康軍再辭不  
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  
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上疏以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  
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

大宋通志卷十不

先儒列傳下

十九

理齋

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諍臣失職所親密者二三近習之臣上  
蓋恐陛下之心志下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臣恐必  
至之憂近在朝夕上讀之大怒諭參知政事趙雄令分析雄言  
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九年浙東大饑右丞相王淮薦為行社倉法於諸  
路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缺凡七事上深納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  
其征及至則米已湊集遂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從

所至人不及知凡政有不便於民悉釐革之其和法於乾道  
四年民艱食先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米於倉  
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欵散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  
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收糶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  
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人為一甲每甲  
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  
士與有穢糧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  
與不願也者開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大宋通志卷十不

先儒列傳下

二十

理齋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貧之其以溫惡不實選者有罰以貶行於  
諸路有短之者謂其殊於為政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直  
徽猷閣九年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先生按得其實  
而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戚時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  
先生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先生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  
已奪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乞奉祀淮能盡心事上惟  
以仲友之故怨先生欲沮之於是禁道學十五年王淮罷右丞  
相周必大薦之以江西提刑詔先生曰正心誠意之論上

所厭聞慎勿復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君乎及入對首言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天理人欲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事所欲為無不知志矣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觀也死王林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先生曰小入無才安能動人主上除喜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辭不與先生不合遂奏喜本無學術徒竊張程之緒餘妄希孔孟

宋史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二

理齋

學者為黨乃出粟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既歸即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翰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簿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乃以私閣修撰奉祀十六年著大學章句或問成光宗紹熙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命知潭州紹熙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喜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

宋史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三

理齋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喜說也自後每讀必問喜說如何至是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首薦喜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在道聞泰安宮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以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宦者次言帝王之學次言湖南財計言湖北給人侵擾事寧宗即位每延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以平日論著坦明可舉行者講畢右可以開益帝德者聲竭無  
隱上亦虛心嘉納至是以右正言黃度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  
事其畧一曰闕有旨修葺東宮為屋幾數千百間外議皆為陛  
下意在速成恐畿內百姓當饑寒流離之際或至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二曰壽皇定省之禮泛然而往泛然而歸上皇聞之必  
以為此從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不肯見  
宜矣三曰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獨  
斷正使獨斷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竊柄四曰  
殯宮之卜不廣詢以求吉也不為壽皇魄體安寧之慮疏入韓

本朝通志卷十本

沈胄傳下

重

聖齋

沈胄大怒使僕人裝冠帶詣家大儒蔽於帝前因乘間言壽皇  
濶不可用上方倚任沈胄乃出御批云惘卿耆艾恐難立講已  
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  
政不許越二日沈胄使其弟無附內都付先生先生奏謝遂行中  
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黃紙起居即劉光祖吏部侍郎孫逢吉登  
聞鼓院游仲鴻等文章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  
黃文因侍講問逐壽之驟上曰始除嘉經遂耳今乃事七欲與  
聞文力辯其故上不聽先生自登第五十年來歷仕四朝任於  
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道之

難行也如此然急於致君知無不言也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  
去沈胄益無所忌憚矣居家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義不容默  
當慶元初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  
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不聽蔡元定請以  
著決之遇遯之同人遂默然取憂焚之力辭職名詔乃充秘閣  
修撰時諫臺胄所引洵七爭欲以先生為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  
能異紘不悅及為監察御史銳然擊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  
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進先生語孟之說以自售自是以追

本朝通志卷十本

沈胄傳下

重

聖齋

論程伊川得為御史紘以疏章校之遂誣以十罪乞褫職罷祠  
其徒蔡元定佐以為妖迄送別州管編詔遂落職罷祠實處士  
元定於道州余嘉欲上書甚言之參知政事謝深甫抵其書於  
地事乃止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  
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異儒者更名他  
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  
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之笑而不答癸丑革改大學誠意章此絕  
筆也年七十一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  
山生子曰在為工部侍郎所著有月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

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辭正韓文考異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燾張洽陳淳廖德明黃灝蔡元定蔡沈輔廣任希彛徐子融余正叔方賓王諸人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私蘊先生一人而已嘗自言曰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已較著者二人而止

木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五

五

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衆以為知言宋嘉定二年贈實謨閣學士謚曰文寶慶三年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弘治十三年祭其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嘉靖九年稱先儒朱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朱子我

清受命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

呂子列傳

先儒呂子姓呂名祖謙字伯恭其先宋之東萊人疊簡五世孫

也四世祖希哲從程伊川遊以儒行名於世自其祖好問始居

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淵源文獻之傳先生以穎悟之資為時

推重學以關洛為宗少狷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之言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

友張栻朱文公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岸朱文公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舉隆興元

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淳熙間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既卧

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

有五以疾請祠歸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

木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五

五

詩說圖範官箴辭志錄皇朝文鑑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宋嘉定九年謚曰成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呂子

真子列傳

先儒真子性真名德秀字希元宋之浦城人也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五年授直學士院七年為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遂力請外八年為江京計度轉運副使時朝辭上五事十五年兼宮教



復知潭州十七年召還入對勸上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上嘉納之命兼侍讀尋直學士院為禮部侍郎理宗瑞平元年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召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復召進講大學衍義時政多所論建二年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上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逾旬疾亟冠帶起坐而卒上震悼輟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葬今浦城之南孝第里累知大郡惠政畢舉歷官所至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

朱子傳

先儒列傳下

五

聖賢

蔡子列傳

先儒蔡子姓蔡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宋之建陽人也少異質博通六經躬行實踐受業於朱文公其家學淵源得自周邵張程所傳黃瑞節稱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是也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述先生洪範之數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先生不肯就李士英曰仰觀俯察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世稱為九峯先生諡曰文正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

朱子傳

先儒列傳下

五

聖賢

許子列傳

先儒許子姓許名衡字仲平宋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從學校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遭世亂避難徂徠山得王弼易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枹城姚樞得程子易傳朱子四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者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人從者寢盛。嘗曰。進學之序。當自小學入。宋理宗寶祐三年。元世祖徵為京兆提學。景定元年。元世祖同賓。甄召至開平。定內外官制。元世祖中統二年。為侍講學士。又為太子太保。辭不拜。元世祖至元二年。命議中書省事。辭不許。遂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至元四年。謝病還。懷孟。至元七年。召為中書左丞。議必正言。與阿合馬不合。遂固辭。不許。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害國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乃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於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衛

大元通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五

薛

開命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為齊長。時所選弟子皆幼。教以進退。應對。揖讓。拜跪。少暇。即習禮。或書。或算。或射。或投壺。久之。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至元十年。乞罷。許之。十五年。領太史院事。十七年。以疾致仕。十八年卒。年七十二。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進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許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許子。

薛子列傳

先儒薛子。姓薛。名瑄。字德温。明晉之河津人也。生而體貌清奇。

五職露如水晶。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其學一本於此。以復性為事。以居敬為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學貴踐履。言動有禮。由鄉貢第一舉。未幾。樂辛丑進士。宣德二年。為監察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之。欲識一面。乃曰。某忝科。効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中得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後除山東提學。正統中。王振以擢大理寺丞。不謝。竟繫獄。猶讀易。不置也。時石亨請勅與歸。教授鄉里。先生引許衡故事。不受。正統末。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五年。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正直自守。

大元通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三十

薛

為王文公英稱之。天順初。累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授左侍郎。致仕而歸。中途。極其高風介節。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眾每以聖賢為師。愧亡以復性為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間詩集。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為薛夫子。楊廉。日本朝理學。自文清始。卒贈吏部尚書。賜諡文清。弘治五年。祀於鄉。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薛子。

陳子列傳

先儒陳子姓陳名憲章字公甫明粵之廣州新會人也。穎悟總

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聞江右瑞君吳康

齊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遂棄其學而學焉。築室曰陽春。以明心

為務。成化二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

覽之大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

倫。檢討莊景章。皆樂與之遊。既歸。四方從學者踵至。五年。復上

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師。

不就。試憲行乞終養。十八年。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

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

讀。然未知入處。北歸。白沙坐小廬。山七年。杜門不出。自靠書籍

尋之。志寢忘憂。如是者亦累年。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

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胎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

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煥然自信。曰

作聖之功。其在茲乎。美麟稱爲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其議論

爲之悚動。卽解綬歸。執弟子禮。且旣薦。宜任內閣。然大政旣歸

肖。白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啟焉。嗚呼。我烈節智李承箕輩。皆

正面焉。辭侃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其爲飛鳥躍

之。幾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空賢之高論。益深造自

之。幾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空賢之高論。益深造自

得者也。萬曆十二年。採廷議。始從祀。稱先儒陳子。

###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饒之餘干處士也。幼有大志。

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

於崇仁里第。徒步往從之。遊。以記誦詞章爲不足成事。一以求

道爲心。專用心於內學。以主忠信爲主。以求放心。爲要。謂聖

學成始成。終在於一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未嘗少違對妻

子。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樂踰卽。三年不入寢室。家至貧。鶴衣單

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聚

徒講誦語學。則曰。爲已。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推尊二程子。

朱子。以爲得其正傳。爲提學。令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其泮。養旣至。則天理自明。窮理

旣精。則本心愈安。孤風逸韻。扶持名教。不小。卒年五十一歲。所

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羅欽順曰。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

做成。蓋所謂身有之。故居業錄中。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楊廉曰。

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敬軒讀書錄。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

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 王子列傳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名守仁，字伯安，明越之紹興府餘姚縣人也。華之子，文章氣節一時推重。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即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謂必求得於心。雖至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弘治十二年舉進士，十三年授刑部主事。十四年奉命直隸淮安等府，審決重囚，獄得其平。十五年告病回籍。十七年詔改授兵部主事，上疏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正德二年，值中官劉瑾亂政，上言論貴州龍場驛七歪五年陞廬陵縣令，復授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驗封司主事，陞吏部文選司員外。七年陞吏部考功司郎中。八年陞太僕寺少卿。大庾通志卷十末 此儒列傳下 壬午

九年陞鴻臚寺正卿，自廬陵來，歷官勤慎，諫言不輟。至是乞歸，凡數上言，不許。十一年除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上言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不許。到任屢平劇寇。十三年倡義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督兵與戰，江西平。詔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仍廢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乞免陞廕，不許。及平茶寮賊，勸業益隆。凡為中丞，數十上言，大有益於社稷民生。嘉靖改元，丁憂，服闋，追錄平宸濠功，遣官錫以金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辭不允。六年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七年征岑猛，黨靖田州。平八寨。八年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寧卒。年五十八歲。

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體驗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嘗秉鉞建勳，勒券示報，其豐功大業，與學問氣節並隆。生平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於世。初計聞於朝，忌者媒誣，遂削去世襲伯爵。隆慶初復之，諡曰文成。廷臣屢疏於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大庾通志卷十末 此儒列傳下 壬午 十六卷終



甚矣立言之難也非立言之難乃知言者之難耳苟得其人雖  
 邇言孺歌比皆為名理苟非其人即亦文綠字總成疑團故立言  
 者代不乏人而知言者曠世不一見焉非立言易而知言者難  
 乎夫自古立言者莫衆於宋人蓋自秦灰而後惟有董子天人  
 一對以孤立寡和而止六經幾至漸滅者千有餘年迨至有宋  
 天厭晦蒙濛濛洛踵起昭然揭吾道於中天而六經始明然後群  
 議錯出不無異同向得一知言者以折衷之孰非六經之鼓吹  
 乎乃論者遂曰宋儒窮經而經滅嗟夫不以章六經者為宋  
 儒功而以一二紛紜者為宋儒罪斯言流於世於偽學之禁必  
 令萬古如長夜而後可其悠悠之口誰復能辨之者茲有成紀  
 楊氏憲伯者本魯然深賦搜羅前後先儒之言而甄正之條分縷  
 析字節句比釋疑似於毫芒辨殊途於同歸使前賢之於周情  
 孔思不致星沉不耀後儒之於堯仁舜哲得幸新蓋有傳其思  
 也深故其取材也博其慮也遠故其析義也精宋儒固羽翼六  
 經而憲伯又羽翼宋儒苦心哉知言乎當與守先待後之功並  
 垂不朽者也然尚有所幸者固博學以聚之矣亦能斬盡膏肓

軍乃直入觀其學深有得於友約之說後之希仰聖學者其紀

乎哉 昔

康熙丁未孟秋之吉

前進士中憲大夫整飭昌平兵巡莫北山西按察司副使通家

春生關中九十老人冠慎頓首拜撰



理齋說要節要序

吾儒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是而已自尚文詞而性命之  
 學如參辰矣吾夫子垂統立宗一堂商定而後獨孟氏得其傳  
 相間有年濂洛關閩遞承其緒衍及近世理學家藹而濟已得  
 分孔庭片席者僅四人然自公甫心悟而外觀文清公讀書錄  
 胡敬齋居業錄王伯安傳習錄皆能行周程之緒而接孔子之  
 統者也即其中從復性為學以明心為務或曰為己或曰志聖  
 願為己則明心復性志於聖矣理雖一而學即無歧趨此其間  
 存養省察隨歷究竟之功各自心悟而未嘗立一言以垂示後  
 起千百年來兼總條貫獨得正理而倡為模範者吾於隴上得  
 一人焉理齋楊氏是已何以見之以其學見之學為何理齋說

要節要其槩也斯集以盡性為務其云窮理以為入門立志以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誠百世不易之論也誰能言之至此哉人謂心得者忘言吾謂心得者不可無言人謂言之者未必心得吾謂會其理正其趨而始能見之於言也後之能學者問之楊氏求之楊氏之理齋諸要而了無餘蘊矣 肯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秋仲嘗序今浙西蔣薰題於隴西旅舍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三

聖齋

理齋說要節要序

近者

聖天子臨雍講學非徒以人文華國實欲振興理學一時賢明公卿相與推贊而羽翼之恭時風厲世道人心以理學為騷而己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外一學總不外一心粵自河圖啟秘而先天之理已洩至於帝之精一王之緝熙理學之統在上及成周東遷而理學之統不在上而在下孔子心性之說實理學之大源孟子起而倡之猶之障百川而東之所謂功不在禹下耳雖江都純正近理昌黎遠紹鄒魯要末有

登於理學之林迨理學大起於宋而濂洛關閩上接源泗

之傳未嘗不以聞知自任迨及有明知薛敬軒以復性為本

胡敬齋以居敬為先陳白沙以明心為務王陽明以良知為

體俱能靜證本源然晰理雖其精而立言猶有待如吾鄉理

齋楊先生者志潔行廉著述甚富三十年來究理學之源流

別先儒之譌異晚沐教澤得讀說要節要論篇其所謂窮理

立志存養省察以及擴充實踐存誠主敬者無不極其精切

著明也則知講誦是萬軸而發之適數千言非幾許習靜不

嗜聲華未易有此了悟而垂之書存之言者如是之精而詳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四

理齋

博而約可以為世道人心之先覺及觀為學說要一圖知先生之用心苦而立意更深也濂洛理宗孔孟而以無極加太極以四象言五行是由源以及委者也先生羽翼周子而人心分清濁以為學復本體是即委以窮源者也其相表裏猶之乎河洛圖書也河圖得洛書而其道昭明先生接周子而其道有不易行哉觀其本孔子相近之說而歸功於學天下後世之人即不得乎性之初亦當方返以學之七事不然舍盡心以求盡性其參河無由也至如云某也正其也雜某也雜而復其性某也雜而復其性與子修之吉悖之凶有

合也嗚呼可不重哉可不傳哉先生真理學之功臣其存言著圖大有裨於

聖天子振興之典而世道人心實依賴焉

昔

康熙己酉中秋隴西後學王曆頌首弄題於古槐亭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記

五

理齋

輯著理齋說要啟告



圖開義卦書啟禹疇文字之來源肇諸

天地訓廣虞廷敘詳

孔里格言之著見傳自聖明人心緣是以常貞世道賴斯以砥

柱雖曰道由心悟還思理以言昭試按斯文絕續之關即為

聖學晦明之故昔自

仲尼垂教子與承宗既逢濂洛復興閩關繼統諸儒之行慶從

古無岐

千聖之心傳於今未墜即入門或別量隨安勉之分及入室愈

大慶通志卷十七

理齋記

六

理齋

同終躋誠明之域未始不因求道而能至道未嘗不本聞知

而接見知者也今小子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遂謂

聖賢心法見諸書紀之中益思道德宗風不出語言之外然而

行由悟得悟自知深惟力行不得不專故體認不容不切博

取諸儒之要務列以篇章廣搜歷世之名言備乎考究罔敢

垂張吾道安能另闢儒宗爰茲僭踰之由益切

高明之教

順治三年歲次丙戌仲秋古成紀楊慶謹識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目錄

理齋說要圖 慶著 附慶說一

總論為學初終慶著 附慶說一

述古共一百二十九條 內附慶十條

大成通志卷十七

目錄

七

理齋

理齋說要圖



便是氣質性 氣稟未拘 物欲不蔽

人之氣稟清美則由正 便是天地之性 含有仁禮

信智

全是謂之盡性

同歸誠皆可參天地

便是氣質性 物欲所拘

同歸誠皆可參天地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八

理齋

慶鄙陋雖曰從事於詩書日習聖賢之學卒不能體夫萬一  
遂於暇中會聖賢格言至論之最切者日為觀摩自備遺忘  
輯之為篇而首圖以志之做古人之左圖右書而已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丰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總論為學初終

吾人之學何為而然也。為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也。然散見於萬物為道者。統會於人。即為性。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清濁美惡。又判人之大分。人為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為人提撕。驚覺。切言性者。未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九 理齋

曰。恒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君子之弗性。不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實反之。以學焉。以盡其性。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邵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邪郭。切思。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則孟予之所謂求其放心存其心之兩語。蓋為萬古不易之至教矣。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也。程子曰。仁義禮智信。惟仁足以包之。則其指點夫性。亦深切明著矣。吾夫子一

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為仁之方。此則大聖人之垂教者為然也。迨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說。昭明而盡性之事。雖曰同源共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言矣。大約窮理以為入門。立志以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夫所謂窮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或讀書以講明道理。或作文以晤養性情。或折衷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音舞蹈之際。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一邊工夫耶。若所謂

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人之極致。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居敬以持其志。然所謂居敬者。不為氣奪。則可矣。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塿澆灌。以成之。然先儒以為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學者敬以守之。庶可以擴充而力行矣。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己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去私審理之功。首之以持敬。次之以

未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 理齋

集義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  
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  
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信之篤而行之力。德之全  
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以  
極一言一動之無妄。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不實。友  
身而誠矣。蓋其用功之始。以敬為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  
敬也。音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附論曰。盡性之事的。有本末次第。至於用力之方。則各因其  
不足者。而加勉。則有之。若曰。窮理盡性。取法不一。得力各異。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精說要

十一

理精

某也存仁。某也主敬。某也習靜。某也存誠。予所深思而弗敢  
信焉者也。不觀之朱子乎。其曰。未須理會互相發。且從各項  
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如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  
會。少間自是互相發。則其的準也。

述古

吾人之學。何為而然也。為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  
也。

黃勉齋曰。性者萬物之一原。

朱子曰。物兼生植言。物也有是性。

鄒元標曰。性者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也之  
理也。亦天地民物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也之理  
也。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

然散見於萬物為道者。統會於人即為性。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精說要

十一

理精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又曰。性是箇渾淪  
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饒雙峯曰。子思率性之言。專為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  
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  
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人力之所安排。告旬  
之見是也。

胡雲峯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子思之論。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  
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

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清濁美惡又判入之大分

大字昆妙就大槩說清濁質中之氣美惡氣中之質。性如

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在當天萬物咸都此日耳。蔀屋之

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為隨其所

居而通塞不同。物稟得氣偏這性也隨氣轉了故虎狼之

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

豺獾之報本只是禮上有一點子雖鳩之有別只是智上有一

點子雉之食而呼只是信上有一點子人頭圖象天足方

太極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一

理齋

象地北極在天中央人百會穴在頂日月往來在天之南人

兩眼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人之腎水亦在前此得氣

之正如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皆得氣之偏。

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

性便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故惡

人為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為人提撕驚覺切言性者曰恒

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

天理也

陳北溪曰何以不謂之性而謂之理蓋理只泛言天地間入

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因。有故謂之性。性以賦於我者言。天以公共道理言。天理即仁義禮智四者。

吳義夫曰自散在事物者言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即是一

物各具一太極。自人心得於天者言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

即是萬物統體一太極。然一實萬殊。故曰事理衆理。合萬為

一。故曰天理一理而已。

朱子曰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

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太極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四

理齋

胡雲峯曰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即事以窮理。非空虛無用之

物。所以釋明德至善格物皆曰事理。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是初稟底。質是成道模樣子底。

反謂反之於身。天地之性。以其純粹言。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以理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

之。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墜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馮少墟曰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

義理

無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如皆水也有流而終無所濁有流而未遠濁者有流而遠方濁者清濁雖不同然同一水也

夫君子之弗性不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

曰氣質省文也不然則曰氣質之稟氣質是內根所拘有分數物欲是耳目口鼻外染蔽則全遮而昏

而實友之以學焉

程子曰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善而復其本

譬水之清則性之本善也至於濁了用力敏則疾清用力緩

水火通志卷十七

理賢說要

十五

理齊

則遲清及其清也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濁來換却清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隅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

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

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以盡其性

朱子曰盡不是做工夫謂工夫已至方盡得本然之全體就

行上說又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

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麤無毫髮之不盡也總是知行無

不盡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能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

性存諸中止曰理而發之外則為五德五德亦曰五性○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變化之可以中正而全仁義禮智信

矣

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

王陽明曰以至理之疑聚而言則謂性以其疑聚之主宰而

言則謂心

馮少墟曰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論心之工夫歸之操

水火通志卷十七

理賢說要

十六

理齊

存正得統於孔子處

薛文清曰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

實踐皆自此進

曹月川曰學聖之事主於一心事七都在心上做工夫是入

孔門的大路

王陽明曰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

賢之學聖賢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矣

慶嘗聞之先儒云釋氏言心而吾儒不言心又云孔門皆不

言也惟孟氏言之夫孔門非不言也不狂言也又非自孟氏

言也。前已言之矣。何哉。易坎曰：維心，益曰：惠心，繫曰：洗心，並心。書尚書：人心道心，仲虺以禮制心，盤庚中乃心，有一心，畢命：收放心，同命，格非心，詩：覃厥心，凡者，重言乎心也。至於孔門，心得曰：正心，曰：從心，曰：其心，曰：用心，之類，猶見心有所歸，而非單言心字也。豈同釋氏云爾哉。

荀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邪邪，切思心主於身，性其於心。

仁義禮智性也，合性於知覺有心之名，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生於身而具是理者也。

本義卷十七

理齊說

七

理齊

則孟子之所講求其放心。

或謂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視亂色，口談不

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朱子曰：然。

蘇子瞻曰：入心一息，不可放縱，開散既久，毫髮微事，使自不堪。

堪。

朱子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得便是也。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也。本無去來也。

張南軒曰：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入心之危無可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實精一之而已。

新安陳氏曰：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即所以求仁。學問者，求仁之方也。

朱子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

程伊川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上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慶觀孟子之言，可見矣。于云：仁人心下，即續之以惡指，養桐梓，養小從小，要人爵，故指點以仁熟，隨以學進之。

陸象山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

本義卷十七

理齊說

七

理齊

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渴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為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綠飾之具，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說，豈不甚可嘆哉。

存其心之兩語，益為萬古不易之至教矣。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又曰：存不獨是始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又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又曰：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輔慶源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過矣。

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

朱子曰：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便不能存。

真西山曰：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

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陳潛室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

別有所謂養性工夫。

朱子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

方養得義之性。

仁者本心之全體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之生，又得夫天地生物之心

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惟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

以蔽之曰：仁而已矣。又曰：若是存得仁，自然頭上做着不用

逐事安排。

李延平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

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天理也。

程子曰：義禮智信，惟仁足以包之。則其於性益深，切明著

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

得信，則不能守。此一致之道也。故曰：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

德。

程子曰：五常之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着

仁如何，却包得四者。又却分着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

朱子曰：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

剛隱羞惡辭讓之情，而剛隱則貫四端。

黃勉齋曰：貫字如一箇物，實在四箇物裏面。包字如四箇物

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吾夫子一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為仁之方。此

則大聖人之垂教者為然也。

李愿中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

知所以用心處。為私欲沉天理，是知仁矣。

輔慶源曰：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

楊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

朱子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

人求仁。

迨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說昭明

胡雲峯曰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仁人心也直指出心言

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言

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一身孟子之言視中庸又覺親

切矣

真西山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

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而不可以二

視之也

按孟子曰仁者愛人饒氏謂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下

理齋

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

而蓋性之事雖曰同源共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

言矣大約窮理以為入門

朱子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窮理常不間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程明道曰學者須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立志以定趨向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上立則有根本譬如種木有箇根本

然後培養成就合抱之材

王陽明曰學者先須立志一念為善如種樹然但勿忘勿助  
只當培植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枝葉日茂

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

胡雲峯曰存者操之而不含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

楊成中曰省以審其所妄察以考其所至

林大崖曰存養省察亦要并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

得不存養此心有時而放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

不自知又曰存養就兼動靜不是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擴充實踐以深之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下

理齋

擴謂推廣善端充則滿其本然之量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又

曰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

也

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

誠者為善去惡之實心真實無妄則存矣

朱子曰敬不可混說須是每事上檢點

六所謂窮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

易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是且窮理。物上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朱子曰。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只要硬做便窄狹。又曰。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又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為先。

程子曰。進學在致知。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張南軒曰。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從所見端確為之。此之謂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濟說要

二三

理齊

知常在先可也。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李延平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及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

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程子曰。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有悟處。

朱子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之遠。只在熟與不熟。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濟說要

二四

理齊

或讀書以講明道理。

陳潛室曰。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楊龜山曰。學道者。舍先聖之言。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起而已。

朱子曰。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言。從頭循序。就

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舍多。但要精熟。自然見得意緒。輔慶源曰。學者須是將聖賢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



王陽明曰六經之實具於吾心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字之末。硬比然以為是六經耶。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象數之末。

輔慶源曰讀書若能將聖賢言語切己體察而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只作舊一場話。則只是口耳之學矣。

薛敬軒曰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

或作文以晤養性情。

許謙陽曰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學以充其志而已。

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句比而求字比。而論不於身心體認。則又何益。

馮少墟曰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詞。便是好舉業。

表了凡曰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便污了文趣。蓋心惟公惟。

恕。便不為鄙穢所染。

或折衷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容舞蹈之際。

慶謂規矩準繩禮也。亦有事機之應。以義起者。不謂之禮。不可也。故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則協。若夫聲容之作。所以化氣質養德性。舞踏之事。所以誠進退。明出處也。古人之教。必先良有以哉。

蔡氏曰禮之和即是樂。比之節即是禮。不是截然二物。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又曰持。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天

聖齋

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又曰格物窮理。但須誠意以格之。

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

一邊工夫耶。

尹彥明曰觀聖賢是會通得一件。便於行一件。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皆致知也。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處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又曰知有精蘊。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

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巖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而行。愈有所施行之力。而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之。可至焉耳。

若所謂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

王陽明曰。念。要有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七 聖齋

陸象山曰。後世之言學者。須要各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良心都蒙蔽了。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向。

求造聖人之極致

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陳子翁曰。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張子厚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於世。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又曰。學者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

第一等人才。才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就他才力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

王陽明曰。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其非笑謗。斥以為怪物。即或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為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之具於其外。

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居敬以持其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七 聖齋

志

張南軒曰。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

朱子曰。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

然所謂敬者。不為氣奪則可矣。

朱子曰。氣不從志處。乃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

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堉。澆。灌。以。成。之。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道。養。之。而。已。

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棗。子。中。間。會。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堉。澆。灌。方。得。成。

陸子靜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不。失。本。心。然。此。心。之。良。人。所。共。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久。之。暢。茂。

大成遺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

理齋

條達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并。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然。先。儒。以。為。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

楊中立曰。涵。養。工。夫。實。貫。初。終。始。也。涵。養。既。也。省。察。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學者。故。以。守。之。庶。可。以。擴。充。而。九。行。矣。

朱子曰。學。者。須。虛。心。涵。泳。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

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裁。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又。曰。涵。養。須。用。敬。

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已。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存。養。時。就。有。省。察。工。夫。若。在。初。學。亦。須。各。自。用。力。

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而。已。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為。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又。曰。克。已。固。學。者。之。急。

大成遺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三

理齋

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下。下。分。明。方。於。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主。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便。克。特。法。

曹正夫曰。學。者。之。心。發。於。義。理。者。常。微。而。役。於。形。氣。者。常。察。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四。面。受。敵。是。在。學。者。善。克。之。

朱子曰。克。已。亦。無。別。法。譬。如。孤。軍。特。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尹彥明曰。克。已。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今。人。只。為。事。上。都。要。好。便。沒。下。手。處。

張南軒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甚於數而終不能持於久觀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又曰人之一心天理勝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是於此體認省察又曰天理人欲無硬定界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能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定侵過來

太辰遺志卷十七 理齋 三十 理齋

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謝顯道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即入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予想天下之至入微者莫如風至迅發者莫如雷人能不以小惡為小而為不以小善為小而為之改之惟恐不勇遷之惟恐不速則天

理存而人欲滅如風雷之有益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故賢如伯玉聖如孔子猶曰寡過無大過也

去私容理之功首之以持敬

朱子曰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又曰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却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己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昏時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蓋時息不到然

太辰遺志卷十七 理齋 三十 理齋

後服藥時息到自無病何須服藥若初學則須是工夫到無所不用其極

次之以集義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義就千條萬緒中有條理處說集義猶積善也

朱子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義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主一之謂敬

陳芷漢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上之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似把做圖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

合宜之謂義

輔慶源曰能求其心而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一

理齋

胡雪峯曰路在前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前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則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耳故孟子兼言仁義惟放心章單言仁

朱子曰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致命遂志而已又曰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而為不仁是以為人莫要平克己私既克則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

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黃直卿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顯直方端而無邪曲偏蔽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以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乎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應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一

理齋

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

王陽明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  
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以巧言令色為甚

真西山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一者。若形有大  
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別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  
有是理。天與之也。天地無心。於穆之理。萬古爲新。人惟有形  
氣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初隱之發。而有以挽之。  
則仁不能充。義禮智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  
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因其發而保養扶持去。其所善者。若  
火之然。因而燻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

信之篤而行之力

黃勉齋曰。爲學。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

宋成通志卷十七

理書說要

王忠

理書

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

吾心。而無所虧。

薛文清曰。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

一句。便有益。

尤西川曰。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人讀書。却不行。是

爲侮聖人之言。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輕重。行爲重。

德之全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芥  
之微。以及一言一動之無妄。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

不實。交身而誠矣。

天只是自己檢點過。不是與武友之。及。七身而誠。如外盡

事親之理。而內盡愛敬之實。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下。

王陽明曰。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

其身。

游氏曰。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

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蓋其用功之始。以敬爲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敬也者。

其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宋成通志卷十七

理書說要

三六

聖書

此之謂敬。是誠而後敬也。

龜鶴山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認仁處。多有敬字之義。如四

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

聖學不傳。人多以擊毬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

後。仁字。敬字。誠字。皆得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爲敬最精切。

陳北溪口。主敬之工。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

可無也。

朱子曰。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放下這敬不

得。

十七卷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禮齋節要目錄



學慶著

致知格物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博文約禮慶著

習靜慶著

附錄十七條

天命慶著

道慶著

虞廷十六字慶著

附錄二條

中庸中和慶著

附錄二條

大成通志卷十八

目錄

禮齋

戒懼慎獨慶著

形上形下慶著

元亨利貞慶著

太極慶著

附錄一條

陰陽慶著

附錄三條

動靜慶著

五行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慶著

附錄六條

理氣慶著

附錄二條

心慶著 附錄三條

性慶著

性善慶著

氣質之性慶著

情慶著

才慶著

德慶著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慶著

明德慶著 附錄一

大成通志卷十八

目錄

二

禮齋

明命慶著

至善慶著

仁慶著 附錄三十六條

又慶一條

仁義慶著

仁義禮智 中正附慶著

剛勇慶著

禮樂慶著

存誠慶著

附錄四條

主敬慶著

附錄一條

目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揚 慶有慶齋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學

人生天地間，事功節義在夫遇，窮理盡性本諸學，遇因乎時，學由乎我，遇因乎時，學勉而致之哉，於所可致者而未致焉，譬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曰致之而未得所主焉，譬之適九達之衢而未知所之也，朱子

朱子語類卷十八

理齋節要

理齋

曰：觀夫理之所當然而效法之，又曰：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法之，是之謂主也。學得其主，涵養德性而已矣。德全而性存，則事功節義，本德之所發，性之所見，隨其所遇以致之，又何容心於其間哉。

致知格物

知乃人心之靈，致謂因其已知而推及之，欲其知處無不盡也。

慶按朱子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

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至釋明德，曰：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前二說小

異妙哉。胡雲峯之言曰：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格至也，或曰：極至之謂格，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所以然，如君仁臣忠之類，所當然，如君何故用仁之類。

一物必有一理，格物非謂窮盡天下之理，但能隨事觀理，轉與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二

理齋

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大若小，蓋將無所不知矣。又非止格得一物而萬理通，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更於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麓，蓋將無所不知矣。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朱子曰：格物，荒零碎說，致知，就全體說，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



實只是一理。統明彼即晚此。

若其用工之方，不外朱子所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所以然者，即中庸明善之事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事接物，各一體驗，漸上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體驗去。

陳章甫曰：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

朱子遺書卷十八

理齋語要

三

理齋

極不知回，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

許益之曰：致知力行，並行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心之知。於此一理

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

逐一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以應天下之事矣。

聖人設教，使人不昧自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積之

既久，進之益深，則神明自靈，擴充廣大，而日用動靜之微，以及

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洞徹無遺。則道理之在我者，毫不容間，而

事機之所當為，無不順應。謂知不在於身體力行，而其身體力行又有他道哉。孔子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之謂也。

### 博文約禮

博所以驗諸事，約所以體諸身。孔子之所謂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昭著者，皆然。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故不曰窮理，不曰格物，只曰博文。文之云者，蓋以文字之內，足以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又顯文字之外，足以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朱子曰：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

朱子遺書卷十八

理齋語要

四

理齋

然，人心之固有，秩然而有規，截然而不亂者，皆是。簡束有要，須循其則，是曰約禮。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

息而不存，故不曰約理，只曰約禮。文之云者，使飛於視聽言動

上，皆範於規矩準繩，而持守有節，循行無陋。朱子曰：約禮底工

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知無內外，人已說。朱子所云：內外交

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而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者，是也。如

貫體用知行言。朱子所云：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

以應物而動，皆有常者是也。甚矣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

從前許多博處盡皆受用。

習靜

學者靜以立基以人事言之。循理之謂。真靜從欲之謂。妄動故曰無欲而靜。

王陽明日。循理為樂。剛辭為憂。皆靜也。

程伊川曰。無事靜生。有事應副。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當自提。精勿與。具往。便是工夫。豈以漠然不應事物之本為靜耶。為學工夫。須要靜。是靜事。靜見得然。總只是一箇敬。

大學遺忘卷十八

讀書節要

五

聖賢

賈文宿曰。人生在世。如志之事。常少。不知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亦所不免。况貧賤者乎。人能達此理。而頓受之。則心虛然。無不足矣。

王陽明日。敬也者。非聲色貨利外訪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曾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即靜也。動亦靜也。

或曰。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賈文宿曰。此是氣定。若只知此。來靜。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逐發。仍然妄動矣。惟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當知本性方是

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依然坐者。安得遽謂之靜。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伊川曰。主一者。養動之根。世間一切事。為惟心所造。

袁了凡曰。一毫機械。藏於胸中。則心術壞矣。上天所惡。莫甚於機。吾願學者。已遇事。勿留。未來事。勿想。見在事。勿著。或顯或隱。勿起。愛憎心。

不靜不生

大學遺忘卷十八

讀書節要

六

聖賢

袁了凡曰。掃除外好。掃除一絲私。攝此心。歸七竅。七竅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學者本領也。

不一不達

程伊川曰。心要精一。於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遇事方好。實時也。壞也。

不虛不擴

此本太虛。多欲為障。果能一切嗜好。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無所擾。內自安定。則不虛而自虛矣。

苟得事心之要。雖終日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憚。其為靜也。

入山求靜也。以山也。有時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也。以空也。有時就坐。仍不靜矣。惟靜惟一。惟虛便是事心之道。由是靜以誠身。儉以養德。則盛德存焉。廣業著焉。

陸象山曰。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然則是心也。愈收斂則愈脫灑。愈舒展則愈精微。獲學便須有着力處。既學便須有得力處。學術明則事功不謬矣。學者可不主於靜哉。

人之一心。最虛最靈。若果私欲消除。天理融徹。則無所放失。

東原遺志卷十八

理齋集

七

理齋

自然元氣流行。至於包含無外。省存無間。其於學也。為何如。王陽明曰。爾其時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言其德。而達諸用。

許效忠曰。竊年皓首。手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以漸染。沉迷於利欲中。亦其身逐也。焉不而莫知其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壞。

李九我曰。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聞。無可省處。寧疎母周。寧朴母華。寧簡母緝。要以聚精神於本業。母令他有所分。

天命

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又曰。理之所從出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陳北溪曰。天固是上天。要之即理是也。經書中。凡以主宰言。皆曰帝。以包涵徧覆言。皆曰天。之所以為天。果何為哉。豈蒼也。焉爾矣。實自然之理。流通而我所體焉。不遠者也。

命。謂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己者。然有以理言者。天之所賦於人物者是也。有以氣言者。一謂人之所以天壽窮通者是也。一謂人之氣稟清濁不齊者是也。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

東原遺志卷十八

理齋集

八

理齋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故君子戰兢。兢。朝乾夕惕。盡其人事而已矣。

釋天命者。或曰。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或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者。或曰。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莫非天也。莫非理也。體認者曰。知曰。畏。又有曰。樂。天知命。知天立命。變而通之。善願。誠性。詩崇德不康。皆其証也。

道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難處說得易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礙。學者求道時自是頭項多須從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昔人云世無純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蓋所見者博所取者約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乃為道。不離陰陽然陰陽流行氣也形而下也太虛所涵道也形而上也通稱之為人所共由之路亦為事物當然之理有曰義理之總名合德仁而言之也。有曰性中分派條理合性而言之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

大成道志卷十八

聖齋節要

九

聖齋

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之道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道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誠意之功也。

虞廷十六字

堯授舜只四字舜授禹益以十六字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做工夫處首曰人心道心非有二心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只謂之心而已。但知覺從耳上去便是人心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墜未墜之間。

易流於不好微者難明有時發見夢子便自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精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底工夫即明善即致知惟一有篤行底行持即誠身即誠意精一二字是聖七相傳之學孔子之一貫猶是也在堯舜禹之允執厥中即顏子之擇中得善其來源遠而會歸豈有歧哉。

真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德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行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

大成道志卷十八

聖齋節要

十

聖齋

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饑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欲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釐之間終也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耳。

胡雲峯曰朱子以前多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遏血氣之勇故言人心亦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

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中庸中和

朱子不偏不倚以心論無過不及以事論未發之中七之體也時中之中七之用也中只是恰好底道理為不見得是且古今當然不可變易底故又着箇庸字無中做不出庸來不分二物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德行人做底人七不同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性情天生底人七一班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蓋中和者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也推所自來言之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論學

十一

理齋

易者也

饒仲元曰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

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

中之理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丞養乎

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倪仲弘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

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功用惟在乎主敬而已戒慎恐懼

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

戒懼慎獨

人不皆聖賢故不能盡循其性聖人出而修之因其氣象之不齊而立敬不睹不聞只是在萬事未萌芽處防其不然戒懼恐懼是靜而敬以保守天理惟恐須臾之有間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慎獨是動而敬以檢防人欲惟恐毫釐之有差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惡矣曾子雖言之於大學然只就動處發語未嘗說到前一截工夫若子思先從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至於引用不舉植物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論學

十一

理齋

而曰鳶魚欲人於動處用力是授受真傳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顯得已發之和大本即天命之性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中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上說來體用一源非志道者孰能知之到天地位萬物育便見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見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實有此理自有此事但所歷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主能使一家之父七子七夫七婦七此一家之天地位之婢奴從御生植

畜養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國亦然至於天下不過充  
滿其量而已矣。

形上形下

形上形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是動而可見之時若只說在上  
在下便兩截或問朱子何以形而上下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  
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所以程子謂欄截得分明  
夫理是道也無體故謂不可見得是道物是器也器有體故謂可  
見得是器也屬形迹故不曰氣而曰器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所以為是器之理者乃道也朱子曰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  
便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外別有所謂理如人身是  
器所以能語言動作處便是理也只在器上見得後世理氣之  
說與氣質之性等說皆實本易而互相發明也

元亨利貞

元大也以統亨利貞故曰衆善之長也亨通也謂嘉美之會故  
曰嘉之會也利宜也謂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曰義之和也貞  
正而固也謂實理具備隨在各是故曰事之幹也總之就氣上  
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合理氣而論之亦得以氣論如物之初  
生為元於時為春發達為亨於時為夏成就為利於時為秋飲

藏為貞於時為冬以理論如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  
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成以理氣論如得天之元在我謂之  
仁得天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之貞在  
我謂之知天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百物人非仁義禮  
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然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  
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共成  
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德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

太者通廣其大之名極至也蓋渾沌天地萬物之理極好至善  
便是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只是說  
無中自有此理此理自然至善濂溪恐人將太極認成一箇形  
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  
無為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貫通全體無乎不在而又初無聲臭影  
響之可言也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  
也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  
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  
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易有太極

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朱子理為太極以名義言之也張子性為太極以包涵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論未發便是理已發則為情矣詳而言之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之中萬象森然不可謂之無矣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形與器故曰太極本無極太極之中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趨吉避凶其本則主於靜若是則性焉安焉者得此而已矣復焉執焉者學以得此而已矣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五

理齋

按太極若止以為陰陽陰陽都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又未嘗與陰陽相離正當將同象意思抽開細者又復合而觀之人物本同一理却只是一箇圈子氣稟便有不同遂分開數箇圈子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

陰陽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

朱子曰分一箇着亦得分兩箇着亦得者何也分而言之謂之

二氣便屬二物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所謂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天下事物是也

以理自為理與理形於氣論則對峙底實存兩箇

合而言之只是一氣本無二物朱子曰陰氣流行即為陽氣凝聚即為陰張子曰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程子曰陰陽本無始互相發明周子曰陰根陽根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此陰陽變化也

細論之陰中有陰陽陽中亦有陰陽故曰陰陽變化不窮一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六

理齋

道之變化不窮也人能察於動靜之際則道不遠矣

動靜

動靜氣也所以動靜理也動靜盡太極之體用者也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或曰太極合動靜者以本體之理言也或曰太極有動靜者以流行之氣言也若夫程子見謂動靜無端朱子論其初只以陰靜為太極之本蓋以事言之則有動靜以理言之則主靜為本敬其主靜工夫慶謂未動時敬為之主而義也具方動時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人欲滅而天理存由是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

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學孟子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五行

五行之有氣質，有道存焉。故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朱子所謂質具於地，氣形於天，地一陰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朱子曰：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何以分別地言其大槩。

大庾通志卷十八

經書

十七

經書

土是地之形質。

然以質而論其陰陽，初生之數，本曰水火木金土，陰陽相間，猶東西南北對峙者也。實從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奇無多寡之數而言也。故朱子曰：水木陽也，火金陰也。

按一三五為奇，二四為耦，水金數多，水火數少，數乃陽生陰。

陰生陽之數，此是以數言，不以次第言。

蓋造化本原，只是一箇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根陽，水爻後便陰合而陽盛，故生火。陽根陰，此兩箇是母，不啻水之子，金

者火之子，故錯列左右而生。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故居中，故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按水本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擠而不得遂，故水陰盛。

居右，火本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擠而不得達，故火陽盛。

居左，木則陽之濕氣，寔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

乃陽變，故次火。金則陰之燥氣，寔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

乃陰變，故次水。天地生物，先其輕清，次其重濁。

水火在五行中，最清金木便濁，土更濁。若人之一身，先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

大庾通志卷十八

經書

十八

經書

如此，何嘗有二。

如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陽之一初一盛，與陰之一初一盛而言也。據圖象所穿之畫，謂自陰陽之氣所交而來者也。

水初生之陽，木極盛之陽，火初生之陰，金極盛之陰。

以氣而論，其四時運行之序，本曰：木火土金水，以陰陽相生言。

猶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實本春為少陽，夏為太陽，秋為少陰，冬為太陰，陽動陰靜而為言也。故朱子曰：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蓋木春旺，火夏旺，金秋旺，水冬旺，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惟

夏旺，故生出秋金，以圖象考之，惟火金有貫穿乎土內，可見



矣故曰五行順布四時行焉。

四象八卦全藉上故曰成性存七

如洪範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達子之月為歲首當如此序其實金之終即為水之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宜如前序其實水之終即為木之始昔人云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二言有至理焉不然亦表朱子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之說可也。變故謂初生之序即是相交之序。運行之序即自相生之序。進而以陰陽所生之先後論則先生者為母次生者為子母盛而子釋如曰水陰盛火陽釋金陰釋是以生之先後子木陰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十九 理齋

也。學者希聖達天。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二氣五行具備而太極之蘊。渾全焉。則孔顏之行藏。我亦可學。是書前之易也。夫學亦求盡乎書前之易而已矣。

道之大源出於易。天地人物之道備矣。孔子曰。易有太極。無思也。無為也。又曰。易與天地準。又曰。成性存七。以人之最初。具。有。天。地。之。性。也。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自天下之道。以見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皆聖人崇德廣業之極功。河洛之理。大暢後世。濂溪周子。廣太極之體。曰。無極。盡太極之用。曰。兩儀。四象。八卦。生七。無窮。原始要終。而為圖說。發明太極之奧。以探性源。得孔子之統者也。蓋其博學力行。闡道甚早。濂溪飄流。渾知。光風霽月。天下後世。凡德性學問。中入。濂溪時。敏焉。得而過之。哉。周子之學。於是為大矣。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  
以氣言之。在天所行之運。有五行。其質陰陽而已。  
天亦道中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謂無一不本於天。性道出於天。教亦天叙五典。故中庸開口云云。  
未有五行。只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  
以理言之。在人所得之性。有五常。其實健順而已。

在天之氣有理存焉。在人之性。即天之理。

德順本陰陽之體而言。五常本五行之德而言。朱子於五常之外。益以健順。便在造化上。推原出五行之德。

健順即在人之陰陽。陰陽即在天之健順。至謂剛柔各指其合氣與形而理具者已。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剛柔也。又曰。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欲藏為事。作長為生。欲藏主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大成通志卷十九

理齊節要

二十

理齊

若夫主仁義為首省文也。

分而言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知。土則貫於陰陽之中。故信亦然。仁木義金禮火知水。却無信。然四者實理。是信土為二氣之沖和。信亦沖和而兼健順者也。

仁即春木。其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即夏火。其燦然明。虛不可亂。健之為也。皆用之所以行也。義即秋金。不昧乎可否之宜。知即冬水。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皆體之所以立也。信之體是理。而不易者。從也。信是理。而不易者。順也。

若而言之。非特土與信然也。五行各有陰陽。五常各有健順。仁禮之用。又柔義知之用。又剛。

仁不處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却又。是順。義固從宜。其用則決裂。知固明達。其用則分別。却又。是健。前分論四德。各有體用。此總論四德之用。則前所言。又盡屬體。

朱子曰。五行各具一性。人具五行之理。物亦各具五行之理。只是得其偏者。庸論人具五常之性。當盡五常之德。若夫出入於是。雖曰未能全德。可以節取。其與庶物之別。未甚遠矣。

理氣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二十一

理齊

由程張氣質之性。遂有理氣之說。朱子曰。天地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合。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仁義禮智。皆理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蓋理氣不相離。本無先後之可言。必欲推氣之所從來。而以本原論之。則人物之生。須先有此理。然後有此氣。而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若論其稟賦。則生物之時。是氣至。而後理

有所寓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究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若不同是究其變而言之也吁天之所賦為理氣人之所受為性形人之全是形而不能盡性者何哉

言理不言性言氣不言質省文也。

氣相近如知寒暖饑飽物與人同知覺理若不同如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

心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心者神明之舍。邵子所謂性之邪廉是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

理齋

固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非心之神明乎。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盧玉溪曰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為表裏。虛主理言靈主氣言。

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象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

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慶因為之廣其說曰靈處是心不是性。只是心所具之理情者心之用也。心者又性情之主。所之謂之志。所願謂之欲。所起謂之意。三者善惡公私之不同。於是因省察而用思。因周詳而

有慮知覺則其靈也。敬則其主也。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賢言

心處兼此二者。故哀與敬本心體之所有。見廟與墓而興則應

矣。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

為之文。於是若有若俎豆幣帛之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

如以七孔八毛之肉團為心。則又相去千萬里。即有作主不定。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荒惡之心。此正交

戰之驗也。明道曰有主則實。伊川曰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便

虛。義理主於中。便實。周子曰寂然不動。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

非無所運動之謂也。人心之有寂感。太極之有動靜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二

理齋

性

程子曰自人享受而言謂之性。即理也。又曰天降之謂性。天

降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也。朱子謂人生所得於天之理。

又謂人生所稟天理是箇渾淪底物。慶又補之曰在天謂之理。

在人謂之性。在事又謂之理。黃勉齋曰性者人物所得於天之

理。有美禮知之屬是也。是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

稟之氣或值清濁美惡之不同。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

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或殊。而其所以

為知覺運動者却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體同。而人之有四

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故求其能行之者聖人則盡其性學者則復其性。

性善

孟子剔出善言性之本若氣質之性便不是本心性只是理也無不善蓋天理之初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五峯東坡非性善之說流於告子無善不善了君子不謂性就氣質言性相近就稟受雜乎氣質言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荀子以性為惡其善者偽也皆非也韓子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又謂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二五 理齋

氣質之性

伊川橫渠諸儒皆論氣質之性朱子謂只是此理但在氣質之中一語了微如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但人與物別處雖得其正且通者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稟賦清者明而濁者昏美者粹而惡者雜則有以物欲不蔽而天理勝者有蔽之而人欲勝者若兢業進修則皆可以復其本原之善故曰聖人

可學而至貴不懈於用力也。

情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朱子曰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故仁我禮知未發之謂性至為事物逐着發出來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仁義禮知之發見其實皆情也孟子皆謂之心以心統性情故也因性之善便知情無不善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多謂以常論之情有善惡而孟子論善從本原處論也然情非不善也雜以私欲則惡矣要之聖人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得其正學者則當存心養性得其情可也

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二六

理齋

才

朱子曰稟於氣之謂才也是實質又曰能為之謂才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皆指理義之作用言證則善也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以才之善便見性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揮之至於仁義禮知不可勝用才也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以為有善惡然曰性本平理也無不善才本乎氣也有不齊是才有惡之說或者本氣質而言之也亦猶云氣質之性也

德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或曰：行衆理而得之於心者，或曰：義理之得於己者，或曰：已所獨得之理，總之得於心，與得於己，得於稟受，與得於進修，皆可謂德。不若得之於心，而不失，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得之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得得字，又皆切實而有味。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而心與理為一，斯謂之德。故朱子初作得於身後，改作得於心，氣節之所以遜於德性，不其然哉。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太康遺書卷十人

理齊節要

二十七

理齊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求於不一之善，約會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伊尹得發明也。

明德

朱子謂明德是本心，又謂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統體用，所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者心之寂，明存諸中，靈者心之感，明應諸外，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又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

鑑之照，惟虛靈故不昧，虛靈不昧心也。這是明，惟虛故具衆理，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性也。惟靈故應萬事，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情也。具衆理，應萬事，統性與情也。這是德，然所以應萬事，即其具衆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在昔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彜，在中庸謂之性，本來固有，原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品節漸喪之則，則洗滌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原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少，安能保之使常明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

太康遺書卷十人

理齊節要

二十八

理齊

真見昭融，私欲消志，則本體發見，旨哉吳昭武之謂也。德變者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蓋提撕省察，無一息可間斷，湯之所以日新又新也。

明命

天之明命，即明德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言德則命在其中，故言明德者曰人之所得乎天，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言命則德在其中，故言明命者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

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月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顯明命之所。亦孰非明上德之所。一德也。人皆有之。能得全體之大者。稱峻耳。

至善

至善乃太極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故朱子曰。事理當然之極。則程子曰。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只是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不特理會到極處。須要做到極處。吳臨川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流

木衣道志卷十人

理齋節要

三九

理齋

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上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上聖不必皆自明而誠之。上賢天生之民。莫不有是。則人之所秉之。善宜無不好。但恐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

仁

慶謂太極渾淪之理。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間會具萬有。而綱

領之大者。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同具於性。而仁之道大。乃生物之本。包五常。貫萬善。故雖居五常之中。而為義禮智信。所不能外。是故不可以一言盡之。

朱子曰。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觀書蓋此理。直是難言。盡土下一首。定說便該括不盡。

真西山曰。仁性一半。從古無訓。謂不能得。以一字訓之也。

所以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無所不統。

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無所不通。所以

木衣道志卷十人

理齋節要

三九

理齋

注有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發善之要也。

李愿中曰。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

頃刻停息。斷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昆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

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為為理。惟人獨得之。

恐推別體。詭處未精。於他處便有礙也。

慶覽諸家言仁。謂在天地則怙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

人利物之心。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己。已私復天理。則此心之體

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則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手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謝道淵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言有生之意

又曰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張南軒曰仁者天下之正理以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

朱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

理齋

又曰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謝道顯又曰仁者天之理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

其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由是有謂惟無私欲然後仁無私欲是仁以前事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

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蓋謂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滯而後水始見

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到一體處是仁以後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也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骸夫人豈有破四肢百骸而不重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哉

朱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

理齋

陳北溪曰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與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據其實已如何與物為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聞之內不逞只想像箇中大底氣象

真西山曰手足不仁者非手足自不仁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惡之心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

要在二者之間識仁

朱元晦問曰須體認到純一不雜處方見與物同體氣象李

忘中謂此話却無病

陳北溪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萬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運流行無間便是仁

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從克已復禮做工夫去以到視聽言動一於理

朱子曰克已復禮非仁却須從克已復禮中尋究箇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三

理齋

至於有曰公曰愛曰恕者公乃仁之理亦在仁之前

程子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則物我兼照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朱子曰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

或曰程子人字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人字不同緊要在體字上公是仁之理專言公只空虛說理不見其切於

已朱子曰此說得之

張南軒曰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而愛則仁之用

周子曰愛為仁謂愛為仁心之發

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自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却不見前頭是言仁之端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思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將仁看得全廢了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以仁為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做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四

理齋

恕所以施愛者

朱子曰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施是從這裏流出言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

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不可言盡如此等處極當細看若專以知覺言仁者固不可知覺乃心之靈處

上蔡以知覺言仁知覺是知之發用處惟仁者能兼之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

覺以仁包四者之用言

更有以惻隱言仁者亦不可惻隱是情之動處



李似祖問何以知慥隱為仁之端。楊中立曰：平昔但以孟子之言體究。又曰：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病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疼痛非在色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以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程子曰：心之德者是專言。包四者在中。

黃勉齋曰：義禮知信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者何也。義禮知信。德之一端。而仁則德之全體。是仁為主。以兼統四者。故

大原通志卷十八

理齋書

五

理齋

心德之名。惟仁足以當之也。

胡雲峯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故釋不仁則曰失其本心。釋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

朱子曰：以仁貫通周流於四者之間。義是仁之斷制。禮是仁之節文。知是仁之分別。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斂。冬則生之藏也。程子以五常之仁。譬四德之元是也。

愛之理是偏言。只是一事。

張南軒曰：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

真西山曰：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不涉義禮知信而義者。又是宜之理。禮者。又是恭敬辭讓之理。知者。又是分別是非之理。與愛之理自不相混。

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之則仁是體。惻隱又是用。

朱子曰：仁是未發之愛。是已發之仁。愛之理。仁之體也。愛之發。仁之用也。擴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

慶文謂有以心言者。則心之德是也。

大原通志卷十八

理齋書

五

理齋

如訓克己復禮曰本心之全德。三月不違仁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心而有其德也。仁遠乎哉。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鮮矣。仁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依於仁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有以理言者。則心之德愛之理是也。

如訓若聖與仁。曰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曰無私心而合天理。

有以事言者。則愛之理心之德是也。

如訓殷有三人。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清

忠未仁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求仁得仁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有以功效言者雖未曰愛之理而實即愛之理也

如制必世後仁曰教化洽也為天下得人曰恩惠廣大教化

無窮未有上好仁曰以愛其下

學者須是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箇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恢恣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誠敬不失則萬善從此出矣夫然後濟世利物持此以往又何患事業有不善哉收音跋

本處道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三七

理齊

仁義

先儒謂孔子單言仁至孟子兼言仁義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非孔子之言與夫仁義者是以偏言者言之也然不是於仁字下添出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蓋人性有五孟子多只說仁義是指其大端也以仁包禮如春生夏長是仁義包知如秋收冬藏是義又禮者仁之著或曰仁之餘知者義之歸或曰義之藏而信則無不在也故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仁便包四者禁言仁義又包禮知信黃勉齋曰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流也

仁義禮知

仁義禮知以性之未發者言是指心體之得於天者故云四德得是四者即為德行是四者即為道若合信字便謂之五性或謂之五常或謂之德性亦有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為五常者但仁等言其體君臣等言其用也其實一而已矣孟子只言四端不曰五端只有不信於四者之中却另無信於四者外昔云仁義中正亦猶仁義禮知但變禮知為中正更為有力昔云中正仁義以德之周流於動靜者言一云乃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及謂仁義字當如孟子所云仁義字者中正字當貫於仁義二字中仁者不偏不倚也正者定也平也要之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為四端以周流於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一太極之流行也成已仁成物知皆以行言故先仁學不厭知教不倦仁可以知言故先知孔子知者動仁者靜周子則知為靜仁為動知固是潛伏底道理仁固有安靜底道理然施行却皆有運用之意誠

本處道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三八

理齊

哉陳器之曰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仁為體則知為用知為體則仁為用

知者仁之根抵進學以知為先故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知之體成德以仁為首故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未嘗曰勇做工夫處皆在退靜善夫輔漢卿之言曰勇者仁知之發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發

剛勇

剛屬質勇之體也是堅強意勇屬柔剛之發也是敢為處禮慶源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有剛有柔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

朱子遺志卷十八

理齋

朱子

理齋

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未見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

禮樂

禮見於處已接物動靜語默之際本諸恭敬辭遜而不違乎規矩品節循而行之外足以同人之肌膚饑餓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樂見於擊拊吹噓聲容歌舞之間本諸和順而不違乎中正安恬誠而至之可以養人之耳目而蕩其邪穢亦可以知人之性情而消融其渣滓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州閭鄉黨

統而吉凶軍賓嘉小而升降揖遜之間無不本乎禮樂禮樂所以正人心扶世教若德性志而天理絕則凡運量酬酢盡屬非僻邪淫雖周還於玉帛交錯之文鐘鼓鏗鏘之音終於禮樂判為二物其不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故就人心上說朱子以為禮敬樂和就事理上說程子以為禮序樂和就立教上說沈毅齋以為禮中而樂和也內則十三學樂二十而後學禮以用功言故樂先而禮後孔子立於禮成於樂以得效言故禮先而樂後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可見人必得之於心而後行之於身則身之所行不本於心未可以言禮

朱子遺志卷十八

理齋

朱子

理齋

即未可以名德也敬與其立德之本與

存誠

古訓誠意為誠程子曰誠實理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朱子曰漢以來專以誠意言誠至程子以實理言誠後皆兼誠意之說不觀中庸有以實理言者亦有以誠意言者無妄是四面八方都去得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渾道理無妄聖人也。不欺猶是兩個事物。就人着力去做底說。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曰誠即太極。易曰閑邪存其誠。凡斯言也未有以誠兼善惡者。陳定宇曰君子實於為善固是誠

小人實於為惡亦是誠既曰誠豈有實於為善實於為惡之理哉如曰有之則非誠也幾也通書云誠無為幾善惡是也

無為則善而已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則有為而善惡形矣不是善便是惡存之七道

乃在於此蓋在理只是一箇誠在幾便有誠不誠

以實理言誠即道也惟天理得誠之名以實心言誠即德也必實有是誠然後能實有是德大學誠意是說用工之詳致知格物是下手處自慊是效驗慎獨是地頭中庸誠身言其成功之大天道人道見誠與天為一至誠至聖見誠合表裏貫

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四十一

理齋

至誠以德之存主言至聖以德之發見言

人能使心之所發者實而身之所為者又實則實理全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心實意識也身實誠身也

主敬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謝道顯常惺七法互相發明箇一心於敬處

心只在此不二不三是主一心只在此不東不西是無適慳慳是心不昏昧只此便是敬

程子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與朱子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互相發明箇內外主敬處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可見敬之一字學者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四十一

理齋

十八卷終

理齋說要節要跋

斯集也識寃性與理洞先天探本尋源歎美俱備窮理之細繭  
絲牛毛矣且折衷羣論統一聖直使前聖薪傳炳日星於萬古  
後學修証會源海於一心補經翼傳功非淺渺洵聖修之宗風  
吾儒之正道也捧讀數過莫禁神傾蓋理學一脉始於唐虞之  
授受而大暢於洙泗之傳述迄千年來賴有宋儒傳千載不傳  
之秘繼往開來功不可誣也歎議論愈多則直性愈亂兄傳萬  
有而歸之約於本性上却有所見卓爾一貫直當下丁上無餘  
使虛靈見前一息千古鐘文曰誰說千年道不傳於今一息  
大藏通志卷十上 理齋節要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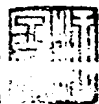


即千年願將精一承先聖肯把支離敲後賢是也我兄正言前  
無古人而後無今人傳世大業允也在茲明道淑人後先共賴  
龍也心切傾簡敢陳狂轄以圖不朽云

理齋說要節要後序

萬類不可以數也而靈於萬物者命之曰人與天地而謂之  
三才第為是火食垂衣而重之歟抑以身備其理而重之歟小  
人不足論矣若夫從事孔子寬衣博帶歸曰儒者第為是通顯  
富貴而謂之歟抑以克盡其道而謂之歟蓋人之從事於道者  
衆矣而能克盡其道果數也歟耶雖歟憲何敢薄天下士哉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鄉憲伯先生吾不敢輕也憲伯非今日  
之士也哉憲伯之貌同憲伯之志不同也志不同而行遂不同  
行不同則今日之人不指為腐即笑為迂嗚呼憲伯自盡其道  
大藏通志卷十上 理齋節要 四

已耳何恆乎人言憲伯所畏者杏壇洙泗未能探其真耳既能  
晰之凡天下遊於聖人之門者誰敢笑吾憲伯若夫以高牙大  
纛拖青紆紫傲吾憲伯而憲伯不知做也憲伯衛吾道而自為  
干櫓授著之言願天下共持干櫓以衛吾道憲伯之心婆矣則  
天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功豈在朱子下嗚呼憲何人也用為  
深慰 昔



大藏通志

順治丁酉八月既望社第汪憲淑度甫頌首題于倚上齋中

大成通志跋

余素未嘗嗜著述切居稽而心  
向往之然自讀書論文而外他  
無所之惟覽名山勝水獲其趣  
不能舍以故登泰岱歷泰寧謁

大成通志跋

至聖名賢廟林見遺趾植物車服

與馬之跡遂懷想而弗適至睹  
諸遺典諸崇尚之制喟然而嘆  
夫古先聖賢之學歷世景仰之  
事如此其至矣逮走西北登華

嶽歷崆峒見岐豐之盛過隴山

于朱圉鳥鼠見治水平土功首  
陽橫渠為文章行懿之所在遂  
玩賞無已猶未也南安之東涉  
渭灘望卦山卦臺輒飲不自

大成通志跋

已于東魯得見

孔夫子遺跡西秦得見文王周公

與夫伏羲遺跡余生平遊覽之  
快事足矣抑亦有未然者余偕  
古吳章子廣王子政興劉子韻

遠諸友榻金城名園以當一場  
佳山水方淑氣滿座詩酒寄興  
偶接南安揚子大成通志一書  
與余友同覽之謂輯孔門言行  
歷代典章而彙為是集也余聽

大成通志跋

三

之曰是矣然泰寧所記古今所  
傳多矣作可也不作可也時尚  
詩狂酒亂未曾留意迨宵起覽  
之彙群典而共為一書是謂集  
大成誰曰不可遂淨几焚香細

心參觀厨人三報饋弗許時已  
午矣見揚子考証論斷間用心  
在聖賢之學與夫帝王崇聖之  
事而欲令天下共遊聖人之宮  
墻也乎然而心之所在尚未盡

大成通志跋

四

是每言學術必歸之治道揚子  
之學體用兼備當不徒令天下  
士共遊聖人之宮墻且令天下  
之農工商賈老少男女共沐浴  
化而干戈不用城門不閉海甸

熙之民物皞之直欲登一世於  
義皇虞周之天也誰謂古聖之  
治統道統不至今存哉余沉酣  
斯志幾數十旬不忍遽舍遂為  
之叙其遊覽之所得並嘆賞之

大成通志跋

五

由願天下有心聖學者毋輕易  
視之則余言之非妄而楊子之  
心庶不負矣

康熙八年蕤賓之月江左社第

楊逢春頓首謹跋



大成通志後序  
粵稽昔子貢云

孔子謂性道不可聞而其可聞者  
則文章也自是而後人視聖賢  
過高而自是為卑則其求至乎

謝序一

六

聖齋

性天者未能多得夫聖人之道  
果徒得之一聞也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蓋亦有其事矣賢社翁  
憲伯楊先生者弱冠應制科與  
賢相執其奮賦求道之心酷似



陸子靜廢寢忘飧天地不能窮  
際之思自後遂廢舉子業慨然  
以斯文自任博極羣書著述甚  
富若

孔孟之心傳諸儒之語錄莫不精

謝序二

七

聖齋

研密究著為大成通志一書嘗  
遊於四方証之賢覽其大槩自  
尊崇

先聖之典以及

先聖賢言之實縷指陳詳加

考証而外瀆著說要節要二冊  
非徒聞乎文章之迹而已也抑  
亦求乎性道之微矣然

孔子之至聖生民未有吾儒誦法  
孔子即以尊崇之禮樂言行之法

謝序三

八

聖齋

則叩之卒莫能應若問性天之  
微每曰雖子貢之賢亦莫能喻  
而不知子貢立言垂教專主於  
悟而不在于聞也先生會悟於  
聖道者已久而其所得即著之篇

其立言良為苦矣真千煉大業  
為不可及矣得不傳孰得不傳  
孰至云有功

聖門自有孔氏之苗裔目睹而敬  
服焉賢不復為之贊矣

謝序四

九

書

告

康熙丁未孟夏之吉

關中通家社弟謝 賢謹序



大求通志後序

業甘量而解從茲於憲伯楷先  
生之門先生日習經史研制藝  
理明者切卷有解於業者化淺  
終先生志情而學廣生至至

報一

即稔笑曾荷至至之訓業而深之  
以為爾小子學和生區務戒生致  
別經書制藝而外學不與之也  
焉一日業例函席先生謹出  
至大求一字不禁掩卷而嘆曰

前百千古後聖年統先聖  
之傳卑其學之宗世道人心  
厥有賴于

尼山一人哉前切為顧焉海志之平焉

業不克應先生遠整笑焉焉

教三

獨在理高於燈塔市一更卜焉  
於地為仁壽山之枕善哉志昭  
心竟敷年於茲之忽玉函歲  
之秋乃節一業之謂之曰曠者之  
願之稱曰之慰焉沙志之平業於

不克應先生曰大哉孔子自古及  
今代以隆其祀其世以崇其志  
謹別岩阿鄙陋之子豈容歎  
一露於其間雖於聖人與之地  
同乎天地豈可出地一而日聖聖

教三

澤昭其象藏時川流默其迹  
令人一理焉志至為王之志至為地  
夫之謂焉世志聖人之為學何若令  
之謂焉世志聖人之為學何若令  
於各史之所載也如統集於一

書之畢備爰乞善名為志弘  
義為迥以見聖法之隆遺聖之  
之無奴也意初正笑以二業之更  
世於世以正乃復索一冊以托業手  
業敬領之其乃解悟而為

教中

之進覽雖淺見未壯傷閑正者  
即一其邇源於年表世亦考祥  
打先矣先儒迄及礼所乐備統  
親亦如神條費之際稽其傳  
皆出正福新大抵聖人所以

且也自先生留正其正不可不  
學也學之聖人非僅以事傳  
自先生至聖子也非僅以事傳  
步傳之業也志先生之少禪  
於及於小子者非淺先生之留

教中

禪於世學人心步傳聖也其  
得  
諸名公大空同聲嘉嘆焉  
焉即命之劉剛氏何公  
以垂不朽適為符梓

臣天子蒙文重學之意欲先生之

願如先生之功偉矣由是

觀之先生憲仰里素藏集七

富志無一能窮理之至也性之

書以至此自功臣門闕字名

卷六

為其也信且嗣是也也

為其俱為信信先生之願畢

遂也業將多以此理之

肯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黃鍾之月門生郭弘業

頓首拜書



卷七

大成通志十八卷 陝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楊慶撰慶有古韻叶音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

己酉據拾歷代制度不盡闕於孔庭其年表世家

列傳大抵剽掇舊文第十七卷爲理齋說要第十

八卷爲理齋節要乃慶講學之書而綴於聖賢之

後總名曰大成通志似亦未安也

# 續高士傳五卷

〔清〕高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遺安草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高士傳

五卷》提要

續高士傳序

建業紀映鍾譔

或謂作史者傳一代之事于世外隱淪寥寥不過數人以為隱淪無益於世黜綴史冊如河海之別溪澗大官之繼水鎔也代不可無亦不必備吾嘗非之古高士莫尚於沮溺丈人諸人彼既無心斯世而其意

續高士傳序 一 遺安草堂

計猶在收羅孔子子路一輩其強力堅忍雖聖人有所不能是伊尹傳說不遇湯武終身耕田版築而已終身沮溺丈人而已而專引以咎士非持論之平也故通人達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忠臣義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天之生之既如此其少仁摩義漸之後或有酷烈則無有也崎嶇光復之餘或有篡竊則無

有也士深自閉匿又如此其固其不幸而為當世隱  
名更不幸而為志乘所載更不幸而為弓旌所物色  
高士之心已不勝苦而鴻飛霞舉超然滅沒殆不知  
幾何人矣史家者流類欲昭大其一代之書至空谷  
希聲勢不得不舉一而漏百豈得已哉作者之闕高  
士之光也高士以巖穴為室廬以鹿豕為妻子以松

續高士傳序

二

遺安草堂

霞為服食以天地為丘墟以清泉白石日出入月盈  
虛為自然之文章不磨之名姓後人緬邈玄風按志  
傳而企想其模楷慨詠咨嗟流風餘韻所謂太上無  
名不可得矣汲汲逸名猶不失為次者乎晉皇甫士  
安輯高士傳千餘年來絕響吾友高雲客淑身修行  
抗志懷古爰采晉宋以來高士著為續傳鑒別精而

義例嚴歷祀一千三百取士一百四十有三重覈實  
也博搜正史貴信也間及文集外紀廣見聞也黜禪  
官懼失實也人數百言名籍行事必賅刪煩就簡也  
係以贊志仰止也贊必四言從古也或傳畧而贊詳  
紀事詠歌廢一不可也首謚志所自也去陶潛薄令  
也世遠道微後先相望遂令唐虞以來沈淪隱匿之

續高士傳序

三

遺安草堂

幽光闡發如在目前覽者處網淪法斲觚稜刊泐之  
時一對此孤迥卓絕之揅谿刻詭激之行何異靡靡  
粗如中隄然華嶽三峯劈天插地有不警心洞目狂  
叫而痛哭哉嗚乎誦詩讀書可以論高子之世矣亦  
可以論皇甫之世矣或曰皇甫之書多齧缺唐桑之  
徒出莊列寓言非必實有其人不若高子斷自典午



簡切而明備讀者更爲興起也予曰高士以無名爲  
名者也古無其人而何嘗無其事強名之以蓄缺庚  
系真高士之太上者矣廟食而俎豆之此其不祧者  
與辛丑十月七日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敘

樵李屠 燠撰

人之自愛其才甚矣人之樂自見其才甚矣愛其才  
宜必樂自見猶應龍之迅天飛神鸞之輝九苞也古  
之高士蘊閣抱奇道希虞夏才匪易矣顧遠引不試  
視當世爲秦越士苴華腴甘作勞耽寂寞豈其性異  
人歟抑無所短長處敏乃善全歟熱於就名類先滄  
敷夫才爲世用用以時行苟不相得大至毀裂輕乃  
損削天球夷玉不以禮南郊薦東序剖而爲雜佩非  
不寶耀也失其質矣百尺之錦衣襪負取祇益爛笑  
故才與時違者寧獨捨攘凌讓畏若探湯卽運當出  
險小康承藉而君子自審不輕投足愛之甚斯見之

續高士傳敘

遺安草堂

難也漢高之世文終文成已入帷幄比肩戶牖趨  
猶所不願况於黃綺子陵語光武曰陛下似差進此  
其不為杖策仲華亦已審矣自晉以來道薄氣衰佐  
命之豪每遜其主功業成就不敢望漢何論三代將  
世實無才人不盡用此其故未可為中智以下者言  
之然則雲客續高士傳託始太康不獨為接踵皇甫

續高士傳敘

二

遺安草堂

矣天地靈異鍾在英傑識量今古揆測躔度權衡君  
相繫之以已汚染之俗誰與廓清卽有異數浮慕無  
取是不可出開創之代人畏湯火或為噢咻歸之如  
流已饗其德孰論繩墨禮樂百年賢主鬱鬱是不可  
出承平之際上下媿安一旦革易賈生所難旅進旅  
退有靦予顏又不可出黃唐既邁吁嗟默默高士有

心復泯其迹彼世之詫盛事慶奇邁者繇君子視之  
皆其文具支離不可與深言者也然則士安得獨自  
高有不得已然者才與時實使之矣顧悔之曰吾為  
耕夫為樵叟漁父不材之木可終天年情歟否歟才  
之大者用不偶時之朕者才不試愛之甚斯見之難  
也而世之人徒以為有所不屑不亦輕於量高士乎

續高士傳敘

三

遺安草堂

雲客之輯書也以傳系人以讚系傳猶易列象爻詩  
陳比與不深言其故俾悟者自察焉其心亦有不得  
已者然矣雲客取舍精揆採覈裁飾唐宋後諸傳簡  
雅入古齊驅遷固第攢文辭具見良史其義例可尋  
者諸敘縷縷發之獨其意有所屬陵藪朝市不可以  
槩余為指其大畧雲客將曰是夫也多言矣

續高士傳序

錢唐胡介撰

才生天地為天地用道備萬物為萬物榮有人焉懷才抱道視天地為蓬廬等萬物于芻狗而曰吾高士也嗟乎世亦何賴有高士哉胡介曰是以論其世也或亦有所不得志于其間者乎五倫人可自盡唯君

續高士傳序

道安草堂

臣之際有得不得焉得則為陶漁為版築甚而為鷹揚五穀世賴有事功不得則為蹈海為鑿坯甚而為叩馬斬祛世賴有風節事功為天地萬物用風節為天地萬物榮君臣之道以事功著君臣之倫以風節存然則不得志于君臣而遂不敢得不忍得焉非外君臣也正以存君臣也吾友高于雲客閩南高士也

天才至性篤于人倫讀晉玄晏先生高士傳而有感

也為傳繼之其文雅馴其事核其義嚴其取予慎其

寓意遠不獨以士之仕也比女子之字仕不得復士

焉即逃于空虛而谿刻詭誕與溺于老莊浮圖而有

託而遁者皆不入焉豈非以所不得者君臣也吾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得自盡焉故所列百四十

續高士傳序

道安草堂

三人中率孝友信義有高世之懷而不詭于行使後

世不敢有潔身亂倫之高士所以存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也不得于君臣而終不敢得焉不忍得焉

亦所以存君臣也此或高于之志與嗟乎以高于之

孝友信義篤于人倫其終得志于君臣之際與否吾

不得而知特窺其閉戶著書而首續高士傳也或亦

有所不得志于中者乎是亦可以論高子之世矣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序

淮南陶 激誤

著書之能前知有二其人膚心未學弗傳也備耳儼目無所指歸亦弗傳也如其人寡欲修潔不為埃壙之所頌譽而又曠然淵然開快心眼于數千百年之上即墮戶守獨不立語言吾亦信其必傳于後無疑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矣予友高子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補衣蔬食塊處蓬室肆力于學不矚不惰取益于友不汎不隘所謂寡欲修潔自全其天者與嘗蕭然窮巷中俗士曾不得至其門而五父之嚮亦無能尋其履屐之迹然則不為埃壙之所頌譽固其宜已計生平著書獨多今年春續高士傳又成攷其全編始晉皇甫士

安斷于有明之穆廟中間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微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事將圖藏之以待異日子雲而階六先生力分俸錢疆其梓行于世高子自謂草野膠固之性與子畧同俾予先爲序之予讀之已而歎曰有是哉高子之弗合于世也自予有知識以來先生長者之所以

續高士傳序

二

遺安草堂

教子弟之所以學其初莫不嘔心帖括異博一第旣售則又仰希榮膺朝夕百謀或左右之與游必相與計須田宅幾何僮妾手指幾何米粟絲帛及貸入金錢幾何促坐指畫語刺刺不少休終身于茲無復遺悔若夫糠粃不贍襁褓不完者踽踽過乎其門則未嘗不目爲慎且恠也今高子生今之時棄今之學卽

生乎前古亦不免爲見肘決踵系樞蓬戶之徒而况承茲末流觸物鉏鋤宜乎寄託鉛槧以全其天夫豈朝夕百謀者所能知也哉烏乎其尤可感歎也已昔宋龔開作傳而于文宋瑞陸君實之事獨詳程克勤作遺民錄而載瀛國公事復援余應詩爲證此皆信史之所不及有事纂述者不能不存其實也高子之

續高士傳序

三

遺安草堂

續是編固各有指歸然而開抉心眼于古之人纖悉畢具俾讀者如見眉髮如聞嘆噫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嘉高子之有而似之也乃爲序之如此

續高士傳序

同里陳日浴撰

古嘉遯君子自重其道不欲詘節以求世知達跡巖  
穴樂生適性以全其真至使世主欲見而不得致致  
亦不能羈以利祿天下所以慕仰其高迨夫政教衰  
道義薄類反以山林釣名往往隨時俯就在朝又不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能卓有所建立故處士取純盜虛聲之說孔子曰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空其難也易曰遯  
之時義大矣哉故或有執志而猶有所待者也或激  
于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或有見于幾先而佯  
狂以自全者也迹之往史誠甚異不同然要之則觀  
乎時之治亂而已夫時之治亂道與為隆汙然古之

君子不惟亂隱治亦隱則又何也夫治安之世致君

澤民迄可以行志而冥然長往此豈非無益治亂之  
數者耶又奚取然而君子則以政化既以平風俗將  
日以淳復吾一出而仕不能少有加異于其時者吾  
猶竊羞之母寧隱也此所以雖治猶隱也亂世文網  
密爵祿為害生之其餌君子知不能行其道而隱也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固矣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善違害也  
近世士朝加印綬夕膏斧鑕計猶且為之非曾不隱  
此莊生所以致嘆於孤豚也智不如鴻遠矣昔者素  
始初元晉業方隆天下士爭以功名自熹皇甫謐以  
明智之才終其身不仕晉不再傳宗藩更入執朝柄  
士大夫牽率就戮苟謐而仕禍亦幾不及其身然何

若逆睹其事豈非所謂有見於幾先者耶余友高子雲客嘗讀謚所作高士傳嘉之因爲之續而首以謚接其傳雲客臧否嚴去取斷凡名入仕籍後掛冠者黜迷溺於黃老佛之學者黜爲其無遠鑒之識而侂得於一試也爲其才不足以濟時行不取法於先聖蓋有托而隱也雖以二陶之賢其最著已以其迹適

高士傳序

三

遺安草堂

有類於是終不得列夫是篇其他則又奚論夫淵明之隱爲晉也使晉不爲宋淵明未必不仕也弘景雖名儒者晚乃溺于服食求仙之事不繫乎時而隱者也此雲客之所以不取也余嘗考經籍志稽康有聖賢高士傳阮孝緒有高隱傳虞業佐宗測劉杳周弘讓亦續有高士傳孫綽有至人高士傳讚不知此觀

家去取與雲客同然否也夫前乎謚與後乎謚作者至多然皆未有其傳傳者惟其謚也今則雲客謚起陶唐迄魏二千年凡九十人雲客起晉至明穆廟一千三百年凡一百四十三人明國史未備今先芻蕘諸家所紀傳者入之尚以待異日自明以上其有散見于傳記非正史所載者附于後

高士傳序

四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總目

卷之一

晉 三十有一人

卷之二

南朝宋 十有一人

南朝齊 八人

南朝梁 七人

南朝陳 一人

續高士傳

一 總目

北朝魏 三人

北朝齊 一人

隋 二人

卷之三

唐 九人

五代後唐 一人

南唐 二人

宋 二十有三

遺安草堂

卷之四

遼 一人

金 六人

元 四人

明 至隆慶二十有二人

卷之五

附見

晉 一人

續高士傳

二 總目

唐 二人

宋 五人

元 四人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晉

皇甫謐

董京

劉兆

夏統

董養

庾袞

譙秀

王尼

虞喜

翟湯

孫畧

瞿研先生

公孫永

孫登

王褒

紀毓

徐苗

范喬

董景道

孟陋

郭文

范宣

許邁

郭翻

公孫厥

戴逵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遵安草堂

劉麟之

皇甫回

索襲

陶淡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遵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一

晉

皇甫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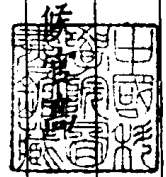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耽玩典籍日忘寢食或有箴其過篤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况命之修短在乎天乎謐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當之官人諷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玄守論答之遂不仕後武帝下詔徵迫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咸寧初又屢詔皆不應迺著論為葬送之制令氣絕之後幅



北撰

巾故衣。蘧蔭累尸。惟齋孝經一卷。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艸。名曰篤終。竟不仕。

男子皇甫不仕于晉躬耕田野以樂堯舜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冥鴻飛千秋獨振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樵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其怒既出則大笑嘗往宜陽山中有作炭人見之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去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不知所終公和無家北山穴處編草被髮以遊寒暑目送

世人默然無語。嗚乎。橋公保耀詔汝。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維陽。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受。著作郎孫楚。穀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止。楚貽書勸之。仕京答以詩。後幾年遁去。莫知所之。于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為文帝所殺。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家貧躬耕。諸生客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致遺者皆不受。嘗有門人為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

威輦何為被髮入雒。一絲兩絲。行歌帶索。咄。孫卿拱之。而作土床詩篇。清風寥廓。

曰。吾德薄。無足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四十

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人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裒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曰。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免之一縣。以為恥。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雒京傾覆。寇盜大盛。裒戀墳壟。不去。為賊所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也。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季。作春秋調人左氏解。公羊穀梁解。詁百餘萬言。嘗有客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有稱其字者。門人怒。止客。兆

而後。步擔俛仰。道高能容。斯文未喪。

聞之趨進客。客既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具述上事，且云：多有所疑。兆舉疑畢，曰：此易解耳。便為辨釋。兆別更立義，客發難，兆不能對。已出門，使門人反之。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客，亦不知姓名。

兆治春秋百萬餘言，何者？客子跨衛叩門，晰義已畢，四座莫諳，尚復能來，芳躅忽存。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記毓

記毓字稚春，濟北廬人也。累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墓所三十餘載。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并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

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濟北之記，衣無常主，毓三十載，摩杪纒樹，不事王侯，何有愁苦，不蓄生徒，以師好古。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以孝友聞，採柰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澗邊，拘蠅蟻以資養。宗族勸之仕，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

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頰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詣雜市藥，會三月上巳，雜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橋，士女如雲，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所市藥，并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耀以文武鹵簿，使妓女服袿襜，炫金翠，統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婦會稽，不知所終。仲御安貧，拘蠅而食，親、勸，駕口張耳塞，何物賈公，金翠相迫，三匝吳兒，廢然無色。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少家貧，晝執鋤，夜則吟誦，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行已純至類。

董養

如此州郡公府辟徵，并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中漈衣，榆棺雜埽，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高密徐卿負耒行篤義，在則趨，仕宦非欲，計吏至臺，輒訪安不，司馬君臣正復不俗。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雒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游太學，升堂而歎，著無化論。

以非之。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明日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董養知幾，長絕干祿，遊於太學，歛厥仰屋，蒼鵞高飛，白鵞偃伏，入山不早，將及吾屬。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父祭高亮，貞正為太宰中郎，齊王芳廢，詔為侍中，持節使雍州，因狎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於是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喬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里邑。元康中，尚書郎王琨薦喬安貧樂道，棲志窟巷，老長彌堅，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顯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率道名諱。

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年七十八卒

范公狎狂傷心受禪今子將車侍疾無倦高棲未染名諱不銜處士之貴道衰乃見

庾衮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衮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桑跪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

卷之一

九

遺安草堂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管賣以養母衮妻荀氏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衮輒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造役之

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屈禮而遣之後攜妻子隱大頭山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有終焉之志將收穫與子岫下山中塗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固窟安陋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庾賢拾橡長幼以班荷斧杖鍤州府之間不降其志不踰其閑免乎斯世而躓于山

董景道

十

遺安草堂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不與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商雒山衣木葉食樹果撫素琴以自娛毒蟲猛獸依繞其旁劉元海劉聰屢徵皆阻蟲獸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以壽終  
文博絕世二劉交起安車蒲輪阻彼虎兕是知偽命在野則止匪惟蒼天神明高士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躬耕山藪。范賁蕭敬作亂。秀避地巖渠。鄉里宗族依憑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眾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一

遺安草堂

譙公潔身。巢許之亞。天屬委路。俗士迴駕。栽皮弁。耕于澤下。八十老翁。負戴不假。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也。兄嘉桓溫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

不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非敢為高也。卒以壽終。

少孤絕俗。時或釣弋。獨往獨來。望之莫即。宣武企歎。聞而引疾。懼彼數奇。盜名高逸。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寓居雒陽。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與潁川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二

遺安草堂

苗遠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雒陽令曹攄解之。攄等不允。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為荊州。遇之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牛一頭。無居宅。惟畜露車。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

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億矣。孝孫滄海橫流。東瀛不屈。避地荊州。有車一輛。有牛一頭。王澄既死。壞車烹牛。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雒陽。陟步擔入餘杭大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三

遵安草堂

辟山倚木樹間。苦覆其上。亦無壁障。獨居十餘年。恒著麻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菘麥。採竹葉木實以自供。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王導聞文名。迎置西園。朝士咸往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躡躡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繇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後徙歸臨安。結廬山中。不復語。惟舉手指麾。以宣其意。未幾卒。

文舉嘉遁。山棲木食。與獸無怖。于人則匿。嗟彼朝士。迎觀狂惑。蓬戶朱門。道惟不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獨立操行。高尚邈世。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州郡察舉公車。徵拜皆不就。邑人賀循為司空。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四

遵安草堂

測也。太寧咸初。間累詔以博士。傲騎常侍。徵不起。束修立德。高枕柴門。怡然自足。釋毛詩畧。註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年七十六卒。

喜隱解嶠。立德立言。大禮之使。載道討論。怡然自足。高枕柴門。千頃汪々。風徽若存。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少尚隱遁。躬耕好學。家至貧儉。未嘗入公府。韓伯與同載。誘俱入郡。宣便于



車後趨下。後伯遺宣絹百疋。不受。減至一疋。亦不受。伯裂二丈投之。曰：人寧可使婦無暉耶？宣乃笑而受之。屢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俱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閒居。以誦讀為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五

遺安草堂

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鄰魯。年五十四卒。

宣子純儒。一介弗取。畊田供養。不入城府。世師老莊。裸裎為伍。陳留之野。而若鄰魯。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耕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吏受教。湯既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媿歎焉。庾亮臨江州。束帶躡屐。詣湯。禮甚恭。湯顧而笑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掉頭而入。成帝時。徵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召。固辭老疾。不至。于莊遵父操。不交人物。惟以釣弋為娛。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君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晚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歛薪飲水。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六

遺安草堂

州府禮命公。車徵并不就。

枯木朽株。虛聲之樂。貪餌吞鈎。自物之召。南山荷鋤。北渚罷釣。莊有父風。湯誠德耀。

許邁

許邁。字姍姍。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邁獨恬靜。不慕仕進。時南齊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探其至要。以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于餘杭。懸雷山。父母既終。乃遣婦還家。

遠遊澣嶽。永和二年。移臨安西山中。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告別。莫知所終。邁也。士族。榮名莫誘。結廬中林。以依父母。父母既沒。爰棄彼婦。入于西山。使全其壽。

孫畧

孫畧。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恭孝清約。獨處幽閒之中。容止未嘗傾邪。躬親壅畝。誦詠不廢。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失親。故有窮老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苦之。畧與相接。欣敬逾甚。寒與同衾。食與同器。周贍不倦。會稽虞喜。隱居澣嶽。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司徒何充。蔡謨。先後表薦。并不就。年三十八。卒。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縵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笑。哀聲慷慨。感於左右。笑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絕。有異。莫之測也。

異哉文度。吳之小侯。樂善周急。布衣媿脩。有婦同志。無年延留。何者。老父傷心。慙。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常墾荒田。及以車獵魚。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逼。翼又以翻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卒于家。

武昌郭翻。墾田為食。餘力漁獵。不受世直。吁嗟安西。母復相逼。野人有舟。樞僕來即。

瞿剛先生

瞿剛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剛。因以名焉。大

曰馬桓溫往造之。先生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命伏滔為之銘贊。後卒于山中。

庶表老翁，古之沉冥，石室獨樂，氣寧心亭，遭彼

桓公，命客製銘，遂為世人，強名瞿矧。

###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昌黎九城山谷中，冬衣單布，寢土床，夏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焉。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鄰及見，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豈得與言，數年卒。

鳳兮九城，撫琴自適，腐餐緼袍，與福相惜，見迫鮮卑，毋忘泉石，不言不拜，寧同混跡。

###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好學恬虛，隱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墜，植則不衣食，吟咏岩間，欣然

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鄰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嚴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佯狂，暉送之還平郭，未幾卒。

子陽九十，晦德不荒，披褐至鄰，徘徊侯王，無復語言，聊爾佯狂，一介莫侮，歸死故鄉。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為人好書鼓琴，不樂當世。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武陵王晞聞其善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性益高潔，以禮度自處，斥放逵為非道。晉孝武帝時，累徵郡縣，敦迫不已，逃于吳武丘山，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疏逵超然絕跡，將離風霜之患，請止其召命，帝許之。太元後，再徵，不起，卒。

咄、頌琴幾，辱安道，深處剡中，秉禮娛老，于苑在野，投林自保，會稽內史，風霜縈抱。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志存遁逸不脩儀操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不就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袒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居陽岐在官道斥近人物來往必投其家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以壽終

續高士傳

卷之一  
二十一

遺安草堂

隱居求志卓矣遺民袒褐斟酌事其家尊結廬道旁晉接人倫忘勞甘累良覲日新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游思陰陽之術絕當世交通不應州郡之命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造之經日忘反退而歎曰索公棄人所收收人所棄宅不彌畝忘忽九州形居塵俗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蔑以過之季七十九卒澹謚曰玄居先生

偉祖高學發覆天地嘆悼孤生晉業將墜獨笑獨泣棲心顛頓黔婁莊生詎足擬議

皇甫方回

皇甫方回玄晏先生謚之子也遵父操尚兼有文

續高士傳

卷之一  
二十二

遺安草堂

才永嘉初徵不赴避亂荊州閉門閒居不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史陶侃每造之看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侃既至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玄晏哲胤潔躬高寄士行引重平南相忌抱命見收華夷涕泗詎茲隱名浸為甌餌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容百數。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以居。養一白鹿。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轉逃羅縣。埤山中。莫知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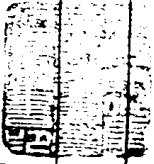
陶公有孫。少不婚宦。讀易寡營。心迹無患。荷衣白鹿。揮手親串。煙駕湖回。亂流絕澗。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三

道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一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南朝宋

郭原平

孔淳之

劉凝之

翟法賜

沈道虔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道安草堂

宗炳

宗彧之

龔祈

朱百年

郢野老人

潁陽漁父

南朝齊

褚伯玉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南朝梁

何點

明僧紹

庾易

沈麟士

孔道徽

阮孝緒

諸葛璩

沈顛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南朝陳

馬樞

北朝魏

眭夸

李謚

鄭修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北朝齊

馮偉

隋

張文詡

楊伯醜

續高士傳卷之二

南朝宋

郭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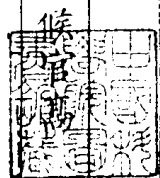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也。傭賃養親不謁官長。父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耨高陽許瑤之罷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舫遺原平不受瑤之自往曰今歲逼寒建安縣好以奉尊上下耳乃受之居宅下濕遠宅為溝宅上種竹春月夜盜其筍者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嘗種瓜歲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竟步從他道貨賣郡舉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餉米百斛



兆撰

固讓不受。元徽元年卒于家。

原平隱梓。懷肉遺親。晚學構冢。助彼凡民。墓田之下。神志悲辛。詎惟高行。結想人倫。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宋高祖誅劉毅。領荊州。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矣。高祖善之。炳妙善琴書。精于言理。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立宅江陵。三湖閒居自休。元嘉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初。屢徵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愛好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疾作。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元嘉中卒。

少文高棲。閒居休適。偕隱人亡。神傷莫釋。廬成衡岳。老疾見迫。悲矣臥遊。隱情蕭索。

孔澹之

孔澹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也。

性好山水。居會稽剡縣。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惟床上有數卷書。除著作郎。太尉參軍。并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澹之。子尚。澹之繫烏羊。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共飲盡。惟日暮而歸。或怪之。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卿不入我郡。何為入我部。澹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七年卒。人外彥深。殘書數卷。田父之禮。俯仰如見。飛沉無心。所至何戀。斯言有道。興觀不倦。

宗或之

宗或之。字叔榮。南陽人也。炳從父弟。少孤好學。真澹過炳。宋高祖受禪。徵辟俱不就。公私餼遺。一無所受。元嘉初。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輒辭疾。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壘畝。何可枉軒冕之容。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卒於家。

宗公真澹。孤潔自好。高名集身。人物傾倒。曰子草菜。軒冕異道。嗟今布衣。攀援無告。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字長年。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子。嚴于陵為人。椎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章堂

非其力不食。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同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之外。則以施人。嘗為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元嘉初。徵秘書郎。不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并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僕楚王。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臣堯舜也。荆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

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盡。後携妻子隱衡山。登高頂。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南郡劉生。萊嚴是師。與婦賣易。以行博施。衡陽十萬。俄頃濟飢。高風盛事。悠々人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舉秀才。除奉朝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章堂

請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年四十二卒。

孟道髫年。拂衣鄉舉。玉山朱霞。標映荆楚。時一賦詩。以吐風緒。世故見塵。嗒然不語。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惟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馬能易



種竹之心于盎鱗樊鳥之間哉終不詘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後不復還家以獸皮結草爲衣不食五穀雖親之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及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如逼以王憲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隕有傷聖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遺事

翟氏傳隱法賜故超辟穀衣皮親故莫要巖石之間歲月空寥巨廬四世互峙孤標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上恣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初怪之久而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則榜船送婦還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遺事

宗守會稽求百年妻饋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比之梁鴻妻云百季隱跡至孝鍾情醉感奇溫悲自心生婦篤其行伉儷相成夫子既沒却米修名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歲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山中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食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常拮拾自給

同。裾者爭。穉道。度則以所得與之。後每事輒云。勿令沈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之。為作衣。并與錢一萬。還盡。分身上衣及錢。供諸兄弟。子無衣者。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元嘉時卒。年八十二。

彼沈居士。裾拾自資。鄉人有偷。交媿其知。釜食複衣。子弟是推。固窳以老。琴書不衰。

郢野老人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郢野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宋衡陽王義季獵于郢。有老人帶苦而耕。王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攸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大王誠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大王賜老夫不偏其私矣。斯食也。弗敢嘗。問其名。不言而退。

郢野隴畝。盤游王公。一老擁耒。陳厥田功。賜食弗嘗。唏吁春風。有心無名。卓犖此翁。

尋陽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道遙渚際。見輕舟凌波而來。舟中漁父。垂綸長嘯。神韻瀟灑。緬異之。問曰。有魚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安所得魚。緬益異之。蹇裳涉水。就而詰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解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先生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澗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枻而去。尋陽漁父。其釣非釣。師彼夷惠。忘憂為道。孫公諷之。仰視而笑。清歌未終。悠然夕照。

南朝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作郡。禮致再三。伯玉為一出。停郡信宿。交數言而去。宋孝建二年。徵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辭疾。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恒居一樓。葬樓所。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絕婦不婚。我聞元璩。剡中滅迹。道親物疎。蟠黃髮。巍然樓居。故人名郡。偶回康車。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宋元嘉中。再舉秀才。辟功曹。不就。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沒虜。南渡江。齊太祖為太傅。辟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領青州。僧紹乏糧。隨之鬱洲。住奔榆山。建元元年。徵正員外郎。不就。太祖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慶

符罷州。僧紹歸江乘。攝山。太祖遺以竹根如意。筓。簪冠。語慶符曰。賢兄高尚。吾即不可接。夢通幽人。固已屢矣。後聞僧紹往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沙門僧遠問曰。天子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辭不獲命。有依戴公故事。耳。遽引去。永明元年。復以國子博士徵。不就。渤海封追伯。聞而歎曰。身彌後而名彌先。其明居士之謂與。竟隱而歿。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齊祖招隱。沾足喜。攝山定林。寤寐伊邇。水石自玩。鑿坏相矢。身後名先。民思其軌。

滅榮緒

滅榮緒。東莞莒人也。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亡。著嫡寢論。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齊太祖為揚州。徵主簿。不至。榮緒悖愛。五經常。謂人曰。管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戒。并有禮敬之儀。柰何孔孟。缺焉。喪墜。于是著

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禮在李釋。興慨減公。奉陳五經。著論尊崇。煥乎玄几。庚子日中。被褐而拜。一畝之宮。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驃騎參軍。不至。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者曰。民

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葉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中。詔徵太子舍人。不就。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復徵。司徒主簿。不起。卒。

幼簡潔躬。伍于麋鹿。臨川下餉。來半百斛。投耒致辭。小人有祿。願保自耕。以介隱福。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吾竊有感焉。人誠不能感地金。致江鯉。固當

用天道。分地利。安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于壁。上將遊名山。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代以家事。刺史安祿王子敬以下。皆贈行。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長嘯

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不顧。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不受。命駕造之。後避去。後子響不告來。奄至。所住。測巾褐對之。終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請陸探微畫測形。與已相對。後送弟喪。還西。留舊宅永業寺。與庾易等往來。講說。隨王子隆命。別駕宗忻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復以司徒主簿徵。不就。卒。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家貧親老仕宦之媒宗公興歎一往莫回廬山  
天半白雲崔嵬逸民續紀老莊自隨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家貧織簾誦書不  
與人物通鄉里稱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  
所著屐曰是卿屐耶即跪而反已鄰人得屐送前  
屐還之曰非卿屐耶笑而着之或勸麟士仕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晤每履吉先吾誠未能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大守孔山士辟不應隱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征  
比張永為吳興請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  
乃往停數月永屈作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  
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冠越客以文冕  
走雖不敏詩附高節蹈東澗爾永乃止昇明建武  
永元中累徵不就守操終老負薪汲水并日而食  
恒慙素几鼓琴遭火燔書數千卷季過八十抄寫

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季八十六卒  
織簾先生志情蠟屐吳興山水往數晨夕老憑  
素几抄書自適銍火青熒皤然典籍

吳苞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善三禮及老莊棲志  
窮谷秉操貞固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授冠黃葛  
巾竹塵尾蔬食三十餘季與劉瓛俱于褚彥回宅  
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也隆昌元年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于蔣  
山南為立館自劉瓛卒學者咸歸之以壽終  
吳苞栖志抱貞守夷葛巾塵尾蔬食蓬累三十  
餘年隱為人師蔣山之南華館參差

孔道徽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也父祐有志行隱四明山太  
守王僧虔引為主簿不屈道徽世其家風守志不  
仕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

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總亦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就。

孔氏三隱。高情如新。祐徽守志。總也。嶙峋。飢驅易動。矧逢要津。美哉堅忍。毋與悔隣。

南朝梁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滯人也。少感家禍。不娶。遨遊人

續高士傳

卷之二

十六

遺安草堂

世不入城府。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取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兄求卒。蔬食不飲酒三年。要帶減半。宋世辟太子洗馬。齊初累徵太子中庶子。并不就。隱居東籬門園。園內有卞望之塚。點植花卉於塚側。每飲必舉酒酌之。豫章王命駕相造。從後門逃去。司徒子良就見法輪寺。遺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又雅有人倫。識鑿既老。娶魯國

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希與婦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踐祚。賜糜皮巾等物。引入華林園。詔徵侍中。辭疾不誦。天監三年卒。年六十八。

點也。通隱。襟情無極。卞令冢傍。花卉紛植。九泉映徹。有酒努力。蕭梁老公。詎累胸臆。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幼至孝。性高峙。與

續高士傳

卷之二

十七

遺安草堂

兒童戲。即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而見父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繇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于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親友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數來詣。孝緒聞其茹管穿籬。遮匿不與相見。常食醬美。問之。云自王家。便吐餐覆醢。所居室惟一鹿床。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卒不敢造。殷芸欲贈以詩。孝緒曰。移舍既異。何必相干。

芸竟止。天監中徵不至。南平元襄王致書要之。孝緒曰：吾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耳。若使磨廢可，驂何以異夫？驥駉終不赴。大同二年卒。著高隱傳凡若干卷。

孝緒弱冠，迹同居士，潔躬不污，慎及甘旨，竹樹鹿床，人遠室邇，富貴詎驕，聊息塵累。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玫，瑯琊陽都人也。少事徵士關康之。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臧榮緒博涉經史，安貧守道，未嘗懷刺。邦宰曳裾府寺，齊建武初，辟議曹從事，不就。陳郡謝朓守東澗，下教餉穀百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勤于誨誘，學者日至。居宅狹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容處之。天監七年卒。

諸葛味道，處約深居，喜愠不見，祛練清虛，誨誘後學，發摘晉書，邦宰府寺，無彼刺裾。

沈顛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事章句，獨處一室，人罕見之。顛從叔勅，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勅就之，送迎不越閭，勅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徵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為鄉里稱。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永元中，徵太子舍人，俱不赴。素不治家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惟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採蓴苴供食，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武康令樂臧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馳書責吳興太守柳惲，惲大慙，表停之。其年卒於家。

高情沈公，簪組莫炫，顯者自傷，貴不如賤，食飽苴蓴，後趨州縣，名士苦辛，急彼陸彥。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博通經史，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墾園為業，嘗出行，見盜菘者，

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對。母問盜誰何。元瑛曰。向者退。畏其媿恥。今啓厥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共稅之。居嘗不入城。閒室之內。如接大賓。見者莫不改容。沛國劉嶽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徵安北參軍。不赴。梁天監中。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年七十卒。

奕、伯珪博通謙退。學圃奉親。淪跡自愛。惠風晨沐。清流夕漑。抱影一室。湛然玄對。

卷之二  
二十  
遺安草堂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生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比長。兄潔為聘妻。尅日成婚。訐聞走匿。事息乃還。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召急。訐掛檄于樹而逃。與族兄歆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常著穀皮巾。被衲衣。遨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家貧苦。隆冬無氈絮。處之晏然。自少

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天監十七年卒。年三十一。  
彥度挂檄。悠、遐風神姿高徹。朗焰林中。與物無競。和而不同。卜築東澗。為樂保終。

劉歆

劉歆。字士光。訐之族兄也。十一歲。讀莊子逍遙篇。問難有情理。及長。亦不娶。博學有文。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辭。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媿于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媿乎。尤愛山水。登高履險。必盡幽遐。人稱其有濟勝之具。早思避世。以母老不忍違離。與訐隱居。求志蓄書籍。相娛。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明年卒。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老夫至門。謂歆曰。子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惜不得久滯一方耳。彈指而去。  
劉歆達生。少希莊叟。長懷避世。迴翔慈母。思許書。高志歆歆。周人無息。取人無苟。

卷之二  
二十一  
遺安草堂



南朝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善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領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將薦于朝侯景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末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

續高士傳

卷之二 二十二

遺安草堂

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嚴公傲帝千載美談固所不廢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陳天嘉元年文帝徵度夫尚書不就鄱陽王臨州為築別室卑辭遣使期必延致樞固辭以疾前後數反乃行既至惡其崇麗于竹林間自營茅茨居焉樞時屬亂離所居屢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太建中卒年六十三

扶風高士范覽羣書精言用舍抗志皇初京口泛宅勾曲隱居白燕翩、逸光蓬廬、

北朝魏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也一名旭少有大度耽志書傳不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致白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頤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幼與崔浩善浩為司徒奏徵夸為

續高士傳

卷之二 二十三

遺安草堂

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迫入都下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他事浩不能發言後酒間投詔書于夸懷夸起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意夸來時乘一騾無兼騎乃以騾內廐中冀相維縻夸聞託鄉人輪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浩歎恨累時他日送夸驢兼遺所乘馬為書謝夸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夸為素服歎曰崔

公既死。誰能相容。年七十五卒。

賅夸大度。美酒千鐘。父沒不仕。願為老農。風標峻絕。出處異蹤。世無崔公。誰能更容。

李謚

李謚。字永和。涿郡人也。博通諸經。周覽百氏。愛樂山水。有絕世之心。以公子徵拜著作郎。推授弟郁。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謚不飲酒。惟以琴書為樂。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絕跡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四

道安草堂

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黃門侍郎甄琛。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奏謚行義。詔遣謁者奉冊謚謚貞靜先生。

公子却掃。萬卷百城。跡惟中踐。樂無外營。躑躅河尹。遺恨李卿。同升未展。心違平生。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雅好經史。隱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皮冠草服。躬耕飲水。屏迹人事。不交世俗。前後州將累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申表薦辟。終不起。

脩隱岐南。蕭然高寄。俛仰時運。遺情天地。力耕獨處。畏茲多事。糾武夫。興慕相致。

北朝齊

馮偉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五

道安草堂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嘉人也。長八尺餘。衣冠甚偉。少從李寶鼎遊。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三十餘年。趙郡王出鎮定州。書幣下辟。縣令身齋至門。辭疾不起。于是王命駕親詣。將發。縣令傍徨。自為整冠履。勤行不得已。乃出。王候門迎。肅分階而上。留止賓館。舉秀才。固辭。王知偉不屈。以禮遣送。歸益自匿。郡守以下。時造其廬。為置羊酒。一無所納。門徒束脩皆不受。耕而食。蠶而衣。藁食瓢飲。不改。

其樂以壽終。

亭：偉節、燁：奇姿、隱形窮巷、寫懷游思、君王夙駕、令宰晨趨、咏歌堯老、葷酏不移。

隋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瑯為令，有書數千卷，教授子姪。文詡博覽文籍，精三禮。隋高祖引致天下碩學之士，文詡時將太學博士房暉遠等推重之。右僕

高士傳

卷之二十六

遺安草堂

射蘇威就與語大悅，勸令仕。文詡固辭策杖東歸。灌園為業，州郡累舉，皆不應。以德化人，鄉黨為移風俗。每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撞几，低徊久之。時人方之閔損原憲焉。年四十卒於家。

河東文詡，早讀父書，遭逢當世，哀：石渠高冥不出，憂道蓬居，白駒流歎，名德若虛。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

徵迫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尔汝之。高祖召與語，不答。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間亦開肆賣卜。國子祭酒何妥詰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是安用鄭玄王弼乎？微申辯答，辭義玄妙，論者以為獨得非常人也。卒隱死。

華山之隱，玩世命駕，公卿朝市，行其笑罵，亦混

高士傳

卷之二十七

遺安草堂

卜筮論易都下，陳義實申，玄言若瀉。

續高士傳卷之二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唐

仲長子光

朱桃椎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秦系

陸羽

崔覲

陸龜蒙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遺安堂

五代後唐

鄭遨

南唐

許堅

毛炳

宋

戚同文

种放

楊璞

李漬

魏野

林逋

高惲 韓退

孔叢

王樵

張愈

松江漁翁

邵雍

杜生

徐中行 子庭筠

蘇雲卿

順昌山人

治笈叟

賈晉薛翁

郭雍

蔡元定 子沆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遺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三

候官高

兆撰

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王績里人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守令聞其名。往謁。輒以瘖瘖。王績投効。還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盡以種黍。釀酒。愛子光真尚。徒與相近。子光以瘖終未與績語。日夕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對飲。顧相得甚。懽也。世稱河渚先生。

河渚先生。以瘖志隱。守默塞兌。肆耕抱蘊。王績

愛之。結鄰與飲。相對忘言。蓮。良醞。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薄絕俗。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鹿幘鹿鞞。逼署鄉正。桃椎委地去。結廬山中。夏裸。冬緝木皮自蔽。嘗織芒屨。置衙上。見者曰。居士屨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聞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

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就與語。不答。睨視而出。士

廉再拜曰。祭酒令我無事治蜀乎。于是簡條目薄。

賦歛。州果大治。後屢遣存問。桃椎輒走。林草自匿

焉。

岩。桃椎道在芒屨。葛細草柔。晝鬻夜作。俾人步蹈。安審共樂。長史蜀政。師其澹泊。

王希夷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

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四十年。頤卒。更居徂徠。喜讀

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不衰。刺史盧齊

卿就謁。問政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言足矣。玄

宗東巡狩。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詔拜國

子博士。固辭。勅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徂徠山中

牧羊。搆冢。蕭然可悲。食華讀易。冷。足怡。有心

我言。不欲勿施。聖人之從。吾與希夷。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也。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語人。朱璟嘗師之。璟當國。致遺束帛。將薦于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與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辭麗不稱。適速咎耳。行冲垢。與之。又辭不已。乃受。未幾。報行冲。以身所蠶。素。曰。元愷義不受。無妄射也。年八十餘卒。

元愷多能。式恭式慎。坊表作瞻。廉隅自峻。美服。續高士傳 卷之三 三 道安車壁

不乘。躬之悔吝。垢救蕭然。體胖德潤。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也。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乾童母卒。盛暑。徒步往吊。比至。乾童以事出。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檄縣令孔慎。就謁。避去。不見。大經遠于易。豫筮。死日。自為誌。而終。

卓然衛君。辭疾北朝。玩易義文。樂志陶姚。道心。

彌堅。生死亦超。作誌示終。息迹逍遙。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辟參軍。不就。隱于泉州州旁。邑。有九日山。多大松。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註老子。彌年不出。未嘗至城門。姜公輔。謫至。見系。窮日。不能去。築室依之。公輔卒。妻子在遠。系葬公輔山下。後東渡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名其山為。續高士傳 卷之三 三 道安車壁

高士峯云。

公緒在南。結廬山北。穴石為研。以註老子。歛。嗟。姜君。一宦謫死。高士峯前。荷插埋爾。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也。貌俊陋。口吃。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不後。上元初。隱若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夕。日黑。

興盡慟笑而歸。時人謂之。今接輿。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著茶經三篇。

茗溪陸叟。今之接輿。慟笑行野。杜門著書。甌犧成癖。日來清虛。作經三篇。載茗一車。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也。以儒自業。耕耨取資。晚偕妻隱南山。分田宅貲財給奴婢各為業。與奴婢約。過其舍則供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為娛。文宗詔訪遺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放。通六經大

義。嘗從湖州刺史張搏游。至饒三日。都無所詣。刺史蔡京就見之。龜蒙不樂。便行。後居松江甫里。論撰雖幽。愛疾痛室。無十日貲。不少輟也。有田數十

陸龜蒙

時過。互為主客。美酒擊鮮。陶然共適。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恒飢。身畚

鍤。蓀刺無休時。或訊其勞。對曰。堯舜儻。禹胼胝。

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嗜茶。置園顧渚山

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潔壺置杯。不復飲。

惡與流俗交。即造門不肯見。時泛舟。齋束書茶。籠

往來江湖間。稱江湖散人。亦稱天隨子。甫里先生

以高士名。不至。軋符中卒。

甫里先生。勞形自悅。幽憂飢餓。作述不輟。晚歲

鄭遨

止酒與俗相絕。江湖之上。浮游鼓枻。

五代後唐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好學敏文辭。唐昭宗

時。見天下已亂。欲攜妻子與俱隱。婦不從。遨乃入

少室山為道士。婦數賣書勸遨還。遨得書則投之。

後聞妻子卒。一慟而止。遨故與李振善。振事梁貴

顯。欲祿遨。不見。及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

視之。晚居華陰種田。節度使劉遂毅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晉高祖。屢以左拾遺諫議大夫召。皆不赴。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遊好飲酒奕碁。時為詩章。人間多寫繡素持贈。或圖貌其形于屋壁。攘：五代士皆魚肉。叟也明哲。獨全山谷。少室學道。弘農種牧。為時人瑞。圖形華屋。

南唐

許堅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也。形寢而怪。嘗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芒屨。短襪至胛。亦無齋裝。惟負布囊。常括不解。每就溪澗浴。未曾解衣。浴已。則淋漓出而暎之。人問其故。曰。天象即白晝亦參列昭布。不可裸裎耳。性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烹啗。不設醯鹽。後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行吟自若。舊與樊若水善。勉之以仕。則輒感不答。後不知所終。

廬阜有容。行吟飄蓬。短襪至胛。來往羣峰。昭：天象曰布日中。斯寧裸裎。對之怔忡。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隨里人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貲鏹。即取酒盡醉。嘗宿酒家。大酣。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疑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笑去。又嘗醉道旁。里首張谷過而掖之。炳曰。起予者為誰。曰。谷也。炳呵之曰。谷不學于炳。炳不于於谷。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二者固殊。若速去。無撓吾卧。後于南臺山聚生徒。講誦。一夕痛飲卒。

續高士傳

卷之三

毛公講學。求彼脯脰。日向酒壚。以取醪酌。道旁于：發言高迥。醉者自醉。醒者自醒。

宋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也。後晉末。喪亂。絕意。



仕進。開居教授。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人有喪。力拯濟之。冬月。恒解衣裘。衣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生平不。至京師。年七十三。卒于漢東。

孟諸之戚。世亂自遂。隱惡揚善。不營不積。道在周物。生貴有義。蕩然。君子仰企。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雒陽人也。父卒。諸兄皆干進。毋

樂道。薄滋味。與放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為廬。僅蔽

風雨。放時講習以資養。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

糗乏絕。母子共食芋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

翰。奏放才行。詔辟。母恚曰。吾嘗令汝勿聚徒講學。

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吾將棄汝入曾山矣。于是

盡取放筆硯焚之。與放轉居迹絕處。太宗嘉母節。

詔京兆。賜放錢養母。勿奪其志。咸平元年。母卒。放

應辟。

种母樂道。安處林陂。放也聚徒。果為人知。母曰。身隱。安用文為。噫。嗟。母死。放也委蛇。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也。善歌詩。與畢士安善。騎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為詩。凡數年。淳化中。微至。不願仕進。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既至。問君來有以詩贈行者乎。璞曰。無之。惟媪有詩一篇耳。誦之。帝大笑。賜束帛遣

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騎牛苦吟。東野楊公。帝祀汾陰。來至于嵩。媪今贈行賦。詩可風。曳裾拱手。椰榆老翁。

李瀆。字長源。河南雒陽人也。恬澹好古。博覽經史。

年十六。父亡。服闋。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談唐

室衣冠人物。歷。可聽。李宗諤。與瀆世舊。每勸之

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廬間。人語瀆。即

應辟。

鬻馬其惡如此咸平中遣使徵召辭足疾不起  
漬好飲酒人或諷之曰扶羸養痾捨此莫可從吾  
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晚語諸子曰山水足以  
移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他日設外寢取文集  
七十篇并書畫相付曰趨家人置酒吾將與汝曹  
訣酒數行卒年六十三

漬隱中條惡黨不仕與木石居遊于鹿豕間說  
前朝衣冠名士濁酒一瓢養痾樂死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長喜吟咏不求聞達居  
州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鑿土袤丈  
為洞前為艸堂鼓琴其中好事者常載酒殺從之  
遊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見之過客居  
士往來輒累宿而去真宗詔陝令王希徵不至遣  
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勅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卒  
年六十

仲先草堂流泉竹樹門向雲山素琴獨撫時亦  
策蹇往來墟塢紗帽蒙頭聞吟梁父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也少孤不娶力學不為章句  
家貧屢空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  
廬孤山構塚廬側二十年不入城市時泛小艇往  
來西湖寺觀蓄兩鶴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放鶴  
鶴冲舉雲中逋于山水間望見則棹而歸以為信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喜為詩成輒棄之或問何以不傳示後世曰吾放  
迹林壑方不欲以名聞于時况後世乎真宗聞其  
名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以聞朝廷嗟悼賜謚  
和靖先生

遠哉和靖止于孤山高名自慎不落人間悠悠  
後世莫知其端澄湖鳴鶴餘迹空攀

高擇韓退

高擇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有古人絕行通

經史百家之書。築室終南。從種放受業。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知長安。聞懌名。表薦不起。景佑中。錄國初侯王後懌。以官推弟忻。杜衍文彥博。累奏懌高行。賜號安素居士。再徵。皆不就。家貧。妻子寒餒。閉門讀書而已。韓退者。稷山人也。亦師種放。母死。終喪。隱嵩山。以壽終。

文悅辭榮。終南結廬。妻子凍餒。閉門讀書。退也。嵩山努力耕耨。高車種生。媿爾之徒。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三

遺安草堂

孔叡

孔叡。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汝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歲飢。則分所餘。周不足者。環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望見叡。輒褰袵避道。父既葬。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藜。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徵國子直講。知龍興縣。俱不就。晚年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嘗畫太玄圖于壁。上規其中心曰。

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無異此也。

汝陽孔叡。以禮自工。環汝之民。避道敬恭。三歲孺慕。破棺息躬。墓下紫芝。曄。為叢。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也。居縣北棗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求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刺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四

遺安草堂

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晚年以一驢負裝。遊塞下。希望遼滅。復仇。垂老歸于城南。隅。輒自環。命之藟室。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向宗道知淄州。訪藟室。已構屋為民舍。即其地復作室。刺石祠之。

哀矣。王公。身世摧抑。疲驢塞下。目斷異域。投老城南。輒輒為室。闔戶而死。使人太息。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也。雋偉有大志。寶元初。為書言邊事。欲使契丹相攻。以完中國之勢。辟秘書省較書郎。不就。請授父顯忠身隱于家。文彥博治蜀。置青城白雲溪杜光庭故宅以處之。六召不應。喜奕棋。尤樂山水。雖千里。輒畫室往。後浮沅湘。觀浙江。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為文誄之。益郫之張。六辟不見。浮湘觀浙。歸而論撰。婦追惠妻沒也。誄唁。邊事有書。詎同封禪。

卷之三  
十五  
遺安草堂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嘗棹小舟往來江上。扣舷飲酒。清歌自適。紹聖中。閩人潘裕自都下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揖之前曰。臣觀夫子。非漁釣者。願丐緒言。以發固陋。翁瞪視不答。裕更請之曰。吾屢喧處。聞遁迹于茲三十年矣。少曾誦經史。後觀黃老書。近亦棄去。惟飽食以嬉。無復有事。裕曰。夫子澡身浴德如此。盍出而仕乎。翁笑起。引木瓢。

勺酒。滿進于裕曰。吾聞卷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有慕老氏曲全之義。與于興趣。子行矣。掉頭鳴。更不復語。

吳漁無事。飽食以嬉。逢彼遊子。停舟江涯。笑傾清醑。不飲奚為。風波如此。出也何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也。少為學。堅苦刺勵。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遂不復出。蓬華環堵。躬事樵爨。以事父母。人莫能窺之。後居雒三十餘年。築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酌酒一盃。微醺即止。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嘗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人聞車音。爭接待。童孺厮隸。皆謹讓。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富弼入相。語門士田棊。訪雍出處。將辟之。雍曰。吾進豈能。

卷之三  
十六  
遺安草堂

續前傳

遺安草堂

禁吏責既開。安用名為。治平間。與客行天津橋。聞  
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  
有之。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多事矣。未幾。新法行。雍  
門生故友。居州縣者。咸欲投効去。貽書訪雍。雍嘆  
曰。此正賢者盡力之時也。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矣。投効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  
王拱辰。以雍應徵。將作監主簿不起。尋舉逸士。補  
頴州團練推官。復引疾固辭。熙寧十年卒。年六十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七 道安草堂

七。賜謚康節。  
康節先生。天人為憲。好閒樂道。遁世無悶。吏愁  
新法。維寬是勸。仁哉一言。民蘇其困。

杜生

杜生者。頴昌人也。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云。  
居縣城南三十里。有屋兩間。屋前空地丈餘。為籬  
門。杜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聞而訪之。  
既見。問生何以三十年不出。杜生笑曰。以告者過

也。指屋下桑曰。憶十五年前。尚納涼其下。何謂不  
出軫曰。生何業。曰。昔者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  
子娶婦。所耕不足贍。因盡與兄。携妻子至此。與人  
筮卜。賣醫藥自給。後子能耕。鄉長者與田三十畝。  
使之耕。耕有餘力。又代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  
以醫術業者多。吾食既足。不當更取人利。繇是筮  
卜醫藥。近亦不為。軫曰。日復何事。曰。端坐耳。曰。頗  
觀書乎。曰。前二十年。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其  
論議。今忘之。并書不知所在矣。時感寒。生布袍草  
屨。室中枵然。氣韻閒曠。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  
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括時理軍書。過夜半未卧。  
聞軫談。頓忘其疲。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七

道安草堂

城南杜五。山桑一室。萬物忘情。枵然抱膝。三十  
餘年。偶爾不出。幕府夜中。載言神逸。

徐中行 子庭筠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也。始知學。往都下。求胡瑗所

授經。攻苦精思。踰年乃歸。歸住小室。竟日危坐。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行薦。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辟。皆不就。時章蔡竄逐善類。中行每一聞命。輒泣下。他日入黃巖。盡燔所為文幅巾藜杖。隱委羽山中。客有譏其避舉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目。則人之不被舉者。皆非人類。與容慚而退。于庭筠有志行。免喪不娶者十餘年。居無隋容。不苟減。否則聞人善。輒記其姓名。僦屋以處。未嘗戚。鄉人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君子放逐。泣下中行。筠聞人善。不忘生平。燔書獨處。主敬避名。高士之表。二徐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九

道安草堂

續高士傳

卷之三  
二十

道安草堂

草屨。終歲不易。結廬豫章東湖。獨居東湖。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為圃。皆有法度。雖土焦草凍。滋鬱暢茂。視他圃勝。又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革。為人爭買之。暇則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世莫知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入相。馳書屬豫章帥及漕。為我致故人蘇雲卿。帥漕將命。潛行物色。得一人。曰。此中獨有灌園蘇翁。無蘇雲卿也。帥漕變服入蘇翁圃。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二冊。帥漕恍然久之。蘇翁倚鋤汲泉煮茗。意頗款洽。因扣鄉里。徐答曰。廣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德遠何如人也。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耳。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蘇翁笑曰。咄。德遠此事未了。得在。帥漕廼座中起。出書函。寘几上。再拜曰。張公令某等。屈公共濟大業。願公即駕。蘇翁熟視鼻間。隱。作聲。若自咎嘆者。已。勞謝曰。公等

行矣。吾且當來。且往迎伺。扃戶闔然。排闥入。書幣不啓。家具如故。翁已遁矣。不知所終。

東湖蘇翁。偃息蓬廬。床頭土銚。按上漢書。故人物色。長逝焉如。扃戶闔然。晨風交疏。

順昌山中人

順昌山中人。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屋。屋中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主人初見人。頗疑訝。徐問

卷之三十一

道安草堂

曰。諸君何事。挈妻子至是。告以故。主人曰。亂何自起也。眾為言。主人咨嗟久之。曰。吾父仁宗朝人也。嘉佑時。居此中。因不復出。吾所聞有熙寧。不知于今幾年。乃至于此矣。

千峯萬壑。熙寧有人。衣冠高古。世紀是詢。中原異姓。北狩至尊。嗟爾君子。能不沾巾。

治篋叟賣醬薛翁

治篋叟。賣醬薛翁。皆蜀人也。初程頤父珦。守廣漢。

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籬桶叟。挾冊觀。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篋叟先曰。子嘗學此乎。舉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避而請之。篋叟曰。三陽失位耳。頤顥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素滋入雒。問易于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耆叩。間與語。大有所得。世不知所得何語也。

續高士傳

卷之三十二

道安草堂

素滋後先與語。大易之義。布若鐘鼓。

郭雍

郭雍。字子和。雒陽人也。父忠孝。事程頤。著易說。雍受父學。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軋道中。召不起。孝宗稔知雍賢。對輔臣。輒稱之。淳熙末卒。年八十三。

子和早隱。亦通世務。長楊山谷。危冠曳屨。於休孝宗時。稱其素道。在人倫。君臣交慕。

蔡元定 子沉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也。父發授元定程氏語錄諸書。元定通其義。登西山絕頂。啖菘讀書。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奏辟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志。坐偽學。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就道。朱熹與從遊數百人送之。坐有泣下者。元定策杖去。徒步行三千里。足為流血。至春陵。生徒益眾。或諷其謝絕。元定曰。人以學求安忍拒之。禍患之至。非閉戶塞竇所能避也。子沉字仲默。從謫道。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以禮義自娛。元定沒。沉護喪歸。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負先人也。年僅三十。隱居九峯。躬耕學道。公卿交薦。不就。

西山夫子春陵遠謫。開門教授。患難不易。令子高執譽名莫迫。投迹九峯。賢聖是擇。續高士傳卷之三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四

遼

蕭蒲离不

金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子可

元

孫轍

吳定翁

許謙

張樞

明

徐舫

楊恒

王冕

鄭天祐

楊胤

王賓

陳澥雍

李孔脩



伍雲

沈貞 弟恒子周

楊黼

王良 子壁

孫一元

邢參

陳松

陳昂

吳孺子

石門山人

續高士傳卷之四

遼

蕭蒲葛不

蕭蒲葛不字梭懶遼魏王惠四世孫也。父母早喪。鞠于祖兀古匿年十三兀古匿卒。葛不自念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滅性。嘗泣謂人曰。我于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我者。于是攻苦力學。于文藝無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道安草堂

不計習。軋統聞。累徵不就。卜居林古山。謝絕人事。日與有道者談論。或問所得。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樣也。無疾卒。

遼亦有人知學思親。浮游山水。論道甘貧。六鑿無攘。為樂恂恂。歎彼名流。簪紱沈淪。

金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也。博學知天文。不肯



兆撰

仕進。永安泰和間宰相累辟。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孰能違之。南渡河。隱居嵩雒山中。以伊雒之學教後進。正大末卒。

時裁杜老。撫運自潔。仰觀北辰。赤氣如血。天道在南。相教賢哲。獨倡伊雒。以造稷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也。操行崖岸。耿。自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信。蚤厭科舉。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矣。又曰。人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子昂以吾言求之。或聞之曰。君以此教人。成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吾正欲渠不為爾。貞佑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落魄困窮。年五十。卒于舞陽。

耿耿晉卿。授徒揚榘。飢寒自持。綴拾是作。異哉其教。棄今之學。願爾違時。不縻好爵。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隱居雒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和謙。近人。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或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反以為方叔。示之書。曼卿如所書付之。御史行部過曼卿。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曼卿匿鄰家不出。或言翁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子未之思耳。今之時政不皆善。御史脫有所劾。將謂自我。同惡相庇。他時必有受禍者。卒不見。

無道之世。政苛吏急。小人相比。君子獨立。多言召禍。餘波來及。明哲曼卿。起于逸集。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也。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兄領開封鎮兵。仲振

悲付家業與兄。携妻子入嵩山。終日閒居。間與弟子張潛王汝楫行山谷間。山中人咸以為神仙。仲振骨節珊珊。有聲。或曰仲振有養生術云。

仲振去兄嵩嶽借隱。終日閒居。靜觀朝槿。時隨白雲出岫。遠近山中之人美其餘蘊。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也。少有遠志。慕荆軻聶政為人。及壯折節讀書。客嵩山。從高仲振受易。年五十。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堂

娶魯山孫氏女。孫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嘗行道中。拾遺斧。夫婦守斧前。移時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君知邪。遂如初。天興間。携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

張君五十。乃娶老女。拾穗負薪。避世有侶。獨行振俗。固窟潛處。絕澗空山。鳧沒鷺舉。

王子可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也。父本軍校。子可亦嘗隸籍南渡。後居上蔡鄆城之間。軀幹雄偉。貌奇古。裹青葛巾。頂後垂雙帶。若牛耳。縵袍不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

夏月。或尸穢在旁。蟲蠕蠕。不顧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散漫碎雜。無句讀。其言多六經中語。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道勁。遇宋諱則避之。諸所引書。皆世未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則以誕語亂之。壬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堂

辰兵亂。為順天將帥所得。知其名。私議携與北歸。館于州之瑞雲館。子可聞之。笑問將帥曰。若欲以州觀住老夫邪。不食數日卒。

河東丈夫。英爽髣髴。佯狂隱跡。充塞正氣。身不北行。書避宋諱。異代之下。詢仰可慰。

元

孫轍

孫轍字履常。金陵人也。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

授。門庭蕭寂。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為本。未嘗幾微及人過失。士至郡有不詣轍。則以為恥。部使者長吏仁且賢者。必造焉。樂易莊敬。語不及官府憲司。累辟。皆不就。元統二年卒。年七十二。

孫子教授。奉母甘旨。門庭蕭寂。與人無毀。篤行愉。記觀名士。過都入國。不見為耻。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姪脩自治。寒暑衣冠不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少懈。御史方伯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屈。嘗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媿于世。人咸欽其名言。

吾儒于世。敗于行志。用之不減。入夫名利。翁乎無求。求其無媿。終身斯言。寧惟自治。

許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也。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清修苦節。著書立言。非扶翼經義。未嘗有作也。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之。曰。君豈食不

足邪。謙曰。公私匱盡。道殣相望。吾安能獨飽乎。浙東廉使王繼學訪謙于山中。謂謙清氣逼人可畏。既退。論薦于朝。廉訪使劉庭直趙弘偉列其行義。章數十上。皆莫能致。至元二年卒。年六十八。

衆人皆訊。安能獨飽。嗟。許翁苦節是表。渣滓日去。清妙自保。顯者對之。風塵氣杳。

張樞

張樞字子長。婺人也。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卷盡取讀之。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禮樂興廢。歷如指掌。部使者交薦不赴。至正三年。丞相脫。纂修金遼宋三史。辟長史。固辭不赴。七年。復以國史院編修召。又避不就。使者強行。至杭州。遁歸。年五十七卒。

張公探綜。指掌興廢。流觀金遼。悲悼宋代。脫。見致。使者九輩。中道引遁。不遷。梗槩

明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約躬有道。喜怒不形。幼尚俠。好馳馬。試劍已而幡然悔去。為進士業。已而又悔曰。人生貴適意。柰何踟躕章句中。於是游江漢。淮湘間。以詩歌自娛。江湘叅政蘇天爵表薦舫。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乎。竟逃去。築室江皋。每天雪。放舟釣江中。終日不反。自號滄江散人。高帝初。劉基應聘。舟沂桐江而西。舫冠黃冠。衣

高士傳

卷之四

遺事

白鹿皮裘。立江濱。目送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與同聘者。皆故與舫善。銜舫以隱自高。數欲屈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跡而終。

黃冠者子。目送滔。桐江如練。何行爾曹。噫乎出處當慎。所操聖人在上。士猶自高。

楊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也。性醇篤。與人語。如出肺腑。恥為覆藏。元末。州郡辟不就。發越間。請為州閭師。

亦不赴。浦陽鄭義門延致之。幡然行。坐輿比。以講

道為己任。已退。居白鹿山。躬耕。暇則吟誦。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為州牧。造門請辟。不起。遣閭右子弟。即恒家問學。州常有民坐法。當大辟。恒哀之。倡白其誣。民以烏捷謝。頓顙流涕。終不受。

楊公質直。語無覆藏。潛隱州閭。講道浦陽。鄉人有罪。秉義主張。顧彼烏捷。哀此黎氓。

王冕

高士傳

卷之四

遺事

王冕。字元澤。諸暨人也。少好學。家貧。依沙門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火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引為弟子。性卒。門人事冕如性。冕父時已卒。迎母入城就養。他日。母思還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被古冠服。隨車後。小兒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薦之。不就。久之。北游燕。秘書卿秦不花薦以館職。冕笑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即日南還。携妻子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莖

韭各百本。芋一區。梅花千樹。構茆屋于中。傲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不使人觀。更深則燃火朗誦之。高帝取婺州物色。冕欲授以參軍。一夕死。

大冠元肅。俯仰天步。笑彼燕市。行見狐兔。歸與南山。種豆盈圃。時明身死。以副心素。

鄭天祐

鄭天祐。字述作。閩侯官人也。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終。隱南湖塢中。久之。益憤世亂。周急貧寡。遇生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道安草堂

物無大小貴賤。皆鬻而放之。嘗買南山田。價已盡。聞其子匱。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之後。其孫匱。又告曰。而祖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故。人異之。咸呼之顛公云。晚辟穀。日飲醇酒。一升曳芒鞋。散髮行道上。歌屈原漁父篇。或勸之仕。喟然嘆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輅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首昂尾。駝頭駘膝。踉蹌善愛。棄諸野。終年而肥耶。洪武初卒。

磊落鄭公。遭亂幽憤。盡散其產。日飲良醞。見幾審顧。踰馬以訓。我過南湖。感茲頽運。

楊胤

楊胤。字嗣慶。江西吉安人也。篤行清操。學有根柢。與相知講論。輒累夕忘寐。坐有豪貴。則終日不言。洪武中。太史宋濂。參政陶中立。交重之。累以孝廉文學辟。不赴。吉安侯子陸贄。以高帝駙馬。從胤受學。入朝。風格不凡。帝目之。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胤也。帝喜。召胤見。賜食。徵纂修。不就。止足攬。不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道安草堂

謀生理。嘗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為哉。垂老神守寧固。視聽精完。誨人不倦。以壽終。

豫章之老。循善誨。坐有貴人。三緘不對。鄉黨一篇。養生道在。容勿朝夕。仙老可廢。

王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也。七八歲入鄉校。博學該覽。

無不討論。于醫學尤工。顧不肯醫富貴人。里巷貧  
窶疾病者。趨往診視。與藥餌不倦。貌故侵。又以藥  
黥面及肘股。皆成瘡。鬢兩角芒。屨竹杖。短布衣。行  
市井間。或箕踞道旁。爬搔肘股。搢紳心知其賢。莫  
敢引接。賓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篤孝。太守姚  
善造之。映門語曰。母驚老母。須臾踰墻避去。他日  
善却騎從。獨候門下。始與相接。據坐受拜。若師弟  
子。善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卒。臨卒抱

遺安草堂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持母不舍。久之復甦。再視母。乃絕。

嗚乎。仲光傷心之人。遺世養母。周貧毀身。身先

母死。彌留。遂巡哀。髮期。悠。高。是。

### 陳澣雍

陳澣雍。清江人也。篤志古學。避世無悶。自號龍潭  
老人。陳獻章嘗謁吳與弼。質周易疑義。與弼曰。君  
過清江。叩龍潭老人耳。獻章如弼言。往澣雍方犁  
田雨中。止獻章隴上。田畢。延至家。具鷄黍。對榻信

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行。澣雍語妻子曰。吳康  
齋非愛我者。遂徙去。

徵君者弼。依龍潭。寄語學人。問易于南。疑義  
既析。道心無閒。會當早逝。罔失樂湛。

### 李孔脩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好周易。善詩畫。不肯投合  
于時。皂帽深衣。敝廬破甑。未嘗出戶。兒童婦女。皆  
呼為子長先生。嘗入縣輸租。拱而立。令異焉。問姓

遺安草堂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名不答。呵之不動。令怒。加笞榜。俯受趨出。終不置

對。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為治葬云。

子長高行。端居蓬蓽。皂帽深衣。申無逸。輸租  
入縣。遭吏所急。寧為令辱。毋為令識。

### 伍雲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也。性至孝。軒輊自樹。立  
與陳獻章友。窮年約已。探研理道。隱居南山。南有  
大江。以意造釣艇。置琴一張。每良夜。放艇獨釣。或

設若與獻章共泛扣舷和歌。悠然不知有人間世。又于北巖創亭盈丈。視之窈如焚香晏坐。閉門息交。往々終歲。

隱居息交。羨茲伍叟。以意造艇。得魚餬口。柴門逐江巖亭。虛牖。鳴琴晏坐。天地何有。

沈貞 弟恒恒子周

沈貞字貞吉。長洲人也。父澄。永樂初徵人材不起。貞與弟恒志尚高逸。有父風。怡隱不仕。家相城西。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宅故多怪石嘉樹。風日明遠。兄弟被古冠服。登樓吟望。或扁舟入城。留止僧舍。自相語默。貞年八十餘。恒年六十有九。乃卒。恒子啓南。名周。世稱石田翁。風格潔修。寬然長者。事母孝。父卒。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卿不知吾母以周為命乎。嘗購得古書。費不貲。客來諦視。曰。吾書也。曷告我所從來。周便舉書還客。終不言。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不就。閉居奉母。寄情書畫。遂出古人。嘗于郭外置行窩。

每自相城至。則遠適競傳沈先生來。戶屢填咽。隨所請應之。雖販夫牧豎。無不嚮志去。州有太守曹營構府廨。將圖楹廡。藉周名。檄掾攝之。周曰。幸無驚周母。周旦夕畫不敢後。客有欲為諷。太守者。周固辭曰。往役義也。竟往。年八十三卒。

隱德之傳。在晉惟翟於戲本朝。沈氏奕々。石翁承風。寵辱不易。養志罷舉。行義趨役。

楊黼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楊黼字太和。雲南人也。篤學讀五經皆百遍。口不言人過。或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耶。家居庭前有桂樹。日夕偃仰其中。咏歌自得。註考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錄皆小古篆。秃筆盈家。作筆塚于西原。瘞之。每出遊林泉。輒留連不去。以父母在。未忍遠離。躬耕數畝。取脩甘旨。不求餘也。父母歿。為傭營葬。畢。入鷄足山。居羅漢壁石厂中。十餘年。乃卒。年八十。



親在力田取彼甘旨親沒備身封隧以起黼也  
事畢養生送死嗚乎孝經人冒昧此

王良 子壁

王良字汝止秦州安豐場人也俗業鹽無學儒者  
良性孝謹晨省夜定掃舍奉席如古禮嘗冬日見  
親以急務盥冷水大痛哭他日聞人言王撫軍說  
論語與已同乃往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詣軍門  
請見文成異之下階迎肅良長揖坐上坐論道居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六

遺安草堂

數日乃去後駕小車從二奴北行以師說化導郡  
守辟召輒辭疾不赴或問良何為不仕曰吾無往  
而不與二三者吾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御  
史吳悌表薦不就子壁字宗順嚴取于敦孝弟居  
恒不繩削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不當顧也時曳  
杖逍遙山谷間歌聲與林樾相激發中丞凌澥樓  
薦于朝堅卧不赴臨卒屏婦女進門人子弟講學  
而終

王生父子起於鹽定省稟禮取于維嚴磨  
無隱獨行自潛作之述之先民爾瞻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也年十三誦古六經文日  
闔戶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為十八入終南隱太  
白山食草木居息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登山  
高峯持古松根扣巨石而歌自號太白山人後往  
來吳越玄巾白裕以鐵笛木瓢自隨常默坐聞為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七

遺安草堂

詩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則撫掌大笑費  
文憲宏罷相東歸請之值无晝寢久不起文憲坐  
愈恭既出又了不謝已送及門延頸東望曰澥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文憲出嘆曰宏一生未見有此  
人晚娶婦居苕溪講性命之學年三十七卒  
作者孫子孺迹聖朝遭世非譏淵然不滂翼  
文憲明其無驕碧雲赤城風流彌起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也。早喪妻。不娶。教授鄉里。以著述單老。家貧。恥干謁朋友之門。亦罕投跡。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寒食。嘗天雪。累日。甕無粟。兀坐不出。人徃視之。方苦吟誦也。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參怡然。執書坐一角。不糝。復累日矣。以壽卒。

邢君屢空。人不堪憂。坐遷屋漏。忘味脯修。雨雪自娛。情知匪仇。庶幾寧靜。無累貴遊。

高士傳

卷之四  
十八

道安草堂

陳松

陳松六合人。自號六合散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棄去。徉狂自放。家故有一婢。名墨奴。又嘗蓄一羊。酷愛之。日引墨奴牽羊相隨。哦咏市中。松雅能詩。善書。字畫飛動。邑遠近亭堠障壁。往來題識。焉久之。墨奴舉子。益困貧。乃之鄧鬻子。為長歌書州宇。壁間。刺史出讀。而悲之。反得子者。值取其子以歸。後北遊梁魏。止順德郵亭。題詩廡下。日已曛。亭長

碎避客。曰太守來。松踉蹌去。已太守至。讀廡下詩。墨猶濕。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追松。松去已遠。太守愴怛久之。太守者濟南李于鱗也。松嘗于商雒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山杏一樹。婆娑覆檐。徘徊為詩。長號幾絕。松卒以困終。南有狂狷。天地為旅。一婢赤脚。相隨蹠。亭長何知。太守來暮。宵盤空山。婆娑老樹。

陳昂

高士傳

卷之四  
十九

道安草堂

陳昂字雲仲。莆田人也。容貌枯奇。好飲酒。喜怒任真。嘉靖中。倭夷寇興化。昂與妻子避豫章。業屨為日。已泛彭蠡。居于匡廬。家貧。遊無資。嘗為遊僧傭。附之遊。以故得遍覽三峽劍門。登峨峯焉。久之。僧死。昂亦歸吳。寓建業。賣卜秦淮。一室之內。席牀。在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人不知其何許人也。里人林古度過其門。異之。就與語。乃得昂平生。檢其詩誦之。昂反面向壁。流涕失聲。他日載誦其詩。又復

鳴泣下居數年竟窮死有詩五百篇  
名山大川舟車所極雲仲隱傭遂其登陟憔悴  
賦詩鳴自得竟陵好之相通冥默

宋登春

宋解翁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也方頤大耳  
身長七尺鬚眉皓然善飲酒時發憤讀古人書久  
之棄家遠遊入燕聞布衣謝榛詩籍甚公卿間讀  
而唾之曰此以聲律傭丐者也去之齊魯登嶧山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

遺安草堂

還居長白蕭寺三年又去而浮淮渡江謁延陵季  
子祠已後遊青徐出關陝諸塞入于太原敝衣莛  
屨逆旅人視之蔑如也至江陵感昔賢之跡躬耕  
天鵝池歲穫菽雜米而炊晝夜吟詩不絕口荆州  
守徐學謨詰之累月乃見明日冠戴釋冠衣卓繒  
衫報謁踞上坐吏人皆竊罵之學謨為置館郡中  
日鍵扉卧不起謨往造不得入從胥穴垣入解翁  
方科跣席一藁僵卧壁下也後謨再起禮部尚書

解翁杖策來燕諷其早退曰公脫能歸吾當就公  
蹈東澥死謨既歸解翁果來居二年竟投澥以死  
吁嗟解翁好遁不羣實羞其徒詞賦紛紜杖策  
遠遊賞彼徐君蹈澥非囚厥義莫聞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溪人也兒時父不課經史獨授  
杜詩一編長好離騷老莊爾雅遇俗夫則云吾不  
識字口誦詩使人代書之家居蘭溪東郭負郭有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一

遺安草堂

田一頃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入厨日閉門藉席  
皮危坐或問之曰吾尋味好客話言耳性愛潔不  
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秋冬輒解衣以浴嘗遊雁蕩  
度天台石梁絕糧啖蘆菹根四十餘日後居僧寺  
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鋪糜日買兩錢菜分幹葉  
為羹羹語人曰免吾低首向人覺飽于梁肉耳有  
一大瓢摩挲如玉所至持携他日還荆溪遇盜破  
之抱瓢泣數日夜乃去晚自稱破瓢道人隆慶末

卒于梁溪。

識字則累食肉則辱清冷之淵可以濯足。歷者歌人棄不蓄彼吳孺子破而痛哭。

石門山人

石門山人。兆曾大父之從兄也。謹按故郎中汪公宗伊志碣。尚書何公喬遠名山藏高道記。曰諱激。字宗呂。自稱石門山人。躬行孝義。肆志經史。不樂進士業。或勉之。嘆曰。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二

遺安草堂

以傳脂粉耳。築霞上居。養晦自樂。歌頌堯舜之道。與鄭善夫傳汝舟友善。善夫且先。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傳。兩君經理。其行誼如此。家貧樂酒。布袍百結。醉則起舞。悠然放歌。人望之如神仙。性愛山水。孤潔獨往。不與人接。善書畫。意致高負。郡國守相。富商賈人。不能得一赫蹠。當酣適時。小夫稚子。可掩而取之。邑有宋生者。患瘡。往過之。就廡下為寫。菊數本。復寫怪石修竹。投筆去。生躍起視之。病

霍然。良已。人謂山人畫不減少陵詩也。嘉靖二十

一年卒。

於穆我公。篤孝秉義。歌頌堯舜。養晦樂志。伊余仁考。撫運遺誨。曰爾則效。身命無墜。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三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四終

續高士傳卷之五

附見

晉

李廞

唐

陶峴

宋

文宏

余澹

蘇扶

元

褚師秀

呂徽之

續高士傳卷之五

郭延卿

羅可

吾衍

倪瓚

續高士傳

續高士傳卷之五

候官高兆撰

附見

晉

李廞

李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也清真有遠操不肯

婚宦住兄侍中墓下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不赴後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廞曰茂弘迺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

宗子清真標映江夏仰卧誦讀彈琴墓下情

欲既捐何心用舍彼哉茂弘一爵相假

唐

陶峴

陶峴崑山人靖節先生潛之裔也文學經濟不

謀宦游慕謝康樂為人思樂死山水間盡取田

園擇家人了事不欺者付之製三舟一舟自載

一載賓客。一舟供具。與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泛江湖中。名聞朝廷。經過郡邑。無不延致。峴咸謝却。不與交接。吳越間。稱為水仙。往。數歲不歸。見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也。峴。栖遲逆旅。居貧布素。浪跡怡情。垂三十年。晚歸。老吳越卒。

抱資經世。韜而自晦。遠遊擅權。旅處引退。樂死山水。廼三十載。嗟峴之智。可以止悔。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周朴

周朴。字大朴。吳人也。唐末。隱閩中安溪縣南山下。後居烏石山。與沙門處。伺其徒粥食時。則携巾盂坐其下。畢飯而退。寄跡行吟。塊然自樂。郡中豪富。供沙門。施錢。朴巡行。各丐一錢。有多與者。止受其一。滿千錢。將買茗藥。費盡。復然。黃巢入閩。問朴名。求得之。曰。若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任天子。安能從爾作賊。巢怒。殺之。湧白乳。數

升。

苦吟者朴。曠懷秉操。嗟。賊巢知名。傾倒於皇明庭。一官非好。安能辱身。從爾作盜。

宋

文宏

文宏。蔡州襄信人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人呼之。文秀才云。隱居寡營。不言世事。去邑城數里有田百畝。躬自耕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耘。歲所獲。募里中貧乏者。輦負就其家。約日與。饋粥之費。以充傭直。久之。復遷一處。凡數遍。即并盡矣。明歲亦如之。大中祥符初。少卿蔡汝典。郡邀之。宏為牙校。所迫不得已。詣郡。汝盡禮迎。待畧無留意。容以脩身化民之道。曰。六籍載之。備矣。更復何求。乘間問道術。笑而不答。既還。告隣黨曰。吾將遠遊。未期迴日。幸自努力也。與妻去。不知所終。

髦矣。文翁，耦耕取粟，詔彼窮乏，輦負饘粥，一為世知行，不信宿，長謝世人，努力自勗。

郭延卿

郭延卿，雒陽人也。以文行稱于鄉閭，累薦不起。居水南，不入城市。錢演留守西京，與通判謝絳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微服訪之。延卿接談，更不復問。久之，笑曰：「陋巷罕有過從，往日所見都無如公等。」老夫願少留，于是設陶尊果，較相與。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歡飲日暮，府史牙兵來列門外。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洙揖演告延卿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指尊酒曰：「公等尚復能飲否？」演欣然從之。肴核無加，語笑自若。既去，延卿送于門曰：「老夫病不能造謝，希勿謂也。」演等登車，茫然自失。

雒下羣公過從高逸，野服班荆，陶尊果實，何物車騎喧闐蓬華，瞻夕旋駕，流連自失。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甘貧不娶，栖山以居。人稱之曰「半山道人」。王安石嘉其潔尚，諷之為釋。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安石為買牒度，名數琳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安石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為，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道人棲山與世不伍，誰其栖之，爰求祠部，酒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家責多，僧亦愁苦，前言戲之，彼我介甫

羅可

羅可，沙陽人也。性寬弘，有詞學，以疎放自適。不復有仕進意。鄉人共師事之，鄰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執其手曰：「與子幸全里閭，不能烹雞以餉子，我誠媿。」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年六十七卒。

可善其鄉，委懷書契，坦化萬物，守雌隱世，鄰

有攘鷄引責鮮惠挈壺相就頽然既醉

蘇扶

蘇扶隱士庠仲子也習詩善書家貧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弟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哀吾貧而周之甚善願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就死之日無以歛云

蘇氏之子長貧守介念父隱名喟然抱慨曰扶安忍盜竊是敗噫嘻斯言亦可以戒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元

褚師秀

褚師秀字雪燾杭州人也宋亡讀書天慶觀苦節自娛平章尤甚至郡間秀名從兩童子之觀自通欲一拜褚高士觀主導詣秀室方讀書掩卷曰師秀生未識貴人語未卒尤拜于地秀起鎮戶顧語尤曰三年前閬州王高士嘗留此秀非其人也出不復顧

美哉顯者思賢恐後維此哲人高名恥遐自謝非倫去矣不復競苦節我儀師秀

吾衍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也意氣疎曠高不事之節善著書修辭立論獨超古學左目眇跛右足一俯一仰醞藉可觀家貧僦樓居樓下訓童子自居樓上與賓客談笑長吏貴人相過遙從樓中語曰衍出有聞矣終不與接嘗畜兩鐵如意日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持弄之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一日玄冠緇衣詣仇仁別沈西泠橋下

跛者吾子意氣橫陳寢迹樓居六籍是親時

吹洞簫容與散襟高搥不回終蹈水濱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家仙居萬山中安貧樂道漁釣自給嘗天雪携楮幣詣富家易穀聞咏詩西馬客怒爭侮之已與賦詩皆驚與之穀曰不義



之。貨吾何庸取。卒易之去。客疑其向。雪霽詣之。草屋一間。四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天寒凍坐其中。客曰。先生何之。曰。溪上捕魚。至溪上。果見之。遂語曰。幸歸。少需。得魚易酒。歸飲公耳。頃之。攜魚抱甕至。盡歡而散。他日再詣之。不知所往。

霏：霰雪。邁：川渚。老翁何之。出求魴鱖。婦坐倉箱。寒風是禦。客子相索。不安其處。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車堂

倪瓚

倪瓚。字元鎮。常州無錫人也。強學好修。教行孝弟。有餘資財。見義即為。客死其鄉。不能歸柩者。輒營葬之。所居高樹幽篁。蔚然深秀。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性雅潔。日沐數十度。齋前木石。咸加濯滌。至正初。鬻棄家產。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竊笑之。未幾兵起。富家剽掠。盡。元鎮扁舟浮游湖泖間。沈晦免禍。澹然不渝。洪武初。還。卒於

鄉年七十四。

雲林好義。行志情知。識運知命。獨散高貴。甘此沈晦。庶免乘危。迨：推士。衰世之師。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車堂

續高士傳卷之五終

道元元年十一月廿一日

續高士傳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高兆撰兆字雲客侯官人王暉今世說曰高雲  
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布衣蔬食鬼處蓬室  
中采摭隱逸輯爲續高士傳鑒別精嚴論者謂其  
才識不讓士安卽此編也據卷首陶澂序稱其始  
晉皇甫士安斷於有明之穆廟中間千餘年共得  
一百四十三人微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  
至壬寅二月始告成蓋創稿於順治十八年歲事  
於康熙元年也其去取頗不苟故陳日浴序稱其  
凡名入仕籍後挂冠者黜迷溺於老佛之學者黜  
然宋种放隱節不終反登簡牘元褚伯秀實道士  
所註莊子義海纂微今尚著錄也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一)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奉

旨進呈明儒兩種理學備考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聖駕西巡經過洪洞臣范鄩鼎跪迎道旁蒙

皇上聖問臣姓名職銜臣候臣危從晝過捨步入城忽見一臣

言

皇上宣召你何不速隨臣駕進城即引見本府太守臣太守臣言

皇上入行宮即問臣范鄩鼎在家有刻的書朕要着恭他進呈臣謹遵將

奉 旨呈書奏紀

明儒理學備考明儒廣理學備考兩種進呈收入諭時臣瀛出

賜見臣賜問良久次晨臣晚送道旁蒙

皇上勅馬再問臣及臣男臣翻出身履歷臣命隨臣駕至平陽行宮

御筆揮灑山林雲鶴四大字中有康熙御筆之寶一璽復臣賜見

賜問良久臣伏睹

天顏有喜而奏數十言又奏臣新有刻臣國朝理學備考一書且夕刻

校還謀進呈候臣裁

上大喜臣兩日內臣溫給甚多詳載臣天顏有喜集

03747

理學備考總目 康熙己巳增出

第一册二册

五經堂刻書總記 助刻姓字  
各公序文

山西省圖  
書局藏

子程子曰：間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蕞吾輩，別事做不得，惟有補經聖賢遺書。抱病閉戶，不入城市者二十有四年，病間無事，不敢逸居，遠搜一代實學，近輯三晉文獻，上自

御製勸善牛戒諸書，下逮前哲時賢，一言一行之長，旁及九流四民，街談方言，倘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彙刻成書，施散無數，不避二氏之嫌，不致一肯之掩，總是與人為善之愚誠，非敢自作聰明，自誇詩文也。載刻書總記。

理學備考總目

耕讀傳家，安貧守拙，雕蟲終老人，微言賤，非賴助刻，則書不能成。非賴公移，則書雖成而不能傳。助刻姓字，上自公移。

書必有序，古今通例，但未有如子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兩書序跋，幾至二十餘篇者。竊見從前理學家，意則同歸，詞多殊途，即如備考之序跋，議論或取修而略悟，或取悟而略修，或隱諷拙選之冗，或明揚小評之合規，箴旌獎無非師資，尤西川曰：指我前途，告我險阻，皆切磋之資也。馮恭定一代名儒，所著少墟一集，前後序跋三十五篇，况小刻星燭火，安得不借光于日月，載名公序文。

第三册四册 卷一之六 自序凡例 理學名世錄

名公序文，闡發理學二字，允無遺義，其于備考之說，亦鑿大略矣。愚意既在備考，原欲求正于隻眼，凡百君子，示我周行，言之重詞之複，既見自序，又見凡例。

理學家入手雖曰不同，畢竟從程朱入者為正。幸復元理學名臣錄，此專遵程朱一派者，敬冠備考之首，永識明微之私。

第五册 卷七之十 理學宗傳

王陳之不及薛胡夫人而知之矣，然自有明以迄

本朝，從祀有年，而究不見罷黜，或亦此種學術，亦是為泥章句，耽文離者一技也。謂之偏見激論，是亦可矣。斥為異端邪說，不太甚于

理學備考總目

浙中黃黎洲詩宗，著明儒學案，列陽明為一案。康熙戊午，總憲徐立齋先生，特薦其人，奉

有徵取其書，從黃萊園先生，借觀大略。與孫徵君理學宗傳，小異大同。孫徵君享年九十，有二大江以北，推為師表者。六十七年，鼎之收辛集，並收孫集也。非特識末學景仰之惻，實以遵

昭代學官之典云

第六七八册 卷十一之十六 續補

續補係 旁採得之聖朝名世考，明名臣言行錄，先聘君仕國人，文等者十之三，得之道學正統，道學羽翼，聖學宗傳，京省人物志。

等者十之二得之名公文集等者十之一書名稱字俱依原式薛文清公曰寓名而掠著作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著述之家豈惟掠名而且掠實他不具論如明從祀四子薛有讀書錄胡有居業錄王有傳習錄陳有江門文集操選政編語錄者直截江門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為語錄程子謂夫子告孟懿子四人問孝各問其才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如必截去孟懿子四人之問而單記夫子之答是召難可以告懿子屢疾可以告子游矣截去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為語錄者作如是觀

理學備考總目

第九册

卷十七之二十 學統 雜聞源流錄

小刻備考出而問世于今十有一年乃得學統雜聞錄兩書沉吟數月最喜兩書專遵程朱其注意與辛集確合嚴師畏友益實多間有遺珠說見兩集原目之末非敢進退兩集也  
康熙己巳暮春 范鄙鼎謹識

甲戌續補

第十一十二册

卷二十一之二十九 雜聞源流錄

第十三十四册

卷三十之三十四 明儒學案

原集原目之末說未盡者仍綴數語於原傳之下以作私意

五經堂既刻書目 康熙己卯夏訂

御製勸善要言 一卷

御製牛戒彙鈔 兩卷 附續補

朱泗纂親 一卷

朱子性理吟 一卷 附童蒙須知

明儒理學備考 三十卷

明儒廣理學備考 十二卷

國朝理學備考 未完 已刻

薛文清讀書全錄 十七卷 五經堂私箋

薛文清行實錄 三卷 附年譜

辛復元治學一貫錄 兩卷

辛復元侍側紀畧 一卷

辛復元六諭解 一卷

辛復元別有詩 兩卷

三晉語錄 初集十卷 二集四卷

重訂晉國垂棘 一卷

書目

續垂棘編 初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三晉詩選 初集 二集 三集

仁者贈 二集十卷 四集 三集兩卷

吳伯璵刑戒 一卷

許西山先賢位次記 一卷

劉訓夫文體條約 一卷

先聘君做人鏡 兩卷

先聘君長生箋 一卷

三錫集 兩卷

終養節錄 兩卷

節哀集 一卷

范氏家譜 三卷

五經堂年譜 一卷

師善錄 四卷

五經堂草草草

五經堂野歌 一卷 附催對

洪洞志備考 未完

三晉名宦備考 俱未完

助刻姓字 續勝續補序次不敷更移

刊刻有日其力竭矣一切犒工之賜概不敢領豈曰市廉哉鄙性極輕所選三晉文獻間有今人著作此內交要舉之嫌不可不謹也近刻如讀書全錄如理學備考如廣理學備考等入既作古書亦隔世則無此嫌矣而犒工之賜至于再至于三非惟分不敢却抑亦情不容辭揆諸極極初志依然耿耿不寐無已借光

姓字奉為

總裁是刻也是諸君子之力也余小子不過分校閱之一班焉耳

助刻姓字

范部鼎識

萬壽李公祖	諱元陽直隸大興人十二兩
中甫張公祖	諱大本遼東人甲午舉人二十兩
孟樞徐公祖	諱武江南金壇人辛二十四兩
章山曾公祖	諱寅江西萬江人癸丑二十四兩
榮開黃公祖	諱斐浙江鄞縣人庚戌二十四兩
從先梁公祖	諱繼祖遼東歸德府人二十四兩
耶山林公祖	諱平陽府晉寧縣人二十兩
壽玉朱父母	諱麟浙江上虞人直隸武三十兩

冠麟溫先生 諱維光介休人己卯一兩

九如王先生 諱承命臨汾人戊三十兩

君譽陳先生 諱有舜河津人十兩

子強張先生 諱弘剛太平人三兩

位思樊先生 諱霖絳州學廣文甲午三兩

懷岳薄先生 諱言震洪州學廣文甲午三兩

六謙陳父母 諱奕嗣浙江海寧人二兩又紙

陶菴曹先生 諱麟祖太寧人紙二千兩

宣人劉先生 諱芳喆直隸宛平人辛六兩

助刻姓字

紫虹高公祖 諱龍光福建長樂人己卯二十兩

南州周公祖 諱士賢奉天瀋陽人十兩

毅菴王父母 諱承露山東益都人甲十二兩

蕺山張先生 諱能孟縣人辛四兩

鑑初劉先生 諱應明汾陽人貢一兩

祗道武先生 諱昌印文水人貢二兩

仲宣徐先生 諱昌時臨汾人副紙二千

滄水崔先生 諱起鳳黎城人庚子紙一千

民長鄭先生 諱王牧石樓人貢二兩

六箴陳先生 諱廷吳 漳州人 歲四兩

懋修楊社台 諱文學 紙一千

徵之梁社台 諱聖德 紙一千四百

清玉朱父母 原任洪洞正堂 今任河南 廿四兩

南明賈先生 諱從淮 臨汾人 順天 十兩

約齋李先生 諱振藻 蔚州人 刑部郎中 八兩

白石馮先生 諱繼祖 文一兩

山公鄭先生 諱重福 建安人 戊子 十兩 又紙四萬一千

似柳劉先生 諱而介 太寧人 二兩

助刻姓字

三

重儒張先生 諱鈔 太寧人 甲午 二兩

孟樞徐公祖 諱等 許前 又六兩

念祖高先生 諱佑 鉅浙 江秀水 一兩

漁浦王父母 諱輔 江西南 慶人 六兩

刺巷林父母 諱登 虎福建 漳浦 四兩

麓巷胥公祖 諱琰 山東 濰縣人 辛丑 十二兩

憲萬曹先生 諱斌 寧鄉人 乙卯 二兩

重元魏先生 諱錫 仁平 定州人 二兩

簡卿李先生 諱秉 鈺壽 陽人 乙卯 二兩

霖蒼劉公祖 諱滋 北直任 縣人 辛丑 二十四兩

子繩于先生 諱準 永寧州 廩生 十二兩

侶臺趙父母 諱鳳 詔江 南武進人 戊辰 十兩

青崖賽公祖 諱璋 山東 濰海衛人 庚辰 十二兩

思顯王先生 諱負 曾太平人 丙辰 二兩

章雲于公祖 諱漢 朔江 南金壇人 壬辰 二十四兩

河津學張先生 諱元 郭先生 諱榮 河學牛先生 諱龍 為張先生 耀臨

晉學賈先生 諱若 蒲州學張先生 諱希 劉先生 諱必 解州學馬

先生 諱元 十兩

助刻姓字

四

敦復張先生 諱英 江 南桐城人 丁未 十二兩

說巖陳先生 諱廷 敬澤州人 戊辰 十二兩

近公廟先生 諱杜 訥直 隸靜海人 召 十二兩

上台公移紀略

五經堂受業諸子 蘇州府 吳縣 一傳等全識

一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內

河東道台李大宗師 諱元陽直隸大興人 憲票將五經堂言行載入憲綱

一康熙十七年二月內

河東道台張大宗師 諱大本遼東人 憲票將五經堂孝行及諸書入誌書

一康熙十七年八月內

平陽府尊李大宗師 諱廷極遼東人 帖文蒙

河東鹽台徐大宗師 諱武江南金壇人 憲票將五經堂諸集立碑學官明

上台公移紀畧

倫堂

一康熙十九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 諱梅直隸汝城人 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呈送

撫台王大宗師咨 部

一康熙二十年七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 諱繼祖滿洲人 帖文蒙

河東鹽台黃大宗師 諱雙浙江鄞縣人 憲牌取五經堂所著諸書貯藏本

府庫內

一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帖文蒙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名目入山西通志

仍立碑府縣兩學

一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 諱士賢奉州人

撫台周太宗師 諱納滿命帖行州人

臨汾縣正堂王宗師 諱承露山東益都人 來徵五經堂諸書每徵索其一而歸

一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奉採書之

上台公移紀畧

台檢五經堂刻書七種由縣申轉進呈

御覽

一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飭行屬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三月內奉

洪洞縣正堂丁宗師 諱珩河南永城人 票轉奉

河東鹽台郝大宗師 諱惟謙直隸霸州人 徵取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驛傳道台劉大宗師 諱元勳陝西咸陽人 飭行通省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督學道合李大宗師諱觀光山東樂邑人飭行各府轉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內

平陽府正堂石大宗師諱文晟奉州人

督學道台胥大宗師諱瑞山東濰縣人票徵取五經堂理學全書咨部呈

覽仍檄行各學刷印立碑通行

一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內

上台公移紀畧

平陽府正堂王大宗師諱輔秦天海州人倡捐紙張令各屬刷印五經堂

諸書仍飭各學立碑入志

一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諱滋道隸任縣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理學

備考無立碑各學准入通志

一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內

分守河東道台吳大宗師諱自齋山東濟寧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

續成理學備考未立碑者即行立碑未刷印者即行刷印仍補入通志查明報道

序

自吾鄉紹興周海門先生作聖學宗傳一書上溯五帝三王之統下及孔孟以來漢唐宋明諸儒之派攷

理學備考序

黃一

其事實兼述其訓辭以備學者之參考蓋欲使學者知千古以來帝王君相賢聖師儒無異道則亦無異學也繼此而容城孫鍾元

先生復為理學宗傳一書其規模準諸海門而獨刪孔孟以前一截蓋謂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思孟其道已若日月之經

理學備考序

黃三

天江河之行地為有目者所共睹已而漢唐宋明來諸儒輩出統系不同其間不無小宗大宗支子庶孽之別故為次其統系兼綜

其言行蓋取孟夫子尚論古人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意而使後之學者識其指趣知所統宗也此二書久已行世亦余夙所佩服

理學備考序

黃三

邇來姚江黃太冲先生又謂元宋以前諸儒俱有定論獨是有明一代儒臣國史不盡有可徵之傳語錄亦不無散亡之憂因為博

考明書吾學獻徵諸錄以  
及京省人物備考與諸家  
行狀碑誌而且以一身遊  
覽之所睹記四方故老之  
所傳聞參互考訂手為叙

理學備考序

黃四

傳亦編纂其文章語錄辨  
其支派彙為一書而顏之  
曰明儒學案使學者讀之  
一見而即知其人之始終  
本末其學之大小淺深益

聖

其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不  
鮮矣獨惜其卷帙浩繁不  
能即梓行世而猶幸  
朝留意文獻不獨聘其人  
且徵其書今已送之史局

理學備考序

黃五

矣此洵有明一代理學之  
大觀也及庚申之冬予奉  
命視鹺河東而洪洞范君  
彪西復遺予理學備考一  
書從頭檢閱始知絳州辛

復元先生已先有有明理  
學名臣一錄獨詳行實不  
載語言蓋其去取其嚴其  
慎卓乎可觀彪西一祖其  
意以為準繩而其未備者

理學備考序

黃六

則益之以鍾元理學宗傳  
錄又其未備者則參之以  
道學羽翼名世闕學諸編  
其用心可謂勤矣然其書  
獨祖辛氏錄行而不錄言

者何也嗚呼我知之矣方  
今世俗澆漓人心滋壞帖  
括小生粗知講說便爾偏  
執已見摘其一語一句之  
異同而妄議先儒雖黃前

理學備考序

黃七

輩或以為偽或以為禪甚  
且顯然形諸時文評論之  
間而究其身之所行則有  
鄉黨自好之所不為而一  
同于市井小人胥隸賤役

之事者恬然不識其身之無恥而妄肆譏彈于先正蓋由其未嘗誦詩讀書知人論世無怪乎其道聽塗說而以北山為臣父之証

理學備考序

卷八

小弁為小人之詩也試取范君之備考而讀之當有悚然于先輩典型之弗可及而皇然自媿其平日所為之無狀者矣則向之曉

曉以指摘于語句之間者夫亦當廢然而返矣仲尼云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軻氏云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仁也

理學備考序

卷九

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夫范君之為備考也畧其言而獨詳其行其意亦若是而已矣蓋甚矣范君用心之勤也夫

康熙二十年辛酉仲夏河  
東督巖柱史四明棘人  
黃斐題于冰築堂



理學備考序

黃十

理學備考序

孔孟而後倡明道統者推吾鄉  
董子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天人三策撥

理學備考序

劉一

霧披雲鄒魯之學朗若日星誠  
漢室一代醇儒也由漢迄唐數  
百年間文章氣節之士所在都  
有然未有以理學名者自濂溪

出而理學之名始矣太極無極  
發前聖所未發此真足以軼廣  
川而紹洙泗後有作者何以加  
諸雖然明道伊川面相承也橫

理學備考序

劉

渠紫陽武相接也河內河津脉  
相逶也諸如范陽綿竹金谿西  
山餘姚新會餘干世不一人人  
不一學而在宋要以紫陽爲濂

溪之大宗在明則以河津爲紫  
陽之嫡派其他豈非其支分庶  
別者哉余嘗考朱陸異同之辨  
語言文字初亦抵牾批駁而根

理學備考序

劉

本節目未嘗不軌一轍符後之  
人遂尋此分門立戶或揭良知  
以爲標的或指無善無惡心之  
體往來辨論互相沸騰而爲之

徒者復相率而務爲一偏之說以爭勝先是時河津獨無之其學以復性爲本居敬爲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蓋一本於朱子

理學備考序

劉四

慎獨格物之功彼紛紛者其謂之何夫天下未有理學必講學不躬行而理學者震川先生有云朱子生平立心行事及在朝

居官無不可對天地而質鬼神余于河津亦然觀參議請見不往擢大理不謝勅歸鄉里教授不受高風亮節光宇宙而耀百

理學備考序

劉五

世由此推之寧有立心行事幾微不合於朱子者哉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曰去聖人之世如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如此其甚也范子彪西生長  
河津之地淹通經術詩古文久  
已膾炙海內

今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茂年

理學備考序

劉六

詔舉博學鴻詞彪西膺薦以母老  
未忍就道余于庚申春授士河  
東獲讀其理學備考一書官爵  
姓氏條列眉分丹黃評註間出

己意而推本於絳州辛復元容  
城孫鍾元兩先生是書也或增  
或刪案而不斷顏之曰備考其  
司馬氏世家列傳之例與將取

理學備考序

劉七

韓子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  
籍與抑嘉惠後學之心自視若  
不及與夫孔孟而後躬行實踐  
統緒不絕如綫廣川倡之於前

河津續之於後余生長近廣川  
容城不啻彪西之近河津絳州  
彪西備考效絳州容城卽所以  
效廣川河津余不能贊一詞以

理學備考序

劉八

效廣川容城者效河津絳州抱  
慚於廣川容城實抱慚河津絳  
州與彪西而因舉理學源流爲  
彪西質之彪西以爲然否

峇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三月

晉學使九河劉梅題于

平水公署

理學備考序

劉九



理學備考序

天地間一理而已無異理無異學也朱陸而後言理學者顧岐而二之則言之者之過也河津浥池諸先生其考亭之功臣乎新建新會諸先生其象山之嫡派乎宗考亭者神寂象山宗象山者支離考亭致使一理之中紛紜聚訟以夫子之道反富夫子謂非言之者之過乎竊謂理學不過知行兩端但理本至一氣實不齊是以知有頓漸行有安勉及其知之及其成功未有不歸一致者必欲比而

理學備考序

佳一

同之堯髮無異而後謂之理學則清任何以皆聖顏曾何以皆賢孟子而後言性善者哉蘇綽一人耳此理當不至今日而已然而濂洛關閩何以千里同堂異世比肩耶故學者但能為考亭為象山支離亦得神寂亦得總之做天下第一流人為天下第一等事誠有以自信即而相牴牾何傷而晚年定論書雖新建猶多些番回護矣更推而論之此理常在天壤無擇人無擇地實落不涉影響果熾灼然見得確然行得慨然以忠孝廉節綱常仁義為己任便是真正

理學即介冑可也匹夫匹婦可也百技藝可也豈必深衣大

帶儼然儒者而後謂之理學哉陳剩夫一賣油傭耳聞人講有子孝弟章遂崇意向學每旦一受講王元章以牧羊癡子見擯於父執策映佛燈讀之後成大儒白沙初就康齋學見先生手自飭穀二子從作先生厲聲口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程子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由是觀之人固貴自奮耳苟志於道誕登奚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陽明曰箇中心有仲尼此理在我所以理學先生往來相繼不窮也幸

理學備考序

佳

孫兩先生表彰正學各有傳書 范先生懼其久而濶也復取而考訂之合輯之傳其傳者亦傳其不傳者表彰之功豈在兩先生下歟亦曰是諸理學先生也者皆聖賢之真血脉路也先型不遠請以是編為天下後世之學者開路康熙己未暑月天中年同學弟任楓頓首識



理學備考序

彪西先生為河東宿儒成進士二十年隱居不仕窮理講學已非一日由篤志慈悻遂絕意榮進因請

予告休養而克大其所學繼江闡未以垂不朽之業余嘗謂其見古人一善事敏行之惟恐或失見古人一善言刊布之無有或遺其真樹德希

理學備考序

朱

聖著書等身者乎余取之古楊於政汝得失多所就正不啻龍丘之言益公之訓矣而且徧授名刻闡我顛蒙繼又以理學備考考成見示余時為盥覽其中循流溯源考異歸同深幸明儒傳燈賴以未墜其為功後學不淺第以執掌簿書風塵面目不敢妄為論列今春纂脩明史德裁徐公疏請直省採訪遺書余遂以理學備考

諸書進因思

天子崇儒重道前年特行徵辟文詞卓越學行兼優之士俾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余方以先生應薦而先生已首列太常朱公薦劄徵辟至再仍以母老弗忍就道余造廬敦迫不止三往終堅辭不出維向不能勸之行而陟於史館今猶得進其書而實以史學也觀其所載爵里姓氏事

理學備考序

朱

辭條列井井詳畧咸宜逼真龍門手筆其丹青箋釋皆出乎心得非同於月旦私評昔蘇允明曰任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是書殆兼有取乎爾然則是書固為功于先儒為功于後學而其為功於當世者又寧止於史籍已哉先生嘗謂余曰有明三百年名士文人汗牛充棟惟錄理學者自楊月湖先生而後遂寡矣則其自任

以理學之重可知先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其  
大父竹谿公為有明純儒徵聘疏辭杜門著述  
其尊人丹虹公孝友性成力行河津絳州主歌  
之學猗與盛哉理學萃于一門歷三世矣况其  
穀嗣翼腹肯五徑走筆于言又足克承世業耶  
是書也余為先儒幸為後學幸為當世之篤信  
理學者幸而更為先生幸至于理學之源流異

理學備考序

朱三

同 諸名公叙之已悉余無事多喙因述其立  
德立言之自云

康熙庚申臯月古真年家弟朱璘頓首識



理學備考序

楊子讀范彪西先生理學一編而肅然起  
喟然嘆也曰今天下安得所習理學哉聖  
人參理學之名名理學者自學聖人者始  
孔子曰志學曰下學曰學不厭皆指聖人  
為言孟子則直認定一完曰願學而後

理學備考序

楊一

千古萬古以來吾儒一辨香莫不以洙泗  
為皈依既學孔子即安得不取學孔子之  
先正諸公而著蔡秦之而美堦見之于痛讀  
讀書者友論處之依庶幾乎且若之學之  
也余生不肖日髫髻時從祖父間先忠介受  
學辨恭簡公崇禛公與劉曉川周荅峰

銜山蔡波廣講公海學獄中故歸列與  
馬鈺田原方睦諸公海學中其後馮恭  
定公同書院講學配祀先儒則先人与  
列俎豆與正學書院同既見先集友與  
薛文清公合刻序文為古鄞董公諱先宏  
求其書而不得至今悵且先人所師究

理學備考序

楊二

洛先生原出王虎谷先生之門則閣學与  
晋學淵源可歷之攷也今開卷讀魁西書  
見先公並見諸名公見諸名公如見先公焉  
錄示生宜愷考驥伏櫪之志更無望主百  
仞之剛夫處得不對之而驚汗流渾手抑理  
學一書亦名數觀孟子叙道統自先舜禹

湯文武孔子而外旁及皋陶伊尹萊朱太  
公望數直生而數之司徒陳以軀之父何  
制心之家相皆不與焉其疑一萊朱數宜  
生行不少概見孔孟他日亦未嘗一以  
之其疑二且後世立治獨以周公上以文  
下移尼山而獨有陳漢之大理主善一  
德之阿衡教義母書之為父俱不與  
其疑三兩侯隋唐寥寥之數君子至趙  
宋大楚指不騰屈然如若帝文振起  
漁洛之前此卓然見道學之完粹為  
宋第一人物而獨以功掩明儒露  
蔚倍難甄飾而移山虎生所子苑洛

理學備考序

楊三

宋第一人物而獨以功掩明儒露  
蔚倍難甄飾而移山虎生所子苑洛

所到講學播秋道時教廷統祠蓋教  
然以聖學自任望報身成仁而終以節  
義掩凡生皆不致多疑文經學者振  
之書也前常風規然不可得與日而  
江河濶創益必掃地勢不與人類斷  
滅不止多理學而僅以哀衣括事曰句

理學備考序

楊四

易孝迂闊不高于時用世公奚賴焉在  
理學哉吾夫子拘上韋繆而一日登能  
聖教誨仰燕上駭人理魏善前文法  
之權抑權奸王文成之數定禍說此真  
理學多也如愚見尚以孟子治定伊尹  
聖之任者也其系堯舜之道批世極腸

與孔孟深契後必惟法葛忠武范龍  
及文信國諸公推得其意而文正則尤醇  
乎其醇也論理學者前宜進伊尹後宜進  
帝文俾後之學聖人者知世道人心千斤  
子原是吾輩方抱國領一項人分內事業  
勢遮虛書勢之未不得托名理學之所

理學備考序

楊五

以易功於天下也不然者是其人與骨俱  
朽矣日取而略言之矣益

康熙癸亥孟種七月上澣之吉關中  
悔堂楊紹武拜題于筆造之

畏閣



理學備考合編序

晉中彪西范先生有理學備考卅四卷蓋錄故明一代諸儒遺傳薈萃成編用供尚論而考其行也又作廣理學備考數十卷蓋取諸儒文集語錄擇其精要謹書之而考其言也考先後郵示併命之序余愧顛蒙寡昧無能拜下風及閱其目見材品林立卷帙浩繁有望海迷津之歎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一

益不敢泚一筆居久之既卒業乃喟然曰嗟乎吾黨辨學貴嚴而取善當恕二者固相輔而不相左也先生其知此矣乎魯論記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歌之善猶致詳若此其自道則惟多聞擇從多見而識欲然退居于知之次此真溫良氣象也孟氏之拒楊墨嚴甚然夷子求見至再則明教之因其葬親

厚也而曲誘之遂俾聞言化服他日又有歸斯受之之說以如追放豚爲戒此不爲己甚家法也由孔孟而上則如大舜好問好察舍己從人若決江河由于性真其下則有朱子解四書而曰集註說詩經而曰集傳作綱目則因溫公通鑑而畧以己意裁之何謙志也自朱陸分壇薛王各袒而其徒訐攻不已端一足已非人黨同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二

伐異危詞激論至形于評文策士之篇竊怪此種私見習氣其于大道固已添障萬重奚望其發揮一二今先生覃精理學以備考名書敘而不議欲俟大儒者出爲之捨短用長哀多益寡而規于集成是故尊名世也而亦不廢芻蕘標一貫也而亦不厭叅互其體裁近卑而若無若虛之衷則豈但加人一等而已易象曰天在山



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者謂乾德至虛能入山而不見險艮體至靜能蘊天而不覺大故包古絡今之君子躬具是象焉斯編也謂先生畜德之籍可也謂先生教人畜德之書亦可也厥功詎不偉哉且以先生之才之學早掇巍科加以三被

徵召宜其不家食而吉涉大川而利矣乃以養母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三

堅辭不出甘老著書始合于九三之良馬逐利艱貞者修其行益信其言其大畜也孰非大正為之本耶雖然此書行世彼不知者必以講停疑之余獨謂先生旁搜博採雖不名一家要其所宗主首惟辛文敬先生諸錄而各家次之原本令祖竹溪先生三晉正學編而推衍成之主賓內外之界固已瞭然不容毫髮紊矣然則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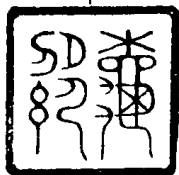
生取善恕辨學仍自嚴無慮乎執中無權也會先生連惠書遺及門吳生來責諾敢書此奉復以當叩擊先生我師也箴我者屢矣其何以誨益之

崑

康熙壬申清和下浣錫山年家同學教弟張夏拜題于家塾之遜敏堂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四



理學備考序

山西省圖書館藏

盈天地之間皆理也聖人通之  
賢知體之愚不肖者背而馳焉  
自孟子沒而微言絕學者擿埴

理學備考序

一

冥行俛俛乎千有餘載若齊之  
荀卿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希風  
接跡高視今古而語焉不精擇  
焉不詳於理道猶無與也韓愈

唐世鉅儒庶可以步趨孔孟乃

所謂延延綿綿寢以微滅者雖  
極旁搜遠紹終弗克扶其衰而  
大其傳嗚呼愾矣有宋以來濂

理學備考序

二

洛關閩四夫子出始揭白日於  
中天而理學淵源賴以復振紫  
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躬行實  
踐視聖人之下學上達何異惟

與象山所主各別由是異同之  
論以起兩家弟子迺守其師承  
紫陽之徒則勉齋魯齋馴至金  
華諸子而敬軒復爲耳孫象山

理學備考序

卷三

之徒則慈湖草廬下逮龍谿緒  
山而陽明實惟世適凡其著聞  
於宋元者典冊昭垂罔弗班班  
可考獨勝國群賢湮沒頗多疑

信相半事每荒於史乘禮或缺  
於瞽宗識者於此竊有憂患焉  
范君彪西以名進士起家潛心  
理學扣擊宗旨原原本本固已

理學備考序

卷四

入考亭之室而啓其肩鏞發其  
藏蓋深慮聖緒之或墜也于是  
取絳州容城二書彙而輯之其  
未及登載者則續而補之刪蕪

就簡發凡起例總名之曰備考  
而後理學一家之書粲然矣嗟  
乎世遠言湮傳薪或熄聖人之  
道所以植天經扶人紀者惟

理學備考序

蔣五

表章修明是賴絳州之集叅訂  
也躋文清而裨文成其法嚴容  
城之敘宗傳也祖河津而禰姚  
江其心恕續補一編搜輯完好

評註詳切雖其間師資不無互  
異議論不無懸殊而究其大要  
總歸於發揮心性根極理道而  
后止昔聖昔賢此心此理未始

理學備考序

蔣六

不殊塗同歸者也范君積數年  
之力網羅放失釐然具備能使  
明代理學較若列眉因是而窮  
流溯源從濂洛關閩以上及于

鄒魯葉葉相承燈燈相續斯道  
之興也其庶幾乎范君需次里  
居日著書自樂近

聖天子闢門求賢推薦者章滿公

理學備考序

蔣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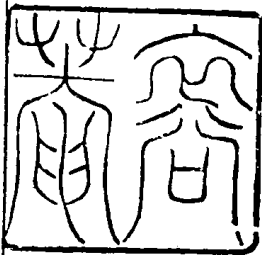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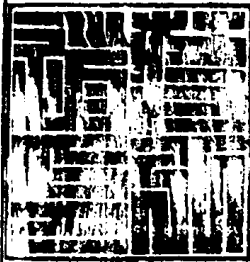
車天下莫不拭目而望其至乃  
以高堂召養堅不就徵益研求  
夫身心性命之旨汲汲焉如有  
所失斯豈非踐履篤實純然忠

孝之君子歟書既告成苦劬  
之無資觀察 張公邑紳王公  
為各捐貲以付殺青因并誌之  
亦見二公之能相與以有成也

理學備考序

蔣八

康熙十八年己未秋日同里年  
家弟蔣弘道拜撰



序

嘗觀庖犧一畫而後先天之理  
已露然大樸未散吾道之用猶  
未著也嗣是而堯舜禹湯文武

理學備考序

朱一

周公孔子或言精一或言執中  
或言仁恕而道學之名弗立厥  
後董子正誼明道楊子黜貶諸  
儒文中子河汾講授韓昌黎斥

退百家均有功於斯文而辨難

自此起矣有宋之興星奎水洛  
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  
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二程子

理學備考序

朱二

師之而其道大明一時相望而  
興者若橫渠堯夫楊時呂大臨  
謝良佐范淳夫尹和靖輩深沉  
切思吾道藉以光偉龜山而後

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朱子出焉羽翼六經為功不淺說者謂鵞湖分派朱陸參差觀象山之言曰夢寐即白晝之

理學備考序

朱三

為屋漏即康衢之見主靜之學豈真有徑庭之見哉新安及門之士如蔡季通之精博黃直卿之純篤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

君子指不勝屈皆能力扶大義斯吾道昌明之一會也於元得二人焉曰許衡曰吳澄要能不失其軌範者至於明室講學之

理學備考序

朱四

士後先相望炳若日星若論理學名臣當以河津薛瑄為首餘干胡居仁次之列於科目則周瑛羅倫阮於下位終於布衣則

有若鄒智陳真晟輩皆以斯道  
為已任者也他若何喬新邵寶  
羅欽順王陽明陳茂烈等皆卓  
越一時行誼表表而上接道學

理學備考序

朱五

之傳也但以晉人而論得文清  
之嫡派者如曹月川曹真子辛  
復元諸君子皆能集羣公之大  
成為理學砥柱桑梓巨擘迨我

皇清鼎郊以來尊儒崇道超邁千  
古我

皇上萬幾餘暇沉酣經史延攬宿  
儒考校古今治亂得失經書同

理學備考序

朱六

異三晉之士皆恪遵

令甲篤守淳風罔敢渝越不失陶

唐矩矱

聖朝採風問俗自有鑑別非  
不佞



召徵不起惟以著書講學為事理  
 所敢指為標榜者也至若洪洞  
 范彪西君子事親辭名博學拙  
 守經予特疏薦舉

理學備考序

朱七

學一帙表章先輩極明極正 愚  
 讀其書不揣卑陋妄竊一語辱  
 之簡端敬以質之同人  
 康熙十九年春王二月

涑水朱裴拜題於燕邸之  
 無倦堂



理學備考序

朱八

理學脩傳序

戊午彪西與余同徵余老就道彪西堅為母請如前

上方侍

太皇太后不逆彪西養母理不强其心之所

不安故也已未余客陽鄉待放彪西遺理

理學脩傳序

星

學脩傳一書愛敬立而天地畢彪西所以為人者脩矣禮太乙分為天地轉為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禮之太乙易之太極也周子圖太極而灌灌傳為理學何見理之晚也明辛氏錄理學名臣孫氏刊理學宗傳彪西補名世道學京省人物諸書續以南臯芝山饒州野記附之以家乘未脩

野記家乘鄉稱善人足矣多即有所不脩

也一理分彼此不脩缺初終不脩角爭黨

不脩論成敗不脩不脩則無以為一代理

學之完書彪西之心不安何以安學者其

進此而務學也哉理學自宋分主敬主靜

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求端致力

之地殊要於理無窒礙明初各傳其學匡

理學脩傳序

星

扶天下治亂分別義利之幾而身體之脩

德明道與夫致命遂志者出論滇一人謙

燕一人殉燕市一人疑七政辨五行兩人

補鍋箍桶拾橡栗三人靖難百二十人請

北使一人議廟制兩人明日月之行究律

呂之義三人諫南巡爭統嗣百數十人蒙

難中璫十七人死甲申十九人兵敗就執

江南四人使一人各尊其所學不休連  
數之禍福苟以性命生死動其心處西以  
其心去取於中見理分明天地之常經大  
義深堅不可以奪者亦無幾人舍此掇拾  
不脩也辛氏錄名臣補以名世良是獨是  
宗傳之說吾疑焉漢唐七百年收三數人  
南北三百餘年無人中間王佐大儒有體

聖學備傳序

星

有用照耀世家列傳謂無一近理者彼各  
傳其宗也太極圖剛柔善惡以氣質為天  
性當日與半山語連日夜半山氣質不化  
性理未明何怪子美之詆無極乎程子由  
太極分氣質義理之性新建由無極渾無  
善無惡之性性覺妙明本禪無極近者朱  
陸兩家聚訟孫氏為合傳異氏異族異望

異房而曰宗宗子臺山湛持與夫強諫許  
國之臣皆泯闕江南石齋臨侯籬石東鄉  
次尾收拾衣冠俎豆之敝宗不傳為彼此  
初終爭黨成敗論學豈理也哉木理盤錯  
火而輶之者學骨理髓解切而磋之者學  
石理硯礫追而琢之者學此理在艱難闕  
苾之中全本末正始終學之大者也

聖學備傳序

星

### 朝廷講學經筵

詔求明季遺書博訪學行之賢者公卿以事  
輟講而直省督學加嚴乃傳之者不傳不  
學之過也此理之在天地日月星辰之經  
緯河岳之流峙寒暑之往來風雲雷雨霜  
露之消息鳥獸蟲魚草木之潛飛動植鬼  
神人物之幽明莫知其然而然者有自然

之理焉理總象數圖書出兼氣運律曆生  
受命於天闔闔盈虛屈伸於不得不然故  
言理必言氣言數聖人物以理窮我與天  
地一物事以理順我與天地一事情以理  
遣我與天地一情人之所以求合乎天有  
當然之理焉存為仁義措為刑政率為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脩為易詩書禮樂

理學備傳序

墨

春秋變化愚明強弱以為不可不然之事  
是所為學也學其生人之天天者理而已  
矣君父天也學其天生之人天下不免有  
女人妄人越理去天遠去人亦遠學為人  
子人臣全此愛敬之心而理得所以知天  
事天也天五其五地六其五五十五為圖  
四十五為書太極圖所從出聖人則之學

之也乾坤定貴賤位臣子依其君父進亦  
吾君吾父退亦吾君吾父理不可以易剛  
柔斷於動靜之有常何也動易其位以貴  
下賤微彪西理也靜安其常辭尊居卑彪  
西辭亦理也理學之主敬者為之主靜者  
為之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者皆  
為之在人斷與不斷耳天下有君父之

理學備傳序

墨

尊讓君父以為尊者坤有母道曰通理學  
三年而名其母無是理矣圖書皆以中五  
為母數五十四十為子數生者內以及外  
成者外以及內子威母織屨長安棄外與  
何武温嶠之離母正等理固有所不安也  
詩之將父將母猶易之幹父幹母將父母  
之不得北山曰莫非王臣幹父母之不得

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上九不登正位夫子繫育德善俗存此理為德循此理為育德明此理為善俗愛敬所當自盡者盡性所當知至者至命天下之理學備矣男不離父母洛書火依於木也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魏風行役子思母於心不安即理有所不安理不安而忍為之春秋元

理學備傳序

畢七

年春王譏隱公之無君克段譏鄭伯之無母隱公無一事間王鄭伯有母取段於其母之懷中而逐之誓於黃泉見母無母者無君也學者皆以兄弟解非理天地闔闢之理極於易其乘除治亂之理盡於詩春秋春秋起己未迄於今年己未彪西書成終始三九四七之數即為理天子彪西以

上

為學之地彪西學而母心安學而理學大備天下人臣人子之心亦安矣雜補葺以為完書雖不學辛孫諸先生備也由春秋逆周己未馬生人矣曾有人生馬者無有哉父母生我棄養夏十官去而復來君臣之理當然自傷老邁不安又待放而未斷使浮沈為無其理者之學孟堅曰木

理學備傳序

畢六

所以浮金所以沈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有知者尊其母也爾有母遺繫我獨無過墟廟而行阡陌之間問余安在余復誰理哉諺曰果蘇有理余固學者之所摺擊也資剛之屨耶

康熙己未春二月長平畢振姬書於陽鄉

古廟



理學備考序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也命  
之於天率之為道脩之為教具  
於人倫達於萬民至善無惡

理學備考序

三

無內無外際地疇天微上微  
下聖賢不以之或豐庸衆不  
以之或歎藏而為內聖之基頭  
而為外王之道堯舜之精一執

中傳此理也禹湯文武之征也

聖教之止明此理也周公以此而

制禮作樂孔子以此而刪定贊

脩顏曾思孟以此廣聖教之序

理學備考序

三

端未學之歸存之則為君子舍  
之則為小人脩之則收治悖之則  
兆亂理之闕於世教人心要矣  
而學尤其要也蓋理者即此性也

學者學此理也孔孟尚矣廣川  
昌黎河汾而後業此學者莫過  
於宋周程張朱數大儒著述  
表章發明此理而朱子獨集諸

理學備考序

五

儒之大成空前後之統緒由宋  
迄元金華四子咸知宗旨得正  
統者惟許魯齋一人明興三百  
年中人文蔚起薛胡呂高羅馮

諸大儒心得躬行著書立說各  
有詣極薛子後性之學獨得  
其宗其他諸儒雖所由之途未  
盡同所立之說未盡一德皆此

理學備考序

五

理以學同也

皇清運應昌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  
興太平

世祖章皇帝心學湛淵涉獵經史

開勅於前

今上崇儒重道好學深思弘宣於

後既起蔚羅大儒於田間又日

進楚中大儒及滿史臣商訂

聖學備考序

五

聖學以故南北漢學者接踵而起

近又令公卿郡國各薦舉博

學弘儒以備顧問昌明理學

此其時也洪洞元彪西年為以

有道先生世德裔孫孝友天植

博通羣經諸史著作有年為

當道推薦則昌明理學乃其志

又其責也彪西年翁詩文名於

聖學備考序

五

世著述不可枚指久已公諸海內

推重藝林茲後取辛復元孫

鍾元西先生理學之書而增刪論

定之顏曰理學備考文清而下代



有傳人人因此心之因此理學者  
觀其中格致同功知行並懋  
真參實踐一以復性為學者何如  
人文章經濟未強強抑在中

理學備考序

毛

禮者何如人規圓矩方織毫弗  
苟鼓猶近道者何如人典型具  
在寤寐美牆不必出日用飲食  
之外不越友子臣弟友之常下

學為己循名責實不以口講以心  
講不以心講以身講為真士夫不  
為假道學由文清而上溯考亭  
俾孔孟之學大明大行於世此理

理學備考序

天

不為異端所惑雜窮而道傳奕  
世在而補及蒼生始克見講學  
之實用而理學之書為有體有  
用之書則彪西年為嘉惠後學

與甚躬肩正學之心裨益聖教  
助揚

王化厥功匪淺鮮也茲刻也輯成者

范子捐俸以廣其傳者守道中

理學備考序

手

甫張公及平水王政九如王君也

皆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也予因

敬瀆而併識其端

省

康熙戊午歲七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安邑同

學年家眷弟棘人王寬持

手書於存省齋中

理學備考序

手



跋

自正學不明精者又於空虛家  
者騁於功利靡者驚於詞  
章范子憂之理學簡考

理學備考跋

馮

所由述也其書集有明一代諸  
儒之言行若薛陳胡王諸  
君子彪炳在人耳目矣文苑採  
遐逸發潛德之幽光補史志

之闕史范子有幼諸儒有幼  
世道人心匪淺鮮也以余所見  
如憲世編傳道錄理學宗  
傳法書或多所掛漏或摭指

理學備考跋

馮

禪宗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  
能如斯編之約而無畔醇而  
不雜也范子事親純孝不  
應

微辟積學力行三十餘年全

子趨庭問道終明伊洛心源

著書甚多尤當以此書為第

一蓋宣

理學備考跋

卷三

聖主在文之化績千古未墜之傳

呼寐晦之人心而覺之空虛

者初大道之平實可以返

矣功利者初動業之浮雲可

以愧多詞章者知末學之支

離可以悔矣雖窮鄉下邑之

子寡聞期見之士諫是書

者必有明諸儒侍函史接

理學備考跋

卷四

議論有不肅於敬懼然愚者

或由是求之即六經四子之階

梯唐虞孔孟之途路也於人

尤貴能自得師耳人皆有

真師以真師印之古人殊途  
而同歸千聖一理千卷一文  
也否則雖盡熟先聖先賢之  
言行亦心成其為空虛功利詞

理學備考跋

馬五

章之人耳何以為上達為  
己之學哉真師者何心是  
也

康熙庚申夏六月

飛門年弟馮雲驤拜

手跋



理學備考跋

馬六

理學備考序

理學微而人道晦遠效法中而弗敢任如西學洋不亦亦新學淨其間能以事功文章節操見者便為奇士豈復有聖經賢傳之

理學備考序

三

而存焉期此理此學之能效則學在理在而人道善教則可法可借而理學與本入之須臾不可離也自邇免理真儒不能實禮之於身不能朗述之於書命也壯

年為業印果觀濂洛閩周之

之毅於思效三立院中更蔡聖怡孝提振歷後元暉升兩先生指示雖失志予子我時素性靈荒略學病未也同學

理學備考序

三

彰西先生久輯理學備考未成先為余謂當急出以共世今書告竣備人道之要領振理學之宗依系用考交迪去庸行已效之即人效之人教之期人效之也

昔先哲云性善性惡後可以學  
愚之謬云性善性惡後可以言  
學學之者言教也然不效學  
多在不學理多在不理學人烏在  
此命曩之病學不學而多不效

理學備考序

五

### 人之歌

西久志理學切確多年難  
古今研究渺渺印心善備者  
觀之其間之詳昭定待微顯軒  
輒由傳贊以及本末由薛胡以及

陳之由性命以及功化是不別其  
諸一其歸宿清緒善心傳見系  
列置卷案頭莊誦一遍便覺  
質挺受千聖理學一線庶幾其  
不致迷世李世之有志效學之人

理學備考序

五

從此悟入不僅存乎功文筆即操  
之一道直證聖經賢傳之源理  
學彰而人道明昭證之功若昌  
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涇陽謂  
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愚竊謂

彪西備考之功不在文法語錄  
 小抑命更自信此晉中蒙醇理  
 真名儒輩出文清文通之後代  
 心正人即近而為幸若桑若翟  
 傳之畢魏指不勝屈

理學備考序

五

彪西銳志敦學入理不徒行將  
 上法魯鄒接周程五夫子信而  
 踵薛坊四先生席晉中諸理學  
 辨香又為所寄願不盛欣

皆

康熙戊午秋七月望吉

河汾後學王承命謹題  
 於勉仁堂之愛日軒



理學備考序

美



跋

孫鹿原先生讀理學備考完而揚毫走楮片時文就灑灑二千餘字概括其天地開闢以後理學之源流每段開鎖屢屢言心且引三代以來勛業彪炳心術合于聖賢者寥寥數人而已呂生讀其文而疑之問其命意先生曰種樹者先培其根與子道者先定其心欲樹之盛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道之

理學備考序

五

明也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人心惟危一為私慾所移則何所不至未有甘心快慾而不殃其身者惟讀書能檢此心若讀非聖之書則又引害此心必讀理學之書方能感悟此心雖然讀書窮理如人已得明路也要在實寔踐履方可有益於世無愧于心故聖人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夢逸變于前而大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厄虞

為之朝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惟凡愚之心變易無定純以氣質用事所以才品下劣貽羞當世而不可道嗟乎季世之人嗜慾不淡故心不能定心不能定則時尚是徇勢不得不日趨而下也其能講天地民物之理究身心性命之與學者舍

范先生其誰肯歸愿學 范先生者頃讀理學格考一書知范先生之心肯聖賢之心相若也而凡愚

理學備考序

五

之心亦肯聖賢之心相若也惟聖賢能定心于理故于為文也屢言心即言理也呂生曰言心是矣古來勲業彪炳心術類于聖賢者何其寥寥數人歟先生曰三代以來策勛建祚照耀天壤心術類于聖賢者難以脩舉于特略舉數公以概其餘也然此數公皆世人之熟于傳聞者其心事真與日月同光優入聖人之域前賢論之已久矣夫有聖賢之道德者方

有王佐之事業理學年經濟原相表裏有理學無  
經濟不可謂之真理學有經濟無理學不可謂之  
真經濟宋孝宗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其救浙  
東饑也立社會法令諸路得安民魚菜色非素具  
經濟之才者曷能辦其三雖然經濟出于理學  
時來則為之須觀其遭際如何耳審其時代何如  
耳若陳君舉陳龍川蔡九峯三人豈無經濟

理學備考序

古三

耶以時無所需故也諺曰臨河不言水臨冰不言渴何  
則得其用也苟能倡明理學使聖賢之道萬世  
不墜即有功萬世之人也予服

范先生者於是乎望之呂生領首唯唯遂拜手而  
又書於理學備考之後

康熙十九年冬三月西京後學呂大章頓首拜跋



讀理學備考後識

予不才辱安山先生教得盡讀五經堂書其讀理學備考則始於  
歲庚申而卒業於甲戌之冬陸續得書凡三十四卷蓋以先生輯  
此書始而卒業孫集既而續補再續三續繼又以學統續以雋聞  
源流續至甲戌又以黎洲學案續而書方成考方備也越今年乙  
亥春先生寓書請予盡得三十四卷讀之迄無一言駁其取舍之  
非欵識之謬噫此先生謙詞也而實有言外之意存焉或以予盡  
讀其書而於理學多先生口不能言酸醜行不能踵步武得無空  
覽一過乎於戲先生開導末學數十年來不啻誦諄矣其如下愚

理學備考識

曹

頑鈍有負嘉惠何雖然予堂下人也於理學多先生實不敢妄評  
之而於先生著述之大意竊謬為臆度之矣三十四卷悉記諸儒  
之行也而顏曰備考似以大舜舍己樂取孔子聞見擇識為宗大  
破世儒門戶之藩籬使之博觀尚論備具效法之資焉耳正非誇  
多闢靡汗漫無紀之書也故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舉全  
德矣亦採及片長尊名世矣並不遺陶樵直令有明一代理學盡  
無遺珠此先生取舍之廣也先生云辛集派出程朱足為小刻領  
袖孫集學陸王可作小刻討論且於張集出處可疑之六先生  
一筆勾去於黃集泰州流弊存其案而顯示損斥此又先生辨學

激而歸宗正也其取舍之當如此其何可讓備考定例始終一致而標題傳文俱仍諸集之舊間或節刪煩冗改正字眼總成完璧不留疵痕况編次井然評註確然令披讀者入其中而蹊徑不亂心目爽豁其欸識之精如此其又何讓至辛孫兩集而外熊集題名不全無憑考識如張黃兩家理學分類互有不同及各有掛漏未免少存意見偏崇師門似不如備考之大而公也先生之於理學可謂集大成矣區區蠡測之見若此未知有當於讀此書之萬一否若乃先生著述或別有深意實下愚門外之窺所不能領悟也還須先生明教之庶予不終為食字之蠹魚乎

理學備考識

賈

康熙乙亥四月

大寧後學曹讀祖頓首謹識



序

學何以云理。又云道也。慈谿黃氏曰。道即理也。道者大路之名。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曉然易見也。愚謂對欲曰理。對俗曰道。世之學者。或泥于人欲俗情之間。故以理與道別之也。泥于人俗情之間。尚可謂之學乎。不可謂之學。而猶曰學。故以理與道之也。理與道本體也。學功夫也。學本於理與道。其功夫始正。然學之功夫。果何如。六經言學不一。求其三尺之童。其曉者。莫如而特習之一語。朱註曰。學之為言。效也。效先覺之所為也。然則先覺果何如。古之聖賢。皆先覺也。請言其近者。近如薛文清公。果何如。文清去古未遠。而又近在吾鄉。故言文清也。言文清足矣。而何以及文清以後。數十人。數十人。皆效文清者也。即不盡效文清之迹。而實效文清之心。之理者也。效之斯已而已矣。而何以備考也。從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他不具論。如從祀四人中。薛胡之學為一類。王陳之學為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為一類。王與陳各為一類。素偏遵薛胡。但取薛胡為足矣。取與薛胡為類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陳。何以兼取與王陳為類者。蓋薛胡之學。泰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余先生結曰。前聖後賢之論。互有發明。小有異者。不啻其為大同。而非背馳。

五經堂

不相入焉。來先生知德曰：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也。呂先生辨論，明先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論宋陸曰：入門路迥，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陳先生龍正曰：顏曾木卜，同在聖門，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叢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馮先生從吾傳，畚田先生曰：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故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備之考之，斯效之矣。而果何以效之也？雖備列其人，備列其人之事行，以俟人人效之，雖不能效之，而猶

序

五經堂撰

鼎之效之也。然則何以知人人之能效之也？薛胡雖理學，聖賢而亦人也。人人雖不盡理學，不盡聖賢，而亦人也。人與人一也。請看薛胡諸人，有雙身乎？有疊面乎？有十手十足乎？能無翼而飛，不脛而走乎？亦猶是飲食男女者耳，猶是耳目口鼻者耳，猶是穿衣喫飯者耳，猶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與所處者耳。我能效他一言，便是一言之薛胡；我能效他一事，便是一事之薛胡；我能效他一時一刻之所為，便是一時一刻之薛胡；我能效他百年畢世之所為，便是百年畢世之薛胡。陽明先生曰：今个人心有仲尼，惟其有之，是以效之。非效薛胡諸人也。效自己固有之心耳。謂我不

能效薛胡，我不敢辭，謂我不能自效其心，我不敢不辭乎。

康熙戊午春王正月，洪洞後學范鄆鼎、彪西甫題於五經堂。

序

五經堂撰

又序

讀書錄曰。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甚矣讀書論世之難也。况乎理學淵源。尤非可以尋行窺高下。數墨測淺深者。近人彙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孰為支。孰為正。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己理學諸君子。有標天理者。有標本心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復性者。有標致良知者。迨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者。有標慎獨者。有標未發者。此焉少墟先生之言也。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

序

四

五經堂撰

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良知。此耿天台先生之言也。合而觀之。其不能不標立門戶。提掇宗旨。既有然矣。豈謂理學諸君子。果無甲乙。果無宗派支流。果無正統閏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即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為甲乙也。鼎聞理學。不始于宋儒。而申明則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學。不盡于朱子。而集大成則自朱子始。朱子輯宋名臣言行錄。但曰以其散出。而無統。擬取其要。以便記覽而已。輯近思錄。但曰懼初學不知所入。取其闕于大體。而以于日用者。以為此編而已。亦未聞其甲之乙之云云焉爾也。世有如朱子者出。鼎備考。則其繁冗。正其訛謬。

補其缺略。序其時代。是鼎之師也。鼎所願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心朱子之心。而不襲朱子之迹。取鼎備考。分其甲乙。定其宗派。支流。辨其正統閏位。而使應甲者甲。應乙者乙。是鼎之師也。是理學諸君子之交也。鼎所願也。康熙庚申冬十月。後學范部鼎再識。

序

五

五經堂撰

凡例

開喜朱小晉先生序小刻紀畧曰予向在臺中上封事有請修明史一疏奉有

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之典私喜

昭代崇儒重道雷心理學非一日矣從祀諸人且尊舉行自魏草茅

下士分毫莫補幸而病間無事取前代理學輯為備考一書雖掛一漏萬不免得罪于前哲名賢而因此識彼或亦可作談禮諸君

凡例

子之芻蕘云

茲編大要有三一編理學恭訂是謂辛集一編理學宗傳是謂孫集一編余所見聞辛孫兩先生所未及載者是謂續補續補者何如拙選三晉語錄古文詩詞之例續到續補不敢選也但恨見聞有限搜求未廣將伯助予跋予望之

辛集原稿半屬辛先生親筆藏於太平區友廉範宇諱有之手區友貽余有日今始鑲板其中款式一依其舊惟是稿出明季所載皆明一代人物既歷湮沒世變風移字句有不雅馴者不簡練者余小子畧為刪削難辭僭竊之罪

五經堂撰

辛集凡例云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完者姑記姓名以俟論定弄

入此義專為呂新吾馬少墟兩先生發因採輯兩先生傳入續補內以完辛先生之志既而見兩先生俱載孫集故存孫集而棄

續補非敢以辛孫相軒輊也

辛集除目次所記三十二人外尚有三十一人名曰待入有目無傳即茲編所謂又目次者是也在先生當日書名恭訂立法華嚴

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余小子茲編書名備考待人以恕取舍予奪敢遂定乎且待入二字恐無以對文成即無以對

凡例

孫集所載

自漢迄明誠為完書愚意孫集在於正統系故原例有主輔內外之分今後人知所宗也茲編不敢云宗聊以備考焉耳漢唐宋元史策昭昭似無庸贅獨明代理學若存若亡介於疑信之間半在湮沒之數故畧以前而但記明竊取

昭代畧前史而修明史之義款式從違一視辛集元字複句亦刪一二願學前輩効此忠告

五經堂撰

孫集自序凡例。猶夫辛集各列本集之前。外有湯謙張謙二序。湯序云。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暑獨俸付梓。張序云。自周子有無極之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之議起。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春。沐迎先生至內黃。証所學。先生宗傳稿就。余領梓事。此湯張兩公之言也。例得節錄。以志刻傳之力。

辛孫兩原本既無丹黃。又無句讀。而余句讀不已。繼以丹黃。丹黃不已。繼以評註。無乃干議論先輩之典乎。蓋余賦性下愚。偏私時有。今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某病。明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

凡例

三

五經堂撰

某病。嚴師良朋。展卷都有。拜稽之餘。筆墨手腕。勃勃不能已。而稍引文清公之言。以自解曰。書自書。我自我。與不讀者何異。然則余之有句讀。有丹黃。有評註也。取其有益於余一人之偏私者耳。非敢以此定先輩之書。非敢以此同天下之志也。既為理學中人。雖所造深淺不一。皆為聖賢之徒。人皆知為聖賢之徒。而我猶逢人贊曰。此聖賢之徒也。何異六月說熱。臘月說寒。然聖賢固不俟稱贊。未嘗不俟闡發。茲編之於贊詞獎語。多為僭。剛於遺事軼行。多為附錄者。鄙見如此。余敘李仙葉重刻三立祠傳曰。表章聖賢之言。不如表章聖賢之

行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言之艱行之。惟艱茲編。仍是茲意。辛集止載本傳。不載語錄。孫集於本傳之後。有語錄者。或載十餘節。或數十餘節。言行俱存。誠為完書。余於語錄。盡則竊取。吾夫子躬行未得之意。或曰。六經皆聖賢之言。此說何居。余曰。續有廣理學備考一書。皆聖賢之言也。在後世視聖賢。非言莫傳。而聖賢在當日。先行為急。余所以分本傳與語錄而二之也。善讀者自能一貫。續補出余一人之手。而何以有立傳者。有不立傳者。有因昔人之傳者。有節錄本集以為傳者。惟余見聞有詳畧。故紀述因之。若以詳畧為褒貶。則吾豈敢。

凡例

四

五經堂撰

數年矣。木不已。點金無術。取之土田。繼以雜佩。兩者交困。束手無策。於刻四書說時。讀王庶我少與一隻鷄之歌。忽悟生財有道。既而計一歲之節。儉不償一月之剝。刷尚義諸君子。間有錫工厚。既似當膜拜而受。夫何卻之不恭。噫。甚矣。矯而非矯也。蓋余有吾鄉人文詩話之選。而苟邀吾鄉仁人君子之贈。不曰貨取幣交。則云納交要譽。此理學備考一書。所以避之。避而未能鑿板也。今春道憲張公祖。諱大木。號中甫。甲午舉人。由御史出守河東。捐俸三十金。惠工。物卷王先生。諱承命。號汾人。亦捐俸三十金。購紙。例得備書。以傳。康熙戊午春。王正月。抱齋識。

理學備考卷一

洪洞後學范郁鼎定

男



理學名臣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原序

太極理也。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於身曰心，發於念曰情，行於世曰倫。欽此謂敬，實此謂誠，明此謂精，純此謂一。執此謂執中，建此謂建極。止此謂止至善，章於辭如菽粟布帛，措於事如準繩規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危於堯舜禹湯文武，以是而為君，臯陶伊傅周公，以是而為臣，孔顏曾思孟，以是而為理學。倫考卷一 辛集

師孟氏而後，理學失傳者千四百年。五星奎聚於宋，濂洛關閩之間，真儒挺生，心學一脈上續下傳。我明啟運，敬軒薛子首起河東，言言真見，步步實行，巍然當代盟主。嗣後諸儒繼作，隱顯不一，造詣亦異。總之言行心術，各有得於聖人之一體。月湖楊先生振其尤傑然者，得若干人，為錄二册，以範後學。恍似嚴師在也。迨今八更寒暑，徧考諸書，又得當續入一十六人，如月川先生曹公、容恩先生、毅公、默齋先生、張公、小泉先生、周公、自在先生、壯公、晉閣先生、賀公、月湖先生、楊公、虎谷先生、王公、涇野先生、呂公、穀田先生、馬公、苑浴先生、韓公、整菴先生、羅公、天遊先生、楊公、斛山先生、楊

公涇陽先生顧公新吾先生呂公此皆粹然無可疑者，僧加搜括合前錄共得三十一人。題曰理學名臣錄，恭訂又備為之說曰：天地所賴不毀者，此理也。人心所賴不灰者，此理也。選所賴不亂者，此理也。惟一人可知行實，人人可知行不惟一時可知行實，萬世可知行。今世學者，聞講心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嫉惡之，以為甚。至排擠之，至無容其身。噫！學不學，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人為理學人所為者，何等人也？學至此人，至此不亦良可惜乎？雖然，變者世也，不受變者心也。同志者，試思此心孰無？天理此理終不滅，研窮此理躬行此理，真以錄中之人自處，又從而迦濂洛關閩。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二 五經堂明定

又從而遠師，郝魯則替人之作於前者，我安得不紹於後乎？即不容於人，未必不容於天，也不見信於今，未必不見信於後也。如曰生斯世，為斯世，則此錄不必觀矣。萬曆四十四祀，歲次丙辰，莫春良日。

凡例

一、是書主於有功理學者得入。蓋謂有理學而事功文章節操皆該者，徒有事功或文章或節操，不知理學者，不取一槩入也。

一、是書用楊月湖先生舊本，其中可刪者，僭去一二段，後人論贊可增入者，增入一二段。



一于於諸先正詳閱其書考覈其行表無可疑者或有一二管見贊語考覈未真者姑仍月湖先生原本

一新增數人皆據理學先哲諸作撮其切要者數條其全文不能一一悉錄

一錄中論贊諸作止據予見聞所及者錄之其尚未見聞者以俟添入

一新入諸先生皆予詳閱其書事久論定者其他先儒或姓名未知或典籍未聞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定者姑記姓名以俟論定再入其姓名未定者希來哲補之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三

五經堂編定

侍郎薛公	學正曹公	聘君吳公
處士胡公	處士陳公	檢討陳公
知府段公	訓導張公	布政陳公
處士周公	侍郎張公	侍郎張公
修撰羅公	布政周公	俞事黃公
尚書章公	郎中莊公	布政張公
祭酒蔡公	恭政賀公	吏目鄒公
尚書楊公	御史王公	侍郎呂公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四

五經堂編定

光祿馬公	尚書韓公	尚書羅公
孝廉楊公	御史楊公	少卿顧公
侍郎呂公	尚書馮公	
又目次		
陽明王公	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編致良知之學蓋文成程朱之學而先生一變	
甘泉湛公	若水字原明廣東增城人與先生為友	
後渠崔公	銑字仲危河南安陽人其學亦宗	
心齋王公	良字汝止南直泰州人發達	
介菴李公	錦字在中陝西咸寧人	
思菴薛公	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著有思菴野錄名言極多從周小泉先生	
平川王公	端毅字天字陝西三原人	
瑞泉南公	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仕	
陳公	紹興守從陽明游多善政	
愧軒呂公	潛字時見陝西人	
蒙泉郭公	西字惟蕃陝西人	
二泉邵公	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	
椒丘何公	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說文	
東郭鄒公	守益字安福人	

龍溪王公 義字汝中浙江人

緒山錢公 德弘字洪甫陽明人

秦關王公 明同邑門人

晴川劉公 魁字嶺台江西人

疎山吳公 梯字思誠江西金溪人疏進孝

西川尤公 經表伏侯陸薦王心齋文莊

柏齋何公 從到晴川著擬學小記

念菴羅公 洪先字述夫

道林蔣公 信字卿賓湖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近溪羅公 汝芳字維德

晴石梁公 紀字理夫山西稷山人

樂齋朱公 恕字光信淮南草優場人

樂吾韓公 真字以中商直興化

敬菴許公 學遠字五中

雲浦孟公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

鳳阿姜公 寶字廷善南

我疆孟公 秋字子成山

五經堂刻定

薛公諱瑄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辛丑進士歷官侍

郎致仕終於家壽七十有六號敬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五

年從祀

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

為真定元氏教諭調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一峨冠紫衣人謁

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

即成誦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能作詩賦

人以薛天才目之時承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六

五經堂刻定

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請成玉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

經四書性理之學喟然嘆曰道在是矣遂焚其所作詩賦不為科

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

合終夜及側不寐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

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為友特父官榮陽榮陽諸生亦尊先生

為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問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

異之就學舍相見謂異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朝先生以年

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永樂十七年父改除河南鄆陵教諭特例

教官乏科貢者充戎父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感父命中河南

庚子解元明年登辛卯曾鶴齡榜進士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子先生因辭卻之時父任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四方遠颺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宜皇帝恩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嘗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口某忝糾劾之職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會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曰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至則黜食置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七

五經堂刻定

至夜分方寢值冬月雪飄盈几誦讀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錄宜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詔選選碩儒吏部尚書郭登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詳陸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文藝親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誦讀或以詩賦各因所長取之不求全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

必使以儒承拜祖宗而後去之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亟求退學博曰互罷之先生曰祭日生執何事命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和能和之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帝泣遠送徘徊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語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予不能進盡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通變召至遂為大理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大監王振權倖至尊各官皆行跪禮獨先生不為之屈振欲藉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八

五經堂刻定

先生為重使致餽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贈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餽耶禍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不受三楊知振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雖某薦先生彼亦素聞名蓋同往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後讓事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實大衙焉會百戶某病歿二年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妾誣妻以魘魅殺夫下妻獄坐火先生察其冤為之辨奏都御史王文與馬順素憾先生遂詣於振振大怒喚諫臣劾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下先生刑部獄律大辟待決工

部侍郎王偉素著振聞公論不愜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振默然遂謂先生錦丞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丞獄使人縛至階壁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先生繼之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必生命也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鐵漢也及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囚不聽理詔綁於市殺門人皆偉錯愕貽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為泣對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因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九 五經堂剛定

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窮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關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正統十四年科道官程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名為大理寺丞時兵變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諸王入諫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敵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敵懸軍深入

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先生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撤布諭諸苗以禍福順逆之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方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懲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五雷內關近地以資啟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必者何罪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太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劾該各部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 五經堂剛定

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太監查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與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太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贊之謂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上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中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場火災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辨其冤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王文以謀叛  
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辨其冤文  
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咎  
何愧焉辨之愈力但誅其為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  
有錄成冊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英廟復位夜召先生轉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此正先生行道時也先  
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  
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  
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士

五經堂副定

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術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  
以止學復性為言或曰此數字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吾生平  
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上即位初每日召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  
見國公石亨等誣于肅愍謙王文謀危社稷將凌遲同列皆衣紫  
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  
各有子孫亨忿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  
默先生曰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  
不可用重刑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

也卽有去志時上求稱子於西書先生諫不聽遂以疾乞致仕石  
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爾我為先生啟上請勅  
書卽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我若資其養焉若不  
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辭允三日卽歸至直沽道中風雨大  
作舟不能行候檣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不輟子淳私恨  
曰人家好好做官他只要退受困誰怨先生問之曰我雖困而道  
自亨也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  
生倦倦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與繁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謂聖人  
教人性非所先誤矣又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士

五經堂副定

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積而還珠也李賢當國每有書來先生不  
荅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  
公不荅某亦此意也輯家居所得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皆削其  
稿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為詩曰  
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避疾彌爾正承冠  
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司具  
奏於朝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  
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入孔廟從祀當事者未遵行之門人  
行狀辛  
全剛潤

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其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

著有讀書錄。河汾集。行於世。時呼為薛夫子云。李賢撰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接物。不說隨。不似批講論經書。

窮究義理。自一心一身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約之以歸於一。共

餘。好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

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

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門人張鼎撰文集序

學以德性為本。言以明性為要。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

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學。曰。明此性。行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此性而已。門人關禹錫撰讀書錄序

太極之實。不外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

也。門人白

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門

英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水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

氣象亦類之。門人

先生氣貌莊嚴。鬚甚修矣。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

坐其傍。不覺邪念之悉屏。門人

王復

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陰夷一節。此

其所以有異於今人而無愧於往昔也。耶彭時撰贊

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翁。誰得其傳。欲考無從。復

性之教。最為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大露

天機。豁我額蒙。楊廉撰贊

厥稟既靈。厥養既重。眾馬尚凡。而潛於穆。眾為尚撓。而持於獨。遠

奸悍。勢其氣維烈。遇寇平蠻。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

嬰禍。其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一源言性。曰慈曰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特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夸。而道則循。萬事以叢。一

靜以馴。振綺南省。與制閩。垂宣猷。東關與時。罔諧。匪究厥施。匪儉

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源朝讓已協。從祀爾。待我生維晚。慕公之

醇。我役維遐。親公之神望之。我喪俾人如連。就之溫溫。俾人如覺

散焉。光風。韞焉良璞。可師與與。可親。嫗嫗。可光後裔。可啟來學。聖

者之從。賢者之歆。于萬斯年。元氣未剝。於時撰贊

當年我愛薛夫子。日日焚香可告天。復性功深濂洛並。誰云書錄

是言詮。郭元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禪。功嚴主敬。擬水臨淵。讀

史 121-754

書一錄 鄒魯嫡傳 馮從吾撰

天啟夫子挺生河汾不雜異端不入泥俗遠接前聖之統粹德醇學嘉言善行一無可間蓋我朝第一人也小子質魯學疎幼遭顛蹶自成童時獲觀讀書錄要語至主敬無欲處稍理做人期許及觀全錄志向益堅自冊首華繪德容揭之齋中日夕虔事昨歲於敝居構願學亭事先師孔子顏曾思孟二程朱子並我夫子焚香對越恒思一至梓里登階除恍如會夫子於一堂之上不然緇黃輩一念慕彼所宗不難朝山拜頂余受無窮恩波地僅數舍不一展謁有愧彼等多矣中心遑遑焚楮如兄今率諸生肅謁夫子恨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五

五經堂明定

不躬親杖屨然觀天見夫子之高也。觀地見夫子之厚也。觀日月之代明見夫子之明不息也。觀四時之錯行見夫子之行有序也。視山峙見夫子之凝靜也。觀水流見夫子之活潑也。聞風聲琴韻聆夫子之馨咳也。讀六經四書觀夫子之面目也。味菽粟衣布帛知日用而不可離夫子也。天地間無往非夫子全無往不承夫子教全自全夫子自夫子也。竟不能通而為一全之恥也。夫子之生既立達以同人夫子之沒偕萬古而長春個全等之荒謬賜慈航于迷津全難不敏亦願決不蹈異端俗學之失。乾乾惕惕以步趨乎前塵尚享 辛全講 祠祭文

鄒魯周行在目前南喧北指反茫然紫陽去後無消息止有讀書錄二編

止有讀書錄二編不談名利不談禪焚香讀罷觀心境雲散長空月在天

雲散長空月在天不離倫物示真詮若非夫子提撕切盲子何由路坦然

盲子不迷路坦然登階不耳撫朱絃九原可作一堂上投箇儂兒學執鞭 辛全講 祠詩

讀書一錄聖學真詮主敬窮理復性合天一塵不染萬古洞然洛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末

五經堂明定

閩嫡派鄒魯真傳卓哉夫子昭代無前 辛全 鼎按先生事實詳見諸先生行狀序贊中小子無庸再言且亦不能再言也惟是搜求先生遺書所得詩文諸錄既冠小刻以傳內有讀書全錄向見河津板為類纂為非當日遺記錄錄之意近見聞喜板係當日原錄甚為精潔衷心誠重刻而力不足知將來得如願否小子不能師法海內應有 詒師法之者幸勿不遺共為表揚拭目望之 承錄先生傳完甫兩月河津文學陳君大笑翁先生十世孫諱 卷竊疑小子於先生有夙緣也何前乃色崔公等秉金通購而 兩聯以志私敬得之如此陳薛云祠宇重新力索聯題因妥題 成于西河氏太史公文中之後誕靈應不媿唐虞開絕學于 胡叔心陳公甫王陽明之前享祀乃堪從孔孟

曹公諱端

字正夫河南河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大年試春官中乙科進士。授山西霍州學正。戊戌丁憂。服闋。請蒲州學正。蒲霍諸生上章爭。霍先上得允。居霍九年。卒于霍。年五十有九。嘗以拙名居。因號百拙生。人稱月川先生。

幼穎敏。異於常人。與羣兒處。必直身端坐。不妄動作。不妄言笑。父母熟視之。儼然如老成人。遂命其名曰端。方數歲。能知愛親敬長之義。飲食必讓父母。出入必候尊長。五歲隨父游學。見人觀河圖洛書。問其墨子黑白不同。七歲侍父閒居。見風雲雷雨電虹。問其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七

五經堂別定

所從來。八歲入社學。能以父母事師。言行動止。必咨稟而後行。自是讀孝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臣讀四書。則知大學中庸。是做人的樣子。論語孟子。可兼之讀書。則知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之言。為一經之綱領。讀詩。則知關雎。葛覃。卷耳。樛木。采芣。諸章。為謙情性之正。進而讀春秋。則曰。褒善貶惡。皆聖人微意也。讀易。則曰。經傳混合。非聖人本意。讀禮記。綱目。讀諸子百家。無不洞見指趣。所在年十七。搏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勤不勤。難為人上人。苦苦苦。苦如何。通今古。門人謝焉。讀書自朝至夕。手不停披。自暮達旦。心無外慕。冬不爐。夏不扇。不

飲酒不啜茶。內不溺於章句文詞之習。外不惑於異端邪說之謬。俱甚。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太極圖說等書。行於世。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事父母。孝志愉色。遭喪。五味不入口。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教誨之。後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陳建撰

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見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問其顛末。記念不怠。見有稱人惡者。則佯若不聞。或舉他言以沮之。終身不以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大

五經堂別定

語人。事。士大夫見其詩。則曰。工於詩者也。見其文。則曰。工於文者也。見其講論經學。則曰。明於性理者也。見其著書立言。則曰。志於道德者也。見其諱論人物。則曰。考究精詳者也。見其闢邪禳異。則曰。志意堅定者也。合六者而並觀之。則曰。博學而無所成名者也。然則先生共一質者乎。狀平生承取。設體食取。充口目。不觀非聖之書。口不譁非聖之言。夜分乃寢。鷄鳴而起。諸子侍立左右。恭對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恭誨必跪。則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弟化



也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親中庭。出入必室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越事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所謂至誠而無不化者乎。狀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闢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理

志慕高遠。心趨正學。昔得交遊。言酬意合。胡云再來。而已。且落旅次。乏物有非一酌。靈其不昧。來鑿懇確。薛文

蓋宋派洛諸儒。明郭魯之學。入我朝。得白沙姚江。而大明。然先白沙姚江。以此學鳴天下。有兩先生焉。河東薛文清。河南曹月川也。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九 五經堂明定

月川生洪武永宜之間。著古篤行。明道淑人。當世翕然宗仰。斗山彭少保。幸卷謂我朝道學之傳。斷自先生始。確論哉。先生科第仕宦。生卒皆先文清。文清嘗稱先生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由廟落以趨濂溪。且曰。聖明心定。有德有言。蓋學行全而又推重如此。乃今文清得請從祀。而先生闕然祀否。于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矣。孟化鯉錄粹序

先生直趨濂洛。而開我朝道統之源。錄中云。心非血氣之謂。即此雙詞。亦足挾世儲之一膜也。鄭元標錄粹序

曹月川先生。曾為霍州學正。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咸謂爾等

留。豈差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沉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話言不聞。師生相與。君子恥道之矣。呂坤明錄

曹月川其知篤行。距邪闢正。醇儒也。從祀之典。雖格於今。必行於後。又曰。我朝薛曹胡三先生。可謂濂洛關閩嫡派。辛全錄

紹宗伊洛。作人蕭。氣質清醇。工夫的確。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萬川澄徹。一月昭明。辛全錄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 五經堂明定

春母鄧氏卒。喪廬墓十一月。父卒亦如之。二十年服闋。補清學正。洪熙元年。春考。績于吏部。復補。霍州學正。典試陝西。八三科。傳九十八人。宣德九年。卒。崇禎甲戌。曲沃閭村。建祠。書學業。公。之。道。即。從。之。於。是。任。夜。行。胡。一。書。與。父。誦。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輯。存。疑。錄。等。書。陳。建。口。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方。賢。理。學。錄。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為。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為。本。朝。理。學。之。冠。舉。從。祀。未。允。

理學備考卷二

洪洞後學范廓鼎制定 姪胡按錄

理學名臣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吳公諱興弼

字子傅。初名夢祥。後更與弼。江西崇仁人。正統景泰間。命事何自學等。累薦不起。天順改元。以石亨薦。允其言。遣行人曹隆。賚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大年。至京師。欽授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賦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終不就職。屢辭。乃允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詔褒嘉。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九。號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制定

康齋

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自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共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不下樓者二年。諒誤行

還鄉遭風。舟幾覆。叔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大學相承。敝履人莫識。其為可成之子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

給一介不取並行

第子從遊者。講道而已。不納費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辨而不教。非其力不食。或親農事。第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上命召至。不受官。上顛謂賢曰。此者非迂。潤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古換雜錄

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當以道為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為要。讀孟子。則以求放心充四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二

五經堂制定

端為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鄒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為偽書而刪之。先生以為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所為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

興致大小荷自成一家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

嘗有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

小桃又放兩三花識者謂吾與點也氣象楊應詔

先師康齋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不

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

其為人則互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

况其冠者乎門人陳獻章康齋嘆後

其出處大致不暇論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

甚羣來交競是非混淆亦互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三

五經堂別定

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要要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陳獻

詩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

見斯人張

吳康齋有極高明之學有壁立萬仞之操只以布衣召至英皇朝

不仕一節何可惜也尹直諍書非議小人不不足貴而羅整庵諸公

亦謂其所學之淺吾不知何見儒者學力深不在言語著述揚應

錄

武官康齋為石亨稱門下士有諧曰百不然康齋道學也石亨武

夫也以道學而稱武夫門下康齋不自好乎然則何以有此說曰

康齋之在當時持守嚴潔世味毫不着意石亨薦之英廟微之不

得已而至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恐入石氏之黨且英皇又遷始詔

故以老病辭官雖未明言其故恐入石氏黨也不然而康齋仕焉

石亨之敗康齋能免咎乎東宮官且不屑肯為權奸之門下士乎

以如是之人而加如是之謗小人何有心哉幸全養心

錄

康齋為人端潔圭角太露故小人惡之者最多以是知涵養為要

養心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四

五經堂別定

以別人詩文假藉有位有德人姓名此世俗通弊也石亨族譜序

想亦如此康齋無可疑養心

學本洛閩道啟胡陳蟬蛻世綱甘守清貧鐵石骨力賢聖精神貞

哉先生感世天民幸全

先生以病乞歸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問先生何為

不致君而還則搗乎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御客起未幾亨等被

誅凡與交者悉被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續自

鼎按先生姓名時陳十事表謝而去惜十事未之見又按自

謂作字研墨可也斷地植蔬編籬作字令研墨客至今按茶清

新地按茶鼎不解

明公諸君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桐源洞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一號敬齋萬曆十三年從祀

幼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皆驚歎六七歲時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以記誦辭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為主以求放心為要以聖賢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故其詩曰謹獨工深切防微意嚴法爭教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

五經堂判定

家居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避於門外有疾亦躬調養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悉遵古禮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厥後家益窮處之泰然四方振衣者衆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後徒講學語學則曰為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人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囚則不避嫌而自於背道竟得脫其里東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夏憲剛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欲廣聞見與一二高徒適聞歷浙入金陵從彭蓋而返

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陽張東白相與聚學會於弋陽之

龜峰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僉事齡隆禮幣請主白鹿書院教其

後提學鍾副使城繼之又其後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為師

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并為作頌僊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

壽梓辭曰尚需少進隣封安仁進賢責溪尹聞其賢饋柴米或卻

或受皆處以義餘干尹請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有居業

錄敬齋集嘗著周易春秋未脫藁卒高明語

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二守于君世衡授春秋為舉子

業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六

五經堂判定

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志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終哀毀踰節喪葬悉做古典不苟卜兆為隣里鵬兒所厄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喪以入公門縉紳間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以敬各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搥篋笥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滑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

遊情高遠者非也。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之後，僅見斯人而已。先生

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而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

其正傳，他不與焉。張吉序居業錄要語

曰：真今不欺人已。曰：敬今成終成始。曰：不偏今而全體是求。曰：不

雜今而王道是以充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

所向，今得正路，抑又何疑。周瑛祭文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廉年二

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編考因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

出於正，未有或之先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於其

理學備考卷二辛集 七 五經堂刻定

門人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之外，所

見惟此。兩楊廉居業錄分類序

志存伊且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存心養性。至論無前，濂

建之後，獨得真傳，修身避世，終老林泉。人材不用，時宰之愆。於先

生者，初何損焉。居業一錄，示教萬言，不亾者在。幸考此編，某生平

景慕今賦，旬宣尋幽，弔古特造墓田。九原可作，當為執鞭。吳廷舉祭墓文

本朝理學，嫡派敬軒先生一人。敬軒之後，敬齋先生一人。辛全齋錄

真儒王佐，體用兼全。窮理居業，主敬希天。精醇真切，吾無間然。辛全齋錄

鼎拔敬齋集居業錄兩書真布帛敬齋之言惟

陳公諱真晟

字晦德，改字利夫。其先福建泉州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

衛以保障之。籍莆人，舉人來為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利夫後遷

龍巖，晚定居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自號布衣。學者稱為布衣

先生。

年十七，厭末作，惡異端，專心致志，以儒為業。初謂今世取士，定

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

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

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

大學，始知為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

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

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

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容念不復作矣。動

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口大學誠意為

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

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

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共行甚順。然

而氣稟有偏勝，皆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

理學備考卷二辛集 八 五經堂刻定

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夫探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辨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嚴右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廢既而家君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刻定

妄語泰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文為三等各有宗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嘗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夙即瘞於近題曰閩南布衣陳永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祿太史止布衣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頑敢借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共真吳許二子亦未是許謂齊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前入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正

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後十年提學命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鏞表章先哲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雜藥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為編次名存藻云周垣撰漳州人物志千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少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為通隱者為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十 五經堂刻定

易敢為執事誦之羅倫與張都憲書閩中陳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歿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故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倫書栖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喘嘿沉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誦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篇屢揭示我室廬楊廉主人密為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費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

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贊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  
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  
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芥

五經堂剛定

陳公諱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天順丁卯鄉試歷事法選籍後不復出守臣  
薦舉成化壬寅赴京特旨授翰林院檢討令親終供職竟不起弘  
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於家壽七十有三號不齋晚號石翁居新會  
之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

宣德三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新會之都會村父卒後一  
月母林氏始生先生弱冠充邑庠生中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嘆曰  
學止於舉業而已乎聞江右吳聘君康齋講學往從之遊時年二  
十有七然未有得也居半載即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臺名曰陽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士

五經堂剛定

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  
其非所謂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同蓋  
驗其弊而發也如是又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乃  
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泰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  
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  
可興讀明道先生論學數語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先生嘆曰  
誰家綉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成化丙戌遊大學各動京師  
如殿元羅倫檢討莊粟給事賀欽等皆樂與之遊賀給事聞其議  
論即抗疏解官令書工肖先生像而歸先生嘗謂林光口終日乾

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極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等。初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考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破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庚子江西布政使陳瑛。單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謝不往。後應薦至京。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親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疏上。憲宗親閱。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主 五經堂編定

弄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門人林光。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詩文筆末習。若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發端。可發靜。可罷也。先生所以教人。即所以自得。既不用於時。較吾之所待。假唐人之聲口。每每發之於詩。而其妙處。有唐人所不及者。字畫時出新意。脫去凡近。晚年束茅為簪。益掃入奇妙。好事者嘗之。若物外奇寶。然詩文雖工。而非先生之所急。嘗言吾舍此。遂與世無交涉。其初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終遂各造其妙。並蓋。飛雲一絕。題中來上有封題。是石齋喜把桂香。焚展讀了無一字。

是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何處想公。堪此句絕。無煙火住蓬萊。○天然無句是推敲。詩到江門品最高。幾處感花。真有此。古來周邵。本人豪。真心水月。誰堪會。洗手山泉。我自抄。讀到鳥啼春在處。江山垂老覺神交。○海上千峰。閉病與傍花。隨柳。意何如。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舖叙裏。乾坤今古笑談餘。我看此意。終誰領。畧與人間一破除。○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槊。老筆雖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南海巨觥。都水月。臥林狂句也。溪風無綠。更許何特約。爛醉羅浮四。百峰。莊紫讀白。涉詩集詩。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主 五經堂編定

乾坤誰執。仲尼權。便敢刪。從已百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寫過。戊申前。鄭智托陳某錄。石翁。有評象山。吾嘗竊議。儒以為神佛。謂無是。公學所期。自得為至。經註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語錄。無所隱秘。堯夫法門。懷卷。遁世。得摩。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賢才。吏部移文所司。



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投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  
獻章前疾已愈。毋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  
之賢名之便。殿問以治平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  
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泰大政。或任之經  
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  
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  
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  
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制定

不為耶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哀求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門人  
白沙授檢討。用儀仗三十里。有諸曰。然則何以為道學。曰。此正  
所以為道學。孔子非道學之祖。與君賜食。何以正席先嘗也。君賜  
腥。何以必熟而薦也。君賜生。何以必畜也。儀仗非君賜乎。君賜之  
而卻之。卻之不恭矣。白沙欲為萬古明道。肯為不恭之事乎。儀  
仗之用。白沙明臣道也。然則何止三十里。曰。白沙素性恬靜。不愛  
紛靡。用儀仗者。尊君也。止三十里。率其恬靜之性也。守道尊君。並  
行不悖。斯所以為白沙矣。又曰。白沙學脉。雖似未盡。其恬退清修。

亦自難及。辛全集

先生嚴於取子。一毫不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  
良家也。命內人撫之。如己女。及并擇婿。嫁之。巡撫謝毅。遺先生壽  
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  
舉而昇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  
至。閱之甚愛。亦即昇之。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  
事。遺白金數銖。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啟。後某  
以賦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  
仰止。數以白金為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賜祭。政伍希淵。遺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制定

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先人  
初年甚。嘗營貸聚於鄉人。陶魯知之。遺田若干。填蒲泉二司。做富  
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至于  
三四。往俱不受。續自  
恬退之守。專靜之功。活潑之心。益粹之容。和壘山詩。諄諄言教。味  
此一言。學術可証。辛全集  
鼎按先生在大學祭酒。那讓試和壘山。此日不弄。得詩讓得之。  
歸京。師對人曰。活孟子活孟子。活孟子。先生母  
信。洋看法及病命。以佛事禱之。從之。

段公諱堅

字可久。陝西蘭州人。正統甲子舉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山東福山知縣。六年。擢知萊州府。丁憂。服闋。復補南陽。八年。致政。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人。號容思先生。

生而剛方。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崧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高聖賢可學而至。王父。歿。自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宜游於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已巳。英廟壯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制定

待應詔詣闕書上。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得岡子與白良輔輩。逾年始歸。學益有得。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秩。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園。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陰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讀。復以詩歌興之。嘗有詩曰。天下有村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六載以去。文達公起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治萊如治福

山時名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

以憂去既禫不遠北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仍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

建志學書院取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遊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劍節義祠尤嚴進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縷而自經以殉夫歿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奏表其閭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五經堂制定

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投徒講業相羊驗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辛門人私諡曰文毅性素孝友與人尤篤於分職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終襄事志其墓方伯石公某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為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闕國體補風化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范雅僉憲詹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慈山西董僉憲齡福

山張同知。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恭。紀張孝廉景純。

皆門牆尤著者。馮從者撰傳

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斯文之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段先生。其克尊信此道。而致深造力踐之

學。與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彭澤撰

正學。幽神不信妄誕。力挽澆靡。心遊泮澳。南村東園。道脉以延。穆如清風。百代可傳。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六

五經堂刻定

張公諱傑

字立夫。陝西鳳翔人。正統辛酉舉人。乙丑中乙科。就訓導。六年。丁內外艱。既禫。不出。後巡按薦為提學。不報。壬辰十月。卒。年五十。有二號。默齋。

幼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鄉薦。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與論身心性命之學。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德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徒跣奔歸。喪奔。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九

五經堂刻定

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感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弟子從游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為提學。命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幣。請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

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但古之學者。從事於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友方知求之於此。以尋古人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沉鄉黨小子。相從甚衆。豈能遠及他方耶。亦謝不往。與臯爾。臯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泉。秦州周布衣。憲。相與論學。而段尤稱。段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苦。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疲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廿 五經堂刪定

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未及著書而卒。馬從吾撰傳

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夜夜。以求其所無負也。自贊

喜奉毛。微。不羨顯榮。堅辭開仕。惟期道明。渡河訪友。道弊文滑。兩塾受徒。教授五經。默悟太極。濂溪為朋。關西夫子。橫渠並稱。蘇體撰

振鐸趙邑。學符文清。主敬致知。心體躬行。五經教授。作啟羣蒙。諱其方之。河池遺風。羊全撰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經堂刪定

理學名臣錄 洪洞後學范郎鼎刪定 受業王... 絳州後學辛全泰訂

陳公諱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二甲進士。筮仕。鄉官。廣東左右布政使。成化丙午五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克。誌。

公父員。籍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裔從教萬人。公少從鄉先生陳璠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散永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吳寬撰傳

公為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授幸奄。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請官。公抗章。爾之不報。張元麟撰

出巡江西。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編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擺廣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教。辯冤獄。國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於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

03750

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伴中官有第。冒為武職者。遇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市船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公上言。比西域更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笑。國體所關。係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勤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議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謂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二

五經堂刊定

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疏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開喪。還行裝蕭然。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並傳

宣徽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頌為名御史。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表墓

惟公立朝。方嚴寡儉。君子是親。小人是憎。育才如春。持憲如秋。小學有註。公取並收。尤遷於禮。孜孜講求。橫渠之學。入門所由。抑執如公。聞然日修。楊廉撰

先生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朝族之用。號思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不可。曰。先人行。我取而私之。獨無愧乎。人咸謂先生有子。辛全記

鼎按先生試禮部。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拔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丘曰。吾聞荀卿言。聖賢無相。將無是乎。又按先生嘗學南畿。以德行為本。試愈明。列諸生姓名。曰。吾且不信。何以信於人。即條冠。祭射儀。令士肄之。論者謂自孫盧陵以來。一人而已。應河南副使。尋改提學。會幸奄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不屈。又按張瑄。上疏駁曰。太監。享谷。通番。敗露。知縣。高瑄。按法。持之。遷。移。嘉。獎。固。監。司。之。體。也。奈何。未。受。曼。徐。同。受。侍。勢。保。其。以。致。督。橫。行。勒。官。李。行。承。賄。指。銀。錄。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誣。解。法。為。惡。罷。職。實。臣。自。取。春。安。意。臣。心。誠。懇。以。賄。臣。令。臣。扶。同。陷。惡。臣。安。敢。欺。欺。心。術。頓。倒。是。非。豈。知。臣。不。可。利。誘。乃。啖。行。等。逮。臣。于。理。身。無。完。膚。臣。甘。成。顯。天。終。無。異。口。行。等。交。致。其。詞。劾。選。勒。失。不。實。擅。便。發。倉。選。為。勘。問。交。海。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三

五經堂刊定

旬日而。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屬。敢冒。披陳。甘心。鼎鑊。有誠。痛忠。義。耶。冤。為。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弘。治。初。工。部。主。事。林。亦。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進。財。光。祿。卿。諡。忠。愍。

周公諱憲學統憲作楷

字廷芳。陝西山丹衛人。徙秦州。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晚年因訪父。沒于江。人稱小泉先生。年未詳。

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六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程朱復出也。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遠邇學者宗之。有總兵恭順侯吳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四

五經堂刪定

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名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遺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贅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啟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人稱為小泉先生。西遊長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遣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先天太極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魯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屢畫境巖

君不見一天風雨野梅開之句馬從吾撰

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櫻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

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

閩濂洛待君尋。段堅則詩

奮跡卒伍勵志豪。英五經研究篤信力行功。密存省造詣純真。化

洽武弁德勳公卿。蘇體撰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

五經堂刪定

先生之志超自行伍。先生之學直尋鄙魯。容思金蘭。思庵山斗。教被三秦。名高千古。辛全撰贊

張公諱鼎

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景泰癸酉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戶部右侍郎。以疾請歸。卒於家。年六十有五。號自在道人。

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之門。日勤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靡靡不研。究而一。竊於濼洛關

關。由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葉自持。推諫許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省會劇郡。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升三晉。郡人德之。不忍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

使。振肅紀綱。姦貪斂跡。警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誅。弘治改元。擢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六

五經堂刪定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

嚴。先生築牆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稔。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

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為人仁厚。敬慎終身。恪守師說。文

清公。及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靈齋博稿若干卷。先生

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家。幸時所推。殺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學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蓋確論云。從

吾撰

張大器。學行別無考。只觀薛文清樂為師。王端毅表其墓。二公決不輕是人者。而重公若此。公為聖賢之徒。何疑。心錄。卓彼文清。昭代一人。公早有志。負彼河汾。兄諸日用。施諸君民。文集之訂。師道常新。辛集。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七

五經堂刪定

張公諱元

字廷祥。名文魁。後易元。江西南昌人。天順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正德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號東白。

五歲出語驚人。軍獻王聞其名。召元之。命為說語。智惠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厥驚曰。異哉。券重他日。必為國家偉器。父松亭翁携以入園。閩人所在聚觀。耳共詩文章。見者謂其若雲行波湧。少長遊焉。弟子員。鄉。公。雍。奇。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由進士為庶吉士。文名欽然。授編修。會憲宗即位。上疏勸行三年。

聖學備考卷三辛集

八

五經堂明定

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李。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活。退。當。今。鮮。倫。學。際。天。人。之。語。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憲。然。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遂。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成。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

又筓內閣諸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至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今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乃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也王登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額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敬。憾之終身。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賦義多所獨得。作易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經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莫能軒輊。李東陽撰墓誌銘

聖學備考卷三辛集

九

五經堂明定

矣。亥太常之起。子視江右。僭及行止。為先生謀。先生曰。學有體用。某將行所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一日。雷也。嗚呼。斯先生志也。林俊撰東白文集序

詞臣教養讀中秘書之外。習為韓柳歐蘇之文。先生乃日取近思錄及周程張朱全書潛心默誦。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既與時宰不合。乞歸養。病四方學者。握衣就正。殆無虛日。書傳面講。如胡叔心。居仁。陳公甫。獻章。陳利夫。其茂。莫克貞。諒。羅彝正。倫。雖不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得於己。印証於人。固已博而約矣。先生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特。其出言吐語。固覺絕於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讀先生之作。昔胡

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集者。或不免詞章視之。故於簡末

僑丁寧焉。白文集序

武平舒冕來從先生遊。吾道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

之要。甚幸。今之士習不矣。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

過於高妙。淪於空虛。所以正人心士氣。其責不在於吾之廷祥乎。

胡居仁書

仲躬且就南臺薦。東白新遷太子宮。誰與臥林全晏起。玉臺鐘打

定山鐘。陳獻章詩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十 五經堂剛定

惟公之生。蚤稱奇童。出語驚人。躍虎翔龍。繼於理學。益加研窮。匪

求之許。筵反之躬。太極西銘。意會心融。經筵陳說。懇懇納忠。主上

威。悟。褒。語。從。容。揚廉

魯按胡叔心與先生書。孔不勝備述。如所云。挽回世道。健易士

可。想。先。生。學。術。

羅公諱倫

字彝正。一字應魁。江西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

為修撰。官事落職。復召。還供職。六年。再辟。乃得。九十四年。戊戌。九

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八。號一峯。諡文毅。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進士。

策對。大。為。刻。薄。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寬。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

時。與。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喪。親。去。官。朝。廷。詔。

之。臺。諫。皆。不。敢。論。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又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十 五經堂剛定

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

劉洪故事。官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

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此。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

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

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

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毀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

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誦讀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

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游泮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

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人置我田以贖  
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遇乞人處於途輒解以  
覆之客晨至謂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  
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  
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  
臆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  
意而人亦莫之知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  
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豈可得耶以其所學進  
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主 五經堂明定

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違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  
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陳獻章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為今一人有  
文山此啟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故知文山此啟但予晚生  
不能接見文山肩宇徒切想望而已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  
喜予雖不見文山得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  
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  
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未  
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何如

哉一峯版文山此啟自謂一字一涕張東白版一峯此書又謂一  
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涕  
猶不足為吾痛夫豈止曰一字一涕者哉莊景版書  
近日得丘董二公見道先生處心行之要又獲猪佳翰就此推  
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  
倡興之責歟胡居仁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息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  
先生不受鄒智撰  
名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嘗下錦衣獄註字填銀撫官曰羅先生其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主 五經堂明定

可至此乎即日鞠成獄之先生遂得免註字填  
嗚呼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郭郭為士庶依托為當世醫藥為  
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舞萬物之風而駕層空之閣其心  
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  
峯九泉不作吾誰與歸吾將從子於冥漠陳獻章  
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  
一饑餓寒凍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  
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歛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  
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鄭先生事狀

人心皆孔孟。世道悉伊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白日金牛洞。青雲居鳳樓。恩君不可得。新月上簾鉤。周英撰詩公對大廷。筆如懸河。其言切直。劉蕢過。費以下第。公以登科。主上納言。青史無多。尋忤時宰。拂袖巖阿。金牛金馬。試問如何。惟有風節。百代不磨。楊康撰贊狀元及第。喪殮不繼。綱常一疏。有功。字內坦直。嚴毅正大。光明青。天白日。四海通稱。辛全撰贊鼎按胡叔心與先生嘗疑其教端弄三專人求正可知先生學問又按先生著作如論屬檄一篇可知先生事案

星學備考卷三

五經堂剛定

周公降英

字采石。福建莆田人。成化乙丑進士。授廣德知州。轉南禮部儀制司郎中。再轉撫州知府。調鎮遠府。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號蒙中子。又號華渠。原本華渠與世考月後信錄作華渠其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奪。云初在廣德。念民惑於鬼神。著詞山雜辯。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蔡氏邵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採諸說。為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藻。金臺藻。金陵藻。桐川藻。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經堂剛定

臨川葉共若。于巷藏於家。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五十七。故舊侔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日。嘗禱雨。蓋山絕頂。上有地不食。可卜。葬子。嘗號愛山。每攝履登高。往往有翹視八荒。塵機下土之意。聞伴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投諸子。曰。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而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自撰生墓志銘承諭周華。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傳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

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告侯侯大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  
守廣德侯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為又喜先生能與人善  
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  
生蓋未之知也陳獻章與丘太字

先生題嘉魚李氏義學曰承箕字世卿嘗取第第矣近遊南海從  
陳白沙歸居大崖山以老調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  
若土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縛細欲  
撤去之白沙予友也各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相往  
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意為古閉關人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

五經堂刻

也今世鄉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於白沙則吾  
當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始學之要以收放  
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廢智由此出然後  
可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  
其極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  
其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  
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  
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其自然當然求其所  
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

學者所敢言然問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現  
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  
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  
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播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  
既見本源則於處替而安循理亦樂至於忠難事變難以易生  
亦甘心焉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單體用  
之學吾見其難矣出華渠集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七

五經堂刻

心墜古人心未叔越雪蜀日或以近目卻察之書塵清簡廣志在  
旁通求之頗篤楊康撰贊

黃公諱潛

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鄉薦六名成化丙戌二甲進士歷官江西提學致仕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日卒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逸巖居士

十五六特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言行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遍覽其為詞則專宗朱子焉孫希述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為元宵賞月之具仍出舊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因與同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大

五經堂剛定

官編修章懋檢討莊景讓以為翰林固以供奉為職況吾人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此鄙辭讀天驕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公得湘潭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雜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卻不受爵獄務以抑彙強伸冤抑為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物子女

者刑部曲為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部止以強盜坐為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連居父母喪

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屠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赴京

陞江西按察僉事提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謙拔皆各士如羅欽順劉玉汪偉陳鳳梧是也弘治乙卯

上疏乞致仕丙辰再疏始得允家居僅以著述為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大

五經堂剛定

挾策滔滔藝焉為事苟於各理蚤所耽嗜翰林供奉豈專文字識生馬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楊廉

理學備考卷四

理學名臣錄

章公諱懋

洪洞後學范鄆鼎訂 受業范一偉投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忤旨  
黜為嘉武知縣文憲大理評事選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致  
仕弘治辛酉起為南陽子祭酒遭喪方弊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  
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為南太常卿再辭進南  
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陞南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後言翼書存問之年八十有五號闕然子學者稱為楓山先生  
少遊邑庠識見高遠不以科舉學累其心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  
天順壬午易魁成化丙戌以會元登第舉編修一峰羅公以狀元  
及第拜修撰相與友善同榜莊公孔暉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  
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修自羅倡章和成相激勵直欲協恭致君  
於唐虞未幾有元宵燈火事先生約黃與莊欲諫時白沙陳先生  
在京謂入仕初此舉正好二公聞先生說即建事同上既件旨調  
外京師號為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之非請  
建市舶提舉號為翰林四諫門人皆建

議處皆貨公冠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績以絕盜海田認納虛  
稅以便民假託清軍以摘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沙尤之賊善  
政卓然行部積勞恐貽親憂考績赴部求謝事辭益力得從所請  
時年僅四十一從行實

莊定山嘗稱翁于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聖會為國子祭酒  
任滿三載懇辭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各卿多遭  
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

山林日久講學功深尤篤信朱子不為異說所搖謂人形天地之  
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二 五經定綱

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  
夫心機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機會小實行

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騎泰不措于身實  
庸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聞然自命可謂稱情矣門人姜

孝宗朝南社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壯公于南時未終制門人姜  
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門人姜

昔者令子聞齊余憲吾聞清為諸生實得觀感疎動於治教之下  
于時回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聞齊以少垂白在堂早乞

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營養而所貴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為聞齊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蔡清祭先

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取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朱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八容非公平。楊康撰  
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為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已。固難稱為自得之學。謂程朱論說之非。是則其在存僑。安不自量。可勝嘆哉。先生學術。遠惟程朱是信。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所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逾蓋。共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槩可見焉。蔡清撰

先生嘗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不為窮困所撓。家居務農。諸子躬耕。邑令過訪。諸子輒獲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遇巡檢。斥之。已知請罪。先生笑曰。吾子殆承敝屣。宜爾不識也。續自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四  
五經堂刻定

莊公諱果

字孔賜。應天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吏部郎中。若疾休致。弘治己未卒。年六十有三。號木齋。又號定山。先生以近代之詩。但俗可厭。握唐人機軸。變換自出。一脫葉。即傳。隔四方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其字畫亦然。景泰丙子鄉薦。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江西羅倫應魁。為狀元。談論氣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公甫。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於二公。慕其義。醉共道。居檢討未兩月。以元符燈火事。同編修章懋及黃潛。上培養聖德疏。言過切直。調湖廣桂楊州判。用給事中毛弘言。尋調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

五經堂刊定

南行人司左司副。三年。丁母憂。適父質。巷公。感風疾。倒臥五年。先生。在憂苦中。延醫選藥。扶持不少。離父終。哀毀踰禮。既免喪。以疾不起。移居浦子口。後江流吞地。遷入定山。據其殊遠。唐二泉交泥之內。君焉。諸峰環抱。依高為亭。懸卑為池。遮山架田。引流種樹。間曰天峰亭。曰活水。曰溪雲。竹木花卉。瞻顧滿前。賦詩尋樂。為日不足。居定山二十年。每厭俗學庸淺。不足以濟時通治。而經濟之志。識者多於文字間知之。當道者累薦。以疾不起。弘治甲寅。朝廷用薦者。言下吏部促起之。先生幡然曰。吾初應舉。本欲得官。項以疾故。減述虛假。非我志也。今疾少愈。敢不趨赴。供職。以盡臣子犬馬

之私。遂行。仍以舊職供事。陞南吏部驗封司郎中。既之任。病風不能起。在告日久。士大夫猶不知其實病也。特值考京官。當道者遂以老疾退之。坐是毀者至今嗷嗷。林允撰

數年時文。跌徑脫去。天孫雲錦。機行不預。晚棄於詩。傲脫箕駘。放翁。康節理趣。驚山力諍。詞臣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楊康撰

王三原為巡撫。訪先生。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先生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詣定山勸駕。行至吏部。三揖不跪。家幸耿公。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大八。則事之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六

五經堂刊定

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戴外物耳。陞南郎中。到任十二日。即赴部告歸。部不為題。處吏部以老疾去之。先生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務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教計也。或裁成以制共過。或輔相以補其不及。孔子六經。諸子傳註。與醜職。所以引共不及者。今世降風。務學者。泥於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徵名。情自贊編



張公諱吉

字克修。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工部主事。言事調通判。戊申授學慶同知。轉柘州知府。庚申轉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己巳轉廣西左布政使。嘗忤權奸。錮兩官。降兩浙鹽運使。繼轉河南參政。調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右布政使。未赴。以疾在告。家居戊申九月甲寅卒。年六十有八。號翼齋。更號古城恬窩。

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謂之故事。雖記不忘。比長。以各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當兼

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七

五經堂明定

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嘆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為務。在庠序為異己者所嫉。惟故論鄭重。尤為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先生嘗舉以屬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王業榜。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勅二人之罪。疏入。其黨為之擠。公過不可得。除月。諷吏部尚書尹公冕。遠貶京東通判。時迫速甚急。故舊無有送者。所携圖書數卷。童僕

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耶。於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公至

下令率尤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

告語。有不法者。亦必漸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空囊。且無室

家謀。為匿妾不聽。以銀幣數事為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來求學。梁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邊民由

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拜齋舍。討論其中。取

聖賢教人修身為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書其座

右。日以自勵。讀呂蒙公家傳。作佛學論。孝廟御極。草恩轉廉。廉同

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八

五經堂明定

知弘治辛亥。都御史秦公絳為總兵柳果所誣。逮赴詔獄。公為疏

曲直。秦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却見待

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守孟子說大人。家法。泉皆異之。癸丑

轉柘州知府。暇日躬課諸生。為講說聖賢之道。使人知所嚮。向

公深沉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者。信之必篤。其為知

府為副使。都御史周公理。鄭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

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浣。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于臨年就試。大為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弘。裕病且草。每且必正。承冠端坐。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佛學論。公在嶺外。與陳白沙。獻章。相往還。至于論學。亦不盡合。道碑

公在膠庠。其年尚少。卓然自立。不顧非笑。繼登宜。燧。閩。閩。雲。叫。西。南。造。請。重。移。嶺。嶺。歷。徧。外。服。孰。陟。華。要。五。經。四。書。深。探。奧。妙。呂。陸。理。學。備。考。卷。四。辛。集。九。五。經。堂。測。定。

是攻各鉞其寂。楊康

常按鄭岳序古城文略曰。公究心理學。言動不苟。斷然以程朱為聖門嫡派。所師胡敬齋。所友楊月湖。又按先生示學論。詳曰。擇術須精。守須正。一入他蹊。即迷。非又按古城文略。貞觀小斷。二贊。無可說。惟陸學訂疑。辨陸忌其太刻。

蔡公諱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歷官提督學校。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六。號虛齋。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經義趨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披人心而繫世教。卒。淳以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粹而亦間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瑞毅。公引入為吏。青克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右。寧庶人仇于。因仇介夫。介夫理學備考卷四。辛集。十。五經堂測定。

引而去。逆。璫。亂。政。起。祭。酒。以。饑。歷。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龜。山。非。幸。耶。林俊撰。虛齋文集序。

先生曰。吾始念一辭字。後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各臣錄。

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即今題臥處。云。命好。德不好。王候全腐。革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見貧之外。又有在所。尚念者。爾。答李宗一書。

善受其身者。能以一身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貽數百年之休。不

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持名譽徒以就一己之私而已矣

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虛齋先生曰處今世有多少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味此言

蕭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法也

平生所志惟在儒術學業理學會萃為一蒙引之作藩垣置筆辨

如江河守則以訥朱之於呂詩誅其反酷類成公詞寡人言國學

中與公多偶率

庭齋為江西提學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初二十六謁孔廟公與

三司約朔望先謁孔廟及賀生日又獨去朝服中藏膝寧庶人街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之公遂致仕

記 幸全

士 五經堂刻定

身按先生密箴自記云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  
特所作置於臥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今年四十八矣  
符見故謂之密者之者以實難虛名易動無益于已徒  
人先生之言如此視世之有一言善行而胡胡告人  
不知者何如又按儒術即謂曰介夫氣清而色和內  
與論天下事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潔則切

賀公韓欽

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以

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於官邸己卯舉人成化丙戌登羅倫榜

進士歷官陝西參議正德庚午十二月初四日以疾卒於家壽七

十有四嘗讀書聚閣山學者稱聚閣先生

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為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

謂誠教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諸語因曰作聖之功德在於是弱冠

以詩魁山東兩嶺春闈成即日歸省武諷之以趨徑則曰老親在

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記 幸全

士 五經堂刻定

為給事中時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為是職尤不可苟

遂書鄙夫可與事君單於壁以自誓戊子春元早與給事中胡知

道嬰各上章極諫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幾天意可回

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復以言官廣職名矣自劾求退

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即以病告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

為務在科時廣東陳白沙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

綸大務終歲弗報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子弟焚香拜之儼

如神明大教古聖賢典籍於中屹屹焉察日與夜而磨閱之必求

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為已教者聖

賢之為己

賈之餘事自治不暇何暇及人久之所得益深始納履焉而其為  
 教一以躬行實踐為主文章政事次之及門者咸知有為己之學  
 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岐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吉首薦先生才堪  
 大用乃除陝西參議兼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理  
 書假之便宜想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  
 賢才以輔治世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  
 十萬言其間皆人臣不敢道者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鄰  
 黨救恤患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紙毫不入  
 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說者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刪定

不問其曲直必捷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喪  
 酒以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携門  
 人子姓登高陟遠獨有所得為學雖不務詩文然惠顧之際信口  
 派出皆有關於名教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巨室鮮不為撓獨  
 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  
 不寐如有恙違則疾首蹙額而不能安也俱甚  
 有邊將撲殺獻積者見先生即止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  
 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即遜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  
 罪城賴以全李承勳撰

質整聞先生深明理學體用兼該純儒也楊方震理學錄述之何  
 故或亦未之考乎允宜增入又曰整聞雖宗白沙其脉絡寔自程  
 朱路上來李全錄  
 東彝煥與正學自盟華師新會脈衍宋程主敬涵養惺惺是明平  
 世評談鑿鑿可行體用兼備百世可稱李全  
 鼎按先生于士諸節實上博學篤行實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  
 辭其歸終身不仕又按先生語錄謂文公上宰相書為放倒  
 族翁謂吳革盧出處著述皆有可議謂蘇東坡為小人而  
 無忌憚德曰躬行須以教為主不敬使不是聖門家風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刪定

鄒公諱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丙午解元。連中甲科。選庶吉士。弘治二年。貶吏目。四年十月九日卒。於順德年二十有六。號立齋。一號秋函子。

幼日誦數百言。長受書于舅氏馮進士衡。居龍泉菴。貧無繼學之給。乃集樹葉。然以讀書。通宵不寐。如是者三年。領四川鄉試第一。鄉人聚觀於會江門外。君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恕。致政家居。君往見之。曰。治天下之道。在進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刻定

君子。恐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恐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王公笑而不答。撰傳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是歲冬。值星變。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直斥內外執政不職之狀。不報。聞者為之懼。性孤介。過於自好。其在京師時。雖同年同官。亦寡與所聞。氣味類己者。則求與之友。惟恐後。多為人所忌。金樸撰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舉。御史湯。安言朝政。嫉先生者。因疏其名。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值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供詞略云。智與今湯。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報講。武論

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辨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于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在官盡心職務。廢陰舉。稍暇。則從白沙陳獻章先生游。篤志聖賢之學。辛亥十月卒於廣東。卒之日。囊無百緡。方伯劉公大夏。君同年進士。順德令吳公廷舉。資之還其家。

帶朝御史二人侍班。糾儀御史湯。兼輪侍。君送其私第。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刻定

此君臣情分。所由開隔不通也。君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王公徵起至京。君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共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一時播棄貴戚。聞其名。爭請。謂其子弟。拒而不納。詩文清勁平實。不為空言。有立齋遺文若干卷。吳公廷舉梓行於世。世差差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默淺深。孰識其心。頃來南海。窮而不悔。乃見

其介陳獻章

撰祭文

順城何在大海之邊。石城西去。官舫經焉。僕又藉此得以挽公衣。於萬斛風濤之險。按公論於花封床榻之懸。武朝談而暮誦。或面布而書傳。又若擾擾膠膠。公嘗責僕以不學。則老年而荒落。而月進。日至。僕亦讓公毋盡於略。知道體之渾全。契宜金蘭。比郎官此吏。目情懷風月。何瘴雨何蠻煙。吳廷舉撰祭文

嗚呼。汝惡。縱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步瀛洲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七

五經堂刻定

暇顧其親。嗚呼。方子之訃。至予。惻然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斃。實子瞻於僮耳者。卒不能不使之返輪。既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涕淚為之沾巾。嗚呼。痛哉。痛子妙齡。楊

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因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此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詣。論炎兒無友。生神交。方遜志。蔡清斷行詩

若梧進士吳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遺稿。得奏議及諸體雜文。若

千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為一帙。名曰立齋遺文。懼且溼沒。五善祥

以傳。今光祿少卿豐城楊君方震。見而善之。騰書獻臣。以序見屬。先是成化丁未。上龍飛諒陰之始。且適有星變。智伏闕上書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閣宦弄權所致。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於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煇成獄。竟以鼠竄天下。聞而哀之。今忽忽十年以外。俯仰悲嘆。遂成陳迹。使他日國史特書大誓。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與或謂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欵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吟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棄保。又能根據義理。以為之宗。亦可謂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大

五經堂刻定

知汝愚也。已嗚呼。汝愚必傳於世者。此也。然其所以為此而能。其傳者。固有本矣。未知汝愚者。用是觀之。固可得其彷彿。而欲求汝愚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區區謗說。安知非其實錄耶。魯吉撰序公方妙齡。奮跡庠校。魁鄉步瀛。不在所好。翳一經目。理即深達。星變飛章。懷忠自效。海隅嶺表。忽來凶耗。程氏之門。比楊遵道。天假之年。何所不到。楊康撰

楊公傳廉

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庶吉士。授南戶科都給事中。內艱。服闋。改南兵部。庚申。陞南光祿少卿。丁卯。陞南太僕少卿。外艱。服除。陞南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屢官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四。諡文恪。號月湖先生。

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學成行尊。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羅欽願撰文集序

其尊人永州太守豫章理學之傳。至先生益昌大。遂授巍科。方且恬然自居。如韋布時公。餘輟肆力於學。而心事青天白日。故其所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九

五經堂附定

作冲淡簡遠。而理道自寓焉。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百篇。得無近之耶。

深信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消。叙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舉二先生之言曰。程朱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者矣。並遺論

先生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

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也。彭汝實序

公自製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為乎。齊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嘗即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

心之論。間嘗察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於己者。既不免於缺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於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十

五經堂附定

幼篤志強學。多考據。凡所論諫。皆關君德弭災。聖學政治之切。詩文平淡古朴。有理致。累以疾乞致仕。所著有月湖集。奏議。各臣言行錄。理學各臣錄。傳於世。讀書記

公好學。篤文詞。以字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算。雜藝神說。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厭俗役於功利。不踰翰向前。國朝

淵源學問。規矩行藏。於躬無玷。於道有光。正統篤信。傍流斥攘。理學一錄。後覺津梁。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卷五

洪洞後學范郭鼎剛定 受業范爾梅按錄

理學名臣錄

徐州後學辛全恭訂

王公諱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年十九中成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丁未除  
主客司主事弘治辛亥陞司祭司員外郎戊午以諫旨請知陝州  
己未冬親用薦者言陞陝西按察司僉事辛酉副使甲子改提學  
正德丁卯按察山東丁內艱服闋陞祭酒以權閹乞致仕改南右  
通政壬申巡撫宣府丁外艱服闋除原職以疾在告正德十三年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一 五經堂剛定

辛年五十有四號虎谷

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借其扇潛與妓  
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長益刻苦自勵頓悟出  
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脫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  
花紅迎賀卻之曰烏用是炫耀為哉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  
白沙陝西薛先生願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  
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博學力行  
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曰一息不敬便與  
天道不相似家居屢空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析釘裁紙五尺童子

非粟白招呼不敢入邑宰有貪酷者不時飛諭里人困苦恒注意

區處之或証罪至成力為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之諄諄

忘倦於書無所不讀尤選性理之學書法與草隸篆自成一家端

勁如其為人文章有力不假雕刻摹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時

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萃章句博起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

門人呂梅撰墓誌

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官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

惡二禁度給三停減齋醮四讓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

日倪公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將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二 五經堂剛定

已成矣先生乃疏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過中貴者謀欲普度

抵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旨下度僧不多而遊軍囚匠不與時人

皆喜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

錦承軍校獲賊又誣良醫以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

之又奏准天下郡邑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

於鄉代部臣條二十三事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乘通惡怨敵

中外人莫敢言先生又上疏乞斬廣以洩神人憤以弭災變廣食

道士設醮咒水術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

郊天看牲回詎以駕後乘馬下錦承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



壁詩云成敗付天誰可賭忠貞在我自須堅戊午謫知河南陝州  
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與利除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  
二百尺人難汲水乃勸富僧通唐引廣齊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  
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外務人謂  
有劉穆之風誌墓

奉勅提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慈母自卯至巳始獲  
出關至則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  
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誌墓

國朝理學稱文清一人文清之後虎谷一人門生韓邦奇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剛定

醉正之學剛直之守緇黃排斥權佞繩糾振鐸關中斯文山斗我  
晉文清公堪師友辛全

鼎拔陽明先生荅書云先生看得一性字親切只此一語便可  
以稷王時石陽成醜君三晉正學編以先生與文清公並稱而  
文清公從祀已有年矣王先生與五先生尚未分半豆之榮後  
世漢禮君子幸為附取

呂公諱精

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弘治辛酉舉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禮部右  
侍郎致仕嘉靖壬寅卒壽六十有四人稱涇野先生

成化十五年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生幼為諸生受尚書於高  
學諭儕邑人孫大行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菴

充平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綉室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  
衣冠年十七入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進督學遂菴

楊公虎谷王公板入正學書院大參熊公李公延致其子先生辭  
不獲乃館於鬲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四 五經堂剛定  
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父尋愈搆雲槐指舍眾徒講學

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辛酉舉於鄉遊成均與三原  
馬伯循秦世觀徐次寇子淳安陽張仲修崔仲島林縣馬教臣諸

全志講學實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勿徒舉業以趨利  
祿勿徒任重弗克有終遺彭栢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

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則謂檢計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  
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

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眾譁以為迂孫行人殉於京遺孤不在  
側先生哭經哭拜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况師乎

及返葬於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於精舍。從遊者日衆。戊辰南宮第六人廷對第一授修撰。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閩理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生卻之。理銜甚自是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弄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其功。喪為位而哭。門無饋遺。時何粹夫塘為編修。以道自守。先生日相切劘。會西夏搆亂。疏請上入宮御經。延親政事不報。理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理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編定

和萬民斯享靈固之樂。元順帝廢學繼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於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況主上過漢文遠甚。柙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胤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於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亡

任不報。涇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髮為白。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門人感之。皆隨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舉講古今喪禮。當喪事時。部守致聘受之。既而馳帶句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於別墅。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院。鎮守閻廖銜。餽以豚米。卻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投。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書。先生笑而謝曰。人心青天白日。乃以烏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世廟卽位。詔起原官。特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互加厚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編定 六 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驂服禮器。賜酒饌。朝論趨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新天子卽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不報。在史館與鄉東郭友誓。甲申奉修

省詔優以十三事。上官頗過切直。時東郭亦上封事。同下詔。款人  
人有其鐵漢之稱。尋謫東郭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  
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於仇氏。聞先生講。甚喜。聽  
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方界。至是還  
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  
山村。瓊尔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己。任解  
士子。視聖賢與。與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聖學。舉業為一。則干祿念  
輕。救世意重。於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  
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值。致

理學備考卷五 辛案

五經堂訓定

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犁然。郡庠士  
及四方來學者益眾。乃進解梁書院。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  
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節節義者表其闕。求子  
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政舉化行。俗用丕變。  
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  
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  
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講樂。甚委悉。  
草之。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於柳潯精舍。既講於寶  
峰東所。後又講於太常南所。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德

以謁。通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  
遠數千里。僕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郭  
東郭。穆滋。卷顧東橋諸君子。時東郭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懽。  
云乙未。遷國子祭酒。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  
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列之。登降  
俛仰。鐘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  
而賻。病者問而醫。歿者哭而歸。骸其鄉。奏減挾。歷以通滄滯。絕諸  
託以杜佞門。凡毀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  
生皆循循雅飭。京邸縉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

理學備考卷五 辛案

五經堂訓定

時時聽講焉。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  
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乃復  
講于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部  
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  
偽學者。先生自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時有學禁  
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專詬  
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諷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肯留非體。霍誤疑  
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  
霍君性雖少偏。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借才。由是夏亦誤疑

先生黨會。爾矣。自陳達致仕。終未嘗以此向人。自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視殮。殯而執喪。為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倫。林事繼母。侯色餐。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啣其族。親劉家甚。喪時。時濟之。偶外祖朱芝。嗣每展墓。泥滯。從舅瑋。寓同州。特訪。還歸。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最。而一準之以禮。嘗訪王心齋。良于秦州。趙玉泉。初于黎城。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九 五經堂刻定

偷語情情。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粹。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馬能吾撰

道宗孔孟。夢咸呂程。遠奸直諫。危言危行。學術純正。規矩準繩。號真狀元。不愧科名。蘇體撰

先生學問。改過安貧。先生事業。致主澤民。先生教化。血氣尊親。橫渠之後。關中一人。辛全撰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十 五經堂刻定

按涇野集三十八卷。全不修詞。可知先生注意。又按當時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謂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當時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竟。同師。孔孟。入門。路。迥。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又。按。孫鍾元曰。公于朱陸。異。同。王。濬。學。術。千。萬。人。之。疑。端。聚。訟。無。已。者。平。平。教。言。各。歸。無。事。其。不。黨。同。代。異。益。見。學。力。之。深。

馬公諱理

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吏部主事甫一年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送母歸嘉靖甲申薦起考功丁亥擢南石通政戊子謝病歸辛卯薦起光祿卿一年謝病歸歸十年薦起南光祿卿即引年致仕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先生卒年八十有二號谿田

十四為邑諸生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年二十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剛定

門友秦西澗偉作告先師文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遠巷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既如京與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泉何粹夫羅菴菴諸君子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差峽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學徒就講者益眾其教以主敬窮理為主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

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須自揣分量可也仲泉稱先生愛道甚於愛官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

國王奏啟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若此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仗於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各為首逮繫詔獄復杖於廷尋復官郎中時奏殺莊釋之奏即執政

言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剛定

禮閣所取皆海內名士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

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於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

疏義詩經剛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

體驗身心顏克曾省兩朝廷杖忠官取取文章行誼異域引領著述五經日星炳炳

述五經日星炳炳

韓公韓邦奇

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弘治甲子。亞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致仕七年卒。年七十有七。贈少保。諡恭簡。號苑洛先生。

幼承庭訓。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

辛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

江按察僉事。時逆厥錢寧。以鈔數萬付浙。易銀。當事者欲僞恐後。

先生檄知縣吉業。散其紋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伺

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遺濠。又以僞賓託名。進貢假道。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副定

衡州先生名儀。實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主。

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

茲不竟。遲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請不少假鎮守銜。甚誣矣。擅革進

貢。誣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嘉靖改元。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札。遇

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縱。將名以

攝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

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

服。請蔡於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於奉上者。大同

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衣。

蔡為翼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間之。復大譟。

先生廷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自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

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

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

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修撰。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請南太

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副定

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

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

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與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

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

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益修

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門人白璧曰。先生學問精

到。明於數學。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

不欲為奇節。異行。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

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釋易說書說毛詩  
宋兪諸書傳世馮從吾撰  
博學多聞行誼純全惟求實履不尚空言摧奸抗疏座視冤軒性  
理三解直探本原蘇體撰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副定

羅公諱欽順

字允升江西太和人弘治癸丑探花翰林編修累官南吏部左右  
侍郎嘉靖初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  
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三號  
整菴諡文莊  
以著述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  
凰千仞之意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為師心頓悟之學者  
欽順為之反覆辨正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矣所著困知記若  
于菴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備佛朱陸之辨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欽順始遇老僧叩佛之由徹夜講思以為至奇至妙已而讀濂洛  
關閩語錄潛玩久之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於是力排痛  
斥及為冢宰人多榮之欽順不拜謝客鄉居又潛心二十餘年曰  
道在是矣是時陳獻章講致虛立本之學彼深詆其說之禪王守  
仁又倡良知之說欲與之辯而守仁已卒其徒習其餘說詆毀程  
朱則又曰今之道學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而究其所得乃程朱  
蚤嘗學焉而竟棄之也夫陳王二子始學程朱而入於禪學欽順  
始學禪而終篤信程朱此其邪正較然矣乃猶多為陳王所惑至  
令禪學大行吾道晦蝕安得如欽順者而為之倡和哉吳增  
登論

銓宰之辭如脫收履禪學之辨如判白黑洛水功臣尼山高節源

淵先民羽儀來世辛余

庸按因知錄不止疑泉山白沙而且疑文公文清其疑處雖有  
聖焉少據曰吾斯之未能疑始謂是典然則文公文清亦有可  
疑者與曰非疑文公文清之人也疑言耳疑其言正以信其人  
非真有壘卷之信者不足與疑也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七

五經堂刪定

理學備考卷六

洪洞後學范部鼎刪定 受業任重任按錄

理學名臣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楊公諱惠詔

字邦彥其先英知所自俊自壽春徒溫陵因家於建安辛卯華人  
八上春官不第老於家壽六十有餘人稱天遊先生  
少慕武侯范文正公為人性僻愛武或天遊山水因號武夷天遊  
生晚更號華陽子年十四從大父古庵公宦於成一日自無量寺  
歸而歸古庵公立於庭以學問之曰吾學欲博極藝書行好事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五經堂刪定

做好人不徒求聞達於時古庵公駭其言先是古庵公夢大日照  
於家紅光滿室已而生華陽子年二十遊黃宮有聲巡壺弄雙江  
兵懸張圭山公樹五經書院設講宇延徵華陽子華陽俱不稅或  
問之曰非子所知者辛卯舉於鄉壯遊燕趙奔魯久而歸所得君  
如也而學益廣深周席上饒翰林汪東萊公來憲泉吾建事時修  
郡乘心屬華陽子華陽子固辭之或謂郡乘迺一郡人物是非權  
衡作弟當其人雖作何觀華陽子亦竟不就時不知所謂弱冠時  
嘗謂徵罔文公利得何應下莫曰大丈夫冠儒冠況不能俎豆於  
是非人矣故居嘗痛自刺屬少有勝氣嘗携祖古庵公及祖母鄭



二喪於大庾嶺中。日暮矣。竟夜臥守空山間。山風號多虎。不顧。運明。逝去。正德十四年。寧濠煽亂。舟道彭蠡。羣盜乘機出沒。已為盜所偵。幾不死。俄以颺風脫舟。人舉手相賀。華陽子坐中流。鼓柁自若。少以道德功名氣節。砥礪然。時亦以詩文自娛。壬辰。嘗搆所業。長安邸中。崑崙張子詩一見之。驚異曰。此可馬子長。謫僊才也。海寓中。何處得來。因出酒。敬相與飲。華陽子酒酣。大索。熟脫。良崑子微笑曰。子豈以一詩人文士。識我耶。是非余志所存也。因與商所學。而去。臨川介庵章公。褒少許。可嘗叩所論。獨心服之。曰。子吾儒中。遠器。非若今之徒。剽竊儒名者。乙未。上春。官歸。趙卒業南。襄。因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二

五經堂附定

朝遊白下。時甘泉諸公。講學於金陵。華陽子不屑也。已而去。從爾中。涇野呂先生。遊曰。此真吾師。涇野先生。亦深器重之。迨自雙竹館。移太常公。若躬與居。日夕親几席。於先生言。躬行不敢惰。歸子師。鈴山鍾石。費公。南野。歐公。亦破格厚禮。先生一日謂之曰。子心地光明。正大。作聖本體具矣。所少深潛純粹功課耳。無何。北。擢司成。去。遂。書。顏子。如。愚。諸。語。規。戒。之。華。陽。子。自。從。涇。野。先。生。歸。丙。申。作。道。宗。堂。於。山。中。列。祀。夫。子。濂。溪。諸。賢。及。先。生。懇。其。教。誨。於。上。凡。日。夕。一。敬。為。一。動。止。亦。必。焚。香。稟。命。作。日。史。以。自。警。時。丁。父。黃。庭。翁。憂。居。喪。政。朝。夕。藉。先。生。教。於。禮。弗。兩。墜。其。他。宅。躬。檢。家。制。事。俱

以先生之道。世。仿。會。方。字。日。多。事。兵。甲。薦。興。閑。居。有。所。賦。因。撰。著。中。興。十。策。丙。辰。下。第。欲。詣。闕。下。獻。之。不。果。自。是。歸。一。以。著。書。誦。學。謀。道。為。事。閉。門。掃。軌。不。出。秋。暮。叱。陵。唐。荆。川。道。芝。城。來。訪。不。遇。居。項。之。華。陽。子。肩。輿。躡。至。考。亭。相。會。於。滄。州。精。舍。時。田。桓。山。在。座。相。與。質。所。學。華。陽。子。曰。吾。學。以。寡。欲。正。心。為。主。本。不。愧。天。為。歸。的。學。不。至。不。愧。天。不。算。作。真。學。蓋。吾。人。心。中。所。性。只。有。此。天。者。在。而。其。警。惕。微。驗。於。學。者。亦。惟。此。天。耳。學。能。不。愧。天。則。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內。不。愧。僕。御。妻。妾。外。不。愧。族。黨。友。朋。出。而。仕。不。愧。吾。君。不。愧。吾。民。仰。而。前。不。愧。乎。前。修。俯。而。後。不。愧。來。者。矣。往。非。適。耶。不。然。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三

五經堂附定

此心便不靈爽。此氣便不浩然。終不能徹上徹下。徹古徹今。荆川深以為然。丁巳夏。會稽王子龍溪。過訪。相對。劃然。無。一。語。姑。蘇。祭。酒。莊。梁。魏。公。符。附。書。閩。藩。泉。顧。雍。里。徐。坡。石。二。公。曰。閩。建。安。晦。庵。後。學。術。行。義。有。華。陽。子。斯。文。有。人。矣。華。陽。子。身。累。長。類。野。鶴。然。雙。瞻。刺。刺。如。駟。星。世。味。澹。無。所。嗜。嘗。云。吾。若。及。於。孔。門。亦。當。於。羣。弟。子。分。半。席。而。坐。志。大。言。大。然。其。約。於。行。己。處。則。確。確。然。甚。固。非。其。地。不。履。雖。一。介。不。輕。於。取。與。居。州。黨。惡。人。之。難。解。人。之。紛。惟。以。偶。士。風。扶。名。紀。為。事。或。至。於。意。外。橫。逆。之。來。直。以。虛。舟。飄。瓦。視。之。虛。右。自。書。不。愧。天。三。字。以。自。規。數。奇。無。所。適。年。三。十。舉。於。鄉。五。十。餘。

猶老山林見世之儒者拾韓氏緒餘謂卽心可見聖脫畧實際究  
 究以頓悟自異華陽子深病之不以爲然也因攢撫先儒羣論著  
 衛道錄警於世自撰華陽子傳  
 志存經學不愧天困學一錄義理精研正大灑落躍魚飛鳶紫  
 陽嫡派逕野心傳辛全撰贊  
 兼按先生傳係自撰似當用記事體不當用贊揚體中凡贊揚  
 之言體爲刪去又頭緒多不相按傍易以存忠告

五經堂刻定

楊公諱青

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戊子舉人己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累  
 遷囚獄放歸卒於家壽五十有七號斛山隆慶初贈少卿諡忠介  
 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  
 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焉資以薪代每之隴上耕卽挾冊往意  
 欣欣也念人嘗以聖賢爲師兄靖以操誤羅法先生徒步百  
 里外申冤遂並繫獄獄中上書邑令兒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  
 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新邑韓恭簡公講理  
 學躬糞米住拜其門公聯先生貌行狀也欲徇之父遠峰老人  
 理學備考卷六辛集 五 五經堂刻定  
 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詔曰語言踐履鈔鈔多古人節長  
 友也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驗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  
 拔爲邑諸生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請  
 其貸付以金是秋卽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  
 國愧贈金議不受武以爲婚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  
 不自重天子耶壬辰遷山東道監察御史特權臣當國草疏將劾  
 之疏且具會卿人有以垂白在堂止者乃移疾歸跡未幾功劾  
 瘖廬墓三年有冬笋馴兔之瑞服闋居授徒講學三子茂子秋  
 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欲避辛丑春二月四日上封事妮異

數千言一則輔臣夏言為款問期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賞悉去二則東僉民庶不憂恤而為方士修膏壘三則大小臣工弗親朝儀互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火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親鄰人呼為楊御史風先生身晝夜柙鎖中創甚血淋漓下然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柙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期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御史浦公鉉相繼申救俱置於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理學備考卷六辛集

六 五經堂明定

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懽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氣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議之日與周劉切劘修誦不少報釋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偈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件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

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幽園扉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法殿火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蔬粥數飯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病革時授筆自誌又倦倦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自少至老草草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為友浚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諡忠介馮從吾撰

伯夷之清孝肅之正道維朝綱學宗賈聖百折不回足徵定性毅

理學備考卷六辛集

七 五經堂明定

哉一峰惟公堪並辛全撰贊



顧公諱憲成

字叔特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子解元丁外艱庚辰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壽六十有三人稱涇陽先生

幼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驕罵不忍吐封公名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奈何諱學公遵教惟謹常私書壁曰諱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師諱禘之說章公請曰人子不知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及再發人子之蓋耳諱養心章又諱曰想以為寡欲英善於養心蓋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百物退避師驚而謂曰作如是觀五經註脚亦庶諱哉元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八

五經堂制定

五經四書。濟洛關。務於微析。竊探。真知力踐。其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中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簡。以道義相球。齊江陵相憚其平柔。先生以國事日非。約魏劉二公。臨書申相國。諷其匡正。江陵病舉朝若狂。為禱於神。同官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江陵歎。先生詞吏部。日夜孜孜。人才與同僚為會。以所見聞相証。尋以母夫人年且周。用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丁亥大計。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於是御史房寰疏。詆海公。先生第季時。

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等力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為之一吐。辛公司計所是非。大與時忤。嘗略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今即與辛偕歸。他日亦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騎斲辛。而辛何遂並罷去。先生上疏力諍。遂謫湖廣桂陽州判官。高攀龍撰行狀

先是柳蘇二公與莊定山俱以謫至桂陽。人士望公來。執經就業者甚衆。凡何轉處州司理。下親民事。有闕堵者。曉譬之。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洋厲。共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歸丁內艱。起泉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九

五經堂制定

州司理。壬辰大計。舉公廉靜。寡欲。擢考功司。公至。值三王並封。讓起首疏。偕同官爭。與太倉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越高邑兩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願同罷。已領銓事。公啟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大倉所欲用。冢鄉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所屬。不果。乘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墓誌

丁元

傳

削籍歸。益潛心理學。季時先以餓耶救趙高邑。左遷家食。同志兩  
釋程朱正學其說以善為本體。小心為功夫。淡無善無惡者。藉口  
文成其說入人心。簡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  
既已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又曰。以性善為宗上之義。堯  
周孔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墨。聃二氏  
下之無非刺之鄉愿。忌憚之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  
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然。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成煞了。先生曰。  
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言否。孔子不言無直。無不直。早是先說得水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十

五經堂刻定

煞了其人不能對。

積勞成疾。頭暈眩作熱。乙未春。幾殆。諸子聚泣。先生張目曰。人有  
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怨蘇吟詩曰。茫茫大化任逍遙。消息盈  
虛。自然若此。個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丙申疾漸愈。病中  
體究心性。愈微。故割記始於甲午。並行  
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吾衰矣。遂乞骸骨。會仲時局。朝論  
紛紜。先生亦不自明。嘗謂李司徒倚吾曰。老兄與我。被諸賢千磨  
百鍊。逼出真個身子來。譬如赤金在烈爐中。借火之力。反見真色。  
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哉。萬曆壬子五月。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畢。

十八日買舟而歸。時病熱。二十日作與長君命大君代書。辭索筆  
改三四訛字。二十三日早逝。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商誦大學。冠  
考質言。東林會約。溼臯藏稿。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又欲作五經  
餘。又命編次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而卒。  
為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饋。必謝去之。為快。兄弟四  
人。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志。捐產以贖其  
族之貧者。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發成殯  
之於同邑之宜。於四方者。必默為提挈。有一長可見。必力為表章。  
其人不知也。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嫡嗣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士

五經堂刻定

者必使各得其所。

四壁不墜。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散現禿筆。終日儼然。真  
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  
爾。綱常皆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  
析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疾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嘗曰。吾輩  
一頓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  
戲。未嘗絕郡邑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道交際。而  
辨貨取之介。最嚴。百家說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身用之。聖  
學自朱文公以來。得先生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昔人謂伯淳無

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行  
豪傑氣樂賢聖心神冰心無染浩氣常伸  
洞記要言洞挾性真陸  
王益友濂建功臣辛全撰

鼎按先生與佛學志道辨云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又謂辨四字於佛氏易於佛氏難以告子見性相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於佛氏難在佛氏自宜空宗在吾儒陰陽實教也又按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言直窺本原先在吾儒陰陽實教也又按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言直窺本原先在吾儒陰陽實教也又按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言直窺本原先在吾儒陰陽實教也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著每日章疏因多須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謂學十年長者則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正君子也說得濼陽諸集說之開豁洞達耶義甚嚴而持論甚直接元公而念卷濼陽則又其見知者矣又云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濼陽者曰予何疑曰疑其日噴東林明之黨苟始自濼陽因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噴東林明之日噴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噴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誤之不善乎曰子謂無獨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不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陰險之小人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亥魏逆諸臣甲申殉國諸臣皆東林手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故黨所居位者五十年之前則濼陽之氣鬼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數擇定是事者耶

理學備考卷七

理學宗傳

洪洞後學范鼎剛定 受業房之  
容城後學孫奇逢輯

原敘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因天下者。而理本嘗有所不得志。則致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本嘗有所相見之行事。與之空言。原不作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康伯順提攜。特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願子久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共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爲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間。而學之宗。有大有小。今欲稱國之選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



03751

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千。千。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語。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特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洙泗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

理學備考卷七

二

五經堂副定

恭頌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人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起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為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為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為學也。偽而多惑。更有以理為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為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賸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而今

知破之。可以能假。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蕪城。自黃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為敘。後至蘇門。益世餘人。後高子構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為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闔敢屑起。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理學備考卷七

三

五經堂副定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帝。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為學也。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遺諸子。皆賢。烏忍外嘗恩墨子。因當世之賢大夫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為著兼愛一篇。其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諸公。効此忠告。宗傳成。或疑予敘內。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

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心有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相去正自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育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是至善心有入心道心而意未動處渾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註或獨抒偶得之見聞總欲暢明其說共脩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嘗之哉功然孔子其備四時之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明定

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夫之共二十四氣耶再大之共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蓋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俠氣而不能不本之節義第有所以處之之道而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大儒而從祀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全界一人學術之升降亦隨氣教為剴劑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教以俟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為治統文中子出考稱隋儒與漢唐並河汾所以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柴陽之於延平則不得以例限

諸儒詳畧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者續考

姓氏

薛子文清見辛集

王子文成

羅文恭公

顧端文公見辛集

明儒考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明定

曹靖修公端

吳康齋與弼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獻章

羅一峰倫

陳恭愍遜

章文懿以上見辛集

湛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見辛集

徐曰仁以下見辛集

錢洪甫德洪

鄒文莊公守益子善孫德

馮附

王汝止良子登門人林登附

薛中華侃

歐陽文莊德

黃宗賢紹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山泰

徐波石樵

南大言元善

方叔賢獻夫

陸原靜澄

莫惟乾元亨

徐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順

劉時川魁王門弟

何文定塘

崔文敏鏡

呂文簡構見辛

羅文莊欽順見辛

尤西川時照

鄭瑞簡曉

鄧文潔以讚

呂新吾坤

楊晉菴東明

馮少墟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潛谷元鈞

章本清澹

曹真子于作

來瞿塘知德

陳忠節善繼

呂忠節維祺

劉念臺宗周

陳幾亭龍正

金忠節鉉

補遺

魏環溪先生曰補遺似屬

理學備考卷七孫集

王龍齋畿

羅近谿汝芳門人起元附

周海門汝登

五經堂刪定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

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携先生北上時十一

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楊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

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

覽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師問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

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事其為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

迎諸氏於洪都合卷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

理學備考卷七孫集

七

五經堂刪定

遂亡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妻一齋諒諒故遊吳聘君康齋門者為

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

庵書習為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

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

有為恥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為恥吾以不第動心為恥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冠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

心持惶惑復還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若心終判為二

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

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遊九華山化

寺是時道者蔡達頭善談德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頃至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開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籤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王山東鄉試議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學

五經堂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奄運竊柄連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理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輩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長江附估船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杵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逸廓呼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鏡柱宮所悟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道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爾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充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

揚故在萬山叢棘中地魁魁瘴癘蟲毒之交錯龍人獸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為茨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懋解之而自為石梯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生灰一念亦皆拌置端居滄海晏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

五經堂

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觀與黃宗賢論學緒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贊稱門人卒為先生托孤以女妻其庶子是年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狀

夫時為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費師事焉轉文選  
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兩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  
日與門人遊遊瑯琊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  
谷從遊之衆自徐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  
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擊同發師門初先生懲未俗卑  
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為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  
是論學只教為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念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與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  
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刻定

賊不時四出劫掠為患爾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為之曲覆  
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機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  
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肅衆先生為文諭之首長盧河等即  
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首長  
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  
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選語門人曰吾儕  
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刑平諸地建崇義縣戍寅征三洲以  
誓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

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朔  
頭首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解首來見  
先生館待之察其偽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備終  
不能化為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湖  
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論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  
陞副都御史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  
兵乏矣爭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復遣土兵食  
鹽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區司立  
學務驛一時經署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刻定

驅馬先驅經營出入不取寧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  
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逸次轍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  
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夜十  
月舉鄉約己卯那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  
城聞宸濠變悉走小舫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  
徵兵各郡並傳諭省仗義勤王時那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脅賊  
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少不叛曰彼從濂望封拜可尋常  
計乎先生然良久曰天下豈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  
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急請悉救安

顧先生以為非策不如先舉南門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普師  
 棹樹授文定等方畧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命爾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  
 曰賊進不得遲還無所歸氣已消沮出奇擊情便遂接戰於黃家  
 渡賊兵鼓譟甚我兵稍卻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殊戰大  
 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  
 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造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  
 前卻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卻者還坐復  
 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依然曰濠雖擒第恐傷灰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三 五經堂編定

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嶺人閣上辛教習義法

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滅諸姦未通濠得金  
 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賴不敢動耳世但知濠  
 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算內城地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  
 將士蓋稟稟乎如履春水矣濠誅四疏乞省弊不允聞父病亟與  
 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  
 秋返南昌泰州王良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  
 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堯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俞  
 事節銳皆守舊芋相疑龍復以微講揮交為勸先生答曰學者以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三 五經堂編定

是心至吾不忍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其才者譬之淘沙而得  
 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為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  
 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延  
 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尚缺祀  
 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  
 門人於白鹿洞賓館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  
 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伴之採摘枝葉  
 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內召辭止之陞南京

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德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非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辰捧觴為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利第耳時先生居里謗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剛定

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為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玉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遊者眾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為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關稽山書院聚人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須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漢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

八閩先生學以杖屨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澹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百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中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途卽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剛定

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莪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為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然奪者四月鄉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焚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勸之，於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刪定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霆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牀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講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野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華，沿途奔望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嘗至，悟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

者七萬一千人，皆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為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為交趾。賊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撤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斜格有苗，不過是至千八寨斷藤之舉，謂有八祥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至安南，登舟，沿途侯命門人周積為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七 五經堂刪定

勢危亟所未來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舖，明日名積入關。自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夙忌先生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齋祭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諡文成。明年子正德嗣封為伯。萬曆十二年從祀。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千，其品則有辨矣。河東林氏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于端緒，驚中踰躡，自仿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捷孟氏之統，無倫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命，獲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假借，以為其約矣。然乃隨事而義之，各當其則，抑何尊也。遂擇乎先天之秘，以為其約矣。然乃隨事而義之，各當其則，抑何尊也。遂擇乎先天

平也。治學乎遠善改過抑何實也。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言。其在  
 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不能掩其動業。則舉而歸諸其才。不知此  
 自共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曲偏不逾于用。而論治者。始  
 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用。則學夫  
 均。是學也。彼胡為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  
 學之大矣。  
 少壯時與吾友。應伯順讀諸儒語錄。有甘格處取陽明語。証之  
 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優于宋之諸  
 大儒。而詞章汨沒之後。有特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  
 也。幸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苦心。共借大遠前  
 儒。自當引為直諒。多聞之友。若因之而問原。生贊則諱疾。忘賢  
 豈不為子路所笑哉。  
 鼎按先生經濟真理。學中僅見昔那和叔敘明道為通儒。全才  
 鼎於先生亦云。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如柳氏德溥等。中心誠  
 服。既信程朱。不得不蒙先生鼎觀其意。或以無害無惡者。心之  
 變。既信程朱。不得不蒙先生鼎觀其意。或以無害無惡者。心之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大  
 九經堂明定

體一言為疑乎象山曰。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  
 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  
 如此。鼎故備列。以俟後君子折衷云。